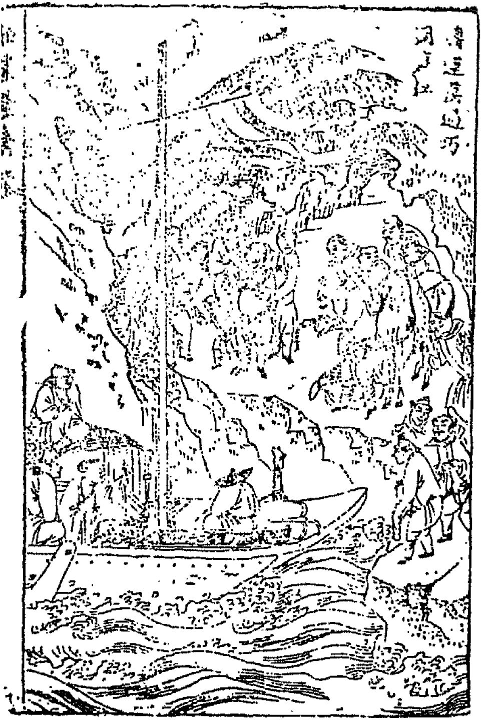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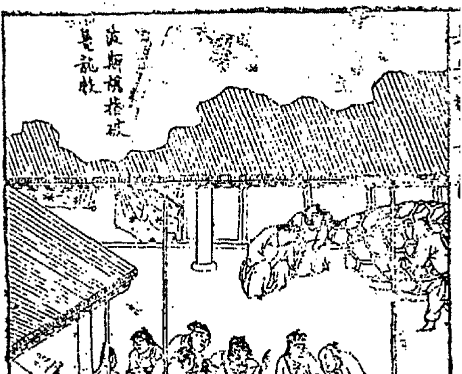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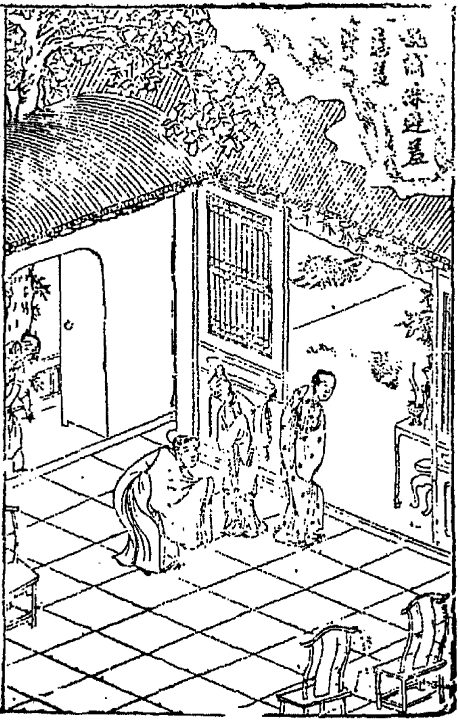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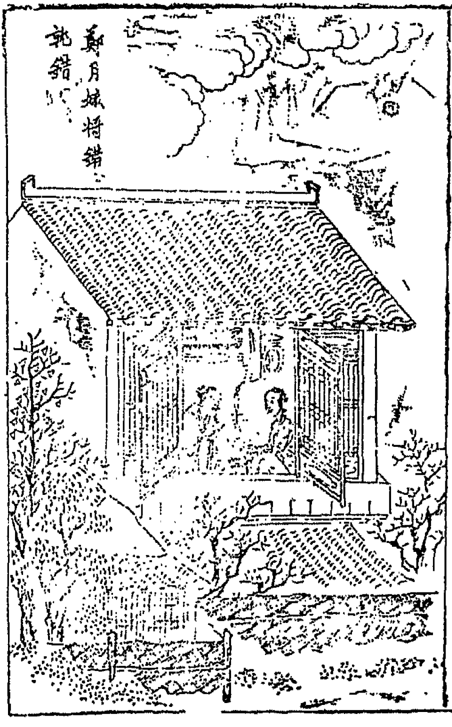
拍案驚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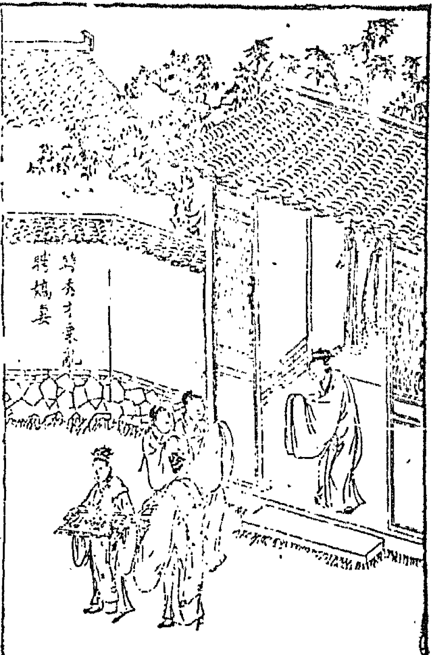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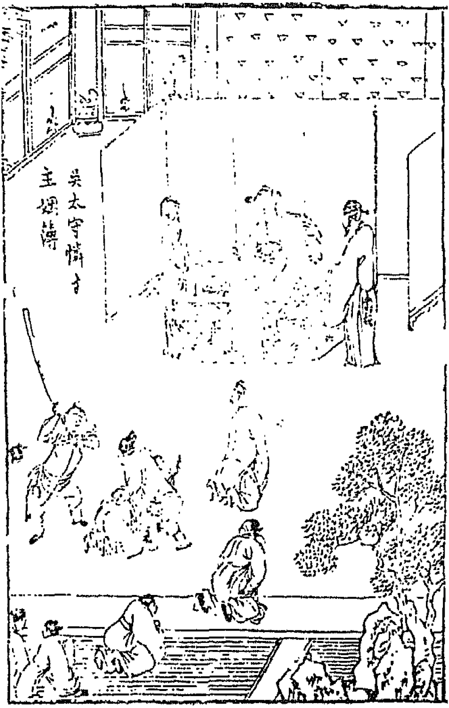

波斯棋搭破
甚亂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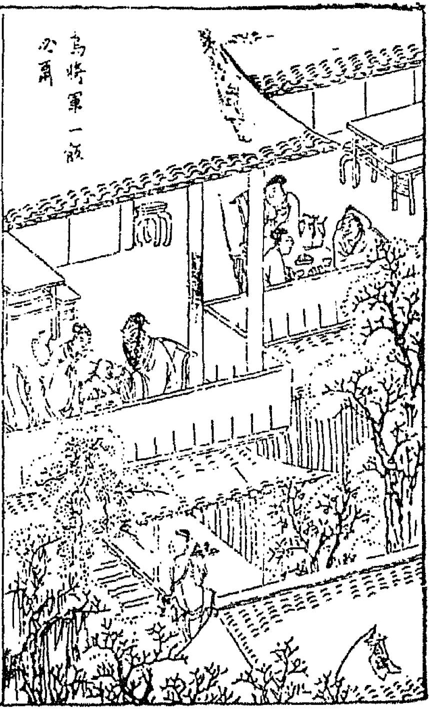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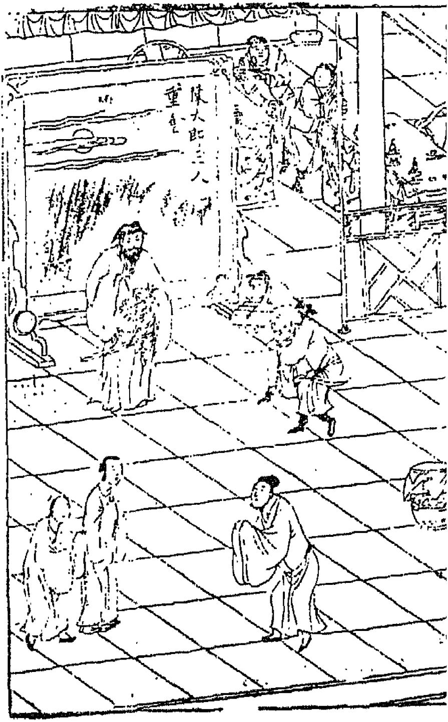
鄭月娥將錯就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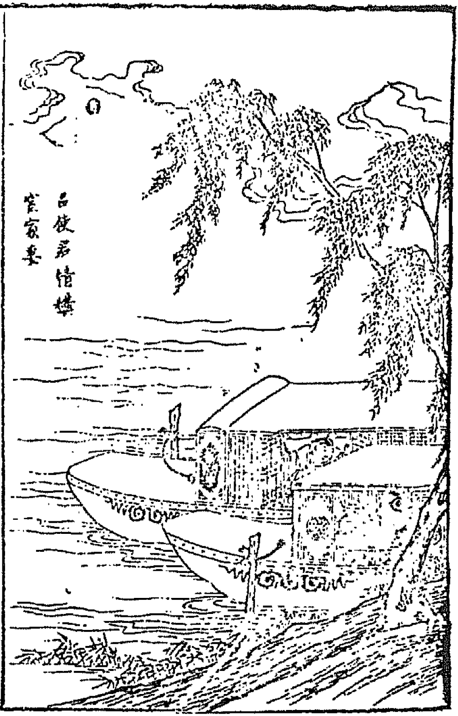

韓秀才乘亂
聘嬌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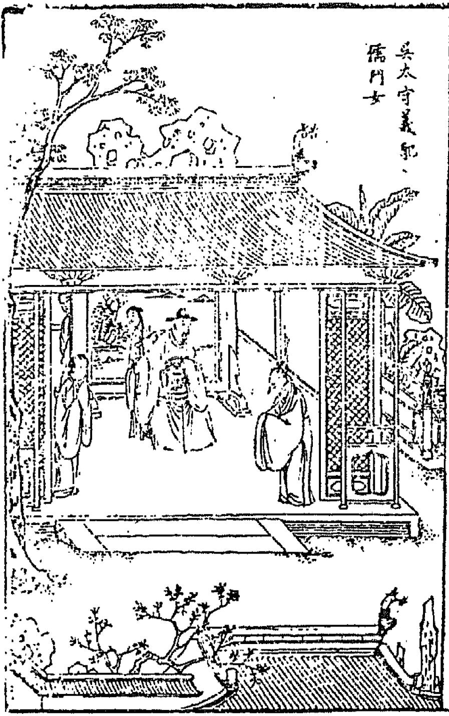

吴太守憐才
主姻簿

拍案驚奇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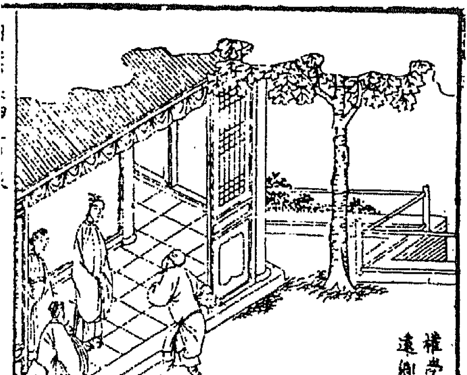



陳大郎三人重會


白使君借樓
官家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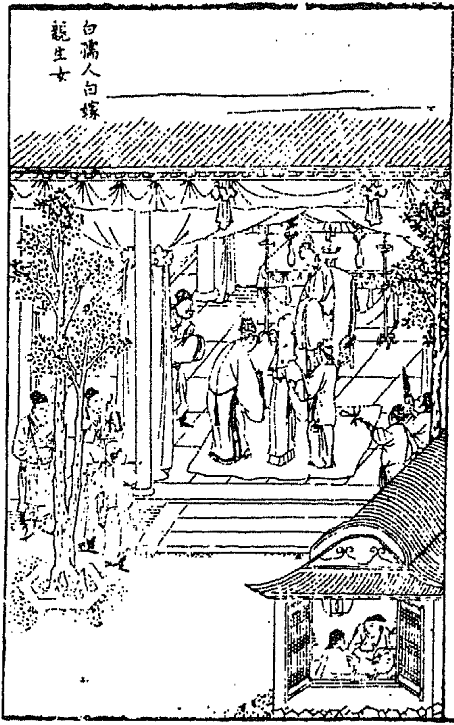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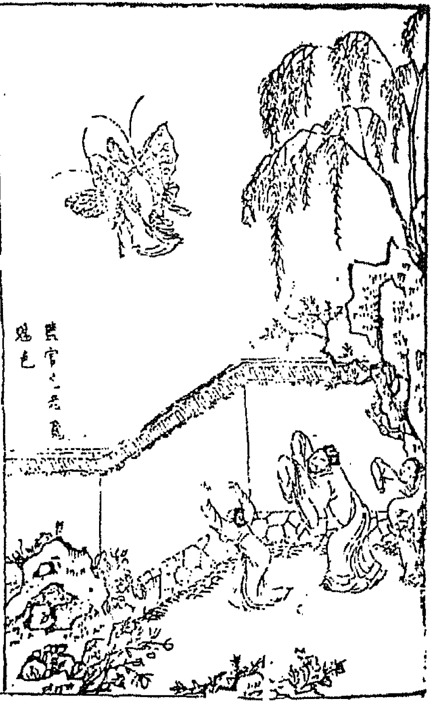
吳太守義配、儒門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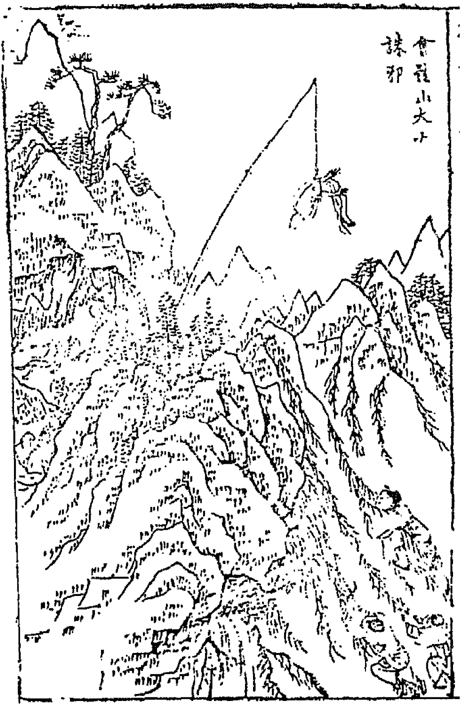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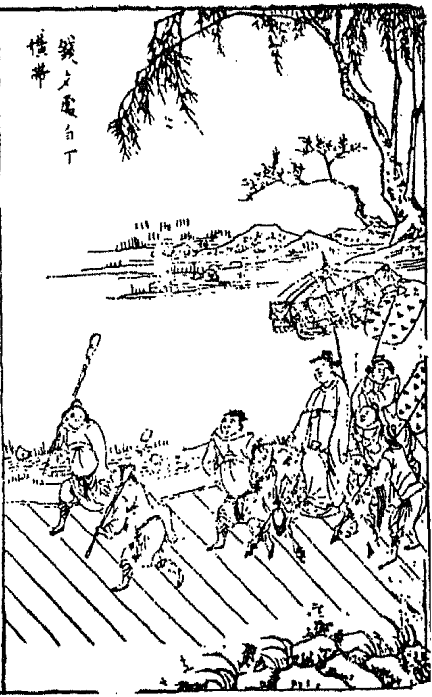
權学士權認遠鄉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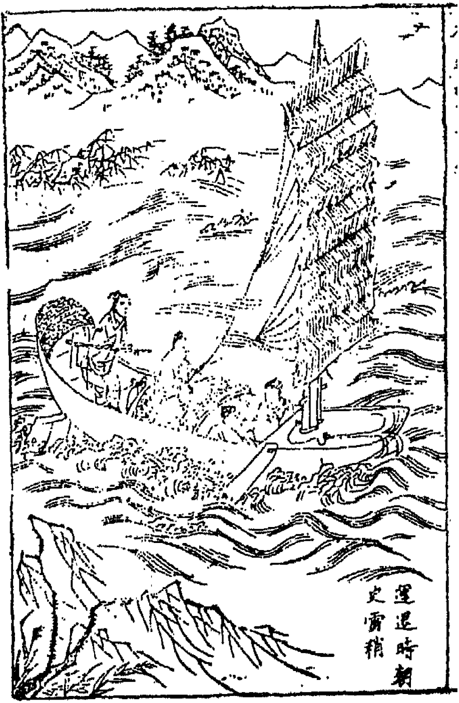
白孺人白嫁
親生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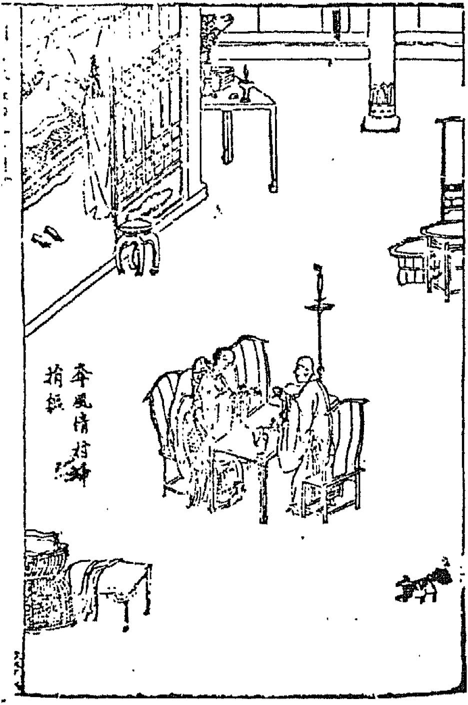



蝶為花之良
媒也


會稽山大小
誅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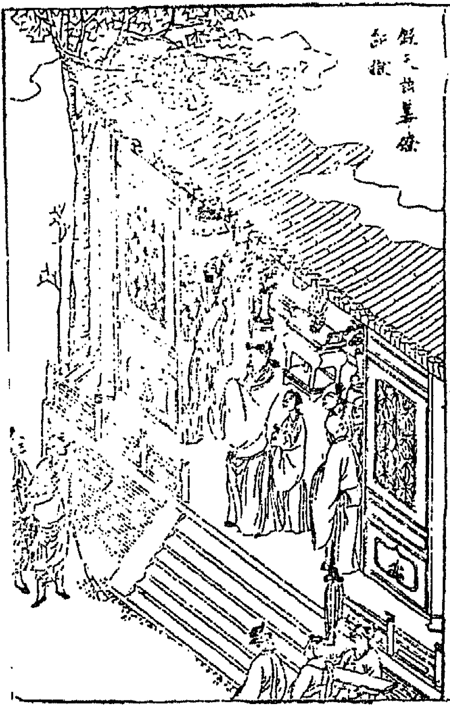

錢多處白丁橫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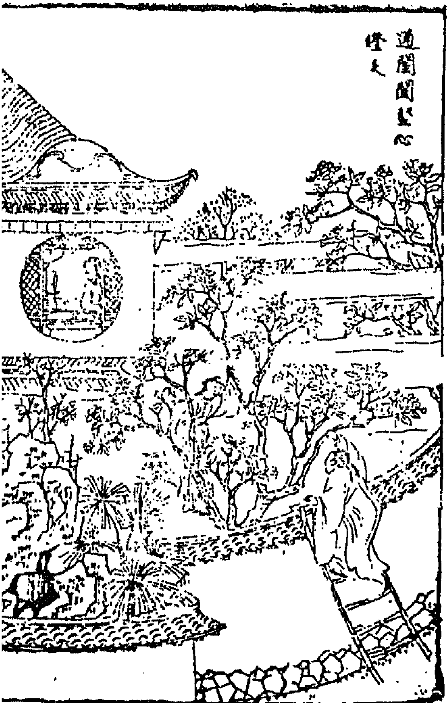

運退時朝
史雷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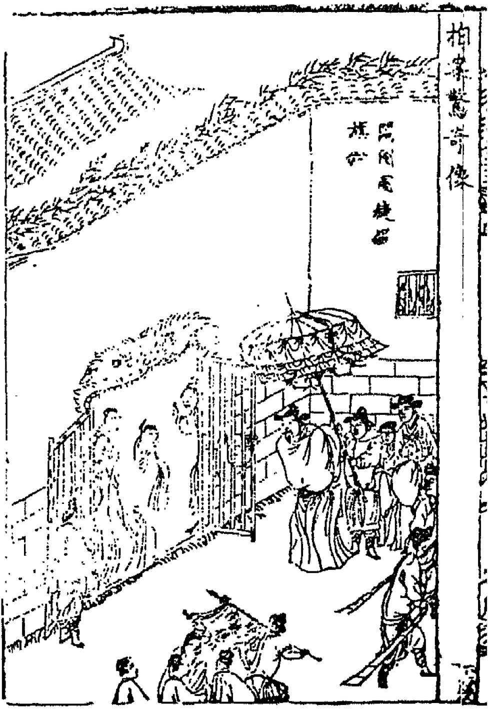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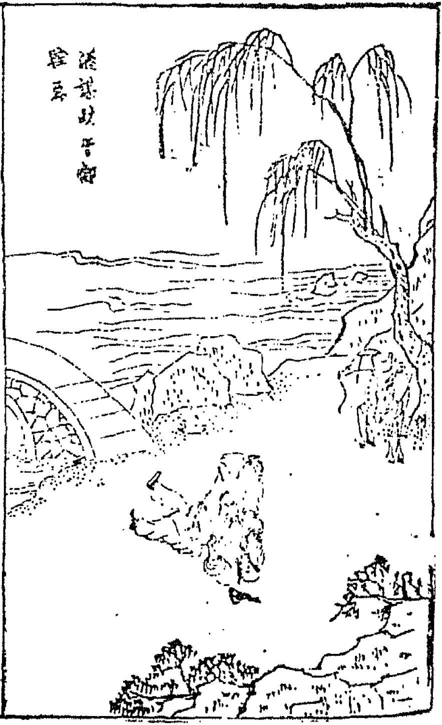
牽風情村婦捐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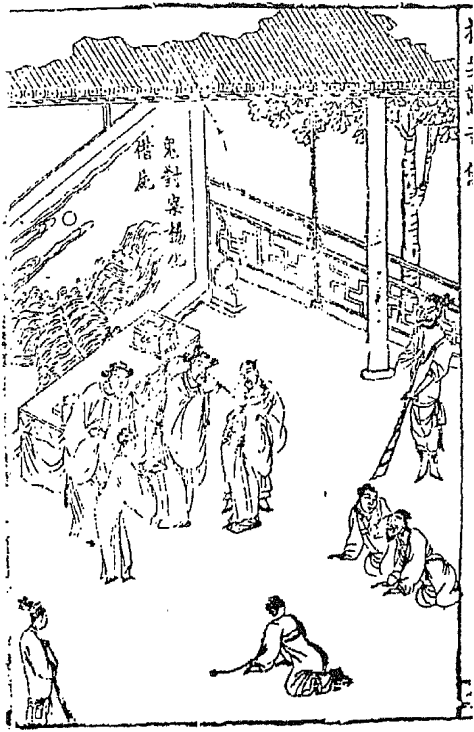
六美圖畫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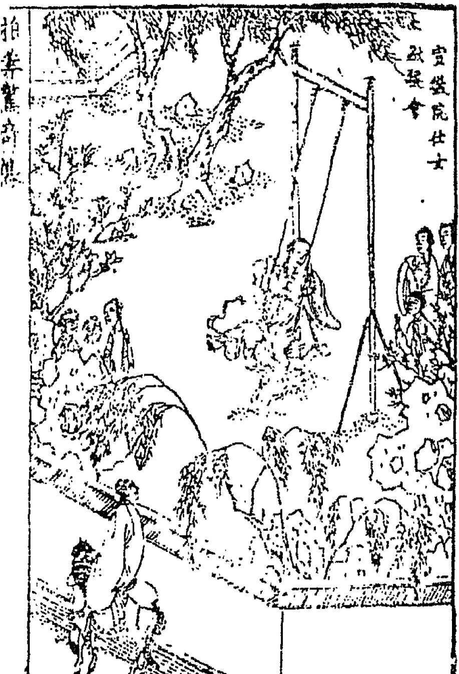



通閨閫髮心
墜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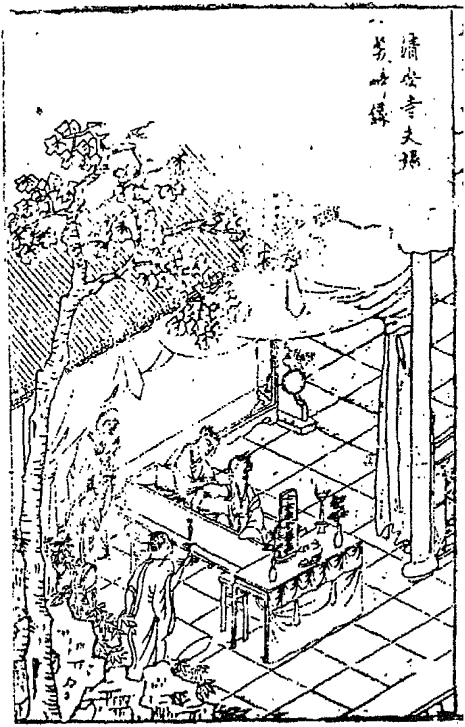

關閥尼婕留
旗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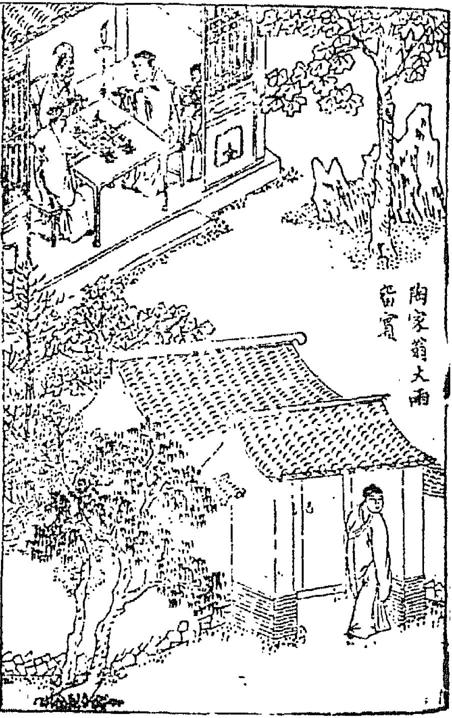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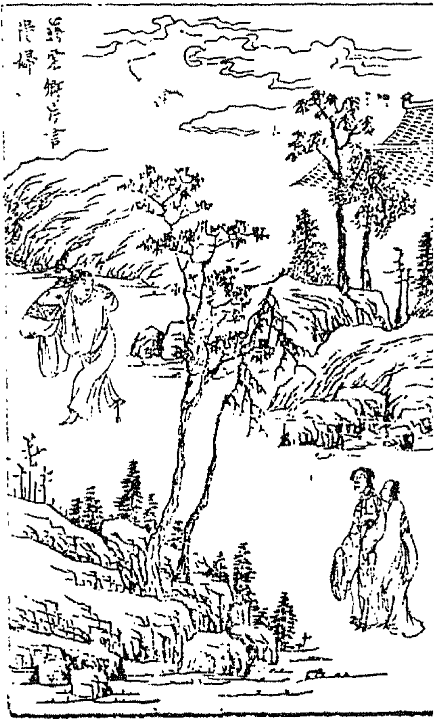

鬼對案楊化
借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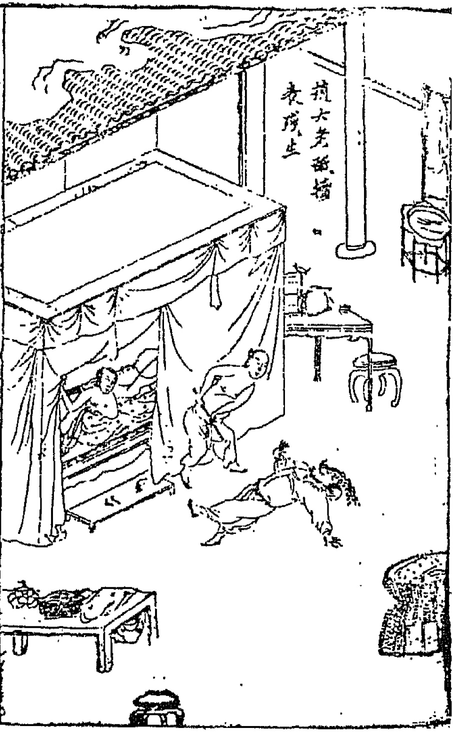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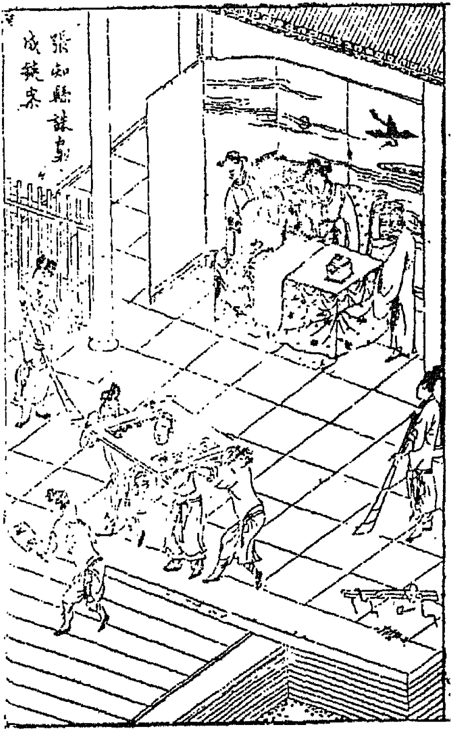
宣徽院仕女秋千會


清安寺夫婦
笑啼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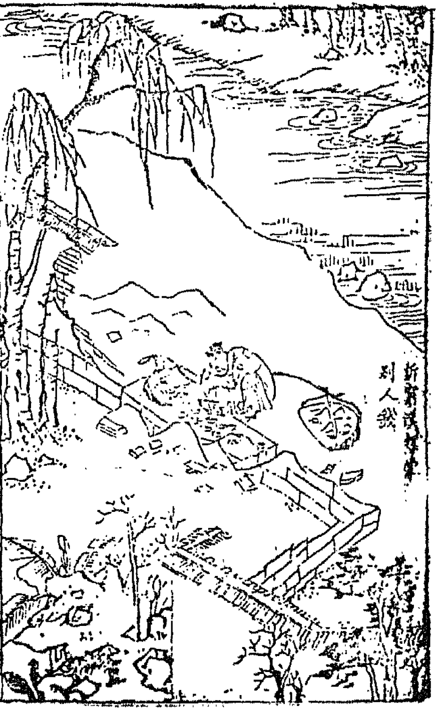

陶家翁大雨留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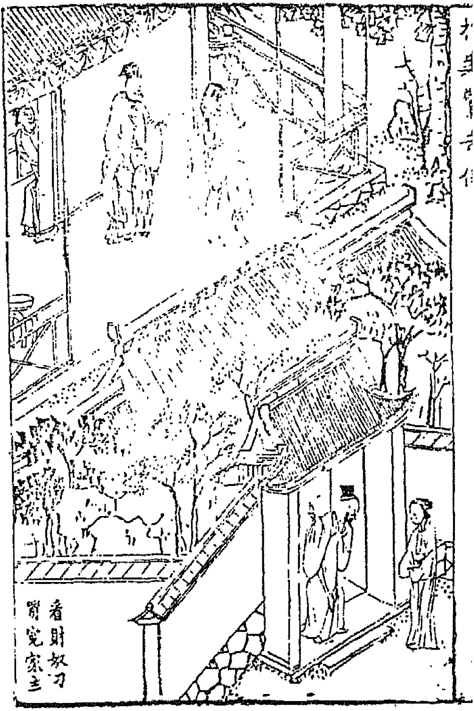

醉客觧彦言
畏婦


抗大老爺擂
表孩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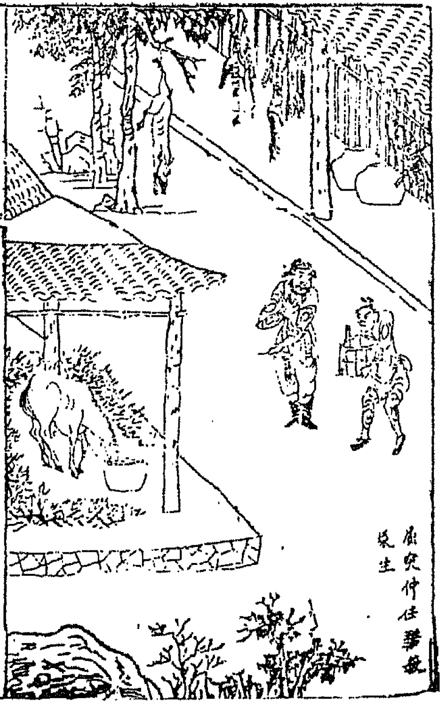


張知縣誅梟成鏡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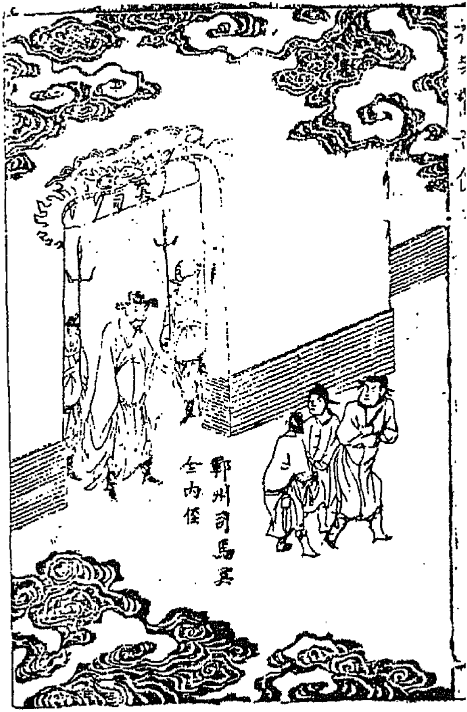

新安謝姓堂
刻人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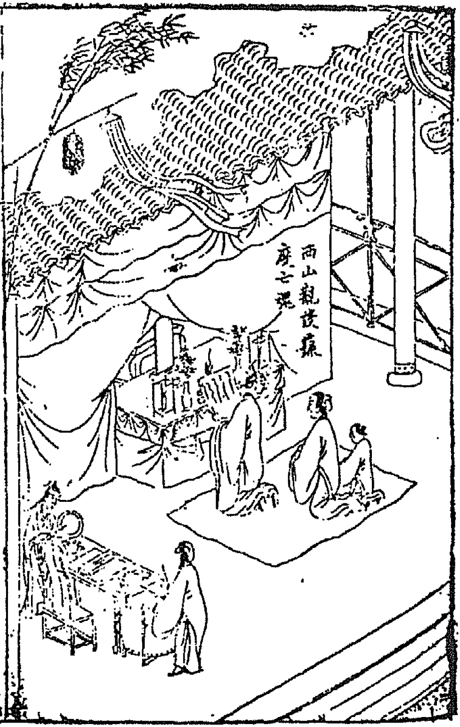
看財奴刁
買冤家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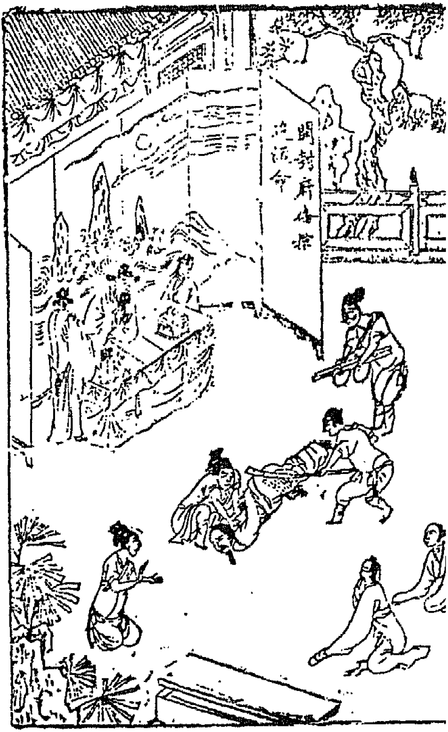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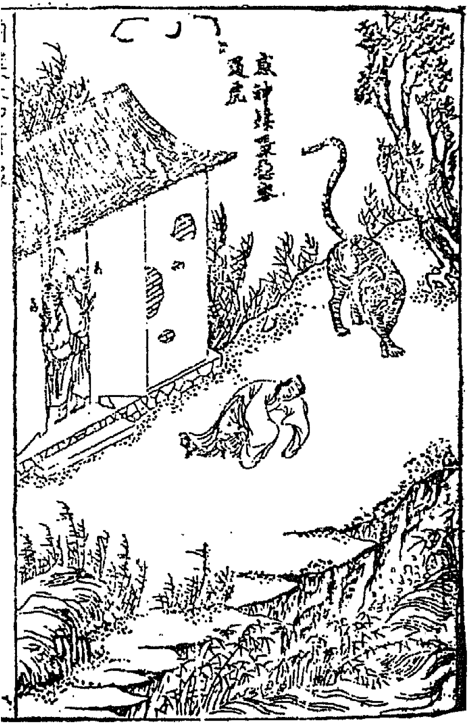
屈突仲任酷殺
衆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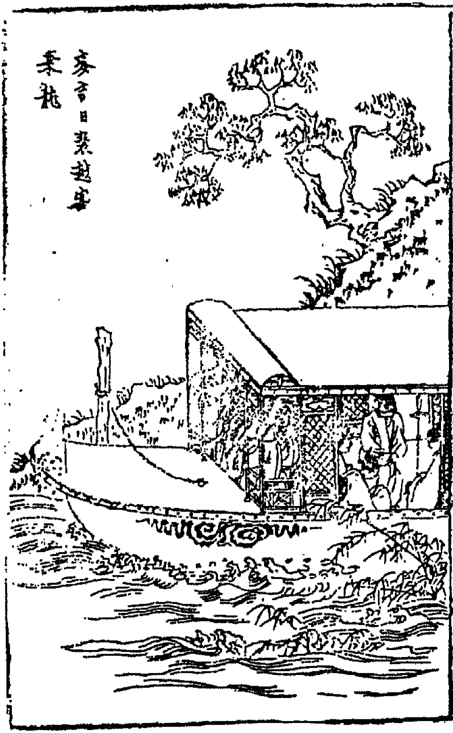
鄆州司馬冥
全内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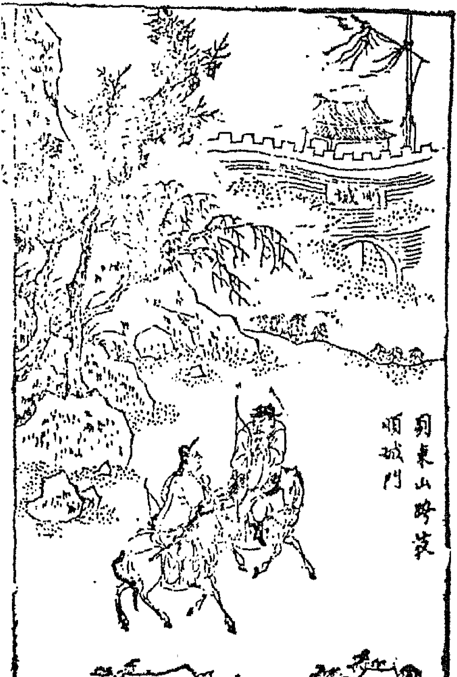

西山觀設籙度亡魂


開封府備榜
沿訪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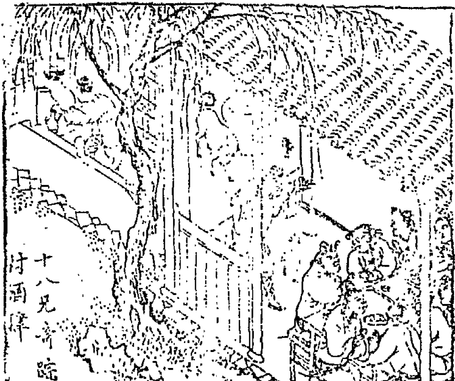
哀神孫棄惡拳逐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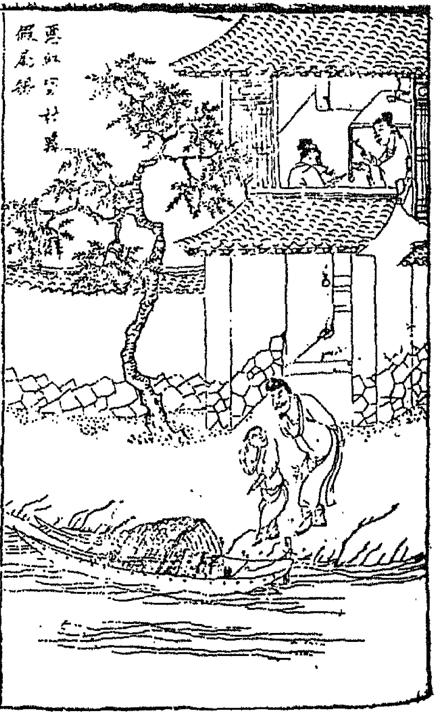

秦吉日裴越客
柔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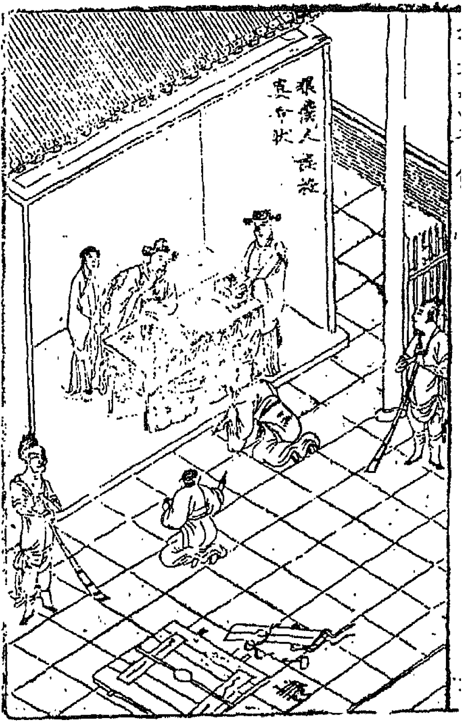
羽東山路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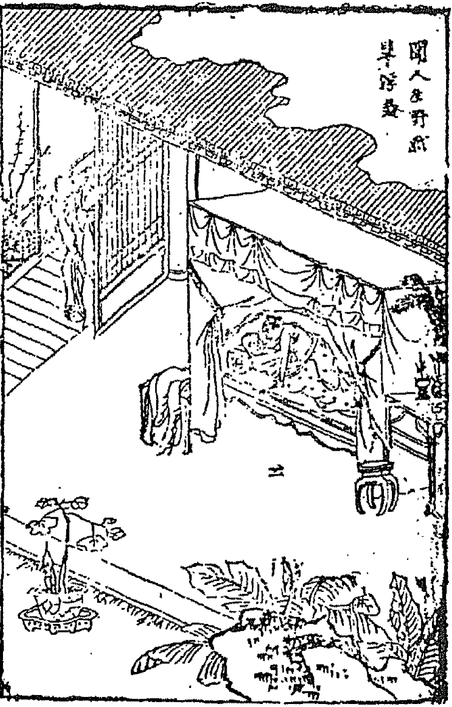
順城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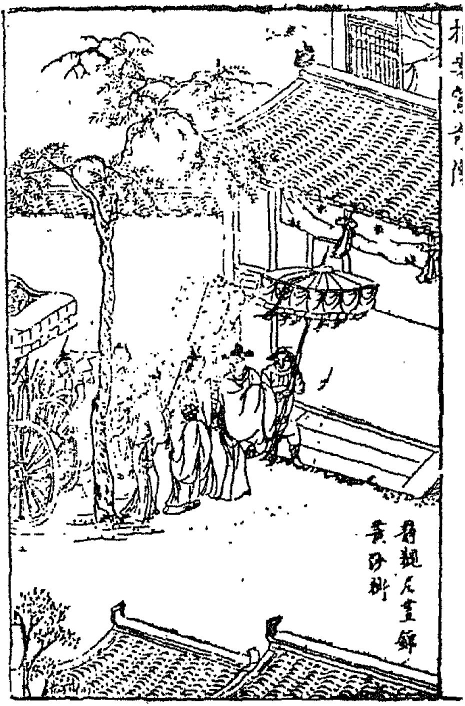

十八兄奇蹤
村酒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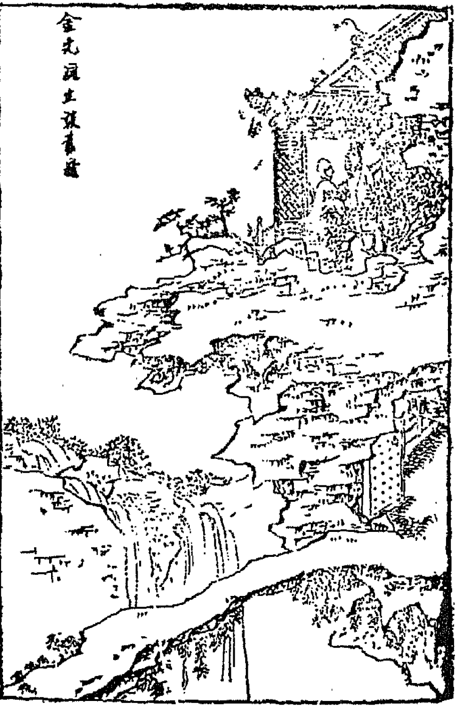


惡船家計賺
假屍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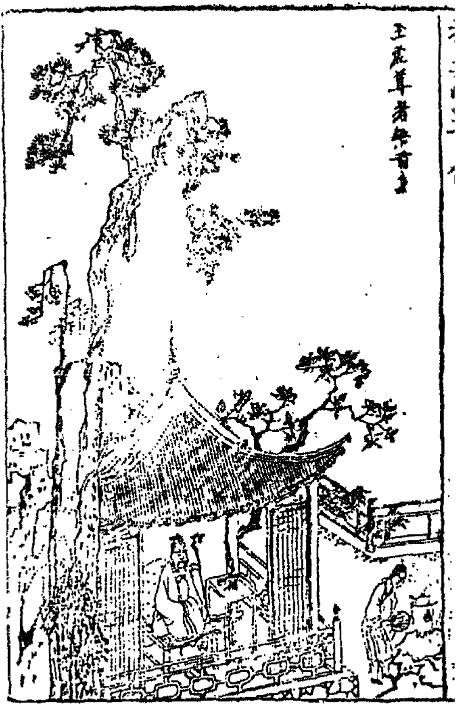

狠僕人誤投
真命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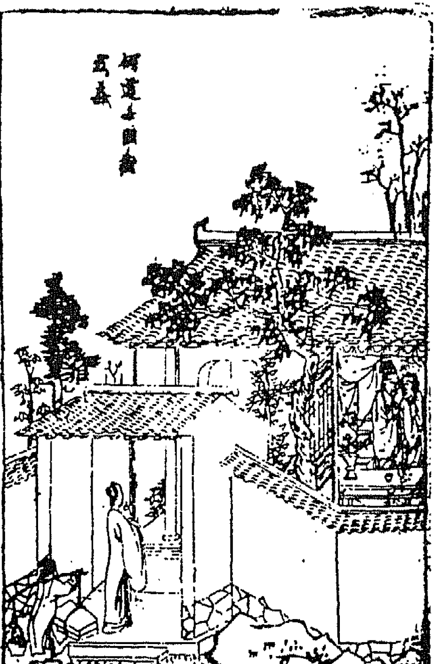

閨人貪野戲
媒婆數


相業當市門
君覲氏畫鐫
黃子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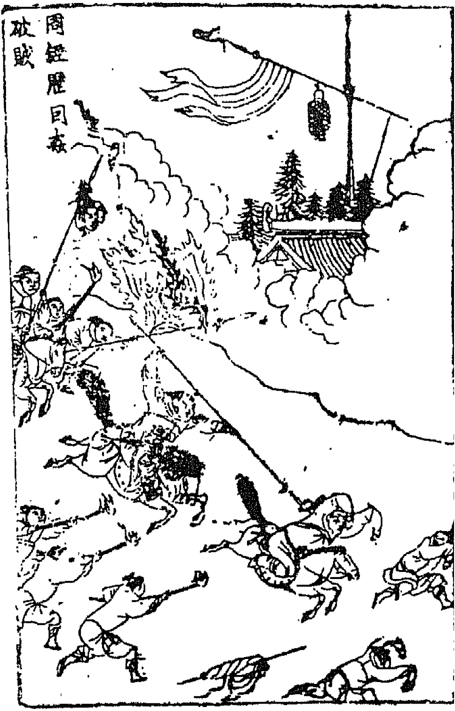
金光洞主談舊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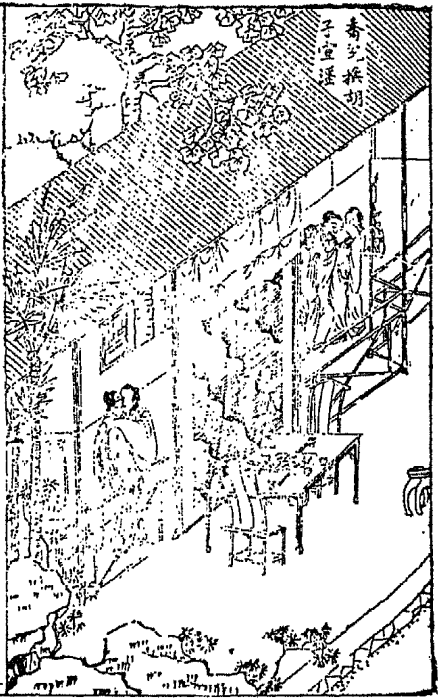

王處草著樂音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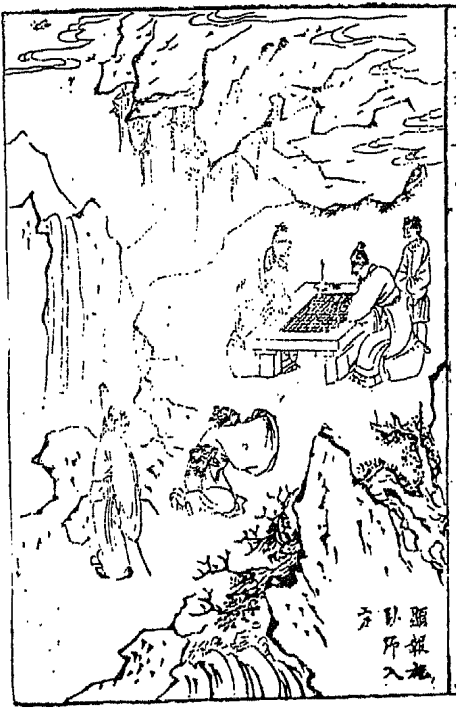
何道士因術成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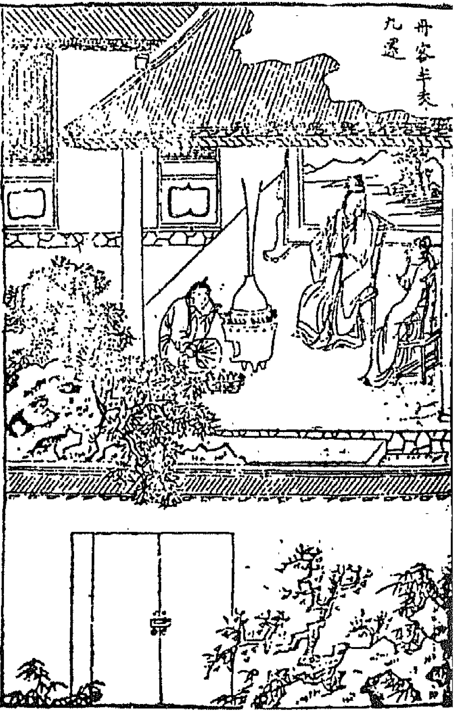
周鋥曆同森破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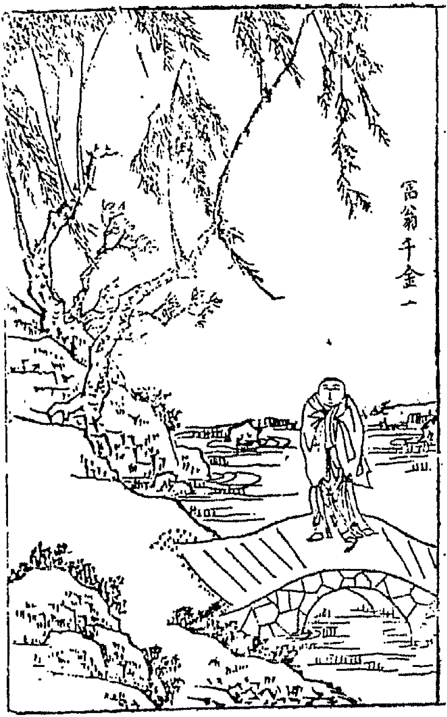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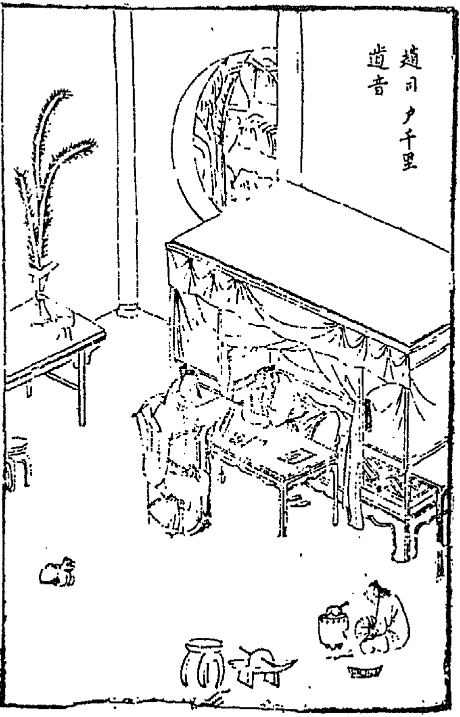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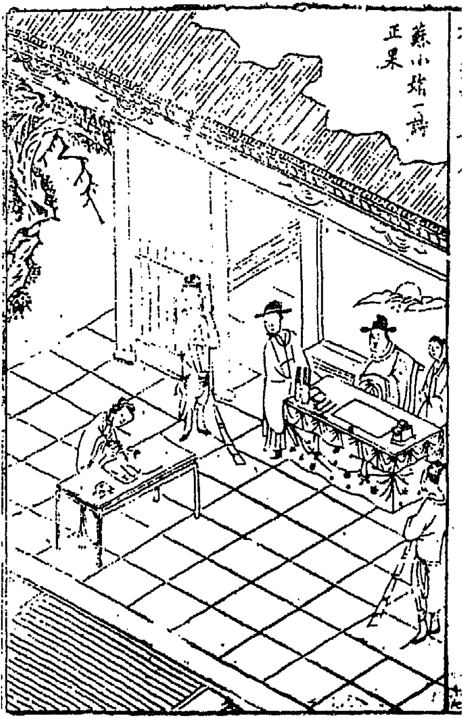
扑朱繡奇像


題報龍
卧師入
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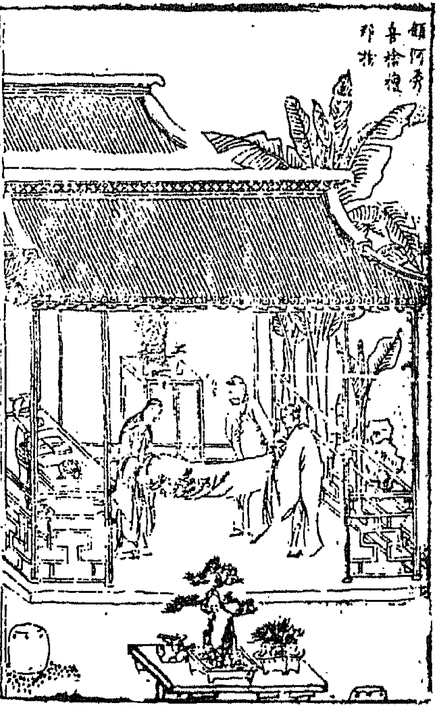

丹客半黍九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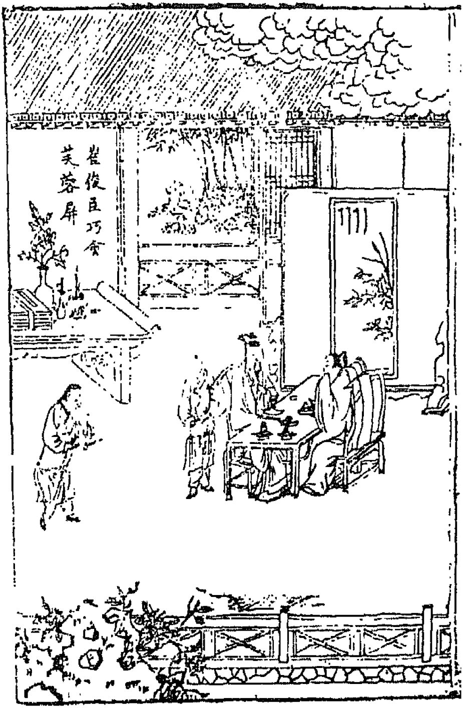

富翁千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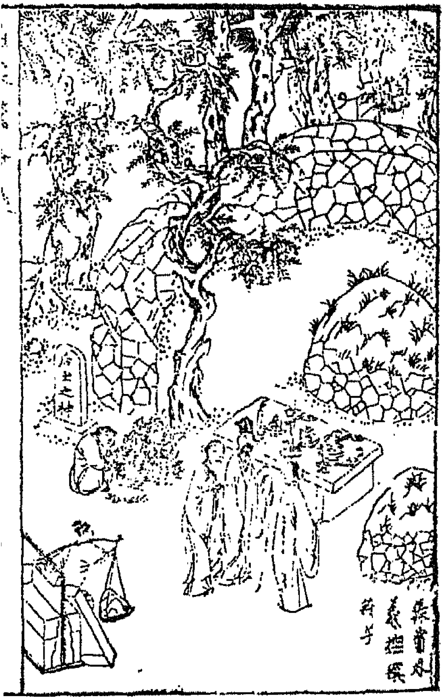

趙司户千里遺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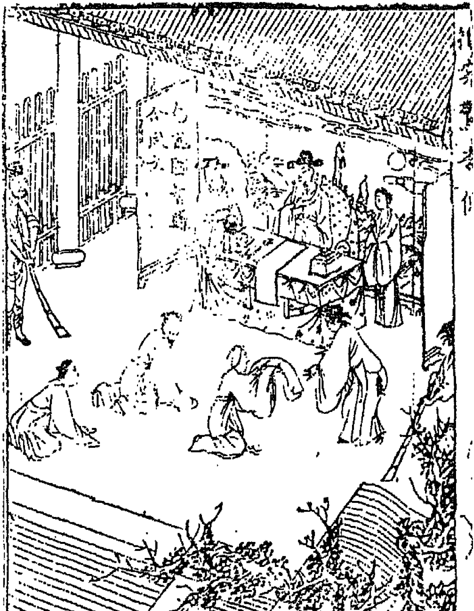

蘇小妹一詩正果

拍案驚奇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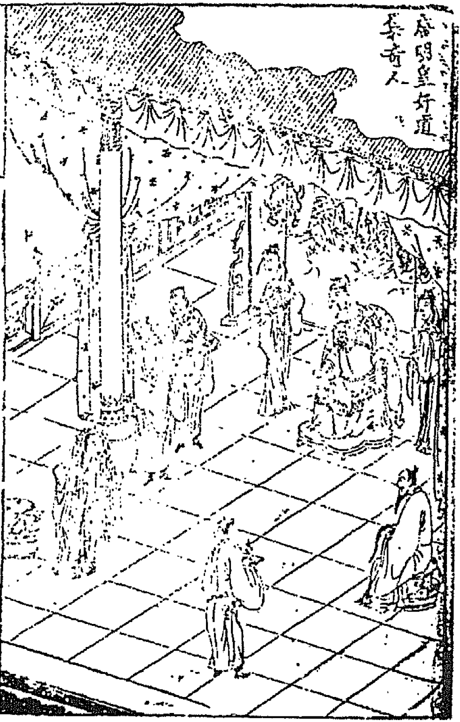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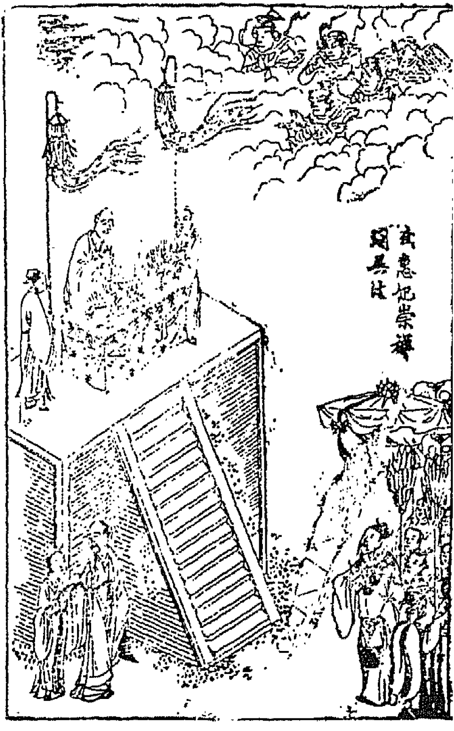

崔俊臣巧會芙蓉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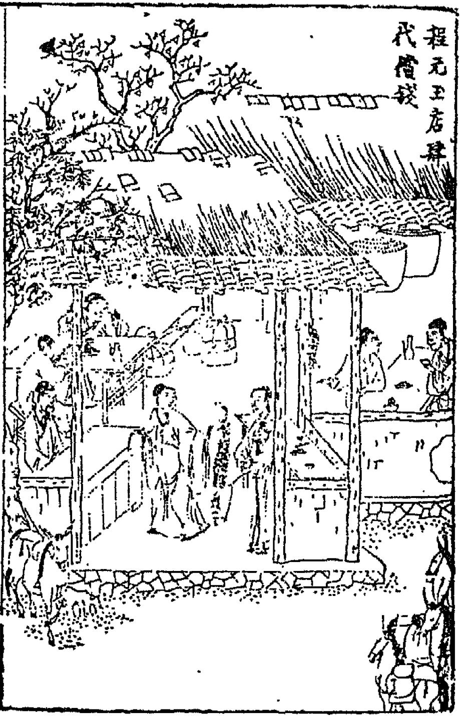

后土之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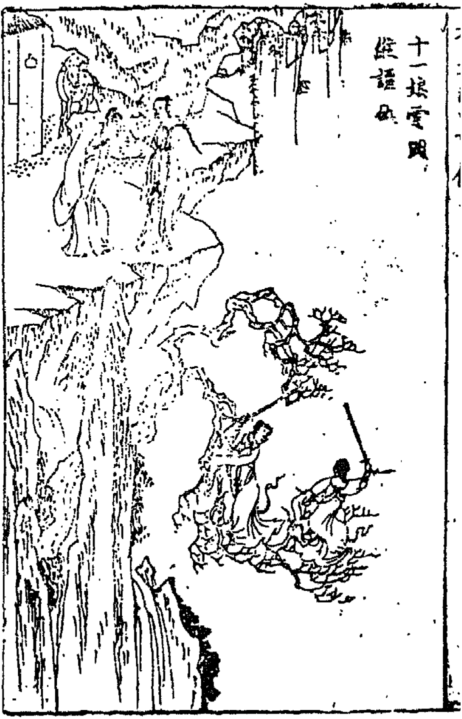
拍案驚奇像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禪
闘異法



程元玉店肆代償錢



十一娘雲岡縱譚俠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序

語有之少所見多所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為奇而不知耳目之內日用起居其為譎

詭局怪態而以常理測
者固多也譬華人至異
域々々咥以生畫象隨話
華之異者則回有龜鑐
儒兩肢而係纏鐐孩衣

護天下彼吾樓四海作門
華人未之盡奇也則而謂
不向耳目之所懷獨絕
幻怪以為奇贅屬宋元
時有小說家一種多採閭

甚新事為宗閑承應陸
資讀為僅止言存勸諷
野此傳雜之論要亦小
道可觀也世承平日久
民佚志淫一二種篤惡少

初學拈筆便思污衊世務廣摭誣造飛蒐誣云之詞則褻瀆不忍聞問罷名教種纂素書莫此為甚而且發為之貴亟

翼飛不經是有淺者為之道、爲之以功在屬禁宜其語如獨語子程氏所釋喻世等讀之顯存雖足時萬卷規一破之時

隨習而宋元舊種亦被蒐括殆盡歸中人見其川書數捷言采當別有秘本圖出而剛之示忘一二處未經其海中之斷

莫略不足陳已國爾古今未雅稗乎可新聽睹佐說話者演而暢之所以為千卷其事之真與飾名之實與贋各參半文不

之微之言殊有序見乎目前怪怪奇奇觸處無所不有據以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則可謂云爾之風人謂此非小史家

所寄則是含吐綵鸞而
回囊金牙琴展穿洸闈
紫宋之

即空觀主人題于淳樽

拍案驚奇凡例（計五則）

一每回有題、舊小說造句皆妙、故元人即以之爲劇、今太和正音譜所載劇名、半猶小說句也、近來必欲取兩回之不倫者、比而偶之、遂不免竄削舊題、亦是點金成鐵、今每回用二句自相對偶、倣水滸西遊舊例

一是編矢不爲風雅罪人、故回中非無語涉風情、然止存其事之有者、蘊藉數語、人自了了、絕不作肉麻穢口、傷風化、損元氣、此自筆墨雅道當然、非迂腐道學態也

一小說中詩詞等類謂之蒜酪強半出自新構間有採用舊者取一時切景而及之亦小說家舊例勿嫌剽竊

一事類多近人情日用不甚及鬼怪虛誕正以畫犬馬難畫鬼魅易不欲爲其易而不足徵耳亦有一二涉于神鬼幽冥要是切近可信與一味駕空說謊必無是事者不同

一是編主于勸戒故每回之中三致意焉觀者自得之不能一一標出

崇禎戊辰初冬即空觀主人識

拍案驚奇目錄

卷之一

轉運漢遇巧洞庭紅　波斯胡指破鼉龍殼

卷之二

姚滴珠避羞惹羞　鄭月娥將錯就錯

卷之三

劉東山誇技順城門　十八兄奇蹤村酒肆

卷之四

程元玉店肆代償錢　十一娘雲岡縱譚俠

卷之五

感神媒張德容遇虎　湊吉日裴越客乘龍

卷之六

酒下酒趙尼媼迷花　機中機賈秀才報怨

卷之七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禪鬬異法

卷之八

烏將軍一飯必酬　陳大郎三人重會

卷之九

宣徽院仕女鞦韆會　清安寺夫婦笑啼緣

卷之十

韓秀才乘亂聘嬌妻　吳太守憐才主姻簿
卷十一
惡船家計賺假屍銀　狠僕人誤投真命狀
卷十二
陶家翁大雨留賓　蔣震卿片言得婦
卷十三
趙六老舐犢喪殘生　張知縣誅梟成鐵案
卷十四
酒謀財于郊肆惡　鬼對案楊化借屍
卷十五

衛朝奉狠心盤貴產　陳秀才巧計賺原房
卷十六
張溜兒熟布迷魂局　陸蕙娘立決到頭緣
卷十七
西山觀設籙度亡魂　開封府備棺追活命
卷十八
丹客半黍九還　富翁千金一笑
卷十九
李公佐巧解夢中言　謝小娥智擒船上盜
卷二十

李克讓竟達空函　劉元普雙生貴子
卷二十一
袁尚寶相術動名卿　鄭舍人陰功叨世爵
卷二十二
錢多處白丁橫帶　運退時刺史當艄
卷二十三
華陰道獨逢異客　江陵郡三拆仙書
卷二十四
鹽官邑老魔魅色　會骸山大士誅邪
卷二十五

趙司戶千里遺音　蘇小娟一詩正果

卷二十六

奪風情村婦捐軀　假天語幕僚斷獄

卷二十七

顧阿秀喜捨檀那物　崔俊臣巧會芙蓉屏

卷二十八

金光洞主談舊蹟　玉虛尊者悟前身

卷二十九

通閨闥堅心燈火　鬧囹圄捷報旗鈴

卷三十

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參軍冤報生前

卷三十一

何道士因術成奸　周經歷因奸破賊

卷三十二

喬兌換胡子宣淫　顯報施臥師入定

卷三十三

張員外義撫螟蛉子　包龍圖智賺合同文

卷三十四

聞人生野戰翠浮菴　靜觀尼晝錦黃沙衖

卷三十五

訴窮漢暫掌別人錢　看財奴刁買冤家主

卷三十六

東廊僧怠招魔　黑衣盜奸生殺

卷三十七

屈突仲任酷殺衆生　鄆州司馬冥全內侄

卷三十八

占家財狠壻妒侄　延親脉孝女藏兒

卷三十九

喬勢天師禳旱魃　秉誠縣令召甘霖

能使英雄哀出

拍案驚奇卷之一

轉運漢遇巧洞庭紅　波斯胡指破鼉龍殼

詞云

日日深杯酒滿　朝朝小圃花開　自歌自舞自開懷
且喜無拘無礙　青史幾番春夢　紅塵多少奇材
不須計較與安排　領取而今見在

這首詞乃表季希真所作詞寄西江月單道着人生功名富貴總有天數不如圖一箇見前快活試看往古來今一部十七史中多少英雄豪傑該富的不得富該貴的不得貴能文的倚馬千言用不着時幾張

[illegible]

紙蓋不完醬甕能武的穿楊百步用不着時幾簳箭煮不熟飯鍋極至那癡呆懵懂生來有福分的隨他文學低淺也會發科發甲隨他武藝庸常也會大請大受真所謂時也運也命也俗語有兩句道得好命若窮遇着黃金化做銅命若富拾着白紙變成布總來只聽掌命司顛之倒之所以吳彥高又有詞云造化小兒無定據翻來覆去倒橫直豎眼見都如許僧晦庵亦有詞云誰不願黃金誰不願千鍾粟算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使心機閒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蘇東坡亦有詞云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着甚

一句百文近之般說

于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强這幾位名人說來說去都是一箇意思總不如古語云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說話的依你說來不須能文善武懶惰的也只消天掉下前程不須經商立業敗壞的也只消天掙與家緣卻不把人間向上的心都冷了看官有所不知假如人家出了懶惰的人也就是命中該賤出了敗壞的人也就是命中該窮此是常理（所謂君子道其常）卻又自有轉眼貧富出人意外把眼前事分毫算不得准的哩且聽說一人乃是宋朝汴京人氏姓金雙名維厚乃是經紀行中人少不得朝晨起早晚夕眠遲睡醒來千

斷語有致

所謂箴兒孫作四寸

思想萬算討探有便宜的纔做。後來家事掙得從容了他便（上六字卄）思想一箇久遠方法手頭用來用去的只是那散碎銀子若是上兩塊頭好銀便存着不動約得百兩便鎔成一大錠把一綜紅線結成一絡繫在錠腰放在枕邊夜來（奇趣）摩弄一番方纔睡下積了一生整整鎔成八錠以後也就隨來隨去再積不成百兩他也罷了金老生有四子一日是他七十壽旦四子置酒上壽金老見了四子躋躋蹌蹌心中喜歡便對四子說道我靠皇天覆庇雖則勞碌一生家事儘可度日況我平日留心有鎔成八大錠銀子永不動用的

在我枕邊見將絨線做對兒結着今將揀箇好日子分與爾等每人一對做箇鎮家之寶四子唐謝盡歡而散是夜金老帶些酒意點燈上床醉眼糢糊望去八箇大錠白晃晃排在枕邊擹了（斯口是宋）幾擹哈哈地笑了一聲睡下去了雖未安穩只聽得床前有人行走脚步響心疑有賊又細聽看恰像欲前不前衵讓一般床前燈火微明揭帳一看只見八箇大漢身穿白衣腰繫紅帶曲躬而前曰某等兄弟天數派定宜在君家聽令今蒙我翁過愛擡舉成人不煩役使珍重多年其數將滿待翁歸天後尋覓去向今聞我翁目下

無見孫
雜

將以我等分役諸郎君我等與郎君輩原無前緣故此先來告別往某縣某村王姓某者投托後緣未盡還可一面語畢回身便走金老不知何事喫了一驚翻身下床不及穿鞋赤脚趕去遠遠見八人出了房門金老趕得性急絆了房檻撲的跌倒驀然驚醒乃是南柯一夢急起挑燈明亮點照床邊已不見了八（也是無緣者也之言）箇大錠細思夢中所言句句是實嘆了一口氣哽咽（所以方今之知）了一會道不信我皆償一世却沒分與兒子每受用到是別人家的明明說有地方姓名且慢慢跟尋下落則箇一夜不睡次早起來與兒子每說知兒子中

是真不乎人情極

也有驚駭的也有疑惑的驚駭的道不該是我們手裡東西眼見得作怪疑惑的道老人家歡喜中說話失許了我們回想轉來一時間就不捨得分散了造此鬼話也不見得金老看見兒子們疑信不等急急要驗箇實話遂訪至某縣某村果有王姓某者叩門進去只見堂前燈燭熒煌三牲福物正在那裡獻神金老便開口問道宅上有何事如此家人報知請主人出來主人王老見金老揖坐了問其來因金老道老漢有一疑事特造上宅來問消息今見上宅正在此獻神必有所謂敢乞明示王老道老拙偶因寒

荆小恙、買卜、先生、道、移床、卽好、昨寒荆病中恍惚見八箇白衣大漢、腰繫紅束、對寒荆道、我等本在金家、今在彼緣盡、來投身宅上、言畢、俱鑽入床下、寒荆驚出了一身冷汗、身體爽快了、及至移床灰塵中得銀（移床見好先生吉驗）八大錠、多用紅絨繫腰、不知是那裏來的、此皆神天福祐、故此買福物謝神、今我丈來問、莫非曉得些來歷麼、余老跌跌脚道、此老漢一生所積、因前日也做了一夢、就不見了、夢中也道出老丈姓名居址的確、故得訪尋到此、可見天數已定、老漢也無怨處、但只求取出一看、也完了老漢心事、王老道、容易、笑嘻嘻

靈驗不

地走進去叫安童四人托出四箇盤來每盤兩錠多是紅絨繫束正是金家之物金老看了眼睁睁無計所奈不覺撲簌簌（声呆不了）吊下淚來撫摩一番道老漢直如此命薄消受不得王老雖然叫安童仍舊拿了進去（忠厚人宜其有此）心裡見金老如此老大不忍另取三兩零銀封了送與金老作別金老道自家的東西尚無福何須尊惠再三謙讓必不肯受王老強納在金老袖中金老欲待撲出還了一時摸箇不着面兒通紅又被王老央不過只得作揖別了直至家中對兒子們一一把前事說了大家嘆息了一回因言王老好處臨行送銀

三兩滿袖摸遍並不見有只說路中掉了却元來金老推遜時王老往袖裡亂塞落在着外面一層袖中袖有斷綫處在王老家摸時已自在脫線處落出在門檻邊了客去掃門仍舊是王老拾得可見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不該是他的東西不要說八百兩就是三兩也得不去該是他的東西不要說八百兩就是三兩也推不出原有的到無了原無的到有了並不由人計較而今說一箇人在實地上行步步不着極貧極苦的却在渺渺茫茫做夢不到的去處得了一主沒頭沒腦錢財變成巨富從來希有亘古新聞有

詩爲証。

詩曰

分內功名匣裡財。不關聰慧不關獃。
果然命是財官格。海外猶能送寶來。

話說國朝成化年間、蘇州府長洲縣閶門外有一人姓文、名實、字若虛、生來心思慧巧、做着便能、學着便會、琴棋書画、吹彈歌舞、件件粗通、幼年間曾有人相（不並）他有巨萬之富、他亦自恃才能、不十分去營求生產、坐喫山空、將祖上遺下千金家事、看看消下來、以後曉得家業有限、看見別人經商圖利的、時常獲利幾倍、便也思量做些生意、却又百做百不着、一日見人

說北京扇子好賣他便合了一箇夥計置辦扇子起來上等金面精巧的先將禮物求了名人詩画免不得是沈石田文衡山祝枝山搨了幾筆便直上兩數銀子中等的自有一樣喬人一隻手學寫了這幾家字画也就哄得人過將假當眞的買了他自家也兀自做得來的下等的無金無字画將就賣幾十錢也有對合利錢是看得見的揀箇日子裝了箱兒到了北京豈知北京那年自交夏來日日淋雨不晴並無一毫暑氣發市甚遲交秋早凉雖不見及時幸喜天色却晴有妝晃子弟要買把蘇做的扇子袖中籠着

搖羅來貨薪開箱一看只叫得苦元來北京歷滲却在七八月更加日前雨濕之氣鬬着扇上膠礬之性弄做了个合而言之揭不開了用力揭開東粘一層西缺一片但是有字有画值價錢者一毫無用止剩下等沒字白扇是不壞的能值幾何將就賣了做盤費回家本錢一空頓年做事大要如此不但自己折本但是搭他做伴連累計也弄壞了故此人起他一个混名叫做倒運漢不數年把个家事乾圓潔淨了連妻子也不曾娶得終日間靠着些東塗西抹東挨西撞也濟不得甚事但只是嘴頭子謅得來會說會

笑朋友家喜歡他有趣游耍去處少他不得也只好趁口不是做家的況且他是大模大樣過來的幇閒行裡又不十分入得隊有憐他的要薦他坐館教學又有誠實人家嫌他是个雜板令高不湊低不就打從幇閒的處館的兩項人見了他也就做鬼臉把倒運兩字笑他不在話下一日有幾箇走海泛貨的鄰近做頭的無非是張大李二趙甲錢乙一班人共四十餘人合了夥將行他曉得了自家思忖道一身落魄生計皆無便附了他們航海看看海外風光也不枉人生一世況且他們定是不却我的省得在家憂

難得正人

柴憂米也是快活正計較間恰好張大跳將來元來這个張大名喚張乘運專一做海外生意眼裏認得奇珍異寶又且秉性爽慨肯扶持好人所以鄉里起他一个混名叫張識貨文若虛見了便把此意一一與他說了張大道好好我們在海船裏頭不耐煩寂寞若得兄去在船中說說笑笑有甚難過的日子我們衆兄弟料想多是喜歡的只是一件我們多有貨物將去兄並無所有覺得空了一番往返也可惜了待我們大家計較多少湊些出來助你將就置些東西去也好文若虛便道多謝厚情只怕沒人如兄肯

周全小弟張大道且說說看一竟自去了恰遇一个瞽目先生敲着報君知走將來文若虛伸手順袋裡摸了一个錢扯他一卦問問財氣看先生道此卦非凡有百十分財氣不是小可文若虛自想道我只要搭去海外耍耍混過日子罷了那裏是我做得着的生意要甚麼貲助就貲助得來能有多少便直恁地財爻動這先生也是混帳只見張大氣忿忿走來說道說着錢便無緣這些人好笑說道你去無不喜歡說到助銀沒一个則聲今我同兩个好的弟兄斟湊得一兩銀子在此也辦不成甚貨憑你買些菓子船

裡喫罷戶食之類是在我們身上若虛稱謝不盡接了銀子張大先行道快些收拾就要開船了若虛道我沒甚收拾隨後就來手中拿了銀子看了又笑笑了又看道置得甚貨麼信步走去只見滿街上筐籃內盛着賣的

紅如噴火巨若懸星皮未皺尚有餘酸霜未降不
可多得元殊蘇井諸家樹亦非李氏千頭奴較廣
似日難況此福亦云具體

乃是太湖中有一洞庭山地煖土肥與閩廣無異所以廣橘福橘播名天下洞庭有一樣橘樹絕與他相

似、顏色正同、香氣亦同、止是初出時味畧少酸、後來熟了、却也甜美、比福橘之價十分之一、名曰洞。庭。紅。若虛看見了、便思想道、我一兩銀子買得百斤有餘、在船可以解渴、又可分送一二、答衆人助我之意、買成、裝上竹簍、僱一閒的、并行李挑了下船、衆人都拍手笑道、文先生寶貨來也、文若虛羞慚無地、只得吞聲上船、再。也。不。敢。提。起。買。橘。的。事。開得船來、漸漸出了海口、只見銀濤捲雪、雪浪翻銀、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三五日間、隨風漂去、也不覺過了多少路程、忽至一个地方、舟中望去、人烟湊聚、城郭

處沒曉得是到了甚麼國都了、舟人把船撐入藏風避浪的小港內、釘了樁橛、下了鐵錨、纜好了、船中人多上岸打一看、元來是來過的所在、名曰吉零國、元來這邊中國貨物、拿到那邊、一倍就有三倍價、換了那邊貨物、帶到中國、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拚死走這條路、眾人多是做過交易的、各有熟識經紀歇家通事人等、各自上岸、找尋發貨去了、只留文若虛在船中看船、路逕不熟、也無走處、正悶坐間、猛可想起道、我那一簍紅橘（可、惜、）自從到船中、不曾開看、莫不人氣蒸爛了、趁着眾人不

在看看則箇叫那水手在艙板底下翻將起來打開了要看時面上多是好好的放心不下索性搬將出來都擺在船板上面也是合該發跡時來福湊擺得滿船紅焰焰的遠遠望來就是萬點火光一天星斗岸上走的人都攏將來問道是甚麼好東西呵文若虛只不答應看見中間有个把一點頭的揀了出來掐破就喫岸上看的一發多了驚笑道元來是喫得的就中有个好事的便來問價多少一个文若虛不省得他們說話船上人却曉得就扯个謊哄他豎起一个指頭說要一錢一顆那問的人揭開長衣露出

那兜羅綿紅裏肚來一手摸出銀錢一个來道買一个嘗嘗文若虛接了銀錢手中等等看約有兩把重心下想道不知這些銀子要買多少也不見秤秤且先把一个與他看揀个大些的紅得可愛的遞一个上去只見那个人接上手攧了一攧道好東西呀撲地就劈開來香氣撲鼻連旁邊聞着的許多人大家喝一聲采那買的不知好歹看見船上喫法也學他去了皮却不分囊一塊塞在口裏甘水滿咽喉連核都不吐吞下去了哈哈大笑道妙哉妙哉又伸手到裏肚裏摸出十个銀錢來說我要買十个進奉去

文若虛喜出望外揀十个與他去了那看的人見那人如此買去了也有買一个的也有買兩个三个的都是一般銀錢買了的都千歡萬喜去了元來彼國以銀爲錢上有文采有等龍鳳文的最貴重其次人物又次禽獸又次樹木最下通用的是水草却都是銀鑄的分兩不異適纔買橘的都是一樣水草紋的他道是把下等錢買了好東西去了所以歡喜也只是要小便宜肚腸與中國人一樣須臾之間三停里賣了二停有的不帶錢在身邊的老大懊悔急忙取了錢轉來文若虛已此剩不多了拿一个班道而今

要留着自家用不賣了、其人情願再增一个錢四个、錢買了二顆、口中嘵嘵說、悔氣來得進了、傍、邊、人、見他、增、了、價就、埋、怨、道我每還要買箇、如何把價錢增長了他的、買的人道、你不聽得他方纔說、兀自不賣了、正在議論閒、只見首先買十顆的那一个人、騎、了、一、定、青、驄、馬○飛、也、似、奔、到、船、邊○下、了、馬、分、開、人、叢○對、船、上、大、喝、道○不要零賣、不要零賣、是有的俺多要買、俺、家、頭、目、要、買、夫、進、克、汗、哩○看、的、人、聽、見、這、話○便、遠、遠、走、開、站、住、了、看○文若虛是个伶俐的人、看見來勢、巴此照料在眼裡、曉、得、是、个、好、主、顧、了、連忙把簍裡

盡數傾出來止剩五十餘顆數了一數又拿起班來說道適間講過要留着自用不得賣了今肯加些價錢再讓幾顆去罷適間已賣出兩箇錢一顆了其人在馬背上摘下一大囊摸出錢來另是一樣樹木紋的說道如此錢一个罷了文若虛道不情愿只照前樣罷了那人笑了一笑又把手去摸出一个龍鳳紋的來道這樣的一个如何文若虛又道不情愿只要前樣的那人又笑道此錢一个抵百个料也沒得與你只是與你耍你不要俺這一个却沒那等的是个傻子你那東西肯都與俺了俺再加你一个那等的

也不打緊文若虛數了一數有五十二顆准准的要了他一百五十六箇水艸銀錢那人連竹簍都要了又丟了一个錢把簍拴在馬上笑吟吟地一鞭去了看的人見沒得賣了一哄而散文若虛見人散了到艙裡把一个錢秤一秤有八錢七分多重秤過數个都是一般總數一數共有一千个差不多把兩个賞（米、良、是、九、根人、手、良、）了船家其餘收拾在包裡了笑一聲道那盲子好靈卦也歡喜不盡只等同船人來對他說笑則箇說話的你說錯了那國裡銀子這樣不值錢如此做買賣那久慣漂洋的帶去多是綾羅段疋何不多賣了些

緊得狠方知近

貴

逐番

銀錢回來。一發百倍了。看官有所不知。那國裡見了綾羅等物。都是以貨交兌。我這里人也只是要他貨物。纔有利錢。若是賣他銀錢時。他都把龍鳳人物的來交易。作了好價錢。分兩也只得如此。反不便宜。如今是買喫口東西。他只認做把低錢交易。我却只管分兩。所以得利了說話的。你又說錯了。依你說來。那航海的何不只買喫口東西。只換他低錢。豈不有利。用着重本錢置他貨物。怎地。看官又不是這話。也是此人偶然有此橫財。帶去着了手若是有心第二遭再帶去。三五日不遇巧。等得希爛。那文若虛運未通

時賣扇子就是裕様扇子還是放得起的尚且如此何況菜品是這様執一論不得的閒話休題且說衆人領了經紀主人到船發貨文若虛把上頭事說了一遍衆人都驚喜道造化造化我們同來到是你沒本錢的先得了手也張大便拍手道人都道他倒運而今想是運轉了便對文若虛道你這些銀錢此間置貨作價不多除是轉發在夥伴中回他幾百兩中國貨物上去打換些土產珍奇帶轉去有大利錢也強如虛藏此銀錢在身邊無个用處文若虛道我是倒運的將本求財從無一遭不連本送的今承諸公

痴呆之人交運有後信

挈帶做此無本錢生意偶然僥倖一番眞是天大造化了如何還要生利錢妄想甚麼萬一如前再做折了難道再有洞庭紅這樣好賣不成衆人多道我們用得着的是銀子有的是貨物彼此通融大家有利有何不可文若虛道一年喫蛇咬三年怕草索說着貨物我就沒膽氣了只是守了這些銀錢回去罷衆人齊拍手道放着幾倍利錢不取可惜可惜隨同衆人一齊上去到了店家交貨明白彼此兌換約有半月光景文若虛眼中看過了若干好東西他已自志得意滿不放在心上衆人事體完了一齊上船燒

了神福喫了酒開洋行了數日忽然間天變起來但見

烏雲蔽日黑浪掀天蛇龍戲舞起長空魚鱉驚惶潛水底艨艟泛泛只如棲不定的數點寒鴉島嶼浮浮便似沒不煞的幾雙水鷸舟中是方揚的米簸艙外是正熬的鮮鍋總因風伯太無情以致篙師多失色

那船上人見風起了扯起半帆不問東西南北隨風勢漂去隱隱望見一島便帶住篷脚只看着島邊使來看看漸近恰是一箇無人的空島但見

樹木參天。艸萊遍地。荒凉徑界。無非些兎跡狐蹤。

坦迤土壤。料不是龍潭虎窟。混茫內未識應歸何國。轄關隔來不知曾否有人蹤。

船上人把船發拋了鉄猫將樁橛泥犁上岸去釘停當了、對艙裡道、且安心坐一坐、候風勢則箇、那文君處身邊有了銀子、恨不得插翅飛到家裡、巴不得行路、却如此守風呆坐、心裡焦燥、對衆人道、我且上岸去島上望望則個、衆人道、一个荒島有何好看、文君處道、摠是閒着何礙、衆人都被風顛得頭暈、个个是呵欠連天的、不肯同去、文君處便自一个抖擻精神

跳上岸來只因此一去有分交十年敗殼精靈顯一介窮神富貴來若是說話的同年生並時長有个未卜先知的法見便雙脚走不動也拄个拐兒隨他同去一番也不枉的却說文若虛見衆人不大偏要發个狠扳藤附葛直走到島上絕頂那島也苦不甚高不費甚大力只是荒草蔓延無好路徑到得上邊打一看時四望漫漫身如一葉不覺凄然吊下淚來心裡道想我如此聰明一生命蹇家業消亡剩得隻身直到海外雖然僥倖有得千來箇銀錢在囊中知他命裡是我的不是我的今在絕島中間未到實地性

命也還是與海龍王合着的哩正在感愴只見望去遠遠草莽中一物突高移步往前一看卻是床大一个敗龜殼大驚道不信天下有如此大龜世上人那里曾看見說也不信我自到海外一番不曾置得一件海外物事今我帶了此物去也是一件希罕的東西與人看看省得空口說着道是蘇州人會說謊（有趣非蘇州人不說）又且一件鋸將開來一蓋一板各置四足便是兩張床却不奇怪遂脫下兩隻裹脚接了穿在龜殼中間打个扣兒拖了便走走至船邊船裡人見他這等模樣都笑道文先生那里又跎了纖來文若虛道好教

列位得知這就是我海州的貨了眾人擡頭一看卻便似一張無柱有底的硬脚床吃驚道好大龜殼你拖來何幹文若虛道也是罕見的帶了進去眾人笑道好貨不置一件要此何用有的道也有用處有甚麼天大的疑心事灼他一卦只沒有這樣大龜藥又有的道是醫家要煎龜膏拏去打碎了煎起來也當得幾百个小龜殼文若虛道不要管有用沒用只是希罕又不費本錢便帶了回去當時叫個船上水手一擡擡下艙來初時山下空闊還只如此艙中看來一發大了若不是海船也着不得這樣狼犺東西眾

人大家笑了一回說道到家時有人問只說文先生做了偌大的烏龜買賣來了文若虛道不要笑我好歹有一箇用處決不是棄物隨他衆人取笑文若虛只是得意取些水來內外洗一洗淨抹乾了卻把自已鋪包行李都塞在龜殼裏面兩頭把繩一絆卻當了一个大皮箱子自笑道兀的不眼前就有用起了衆人都笑將起來道好算計好算計文先生到底是個聰明人當夜無詞次日風息了開船一走不數日又到了一个去處卻是福建地方了纔住定了船就有一夥慣伺候接海客的小經紀牙人攢將攏來你

說張家好我說李家好拉的拉扯的扯嚷箇不住海船上衆人揀一箇向熟識的跟了去其餘的也就住了衆人到了一箇波斯胡人店中坐定裡面主人見說海客到了連忙先發銀子喚廚戶包辦酒席幾十桌分付停當然後踱將出來這主人是个波斯國裡人姓个古怪姓是瑪瑙的瑪字叫名瑪寶哈專一與海客兌換珍寶貨物不知有多少萬數本錢衆人走海過的都是熟主熟客只有文若虛不曾認得擡眼看將元來波斯胡住得在中華久了衣帽言動都與中華不大分別只是剃眉剪鬚深目高鼻有些古

當今之世不達此則語良然矣

家出來見了衆人行賓主禮坐定了兩杯茶罷站起身來請到一个大廳上只見酒筵多完備了且是擺得齊楚元來舊規海船一到主人家先折過這一番欵待然後發貨講價的主人家手執着一付法浪菊花盤盞拱一拱手道請列位貨單一看好定坐席看官你道這是何意元來波斯胡以利爲重只看貨單上有奇珍異寶值得上萬者就送在先席餘者看貨輕重挨次坐去不論年紀不論尊卑一向做下的規矩船上衆人貨物貴的賤的多的少的你知我知各自心照差不多領了酒杯各自坐了单单（可憐）剩得文若

虛一箇呆呆站在那里主人道這位老客長不曾會面想是新出海外的置貨不多了眾人大家說道這是我們好朋友到海外耍去的身邊有銀子却不曾肯置貨今日沒奈何只得屈他在末席坐了文若虛滿面羞慚坐了末位主人坐在橫頭飲酒中間這一个說道我有貓兒眼多少那一箇說道我有祖母綠多少你誇我逞文若虛一發默默無言自心裡也微微有些懊悔道我前日該聽他們勸置些貨來的是今枉有幾百銀子在囊中說不得一句說話又自嘆了口氣道我原是一些本錢沒有的今已大幸不可

不知足自思自忖無心發興喫酒衆人却猜拳行令喫得狼藉主人是个積年看出文若虛不快活的意思來不好說破虛勸了他幾杯酒衆人都起身道酒勾了天晚了趁早上船去明日發貨罷別了主人去了主人撤了酒席收拾睡了明日起个清早先走到海岸船邊來拜這夥客人主人登舟一眼瞅去那艙裡狼狼犺犺這件東西早先看見了喫了一驚道這是那一位客人的寶貨昨日席上並不曾見說起莫不是不要賣的衆人都笑指道此敝友文兄的寶貨中有一人襯道又是滯貨主人看了文若虛一看滿

面掙得通紅帶了怒色埋怨衆人道我與諸公相處多年如何恁地作弄我教我得罪于新客把一箇末坐屈了他是何道理一把扯住文若虛對衆客道且慢發貨容我上岸謝過罪着衆人不知其故有幾箇與文若虛相知些的又有幾个喜事的覺得有些古怪共十餘人趕了上來重到店中看是如何只見主人拉了文若虛把交椅整一整不管衆人好歹納他頭一位坐下了道適間得罪得罪且請坐一坐文若虛也心中鶻突忖道不信此物是寶貝這等造化不成主人走了進去須臾出來又拱衆人到先前喫酒

夫處又早羅下或衆酒爲首一桌比先更齊整把盞向文若虛一揖就對衆人道此公正該坐頭一席你每枉自一船貨也還起他不來先前失敬失敬衆人看見又好笑又好怪半信不信的一帶兒坐了酒過三巡主人就開口道敝間客長邀問此寶可肯賣否文若虛是个乖人趁口答應道只要有好價錢爲甚不賣那主人聽得肯賣不覺喜從天降笑逐顏開起身道果然肯賣但憑分付價錢不敢吝惜文若虛其實不知值多少討少了怕不在行討多了怕喫笑忖了一忖面紅耳熱顛倒討不出價錢來張大便與

文若虛丟个眼色將手放在椅子背後豎着三个指頭再把第二个指空中一撇道索性討他這些文若虛搖頭竪一指道這些我還討不出口在這里卻被主人看見道果是多少價錢張大搗一个鬼道文先生手勢敢像要一萬哩主人呵呵大笑道這是不要賣哄我而已此等寶物豈止此價錢衆人見說大家目睜口呆都立起了身來扯文若虛去商議道造化造化想是值得多哩我們實實不知如何定價文先生不如開个大口憑他還罷文若虛終是礙口識羞待說又止衆人道不要不老氣主人又催道實說

說何妨文若虛只得討了五萬兩主人還摇頭道罷過罷過沒有此話扯着張大私問他道老客長們海外往來不是一番了人都叫你是張識貨豈有不知此物就裡的必是無心賣他奚落小肆罷了張大道實不瞞你說這个是我的好朋友同了海外頑耍的故此不曾置貨適間此物乃是避風海島偶然得來不是出價置辦的故此不識得價錢若果有這五萬與他勾他富貴一生他也心滿意足了主人道如此說要你做个大大保人當有重謝萬萬不可翻悔遂叫店小二拿出文房四寶來主人家將一張供單綿

料紙、折了一折、拿筆遞與張大道、有煩老客長做主、寫个合同文書、好成交易、張大指着同來一人道、此位客人褚中穎、寫得好、把紙筆讓與他、褚客磨得墨濃、展好紙、提起筆來寫道、

立合同議單張乘運等、今有蘇州客人文實、海外帶來大龜殼一个、投至波斯瑪寶哈、願出銀五萬兩買成、議定立契之後、一家交貨、一家交銀、各無翻悔、有翻悔者罰契上加一、合同爲照、

一樣兩紙、後邊寫了年月日、下寫張乘運爲頭、一連把在坐客人十來个寫去、褚中穎因自己執筆、寫了

落末、年月前邊、空行中間將兩紙湊着、寫了騎縫一行兩邊各半、乃是合同議約四字、下寫客人文實、主人瑪寶哈、各押了花押、單上有名、從後頭寫起、寫到張乘運道、我們押字錢重些、這買賣纔弄得成、主人笑道、不敢輕、不敢輕、寫畢、主人進內先將銀一箱擡出來道我先交明白了用錢、還有說話、衆人攢將攏來、主人開箱却是五十兩一包、共總二十包、整整一千兩、雙手交與張乘運道、憑老客長收明、分與衆位罷衆人初然喫酒寫合同大家攛哄鳥亂心下還有些不信的意思。如今見他拿出精晃晃白銀來做用

錢方知是實文若虛恰像夢裡醉裡話都說不出來
呆呆地看張大扯他一把道這些錢如何分散也要
文兄主張文若虛方說一句道且完了正事慢處只
見主人笑嘻嘻的對文若虛說道有一事要與客長
商議價銀現在裏面閣兒上都是向來兌過的一毫
不少只消請客長一兩個進去將一包過一過目兌
一兌爲准其餘多不消兌得卻又一說此銀數不少
搬動也不是一時功夫況且文客官是个單身如何
好將下船去又要泛海回還有許多不便處文若虛
想了一想道見教得極是而今卻待怎麽主人道依

着愚見文客官目下回去未得小弟此間有一个段疋舖有本三千兩在內其前後大小廳屋樓房共百餘間也是个大所在價值二千兩離此半里之地愚見就把本店貨物及房屋文契作了五千兩盡行交與文客官就留文客官在此住下了做此生意其銀也做幾遭搬了過去不知不覺日後文客官要回去這里可以托心腹夥計看守便可脫身往來不然小店交出不難文客官收貯却難也愚意如此說了一遍說得文若虛與張大跌足道果然是客綱客紀句句有理文若虛道我家裡元無家小況且家業已盡

了就帶了許多銀子回去沒處安頓依了此說就在這里立起个家緣來有何不可此番造化一緣一會都是上天作成的只索隨緣做去便是貨物房產價錢未必有五千總是落得的便對主人說適間所言誠是萬全之算小弟無不從命主人便領文若虛進去閣上看又叫張褚二人一同來看看其餘列位不必了請畧坐一坐他四人去了衆人不進去的个个伸頭縮頸你三我四說道有此異事有此造化早（蔡人杰按上一是大去古也）知這樣懊悔島邊泊船時節也不去走走或者還有寶貝也不見得有的道這是天大的福氣撞將來的

如何強得正欣羨間文若虛已同張褚二客出來了衆人都問進去如何了張大道裡邊高閣是个土庫放銀兩的所在都是桶子盛着適間進去看了十个大桶每桶四千又五个小匣每个一千共是四萬五千已將文兄的封皮記號封好了只等交了貨就是文兄的了主人出來道房屋文書段疋帳目俱已在此湊是五萬之數了且到船上取貨去一搬都到海船來文若虛於路對衆人說船上人多切勿明言小弟自有厚報衆人也只怕船上人知道要分了用錢去各各心照文若虛到了船上先向龜殼中把自己

包裹設褁取出了手摸一摸放口裡暗道僥倖僥倖主人便叫店內後生二人來擡此箱分付道好生擡進去不要放在外邊船上人見擡了此箱去便道這個滯貨也脫手了不知賣了多少文若虛只不做聲一手提了包裹往岸上就走這起初同上來的幾個又提到岸上將龜殼從頭至尾細細看了一遍又向殼內張了一張捵了一捵面面相覷道好處在那裡主人仍拉了這十來個一同上去到店裡說道而今且同文客官看了房屋鋪面來眾人與主人一同走到一處正是鬧市中間一所好大房子門前正中是

个舖子傍有一衖走進轉个灣是兩扇大石板門門內大天井上面一所大廳廳上有一匾題曰來琛堂堂旁有兩楹側屋屋內三面有櫥櫥內都是綾羅各色段疋以後內房僕房甚多文若虛暗道得此爲住居王侯之家不過如此矣況又有段舖營生利息無盡便做了這里客人罷了還思想家裡做甚就對主人道好却好只是小弟是个孤身畢竟還要尋幾房使喚的人纔住得主人道這个不難都在小店身上文若虛滿心歡喜同衆人走歸本店來主人討茶來喫了說道文客官今晚不消船裡去就在舖中下了

使與的人、舖中見有逐漸派討便是、衆客人多道、交易事已成、不必說了、只是我們畢竟有些疑心、此殼有何好處、值價如此、還要主人見教一个明白、文若虛道、正是正是、主人笑道、諸公枉了海上走了多遭、這些也不識得、列位豈不聞說龍有九子乎、內有一種是鼉龍、其皮可以幔鼓、聲聞百里、所以謂之鼉鼓、鼉龍萬歲、到底蛻下此殼成龍、此殼有二十四肋、按天上二十四氣、每肋中間節內有大珠一顆、若是肋未完全時節、成不得龍、蛻不得殼。也有生捉得他來。只好將皮幔鼓。其肋中也未有東西。直待二十四肋。

肋肋完全節節珠滿然後蛻了此殼變龍而去。故此是天然蛻下氣候俱到肋節俱完的與生擒活捉壽數未滿的不同所以有如此之大這个東西我們肚中雖曉得知他幾時蛻下又在何處地方守得他着殼不值錢其珠皆有夜光乃無價寶也今天幸遇巧得之無心耳眾人聽罷似信不信只見主人走將進去了一會笑嘻嘻的走出來袖中取出一西洋布的包來說道請諸公看看解開來只見一團綿裹着寸許大一顆夜明珠光彩奪目討個黑漆的盤放在暗處其珠滾一个不定閃閃爍爍約有尺餘亮處眾人

看了驚得目睜口呆伸了舌頭收不進來主人同身轉來對衆逐个致謝道多蒙列位作成了只這一顆拿到咱國中就値方纔的價錢了其餘多是尊惠衆人个个心驚却是說過的話又不好翻悔得主人見衆人有些變色收了珠子急急走到裏邊又叫擡出一个段箱來除了文若虛每人送與段子二端說道煩勞了列位做兩件道袍穿穿也見小肆中薄意袖中又摸出細珠十數串每送一串道輕鮮輕鮮備歸途一茶罷了文若虛處另是粗些的珠子四串段子八疋道是權且做幾件衣服文若虛同衆人歡喜作

此人元不俗

謝了主人就同眾人送了文若虛到段鋪中呌鋪裡夥計後生們都來相見就道今番是此位主人了主人自別了去道再到小店中去去來只見須臾間數十个脚夫扛了好些扛來把先前文若虛封記的十桶五匣都發來了文若虛搬在一个深密謹慎的臥房裏頭去處出來對眾人道多承列位挈帶有此一套意外富貴感謝不盡走進去把自家包裹內所賣洞庭紅的銀錢倒將出來每人送他十个止有張大與先前出銀助他的兩三个分外又是十个道聊表謝意此時文若虛把這些銀錢看得不在眼裡了眾

[illegible]

人却是快活稱謝不盡文若虛又拿出幾十个來對張大說道有煩老兄將此分與船上同行的人每位一个聊當一茶小弟住在此間有了頭緒慢慢到本鄉來此時不得同行就此爲別了張大道還有一千兩用錢未曾分得却是如何須得文兄分開方沒得說文若虛道這到忘了就與衆人商議將一百兩散與船上衆人餘九百兩照現在人數另外添出兩股派了股數各得一股張大爲頭的褚中顆執筆的多分一股衆人千歡萬喜沒有說話內中一人道只是便宜了這回回文先生還該起个風要他些不敷纔

爭心甚

是文若虛道不要不知足看我一个倒運漢做着便折本的造化到來平空地有此一主財爻可見人生分定不必强求我們若非這主人識貨也只當得廢物罷了還虧他指點曉得如何還好昧心爭論衆人都道文先生說得是存心忠厚所以該有此富貴大家千恩萬謝各各賫了所得東西自到船上發貨從此文若虛做了閩中一个富商就在那裏取了妻小立起家業數年之間纔到蘇州走一遭會會舊相識依舊去了至今子孫繁衍家道殷富不絕正是

運退黃金失色　時來頑鐵生輝

莫與癡人說夢　思量海外尋龜

拍案驚奇卷之一終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之二

姚滴珠避羞惹羞　鄭月娥將錯就錯

詩云

自古人心不同　盡道有如其面
假饒容貌無差　畢竟心腸難變

話說人生只有面貌最是不同蓋因各父母所生千枝萬派那能勾一模一樣的就是同父合母的兄弟同胞雙生的兒子道是相像得緊畢竟仔細看來自有些少不同去處卻又作怪盡有途路各別毫無干涉的人驀地有人生得一般無二假充得真的從來正書上面說孔子貌似陽虎以致匡人之圍是惡人

像了聖人。傳奇上邊說周堅死替趙朔以解下宮之難是賤人像了貴人。是个解不得的道理按西湖志餘上面宋時有一事也爲兩貌相像騙了一時富貴享用十餘年後來事敗了的却是靖康年間金人圍困汴梁徽欽二帝蒙塵北狩一時后妃公主被虜去的甚多內中有一个公主名曰柔福乃是欽宗之女當時也被擄去後來高宗南渡稱帝改號建炎四年忽有一女子詣闕自陳稱是柔福公主自虜中逃歸特來見駕高宗心疑道許多隨駕去的臣宰尚不能逃公主鞋弓襪小如何脫離得歸來須詔令舊時宮

說得好說有理

人看驗个个說道是真的一些不差及問他宮中舊事對客來皆合幾个舊時的人他都叫得姓名出來只是衆人看見一雙足却大得不像樣都道公主當時何等小足今却這等止有此不同處以此回覆聖旨高宗就再親認却也認得詰問他道你為何恁般一雙脚了女子聽得啼哭起來道這些膻羯敺聚逐便如牛馬一般今乘間脫逃赤脚奔走到此將有萬里豈能尚保得一雙纖足如舊時模樣耶高宗聽得甚是慘然須召特加號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做了駙馬都尉其時汪龍溪草制詞曰

彭城方恧。曾元當困于鹵馳。江左既興、益壽宜充于禁臠。

那曾元是漢高帝的公主、在彭城失散、後來復還的、益壽是晉駙馬謝混的小名、江左中興元帝公主下降的、故把來比他兩人甚為切當。自後夫榮妻貴、恩賚無算、其時高宗為母韋賢妃在虜中、年年費盡金珠求贖、遙尊為顯仁太后、和議既成、直到紹興十二年、自虜中回鑾、聽見說道柔福公主進來相見、太后大驚道、那有此話、柔福在虜中受不得苦楚、死已多年、是我親看見的、那得又有一个柔福、是何人假出

[illegible]下旨意、着法司嚴刑究問、法司奉旨提到人犯、用起刑來、那女子熬不得、只得將真情招出道、小的每本是汴梁一个女巫、靖康之亂、有宮中女婢逃出民間、見了小的、每錯認做了柔福娘娘、以中斷嘆、小的每驚問、他便說小的每與娘娘面貌、一般無二、因此小的每有了心、日逐將宮中舊事問他、他日日衍說、得心下習熟了、故大膽冒名自陳、貪享這幾時富貴、道是永無對證的了、誰知太后回鑾、也是小的每福盡災生、一死也不枉了、問成罪名、高宗見了招伏、大罵欺君賊婢、立時押付市曹處決、抄沒家私入

官總算前後錫賚之數也有四十七萬緡發雖然沒結果却是十餘年間也受用得勾了只爲一个容顏厮像一時骨肉舊人都認不出來若非太后夜還到底被他瞞過那个再有疑心的就是死在太后未還之先也是他便宜多了天理不容自然敗露今日再說一个容貌厮像弄出好些奸巧希奇的一場官司來正是

自古唯傳伯仲偕　誰知異地巧安排
試看一樣滴珠面　惟有人心再不諧

話說國朝萬曆年間徽州府休寧縣蓀田鄉姚氏有

一女名喚滴珠年方十六生得如花以玉美冠一方父母俱在家道殷富寶惜異常嬌養過度憑媒說合嫁與屯溪潘甲爲妻看來世間聽不得的最是媒人的口他要說了窮石崇也無立錐之地他要說了富范丹也有萬頃之財正是富貴隨口定美醜趁心生再無一句實話的那屯溪潘氏雖是个舊姓人家却是个破落戶家道艱難外靠男子出外營生內要女人親操井臼喫不得安逸日的了這个潘甲雖是人物也有幾分像儀已自弃儒爲商況且公婆甚是狠戾動不動出口罵詈毫沒些好歹滴珠父母誤聽

媒人之言道他是好人家、把一塊心頭的肉、嫁了過來、少年夫妻、卻也過得恩愛、只是看了、許多光景、心下好生不然、如常偷掩淚眼、潘甲曉得意思、把些好話偎他、過日子、卻早成親兩月、潘父就發作兒子道、如此你貪我愛、夫妻相對、白白過世不成、如何不想去做生意、潘甲無奈、與妻滴珠說了、兩个哭一个不住、說了一夜話、次日潘父就逼兒子出外去了、滴珠獨自一个、越越悽惶、有情無緒、况且是个嬌養的女兒、新來的媳婦、摸頭路不着、沒个是處、終日悶悶過了、潘父潘母看見媳婦這般模樣、時常急聒、罵道、這

索淇想甚情人害相思病了滴珠生來在父母身邊如珠似玉何曾聽得這般聲氣不敢回言只得忍着纔背地哽哽咽咽哭了一會罷了一日泪滴珠起階遲了些个公婆朝飯要緊背地答應不迭爺公開戶罵道這厮好裝俗做的媳婦兒到這等日高纔起來看這自由自在的模樣除非去做娼妓倚門賣俏撒哄子弟方得這樣快活像意若要做人家是這等不得爾喫虧了便道我是好人家兒女便做道有些不是甫得如此作践我丈夫一場沒分訴處到得夜裡頭不着赫惡暴越攛道老無知這樣說話須是公

道上去不得我恐耐不過且跑回家去告訴爹娘明明與他執論看這話是該說的不該說的亦且借此爲名賴在家多住幾時也省了好些氣惱算計定了侵晨未及梳洗將一个羅帕兜頭紮了一口氣跑到渡口來說話的若是同時生並年長曉得他這去不尷尬攔腰抱住揪胸扯回也不見得後邊若干事件來只因此去天氣却早雖是已有行動的了人蹤尚稀渡口悄然這地方有一个專一做不好事的光棍名喚汪錫綽號雪裡蚰是个凍餓不怕的意思也是姚滴珠合當悔氣撞着他獨自个溪中乘了竹筏未

到渡口、望見了个花朶般後生婦人、獨立岸邊、又且頭不梳、髮滿面淚痕、曉得有些古怪、作筏上問道、娘子要渡溪麽、滴珠道、正要過去、汪錫道、這等上我筏來、一戶叫放仔細些、一手去接他下來、上得筏、一篙撐開、撐到一个僻靜去處、問道、娘子你是何等人家、獨自一个要到那里去、滴珠道、我自要到蓀田娘家去、你只送我到渡口上岸、我自認得路、我別事做甚、汪錫道、我看娘子頭不梳、面不洗、淚眼汪汪、獨身自走、必有蹺蹊作怪的事、說得明白、纔好渡你、滴珠在个水中央了、又且心裡急要回去、只得把丈夫不

孙家了如何受氣的上項事、一頭說、一頭哭、告訴了一遍、汪錫聽了、便心下一想、轉身道、這等說、却渡你去不得、你趕得沒好意了、放你上岸、你或是逃去、或是尋死、或是被別人拐了去、後來查出是我渡你的、我却替你喫沒頭官司、滴珠道、胡說、我自是娘家去、如何是逃去、若我尋死路、何不投水、却過了渡去、自盡不成、我又認得娘家路、沒得怕人拐我、汪錫道、却是信你不過、你既要娘家去、我舍下甚近、你且上去我家中坐了、等我走去對你家說了、叫人來接你去、却不兩邊放心、得下、滴珠道、如此也好、正是女流之

草無大見識、亦且一時無奈、物他不過、遲只道好心、隨了他、來上得岸時、轉灣抹角、到了一个去處、引進幾重門戶、裡頭房室甚是幽靜清雅、但見

明窻靜几。錦帳文茵。庭前有數種盆花。座內有幾張素椅。壁間紙畫周之冕。桌上沙壺時大彬。窄小蝸舍。雖非富貴王侯宅。清閒螺徑。也異尋常百姓家。

元來這个所在、是這汪錫一个園子、專一設法良家婦女到此、認作親戚、拐那一等浮浪子弟、好撲花行徑的、引他到此勾搭上了、或是片時取樂、或是迷了

時便做个外宅居住賺他銀子無數若是這婦女無根蒂的他等有販水客人到肯出一主大錢就賣了去爲娼已非一日今見滴珠行徑就起了个不良之心騙他到此那滴珠是个好人家兒女心裡儘愛清閒只因公婆克悍不要說日逐做燒火煮飯熬鍋打水的事只是油鹽醬醋他也排得頭疼了見了這个乾淨精緻所在不知一个好歹心下到有幾分喜歡那汪錫見他無有慌意反添喜狀便覺動火走到跟前雙膝跪下求歡滴珠就變了臉起來道如何使得我是好人家兒女你元說賺我到此坐着[illegible]我家中

青天白日怎地拐人來家要行何騙若道得我家麼如今真要自盡了說罷看見桌上有點燈鐵簽捉起來望喉間就刺汪錫慌了手脚道再從容說話小人不敢了元來汪錫只是拐人騙財利心為重色上也不十分要緊恐怕真个做出事來沒了一場好買賣與這一簽把那一點勃勃的春興丟在爪哇國裏去了他走到後頭去好些時叫出一个老婆子來道王嫂嫂你陪這裏娘子坐坐我到他家去報一聲就來（可憐真）滴珠叫他轉來說明白了地方及父母名姓可嚇道千萬早些叫他們來我自有重謝汪錫去了那老嫂

嫉去掇盆臉水拿些梳頭家火出來叫滴珠梳洗立在旁邊呆看歸口問道娘子何家宅眷因何到此滴珠把上項事是長是短說了一遍那婆子就故意跌跌腳道這樣老殺才不識人有這樣好標緻娘子做了媳婦折殺了你不羞還捨得出毒口罵他也是个沒人氣的如何與他一日相處滴珠說着心事眼中滴淚婆子便問道今欲何往滴珠道今要到家裡告訴爹娘一番就在家裡躲避幾時待丈夫回家再處婆子就道官人幾時回家滴珠又垂淚道做親兩月就罵着逼出去了知他幾時回來沒个定期婆子道

好沒天理花枝般一个娘子叫他獨守又要罵他娘子你莫怪我說你而今就回去得幾時少不得要到公婆家去的你難道躲得在娘家一世不成這腌臢煩惱是日長歲久的如何是了滴珠道命該如此也沒奈何了婆子道依老身愚見只教娘子快活享福終身受用滴珠道有何高見婆子道老身往來的是富家大戶公子王孫有的是斯文俊俏少年子弟娘子你不消問得的只是看得中意的揀上一个等我對他說成了他把你似珍寶一般看待十分愛惜喚自在食着自在衣纖手不動呼奴使婢也不枉了這

一个花枝模樣强如守空房做粗作淘閒氣萬萬倍了那滴珠是受苦不過的人況且小小年紀婦人水（不由不動）性又想了（寸鐵殺人）夫家許多不好處聽了這一片話心裡動了便道使不得有人（歎了）知道了怎好婆子道這个所在外人不敢上門神不知鬼不覺是个極密的所在你住兩日起來天上也不要去了滴珠道適間已叫那撑筏的報家裡去了婆子道那是我的乾兒這地不曉事去報這樣冷信正說之間只見一个人在外走進來一手揪住王婆道好好青天白日要哄人養漢（有根點）我出首去滴珠喫了一驚仔細看來却就是撑筏的

那一个汪錫滴珠見了道曾到我家去報不曾汪錫道報你家的鳥我聽得多時了也王嬤嬤的言語是娘子下半世的受用萬全之策憑娘子斟酌滴珠嘆口氣道我落難之人走入圈套沒奈何了只不要悞了我的事婆子道方纔說過的憑娘子自揀兩相情愿如何悞得你滴珠一時沒主意聽了哄誘又且房室精緻床帳齊整恰便似因過竹院逢僧話偷得浮生半日閒放心的悄悄住下那婆子與汪錫兩个慇慇懃懃代替伏侍要茶就茶要水就水惟恐一些不到處那滴珠一發喜歡忘懷了過得一日汪錫走出

去撞見本縣商山地方一个大財主叫得吳大郎那大郎有百萬家私、極是个好風月的人、因爲平日肯養閒漢、認得汪錫、便問道、這幾時有甚好樂地麼、汪錫道、好教朝奉得知、我家有个表姪女新寡、且是生得嬌媚、尚未有个配頭、這即是朝奉店裡貨、只是價錢重哩、大郎道、可肯等我一看否、汪錫道、不難、只是好人家害羞、待我先到家、與他堂中說話、你勞而撞進來、看个停當便是、吳大郎會意了、汪錫先回來、見滴珠坐、在、房、中、默、默、呆、想、汪錫便道、娘子便到堂中走走、如何悶坐在房裡、王婆子在後面聽得了、也走

出來道正是娘子外頭來尋滴珠依言走在外邊來汪錫就把房門帶上了滴珠急了道嬤嬤還不如等我尋去休嬤嬤道娘子不要性急我們只是愛惜娘子人材不割捨得你喫苦所以勸你你尋別頭些包你有好緣分到也正說之間只見外面闖進一个人來你道他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一頂前一片後一片的竹簡巾兒旁縫一對左一塊右一塊的蜜蠟金兒身上穿一件細領大袖青絨道袍兒脚下着一雙低跟淺面紅綾僧鞋兒若非宋玉牆邊過定是潘安車上來

一直走進堂中道、小汪在家麼、滴珠慌了、急[illegible]身起、已打了个照面、急奔房門邊來、不想那門先前出來時、已被汪錫暗拴了、急沒躲處、那王婆笑道、是吳朝奉、便不先開个聲、對滴珠道、是我家老主顧、不妨、又對吳大郎道、可相見這位娘子、吳大郎深深唱个喏下去、滴珠只得回了禮、偷眼看時、恰是個俊俏可喜的少年郎君、心裡早看上了幾分了、吳大郎上下一看、只見不施脂粉、淡雅梳妝、自然內家氣象、與那臙花隊裡的迥別、他是个有行的、知輕識重、如何不曉得、也自酥了半邊、道娘子請坐、那滴珠終久是婦人、

家出來的有些羞恥只叫王嬤嬤道我們進去難个嬤嬤道慌做甚麽就同滴珠一面進去了出來對吳大郎道朝奉看得中意否吳大郎道嬤嬤作成作成不敢有忘王婆道朝奉有的是銀子兌出千把來娶了回去就是大郎道又不是衍衍人家如何要得許多嬤嬤道不多你看了這个標緻模樣今與你做个小娘子難道消不得千金大郎道果要千金也不打緊只是我大孺人很專會作賤人我雖不怕他怕難爲這小娘子有些不便取回去不得婆子道這个何難另稅一所房子住了兩頭做大可不是好前日江

家有一所花園空着要典與人老身替你問問看如何大郎道好便好只是另住了要家人使喚丫嬛伏侍另起烟爨這還小事少不得瞞不過家裡了終日厮鬧赶來要同住却了不得婆子道老身更有个見識朝奉拿出聘禮娶下了就在此間成了親每月出幾兩盤纏替你養着自有老身伏侍倍伴朝奉在家推个別事出外時時到此來往窗不通風有何不好大郎笑道這个却妙這个却妙議定了財禮銀八百兩衣服首飾辦了送來自不必說也合着千金每月盤費連房錢銀十兩逐月交付大郎都應允忙忙去

拿銀子了王婆轉進房裡來對滴珠道適纔這个官人生得如何元來滴珠先前雖然怕羞走了進去。心中却邇捨不得躲在黑影裡張來張去看得分明吳大郎與王婆一頭說話一眼覷着門裡有時露出半面若非是有人在面前又非是一面不曾識兩下裡就做出光來了滴珠見王婆問他他就隨口問道這是那一家王婆道是徽州府有名的商山吳家他又是吳家第一个財主吳百萬吳大朝奉他看見你好不喜歡巴他要娶你回去有些不便處他就要娶你在此間住下你心下如何滴珠一了喜歡這个乾淨

房臥又看上了吳大郎人物聽見說就在此間住就係是他家裡一般的心下到有十分中意了道既到這里但憑媽媽只要方便些不露風聲便好婆子道如何得露風聲只是你久後相處不可把真情與他說看得低了只認我表親暗地快活便了只見吳大郎擡了一乘轎隨着兩个俊俏小厮抬了兩个拜匣竟到汪錫家來把銀子交付停當了就問道幾時成親婆子道但憑朝奉尊便或是揀个好日或是不必揀日就是今夜也好吳大郎道今日我家裡不曾做得工夫不好造次直得明日我哄說到杭州進香取

這裏來住起罷了揀甚麼日子吳大郎只是色心為重等不得揀日○（今婚而致訟者起）若論婚姻大事還該揀一个好日辰今卤莽亂做不知兆何由然以致一兩年內就拆散了這是後話却說吳大郎支付停當自去了只待明日決活婆子又與汪錫計較定了來對滴珠說恭喜娘子你事已成了（此語作者）楚拿了業家銀子四百兩笑嘻嘻的遺銀八百兩○許我一个我兩人分一半做媒錢擺將出來擺得桌上只見是的滴珠可也喜歡說話的你莫錯了這光棍牙要見了銀子如蒼蠅見血怎還肯人心天理分這一半與他看官有个緣故他一者

要在滴珠面前誇耀富貴賣下他心二者總是在他家裡東西不怕走樓那裡去了少不得逐漸央的出來仍舊沉在若不與滴珠些東西後來吳大郎相處了怕他說出真情要倒他們的出來反為不美這正是老虔婆神機妙算吳大郎次日果然打扮得一發精緻來汪錫家成親他怕人知道也不用儐相也不動樂人只托汪錫辦下兩桌酒請滴珠出來同坐吃了進房滴珠起初害羞不肯出來後來被强不過勉强畧坐得一坐推个事故走進房去拔地把燈吹息先自睡了却不關門婆子道還是女兒家的心性害

悄悄是我們湊他趣則個移了燈照吳大郎進房去仍舊把房中燈點起了自家走了出去把門拽上吳大郎是个精細的人把門拴了移燈到床邊揭帳一看只見兜頭面睡着不敢驚動他輕輕地脫了衣服吹息了燈襯進被窩裡來滴珠歎了一口氣縮做一團被吳大郎甜言媚語輕輕欵欵扳將過來騰的跨上去滴珠顫篤篤的承受了高高下下往往來來弄得滴珠渾身快暢遍躰酥麻元來滴珠雖然嫁了丈夫兩月那是不在行的新郎不曾得知這樣趣味吳大郎風月塲中招討使被窩裡事多曾占過先頭的

溫柔軟款自不必說滴珠只恨相見之晚。兩个千恩萬愛過了一夜明日起來王婆汪錫都來叫喜吳大郎各各賞賜了他自此與姚滴珠快樂隔个把月纔回家去走走又來住宿不題說話的難道潘家不見了媳婦就罷了憑他自在那里快活不成看官話有兩頭却難這邊說一句那邊說一句如今且聽說那潘家自從那日早起不見媳婦煮朝做潘婆只道又是晏起走到房前厲聲叫他見不則聲走進房裡把窻推開了床裡一看尚不見滴珠踪跡罵道這賊淫婦那里去了出來與潘公說了潘公道又來作怪料

道是他娘家去慌忙走到渡口問人來有人、說道絕大清早、有一婦人渡河去、有認得的、道是潘家媳婦、上筏去了、潘公道、這妮子昨日說了他幾句、就待告訴他爹娘去、恁般心性潑剌、且等他娘家住、不、要、去、接、他、採、他、看他待要怎的、忿忿地跑回去與潘婆說了、將有十來日、姚家記掛女兒、辦了幾个盒子、做了些點心、差一男一婦到潘家來問一个信、潘公道他歸你家十來日了、如何到來這里問信、那送禮的人喫了一驚、道說那里話、我家姐姐自到你家來、纔得兩月多、我家又不曾來接他、爲何自歸、因是放心不

下叫我們來望望如何反如此說潘公道前日因有兩句口面他使一个性子跑了回家有人在渡口見他的他不到你家到那里去那男女道實實不曾回家不要錯認了潘公炮燥道想是他來家說了甚麼謊您家要悔賴了別嫁人故粧出圈套反來問信麼那男女道人在你家不見了顛倒這樣說這事必定蹺蹊潘公聽得蹺蹊兩字大罵狗男女我少不得當官告來看你家賴了不成那男女見不是勢頭盒盤也不出仍舊挑了走了回家一五一十的對家主說了姚公姚媽大驚啼哭起來道這等說我那兒敢被

這兩个老殺才逼死了、打點告狀替他要人去、一面來與个訟師商量告狀、那潘公潘婆死認定了姚家藏了女兒叫人去接了兒子來家、兩家都進狀、都准了、那休寧縣李知縣行提一干人犯到官、當堂審問時、你推我、我推你、知縣大怒、先把潘公夾起來、潘公道、現有人見他渡水的、若是投河身死、須有屍首、明白是他家藏了賴人、知縣道、說得是、不見了人十多日、若是死了、豈無屍首蹤影、畢竟藏着的是、放了潘公、再把姚公夾起來、姚公道、人在他家去了、兩月多、自不曾歸家來、若是果然當時走回家、這十來日間

潘某何不着人來問一聲看一看下落人長六尺天下難藏小的若是藏過了後來就別嫁人也須有人知道難道是瞞得過的老爺詳察則个知縣想了一想道也說得是如何藏得過便藏了也成何用多管是與人有私約的走了潘公道小的媳婦雖是憊惰嬌癡小的閨門也嚴謹却不曾有甚外情知縣道這等說是有人拐的去了或是躲在親眷家也不見得便對姚公說是你生得女兒不長進況來踪去跡畢竟是你做爺的曉得你推不得乾淨要你跟尋出來同緝捕人役五日一比較就把潘公父子討了个保

不可依騷者公

有此天然奇巧

姚公討評了出來姚公不見了女兒心中已自苦楚又經如此寃枉叫天叫地沒个道理只得帖个尋人招子許下賞錢各處搜求並無影響且是那个潘甲不見了妻子沒出氣處只是逢五逢十就來稟官比較捕人未免連姚公陪打了好些板子此事鬧動了一个休寧縣城郭鄉村無不傳爲奇談親戚之間盡爲姚公不平却沒个出豁却說姚家有个極密的內親叫做周少溪偶然在浙江衢州做買賣閑遊柳陌花街只見一个娼婦站在門首獻笑好生面染仔細一想却與姚滴珠一般無二心下想道家裏打了兩

亦宿因也

局到亦是周少溪之救也

年汝頭官司他却在此要上前去問个的確却又忖道不好不好問他未必肯說真情打破了網娼家行（此八个字神）徑洩根蒂的連夜走了那里去尋不如報他家中知道等他自來尋訪元來衢州與徽州雖是分个浙直却兩府是聯界的若不多日到了一一與姚公說知姚公道不消說得必是遇着歹人轉販爲娼了叫其子姚乙密地拴了百來兩銀子到衢州去贖身又商量道私下取贖未必成事又在休寧縣告明緣由使用些銀子給了一張廣緝文書在身倘有不諧當官告理姚乙德命姚公就央了周少溪作伴一路往衢

出人上得

原來那周少溪自有舊主人替姚乙另尋了一个店樓安下行李周少溪指引他到這家門首來正值他在門外姚乙看見果然是妹子進呼他小名數聲那娼婦只是微微笑看却不答應姚乙對周少溪道果然是我妹子只是連連叫他並不答應却像不認得我的難道他在此快樂了把个親兄都不招攬了周少溪道你不曉得凡娼家龜鴇必是生狠的你妹子既來歷不明他家必緊防漏洩訓戒在先所以他怕人知道不敢當面認帳姚乙道而今却怎麼通得个信周少溪道這有何難你做个要嫖他的設了酒將

此人事事精密真老江湖

銀一兩送去外加轎錢一包撞他到下處來看个備細是你妹子客地相認了再做道理不是妹子賺他娘一晚放他去罷姚乙道有理有理周少溪在衢州久做客人都是熟路去尋一个小閑來拿銀子去雇轎一乘轎擡到下處那周少溪忖道果是他妹子不好在此陪得推个事故走了出去姚乙也道是他妹子有些不便却也不來留周少溪只見那轎裡嬝嬝婷婷走出一个娼妓來但見

一个道是妹子來雙眸注望一个道是客官到滿面生春一个疑道何不見他走近身急認哥哥一

下轎道何不見他迎着嬌作呼姐姐

却說那姚乙向前看着分明是妹子那娼妓却笑容可掬佯佯地道了个萬福姚乙只得請坐了不敢就認問道姐姐尊姓大名何處人氏那娼婦答道姓鄭小字月娥是本處人氏姚乙見他說出話來一口徽音聲氣也不似滴珠已自疑心了那鄭月娥就問姚乙道客官何來姚乙道在下是徽州府休寧縣蓀田姚某父某人母某人恰像那个查他的脚色三代籍貫都報將來也還只道果是妹子他必然承認所以如此那鄭月娥見他說話牢叨笑了一笑道又不曾

盤問客官出身何故通三代脚色姚乙滿面通紅情知不是滴珠了擺上酒來三杯兩盞兩个對吃那月娥看見姚乙只管相他面龐一會又自言自語一會心裡好生疑惑開口問道奴自不曾與客官相會只是前日門前見客官走來走去見了我指手點脚的我背地同姊妹賭笑今承寵召過來却又屢屢相覷却像有些委決不下的事是什麼緣故姚乙把言語支吾不說明白那月娥是个久慣接客乖巧不過的人看此光景曉得有些蹺蹊只管盤問姚乙道這話也長且到床上再說兩个人各自收拾上床睡了兒

人戒亦
元奇人
此化奇
雅奇也

不得雲情雨意做了一番的事那月娥又把前話說起姚乙只得告訴他家裏事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因見你廝像故此假做請你認個明白那知不是月娥道果然像否姚乙道豈止外像一些不差就是神色裏邊有些微兩樣處除是至親骨肉終日在面前的用意體察纔看得出來也算是十分像的了若非是聲音各別連我方纔也要認錯起來月娥道既是這等廝像我就做你妹子罷姚乙道又來取笑月娥道不是取笑我與你熟商量你家不見了妹子如此打官司不得了結必竟得妹子到了官方住我是此間

絕頂
[illegible]

良人家兒女在姜秀才家爲妾大娘不容後來連妾秀才貪利忘恩竟把來賣與這鄭媽媽家了那龜兒鴇兒不管好歹動不動非刑拷打我被他擺佈不過正要想个計策脫身你如今認定我是你失去的妹子我認定你是哥哥兩口同聲當官去告理一定斷還歸宗我身既得脫佗亦可雪到得你家當了你妹子官事也好完了豈非萬全之策姚乙道是到是只是聲音大不相同且既到吾家認做妹子必是親戚族黨逐處明白方像眞的這却不便八娘道人只怕面貌不像那个聲音隨他改換如何做得准你妹子

相失兩年假如真在薊州未必不與我一般鄉評了親戚族屬你可教導得我的況你做起來還等待官司發落日子長遠有得與你相處鄉音也學得你些家裡事務日逐教我熟了有甚難處姚乙心裡先只要家裡息訟要緊細思月娥說話儘可行得便對月娥道吾隨身帶有廣緝文書當官一告斷還不難只是要你（主意）一口堅認到底却差池不得的月娥道我也爲自身要脫離此處趁此機會如何好改得口只是一件你家妹夫是何等樣人我可跟得他否（要緊）姚乙道我妹夫是个做客的人也還少年老實你跟了（促、枝、語）他

作中冷觀亦熱趣

也好月娥道憑他怎麽畢竟還好似爲娼况且一夫一妻又不似先前做妾也不悞了我事了姚乙又與（學案）他兩个賭一个誓信說兩个同心做此事各不相負如有破洩者神明誅之兩人說得着已覺道快活又弄了一火摟抱了睡到天明姚乙起來不梳頭就走去尋周少溪連他都瞞了對他說道果是吾妹子如今怎處周少溪道這衏衏人家不長進替他私贖必定不肯待我去糾合本鄉人在此處的十來个做張呈子到太守處呈了人衆則公亦且你有本縣廣緝滴珠文書可驗怕不立刻斷還只是你再送幾兩銀

[illegible]只與他說道還要留在下處幾日使他不疑惑計好做事姚乙一一依言停當了周少溪就合着一夥衢州人同姚乙到府堂把前情說了一遍姚乙又將縣間廣緝文書當堂驗了太守立刻簽了牌將鄭家烏龜老媽都拘將來鄭月娥也到公庭一个認哥哥一个認妹子那衆衢州人除周少溪外也還有个把認得滴珠的齊聲說道是那烏龜分毫不知一个情由劈地價來汝做理會口裏亂嚷太守只叫掌嘴又研問他是那里拐來的烏龜不敢隱諱招道是姜秀才家的妾小的八十兩銀子討的是實並非拐的

太守又去拿姜秀才姜秀才情知理虧躲了不出見官太守斷姚乙出銀四十兩還他烏龜身價領妹子歸宗那烏龜買良爲娼問了應得罪名連姜秀才前程都問革了鄭月娥一口怨氣先發洩盡了姚乙欣然領回下處等衙門文卷叠成銀子交庫給主及零星使用多完備了然後起程這幾時落得與月娥同眠同起見人說是兄妹背地自做夫妻枕邊絮絮叨叨把說話見識都教道得停停當當了在路不則一日將到孫田有人見他兄妹一路來了拍手道好了好了這官司有結局了有的先到他家裏報了的父

你俱認出門來那月娥教做个認得的模樣大剌剌走進門來呼爺叫娘都是姚乙教熟的況且娼家行徑最巧靈變一些不錯姚公道我的兒那里去了這兩年累煞你爹也月娥假作哽咽痛哭竟不得說道爹媽這幾時平安麼姚公見他說出話來便道去了兩年聲音都變了姚媽伸手過來拔他的手出來捻了兩捻道養得一手好長指甲了去時沒有的夫家哭了一會只有姚乙與月娥心裡自明白姚公是兩年間官司累怕了他見說女兒來了心裡放下了一个大跎搭那里還辨仔細況且十分相像（体要尽情）分毫不疑

至于來蹤去跡他已自曉得在娼家贖歸不好細問得巴到天明就叫兒子姚乙同了妹子到縣裡來見官知縣升堂衆人把上項事說了一遍知縣纔了兩年已自明白問滴珠道那个拐你去的是何等人說滴珠道是一个不知姓名的男子不由分說逼賣與衢州姜秀才家姜秀才轉賣了出來這先前人蹤跡去向知縣曉得事在衢州隔省難以追求只要完事不去（也是）根究了就抽籤去喚潘甲并父母來領潘公潘婆到官來見了假滴珠道好媳婦嚇就夫了這些時潘甲見了道懸隔也還有相見的日子各各認明

了領了回去出得縣門兩親家兩親媽各自讓罪認箇悔氣都道一樁事完了隔了一晚次日李知縣升堂正待把潘甲這宗文卷注銷立案只見潘甲又來告道昨日領回去的不是真妻子那知縣大怒道刁奴才你累得丈人家也勾了如何還不肯休歇喝令扯下去打了十板（寃苦）那潘甲只叫冤屈知縣道那衢州公文明白你舅子親自領回你丈人丈母認了不必說你父母與你也當堂認了領去的如何又有說話潘甲道小人爭訟只要爭小人的妻不曾要別人的（其詞甚直）妻今明明不是小人的妻小人也不好要得老爺也

不好强小人要得若必要小人將假作真小人情願不要妻子了知縣道怎見得不是潘甲道面貌頗相似只是小人妻子相與之間有好些不同處了知縣道你不要騃敢是做過了娼妓一番身分不比良家了潘甲道老爺不是這話不要說日常夫妻閒私語一句也不對至于肌體隱微有好些不同小人心下自明白怎好與老爺說得若果然是妻子小人與他纔得兩月夫妻就分散了巴不得見他難道到說不是來混爭鬧非不成老爺青天詳察主鑒不錯知縣見他說這一篇有情有理大加驚訝又不好自認斷

錯客家分付潘甲道你且從容不要性急就是史學親戚面前俱且糊塗不可說破我自有處李知縣分付該房寫告示出去遍貼說道姚滴珠已經某月某日追尋到官兩家各息詞訟無得再行告擾卻自密地懸了重賞着落應捕十餘人四下分緝若看了告示有些動靜即便體察拿來回話不說這里探訪且說姚滴珠與吳大郎相處兩年大郎家中看看有些知道不肯放他等閑出來踪跡漸漸來得稀了滴珠身伴要討个丫鬟伏侍曾對吳大郎說轉託汪錫汪錫拐帶慣了的那里想出銀錢去討因思个便處要弄

[illegible]中妙許

將一个來日前見歙縣汪汝鸞家有个丫頭時常到溪邊洗東西想在心裡一日汪錫出外行走聞得縣前出告示道滴珠已尋見之說急忙里來對王婆說不知那一个頂了缺我門這个貨穩穩是自家的了王婆不信要看个的實一閃來到縣前看了告示汪錫未免指手擡腳點了又點念與王婆聽早被旁邊應捕看在眼裡尾了他去到了僻靜處只聽得兩个私下道好了好了而今贓也脂得安穩了應捕颼地跳將出來道你們幹得好事今已敗露了還走那里去汪錫慌了手腳道不要恐嚇我且到店中坐坐去

一同王婆邀了應捕走到酒樓上坐了喫酒汪錫排許嘎飯一道烟走了单剩个王婆與應捕坐了多時酒殽俱不來走下問時汪錫也去久了應捕就把王婆拴將起來道我與你去見官王婆跪下道上下饒恕隨老身到家中取錢謝你那應捕只是見他們行跡蹺蹊故把言語嚇着其實不知甚麼根由怎當得虛心病的露出馬脚來應捕料得有些滋味押了他不捨隨去到得汪錫家裡叩門一个婦人走將出來開了那應捕一看着驚道這是前日衢州解來的婦人猛然想道這个必是真姚滴珠了也不說破喫了

茶、憑他送了些酒錢罷了、王婆自道無事、放下心了應捕明日竟到縣中出首、知縣添差應捕十來人、急命拘來、公差如狼似虎、到汪錫家裡、門口發聲喊、打將進去、急得王婆懸梁高了、把滴珠登時捉到公庭、知縣看了道、便、是、前、日、這、一、个、又飛一簽令與潘甲與妻子同來、那、假、的、也、來、了、同、在、縣、堂、真、箇、一、般、無、二、知縣莫辨、因令潘甲自認、潘甲自然明白、與真滴珠各說了些私語、知縣與趂來研問明白、真滴珠從頭供稱被汪錫哄騙情由、說了一遍、知縣又問曾引人奸騙你不、滴珠、心上有央大郎、只不說出、仙道不

知姪名又叫那假滴珠上來、供稱道、身名鄭月娥、自身要報私仇姚乙要完家訟、因言貌像伊妹、商量做此一事、知縣懸拿汪錫、已此在逃了、做个照提、疊成文卷、連人犯解府、却說汪錫自酒店逃去之後、撞着同教程金、一同作伴、走到歙縣地方、正見汪汝鸞家丫頭在溪邊洗裹脚、一手扯住他道、你是我家使婢、逃了出來、却在此處、便奪他裹脚拴了就走、要扯上竹筏、那丫頭大喊起來、汪錫將袖子掩住他口、丫頭尚自嗚哩嗚剌的喊、程金便一把叉住喉嚨、又得手重口頭又不通氣、一霎嗚呼哀哉了、地方人、走將攏

來兩个都擒住了送到縣裡那歙縣方知縣問了程金絞罪汪錫充軍解上府來正值滴珠一起也解到一同過堂之時真滴珠大喊道這箇不是汪錫那太守姓梁極是个正氣的見了兩宗文卷都爲汪錫大怒道汪錫是首惡如何只問充軍喝交皂隸重責六十板當下絶氣真滴珠給還原夫寧家假滴珠官賣姚乙認假作真倚官拐騙人口也問了一箇太上老只有吳大郎廣有世情聞知事發上下使用並無名字干涉不致惹着朦朧過了潘甲自領了姚滴珠仍舊完聚那姚乙定了衛所發去充軍拘妻簽解姚乙

好箇結　好戲

未曾娶妻只見那鄭月娥曉得了大哭道這是我自要脫身洩氣造成此謀誰知反害了姚乙今我生死跟了他去也不枉了一場話擱姚公心下不捨得兒子聽得此話即便買出人來說名納價贖了月娥改了姓氏隨了兒子做軍妻解去後來遇赦還鄉遂成夫婦這也是鄭月娥一點良心不泯處姑嫂兩个到底有些厮像徽州至今傳為笑談有詩爲證

一樣良家走歧路　又同歧路轉良家
靣龐怪道能相似　相法看來也不差

拍案驚奇卷之二終

拍案驚奇卷之三

劉東山誇技順城門　十八兄奇蹤村酒肆

詩云

弱爲强所制、不在形巨細、
蝍蛆帶是甘、何曾有長喙、

話說天地間有一物、必有一制、誇不得高、恃不得强、這首詩所言蝍蛆是甚麽、就是那赤足蜈蚣、俗名百脚、又名百足之蟲、這帶又是甚麽、是那大蛇、其形似帶一般、故此得名、嶺南多大蛇、長數十丈、專要害人、那邊地方裡居民、家家蓄養蜈蚣、有丈尺餘者、多放在枕畔、或枕中、若有蛇至、蜈蚣便嘖嘖作聲、放他出

來、他鞠起腰來首尾着力一跳、有一丈來高、便搭住、在大蛇七寸內、用那鐵鈎也似一對、錯來錯住了、吸他精血至死方休、這數十丈長、斗來大的東西、反纏死在尺把長指頭大的東西手裡、所以古語道、蝍蛆甘帶、蓋謂此也、漢武帝延和三年、西胡月支國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新生的小狗、不過比貍猫般大、拖一箇黃尾兒、那國使抱在手裡、進門來獻武帝、見他生得猥瑣、笑道、此小物、何謂猛獸、使者對曰、夫威加于百禽者、不必計其大小、是以神麟爲巨象之王。鳳凰爲大鵬之宗。亦不在巨細也。武帝不信、乃對

使者説試叫他發聲來朕聽使者乃將手一指此獸舐唇搖首一會猛發一聲便如平地上起一箇霹靂兩目閃爍放出兩道電光來武帝登時顛出九金椅子急掩兩耳顫一箇不住侍立左右及羽林龍立仗下軍士手中所拿的東西悉皆墜落武帝不悦即傳旨意教把此獸付上林苑中待群虎食之上林苑令遵旨只見拿到虎圈邊放下群虎一見皆縮做一堆雙膝跪倒上林苑令奏聞武帝愈怒要殺此獸明日連使者與猛獸皆不見了猛悍到百虎豹却乃怕此小物所以人之膂力強弱智術長短沒個限數正是

形甚索人不丙

強中更有強中手、莫向人前誇大口、當時有一个舉子不記姓名地方、他生得膂力過人、武藝出衆、一生豪俠好義、真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他進京會試、不帶僕從、侍着一身本事、騎着一疋好馬、腰束弓箭短劍、一鞭獨行、一路收拾些雉兎野味、到店肆中宿歇、便安排下酒、一日在山東路上、馬跑得快了、赶過了宿頭、至一村庄、天已昏黑、自度不可前進、只見一家人家開門在那里、燈光射將出來、舉子下了馬、一手牽着挨進、不時、只見進了門、便是一大空地、空地上有三四塊太湖石疊着、正中有三間正房、有兩間廂

房一老婆子坐在中間績麻聽見庭中馬足之聲起

身來問舉子高聲道媽媽小生是失路借宿的那老

婆子道官人不方便老身做不得主聽他言詞中間

帶些傒倖慘舉子有些疑心便問道媽媽你家男人多

在那裏去了如何獨自一箇在這裏老婆子道老身

是箇老寡婦夫亡多年只有一子在外做商人去了

舉子道可有媳婦老婆子蹙着眉頭道是有一个媳

婦賽得過男子儘撐得家住只是一身大氣力雄悍

異常且是氣性粗急一句差池經不得一指頭擦着

便倒老身虛心卷氣看他眉頭眼後常是不中意受

他凌辱的所以官人借宿老身不敢做主說罷淚如雨下舉子聽得不覺雙眉倒竪兩眼圓睜道天下有如此不平之事惡婦何在我爲爾除之遂把馬拴在庭中太湖石上了拔出劍來老婆子道官人不要太嵗頭上動土我媳婦不是好惹的他不習女工針指每日午飯已畢便空身走去山裡尋幾箇麞鹿獸兎還家醃爛起來賣與客人得幾貫錢常是一二更天氣纔得回來日逐用度只靠着他這些所以老身不敢逆他舉子按下劍入了鞘道我生平專一欺硬怕軟替人出力諒一个婦女到得那裡既是媽媽靠他

度日我饒他性命不殺他只痛打他一頓教訓他一番使他改過性子便了老婆子道他將次回來了只勸官人莫惹事的好婆子氣忿忿地等着只見門外一大黑影一个人走將進來將肩上叉口也似一件東西往庭中一摜叫道老婆快拿火來收拾行貨老婆子戰兢兢地道是甚好物事呀把燈一照唬了一驚乃是一隻死了的斑斕猛虎說時遲那時快那婆子的馬在火光裏看見了死虎驚跳不住起來那人看見便道此馬何來婆子暗裡看時却是一个黑漢婦人見他模樣又背了个死虎來忖道也是个有本

事的心裡就有幾分懼他忙走去帶開了馬縛住了走向前道小生是失路的舉子趲過宿頭幸到寶庄見門尚未闔斗膽求借一宿那婦人笑道老娘好不曉事既是个貴人如何更深時候叫他在露天立着指着死虎道賊婢今日山中遇此潑花團爭持多時纔得了當歸得進些个有失主人之禮貴人勿罪舉子見他語言爽愷禮度周全暗想道也不是不可化誨的連聲道不敢不敢婦人走進堂提一把椅來對舉子道該請進堂裡坐只是婦姑兩人都是女流男女不可相混屈在廊下一坐罷又掇張桌來放在面

賢此求家必是老漢子然眼孫不識尊那性非

前點箇燈來安下然後下庭中來雙手提了死虎到廚下去了須臾之間擺了一壺熱酒托出一个大盤來內有熱騰騰的一盤虎肉一盤鹿脯又有些醃臘雉兔之類五六碟道貴人休嫌輕褻則箇舉子見他殷勤撥了自斟自飲須臾間酒盡殽完舉子拱手道多謝厚款那娘人道慚愧慚愧便將了盤來收拾桌上碗盞舉子乘間便說道看娘子如此英雄舉止恁地賢明怎麼尊卑分上覺得欠些个那娘人將盤一擱且不收拾怒目道適間老死魅曾對貴人說些甚謊麼舉子忙道這是不曾只是看見娘子稱呼詞色

其娘之通此深子元卷彥畫錢告矣

之間甚覺輕佻不像箇婆媳媍道理及見娘子待客周全才能出衆又不像个不近道理的故此好言相問一聲那媍人見說一把扯了舉子的衣袂一隻手移着燈走到太湖石邊來道正好告訴一番舉子一時間掙扎不脫暗道等他說得沒理時算計打他一頓只見那媍人倚着太湖石就在石上拍拍手道前日有一事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是我不是是他不是道罷便把一个食指向石上一畫道這是一件了畫了一畫只見那石皮亂爆起來已自摳去了一寸有餘深連連數了三件畫了三畫那太湖石上便似錐

子鑿成一个川字斜看來又是三字足足皆有寸餘就像鐫刻的一般那舉子驚得渾身汗出滿面通紅連聲道都是娘子的是把一片要與他分个皂白的雄心好像一桶雪水淋頭一淋氣也不敢抖了婦人說罷擎出一張匡床來與舉子自睡又替他喂好了馬却走進去與老婆子關了門息了火睡了舉子一夜無眠嘆道天下有這等大力的人早是不曾與他交手不然性命休矣巴到天明韝了馬作謝了再不說一句別的話悄然去了自後收拾了好些威風再也不去惹閑事曾也只是怕逢着哼嚌似他的喫了

虧。今日說一箇恃本事說大話的、喫了好些驚恐、惹出一場話柄來、正是

虎爲百獸尊、百獸伏不動、
若逢獅子吼、虎又全沒用、

話說國朝嘉靖年間、北直隸河間府交河縣一人、姓劉名欽、叫做劉東山、在北京巡捕衙門裏當一個緝捕軍校的頭、此人有一身好本事、弓馬熟閑、發矢再無空落、人號他連珠箭、隨你異常狠盜、逢着他便如甕中捉鱉、手到拿來、因此也積攢得有些家事、年三十餘、覺得心裡不耐煩做此道路、告脫了、在本縣去

露出來入本色

別尋生理、一日冬底殘年、赶着驢馬十餘頭、到京師轉賣、約賣得乙百多兩銀子、交易完了、至順城門（卽宣武門）雇騾歸家、在騾馬主人店中、遇見一個鄰舍張二郎入京來、同在店買飯喫、二郎問道、東山何往、東山把前事說了一遍、道、而今在此雇騾、今日宿了、明日走路、二郎道、近日路上好生難行、良鄉鄭州一帶、盜賊出沒、白日刼人、老兄帶了偌多銀子、沒个做伴、獨來獨往、只怕着了道兒、放仔細些、東山聽罷、不覺鬢眉開動、唇齒奮揚、把兩隻手捏了拳頭、做一个開弓的手勢、哈哈大笑道、二十年間、張弓追討、矢無虛發、

不曾撞个對手今番收場買賣定不到得折本店中滿座聽見他高聲大喊盡回頭來看也有問他姓名的道久仰久仰二郎自覺有些失言（到末必失言）作別出店去了東山睡到五更頭爬起來梳洗結束將銀子緊縛褁肚內扎在腰間肩上掛一張弓衣外跨一把刀兩膝下藏矢二十簇揀一个高大的健騾騰地騎上一鞭前走走了三四十里來到良鄉只見後頭有一人奔馬赶來遇着東山的騾便按轡少駐東山舉目覷他却是一个三十歲左右的美少年且是打扮得好但見

黃衫氊笠短劍長弓箭房中新矢二十餘枝馬額上紅纓一大簇褁腹闊裝燦爛是箇白面郎君人緊轡嘖嘖好疋高頭駿騎

東山正在顧盼之際那少年遙叫道我們一起走路則个就向東山拱手道造次行途願問高姓大名東山答道小可姓劉名嶽別號東山人只叫我是劉東山少年道久仰先輩大名如雷貫耳小人有幸相遇今先輩欲何往東山道小可要回本籍交河縣去少年道恰好恰好小人家住臨淄也是舊族子弟幼年頗曾讀書只因性好弓馬把書本丟了三年前帶了

些資本徃京貿易頗得些利息今欲歸家婚娶正好與先輩作伴同路行去放膽壯些直到河間府城然後分路有幸有幸東山一路看他腰間沉重語言溫謹相貌俊逸身才小巧談道不是歹人且路上有伴不至寂寞心上也歡喜道當得相陪是夜一同下了旅店同一處飲食歇宿如兄若弟甚是相得明日並轡出涿州少年在馬上問道久聞先輩最善捕賊一生捕得多少也曾撞着好漢否東山正要誇逞自家（小小伎倆破綻）手段這一問撩着癢處且量他年小可欺便侈口道小可生平兩隻手一張弓拿盡綠林中人也不記其

（笑者不可測也）

數並無一個對手這些鼠輩何足道哉而今中年心懶故棄此道路倘若前途撞着便中拿箭把兒你看手段少年但微微冷笑道元來如此就馬上伸手過來說道借肩上寶弓一看東山在騾上遞將過來少年左手把住右手輕輕一拽就滿連放連拽就如一條軟絹帶東山大驚失色也借少年的弓過來看看那少年的弓約有二十斤重東山用盡平生之力面紅耳赤不要說扯滿只求如初八夜頭的月再不能勾東山惶恐無地吐舌道使得好硬弓也便向少年道老弟神力何至于此非某所敢望也少年道小人

之力何足稱神先輩弓自太軟耳東山贊嘆再三少年極意謙謹晚上又同宿了至明日又同行日西時過雄縣少年拍一拍馬那馬騰雲也似前面去了東山望去不見了少年他是賊窠中弄老了的見此行止如何不慌私自道天教我這番倒了架也倘是個不良人這樣神力如何敵得勢無生理心上正如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落的沒奈何迤邐行去行得一二舖遙望見少年在百步外正弓挾矢扯個滿月向東山道久聞足下手中無敵今日請先聽箭風言未罷颼的一聲東山左右耳根但聞肅肅如小鳥前

趣語

後飛過只不傷着東山又將一箭引滿正對東山之面大笑道東山曉事人腰間騾馬錢快送我罷休得動手東山料是敵他不過先自慌了手脚只得跳下鞍來解了腰間所繫銀袋雙手捧着膝行（可憐可笑）至少年馬前叩頭道銀錢謹奉好漢將去只求饒命少年馬上伸手提了銀包大喝道要你性命做甚快走你老子（趣甚）有事在此不得同兒（妙妙）子前行了撥轉馬頭向北一道烟跑但見一路黃塵滾滾霎時不見踪影東山（也是案今本色）呆了半晌撫胸跌足起來道銀錢失去也罷叫我如何做人一生好漢名頭到今日弄壞真是張天師喫

鬼迷了、可恨可恨、番頭喪氣、有一步沒一步的、空手歸交河、到了家裡、與妻子說知其事、大家懊惱一番、夫妻兩个商量、收拾些本錢、在村郊開個酒鋪賣酒營生、再不去張弓挾矢了、又怕有人知道、壞了名頭（蓄發、叢、何、泯、其、述、不、可、慎。）也不敢向人說着這事、只索罷了、過了三年、一日正值寒冬天道、有詞爲証、

霜瓦鴛鴦、風簾翡翠、今年早是寒少、矮釘明窗、偶開朱戶、斷莫亂教人到、重陰未解、雲共雪商量不、少青帳垂氈要密、紅幙放圍宜小、　詞寄天香前

卻說冬日間、東山夫妻正在店中賣酒、只見門前來

了一夥騎馬的客人、共是十一个、箇箇騎的是自備的高頭駿馬、鞍轡鮮明、身上俱紫束短衣、腰帶弓矢刀劍、次第下了馬、走入肆中來、解了鞍轡、劉東山接着、替他趕馬歸槽、後生自去剉草煑荳、不在話下、內中只有一个未冠的人、年紀可有十五六歲、身長八尺、獨不下馬、對衆道、弟十八自向對門住休、衆人都答應一聲道、咱們在此少住、便來伏侍、只見其人自走出門去了、十人自來喫酒、主人安排些雞豚牛羊肉來做下酒、須臾之間、狼餐虎嚥、算來喫勾有六七十觔的肉、傾盡了六七壜的酒、又教主人將酒殽送

急[illegible]殺[illegible]

過對門樓上與那未冠的人喫衆人喫完了店中東西還叫未暢遂開皮囊取出鹿蹄野雉燒兎等物笑道這是我們的東道可叫主人來同酌東山推遜一回纔來坐下把眼去逐个瞧了一瞧瞧到北面左手那一人氊笠兒垂下遮着臉不甚分明猛見他擡起頭來東山仔細一看嚇得魂不附體只叫得苦你道那人是誰正是在雄縣劫了騾馬錢去的那一个同行少年東山暗想道這番却是死也我些些生計怎禁得他要起況且前只一人尚不敢敵今人多如此想必个个是一般英雄如何是了心中忒忒的跳真

如小鹿兒撞面向酒杯不敢則一聲衆人多執與主人勸酒坐定一回只見北面左手坐的那一个少年把頭上氈笠一掀呼主人道東山別來無恙麼往昔承挈同行周旋至今想念東山面如土色不覺雙膝跪下道望好漢恕罪少年跳離席間也跪下去扶起來挽了他手道快莫要作此狀快莫要作此狀羞死人昔年俺們衆兄弟在順城門店中聞卿自誇手段天下無敵衆人不平却教小弟在途間作此一番輕薄事與卿作耍取笑一回然負卿之約不到得酒間魂夢之間還記得與卿並轡任丘道上感卿好情

（裂眩起我東山是好漢[illegible]）

今當還卿十倍言畢即向囊中取出千金放在案上向東山道聊當別來一敬快請收進東山如醉如夢呆了一晌怕又是取笑一時不敢應承那少年見他遲疑拍手道大丈夫豈有欺人的事東山也是个好漢直如此膽氣虛怯難道我們弟兄直到得真个取你的銀子不成快收了去劉東山見他說話說得慷慨料不是假方纔如醉初醒如夢方覺不敢推辭走進去與妻子說了就叫他出來同收拾了進去安頓已了兩人商議道如此豪傑如此恩德不可輕慢我們再須殺牲開酒索性留他們過宿頑耍幾日則箇

東山出來稱謝就把此意與少年說了少年又與衆人說了大家道既是這位弟兄故人有何不可只是還要去請問十八兄一聲便一齊走過對門與朱冠的那一個說話東山隨了去看這些人見了那個朱冠的甚是恭謹那朱冠的待他衆人甚是莊重衆人把主人要留他們過宿須要的說話說了那朱冠的說道好好不妨只是酒醉飯飽不要貪戀須防主人殷勤之心少有動靜俺腰間兩刀有血喫了衆人齊聲道弟兄們理會得東山一發莫測其意衆人重到肆中開懷再飲又携酒到對門樓上衆人不敢啗只

是十八兄自飲算來他一個喫的酒肉比得店中五個人十八兄喫闌自探囊中取出一錠純銀放羅來婦起炭火做煎餅自喫連喫了百餘個收拾了大踏步出門去不知所向直到天色將晚方纔回來重到對門住下竟不到劉東山家來衆人自在東山家喫要走去對門相見十八兄也不甚與他們言笑大是倨傲東山疑心不已背地扯了那同行少年問他道你們這個十八兄是何等人少年不答應反去與衆人說了各各大笑起來不說來歷但高聲吟詩曰楊柳桃花相間出不知若個是春風吟罷又大笑倂了

三日俱各作別了結束上馬朱冠的在前其餘衆人在後一擁而去東山到底不明白却是驟得了千來兩銀子手頭從容又怕生出別事來搬在城內另做管運去了後來見人說起此事有識得的道詳他兩句語意是個李字况且又稱十八兄想必朱冠的那人姓李是個爲頭的了看他對衆的說話他恐防有人暗算故在對門兩處住了好相照察亦且不與十人作伴同食有个尊卑的意思夜間獨出想又去做甚麽勾當來却也沒處查他的確那劉東山一生英雄遇此一番過後再不敢說一句武藝上頭的話弃

弓折箭只是守着本分營生度日後來善終可見人生一世再不可自恃高強那自恃的只是不曾逢着狠主子哩有詩單說這劉東山道

生平得盡弓矢力　直到下場逢大敵
人世休誇手段高　霸王也有悲歌日

又有詩說這少年道

英雄從古輕一擲　盜亦有道真堪述
笑取千金償百金　途中竟是好相識

拍案驚奇卷之三終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之四

程元玉店肆代償錢　十一娘雲岡縱譚俠

贊曰

紅線下世、毒哉僊僊、隱娘出沒、跨黑白衛、香丸裊裊、游刃香烟、崔妾白練、夜半忽失、俠嫗條裂、宅衆神耳、賈妻斷嬰、離恨以豁、解洵娶婦、川陸兵三、鬟携珠、塔戶嚴扃、車中飛度、尺餘纖乳、

這一篇贊、都是序着從前劍俠女子的事、從來世間有這一家道術、不論男女、都有習他的、雖非眞仙的派、却是專一除惡扶善、功行透了的、也就借此成仙

所以好事的、類集他做劍俠傳、又有專把女子類成一書、做俠女傳、前面這贊上說的、都是女子、那紅線就是潞州薛嵩節度家小青衣、因爲魏博節度田承嗣、養三千外宅兒男、要吞併潞州、薛嵩日夜憂悶、紅線問知、弄出劍術手段、飛身到魏博、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取了他床頭金盒歸來、明日魏博搜捕金盒、一軍憂疑、這裏卻教了使人送還他去、田承嗣一見驚慌、知是劍俠、恐怕取他首級、把邪謀都息了、後來紅線說出前世、是個男子因誤用醫藥殺人、故此罰爲女子、今已功成、脩仙去了、這是紅線的出處、那隱

娘姓聶、魏博大將聶鋒之女幼年撞着乞食老尼拐去、教成異術、後來嫁了丈夫、各跨一蹇驢、一黑一白蹇驢是衛地所產、故又叫做衛、用將騎着、不用將就不見了、元來是紙做的、他先前在魏帥左右魏帥與許帥劉昌裔不和、要隱娘去取他首級、不想那劉節度善算、算定隱娘夫妻該入境、先叫衛將早至城北候他、約道但是一男一女、騎黑白二驢的、便是、可就傳我命拜迎、隱娘到許、遇見如此、服劉公神明、便弃魏歸許、魏帥知道、先遣精精兒來殺他、反被隱娘殺了、又使妙手空空兒來、隱娘化爲蠛蠓、飛入劉節度

口中、教劉節度將于闐國美玉、圍在頸上、那空空兒三更來、到、將匕首項下、一劃、被玉遮了、其聲鏗然、劃不能透、空空兒羞道、不中、一去千里、再不來了、劉節度與隱娘俱得免難、這是、隱娘的、出處、那香丸女子同一侍兒住觀音里、一書生閒步、見他美貌、心動、傍有惡少年數人、就說他許多淫邪不美之行、書生賤之、及歸家與妻言及、卻與妻家有親、是個極高潔古怪的女子、親戚都是敬畏他的、書生不平、要替他尋惡少年出氣、未行、只見女子叫侍兒來謝道、郎君如此好心、雖然未行、也毋感恩不盡、就邀書生過去、洽

酒請他獨酌飲到半中間侍兒負一皮袋來對書生道是主母相贈的開來一看乃是三四个人頭顏色未變都是書生平日受他倚害的仇人書生喫了一驚怕有累及急要逃去侍兒道莫怕莫怕懷中取出一包白色有光的藥來用小指甲挑些些彈在頭斷處只見頭漸縮小變成李子大侍兒一箇箇撮在口中喫了吐出核來也是李子侍兒喫罷又對書生道主母也要郎君替他報仇殺這些惡少年書生謝道我如何幹得這等事侍兒進一香丸道不勞郎君動手但掃淨書房焚此香于鑪中看香烟那裏去就跟

了去、必然成、事又將先前皮袋與他道、有人頭盡納在此中、仍舊隨煙歸來、不要罷怕、書生依言做去、只見香煙裊裊、行處有光、墻壁不礙、每到一處、遇一惡少年、煙遶頸三匝、頭已自落、其家不知不覺、書生便將頭入皮袋中、如此數處、煙裊裊歸來、書生已隨了來、到家尚未三鼓、恰如做夢一般、事完香丸飛去、侍兒已來取頭將藥、照前喫了、對書生道、主母傳語郎君、這是畏關、此關一過、打點共做神仙便了、後來不知所往、這女子書生、都不知姓名、只傳得有香丸誌那崔妾是唐貞元年間、博陵崔慎思、應進士舉、京中

賃房居住、房主是个沒丈夫的婦人、年止三十餘、有容色、慎思遣媒道意、要納爲妻、婦人不肯道、我非宦家之女、門楣不對、他日必有悔、只可做妾、遂歸了慎思、二年、生了一子、問他姓氏、只不肯說、一日崔慎思與他同上了床、睡至半夜、忽然不見、崔生疑心有甚姦情事了不勝忿怒、遂走出堂前、走來走去、正自傍徨、忽見婦人、在屋上走下來、白練纏身、右手持七首、左手提一个人頭、對崔生道、我父昔年被郡守枉殺、求報數年未得、今事已成、不可久留、遂把宅子贈了崔生、踰墻而去、崔生驚惶、少頃又來、道是再哺孩子

些乳去、須臾出來道從此永別、竟自去了、崔生回房看看、兒子已被殺死、他要免心中記掛、故如此、所以說崔妾白練的話、那俠嫗的事、乃元雍妾脩容自言、小時里中盜起、有一老嫗來對他母親說道、你家從來多陰德、雖有盜亂、不必驚怕、吾當藏過你等、袖中取出黑綾二尺、裂作條子、教每人臂上繫着一條、道但隨我來、脩容母子隨至一道院、老嫗指一个神像道、汝等可躲在他耳中、叫脩容母子閉了眼、背了他進去、小小神像、他母子住在耳中、却像一間房子、毫不窄隘、老嫗朝夜來看、飲食都是他送來、這神像耳

孔只有指頭大小、但是飲食創來、乎孔便大起來、後來益平、仍如前負了、歸家脩容要拜為師、誓脩若待報他恩德、老嫗說仙骨尚微、不肯收他、後來不知那里去了、所以說俠嫗、神耳的說話、那賈人妻的與崔慎思妾差不多、但彼是餘干縣尉王立、謫選流落過着美婦、道是元係賈人妻子、夫亡十年、頗有家私、嘗王立為婿、生了一子、後來也是一日提了人頭回來、道有仇已報、立刻離京去了、復來說是再乳嬰兒、以豁離恨、撫畢便去、廻燈褰帳、小兒身首已在兩處、所以說賈妻斷嬰的話、却是崔妾也曾做過的、那解洵

是宋、時武職官、靖康之亂、陷在北地、孤苦零落、親戚憐他、替他另娶一媍為妻、那媍人妝奩豐厚、洵得以存活、偶重陽日、想起、舊妻墮淚、婦人問知欲歸本朝、便替他備辦水陸之費畢具、與他同行、一路水宿山行、防閑營護、皆得其力、到家、其兒解潛、軍功累積、已為大帥、相見甚喜、贈以四婢、解洵寵愛了、與婦人漸疎、婦人一日酒間責洵道、汝不記昔年乞食趙魏時事乎、非我已為餓莩、今一旦得志、便爾忘恩、非大丈夫所為、洵已有酒意、聽罷大怒、奮起拳頭、連連打去、媍人忍着冷笑、洵又嘲罵不止、媍人忽然站起、燈燭

皆暗冷氣襲人因變驚怪仆地少頃燈燭復明四妾纔敢起來看時洵已被殺在地上連頭都沒了婦人及房中所有一些不見踪影解潛聞知差壯勇三千人各處追捕並無下落這叫做解洵娶婦那三鬟女子因爲潘將軍失却玉念珠無處訪尋却是他與朋儕作戲取來掛在慈恩寺塔院相輪上面後潘家懸重賞其舅王超聞知他許取還時寺門方開塔戶尚鎖只見他勢如飛鳥已在相輪上舉手示超取了念珠下來王超自去討賞明日女子已不見了那車中女子又是怎說因吳郡有一舉子入京應舉有兩少

年引他到家、坐定、只見門迎一車進內、車中走出女子、請舉子試技、那舉子只會着靴在壁上行得數步、女子叫座中少年、各呈妙技、有的在壁上行、有的手撚椽子行、輕捷却像飛鳥、舉子驚服辭去、數日後、復見前兩少年來借馬、舉子只得與他、明日內苑失物、唯收得馱物的馬、追問馬主、捉舉子到內侍省勘問、驅入小門、吏自後一推、倒落深坑數丈、仰望屋頂七八丈、唯見一孔、纔開一尺有多、舉子苦楚間、忽見一物如鳥、飛下、到身邊、看時、却是前日女子、把絹重繫舉子肐膊訖、絹頭繫女子身上、女子騰身飛出宮

城去門數十里乃下對舉子云君且歸不可在此舉人乞食寄宿得達吳地這兩个女子便都有些盜賊意思不比前邊這幾个報仇雪恥救難解危方是脩仙正路然要曉世上有此一種人所以歷歷可紀不是脫空的說話而今再說一个有俠術的女子救着一个落難之人說出許多劍俠的議論從古未經人道的眞是精絕有詩爲証

念珠取却猶爲戲　非似車中便累人
試聽韋娘一席話　須知正直乃爲眞

話說徽州府有一商人姓程名德瑜表字元玉稟性

簡默端重不妄言笑忠厚老成專一走川陝做客販貨大得利息一日收了貨錢待要歸家與帶去僕人收拾停當行囊豐滿自不必說自騎一疋馬僕人騎了牲口起身行路來遇文階道中與一夥做客的人同落一个飯店買酒飯喫正喫之間只見一个婦人騎了驢兒也到店前下了走將進來程元玉擡頭看時却是三十來歲的模樣面顏也儘標緻只是裝束氣質帶些武氣却是雄糾糾的飯店中客人个个顛頭聳腦看他說他胡猜亂語只有程元玉端坐不瞧那婦人都看在眼裡喫罷了飯忽然舉起兩袖抖一

皮相者多

知己

拌道適纔忘帶了錢來今飯多喫過了主人的卻是怎好那店中先前看他這些人都笑將起來有的道元來是个騙飯喫的有的道敢是真个忘了有的道看他模樣也是个江湖上人不象个不分的騙飯的事也有那店家後生見說沒錢一把扯住不放店主又發作道青天白日難道有得你喫了飯不還錢不成婦人只說不帶得來下次補還店主道誰認得你正鬧分解只見程元玉便走上前來說道看此娘子光景豈是要少這數文錢的必是真失帶了出來如何這等逼他就把手腰間去摸出一串錢來道該多

果是長者

少都是我還了就是店家纔放了手算算帳取了錢去那婦人走到程元玉跟前再拜道公是个長者願聞高姓大名好加陪奉還程元玉道些些小事何足掛齒還也不消還得姓名也不消問得那婦人道休如此說公去前面當有小小驚恐妾將在此處出些力氣報公所以必要問姓名萬勿隱諱若要曉得妾的姓氏但記着十一娘便是程元玉見他說話有些尷尬不解其故只得把名姓說了婦人道妾在城西去探一个親眷少刻就到東來跨上驢兒加上一鞭飛也似去了程元玉同僕人出了店門騎了牲

口、一頭走、一頭疑心、細思適間之話好不蹺蹊、又忖道、婦人之言、何足憑准、況且他一頓飯錢、尚不能預備、就有驚恐、他何如出力相報得、以此間心行了幾里、只見途間一人、頭帶氈笠、身背皮袋、滿身灰塵、是个慣走長路的模樣、或在前、或在後、參差不一、時常撞見、程元玉在馬上問他道、前面到何處可以宿歇、那人道、此去六十里、有楊松鎮、是个安歇客商的所在、近處却無宿頭、程元玉也曉得有个楊松鎮、就問道、今日晏了些、還可到得那里麼、那人擡頭把日影看了一看道、我到得、你到不得、程元玉道、又來好

（小舍碰悞大事）

笑了我每是騎馬的反到不得你是步行的反說到得是怎的說那人笑道此間有一條小路斜抄去二十里直到河水灣再二十里就是鎮上若你等在官路上走迂迂曲曲差了二十多里故此到不及程元玉道果有小路快便相煩指示同行到了鎮上買酒相謝那人欣然前行道這等都跟我來那程元玉只貪路近又見這厮是个長路人信着不疑把適間婦人所言驚恐都忘了與僕人策馬跟了那人前進那一條路來初時平坦好走走得一里多路地上漸漸多是山根頭石驢馬走甚不便再行過去有陡峻高

山遮在面前、繞山走去、多是深密林子、仰不見天、程元玉主僕俱慌、埋怨那人道、如何走此等路、那人笑道、前邊就平了、程元玉不得已、又隨他走、再度過一个岗子、一發比前崎嶇了、程元玉心知中計、叫聲不好不好、急掣轉馬頭回路、忽然那人忽哨一聲、山前湧出一干人來、

猙獰相貌、劣撅身軀、無非月黑殺人、不過風高放火、盜亦有道、大曾偷習儒者虛聲、師出無名、也會剽竊將家實用、人間偶爾呼爲盜、世上於今半是君、

程元玉見不是頭、自道必不可輓、慌慌忙忙下了馬、躬身作揖道、所有財物、但憑太保取去、只是鞍馬衣裝須留下做歸途盤費則箇、那一夥强盜聽了說話、果然只取包裹來、搜了銀兩去了、程元玉急回身尋時、那馬散了韁也、不知那里去了、僕人躲避、一發不知去向、悽悽惶惶、剩得一身、揀个高岡立着、四圍一望、不要說不見强盜出沒去處、併那僕馬消息杳然無踪、四無人烟、且是天色看看黑將下來、沒个道理、嘆一聲道、我命休矣、正急得沒出豁、只聽得林間樹梢、簌簌價聲響、程元玉回頭看時、却是一个人攀籐

附葛而來甚是輕便走到面前是个女子程元玉見了个人心下已放下了好些驚恐正要開口問他那女子忽然走到程元玉面前來稽首道兒乃韋十一娘弟子青霞是也吾師知公有驚恐特教我在此等候吾師只在前面公可往會程元玉聽得說是韋十一娘又是驚恐之說相合心下就有些望他救答意思略放膽大些了隨着青霞前往行不到半里那飯店裡遇着的婦人來了迎着道公如此大驚不早來相接甚是有罪公貨物已取還僕馬也在不必憂疑程元玉是驚壞了的一時答應不出十一娘道公今

非有術孰住此地而不得

夜不可前去小庵不遠且到庵中一飯就在此寄宿罷了前途也去不得程元玉不敢違隨了去過了兩个崗子前見一山陡絕四週並無聯屬高峰插于雲外常十一娘以手指道此是雲岡小庵在其上引了程元玉攀蘿附木一路走上到了陡絕處常與青霞共來扶掖數步一歇程元玉氣喘當不得他兩个就如平地一般程元玉擡頭看高處恰似在雲霧裡及到得高處雲霧又在下面了約莫有十數里方得石磴磴有百來級級盡方是平地有茅堂一所甚是清雅請程元玉坐了十一娘又另喚一女童出來叫做

縹雲整備茶菓山殽松醪請元玉喫又叫整飯意甚慇懃程元玉方纔性定欠身道程某自不小心落了小人圈套若非夫人相救那討性命只是夫人有何法術制得他討得程某貨物轉來十一娘道吾是劍俠非凡人也適間在飯店中見公脩雅不像他人輕薄故此相敬及看公面上氣色有滯當有憂虞故意假說乏錢還店以試公心見公頗有義氣所以留心在此相候以報公德適間鼠輩無禮已曾曉諭他過了程元玉見說不覺歡喜敬羨他從小頗看史鑑曉得有此一種法術便問道聞得劍術起自唐時到宋

時絕了、故自元朝到　國朝、竟不聞有此事、夫人在何處學來的、十一娘道、此術非起于唐、亦不絕于宋、自黃帝受兵符于九天玄女、便有此術、其臣風后習之、所以破得蚩尤、帝以此術神奇、恐人妄用、且上帝立戒甚嚴、不敢宣揚、但擇一二誠篤之人、口傳心授、故此術不曾絕傳、也不曾廣傳、後來張良募來擊秦皇、梁王遣來刺袁盎、公孫述使來殺來岑、李師道用來殺武元衡、皆此術也、此術既不易輕得、唐之藩鎮、羨慕倣傚、極力延致奇蹤異跡之人、一時罔利之輩、不顧好歹、皆來為其所用、所以獨稱唐時有此、不知

彼輩諸人實犯上帝大戒後來皆得慘禍所以彼時
先師復申前戒大略不得妄傳人妄殺人不得替惡（言禪利有凡不從虐礼也）
人出力害善人不得殺人而居其名此戒最大故
趙元昊所遣刺客不敢殺韓魏公劉豫所遣
刺客不敢殺張德遠也是怕他首戒耳程元玉道史
稱賁育與黃尤戚不說有術張良所募力士亦不說
術梁王公孫述李師道所遣皆說是盜如何是術十
一娘道公言差矣此正吾道所謂不居其名也蚩尤
生有異像且挾奇術豈是戰陣可以勝得秦始皇萬
乘之主僕從儀衛何等威嚴且秦法甚嚴誰敢擊他

飄[illegible]英絶
譚俠論

也沒有擊了他可以脫身的至如袁盎官居近侍來岑身爲大帥武相位在台衡武取之萬衆之中直戕之輦轂之下非有神術怎做得成且武元衡之死并其顱骨也取了去那時倉猝中誰人能有此閒工夫史傳元自明白公不曾詳玩其辭耳程元玉道史書上果是如此假如太史公所傳刺客想正是此術至荆軻刺秦王說他劍術疎前邊這幾个刺客多是有術的了十一娘道史遷非也秦誠無道亦是天命真主縱有劍術豈可輕施至于專諸聶政諸人不過義氣所使是个有血性好漢原非有術若這等都叫做

識見此近可以俠仙正以平心政

劍術世間拚死殺人自身不保的盡是術了程元玉道崑崙摩勒如何十一娘道這是粗淺的了聶隱娘紅線方是至妙的摩勒用形但能涉歷險阻試他矯健手段隱娘輩用神其機玄妙鬼神莫窺針孔可度皮郛可藏倏忽千里往來無迹豈得無術程元玉道吾看亂髯客傳說他把仇人之首來喫了劍術也可以報得私仇的十一娘道不然亂髯之事寓言非真也就是報仇也論曲直若曲在我也是不敢用術報得的程元玉道假如術家所謂仇必是何等為最十一娘道仇有幾等皆非私仇世間有做守令官虐使

小民貪其賄又害其命的世間有做上司官張大威權專好諂奉反害正直的世間有做將帥只剝軍餉不勤武事敗壞封疆的世間有做宰相樹置心腹專害異己使賢奸倒置的世間有做試官私通關節賄賂徇私黑白混淆使不才僥倖才士屈抑的此皆吾術所必誅者也至若舞文的滑吏武斷的土豪自有刑官主之忤逆之子負心之徒自有雷部司之不關我事程元玉曰以前所言幾等人曾不聞有顯受刺客劍仙殺戮的十一娘笑道豈可使人曉得的凡此之輩殺之之道非一重者或徑取其首領及其妻子

不必說了次者或入其咽斷其喉或傷其心腹其家但知爲暴死不知其故。又或用術攝其魂使他顛蹶狂謬失志而死或用術迷其家使他離散逃亡悄避而死其有特未到的但假托神異夢寐使他驚懼而已。程元玉道劍可得試令吾一看否十一娘道大者不可妄用且怕驚壞了你小者不妨試試乃呼青霞縹雲二女童至分付道程公欲觀劍可試爲之就此懸崖旋製便了二女童應諾十一娘袖中摸出兩个丸子向空一擲其高數丈纔墜下來二女童卽躍登樹枝稍上以手接着毫髮不差。各接一丸來一拂便

是雪亮的利刃程元玉看那樹枝樛曲倒懸下臨絕壑窅不可測試一俯瞰神魂飛蕩毛髮森豎滿身生起寒粟子來十一娘言笑自如二女童運劍為彼此擊刺之狀初時猶自可辨到得後來只如兩條白練半空飛遶並不看見有人有頓飯時候然後下來氣不喘色不變程元玉嘆道真神人也時已夜深乃就竹榻上施衾褥命程在此宿臥仍加以鹿裘覆之十一娘與二女童作禮而退自到石室中去宿了時方八月天氣程元玉擁裘覆衾還覺寒涼蓋緣居處高了天未明十一娘已起身梳洗畢程元玉也起來梳洗了

出來與他相見了謝他不盡十一娘道山居簡慢恕罪則個又具了早膳復叫青霞拂弓矢下山尋野味作晝饌青霞去了一會無一件將來回說天氣早沒有再叫縹雲去坐譚未久縹雲提了一雉一兔上山來十一娘大喜叫青霞快整治供客得元玉疑問道雉兔山中豈少何乃難得如此十一娘道山中元不少只是潛藏難求程元玉笑道夫人神術何求不得乃難此雉兔十一娘道公言差矣吾術豈可用來傷物命以充口腹乎不唯神理不容也如此小用不得雉兔之類原要挾弓矢盡人力取之方可程元玉深

加嘆服、須臾酒至數行、程元玉請道夫人家世、願得一聞、十一娘、踧踖沉吟道、事多可愧、然公是忠厚人、言之亦不妨、妾本長安人、父母貧、攜妾寓平凉、手藝營生、父亡、獨與母居、又二年、將妾嫁同里鄭氏子、母又轉嫁了人去、鄭子佻達無度、喜俠游、妾屢屢諫他、遂至反目、因弃了妾、同他一夥無賴人到邊上立功去、竟無音耗回來了、伯子不良、把言語調戲我、我正色拒之、一日潛走到我床上來、我提床頭劍刺之、着了傷走了、我因思我是一个婦人、既與夫不相得、弃在此間、又與伯同居不便、况且今傷了他、彼雖在此

不得了曾有个趙道姑自幼愛我他有神術道我可傳得因是父母在不敢自由而今只索投他去次日往見道姑道姑欣然接納又道此地不可居吾山中有庵可往住之就挈我登一峰巔巖此處迢險峻有一圍瓢在上就住其中教我法術至慕孫引山去只留我獨宿戒我道切勿飲酒及淫色我想道深山之中那得有此兩事口雖答應心中不然遂宿在圍瓢中床上至更餘有一男子踰墻而入貌絕美我遽驚起問他不答叱他不退其人直前將擁抱我我不肯從其人求益堅我抽劍欲擊他他也出劍相刺他劍

甚精利、我方初學、自知不及、只得丟了劍、求他道、妾命薄、久已灰心、何忍亂我、且師有明戒、誓不敢犯、其人不聽、以劍加我頸、逼要從他、我引頸受之曰、要死便死、吾志不可奪、其人收劍笑道、可知子心不變矣、仔細一看、不是男子、元來就是趙道姑、作此試我的、因此道我心堅、誠把術來傳了、我術已成、彼自遠游、我便居此山中了、程元玉聽罷、愈加欽重、日已將午、辭了十一娘要行、因問起所用行裝僕馬、十一娘道、前途自有人送還、放心前去、出藥一囊送他道、每歲服一丸、可保一年無病、送程下山、直至大路方別、

元玉到底是个好人

這些賊却具眼了人耳

纔別去行不數步那月羣盜將行李僕馬已在路傍等候奉還程元玉將銀錢分一半與他死不敢受減至一金做酒錢也必不肯問是何故羣盜道韋家娘子有命雖千里之外不敢有違違了他的他就知道我等性命要緊不敢換貨用程元玉再三嘆息仍舊裝束好了主僕取路前進此後不聞十一娘音耗已是十餘年一日程元玉復到四川正在棧道中行有一少年婦人從了一个秀士行走只管把眼來瞧他程元玉仔細看來也像个素相識的却是再想不起不知在那裏會過只見那婦人忽然叫道程丈別來

無恙乎還記得青霞否程元玉方悟是韋十一娘的女童乃與青霞及秀士相見青霞對秀士道此間便是吾師所重程丈我也多曾與你說過的秀士再與程叙過禮程問青霞道尊師今在何處此位又是何人青霞道吾師如舊吾丈別後數年妾奉師命嫁此士人程問道還有一位縹雲何在青霞道縹雲也嫁人了吾師又另有兩个弟子了我與縹雲但逢着時節纔去問省一番程又問道娘子今將何往青霞道有些公事在此要做不得停留說罷作別看他意態甚是匆匆一下竟去了過得數日忽傳蜀中某官暴卒

某官性詭激好名專一暗地坑人害人那年進場做房考又暗通關節賣了舉人屈了真才有像十一娘所說必誅之數程元玉心疑道分明是青霞所說做的公事了却不敢說破此後再也無從相問此是吾朝成化年間事秣陵胡太史汝嘉有韋十一娘傳詩云

俠客從來久
雙丸雖有術
賢佞能精別
何當時假腕

韋娘論獨奇
一劍本無私
恩讐不浪施
剗盡負心兒

拍案驚奇卷之四終

拍案驚奇卷之五

感神媒張德容遇虎、　湊吉日裴越客乘龍

詩曰

每說婚姻是宿緣、　定經月老把繩牽、
非徒配偶難差錯、　時日猶然不後先、

話說婚姻、事皆係前定、從來說月下老赤繩繫足、雖千里之外、到底相合、若不是因緣、眼面前也強求不得的、就是是因緣了、時辰未到、數早一日也不能勾。時辰已到、要遲一日也不能勾、多是氣數使然、冥中主張、非人力可以安排也。唐朝時有一個弘農縣尹、姓李生一女年已及笄許配盧生那盧生生得儀貌

長髯、風流倜儻、李氏一家、盡道是个快壻、一日選定日子、贅他入宅、當時有一個女巫、專能說未來事體、頗有靈驗、與他家往來得熟、其日因爲他家成婚行禮、也來看看耍子、李夫人平日極是信他的、就問他道、你看我家女壻盧郎、官祿厚薄如何、女巫道、盧郎不是那个長鬚後生麽、李母道、正是、女巫道、若是這个人、不該是夫人的女壻、夫人的女壻、不是這个模樣、李夫人道、吾女壻怎麽樣的、女巫道、是一个中形白面、一些髭鬚也沒有的、李夫人大驚道、依你這等說起來、我小姐今夜還嫁人不成哩、女巫道、怎麽嫁

不成今夜一定嫁人李夫人道好阿就既是今夜嫁得成豈有不是盧郎的事女巫道連我也那曉得緣故道言未了只聽得外邊鼓樂喧天盧生來行納采禮正在堂前拜跪李夫人拽着女巫的手向後堂門縫裡指着盧生道你看這个行禮的眼見得今夜成親了怎麽不是我女壻好笑好笑那些使數養娘們見夫人說罷大家笑道這老媽媽慣扯大謊這番不准了女巫只不做聲須臾之間諸親百眷都來看成婚盛禮元來唐時衣冠人家婚禮極重合巹之夜凡屬兩姓親朋無有不來的就中有引禮贊禮之人叫

乘得可絕可笑

做儐相都不是以下人做就是至親好友中間有禮度熟閑儀容出衆聲音響亮的衆人就推舉他做了是个尊重的事其時盧生同了兩个儐相堂上贊拜禮畢新人入房盧生將李小姐燈下揭巾一看喫了一驚打一个寒噤叫聲阿呀往外就走親友問他並不開口直走出門跨上了馬連加兩鞭飛也似去了賓友之中有幾个與他相好的要問緣故又有與李氏至戚的怕有別話錯了時辰要成全他的多來追趕有的趕不上罷了有趕着的問他勸他只是搖手道成不得成不得也不肯說出緣故來抵死不肯回

駡。衆人計無所出只得走轉來把盧生扯是毆了去過那李縣令氣得目瞪口呆大喊道成何事體成何事體自思女兒一貌如花有何作怪今日在衆親友面前說明好教他們看个明白因請衆親戚都到房門前叫女兒出來拜見就指着道這个便是許盧郎的小女竟有驚人醜貌令盧郎一見就走若不教他見見衆位到底認做个怪物了衆人擡頭一看果然丰姿冶麗絕世無雙這些親友也有說是盧郎無福的也有說盧郎無緣的也有道日子差池犯了兇煞的議論一个不定李縣令氣忿忿地道料那廝不識

成就我也不伏氣與他說我女兒已來見賓客今番蒞禮不可虛廢賓客裡面有願聘的便赴今夕佳期有衆親在此作証明都可做大媒只見賓相之中有一人走近前來不慌不忙道小子不才願事門館衆人定睛看時那人姓鄭也是拜過官職的了面如傅粉唇若塗硃下頦上真个一根髭鬚也不曾生且是標緻衆人齊喝一聲采道如此小姐正該配此才郎況且年貌相等門閥相當就中推兩位年高的為媒另擇一个年少的代為儐相請出女兒交拜成禮且應佳期一應未備禮儀婚後再補是夜竟與鄭生成

了親鄭生容貌果與女巫之言相合方信女巫神見成婚之後鄭生遇着盧生他兩个原相交厚的問其日前何故如此盧生道小弟揭巾一看只見新人兩眼通紅大如朱盞牙長數寸爆出口外那裡是个人形與殷家所畫夜叉無二膽俱嚇破了怎不驚走鄭生笑道今已歸小弟了盧生道舒見如何然得鄭生道且請到弟家請出來與兄相見則个盧生隨鄭生到家李小姐梳妝出拜天然綽約絕非房中前日所見模樣懊悔無及後來聞得女巫先曾有言如此如此曉得是有个定數嘆住罷了正合着古語兩

句道

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

而今再說一个唐時故事、乃是乾元年間、有一个吏部尚書姓張名鎬有第二位小姐名喚德容、那尚書在京中任上時、與一个僕射姓裴名冕的、兩个往來得最好、裴僕射有第三个兒子、曾做過藍田縣尉的、叫做裴越客、兩家門當戶對、張尚書就把這个德容小姐許下了他親事、已擇定日子成親了、却說長安西市中有个算命的老人、是李淳風的族人、叫做李知微、星數精妙、凡看命起卦、說人吉凶禍福、必定斷

下个月子時刻不差一日有个姓劉的是个應襲賢子、到京理蔭求官、數年不得、這一年已自鑽求要紮關節、可以僥倖、當吏部試判已毕、道是必成、聞西市李老之名、特來請問、李老卜了一卦、笑道、今年求之不得。來年不求自得。劉生不信、只見吏部出榜、爲判上落了字眼、果然無名、到明年、又在吏部考試、他不曾央得人情、抑且自度書判中下、未必合式、又來西市問李老、李老道、我舊歲就說過的、君官必成、不必憂疑、劉生道、若得官當在何處、李老道、祿在大梁地方、得了後、你可再來見我、我有話說、吏部榜出、果然選

貧人可
可下憐

授開封縣尉、劉生驚喜、信之如神、又去見李老、李老道、君去爲官、不必清儉、只消恣意求取、自不妨得、臨到任滿、可討个差使、再入京城、還與君推算、劉生記着言語、別去、到任、那邊州中刺史、見他舊家人物、好生委任他、劉生想着李老之言、廣取財賄、毫無避忌、上下官吏、都喜歡他、再無說話、到得任滿、貯積千萬、遂見刺史、討个差使、刺史依允、就教他部着本州租稅、解京、到了京中、又見李老、李老道、公三日內、即要遷官、劉生道、此番進京、實要看个機會、設法遷轉、却是三日內、如何能勾、况未是那陞遷日期、這个未必、

准了李老道決然不差遷官也就在彼郡得了後可再來相會還有說話劉生去了明日將州中租賦到左藏庫交納正到庫前只見東南上飛大一隻五色鳥飛來庫藏屋頂住着文彩輝煌百鳥喧噪彌天而來劉生大叫奇怪奇怪一時驚動了內官宮監大小人等都來看裏有識得的道此是鳳凰進那大鳥住了一會聽見喧鬧之聲即時展翅飛起百鳥漸漸散去此話聞至天子面前龍顏大喜傳出勅命來道那个先見的於原身官職加陞一級改用內官查得真實却是劉生先見遂發下吏部遷授浚儀縣丞果是

又愁

人皆大
以[illegible]也

三日又就在此州劉生愈加敬信李老再來問此去為官之方李老云只須一如前政劉生依言仍舊恣意貪取又得了千萬任滿赴京聽調又見李老李老曰今番當得一邑正官分毫不可妄取了慎之慎之劉生果授壽春縣宰他是兩任得慣了的手脚那里忍耐得住到任不久舊性復發把李老之言丟過一邊偏生前日多取之言好聽當得個謹依來命今日不取之言迂闊只推道未可全信不多時上官論劾追贓削職了又來問李老道前兩任只叫多取今却叫不可妄取都有應驗是何緣故李老道今當與公

須知所以下皆是前要有什難在人處的

說明公前世是个大商有二千萬貫財死在汴州其財散在人處公去做官原是取了自家舊物不爲要取所以一些無事那壽春一縣之人不曾欠公的豈可過求如今强要起來就做壞了劉生大伏懇悔而去凡李老之驗如此非一說不得這許多而今且說正話那裴僕射家擇定了婚期日期叫媒人到張尚書家來通信道日張尚書問得李老許多神奇靈應便叫人接他過來把女兒八字與婚期教他合一合看怕有甚麼冲犯不宜李老接過八字看了一看道此命喜事不在今年亦不在此方尚書道只怕日子

不利、或者另改一个也罷、那有不在今年之理、况且男女兩家、都在京中、不在此方、更在何處、李老道、據看命數已定、今年決然不得成親、吉日自在明年三月初三日、先有大驚之後、方得會合、却應在南方、真數已定、日子也不必選、早一日不成、遲一日不得、尚書似信不信的道、那有此話、叫帶事人封个賞封、謝了去、剛出得門、裴家就來撥了去、也爲婚事將近、要看看休咎、李老到了裴家、占了一卦、道、怪哉怪哉、此卦恰與張尚書家的命數正相符合、遂取文房四寶出來、寫了一柬道、

三月三日、不避不疾、水淺舟膠、虎來人怵、驚則大驚、吉則大吉、

裴越客看了、不解其意、便道某正爲今年尚書府親事、只在早晚、問个吉凶、道三月三日之說、到也、李老道、此正是婚期、裴越客道日子已定、眼見得不到那時了、不准不准、李老道、郎君不得性急、老漢所言、萬無一悞、裴越客道、水淺舟膠、虎來人得、大略是不祥的說話了、李老道、也未必不祥、應後自見、作別過了、正待要歡天喜地、指日成親、只見補闕拾遺等官爲選舉不公、交章論劾吏部尚書、奉聖旨謫貶張鎬爲

晨州司戶即日就道張尚書嘆道李知微忠言驗矣便教媒人回覆裴家約定明年三月初三到晨州成親自帶了家眷星夜到晨處去了元來唐時大官講晨甚是消條親眷避忌不十分肯與往來的怕有朝廷不測時時憂恐張尚書也不把裴家親事在念了裴越客得了張家之信嘆了一聲喃喃道李知微好准卦畢竟要依他的日子了真是到手作掤挷成虛度悶悶不樂過了年節一開新年便打點束裝前赴晨州成婚那越客是豪奢公子規模不小坐了一號大座船滿載行李輜重家人二十多房養娘七八个

安童七八个擇日開船越客恨不得脇生雙翅脚下騰雲一貶眼便到辰州行了多日已是二月盡邊皆因船隻狼抗行李沉重一日行不上百來里路還有擱着淺處弄了幾日纔弄得動的還差辰州三百里遠近越客心焦恐怕張家不知他在路上不打點得錯過所約日子一面前行一面打發一个家人在所路驛中討了一匹快馬先到辰州報信家人星夜不停報入辰州來那張尚書身在遠方時懷憂悶況且不知道裴家心下如何未知肯不嫌路遠來赴前約否正在思忖不定得了此報曉得裴郎已在路上滿

還家恁究竹然新此

到不勝之喜走進衙中對家眷說了俱各歡喜不盡此時已是三月初二日了尚書道明日便是吉期如何來得及但只是等裴郎到了再定日未遲是夜因爲德容小姐佳期將近先替他簪了髻設宴在後花園中會集衙中親丁女眷與德容小姐添妝把盞那花園離衙齋將有半里辰州是個山深去處雖然衙齋左右多是些叢林密箐與山林之中無異可也幽靜好看那德容小姐同了衙中姑娘姊妹儘意游玩酒席既闌日色已暮都起身歸衙衆女眷或在前或在後大家一頭笑語一頭行走正在喧哄之際一陣

實驚可哭

原無策可施

風過竹林中騰地跳出一个猛虎來擒了德容小姐便走衆女眷喫了一驚各各逃竄那虎已自跳入翳薈之處不知去向了衆人性定報與尚書得知合家啼哭得不耐煩那時夜已昏黑雖然聚得些人起來面面相覷束手無策無非打了火把四下裡照得一照知他在何路上可以救得乾鬧嚷了一夜一毫無幹到得天曉張尚書噙着淚眼點起人夫去尋骸骨漫山遍野無處不到並無一些下落張尚書又惱又苦不在話下且說裴越客已到辰州界內石阡江中那江中都是些山根石底重船到處觸礙一發行不

所謂老婆心切也

得已是三月初二日了還差幾十里路越客道似此行去如何赶得明日到心焦背熱與船上人發極嚷亂船上人道這是用不得性的我們也巴不得到了討喜酒喫誰耐煩在此延挨裴越客道却是明日是吉期這等擔閣怎了船上人道只是船重得緊所以只管擱淺若要行得快除非上了些岸等船輕了好行越客道有理有理他自家着了急的叫住了船一跳便跳上了岸招呼眾家人起來那些家人見主人起已自在岸上了誰敢不上一走就走了二十多人起來那船早自爬了越客在前眾家人在後一路走去

那船好轉動不比先前自在江中相傍着行行得四五里天色將晚看見岸傍有個茅屋內有竹床一張越客就走進屋內叫安童把竹床上掃掃一掃拂坐了歇一歇氣再走這許多僕從都站立左右也有站立在門外的正在歇息只聽得樹林中颯颯的風響于時一綫月亮和着星光雖不甚明白也微微看得見約莫風響處有一物行走甚快將到近邊仔細看去却是一个猛虎背負一物而來衆人驚惶連忙都躲在茅屋裡來其虎看看至近衆人一齊敲着板壁吶喊也有把馬鞭子打在板上振得一片價響

這虎也怪在苦了一番

那虎到板屋側邊放下了背上的東西抖抖身子聽得衆人叫喊像似也有些懼怕大吼一聲飛奔入山去了衆人在板縫裡張着看那放下的東西恰像个人一般又恰像有那里有些動等了一會料虎去遠了一齊揑把汗出來看時却是一个人口中還微微氣喘衆人對越客說了越客分付衆人救他慌忙叫放船攏岸衆人扛扶其人上了船叫快快解了纜開去恐防那虎還要尋來船開了半晌越客叫點起火來看艙中養娘們各拿燈燭點起船中明亮看那人時却是

眉灣揚柳臉綻芙蓉喘吁吁出氣不齊戰兢兢驚神未定頭垂髮亂是个醉扶上馬的楊妃目閉唇張好似死乍還魂的杜麗面龐約可十七八美艷從來無二三

越客將這女子上下看罷大驚說道看他容顏衣服決不是等閑村落人家的叫衆養娘好生看視衆養娘將軟褥鋪襯抱他睡在床上解看衣服盡被樹林荊棘抓破且喜身體毫無傷痕一個養娘替他將亂髮理清梳通了挽起一髻將一个手帕替他紮了拿些姜湯灌他他微微開口嚥下去了又調些粥湯來

灌他弄了三四更天氣看看甦醒神安氣集忽然擡起頭來開目一看看見面前的人一个也不認得哭了一聲依舊眠倒了這邊養娘們問他來歷緣故及遇虎根由那女子只不則聲憑他說來說去竟不肯答應一句漸漸天色明了岸上有人走動這邊船上也着水夫上縴此時離州城只有三十里了聽得前面來的人紛紛講說道張尚書第二位小姐昨夜在後花園中遊賞被虎撲了去至今沒尋屍骸處有的道難道連衣服都喫盡了不成水夫聞得此言想着夜來的事有些奇怪商量道船中那話兒莫不正是

一點至誠可感

就着一个下船來把路上人來的說話稟知越客越客一發驚異道依此說話被虎害的正是我定下的娘子了這船中救得的可是不是通州叫一个知事的養娘來分付他道你去對方纔救醒的小娘子說問可是張家德容小姐不是養娘依言去問只見那女子聽得叫出小名來便大哭將起來道你們是何人曉得我的名字養娘道我們正是裴官人家的船正為來赴小姐佳期船行的遲怕赶日子不迭所以官人只得上岸行走誰知却救了小姐上船也是天緣分定那小姐方纔放下了心便說花園遇虎一路

上如騰雲駕霧不知行了多少路自揣必死被虎放下地特已自魂不附體了後來不知如何却在船上養娘把救他的始末說了一遍來覆越客道正是這个小姐越客大喜寫了一書差一个人飛報到州裡尚書家來尚書正為女兒骸骨無尋又且女壻將到傷痛無奈忽見裴家著頭有書到愈加感切拆開來看上寫道

趨赴嘉禮江行舟溢從陸偕道忽遇虎負愛女至驚逐之頃虎去而人不傷今完善在舟希示進止

子壻裴越客百拜

尚書看罷又驚又喜走進衙中說了滿門嘆異尚書夫人便道從來罕聞奇事想是爲吉日赶不及了神明所使今小姐既在裴郎船上了還可赶得今朝成親尚書道有理有理就叫鞴一疋快馬帶了儀從不上一个時辰赶到船上來翁婿相見甚喜見了女兒又悲又喜安慰了一番尚書對裴越客道好教賢婿得知今日之事舊年間李知微已斷定了說成親必竟要今日昨晚老夫見賢婿不能勾就到道是決趕不上今日這吉期誰想有此神奇之事把小女竟送到尊舟如今若等尊舟到州城水路難行定不能勾

極奇怪　助

莫若就在尊舟結了花燭成了親事明日慢慢回衙這吉期便不挫過了裴越客見說便想道若非岳丈之言小婿幾乎忘了舊年李知微題下六句首二句道三月三日不遲不疾若是小婿在舟行時只疑遲了而今虎送將來正應着今日中二句道水淺舟膠虎來人得小婿起初道不祥之言誰知又應着這奇事後來二句驚則大驚吉則大吉果然這一驚不小誰知反因此湊着吉期李知微真半仙了張尚書就在船邊分派人與趲備措辦下酒席先在舟中花燭成親合巹飲宴禮畢張尚書仍舊鞴馬先回等他明

日舟到接取女兒女壻是夜裴越客遂同德容小姐就在舟中共入鴛幃歡聚少年夫婦極盡于飛之樂明日舟到一同上岸拜見丈母諸親尚書夫人及姑姨姊妹合衙人等看見了德容小姐恰似夢中相逢一般歡喜極了反有墮下淚來的人人說道只爲好日來不及感得神明之力遣个猛虎做媒把百里之程頃刻送到從來無此奇事這話傳出去个个奇駭道是新聞民間各處立起个虎媒之祠但是有婚姻求合的虔誠祈禱無有不應至今黔峽之間香火不絕於將有六句口號詩

仙翁知微　判成定數　虎是神差　佳期不挫
如此媒人　東道難做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之六

酒下酒趙尼媼迷花　機中機賈秀才報怨

詩曰

色中餓鬼是僧家
尼扮繇來不較差
況是能通閨閫內
但教着手便勾叉

話說三姑六婆最是人家不可與他往來出入蓋是此輩功夫又閒心計又巧亦且走過千家萬戶見識又多路數又熟不要說有些不正氣的婦女十个着了九个兒就是一些針縫也沒有的他會千方百計弄出機關智賽良平辨同何賈無事誘出有事來所以宦戶人家有正經的往往大張告示不許出入其

間一種最狠的又是尼姑他借着佛天爲由庵院爲囮可以引得內眷來燒香可以引得子弟來遊耍見男人問訊稱呼禮數毫不異僧家接對無妨到內室念佛看經體格終須是婦女交搭更便從來馬泊六撮合山十樁事到有九樁是尼姑做成尼庵私會的

只說唐時有个婦人狄氏家世顯宦其夫也是个大官稱爲夫人夫人生得明艷絕世名動京師京師中公侯戚里人家婦女爭寵相罵的動不動便道你自逞標緻好歹到不得狄夫人乃敢欺凌我美名一時無比却又資性貞淑言笑不苟極是一个有正經的

婦人于時西池春遊都城士女讙集王侯大家油車帟幕絡繹不絕狄夫人免不得也隨俗出遊有个少年風流在京候選官的叫做滕生同在池上看見了這个絕色模樣驚得三魂飄蕩七魄飛揚隨來隨去目不轉睛狄氏也擡起眼來看見滕生風流行動他一邊無心的却不以爲意爭奈滕生看得癡了恨不得一口冷水連衣服都吞他的在肚裡去問着傍邊人知是有名美貌的狄夫人車馬散了滕生怏怏歸來整整想了一夜自是行忘止食忘飡却像掉下了一件甚麼東西的無時無刻不在心上熬煎不過因

破綻來
可

到他家前後左右訪問消息曉得平日端潔無路可通滕生想道他平日豈無往來親厚的女眷若問得着時或者尋出機會來仔細探訪只見一日他門裡走出一个尼姑來滕生尾着去問路上人乃是靜樂院主慧澄慣一在狄夫人家出入的滕生便道好了好了連忙跑到下處將銀十兩封好了急急趕到靜樂院來問道院主在否慧澄出來見是一个少年官人請進奉茶稽首畢便問道尊姓大名何勞貴步滕生通罷姓名道別無他事久慕寶房清德少備香火之資特來隨喜袖中取出銀兩遞過來慧澄是个老

滕生亦是有心人豈比道所顯

世事一眼聰去覺得沉重料道有事要央口裡推託不當手裡已自接了謝道承蒙厚賜必有所言滕生只推沒有別話表意而已別了回前慧澄想道却不奇怪這等一個美少年想我老尼什麼送此厚禮又無別話一時也委決不下只見滕生每日必來院中走走越見越加殷勤往來漸熟了慧澄一日便問道官人含糊不決必有甚麼事故但有見托無不盡力滕生道說也不當料是做不得的但只是性命所關或者希冀老師父萬分之一出力救我事若不成拚命害病而死罷了慧澄見說得蹺蹊便道做得做不

發揮之極

真有心人

得耳說來勝生把西池上遇見狄氏如何標緻如何想慕若得一了夙緣萬金不惜說了十遍慧澄笑道這事却難此人與我往來雖是標緻異常却毫無半點瑕疵如何動得手滕生想一想問道師父旣與他往來曉得他平日好些甚麽慧澄道也不見他好甚東西滕生又道曾托師父做些甚麽否慧澄道數日前托我尋些上好珠子說了兩三遍只有此一端滕生大笑道好也好也天生緣分我有个親戚是珠商有的是好珠我而今下在他家隨你要多少是有的即出門僱馬如飛也似去了一會帶了兩袋大珠來

豈得非凡

到院中把與慧澄看道昧值二萬貫今看他標緻公上讓他一半萬貫就與他了慧澄道其夫出使非遠他是個女人在家那能湊得許多價錢滕生笑道便是四五千貫也罷再不千貫數百貫也罷若肯圓成好事一個錢沒有也罷了慧澄也笑道好癡話既有此珠我與你仗蘇張之舌六出奇計好歹設法來院中走走此時再看機會弄得與你相見一面你自放出手段來成不成看你造化不關我事滕生道全仗高手救命則個慧澄笑嘻嘻地提了兩囊珠子竟望狄夫人家來與夫人見禮畢夫人便問囊中何物慧

魚吞芳餌

澄道是夫人前日所托尋取珠子今有兩囊上好的送來夫人看看解開囊來狄氏隨將手就囊中取起來看口裡嘖嘖道果然好珠看了一看愛玩不已問道要多少價錢慧澄道討價萬貫狄氏驚道此只討得一半價錢極是便宜的但我家相公不在一時湊不出許多來怎麽處慧澄扯狄氏一把道夫人且借一步說話狄氏同他到房裡來慧澄道夫人愛此珠子不消得錢此是一个官人要做一件事的說話的難道好人家女眷面前好直說得道送此珠子求做這件事一塲不成看官不要性急你看那尼姑巧舌

自有完轉當時狄氏問道此官人要做何事慧澄道是一个少年官人因仇家誣枉失了官職只求一關節到吏部辨白是非求得復任情愿送此珠子我想夫人兄弟及相公伯叔輩多是顯要夫人想一門路指引他這珠子便不消錢了狄氏道等你且拿去還他待我慢慢想一想有了門路再處慧澄道他事體急了拿去他又尋了別人那里還撈得他珠子轉來不如且留在夫人這里對他只說有門路明日來討回音罷狄氏道這个使得慧澄別了就去對滕生一一說知滕生道今將何處慧澄道他既看上珠子

毒手

好格言

收下了不管怎地明日定要設法他來看手段勝生又把十兩銀子與他了叫他明日早去那邊狄氏別了慧澄再把珠子細看越看越愛便想道我去托弟兄們討此分上不難這珠眼見得是我的了元來人心不可有欲一有欲心被人窺破便要落人圈套假如狄氏不托尼姑尋珠便無處生端就是見了珠子有錢則買無錢便罷一則一二則二隨你好漢動他分毫不得只爲歡喜這珠子又湊不出錢便落在別人機彀中把一个水清玉潔的弄得沒出豁起來却說狄氏明日正思量這事那慧澄也來了問道夫人

思量事體可成否狄氏道我昨夜爲他細想一番門路都有管取停當慧澄道却有一件難處動蕩貴尊體非同小可只恐我一个貧姑稱起來肉也不多幾斤的說來說去賓主不相識便道做得事來此人如何肯信狄氏道是到也是只待怎麼呢慧澄道依我愚見夫人只做設齋到花院中等此官人只做無心撞見兩下覿面照會這使得麼狄氏是个良人心性見說要他當面見生人耳根通紅起來搖手道這如何使得慧澄也變起臉來道有甚麼難事不過等他自說一番緣故這里應承做得使他別無疑心方纔

妙在此將彼無可疑

的確若夫人道見面使不得這事便做不成只索罷了不敢相强狄氏又想了一想道既是老師父主見如此想也無妨後二日我亡兄忌日我便到院中來做齋你只叫他立談一兩句就打發去須防耳目不雅慧澄道本意原只如此說罷了正話留他何幹自不須斷當得慧澄期約已定轉到院中滕生已先在把上項事一一說了滕生拜謝道儀秦之辨不過如此矣巴到那日慧澄清早起來端正齋筵先將滕生藏在一个人跡不到的靜室中桌上擺設精緻酒有把門掩上了慧澄自出來外廂支持專等狄氏正是

安排撲鼻香芳餌　專等鯨鯢來上鉤、詩

狄氏到了這日晡時、果然盛妝而來、他恐怕悲人眼目、連僮僕都打發了去、只帶一个小丫鬟進院來、見了慧澄問道、其人來未、慧澄道、未來、狄氏道、最好、且完了齋事、慧澄替他宣揚意旨、親讚已畢、叫一个小尼領了丫鬟別去頑耍、對狄氏道、且到小房一坐、引狄氏轉了幾條暗衖、至小室前、揭簾而入、只見一个美貌少年、獨自在內、滿桌都是酒殽、喫了一驚、便欲避去、慧澄便搗鬼道、正要與夫人對面、這官人還不拜見、滕生賣弄俊俏、連忙趨到跟前、當面拜下去

氣象恨與供客把好處隱

狄氏無奈只得荅他慧澄道官人感夫人盛情特備一巵酒謝夫人夫人鑒其微誠萬勿推辭狄氏欲待起身擡起眼來元是西池上曾面染過的看他生得少年萬分清秀可喜心裡先自軟了帶着半羞半喜吶出一句道有甚事但請直說慧澄挽着狄氏衣袂道夫人坐了好講如何彼此站着滕生滿斟着一杯酒笑嘻嘻的唱个肥偌雙手捧將過來送席狄氏不好推得只得受了一飲而盡慧澄接着酒壺也斟下一杯狄氏會意只得也把一杯回敬眉來眼去狄氏把先前矜莊模樣都忘懷了又問道官人果要補何

矛而不動些笑

官滕生便把眼瞅慧澄一瞅道師父在此不好直說慧澄道我便畧迴避一步跳起身來就走撲地把小門關上了說時遲那時快滕生便移了己坐挨到狄氏身邊雙手抱住道小子自池上見了夫人朝思暮想看看待死只要夫人救小子一命夫人若肯周全連身軀性命也是夫人的了甚麼得官不得官放在心上雙膝跪將下去狄氏見他模樣標緻言詞可憐千夫人萬夫人的哀求眞个又驚又愛欲要叫喊料是無益欲要推脫怎當他兩手緊緊抱住就跪的勢裡一直抱將起來走到床前放倒在床裡便去亂扯

小衣狄氏也一時動情淫興難過沒主意了雖也左遮右掩終久不大阻拒任他舞弄起來那滕生是少年在行手段高強弄得狄氏遍體酥麻陰精早洩元來狄氏雖然有夫並不曾經着這般境界歡喜不盡雲雨既散挈其手道子姓甚名誰若非今日幾虛做了一世人自此夜夜當與子會滕生說了姓名千恩萬謝恰好慧澄開門進來狄氏羞慚不語慧澄道夫人勿怪這官人爲夫人幾死貧姑慈悲爲本設法夫人救他一命勝造七級浮圖狄氏道你哄得我好而今要在你身上夜夜送他到我家來便罷慧澄道這

毋說話

个當得當夜散去、此後每夜便開小門放滕生進並無虛夕、狄氏心裡愛得緊、只怕他心上不喜歡、極意奉承、滕生也盡力支倍、打得火塊也似熱的、過得數月、其夫歸家了、略略踪跡希些、然但是其夫出去了、便叫人請他來、會又是年餘、其夫覺得有些風聲、防閑嚴切、不能往來、狄氏思想不遂、成病而死、本等好好一、个婦人、却被尼姑誘壞了身體、又送了性命、然此還是狄氏自己水性後來有些動情沒正經了故着了手而今還有一个正經的婦人中了尼姑毒計到底不甘與夫同心合計弄得尼姑死無葬身之

地果是快心罕開罕見正合着普門品云

呪咀諸毒藥　所欲害身者
念彼觀音力　還着於本人

話說婺州有一个秀才姓賈青年飽學才智過人有妻巫氏姿容絕世素性貞淑兩口兒如魚似水你敬我愛並無半句言語那秀才在大人家處館讀書長是半年不回來巫娘子只在家裡做生活與一个侍兒叫做春花過日那娘子一手好針線繡作曾繡一幅觀音大士繡得莊嚴色相儼然如生他自家十分得意叫秀才拿到裱褙店裡裱着見者無不贊嘆裱

成画軸取回來掛在一間潔淨房裡朝夕焚香供養只因一念敬奉觀音那條街上有一个觀音庵庵中有个趙尼姑時常到他家來走走秀才不在家時便留他在家做伴兩日趙尼姑也有時請他到庵裡坐坐那娘子本分等閒也不肯出門一年也到不得庵裡一兩遭一日春間因秀才不在趙尼來看他閒話了一會起身送他去趙尼姑道好天氣大娘便同到外邊望望也是合當有事信步同他出到自家門首探頭門外一看只見一个人謊了打扮的在街上擺來被他劈面撞見巫娘子連忙躲了進來掩在門邊

趙尼姑却立定着元來那人認得趙尼姑的說道趙師父我那處尋你不到你却在此我有話和你商量則個尼姑道我別了這家大娘來和你說便走進與巫娘子作別了這邊巫娘子關着門自進來了且說那叫趙尼姑這个謊子打扮的人姓卜名良乃是婺州城裡一个極淫蕩不長進的看見人家有些顏色的婦女便思勾搭上塲不上手不休亦且淫濫之性不論美惡都要到到所以這些尼姑多有與他往來的有時做他擡頭有時趁着綽趣這趙尼姑有个徒弟法名本空年方二十餘歲儘有姿容那裡算得出

借尼府之望止乜庵

家只當老尼養着一个粉頭一般倍人、歇宿得人錢財、但只是瞞着人做這个卜良就是趙尼姑一个主顧、當日趙尼姑別了巫娘子趕上了他問道卜官人有甚說話、卜良道你方才這家可正是賈秀才家、趙尼姑道正是、卜良道又聞他家娘子生得標緻、適纔同你出來掩在門裡的想正是他了、趙尼姑道虧你聽明、他家也再無第二个、不要說他家、就是這條街上也沒再有似他標緻的、卜良道果然標緻名不虛傳、幾時再得見見看个仔細便好、趙尼姑道這有何難、二月十九日觀音菩薩生辰街上迎會看的人人

喪

山人海你便到他家對門樓上賃間房子住下了他獨自在家裡等我去約他出來門首看會必定站立得久那時任憑你窓眼子張着可不看一个飽卜良道妙妙到了這日卜良依計到對門樓上住下一眼望着賈家門裡只見趙尼姑果然走進去約了出來那巫娘子一來無心二來是自己門首只道街上有人瞧見怎隄防對門樓上暗地里張他卜良從頭至尾看見仔仔細細直待進去了方纔走下樓來恰好趙尼姑也在賈家出來了兩个遇着趙尼姑笑道看得仔細麼卜良道看到看得仔細了空想無用越看

須知若肯消來有一百值客易安戰矣其言可長妙此

狠甚

越動人怎生到到手便好趙尼姑道陰溝洞裡思量天鵝肉喫他是个秀才娘子等閑也不出來你又非親不族一面不相干打從那里交關起只好看看罷了一頭說一頭走到了庵裡卜良進了庵便把趙尼姑跪一跪道你在他家走動是必作你身上想一个計策勾他則个趙尼姑搖頭道難難難卜良道但得甞甞滋味死也甘心趙尼姑道這娘子不比別人說話也難輕說的若要引動他春心與你往來一萬年也不能勾若只要甞甞滋味好歹硬做他一做也不打緊却是性急不得卜良道難道強奸他不成趙尼

周到之極

姑道强是不强不由得他不肯卜良道妙計安在我當築壇拜將趙尼姑道從古道慢櫓搖船捉醉魚除非弄醉了他憑你施爲你道好麼卜良道好到好如何使計弄他趙尼姑道這娘子點酒不開的他執性不喫也難十分强他若是苦苦相勸他疑心起來或是嗔怒起來畢竟不喫就沒奈他何縱然灌得他一杯兩盞易得醉易得醒也脫哄他不得卜良道而今却是怎麼趙尼姑道有个法兒算計他你不要管卜良畢竟要說明趙尼姑便附耳低言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你道好否卜良跌脚大笑道妙計妙計從古至

今無有此法趙尼姑道只有一件我做此事哄了他他說後戀貪起來必是怪我不與我往來了卻是如何卜良道只怕不到得手既到了手他還要認甚麽真假行轉面孔憑着一味甜言媚語哄他從此做了長相交也不見得倘若有些怪你我自重重相謝罷了敢怕替我滚熱了我還要替你討分上哩趙尼姑道看你嘴臉兩人取笑了一回各自散了自此卜良日日來庵中問信趙尼姑日日算計要弄巫娘子隔了幾日趙尼姑辦了兩盒茶食來賈家探望巫娘子巫娘子留他喫飯趙尼姑趁着機會扯着些閒言

有照應

語便道大娘子與秀才官人兩下青春成親了多時也該有喜信生小官人了巫娘子道便是呢趙尼姑道何不發个誠心祈求一祈求巫娘子道奴在自繡的觀音菩薩面前朝夕焚香也曾暗暗禱祝不見應驗趙尼姑道大娘年紀小不曉得求子法求子須求白衣觀音自有一卷白衣經不是平時的觀音也不是普門品觀音經那白衣經有許多靈驗小庵請的這卷多藏在後邊可惜不曾帶來與大娘看不要說別處只是我婺州城裏城外但是印施的念誦的無有不生子真是千與千應萬與萬應的巫娘子道

既是這般有靈奴家有煩師父替我請一卷到家來念趙尼姑道大娘不曾曉得念這不是說好念得起的須請大娘到庵中在白衣大士菩薩面前親口許下卷數待貧姑通了誠先起个卷頭今念起幾卷以後到大娘家把念法傳熟了然後大娘逐日自念便是巫娘子道這个却好待我先喫兩日素到庵中許愿起經罷趙尼姑道先喫兩日素足見大娘虔心把經以後但是早晨未念之先喫些早素念過了喫葷也不妨的巫娘子道元來如此這却容易巫娘子與他約定日期到庵中先把五錢銀子與他做經襯

可憐一片真心

齋供之費趙尼姑自去早把這个消息通與卜良知道了那巫娘子果然喫了兩日素到第三日起个五更打扮了領了丫鬟春花趂早上人稀步過觀音庵來看官聽着但是尼庵僧院好人家兒女不該輕易去的說話的若是同年生並時長在旁邊聽得攔門拉住不但巫娘子完名全節就是趙尼姑也保命全軀只因此一去有分交舊室嬌姿污流玉樹空門孽質血染霜楓這是後話且聽接上前因那趙尼姑接着巫娘子千歡萬喜請了進來坐着奉茶過了引他叅拜了白衣觀音菩薩巫娘子自己暗暗地禱祝趙

有恨極矣

尼姑替他通誠說道賈門信女巫氏情愿持誦白衣觀音經卷專保早生貴子吉祥如意者通誠已畢趙尼姑敲動木魚就念起來先念了淨口業真言次念安土地真言啟請過先拜佛名號多時然後念經一氣念了二十來遍說這趙尼姑好狡聽得巫娘子來得早況且前日有了齋供家裡定是不喫早飯的特地故意忘懷也不拿東西出來也不問起留喫不曾喫只管延挨要巫娘子忍這一早餓對付他那巫娘子是個嬌怯怯的空心早起隨他拜了佛多時又覺勞倦又覺饑餓不好說得只叫了聲春花與他附耳

低言道你看厨下有些熱湯水斟一碗來趙尼姑看見故意問道只管念經完正事却忘了大娘曾喫早飯未巫娘子道來得早了實是未曾趙尼姑道你看我老昏麽不曾辦得早飯辦不及了怎麽處把晝齋早些罷巫娘子道不瞞師父說肚裡實是餓了隨分甚麽點心先喫些也好趙尼姑故意謙遜了一番走到房裡一會又走到灶下一會然後叫徒弟本空托出一盤東西二壺茶來巫娘子已此餓得肚轉腸鳴了擺上一樣好些時新菓品多救不得餓只有熱騰騰的一大盤好糕巫娘子取一塊來喫又軟又甜又況

見蹙皺頭上不覺一連喫了幾塊小師父把熱茶冲上喫了兩口又喫了幾塊糕再冲茶來喫喫不到兩三口只見巫氏臉兒通紅天旋地轉打个呵欠一堆軟倒在椅子裡面趙尼姑假意喫驚道怎的來想是起得早了頭暈了扶他床上睡一睡起來罷就同小師父本空連椅連人扛到床邊抱到床上放倒了頭眠好了你道這糕爲何這等利害元來趙尼姑曉得巫娘子不喫酒特地對付下這个糕乃是將糯米磨成細粉把酒漿和勻烘得極乾再研細了又下酒漿如此兩三度攪入一兩樣不按君臣的藥末篩起成

糕一見了熱水藥力酒力俱發作起來就是做酒的醉頭一般別人且當不起巫娘子是喫醩也醉的人況且又是清早空心乘餓頭上又喫得多了熱茶下去發作上來如何當得正是由你奸似鬼喫了老娘洗腳水趙尼姑用此計較把巫娘子放番了那春花丫頭見家主婆睡着偷得浮生半日閒小師父引着他自去喫東西頑耍去了那裏還來照管趙尼姑忙在暗處叫出卜良來道雌兒睡在床上了憑你受用去不知怎麼樣謝我那卜良關上房門揭開帳來一看只見酒氣噴人巫娘子兩臉紅得可愛就如一朵

擔其不知罪過更重所以有殺身之報

醉海棠一般越看越標緻了卜良淫興如火先去親个嘴巫娘子一些不知就便輕輕去了衿兒露出雪白的下體來卜良騰的爬上身去將兩腿挨開把陽物插入牝中亂抽起來自誇道慙愧也有這一日也巫娘子軟得身體動憚不得朦朧昏夢中雖是略略有些知覺還（可惜）錯認做家裡夫妻做事一般不知一个皁白憑他輕薄顛狂了一會到得興頭上巫娘醉夢裡也自哼哼嚬嚬卜良樂極緊緊（可惜）抱住叫聲心肝肉我死也一洩如注行事已畢巫娘子兀自昏眠未醒卜良就一手搭在巫娘子身上做一頭假着臉睡

下多時巫娘子藥力已散有些醒來見是一个面生的人一同睡着喫了一驚驚出一身冷汗叫道不好了急坐起來那時把害的酒意都驚散了大叱道你是何人敢汙良人卜良也自有些慌張連忙跪下討饒道望娘子慈悲恕小子無禮則个巫娘子見裤兒脫下曉得着了道兒口不荅應提起裤兒穿了一頭喊叫春花一頭跳下床便走卜良恐怕有人見不敢隨來元在房裡躲着巫娘子開了門走出房又叫春花春花也爲起得早了在小師父房裡打盹聽得家主婆叫響呵欠連天走到面前巫娘子罵道好奴才

我在房裡睡了你怎不相伴我巫娘子沒處出氣很狠要打趙尼姑走來相勸巫娘子見了趙尼姑一發惱恨將春花打了兩掌道快收拾回去春花道還要念經巫娘子道多嘴奴才誰要你管氣得面皮紫漲也不理趙尼姑也不說破一徑出廳一口氣回春花走到家裡開門進去隨手關了門悶悶坐着定性了一回問春花道我記得餓了喫糕如何在床上睡着春花道大娘喫了糕呷了兩口茶便自倒在椅子上是趙師父與小師父同扶上床去的巫娘子道你却在何處春花道大娘睡了我肚裡也餓先喫了大娘

剩的糕後到小師父房裡喫茶有些困倦打了一个盹聽得大娘叫就來了巫娘子道你看見有甚麼人走進房來春花道不見甚麼人無非只是師父們巫娘子嘿嘿無言自想睡夢中光景有些恍惚記得又將手摸摸自己陰處見是粘粘涎涎的喫口氣道罷了罷了誰想這妖尼如此奸毒把我滌淨身體與這个甚麼天殺的點污了如何做得人噙着淚眼暗暗惱恨欲要自盡還想要見官人一面割捨不下只去對着自繡的菩薩哭告道弟子有恨在心望菩薩靈感報應則个禱罷哽哽咽咽思想丈夫哭了一場沒

情沒結煞了春花正自不知一个頭腦且不說道與巫漢子煩惱那邊趙尼姑見巫娘子帶着怒色不別而行覺得卜良着了手走進房來見卜良還眠在床上把指頭咬在口裏呆呆地想着光景趙尼姑見了行徑惹起老騷連忙騎在卜良身上道還不謝謝媒人連聳是露豎將起來伸手去摸他陽物怎奈卜良方纔洩得過不能再舉老尼極了把卜良咬了一口道却便宜了你倒急煞了我卜良道感恩不盡夜間盡情陪你罷况且還要替你商量个後計趙尼姑道你說只要嘗滋味又有甚麼後計卜良道既得隴復

望蜀人之常情既嘗着了滋味如何還好罷得方纔是勉强的畢竟得他歡歡喜喜自情自愿徃來方爲有趣趙尼姑道你好不知足方纔强做了他他一天怒氣別也不別去了不知他心下如何怎好又想後會直等再看个機會他與我原不断徃來就有商量了卜良道也是也是全仗神機妙筭是夜卜良感激老尼要奉承他歡喜縣在庵中與他縱其淫樂不在話下却說賈秀才在書舘中是夜得其一夢夢見身在家中一个白衣婦人走入門來正要上前問他見他竟進房裡秀才大踏步趕來却走在壁間掛的繡

觀音軸上去了。秀才擡頭看時、上面有幾行字、仔細看了、從頭念去、上寫道、

口裡來的口裡去。　報仇雪恥在徒弟。

念罷、掇轉身來、見他娘子拜在地下、他一把扯起、撒然驚覺、自想道、此夢難解、莫不娘子身上有些疾病事故、觀音顯靈相示、次日就別了主人家、離了館門、一路上來、詳解夢語不出、心下憂疑、到得家中叩門、春花出來開了、賈秀才便問娘子何在、春花道、大娘不起來、還眠在床上、秀才道、這早晚如何不起來、春花道、大娘有些不快活、口口叫着官人啼哭哩、秀才

見說慌忙走進房來只見巫娘子望見官人來了一觳轆跳將起來秀才看時但見蓬頭垢面兩眼通紅走起來一頭哭一頭撲地拜在地上秀才喫了一驚道如何作此模樣一手扶起來巫娘子道官人與奴做主則箇秀才道是誰人欺負你巫娘子打發了頭灶下燒茶做飯去了便哭訴道奴與官人匹配以來並無半句口面半點差池今有大罪在身只欠一死只等你來說个明白替奴做主死也瞑目秀才道有何事故說這等不辭的話巫娘子便把趙尼姑如何騙他到庵念經如何哄他喫糕軟醉如何叫人爽醉

可憐可殺

羞他說了又哭倒在地秀才聽罷毛髮倒豎起來喊道有這等異事便問道你曉得那个是何人娘子道我那曉得秀才把床頭劒拔出來在桌上一擊道不殺盡此輩何以爲人但只是既不曉得其人若不精細必有漏脫還要想出計較來娘子道奴告訴官人已過奴事已畢借官人手中劒來刎此就死更無別話秀才道不要短見此非娘子自背失身這是所遭不幸娘子立志自明今若輕身一死有許多不便娘子道有甚不便也顧不得了秀才道你死了你娘家與外人都要問緣故若說了出來你落得死了醜名

秀才也猷其智數是可殺趙尼而有餘

難免抑且我前程罷了若不說出來你家裡族人又不肯干休于我我自身也理不道冤仇何時而報娘子道若要奴身不死除非妖尼奸賊多死得在我眼裡還可忍恥偷生秀才想了一會道你當時被騙之後見了趙尼如何說了娘子道奴着了氣一徑回來了不與他開口秀才道既然如此此仇不可明報若明報了須動官司口舌畢竟難掩眞情衆口喧傳把清名點污我今心思一計要報得無些痕跡一个也走不脫方妙低頭一想忽然道有了有了此計正合着觀世音夢中之言妙妙娘子道計將安出秀才道

娘子你要明你心事報你寃仇須一一從我若不肯依我仇也報不成心事也不得明白娘子道官人主見奴怎敢不依只是要做得停當便好秀才道趙尼姑而今既是不曾說破不曾斷絕只道你一時含羞未了婦人水性未必不動心你今若要去賺得趙尼姑來便有妙計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此乃萬全勝算巫娘子道計較雖好只是羞人今要報仇說不得了夫妻計議已定明日秀才藏在後門靜處巫娘子使叫春花到庵中去請趙尼姑來說話趙尼姑見了春花又見說請他便暗道這雌兒想是

巫娘子先發[illegible]謔

[illegible]

亦不爲

[illegible]所感

嘗着甜頭裝不過轉了風也搖搖擺擺同春花飛也似來了趙尼姑見了巫娘子便道日前得罪了大娘又且簡慢了休要見怪巫娘子叫春花走開了捏着趙尼姑的手輕問道前日那箇是甚麼人趙尼姑見有些意思就低低道是此間極風流底卜大郎叫做卜良有情有趣少年女娘見了無有不喜歡他的他慕大娘標緻得緊日夜來拜求我我憐他一點誠心難打發他又見大娘孤單在家未免清冷少年時節便相處着個把也不虛度了青春故此做成這事那家猫兒不喫葷多在我老人家肚裏大娘不要認眞

落得便快活快活等那个人菩薩也似敬你寶貝也似待你有何不可巫娘子道只是該與我熟商量不該做作我而（妙甚）今事已如此不必説了趙尼姑道你又不曾認得他若明説你怎麽肯今已是一番過了落得圖个長往來好巫娘子道怔出醜了一番不曾看得明白模樣如何情性如何既然愛我你叫他到我家再會會看果然人物（妙妙）好便許他陪他往來也使得趙尼姑道中了機謀不勝之喜並（自然者無所疑）無一些疑心便道大娘果然如此老身今夜就叫他來便了這个人物儘着看是好的巫娘子道點上燈時我就自在門

内等他咳嗽爲號領他進房趙尼姑千歡萬喜回到庵中把這消息通與卜良那卜良聽得頭顛尾顛恨不得金烏早墜玉兎飛昇到得傍晚巳自在賈家門首探頭探腦恨不得就將那話兒拿下來塞門内撥了進去看看天晚只見撲的把門關上了卜良疑是尼姑搗鬼却放心未下正在躊躇那門裡咳嗽一聲卜良外邊也接應咳嗽一聲輕輕的一扇門開了卜良咳嗽一聲裡頭也咳嗽二聲卜良將身閃入門内門内數步就是天井星月光來朦朧看見巫娘子身軀卜良上前當面一把抱住道娘子恩德如山巫娘

亦以換其不知之法做之

狠哉

子懷着一天憤氣故意不行排拒也將兩手緊緊揯着只當是拘住他卜良急將口來親着將舌頭伸過巫娘子口中亂攪巫娘子兩手越揯得緊了啣吮他舌頭不住卜良興高了陽物翹然舌頭越伸過來巫娘子性起跎踔一口咬住不放卜良痛極放手急掙已被巫娘子啃下五七分一段舌頭來卜良慌了望外急走巫娘子吐出舌尖在手急關了門走到後門尋着了秀才道仇人舌頭咬在此了秀才大喜取了舌頭把汗巾包了帶了劍趁着星月微明竟到觀音庵來那趙尼料道卜良必定成事宿在賈家已自關

門聽了只見有人敲門那小尼是年紀小的倒頭便睡任人攛破了門也不會醒老尼心上有事想着卜良和巫娘子慾心正熾那里就睡得去聽得敲門心疑卜良了事回來作呵小尼不見答應便自家爬起來開門纔開得門被賈秀才攔頭一刀劈將下來老尼望後便倒鮮血直冒嗚呼哀哉了賈秀才將門攔了提了劍走將進來尋人心裡還道倘若那卜良也走在庵裡一同結果他見佛前長明燈有火點着四下里一照不見一个外人只見小尼睡在房裡也是一刀早氣絕了連忙把燈搽亮却就燈下解開手巾

取出那舌頭來將刀撬開小尼口裡放在裡面打滅了燈拽上了門竟自歸家對妻子道師徒皆殺仇已報矣巫娘子道這賊只損得舌頭不曾殺得秀才道不妨不妨自有人殺他而今已後只做不知不消題起了却說那觀音庵左右鄰看見日高三丈庵門尚自關門不見人動靜疑心起來走去推門門却不拴一推就開了見門內殺死老尼嚇了一驚又尋進去見房內又殺死小尼一个是劈開頭的一个是斫斷喉的慌忙叫了地方坊長保正人等多來相視看驗好報官府地方齊來檢看時只見小尼牙關緊閉

喻着一件物事取出來却是人的舌頭地方人道不消說是姦情事了只不知究身是何人且報了縣關再處於是寫下報單正值知縣升堂當堂遞了知縣說這要挨查究身不難但看城內城外有斷舌的必是下手之人快行各鄉各啚五家十家保甲一挨查就見明白出令不多時果然地方逃出一个人來元來卜良被咬斷舌頭情知中計心慌意亂一時狂走不知一个東西南北逃了去向恐怕人追着揀條僻巷躲去伏在人家門簷下蹲了一夜天亮了認路歸家也是天理合該敗只在這條巷內衆認頭認走來

方如如 巧

走去急切里認不得大路又不好問只問得人街上人看見這个人踪跡可疑已自蹤了幾分須臾之間喧傳尼庵事體縣官告示便有个把好事的人盤問他起來口裡含糊滿牙關多是血跡地方人一時鬨動走上了一夥人圍住他道殺人的不是他是誰不由分辨一索子綑住了拉到縣裡來縣前有好些人認得他的道這个人原是个不學好的人眼見得做出事來縣官升堂衆人把卜良帶到縣官問他只是口裡嗚哩嗚喇一字也聽不出縣官叫掌嘴數下要他伸出舌頭來看已自沒有尖頭了血跡尚新縣

官問地方人道那個有姓甚名誰衆人有平日恨他的把他姓名及平日所爲奸盜詐僞事是長是短一一告訴出來縣官道不消說了這狗才必是謀奸小尼老尼開門時先劈倒了然後去强姦小尼小尼恨他咬斷舌尖這狗才一時怒起就殺了小尼有甚麼得講卜良聽得指手畫脚要辨時那里有半个字囫圇縣官大怒道如此奸人費甚麼紙筆況且口不成話兇器未獲難以成招選大樣板子一頓打死罷喝教打一百那卜良是个遊花插趣的人那里熬得刑慣打至五十以上已自絕了氣了縣官着落地方責

令屍親領屍尼姑屍首用地方盛貯燒埋立宗文卷

上批云

卜良吾舌安在知爲破舌之緣尼僧好頭誰當遂

作刎頸之辜斃之足矣惜何姬焉立宗存照

縣官發落公事了訖不在話下那賈秀才與巫娘子

見街上人紛紛傳說此事夫妻兩个暗暗稱快那前

日被騙及今日下手之事到底並無一个人曉得此

是賈秀才識見高强也是觀世音見他虔誠顯此靈

通拆破機關既得報了仇恨亦且全了聲名那巫娘

子見賈秀才幹事決斷賈秀才見巫娘子立志堅貞

正好討女人之法戒也

趙相敬重後人評論此事雖則報仇雪耻不露風聲算得十分好了只是巫娘子清白身軀畢竟被汚外人雖然不知自心到底難過只爲輕與尼姑往來以致有此有志女人不可不以此爲鑒

詩云

好花零落損芳香　只爲當春漏隙光
一句良言須聽取　婦人不可出閨房

拍案驚奇卷之六　終

拍案驚奇卷之七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禪鬬異法

詩曰

燕市人皆去　函關馬不歸
若逢山下鬼　環上繫羅衣

這一首詩、乃是唐朝玄宗皇帝時節、一箇道人李遐周所題、那李遐周是一箇有道術的、開元年間、玄宗召人禁中、後來出住玄都觀內、天寶末年、安祿山豪橫、遐周憂之、玄宗不假能信、反家一日遐周隱遁而去、不知所往、但見所居壁上題詩、如此如此、時人莫曉其意、直至祿山反叛、玄宗幸蜀、六軍變亂、貴妃縊

決果見

死乃有應驗後人方解云燕市人皆去者說祿山盡起燕薊之衆爲兵也函關馬不歸者大將哥舒潼關大敗疋馬不還也若逢山下鬼者山下鬼是嵬字蜀中有馬嵬驛也環上繫羅衣者貴妃小字玉環馬嵬驛時高力士以羅巾縊之也道家能前知如此蓋因玄宗是孔昇眞人轉世所以一心好道一時有道術的如張果葉法善羅公遠諸仙衆異人皆來聚會在來禁內各顯神通不一而足那李遐周區區算術小數不在話下且說張果是帝堯時一个侍中得了胎息之道可以累日不食不知多少年歲直到唐玄宗

神仙戲人如此

朝隱于恒州中條山中出入常乘一箇白驢日行數萬里到了所在住了脚便把這驢似紙一般折叠起來其厚也只比張紙放在巾箱裡面若要騎時把水一噀仍便成驢至今人說八仙有張果老騎驢正謂此也開元二十三年玄宗聞其名遣个通事舍人姓裴名晤馳驛到恒州來迎那裴晤到得中條山中看見張果齒落髮白一箇衰邁老叟有些嫌他未免氣質傲慢張果早已知道與裴晤行禮方畢忽然一交跌去只有出的氣沒有入的氣已自命絕了裴晤慌了道不爭你死了我這聖旨却如何回話又轉

從聯也道得

想道聞道神仙專要試人或者不是真死也不見得我有道理便焚起一爐香來對着死屍跪了致心念誦把天子特差求道之意宣揚一遍只見張果漸漸醒轉來那裴晤被他這一驚嚇得有些古怪不敢相逼星夜馳驛把上項事奏過天子玄宗愈加奇異道裴晤不了事另命中書舍人徐嶠賫了璽書安車奉迎那徐嶠小心謹慎張果便隨嶠到東都于集賢院安置行李乘轎入宮見玄宗玄宗見是个老者便問道先生既已得道何故齒髮衰朽如此張果道衰朽之年學道未得故見此形相可羞可羞今陛下光問

莫若把齒髮盡去了還好說罷即就御前把鬢髮頻頻撏拔乾淨又捏了拳頭把口裡亂敲將幾箇牙齒不完的零星牙齒逐个敲落滿口血出玄宗大驚道先生何故如此且出去歇息一會張果出來了玄宗想道這老兒古怪那時傳命召來只見張果搖搖擺擺走將來面貌雖是先前的那老一頭純黑頭髮鬚鬚如漆雪白一口好牙齒比少年的還好看些玄宗大喜留在內殿賜酒飲過數杯張果辭道老臣量淺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喫得一斗玄宗令召來張果口中不知說些甚的只見一個小道士在殿簷上

飛下來約有十五六年紀且是生得標致上前叩頭禮畢走到張果面前打箇稽首言詞清爽禮貌周備玄宗命坐張果道不可不可弟子當侍立小道士遵師言謝躬傍站玄宗愈看愈喜便叫斟酒賜他杯杯滿盞盞乾飲勾一斗弟子並不推辭張果便起身替他辭道不可更賜他加不得了若過了度必有失處惹得龍顏一笑玄宗道便大醉何妨恕卿無罪立起身來手持一玉觥滿斟了將到口邊遞他剛下口只見酒從頭頂湧出把一个小道冠兒湧得歪在頭上跌了下來道士去拾時脚步踉蹌連身子也跌倒了

衆將也異

玄宗及在旁嬪御一齊笑將起來仔細一看不見了小道士止有一箇金榼在地滿盛着酒細驗這榼却是集賢院中之物一榼止盛一斗玄宗大奇明日要出咸陽打獵就請張果同去一齊合圍說罷前驅擒得大角鹿一隻將付庖廚烹宰張果見了道不可殺不可殺此是仙鹿已滿千歲昔時漢武帝元狩五年在上林游獵臣曾侍從生獲此鹿後來不忍殺捨放了玄宗笑道鹿甚多矣焉知卽此鹿且時遷代變前鹿豈能保備人不會獵過留到今日張果道武帝捨鹿之時將銅牌一片紮在左角下爲記試看有此否玄

宗命人驗看在左角下果得銅牌有二寸長短兩行小字已糢糊黑暗辨不出了玄宗纔信就問道元狩五年是何甲子到今多少年代了張果道元狩五年歲在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到今甲戌歲八百五十二年矣玄宗宣命太史官查推長曆果然不差於是曉得張果是个千來歲的人羣臣無不欽服一日秘書監王廻質太常少卿蕭華兩人同往集賢院拜訪張果迎着坐下忽然笑對二人道人生娶婦娶了箇公主好不怕人兩人見他說得沒頭腦兩兩相看不解其意正說之間只見外邊傳呼有詔書到張果命

人怕排香案等着元來玄宗有个女兒叫做玉真公主從小好道不曾下降扵人議婚姻之事民間謂之嫁皇家謂之降民間謂之娶皇家謂之尚玄宗見張果是个真仙出世又見女兒好道意思要把女兒下降張果等張果尚了公主結了仙姻仙眷又好等女兒學他道術可以雙修成仙計議已定須下詔書中使賫了到集賢院張果處開讀已畢張果只是哈哈大笑不肯謝恩中使看見王蕭二公在旁因與他說天子要降公主的意思叫他兩个攛掇二公方悟起初所說便道仙翁早已得知在此說過了的中使與

二公大家相勸一番、張果只是笑不止、中使料道不成、只得去回覆聖旨、玄宗見張果不允親事、心下不悅、便與高力士商量道、我聞堇汁最毒、飲之立死、若非眞仙必是下不得口、好歹把這老頭兒試一試、時値天大雪、寒冷異常、玄宗召張果進宮、把堇汁下在酒裡、叫宮人滿斟煖酒與仙翁敵寒、張果舉觴便飲、立盡三巵、醺然有醉色、四顧左右、咂咂舌道、此酒不是佳味、打个呵欠、倒頭睡下、玄宗只是照着、不做聲、過了一會、醒起來道、古怪古怪、袖中取出小鏡子一照、只見一口牙齒都焦黑了、看見御案上有鐵如意、

命左右取來將黑齒逐一擊下隨收在衣帶內了取出藥一包來將少許擦在口中齒穴上又倒頭睡了這一覺不比先前且是睡得安穩有一个多時辰纔起來滿口牙齒多已生完比先前更堅且白玄宗越加敬異賜號通玄先生却是疑心他來歷其時有箇師夜光善能視鬼玄宗召他來把張果一看夜光竝不見甚麽動靜又有个邢和璞善算有人問他他把算子一動便曉得這人姓名窮通壽夭萬不失一玄宗一向奇他便教道把張果來算算和璞拿了算子撥上撥下撥箇不耐煩竭盡心力耳根通紅不要

果法精說　接轉其妙

說算他別的只是个氣數也算他不出其時又有一箇、道、士、蘂、法、善、也多奇術、玄宗便把張果來私問他、法善道、張果出處、只有臣曉得、却說不得、玄宗道、何故、法善道、臣說了必死、故不敢說、玄宗定要他說、法善道、除非陛下免冠跣足、救臣、臣方得活、玄宗許諾、法善纔說道、此、是、混、沌、初、分、時、一、个、白、蝙、蝠、精、剛說得罷、七竅流血、未知性命如何、已見四肢不樂、玄宗急到張果面前、免冠跣足、自稱有罪、張果看見皇帝如此、也不放在心上、慢慢的說道、此兒多口過不謫治他、怕敗壞了天地開事、玄宗哀請道、此朕之意、非

法善之罪、望仙翁饒恕則箇、張果方纔回心轉意。叫取水來、把法善一噀、法善即時復活。而今且說這葉法善。表字道元、先居處州松陽縣、四代修道。法善弱冠時、曾游括蒼白馬山石室內、遇三神人錦衣寶冠、授以太上密旨、自是誅蕩精怪、掃滅凶妖、所在救人、入京師時、武三思擅權、法善時常察聽妖祥、保護中宗、相王及玄宗、大為三思所忌、流竄南海。玄宗即位、法善在海上乘白鹿、一夜到京。在玄宗朝凡有吉凶動靜、法善必預先奏聞。一日吐番遣使進寶函、封甚固、奏稱內有機密、請陛下自開、勿使他人知之。廷臣

不知來意眞僞、是何緣故、面面相覷、不敢開言、惟有法善密奏道、此是凶函、冝令番使自開、玄宗依奏、降旨、番使領旨、不知好歹、扯起函蓋、函中弩發、番使中箭而死、乃是番家見識、要害中華天子、設此暗機于函中、連番使也不知道、却被法善參透、不中暗算、反教番使自着了道兒、開元初正月元宵之夜、玄宗在上陽宮觀燈、尚方匠人毛順心巧用心機、施逞技藝、結搆綵樓三十餘間、樓高一百五十尺、多是金翠珠玉鑲嵌、樓下坐着、望去樓上、滿樓都是些龍鳳螭豹百般鳥獸之燈、一點了火、那龍鳳螭豹百般鳥獸盤

旋的盤旋跳蹦的跳蹦飛舞的飛舞千巧萬怪似是神工不像人力玄宗看畢大悅傳旨速召葉尊師來同賞去了一會纔召得个葉法善樓下俱見玄宗稱誇道好燈法善道燈盛無比依臣看將起來西涼府今夜之燈也差不多如此玄宗道尊師幾時曾見過來法善道適纔在彼因蒙急召所以來了玄宗怪他說得咤異故意問道朕如今即要往彼看燈去得否法善道不難就叫玄宗閉了雙目切不可妄開開時有失玄宗依從法善喝聲道疾玄宗足下雲冉冉而起已同法善在霄漢之中須臾之間足已及地

法善道而今可以開眼看了、玄宗閃開龍目、只見燈影連亘數十里、車馬駢闐、士女紛雜、果然與京師無異、玄宗拊掌稱燕、猛想道如此良宵、恨無酒喫、法善道、陛下隨身帶有何物、玄宗道、止有鏤鐵如意在手、法善使持往酒家、當了一壺酒、幾个碟來、與玄宗對喫完了、還了酒家家火、玄宗道、回去罷、法善復令閉目騰空而起、少頃已在樓下、御前去時歌曲尚未終篇、已行千里有餘、玄宗疑是道家幻術、障眼法兒、未必真到得西涼、猛可思量道、却纔把如意當酒、這是實事、可驗、即日差个中使托名他事、到涼州密訪鏤

奇荒想頭際口主打

鐵如意果然在酒家說道正月十五夜有个道人拿了嘗酒喫的始信看燈是真是年八月中秋之夜月色如銀萬里一碧玄宗在宮中賞月笙歌進酒憑着白玉欄杆仰面看着浩然長想有詞為証

桂花浮玉正月滿天街夜涼如洗風泛鬚眉透骨寒人在水晶宮裏蛇龍偃蹇觀闕嵯峨縹緲笙歌沸霜華滿地欲跨彩雲飛起　詞寄酹江月

玄宗不覺襟懷曠蕩便道此月普照萬方如此光燦其中必有非常好處見說嫦娥竊藥奔在月宮既有宮殿定可游觀只是如何得上去急傳旨宣召葉尊

師法善應召而至玄宗問道尊師有道術可使朕到月宮一游否法善道這有何難就請御駕啟行說罷將手中板笏一擲現出一條雪鍊也似的銀橋來那頭直接着月內法善就扶着玄宗踱上橋去且是平穩好走隨走過處橋便隨滅走得不上一里多路到了一个所在露下沾衣寒氣逼人面前有座玲瓏四柱牌樓樓頭看時上面有个大匾額乃是六箇大金字玄宗認着是廣寒清虛之府六字便同法善從大門走進來看時庭前是一株大桂樹扶疎遮陰不知覆着多少里數桂樹之下有無數白衣仙女乘着白

好个樂
皇帝

鸞在那裡舞、這邊庭階上、又有一般仙女、也如此打扮、各執樂器一件、在那裡奏樂、與舞的仙女相應、看見玄宗與法善走進來、也不驚異、也不招接、吹的自吹、舞的自舞、玄宗呆呆看着、法善指道、這些仙女、名爲素娥、身上所穿白衣、叫做霓裳羽衣、所奏之曲、名曰紫雲曲、玄宗素曉音律、將兩手按節、把樂聲一一嘿記了、後來到宮中、傳與楊太眞、就名霓裳羽衣曲、流于樂府、爲唐家希有之音、這是後話、玄宗聽罷仙曲、怕冷欲還、法善駕起兩片彩雲、穩如平地、不勞舉步、已到人間、路過潞州城上、細聽樵樓更鼓、已打三

點那月色一發明朗如晝照得潞州城中纖毫皆見但只夜深人靜四顧悄然法善道臣侍陛下夜臨于此此間人如何知道適來陛下習聽仙樂何不於此試演一曲玄宗道甚妙甚妙只方纔不帶得所用玉笛來法善道玉笛何在玄宗道在寢殿中法善道這个不難將手指了一指玉笛自雲中墜下玄宗大喜接過手來想着月中拍數照依吹了一曲又在袖中摸出數个金錢灑將下去了乘月回宮至今傳說唐明皇遊月宮正此故事那潞州城中有睡不着的聽得笛聲嘹喨似覺非凡有爬起來聽的却在半空中

[illegible]事令封甚[illegible]

敘公遠出

吹響沒做理會次日又有術士拾得金錢的報知府裡府裡官員道是非常祥瑞上表奏聞十來日表到御前玄宗看表道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此乃國家瑞兆萬千之喜玄宗心下明白不覺大笑自此敬重法善與張果一般時常留他兩人在宮中或下棊或鬪小法賭勝負為戲一日二人在宮中下棊玄宗接得鄧州刺史表文一道奏稱本州有仙童羅公遠廣有道術蓋因刺史迎春之日有个白衣人身長丈餘形容怪異雜在人叢之中觀看見者多駭走倏有小童喝他道業畜何乃擅離本處驚動官司

還不速去其人並不敢則聲提起一把衣服如飛走了、府吏看見小童作怪、一把擒住、來到公燕之所、具白刺史、刺史問他姓名、小童答道、姓羅名公遠、道見守江龍上岸看春、非喝令回去、刺史不信道、怎見得是龍、須得吾見真形、方可信、小童道、請待後日至期、于水邊作一小坑、深纔一尺、去江岸丈餘、引江水入來、刺史與郡人畢集、見有一白魚、長五六寸、隨流至坑中、跳躍兩邊、漸漸大了、有一道青烟如線、在坑中起、一霎時、黑雲滿空、天色昏暗、小童道、快都請上了津亭、正走間、電光閃爍、大雨如瀉、須臾少定、見一大

不惜對萬所人道皮術皇其技欲銷之了

內龍起于江心頭與雲連有頓飯時方滅刺史看得真實隨卽具表奏聞就叫羅公遠隨表來朝見帝玄宗把此段話與張葉二人說了就叫公遠與二人相見二人見了大笑道村童曉得些甚麼二人各取棊子一把握着拳頭問道此有何物公遠笑道都是空手及開拳兩人果無一物棊子多在公遠手中兩人方聽得這童兒有些來歷玄宗就叫他坐在法善之下天氣寒冷團團圍爐而坐此時劍南出一種菓子叫做日熟子一日一熟到京都是不鮮的了張葉兩人每日用仙法遣使取來過午必至所以玄宗常有

鬪似白相戲如兒

仙列釋于皆武尺參與才

新鮮的到口是日至夜不來二人心下疑惑商量道莫非羅君有緣故盡升目看公遠元來公遠起初一到爐邊便把火筯插在灰中見他們疑心了纔笑嘻嘻的把火筯提了起來不多時使者即到法善詰問爲何今日偏遲使者道方欲到京火焰連天無路可過適纔火息了然後來得衆人多驚伏公遠之法卻說當時楊妃未入宮之時有个武惠妃專寵玄宗雖宗奉道流那惠妃卻篤信佛教各有所好惠妃信的釋子叫做金剛三藏也是个奇人道術與葉羅諸人算得敵手玄宗駕幸功德院忽然背痒羅公遠折取

竹枝化作七寶如意進上爬背玄宗大悅轉身對三藏道上人也能如此否三藏道公遠的幻化之術臣爲陛下取眞物袖中摸出一个七寶如意來獻上玄宗一手去接得來手中先所執公遠的如意登時仍化作竹枝玄宗回宮與武惠妃說了惠妃大喜玄宗要幸東洛就對惠妃說道朕與卿同行却教葉羅二尊師金剛三藏從去試他鬬法以決兩家勝負何如武惠妃歡喜道臣妾願隨往觀傳旨排鸞駕不則一日到了東洛時方脩麟趾殿有大方梁一根長四五丈徑頭六七尺眠在庭中玄宗對法善道尊師試爲

禪仙也
閒全世
精

朕舉起來法善受詔作法方木一頭揭起數尺一頭不起玄宗道尊師神力何乃只舉得一頭法善奏道三藏使金剛神衆壓住一頭故舉不起元來法善故意如此說要武妃面上好看等三藏自逞其能然後勝他果然武妃見說晴道佛法廣大不勝之喜三藏也只道實話自覺有些快活惟羅公遠低着頭只是笑玄宗有些不伏氣又對三藏道法師既有神力葉尊師不能及今有个澡瓶在此法師能咒得葉尊師入此瓶否三藏受詔置瓶畢葉法善依禪門法欵坐起來念動呪語未及念完法善身體欵欵就瓶念得

耍得趣甚

雨過法善已至瓶嘴邊翕然而入玄宗心下好生不悅過了一會不見法善出來又對三藏道法師既使其入瓶能使他出否三藏道進去煩難出來是本等法就念起咒來咒完不出三藏急了不住口一氣數遍並無動靜玄宗驚道莫不尊師沒了變起臉來武妃大驚失色三藏也慌了只有羅公遠拍開口一味笑玄宗問他道而今怎麼處公遠笑道不消陛下費心法善不遠三藏又念咒一會不見出來正無計較外邊高力士報道葉尊師進玄宗大驚道銅瓶在此却在那里來急召進問之法善對道寧王邀臣喫飯

[illegible]應

異想標

由道更
歸術不
可術

正在作法之際而蒞陛下必不肯放恰好借入搋機會到寧王家喫了飯來若不因法師一呪須去不得玄宗大笑武妃三藏方放下心了法善道法師已呪過了而今該貧道還禮隨取三藏紫銅鉢盂在圍爐裡面燒得內外都紅法善提在手裡弄來弄去如同無物忽然雙手捧起來照着三藏光頭撲地合上去三藏失聲而走玄宗大笑公遠道陛下以爲樂不知此乃道家末技葉師何必施逞玄宗道尊師何不也作一法使朕一快公遠道請問三藏法師要如何作法術三藏道貧僧請收固袈裟試令羅公取之不得

是羅公輸取得是貧僧輸玄宗大喜一齊同到道場院看他們做作三藏結立法壇一所焚起香來取袈裟貯在銀盒內又安數重木函木函加了封鎖放于壇上三藏自在壇上打坐起來玄宗武妃衆闘多看見壇中有一重菩薩外有一重金甲神人又外有一重金剛圍着賢聖比肩環繞莊嚴三藏觀守目不暫捨公遠坐繩床上言笑如常不見他作甚行徑衆人都拭目看公遠公遠竟不在心上有好多一會玄宗道何太遲遲莫非難取公遠道臣不敢自誇其能也不知取得取不得只叫三藏開來看看便是玄宗開

言便叫三藏開函取袈裟三藏看見重重封鎖一毫不動心下喜歡及開到銀盒叫一聲苦已不知袈裟所向只是个空盒三藏嚇得面如土色半晌無言玄宗拍手大笑公遠奏道請令人在臣院內開櫃取來中使領旨去取須臾袈裟取到了玄宗看了問公遠道朕見菩薩尊神如此森嚴却用何法取出公遠道菩薩力士聖之小者甲兵諸神道之小者至于太上至真之妙非術士所知適來使玉清神女取之雖有菩薩金剛連形也不得見他的取若坦途有何所礙玄宗大悅賞賜公遠無數葉公三藏皆伏公遠神通

方見公遠術處

玄宗欲從他學隱形之術公遠不肯道陛下眞人謫化保國安民萬乘之尊學此小術何用玄宗怒罵之公遠即走入殿柱中極口數玄宗過失玄宗愈加怒發叫破柱取他柱既破又見他走入玉碣中就把碣破爲數十片片片有公遠之形却沒奈他何玄宗謝了罪忽然又立在面前玄宗懇求至切公遠只得許了雖則傳授不肯盡情玄宗與公遠同做隱形法時果然無一人知覺若是公遠不在玄宗自試就要露出些形來或是衣帶或是幞頭脚宮中人定尋得出玄宗曉得他傳授不盡多將金帛賞賚要他喜歡有

時把威力嚇他、道不肯傳、立刻誅死。公遠只不作准。玄宗怒極、喝令綁出斬首、刀斧手得旨、推出市曹斬訖、隔得十來日、有个內官叫做輔仙玉、奉差自蜀道回京、路上撞遇公遠騎驢而來、笑對內官道、官家作戲忒沒道理、袖中出書一封道、可以此上聞、又出藥一包、寄上說道、官家鬧時、但道是蜀當歸。語罷、忽然不見。仙玉還京奏聞、玄宗取書覽看、上面寫是姓維名厶。迋。一時不解、仙玉退出、公遠已至、玄宗方悟道、先生爲何改了名姓、公遠道、陛下曾去了臣頭、所以改了、玄宗稽首謝罪、公遠道、作戲何妨、走出朝門內

此不知去向直到天寶末祿山之難玄宗幸蜀又于劍門奉迎鑾駕護送至成都拂衣而去後來肅宗即位靈武玄宗自疑不能歸長安肅宗以太上皇奉迎然後自蜀還京方信蜀當歸之寄其應在此與李遐周之詩總是道家前知妙處有詩為証

好道秦王與漢王　豈知治道在經常
縱然法術無窮幻　不救楊家一命亡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第八

烏將軍一飯必酬　陳大郎三人重會

詩曰

每訝衣冠多盜賊　誰知盜賊有英豪
試觀當日及時雨　千古流傳義氣高

話說世人最怕的是个強盜二字、做個罵人惡語。不知道也只見得一邊。若論起來、天下那一處沒有強盜。假如有一等做官的、悮國欺君、侵剝百姓、雖然官高祿厚、難道不是大盜。有一等做公子的、倚靠着父兄勢力、張牙舞爪、詐害鄉民、受投獻、窩賍私、無所不爲、百姓不敢聲冤、官司不敢盤問、難道不是大盜。有

一等做舉人秀才的呼朋引類把持官府起滅詞訟每有將良善人家拆得烟飛星散的難道不是大盜只論衣冠中尚且如此何况做經紀客商做公門人役三百六十行中人儘有狠心狗行狠似强盜之人在內自不必說所以當時李涉博士遇着强盜有詩云

暮雨瀟瀟江上村　綠林豪客夜知聞
相逢何用藏名姓　世上于今半是君

這都是嘆笑世人的話世上如此之人就是至親切友尚且反面無情何况一飯之恩一面之識倒不如

水滸傳上說的人每每自稱好漢英雄偏要在綠林中掙氣做出世人難到的事出來蓋爲這綠林中也有一夥無奈借此棲身的也有爲義氣上做了人借此躲難的也有朝廷不用淪落江湖因而結聚的雖然只是歹人多其間仗義疎財的到也儘有當年趙禮讓肥反得粟米之贈張齊賢遇盜更多金帛之遺都是古人實事且說近來蘇州有箇王生是箇百姓人家父親王三郎商賈營生母親李氏又有箇嬸母楊氏却是孤孀無子的幾口兒一同居住王生自幼聰明乖覺嬸母甚是愛惜他不想年紀七八歲時父

姆兩口相繼而亡、多虧得這楊氏賢達无嗣、就把王生養爲己子、漸漸長成起來、轉眼間又是十八歲了、商賈事體、是件伶俐、一日楊氏對他說道、你如今年紀長大、豈可坐喫箱奩、我身邊有的家貲、拼你失亂、剩下的、儘勾營運、待我湊成千來兩、你到江湖上做些買賣、也是正經、王生欣然道、這個正是我們本等、楊氏就收拾起千金東西、交付與他、王生與一班爲商的計議定了、說南京好做生意、先將幾百兩銀子、置了些蘇州貨物、揀了日子、僱下一隻長路的航船、行李包裹多收拾停當、別了楊氏、起身到船、燒了神

福利市、就便開船、一路無話、不則一日早到京口趁著東風過江、到了黃天蕩內、忽然起一陣怪風、滿江白浪掀天、不知把船打到一个甚麼去處、天色昏黑了、船上人擡頭一望、只見四下里多是蘆葦、前後並無第二隻客船、王生和那同船一班的人正在慌張、忽然蘆葦裏一聲鑼響、划出三四隻小船來、每船上各有七八个人、一擁的跳過船來、王生等嚇做一塊、叩頭討饒、那夥人也不來和你說話、也不來害你性命、只把船中所有金銀貨物盡數擄過船、叫聲聒噪、便櫓齊發、飛也似划將去了、滿船人驚得魂飛魄

散目睜口呆王生不覺的大哭起來道我直如此命薄就與同行的商量道如今盤纏行李俱無到南京何幹不如各自回家再作計較喞喞噥噥了一會天色漸漸明了那時已自風平浪靜撥轉船頭望鎮江進發到了鎮江王生上岸往一个親眷人家借得幾錢銀子做盤費到了家中楊氏見他不久就回又且衣衫零亂面貌憂愁已自猜个八九了只見他走到面前唱得个喏便哭倒在地楊氏問他仔細他把上項事說了一遍楊氏安慰他道兒嚛這也是你的命又不是你不老成花費了何須如此煩惱且安心在

家兩日、再湊些本錢出去、務要趂出前番的來便是、王生道、已後只在近處做些買賣罷、不擔這樣干繫、遠處去了、楊氏道、男子漢、千里經商、怎說這話、住在家一月有餘、又與人商量道、揚州布好賣、松江置買了布、到揚州就帶些銀子、糴了米荳回來、甚是有利、楊氏又湊了幾百兩銀子、與他到松江、買了百來筒布、獨自寫了一隻滿風梢的船、身邊又帶了幾百兩糴米荳的銀子、合了一个夥計、擇日起行、到了常州、只見前邊來的船隻、隻氣嘆口渴道、擠壞了、擠壞了、忙問緣故、說道、無數糧船、阻塞住丹陽路、自青羊鋪

不要去
[illegible]遇了

直到靈口水淺不通買賣船莫想得進王生道怎麼好船家道難道我們上前去看他擠不成打從孟河走他娘罷王生道孟河路怕恍惚船家道擠得只是日裏行何礙不然守得路通知在何日因遂依了船家走孟河路果然是天清日白時節出了孟河方歡喜道好了好了若在內河里幾能擠得出來正在快活間只見船後頭水響一隻三櫓八槳船飛也似趕來看看至近一撓鉤搭住十來个強人手執快刀鐵尺金剛圈跳將過來元來孟河過東去就是大海日裏也有強盜的惟有空船走得今見是買賣船又悔

王生艱天空有饑餓

氣恰好撞着了怎肯饒過盡情搬了去惟船家手裏還捏着櫓一鐵尺打去船家拋櫓不及王生艄艙之中把眼瞅去認得就是前日黃天蕩裏一班人王生口裏喊道大王前日受過你一番了今日如何又在此相遇我前世直如此少你的那強人內中一箇長大的說道果然如此還他些做盤纏就把一个小小包裹撩將過來掉開了船一道烟反望前邊江裏去了王生只叫得苦拾起包裹打開看時還有十來兩零碎銀子在內噙着眼淚冷笑道且喜這番不要借盤纏僥倖僥倖就對船家說道誰料你走此路弄得

陸氏之婦

我如此、回去了罷、船家道世情變了、白日打劫誰人曉得、只得轉回舊路、到了家中楊氏見來得快又一心驚王生淚汪汪地走到面前、哭訴其故、難得楊氏是个大賢之人又眼裏識人、自道姪兒必有發跡之日並無半點埋冤只是安慰他、教他守命再做道理、過得幾時楊氏又湊起銀子、催他出去道兩番遇盜、多是命裏所招命該失財便是坐在家裏也有上門打劫的不可因此兩番墮了家傳行業王生只是害怕、楊氏道姪兒疑心尋一个起課的問个吉凶討个前路、便是果然尋了一个先生到家、接連占卜了幾

處做生意都是下卦惟有南京是箇上上卦又道不消到得南京但往南京一路上去自然財交聚樹發氏道我的兒大膽天下去得小心寸步難行蘇州到南京不上六七站路許多客人往往來來當初你父親你叔叔都是走熟的路你也是悔氣偶然撞這兩遭盜難道他們專守着你一个遭遭打劫不成占卜既好只索放心前去王生依言仍舊打點動身也是他前數注定合當如此正是

篋底東西命裡財　皆繇鬼使共神差
強徒不是無因至　巧弄他們送福來

王生行了兩日又到楊子江中此日一帆順風真个兩岸萬山如走馬直抵龍江關口然後天晚上岸不及了打點灣船他每是驚弓的鳥傍着一隻廵哨號船邊拴好了船自道萬分無事安心歇宿到得三更只聽得一聲鑼響火把齊明睡夢裡驚醒急睜眼時又是一夥強人跳將過來照前搬个罄盡看自已船時不在原泊處所已移在大江濶處来了火中仔細看他們摸樣認得就是前兩番之人王生硬着膽扯住前日還他包裹這个長大的強盜跪下道大王小人只求一死大王道我等誓不傷人性命你去罷了

如何反來歪纏、王生哭道、大王不知小人幼無父母、全虧得嬸娘重托出來為商、剛出來得三次、恰是前世欠下大王的、三次都撞着大王、奪了去、教我何面目見嬸娘、也那裡得許多銀子還他、就是大王不殺我時、也要跳在江中死了、決難回去、再見恩嬸之面了、說得傷心、大哭不住、那大王是个有義氣的、覺得可憐他、便道、我也不殺你、銀子也還你不成、我有道理、我昨晚劫得一隻客船、不想都是打網的苧蘇、且是不少、我要他沒用、我取了你銀子、把這些與你、做本錢去、也勾相當了、王生出於望外、稱謝不盡、那夥

[illegible]

人便把苧蔴亂拋過船來，王生與船家慌慌併叠，不及細看，約莫有二三百綑之數，强盜拋完了苧蔴，已自胡哨一聲，轉船去了，船家認着江中小港門，依舊把船移進宿了，候天大明，王生道，這也是有人心的强盜，料道這些苧蔴，也有差不多千金了，他也是劫了去不好發脫，故此與我，我如今就是這樣發行去賣，有人認出，反爲不美，不如且載回家，打過了細，改了樣式，再去別處貨賣麽，仍舊把船開江，下水船快，不多時到了京口閘，一路到家，見過嬌嬌，又把上項事一一說了，楊氏道，雖沒了銀子，換了偌多苧蔴來，

也不爲大虧、便打開一綑來看、只見一層一層解到裡邊、細心中一塊硬的、總束甚緊、細細解開、乃是幾層綿紙、包着成錠的白金、隨開第二綑、綑綑皆同、一船苧蔴、共有五千兩有餘。乃是久慣大客商、江行防盜、假意貨苧蔴、暗藏在綑內、瞞人眼目的、誰知被強盜不問好歹劫來、今日却富了王生、那時楊氏與王生叫聲慚愧、雖然受了兩三番驚恐、却平白地得此橫財、比本錢加倍了、不勝之喜、自此以後、出去營運、遭遭順利、不上數年、遂成大富之家、這个雖是王生之福、却是難得這大王一點慈心、可見強盜中未嘗

沒有好人、如今再說一个、也是蘇州人、只因無心之中、結得一个好漢、後來以此起家、又得夫妻團會、有詩爲証、

說時俠氣凌霄漢　聽罷奇文冠古今
若得世人皆仗義、貪泉自可表清心、

却說景泰年間、蘇州府吳江縣、有个商民、複姓歐陽、媽媽是本府崇明縣曾氏、生下一女一兒、兒年十六歲未婚、那女兒二十歲了、雖是小戶人家、到也生得有些姿色、就贅本村陳大郎爲婿、家道不富不貧、在門前開小小的一爿雜貨店鋪、往來交易、陳大郎和

小舅兩人管理他們翁婿夫妻郎舅之間你敬我愛做生意過日忽遇寒冬天道陳大郎往蘇州買些貨物在街上行走只見紛紛洋洋下着國家祥瑞古人有詩說得好道是

盡道豐年瑞　豐年瑞若何
長安有貧者　宜瑞不宜多

那陳大郎冒雪而行正要尋一个酒店沽酒燒寒忽見遠遠地一个人走將來你道是怎生模樣但見

身上緊穿着一領青服腰間暗懸着一把鋼刀形狀帶些威雄面孔更無細肉兩頰無鬚不亦恍邊

身都是德轄如

那个人生得身長七尺膀濶三停大大一个面龐大半被長鬚遮了可煞作怪沒有鬚的所在又多有毛長寸許剩却眼睛外把一个嘴臉遮得縫地也無了正合着古人笑話髭鬚不仁侵擾乎其旁而不已於是面之所餘無幾陳大郎見了吃了一驚心中想道這人好生古怪只不知喫飯時如何處置這些鬍鬚露得个口出來又想道我有道理拚得費錢把銀子請他到酒店中一坐便看出他的行動來了他也只是見他異樣要作个耍連忙躬身向前唱喏那人還

陳大郎元自不[illegible]

[illegible]

謙不迭。陳大郎道：「小可欲邀老丈酒樓小敘一敘。」那人是个遠來的，况兼落雪天氣，又飢又寒，聽見說了，喜逐顏開，連忙道：「素昧平生，何勞厚意？」陳大郎搗个鬼道：「小可見老丈骨格非凡，必是豪傑，故扳一話。」那人道：「卻是不當。門裡如此說，卻不推辭。」兩人一同上酒樓來。陳大郎便問酒保打了幾角酒，回了一腿羊肉，又擺上些雞魚肉菜之類。陳大郎正要看他動口，就舉杯來相勸。只見那人接了酒盞，放在棹上，向衣袖取出一對小小的銀札鈎來，掛在兩耳，將鬚毛分開札起，拔刀切肉，恣其飲啖。又嫌杯小，問酒保討个

大碗連喫了幾壺、然後討飯、飯到、又喫了十來碗、陳大郎看得呆了、那人起身拱手道、多謝兄長厚情、願聞姓名鄉貫、陳大郎道、在下姓陳、名某、本府吳江縣人、那人一一記了、陳大郎也求他姓名、他不肯還個明白、只說我姓烏、浙江人、他日兄長有事、到敝省、或者可以相會、承兄盛德、必當奉報、不敢有忘、陳大郎連稱不敢、當下算還酒錢、那人千恩萬謝、出門作別自去了、陳大郎也只道是偶然的說話、那裡認真、歸來對家中人說了、也有信他的、也有疑他說謊的、俱各笑了一場、不在話下、又過了兩年有餘、陳大郎只

爲做親了數年並不曾生得男女夫妻兩箇發心要往南海普陀落伽山觀音大士處燒香求子商在商量未決忽一日歇公有事出去了只見外邊有一个人走進來叫道老歇在家麼陳大郎聽得出來答應却是崇明縣的褚敬橋施禮罷便問令岳在家否陳大郎道少出褚敬橋道令親外太媽陸氏身體違和特地叫我寄信請你令岳母相伴幾時大郎聞言便進來說與曾氏知道曾氏道我去便要去只是你岳父不在眼下不得脫身便叫過女兒兒子分付道外婆有病你每姊弟兩人可到崇明去伏侍幾日待你

誰知年少不宜使如此輕出

父親歸家、我就來換你們便了、當下商議已定、便留褚敬橋喫了午飯、央他先去回覆、又過了兩日、姊弟二人收拾停當、叫下一隻艎船起行、那曾氏又分付道、與我上覆外婆、須要寬心調理、可說我也就要來的、雖則不多日路、你兩人年小、各要小心、二人領諾、自望崇明去了、只因此一去、有分教

綠林此日逢嬌冶、紅粉從今蹈險危、

却說陳大郎、自從妻舅去後、十日有餘、歐公已自歸來、只見崇明又央人寄信來說道、前日褚敬橋回覆道、數外甥們就來、如何至今不見、那歐公夫妻和陳

大郎都喫了一大驚便道去已十日了怎麼不見將信的道何曾見半个影來你令岳母到也好了只是令愛令郎是甚緣故陳大郎忙去尋那載去的船家問他船家道到了海灘邊船進去不得你家小官人與小娘子就道上岸去路不多遠我們認得的你自去罷此時天色將晚兩个慈慈走了去我自撐船回了如何不見那歐公急得無計可施便對媽媽道我在此看家你可同女[illegible][illegible]丈母就訪訪消息歸來他[illegible]兩個心中慌得無措聽得說了便一刻也遲不得急忙備了行李僱了船隻第二日早早到了崇明

無踪可尋不免遷怒

相見了陸氏媽媽問起緣由纔知病體已漸痊可只是外甥兒女毫不知些踪跡那曾氏便是心肝肉的放聲大哭起來陸氏及隣舍婦女們驚來問信的也不知陪了多少眼淚陳大郎是个性急的人敲檯拍凳的怒道我曉得都是那褚敬橋寄甚麼鳥信是他攛掇打切用計拐去了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忿氣走到褚家那褚敬橋還不知甚麼緣由劈面撞着正要問个來歷被他劈胸揪住喊道還我人來還我人來就要扯他到官此時已鬧動街坊人齊擁來看那褚敬橋面如土色嚷道有何得罪也須說个明白大郎

道你還要白賴我好好的在家裡你寄甚麼信把我妻子舅子拐在那裏去了褚敬橋折着胸膛道真是寃天屈地要好成歉吾好意爲你寄信你妻子自不曾到今日這話却不是禍從天上來人郎道我妻舅已自來十日了怎不見到敬橋道可又來我到你家寄信時今日算來十二日了次日傍晚到得這里以後並不曾出門此時你家妻舅還在家未動身我在何時拐騙如今四隣八舍都是証見若是我十日內曾出門到那裡這便都算是我的緣故衆人都道那有這事這不撞着拐子就撞着强盜了不可寃屈了

平人陳大郎情知不關他事只得放了手、忍氣吞聲跑回曾家、就在崇明縣進了狀詞、又到蘇州府進了狀詞、批發本縣捕衙緝訪、又各處粉墻上貼了招子、許出賞銀二十兩、又尋着原載去的船家、也拉他到巡捕處討了个保、押出挨查、仍舊到崇明與曾氏共住了二十餘日、並無消息、不覺的殘冬將盡、新歲又來、兩人只得回到家中、歐公已知上項事了、三人哭做一堆、自不必說。別人家多歡歡喜喜過年、獨有他家煩煩惱惱、一个正月、又匆匆的過了、不覺又是二月初頭、依先沒有一些影響、陳大郎猛然想着道、去

年要到普陀進香只為要求兒女如今不想連兒女的母親都不見了我直如此命蹇今月十九日是觀音菩薩生日何不到彼進香還願一來祈求的觀音報應二來有些浙江景致消遣悶懷就便做些買賣算計已定對丈人說過託店鋪與他帶了收拾行李取路望杭州來過了杭州錢塘江下了海船到普陀上岸三步一拜拜到大士殿前焚香頂禮已過就將分離之事通誠了一番重復叩頭道弟子虔誠拜禱伏望菩薩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使夫妻再得相見拜罷下殿就泊在巖邊宿歇睡夢中見觀音

菩薩口授四句詩道

合浦珠還自有時、　驚危目下且安之、
姑蘇一飯酬須重、　人海茫茫信可期

陳大郎驀然驚覺、一字不忘、他雖不甚精通文理、這幾句却也觧得、嘆口氣道、菩薩果然靈感、依他說話、相逢似有可望、但只看如此光景、那得能勾、心下把快、那一飯的事、早已不記得了、請早起來、開船歸家、行不得數里、海面忽地起一陣颶風、吹得天昏地暗、連東西南北都不見了、舟人牢把船舵、任風飄去、須臾之間、飄到一个島邊、早已風恬月朗、那島上有小

嘍囉數百正在那里使鎗弄棒比箭掄拳一見有客船飄到正是老鼠在貓口邊過如何不喫便一擁的都搶下船來將一船人身邊銀兩行李盡數搜出那多是燒香客人所有不多不滿眾意提起刀來嚇他要殺陳大郎情急了大叫好漢饒命那些嘍囉聽得是東路聲音便問道你是那里人陳大郎戰兢兢道小人是蘇州人嘍囉們便說道既如此且綁到大王面前發落不可便殺因此連眾人都饒了齊齊綁到聚義廳來陳大郎此時也不知是何主意總之這條性命一大半是閻家的了閉着淚眼口裡只念救苦

買飯真還飯着了

救難觀世音菩薩只見那廳上一个大王慢慢地踱下廳來將大郎細看了一看大驚道元來是吾故人到此快放了綁陳大郎聽得此話纔敢偷眼看那大王時節正是那兩年前遇着多鬚多毛酒樓上請他喫飯這个人嘍囉遂漸解脫繩索大王便扯一把交椅過來推他坐了納頭便拜道小孩兒每不知進退誤犯仁兄望乞恕罪陳大郎還禮不迭說道小人觸冒山寨理合就戮敢有他言大王道仁兄怎如此說小可感仁兄雪中一飯之恩于心不忘屢次要來探訪仁兄只因山寨中多事不便日前曾分付孩兒們

[illegible]

凡遇蘇州客商不可輕殺今日得遇仁兄天假之緣也陳大郎道旣蒙壯士不棄小人時乞將同行眾人包裹行李見還早回家鄉誓當銜環結艸大王道恭晉盡得薄情仁兄如何就去况且有一事要與仁兄慢講回頭分付小嘍囉寬了眾人的綁還了行李貨物先放還鄉眾人歡天喜地分明是鬼門關上放將轉來把頭似搗蒜的一般拜謝了大王又謝了陳大郎只恨爹娘少生了兩隻脚如飛的開船去了大王便叫擺設與陳大郎壓驚須臾齊備擺上廳來那酒餚內山珍海錯也有人肝人腦也有大王定席之後

豈知只是要有位吃飯耶

飲了數杯，陳大郎開口問道：前日倉卒有慢，不曾備細請教得壯士大名，伏乞詳示。大王道：小可生在海邊，姓烏名友，少小就有些膂力，衆人推我爲尊，權主此島，因見我鬚毛太多，稱我做烏將軍。前日由海道到崇明縣，得遇貴府，與仁兄相會，小可不是餔啜之徒，感仁兄一飯，蓋因我輩錢財輕，意氣重，仁兄若非塵埃之中深知小可，一个素不相識之人，如何肯欣然欵納？所謂士爲知己者死，仁兄果我之知己耳。大郎聞言，又驚又喜，心裏想道：好僥倖也，若非前日一飯，今日連性命也難保。又飲了數杯，大王開言道：動

[illegible]

問仁兄宅上有多少人口大郎道只有岳父母妻子小舅並無他人大王道如今各平安否大郎下淚道不敢相瞞舊歲荆妻妻弟一同往崇明探親途中有失至今不知下落大王道既是這等尊嫂定是尋不出了小可這里有个婦女也是貴鄉人年貌與兄正當小可欲將他來奉仁兄箕帚意下如何大郎恐怕觸了大王之怒不敢推辭大下便大喊道請將來請將來只見一男一女走到廳上大郎定睛看時元來不是別人正是妻子與小舅禁不住相持痛哭了一場本王便教增了一席三人坐了客位大王坐了主

[illegible]家不[illegible]

位、說道、仁兄知尊嫂在此之故否、舊歲冬間孩兒輩往崇明海岸、無人處做些細商道路、見一男一女傍攬同行、拿着前來、小可問出根由、知是仁兄宅眷、私令各館（笑殺）別室、不敢相輕、于今兩月有餘、急忙里無个緣便、心中想道、只要得遇仁兄一見、便可用小力送還、今日不期而遇、天使然也、三人感謝不盡、那妻子與小舅私對陳大郎說道、那日在海灘上望得見外婆家了、打發了來船、姊弟正走間、遇見一夥人、綢繆將來、道是性命休矣、不想一見大王、查問來歷、我等一一實對、便把我們另眼相看、我們也不知其故、今

日見說却記得你前年間曾言蘇州所遇果非虛話了。陳大郎又想道、好僥倖也、前日若非一飯、今日連妻子也難保、酒罷起身、陳大郎道、妻父母望眼將穿、既蒙壯士厚恩完聚、得早還家爲幸、大王道、既然、其明日送行、當夜送大郎夫婦在一个所在、送小舅在一个所在、各歇宿了、次日又治酒相餞、三口并謝了要行、大王又教僂儸托出黃金三百兩、白金一千兩、彩段貨物在外、不計其數、陳大郎推辭了幾番道、重承厚賜、隻身難以持歸、大王道、自當相送、大郎只得拜受了、大王道、自此每年當一至、大郎應允、大王相

送出島邊、便儞們已自駕船相等、他三人歡歡喜喜別了登舟、那海中是謫人出沒的所在、有甚風濤險阻、只兩日竟由海道中送到崇明上岸、海船自去了。他三人竟走至外婆家來、見了外婆、說了緣故。老人家肉天肉地的叫、歡喜無極、陳大郎又叫了一隻船、三人一同到家、歐公歐嫗見兒女女婿都來、還道是睡里夢里、大郎便將前情告訴了一遍、各各悲歎了一場、歐公道、此果是烏將軍義氣、然若不遇颶風、何緣得到島中、普陀大士真是感應、大郎又說着大士夢中四句詩、舉家嘆異、從此大郎夫妻年年到普陀

進香都是烏將軍差人從海道迎送、勞費多則千金、少則數百、必致重資而返。陳大郎也年年往他州外府、覓些奇珍異物、奉承烏將軍、烏將軍又必加倍相答。遂做了吳中巨富之家。乃一飯之報也。後人有詩贊曰

胯下曾聞一飯金　誰知劇盜有情深
世間每說奇男子　何必儒林勝綠林

拍案驚奇卷第九

宣徽院仕女鞦韆會　清安寺夫婦笑啼緣

詩曰

聞說氤氳使　專司夙世緣
豈徒生作合　慣令死重還
順局不成幻　逆施方見權
小兒稱造化　於此信其然

話說人世婚姻前定難以強求不該是姻緣的隨你用盡機謀壞盡心術到底沒收場及至該是姻緣的雖是被人扳障受人離間却又散的弄出合來死的弄出活來從來傳奇小說上邊如倩女離魂活的弄

此等話可息人妄想斷付

出魂去成了夫妻如崔護謁漿水的弄轉魂來成了夫妻奇奇怪怪難以盡述只如太平廣記上邊說有一個劉氏子少年任俠膂氣過人好的是張弓挾矢馳馬試劍飛鷹蹴鞠諸事交遊的人總是些劍客博徒殺人不償命的亡賴子弟一日遊楚中那楚俗習尚正與相合就有那一班意氣相投的人成羣聚黨如兄若弟往來有人對他說道鄰人王氏女美貌當今無比劉氏子就央座中人為媒去求聘他那王家道雖然此人少年英勇却聞得行徑古怪有些不務實恐怕後來惹出事端悞了女兒終身堅執不肯

姻緣在此　豪舉可想

那女兒久聞得此人英風義氣到有幾分慕他只得着爹娘做主無可奈何那媒人回覆了劉氏子劉氏子是個猛烈漢子道不肯便罷大丈夫怕沒有好妻愁他則甚一些不放在心上又到別處閒遊了幾年其間也就說過幾家親事高不湊低不就一家也不曾成得仍舊到楚中來那鄰人王氏女雖然未嫁已許下人了劉氏子聞知也不在心上這些舊時朋友見劉氏子來了都來訪他仍舊聯肩叠背日裏合圍打獵獵得些獐鹿雉兎晚間就烹炮起來成羣飲酒沒有三四鼓不肯休歇一日打獵歸來在郭外十餘

里一個林子裏下馬少憩只見樹木陰慘境界荒涼有六七個土堆多是雨淋泥落屍棺半露也有棺木毀壞屍骸盡見的衆人看了道此等地面虧是日間若是夜晚獨行豈不怕人劉氏子道大丈夫神欽鬼伏就是黑夜有何怕懼你看我今日夜間偏要到此處逛一遭衆人道劉兄雖然有膽氣怕不能如此劉氏子道你看我今夜便是衆人道以何物爲信劉氏子就在古墓上取墓磚一塊題起筆來把同來衆人名字多寫在上面說道我今帶了此磚去到夜間我獨自送將來指着一個棺木道放在此棺上明日來

看便是我送不來我輸東道請你眾位我送了來你眾位輸東道請我見放着碑上名字挨各派分不出少了一個眾人都笑道使得使得說罷只聽得天上隱隱雷響一齊上馬回到劉氏子下處又將射獵所得烹宰飲酒霎時間雷雨大作幾個霹靂震得屋宇都是動的眾人戲劉氏子道劉兄日間所言此時怕鐵好漢也不敢去劉氏子道說那裏話你看我雨畧住就走果然陣頭過雨小了劉氏持了日間墓碑出門就走眾人都笑道你看他那裏演帳演帳回來搗鬼我們且落得喫酒果然劉氏子使着酒性一口氣

大歷

走到日間所掘墓邊，笑道，你看這般懦夫，不知有何懼怕，便道到這里來不得，此時雷雨已息，露出星光微明，正要將磚放在棺上，只見棺上有一件東西蹲踞在上面，劉氏子摸了一摸道，奇怪，是甚物件，暗中手捻捻看，却像是個衣衾之類，裹着甚東西，兩手合抱將來，約有七八十觔重，笑道，不拘是甚物件，且等我背了他去，與他們看看，等他們就曉得，省得直到明日纔信，他自恃膂力，要嚇這班人，便把磚放了，一手拖來，背在背上，大踏步便走，到得家來，已是半夜，衆人還在那裏呼么喝六的喫酒，聽得外邊脚步響

唬得劉氏子已歸恰像負着重東西走的乍作疑惑間門開處劉氏子直到燈前放下背上所負在地燈下一看却是一個簇新衣服的女人死屍可也奇怪挺然卓立更不僵仆一座之人猛然擡頭見了個個驚得屎滚尿流有的逃躲不及劉氏子再把燈細細照看死屍面孔只見臉上脂粉新施形容甚美只是雙眸緊閉口中無氣止不知是甚麼緣故衆人都懷懼怕道劉兄惡取笑不當人子怎麽把一個死人背在家裏來嚇人快快仍背了出去劉氏子大笑道此乃吾妻也我今夜還要與他同衾共枕怎麽捨得負

頑皮煞
亦趣極

奇事

了出去說罷就褪起雙袖一抱抱將上床來與他做了一頭口對了口果然做一被睡下了他也只要在衆人面前賣弄膽壯故意如此做作衆人又怕又笑說道好無賴賊直如此大膽不怕拚得輸東道與你罷了何必做出此滲瀨勾當劉氏子憑衆人自說只是不理自睡了衆人散去劉氏子與女屍睡到了四鼓那死屍得了生人之氣口鼻裏漸漸有起氣來劉氏子駭異忙把手摸他心頭却是溫溫的劉氏子道慙愧敢怕還活轉來正在疑慮間那女人四肢已自動了劉氏子越吐着熱氣接他果然翻個身漸漸起

更逝

來道這是那里我却在此劉氏子問其姓名只是含羞不說須臾之間天大明了只見昨夜同宿這干人有幾個走來道昨夜歇屍在那裏元來有這樣異事劉氏子且把被遮着女人問道有何異事那些人道元來昨夜鄰人王氏之女嫁人梳妝已畢正要上轎忽然急心疼死了未及殯殮只聽得一聲響不見（屍首尸也自見奇事）了屍首至今無尋處昨夜兄背來死屍敢怕就是劉氏子大笑道我背來是活人何曾是死屍眾人道又來調喉劉氏子揭開被與眾人看時果然是一個活人眾人道又來奇怪因問道小娘子誰氏之家那女

三笑皆有異趣

者述所也

子見人多了便說出話來道奴是此間王家女因將夜一個頭暈跌倒在地不知何緣在此劉氏子又大笑道我昨夜元說道是吾妻今說將來便是我昔年求聘的了我何曾弔謊衆人都笑將起來道想是前世姻緣我等當爲撮合此話傳開出去不多時王氏父母都來了看見女兒是活的又驚又喜那女兒跪得就是前日求親的劉生便對父母說道兒身已歿還魂轉來却遇劉生昨夜雖然是個鬼魂已與他同寢半夜也難另嫁別人了爹媽做主則個衆人都攛掇道此是天意不可有違王氏父母遂把女兒招了

劉氏子爲婿後來偕老可見天意有定如此作合撮若這夜不是暴死大雷王氏女巳是別家媳婦了又非劉氏子詐膽作戲就是因雷失屍也有何涉只因是夙世前緣故此奇奇怪怪顛之倒之有此等異事這是個父母不肯許的又有一個父母許了又悔的也弄得死了活轉來一念堅貞終成夫婦留下一段佳話名曰鞦韆會記正是

精誠所至　金石爲開
貞心不寐　死後重諧

這本話乃是元朝大德年間的事那朝有個宣徽院

使、叫做李羅是個色目人、乃故相齊國公之子、生自相門、窮極富貴、第宅宏麗、莫與爲比、却又讀書能文、敬禮賢士、一時公卿間多稱誦他好處、他家住在海子橋西、與僉判奄都剌、經歷東平王榮甫、三家鄰通、家往來、宣徽私居後有花園一所、名曰杏園、取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之意、那杏園中花卉之奇、亭榭之好、諸貴人家所不能仰望、每年春、宣徽諸妹諸女、邀院判經歷兩家宅眷、於園中設秋韆之戲、盛陳飲宴、歡笑竟日、各家亦隔一日、設宴還答、自二月末、至清明後方罷、謂之秋韆會、于時有個樞

密院同僉帖木兒不花的公子叫做拜住騎馬在花園墻外走過只聞得墻內笑聲在馬上欠身一望正見墻內鞦韆競就歡鬨方濃遥望諸女都是絕色拜住勒住了馬潛身在柳陰中恣意偷覷不覺多時那管門的老園公聽見牆外有馬鈴響走出來看只見這一個騎馬郎君呆呆地對墻裏覷着園公認得是同僉公子走報宣徽宣徽急叫人趕出來那拜住纔撞見園公時曉得有人知覺恐怕不雅已自打上一鞭去得遠了拜住歸家來對着母誇說此事盛道宣徽諸女個個絕色母親解意便道你我正是門當戶

對只消遣媒求親自然應允何必埋空美慕就做個媒婆到宦家來說親宦家笑道莫非是前日騎馬看鞦韆的吾正要擇婿教他到吾家來看看才貌若果好便當許親媒婆歸報同僉同僉大喜便叫拜住盛飾儀服到宦家來宦家相見已畢看他丰神俊美心裏已有幾分喜歡但未知內蘊才學如何思量試他遂對拜住道足下喜看鞦韆何不以此為題賦菩薩蠻一調老夫要請教則個拜住請筆硯出來濡毫而就詞曰

紅繩畫板柔荑指東風燕子雙雙起誇俊要爭高

更將裙繫牢、牙床和困睡、一回金釵墜、推枕起來遲、紗窗月上時、

宣徽見他才思敏捷、韻句鏗鏘、心下大喜、分付安排盛席、欵待、筵席完備、待拜住以子婿之禮、送他側首坐下、自己坐了主席、飲酒中間、宣徽想道、適間詠鞦韆詞、雖是流麗、然或者是那日看過鞦韆、便已有此題咏、今日偶合着題目的、不然、如何恁般來得快、真個七步之才也不過如此、待我再試他一試看、恰好聽得樹上黃鶯巧囀、就對拜住道、老夫再欲求教、將滿江紅詞賦鶯一首、望不吝珠玉、意下如何、拜住領

命、郎席賦成、拂拭剡藤、揮灑晉字、呈上宣徽、詞曰

嫩日舒晴、韶光艷、碧天新霽、正桃腮半吐、鶯聲初試、孤梳乍闘弦索、悄曲屏時聽笙簧細、愛錦蠻柔舌韻東風、愈嬌媚、　幽夢醒、閑愁泥、殘杏褪、重門閉、巧音芳韻、十分流麗、入柳穿花來又去、欲求好友眞無計、望上林、何日得雙棲、心迢遞、

宣徽看見、詞翰兩工、心下已喜、及讀到末句、曉得是見景生情、暗藏着求婚之意、不覺拍案大叫道、好佳作、眞吾婿也、老夫第三夫人有個小女、名喚速哥失里、堪配君子、待老夫喚出相見則個、就傳雲板、請三

恰好是英俗矣

真是天奉要看得緊

夫人與小姐上堂當下拜住拜見了岳母又與小姐速哥失里相見了正是鶯鶯會裏女伴中最艷色者拜住不敢十分擡頭已自看得較切不比前日牆外影響心中喜樂不可名狀相見罷夫人同小姐同步却說內宅女眷聞得堂上請夫人小姐特聽得是看中了女婿別位小姐都在門背後縫裏張着看見拜住一表非俗個個稱羨見速哥失里進來私下與他稱喜道可謂門闌多喜氣女婿近乘龍也合家讚美不置拜住辭謝了宣徽回到家中與父母說知就擇吉日行聘禮物之多詞翰之雅喧傳都下以爲盛事

誰知好事、多磨風雲不測、臺諫官員、看見同僉富貴豪富、上本參論他贓私、奉聖旨發下西臺御史勘問、免不得收下監中、那同僉是個受用的人、怎喫得牢獄之苦、不多幾日、生起病來、元來元朝大臣、在獄有病、例許題請疾放、同僉幸得脫獄、歸家調治、却病得重了、百藥無効、不上十日、嗚呼哀哉、舉家號痛、誰知這病、是惹的牢瘟、同僉既死、闔門染了此症、沒幾日就斷送一個、一月之內、弄個盡絕、止剩得拜住一個不死、却又被西臺追贓入官、家業不勾賠償、與個轉眼間冰消瓦解、家破人亡、宣徽好生不忍、心裏要收

昔日以爲忻幸今日以爲下策

好個女兒如此立心真難及矣

留拜住同家成親教他讀書以圖出身與二夫人商議那三夫人是個女流之輩只曉得炎凉世態那里管甚麽大道理心裏怫然不悦元來宣徽別房雖多惟有三夫人是他最寵愛的家裏事務都是他主持所以前日看上拜住就只把他的女兒許了也是好勝處今日見別人的女兒多與了富貴之家反是他女壻家裏凋弊了好生不伏氣一心要悔這頭親事便與女兒速哥失里說知速哥失里不肯哭諫母親道結親結義一與訂盟終不可改兒見諸姊妹家榮盛心裏豈不羨慕但寸絲爲定鬼神難欺豈可因他

貧賤便想悔賴前言幷人所爲兒誓死不敢從命宣徽雖也道女兒之言有理怎當得三夫人撒嬌撒癡把宣徽的耳朶揑了轉來那裏管女兒肯不肯別許了平章濶濶出之子僧家奴拜住雖然鬧得這事心中懊惱自知失勢不敢相爭那平章家擇日下聘比前番同僉之禮更覺隆盛三夫人道爭得氣來心下方纔快活只見平章家揀下吉期花轎到門速哥失里不肯上轎衆夫人衆姊妹各來相勸速哥失里大哭一場含着淚眼勉強上轎到得平章家裏賓相念了詩賦啓請新人出轎付娘攙簇等待再三不見擡

發揚生死何益好事

身攢頭轎內看時、叫聲苦也、元來速哥失里在轎中偷解纏腳紗帶、縊頸而死、已此絕氣了、慌忙報與平章、速平章沒做道理處、叫人去報宣徽、那三夫人見說、見天見地、哭將起來、急忙叫人追轎回來、急解腳纏、將薑湯灌下去、牙關緊閉、眼見得不醒、三夫人哭得昏暈了數次、無可奈何、只得買了一副重價的棺木、盡將平日房奩首飾珠玉及兩番夫家聘物、盡情納在棺內、入殮、將棺木暫寄清安寺中。且說拜住在家聞得此變、情知小姐爲彼而死、曉得柩寄清安寺中、要去哭他一番。是夜來到寺中、見了棺柩、不覺傷

心撫膺大慟眞是哭得三生諸佛都垂淚滿房禪侶盡長吁。哭罷將雙手扣棺道小姐陰靈不遠拜住在此。只聽得棺內低低應道快開了棺我已活了拜住聽得明白欲要開時將棺木四圍一看漆釘牢固難以動手乃對本房主僧說道棺中小姐元是我妻屈死今棺中說道已活我欲開棺獨自一人難以着力須求師父們幫助僧道此宣徽院小姐之棺誰敢私開開棺者須有罪拜住道開棺之罪我一力當之不致相累況且暮夜無人知覺若小姐果活了放了出來棺中所有當與師輩共分若是不活也等我見他

一面仍舊蓋上誰人知道那些僧人見說共分所有他曉得棺中隨殮之物甚厚也起了利心亦且拜住興頭時與這些僧人也是門徒施主不好違拗便將一把斧頭把棺蓋撬將開來只將劃然一聲棺蓋開處速哥失里便在棺內坐了起來見了拜住彼此喜極拜住便說道小姐再生之慶果是真數也虧得寺僧功力開棺小姐便脫下手上金釧一對及頭上首飾一半謝了僧人剩下的還直數萬兩拜住與小姐商議道本該報宜家得知只是恐怕有變而今身邊有財物不如瞞着逃去只央寺僧買些漆來把棺木

仍舊漆好不說出來神不知鬼不覺此爲上策寺僧受了重賄無有不依照舊把棺木漆得光淨牢固並不露一些風聲拜住遂挈了速哥失里走到上都尋房居住那時身邊豐厚拜住又尋了一館教着蒙古生數人復有月俸家道從容儘可過日夫妻兩个你恩我愛不覺已過一年也無人曉得他的事也無人曉得甚麼宣徽之女同僉之子却說宣徽自喪女後心下不快也不去問拜住下落好些時不見了他只說是流離顛沛連存亾不可保了一日旨意下來拜宣徽做開平尹宣徽帶了家眷赴任那府中事體煩

排宣徽要請一个館客做記室代筆札之勞爭奈上都是个極非夷方那裏尋得个儒生出來訪有多月有人對宣徽道、近有个士人、自大都挈家寓此、也是个色目人、設帳民間、極有學問、府君若要覓西賓、只有此人、可以充得、宣徽大喜、差个人拿帖去快請了來、拜住看見了名帖、心知正是宣徽、於對小姐說知了穿着整齊、前來相見、宣徽看見、認得是拜住、喫了一驚、想道、我幾時不見了他、（自歎之情）道是流落死亡了、如何得衣服齊楚容色充盛如此不覺追念女兒有些傷感起來便對拜住道昔年有負足下反累愛女身亡

原難信

慙恨無極今足下何因在此曾有親事未曾拜住道重蒙垂念足見厚情小壻不敢相瞞令愛不亡見今在此宣徽大驚道那有此話小女當日自縊今屍棺見寄清安寺中那得有个活的在此間拜住道令愛小姐與小壻實是夙緣未絕得以重生今見在寓所可以即來相見豈敢有誑宣徽忙走進去與三夫人說了大家不信拜住又叫人去對小姐說了一乘轎竟擡入府衙裏來驚得合家人都上前來爭着看果然是速哥失里那宣徽與三夫人不管是人是鬼且抱着頭哭做了一團哭罷定睛再看看去身上穿戴的

讀書人自疑如此

還是殮時之物行步有影衣衫有縫言語有聲料想真是个活人了那三夫人道我的兒就是鬼我也捨不得放你了只有宣徽是个讀書人見識終是不信疑心道此是屈死之鬼（老亦有之）所以假托人形幻惑年少卩輩雖不說破卻暗地使人到大都清安寺問僧家的緣故僧家初時抵賴後見來人說道已自相逢廝認了纔把真心話一一說知來人不肯便信僧家把棺木撬開與他看只見是个空棺一無所有回來報知宣徽道此情是實宣徽道此乃宿世前緣也難得小姐一念不移所以有此異事早知如此只該當初嫁

我說收養了女壻恁見得有此多般三夫人見說自覺沒趣懊悔無極把女壻越看待得親熱竟贅他在家中終身後來速哥失里與拜住生了三子長子教化仕至遼陽等處行中省左丞次子忻古歹幼子黑厮俱爲內怯薛帶御器械教化與忻古歹先死黑厮直做到樞密院使天兵至燕元順帝御清寧殿集三宮皇后太子同議避兵黑厮與丞相失列門哭諫道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當以死守順帝不聽夜半開建德門遁去黑厮隨入沙漠不知所終

平章府轎擡死女　清安寺漆整空棺

若不是生前分定、　幾曾有死後重戢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之十

韓秀才乘亂聘嬌妻　吳太守憐才主姻簿

詩曰

嫁女須求女婿賢、貧窮富貴總由天、
姻緣本是前生定、莫爲炎涼輕變遷、

話說人生一世、滄海變爲桑田、目下的貴賤窮通、都做不得準的、如今世人一肚皮勢利念頭、見一个人、新中了舉人進士、生得女兒便有人搶來定他爲媳、生得男兒便有人攛來許他爲婿、官卑祿薄一旦夭亡。仍舊是个窮公子窮小姐。此時懊悔已自遲了。儘有貧苦的書生向富貴人家求婚便笑他陰溝

洞裡思量天鵝肉喫忽然青年高第然後大家懊悔起來不怨悵自己沒有眼睛便嗟歎女兒無福消受所以古人會擇壻的偏揀着富貴人家不肯應允却把一个如花似玉的愛女嫁與那酸黄虀爛豆腐的秀才沒有一人不笑他呆癡道是好一塊羊肉可惜落在狗口裡了一似天子招賢適登雲路五花誥七香車儘着他女兒受用然後服他先見之明這正是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只在論女壻的賢愚不在論家勢的貧富當初常卑呂蒙正多是樣子却說春秋時鄭國有一个大夫教做徐吾犯父母已亡

漢高之妻母許氏亦能知人

止有一同胞妹子、那小姐年方十六、生得肌如白雪、臉似櫻桃、鬢若堆鴉、眉横丹鳳、吟得詩、作得賦、琴棋書畫、女工針指、無不精通、還有一件好處、那一雙嬌滴滴的秋波、最會相人、大凡做官的與他哥哥往來、他常在簾中偷看、便識得那人貴賤窮通、終身結果、分毫沒有差錯、所以一發名重、當時却有大夫公孫楚、聘他爲婦、尚未成婚、那公孫楚有个從兄、教做公孫黑、官居上大夫之職、聞得那小姐貌美、便央人到徐家求婚、徐大夫回他已受聘了、公孫黑原是不良之徒、便倚着勢力、不管他肯與不肯、備着花紅酒禮、

有見識

妲服如了皆者正此如

笙簫鼓樂送上門來徐大夫無計可施次日備了酒筵請他兄弟二人來聽妹子自擇公孫黑曉得要看女壻便濃粧艷服而來又自賣弄富貴將那金銀彩陳排列一廳公孫楚只是常服也沒有甚禮儀傍人觀看的都贊（一班肉眼）那公孫黑暗猜道一定看中他了酒散二人謝別而去小姐房中看過便對哥哥說道公孫黑官職又高面貌又美只是帶些殺氣他年決不善終不如嫁了公孫楚雖然小小有些折挫久後可以長保富貴大夫依允便辭了公孫黑許了公孫楚擇日成婚已畢那公孫黑懷恨在心奸謀又起忽一日

穿了甲胄外邊用便服遮着到公孫楚家裡來欲要殺他、奪其妻子、已有人通風與公孫楚知道、疾忙執着長戈、趕出、公孫黑措手不及、着了一戈、負疼飛逃出門、便到宰相公孫僑處告訴、此時大夫都聚、商議此事、公孫楚也來了、爭辨了多時、公孫僑道、公孫黑要殺族弟、其情未知虛實、却是論官職也該讓他、論長幼也該讓他、公孫楚卑幼擅動兵戈、律當遠竄、當時定了罪名、貶在吳國安置、公孫楚回家、與徐小姐抱頭痛哭而行、公孫黑得意、越發耀武揚威了、外人看見都懊悵徐小姐不嫁得他就是徐大夫也未免

世俗之見小姐全然不以爲意安心等守却說鄭國有個上卿遊吉諒是公孫僑之後輪着他爲相公孫黑思想奪他權位日夜畫謀不時就要作起反來公孫僑得知便疾忙乘其未發差官數了他的罪惡逼他自縊而死這正合着徐小姐不善終的話了那公孫楚在吳國住了三載赦罪還朝就代了那上大夫職位富貴已極遂與徐小姐偕老假如當日小姐貪了上大夫的聲勢嫁着公孫黑後來做了叛臣之妻不免守幾十年之寡即此可見目前貴賤都是論不得的說話的你又差了天下好人也有窮到底的雖

道一个个爲官不成俗語道得好賒得不如現得何如把女兒嫁了一个富翁且享此目前的快活看官有所不知就是會擇壻的也都要跟着命走一飲一啄莫非前定畢竟不如嫁了个讀書人到底不是个沒望頭的如今再說一个迕反的富人只爲嫌富欺貧思負前約致得太守廉明成其姻事後來妻貴夫榮遂成佳話有詩一首爲証

當年紅拂困閨中　有意相隨李衛公
日後榮華誰可及　只緣雙目識英雄

話說國朝正德年間浙江台州府天台縣有一秀士

姓韓名師愈表字子文父母雙亡也無兄弟只是一身他十二歲上就遊庠的養成一肚皮的學問眞个是

才過子建貌賽潘安胸中博覽五車腹內廣羅千古他日必爲攀桂客目前尚作採芹人

那韓子文雖是滿腹文章却當不過家道消乏在人家處館勉强糊口所以年過二十尚未有親一日遇着端陽節近別了主人家回來住在家裏了數日忽然心中想道我如今也好議親事了據我胸中的學問就是富貴人家把女兒匹配也不冤屈了他却是

如今世人誰肯又想了一回道是便是這樣說難道與我一樣的儒家、我也還對他的女兒不過、當下開了拜匣、稱出束脩銀伍錢、做个封筒、封了、放在匣內、教書僮拿了、隨着、信步走到王媒婆家裡來那王媒婆接着、見他是个窮鬼、也不十分動火他的、喫過了一盞茶、便開口問道、秀才官人幾時回家的、甚風推得到此、子文道、來家五日了、今日到此、有些事體相央、便在家僮手中接過封筒、雙手遞與王婆道、薄意伏乞笑納、事成再有重謝、王婆推辭一番、便接了道、秀才官人、敢是要說親麼、子文道、正是、家下貧窮不

敢仰攀富戶、但得一樣儒家女兒、可備中饋、延子嗣、足矣、積下數年束脩四五十金聘禮也好勉强出得乞媽媽與我訪个相應的人家、王婆曉得窮秀才設親、自然高來不成、低來不就的、那難推拒他、只得回覆道、既承官人厚惠、且請回家待老娘子慢慢的尋覓、有了話頭、便來回報、那子文自回家去了、一住數日、只見王婆走進門來叫道、官人在家麼、子文接着問道、姻事如何、王婆道、爲着秀才官人鞋子都走破了、方纔問得一家、乃是縣前許秀才的女兒、年紀十七歲、那秀才前年身死、娘子寡居在家、裡家事雖不

偏可添老真婦子之見

甚富卦也過得、說起秀才官人、到也有些肯了、只是說道、我女兒嫁个讀書人、儘也使得、但我們婦人、家、文、不曉得文字、目今提學要到台州歲考、待官人考、了、優等、就出吉帖、便是子文自持才高、思忖此事、十有八九、對王婆道、既如此說、便待考過議親不遲、當下買幾杯白酒、請了王婆、自別去了、子文又到館中、靜坐了一月有餘、宗師起馬、巳到那宗師姓梁名士範、江西人、不一日到了台州、那韓子文頭上帶了紫、菜的、巾、身上穿了腐、皮的、衫、腰間繫了芋、艿的、絲、脚下穿了木、耳的、靴、同衆生員迎接入城、行香講書

好个宗師

已過便張告示先考府學及天台臨海兩縣到期子文一筆寫完甚是得意出場來將考卷謄寫出來請教了幾个先達幾个朋友無不嘆賞又自己玩了幾遍拍着桌子道好文字好文字就做个案元帮補也不爲過何况優等又把文字來鼻頭邊聞一聞道果然有些老婆香却說那梁宗師是个不識文字的人又且極貪又且極要奉承鄉官及上司前日考過杭嘉湖無一人不罵他的幾乎與秀才們打了曾編着幾句口號道道前梁鋪中人姓富出賣生儒不悞主顧又有一个對道公子吳欣歐黃弟喜兒都入學童

生愁慘慘恨祖恨父不登科又把四書幾語做着幾股道君子學道公則悅小人學道盡信書不學詩不學禮有父兄在如之何其廢之誦其詩讀其書雖善不尊如之何其可也那韓子文是个窮儒那有銀子鑽剌十日後發出案來只見公子富翁都占前列了你道那韓師愈的名字却在那里正是似王無一竪如川却又眠曾有一首黃鶯兒詞单道那三等的苦處

無辱又無榮論文章是弟兄鼓聲到此如春夢高
才命窮庸才運通廩生到此便宜貢且從容一遭

郊拜典

站立看別个賞花紅

那韓子文考了三等氣得目睜口呆把那梁宗師扁罷亡八的罵了一場不敢提起親事那王婆也不來說了只得勉强自解嘆口氣道

娶妻莫恨無良媒　書中有女顏如玉

發落已畢只得蕭蕭條條仍舊去處舘見了主人家及學生都是面紅耳熱的自覺沒趣又過了一年有餘正遇着正德爺爺崩了遺詔冊立興王嘉靖爺爺就藩邸召入登基年方一十五歲妙選良家子女充實掖庭那浙江紛紛的訛傳道朝廷要到浙江各處

恩亦仁之甚洵表正不又彼詩詩出一穢污也

點繡女那些愚民一个个信了一時間嫁女兒的討媳婦的慌慌張張不成禮體只便宜了那些賣雜貨的店家吹打的樂人服侍的喜娘擡轎的脚夫讚禮的儐相還有最可笑的傳說道十个繡女要一个寡婦押送提得那七老八十的都起身嫁人去了但見

十三四的男兒討着二十四五的女子十二三的女子嫁着三四十的男兒粗蠢黑的面孔還恐怕認做了絶世芳資寛定容的東西還恐怕認做了含花嫩蕊自言節操凜如霜做不得二夫烈女不久形軀將就木再揀个一度春風

其元僧柏子庭之詩也見輟耕錄

當時無名子有一首詩說得有趣

一封丹詔未爲真　三杯淡酒便成親
夜來明月樓頭望　唯有嫦娥不嫁人

那韓子文恰好歸家見民間如此慌張便閒步出門來玩景只見背後一个人將子文忙忙的扯一把回頭看時却是開典當的徽州金朝奉對着子文施个禮說道家下有一小女今年十六歲了若秀才官人不棄願納爲室說罷也不等子文要與不要摸出吉帖塞子文袖中亂擠子文道休得取笑我是一貧如洗的秀才怎承受得令愛起朝奉攢着眉道如今事

體恁了官人如何說此懈話若略遲些恐防就點了去我們夫妻兩口兒此生這个小女若遠遠地到非京去了再無相會之期如何割捨得下官人若肯俯從便是救人一命說罷便思量要拜下去子文分明曉得沒有此事他心中正要妻子却不說破慌忙一把攙起道小生囊中只有四五十金就是不嫌微寒聘下令愛將也不能彀就完姻事劉奉道不妨不妨但是有人定下的朝廷也就不來點了只須先行謝吉之禮待事平之後慢慢的做親子文道這倒也使得却是說開後來不要翻悔那劉奉是情急的就對

天設起誓來道若有翻悔就在台州府堂上受刑子文道設誓倒也不必只是口說無憑請朝奉先回小生即刻去約兩个敝友同到寶舖來先請令愛一見就求朝奉寫一紙婚約待敝友們都押了花字一同做个証見納聘之後或是令愛的衣裳或是頭髮或（此句妙不必）是指甲告求一件藏在小生處纔不怕後來變卦那朝奉只要成事滿擔應承道何消如此多疑使得使得一唯尊命只求快些一頭走一頭說道專望專望自回鋪子裡去了辯子文便望學中會着兩个朋友乃是張四維李俊卿說了緣故寫着拜帖一同望典

舖中來朝奉接着奉茶、寒溫已罷、便喚出女兒朝霞到廳、你道生得如何、但見

眉如春柳、眼似秋波、幾片夭桃臉上來、兩枝新笋裙間露、卽非傾國傾城色、自是超群出衆人

于文見了女子的姿容、已自歡喜、一一施禮已畢、便自進房去了、于文又尋个筭命先生合一合婚、說道果是大吉、只是將婚之前、有些悶氣、那金朝奉一味要成、說道大吉便自十分好了、悶氣自是小事、便取出一幅全帖、上寫着道、

立婚約金聲、係徽州人、生女朝霞、年十六歲、自幼

未曾許聘何人今有台州府天台縣儒生韓子文禮聘爲妻實出兩願自受聘之後更無他說張李二公與聞斯言

嘉靖元年　月　日立婚約金聲　同議友人張安國李文才

寫罷三人多用了花押付子文藏了這也是子文見自己貧困作此不得已之防不想他日果有負約之事這是後話當時便先擇个吉日約定行禮到期子文將所積束脩五十餘金粗粗的置幾件衣段首飾其餘的都是現銀寫着奉申納幣之敬子婿韓師愈

頓首百拜又送張李二人銀各一兩就請他爲媒一同行聘到金家舖來那金朝奉是个大富之家與媽媽程氏見他禮不豐厚雖然不甚喜歡爲是點繡女頭裏只得收了回盤甚是整齊果然依了子文之言將女兒的青絲細髮剪了一縷送來子文一一收好自想道若不是這一鬨傳連妻子也不知幾時定得況且又有妻財之分心中甚是快活不題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暑往寒來又早半年光景却早嘉靖二年點繡女的吪傳已自息了金氏夫妻見安平無事不捨得把女兒嫁與窮儒漸漸的懊悔起來那韓

子女行禮了一番、已把囊中所積束脩用个罄盡、所以還不說起做親、一日金朝奉正在當中算賬、只見一個客人、跟着一个十七八歲孩子、走進舖來叫道、姊夫姊姊在家麽、原來是徽州程朝奉就是金朝奉的舅子、領着親兒阿壽、打從徽州來、要與金朝奉合伴開當的金朝奉慌忙迎接、又引程氏朝霞都相見了、叙過寒溫、便教煖酒來吃程朝奉從容問道、外甥女如此長成得標緻了、不知曾受聘未、不該如此說犬子尚未有親、姊夫不棄時、做个中表夫妻也、好金朝奉嘆口氣道、便是呀、我女兒若把與內侄爲妻、有

到此曾受三五之累

甚不甘心處、只爲舊年點繡女時、心裡慌張、草草的將來許了一个甚麼韓秀才、那人是个窮儒、我看他滿臉餓文、一世也不能彀發跡、前年來學道來考、了一个三老官、料想也中不成、教我女兒如何嫁得他、也只是我女兒沒福、如今也沒處說了、程朝奉沉吟了半晌、問道、姊夫姊姊、果然不願與他麼、金朝奉道、我如何說謊、程朝奉道、姊夫若是情願把甥女與他、再也休題、若不情願時、只須用个計策、要官府斷離、有何難處、金朝奉道、計將安出、程朝奉道、明日待我台州府舉一狀、詞告着姊夫、只說從幼中表約爲婚

若是蚤下聘只又如此

姻近因我騰潞徽州姊夫就賴婚改適要官府斷與我兒便了犬子雖則不才也強如那窮酸餓鬼金朝奉道好便好只是前日有親筆婚書及女兒頭髮在彼爲證官府如何就肯斷與你兒況且我先有一款不是了程朝奉道姊夫眞是不慣衙門事體我與你同是徽州人又是親眷說道從幼結兒女姻也是容易信的常言道有錢使得鬼推磨我們不少的是銀子匡得將來買上買下并央一个鄉官在太守處說了人情婚約一紙只須一筆勾消剪下的頭髮知道是何人的那怕他不如我願既有銀子使用你也自

然不到得喫虧的金朝奉拍手道妙哉妙哉明日就做當晚酒散各自安歇了次日天明程朝奉早早梳洗討些朝飯喫了請个法家商量定了狀詞又尋一個姓趙的寫做了中証同着金朝奉取路投台州府來這一來有分教

麗人指日歸佳士　詭計當場受苦刑

到得府前正值新太守吳公弼升堂不論時擡出放告牌來程朝奉隨着牌進去太守教義民官接了狀詞從頭看道

告狀人程元爲賴婚事萬惡金聲先年曾將親女

金氏、許元子程青爲妻、六禮已備、詎惡遠徙台州、

背負前約、于去年　月間擅自改許天台縣儒生

韓師愈、趙孝等、訛人倫所係風化攸關、懇乞

天臺明斷、使續前姻、上告

原告程元、徽州府歙縣人

被犯金聲、徽州府歙縣人

　韓師愈台州府天台縣人

干証趙孝台州府天台縣人

本府大爺施行

太守看罷、便叫程元起來問道、那金聲是你甚麼人

會說

程元叩頭道、青天爺爺、是小人嫡親妹夫、因爲是至親至眷、恰好兒女年紀相若、故此約爲婚姻、太守道、他怎麼就敢賴你、程元道、那金聲搬在台州住了、小的却在徽州、路途先自遥遠了、舊年相傳點繡女、金聲恐怕真有此事、就將來改適韓生、小的近日到台州探親、正打點要完姻事、纔知負約真情、他也只爲情急一時錯做此事、小人却如何平白地肯讓一個媳婦與別人了、若不經官府、那韓秀才如何又肯讓與小人、萬乞天臺老爺做主、太守見他說得有些根據、就將狀子當堂批准、分付道、十日內聽審、程元叩

頭出去了金朝奉知得狀子已准次日便來尋着張李二生故意做个慌張的景說道怎麼好怎麼好當初在下在微州的時節妻弟有个兒子已將小女許嫁他後來到貴府正值點綉女事急只爲遠水不救近火急切裡將來許了貴相知原是二公爲媒說合的不想如今妻弟到來已將在下的姓名告在府間如何處置那二人聽得便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罵道不知生死的老賊驢你前日議親的時節誓也不知罰了許多只看婚約是何人寫的如今却放出這个屁來我曉得你嫌韓生貧窮生此奸計那韓生

秀才[illegible]却也[illegible]深

是个才子須不是窮到底的我們動了三學朋友去見上司怕不打斷你這老驢的腿教你女兒一世不得嫁人金朝奉却待分辨二人毫不理他一氣走到韓家來對子文說知緣故那子文聽罷氣得呆了半晌一句話也說不出又定了一會張李二人只是氣憤憤的要拉了子文合起學中朋友見官到是子文勸他道二兄且住我想起來那老驢既不願聯姻就是奪得那女子來時到底也不和睦吾輩若有寸進怕沒有名門舊族來結絲蘿這一个富商又非大家直恁希罕况且他有的是錢財官府自然爲他的

致見識

小弟家貧也那有閒錢與他打官司他年有了好處不怕沒有報冤的日子有煩二兄去對他說前日聘金原是五十兩若肯加倍賠還就退了婚也得二人依言子文就開拜匣取了婚書吉帖與那頭髮一同的望着典舖中來張李二人便將上項的言語說了一遍金朝奉大喜道但得退婚免得在下受累那在乎這幾十兩銀子當時就取過天平將兩个元寶共兌了一百兩之數交與張李二人收着就要子文寫退婚書兼討前日婚約頭髮子文道且完了官府的世情再來寫退婚書及奉還原約未遲而今官事未

完也不好輕易就是這樣還得總是銀子也未就領上、不、妨、程朝奉又取二兩銀子、送了張李二生央他出名歸息、二生就討過筆硯、寫了息詞、同着源告被告中証、一行人進府裡來、見太守方坐晚堂、一行人就將息詞呈上、太守從頭念一遍道、

勸息人張四維李俊卿、係天台縣學生、切微人金聲、有女已受程氏之聘、因遷居天台、道途脩阻、女年及笄、程氏音問不通、不得已、再許韓生、以致程氏鬪爭成訟、茲金聲願還聘禮、韓生願退婚姻、應不致寒盟于程氏、維等忝爲親戚、意在息爭、爲此

何庭什 陳

上稟

原來那吳太守是閬中一个名家爲人公平正直不愛那有貝字的財只愛那無貝字的才自從前日准過狀子鄉紳就有書來他心中已曉得是有緣故的了當下看過息詞擡頭見了韓子文風彩堂堂已自有幾分歡喜便教喚那秀才上來韓子文跪到面前太守道我看你一表人才決不是久困風塵的就是我招你爲壻也不枉了你却如何輕聘了金家之女今日又如何就肯輕易退婚那韓子文見个點頭會意的人他本等不做指望了不想着太守心裡爲他

便轉了口道小生如何捨得退婚前日初娉的時節金聲朝天設誓尤恐怕不足爲信復要金聲寫了親筆婚約張李二生都是同議的如今兒有不曾許聘他人何可証受聘之後又回郤青絲髮一縷小生至今藏在身邊朝夕把玩就如見我妻子一般如今一旦要把蕭郎做个路人看待郤如何甘心得過程氏結姻從來不曾見說只爲貧不敢當所以無端生出是非說罷便簌下淚來恰好那吉帖婚書頭髮都在袖中隨即一并呈上太守仔細看了便教把程元趙孝遠遠的另押在一邊夫先開口問金聲道你女兒

曾許程家麼金聲道爺爺實是許的又問道既如此不該又與韓生了金聲道只爲點綉女事忽倉卒中不暇思前算後做此一事也是出于無奈又問道那婚約可是你的親筆金聲道是又問道那上邊寫道自幼不曾許聘何人却怎麼說金声道當時只要成事所以一一依他原非實話太守見他言詞反覆已自怒形于色又問道你與程元結親却是幾年幾月幾日金聲一時說不出來想了一回只得抵搪道是某年某月某日太守喝退了金聲又叫程元起來問道你聘金家女兒有何憑據程元道六禮既行便是

又是一法三人皆敗

憑據了又問道原媒何在程元道原媒自在徽州不曾到此又道你媳婦的吉帖拿與我看程元道一時失帶在身邊太守冷笑了一聲又問道你何年何月何日與他結姻的程元也想了一回信口謅道是某年某月某日與金聲所說日期分毫不相合了太守心卽已自了然便再喚那趙孝上來問道你做中証却是那里人趙孝道是本府人又問道既是台州人如何曉得徽州事體趙孝道因為與兩家有親所以知道又問道既如此你可記得何年月日結姻的趙孝也約莫着說個日期又與兩人所言不相對了原

天意也

道明白

來他三人見投了息詞便道不消費得氣力把那答應官府的說話都不曾打得照會誰想太爺一个个的盤問起來那些衙門中人雖是受了賄賂因憚太守嚴明誰敢在旁邊幫襯一句自然露出馬脚那太守就大怒道這一班光棍奴才敢如此欺公枉法且不論沒有點綉女之事就是愚民懼怕將簡金聲女兒若果有程家聘禮爲証也不消再借韓生做躲避之策了如今韓生古帖婚書並無一毫虛謬那程元却都是些影响之談况且既爲完姻而來豈有不與原媒同行之理至于三人所說結姻年月日期各自

一樣這却是何緣故那趙孝自是台州人分明是你們要尋个中証急切裏再沒有第三个徽州人尋央故此買他出來的這都只爲韓生貧窮便起不良之心。要將女兒改適內侄一時通同合計造此奸謀再有何說便伸手抽出籤來喝叫把三人各打三十板三人連聲的叫苦韓子文便跪上禀道大人既與小生做主成其婚姻這金聲便是小生的岳丈了不可結了寃讐伏乞饒恕太守道金聲看韓生分上饒他一半原告中証却饒不得當下各各受責只爲心裡不打點得不曾用得杖錢一个个打得皮開肉綻叫

賊、連天、那韓子文、張安國、李文才三人、在旁邊暗暗的歡喜、這正應着金朝奉往年所設之誓、太守便將息詞塗壞、提筆判曰、

韓子貧惟四壁、求淑女而未能、金聲富累千箱、得才郎而自棄、祇緣擇婿者、原乏知人之鑒、遂使圖婚者、爰生速訟之奸、程門舊約、兩兩無憑、韓氏新姻、彰彰可據、百金即爲婚具、幼女准屬韓生、金聲程元趙孝、搆釁無端、各行杖警、

判畢、便將吉帖婚書頭髮一齊付與韓子文、一行人辭了太守出來、程朝奉做事不成、羞慚滿面、却被韓

子文一路千老驢萬老驢的罵又道做得好事果然做得好事我只道打來是不濟的程朝奉只得忍氣吞聲不敢回荅一句又害那趙孝打了個棒免不得與金朝奉共出些遮羞錢與他尚自喃喃吶吶的怨悵這教做賠了夫人又折兵當下各自散訖韓子文經過了一番風波恐怕又有甚麽變卦便疾忙將這一百兩銀子備了些催裝速嫁之類擇个吉日就要成親仍舊是張李二生請期通信金朝奉見太守為他不敢怠慢欲待與舅子到上司做些手脚又少不得經由府縣的正所謂敢怒而不敢言只得一一聽

兩眼目真如此

從花燭之後朝霞見韓生氣宇軒昂丰神俊朗才貌甚是相當那里管他家貧自然你恩我愛少年夫婦極盡顛鸞倒鳳之歡倒怨悵父親多事眞个是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自此無話次年宗師旧洪錄科韓子文又得吳太守一力舉薦拔為前列春秋兩闈聯登甲第金家女兒已自做了夫人丈人思想前情懊悔無及若預先知有今日就是把女兒與他為妾也情愿了有詩為証

蒙正當年也困窮　休將肉眼看英雄

堪誇仗義人難得　太守廉明即古洪

卷終

拍案驚奇卷第十一

惡船家計賺假屍銀　狠僕人誤投真命狀

詩曰

杳杳冥冥地　非非是是天

害人終自害　狠計總徒然

話說那殺人償命是人世間最大的事非同小可所以是真難假、是假難真、真的時節、縱然有錢可以通神、目下脫逃憲網、到底天理不容、無心之中、自然敗露、假的時節、縱然嚴刑拷掠、誣伏莫辯、到底有個辯白的日子、假饒誤出誤入、那有罪的、老死牖下、無罪的、却命絕于囹圄刀鋸之間、難道頭頂上這個老翁

是沒有眼睛的麼、所以古人說得好道是、

湛湛青天不可欺　未曾舉意已先知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說話的你差了、這等說起來、不信死囚牢裏再沒有個含冤負屈之人、那陰間地府也不須設得枉死城了、看官不知、那冤屈死的鬼、乃教人逃脫的大衆帮是前世的事、若不是前世緣故殺人、竟不償命不殺人倒要償命、死者生者怨氣冲天、縱然官府不明、皇天自然鑒察、千奇百怪的巧生出機會來了此公案、所以說道人惡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又道

爲有司者豈可一忽民之生死

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古來清官察吏、不止一人、曉得人命關天、又且世情不測、儘有極難信的事偏是真的、極易信的事、偏是假的、所以就是情真罪當的、還要細細體訪幾番、方能斷獄、然況如今爲官做吏的人、貪愛的是錢財、奉承的是富貴、把那正直公平四字、撇卻東洋大海、明知這事無可寬容、也將來輕輕放過、明知這事有些蹺蹊、也將來草草問成、竟不想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那親動手的奸徒、若不明正其罪、被害冤魂、何時瞑目、至于扳誣冤枉的、卻又六問三推、千般鍛鍊、嚴刑之下、就是凌遲碎剮的罪、

急忙裏只得輕易招成、攛得他家破人亡、害他一人便是害他一家了、只做自己的官、毫不管別人的苦我不知他肚腸閣落裏邊也、思想積些陰德與兒孫麼、如今所以說這一篇、專一奉勸世上廉明長者、一身一木、都是上天生命、何況祖宗赤子、須要慈悲爲本、寬猛兼行、護正誅邪、不失爲民父母之意、不但萬民感戴、皇天亦當佑之、且說國朝有個富人王甲、是蘇州府人氏、與同府李乙、是個世讐、王甲百計思量害他、未得其便、忽一日大風大雨、鼓打三更、李乙與妻子喫過晚飯、熟睡多時、只見十餘個強人、將煤搽

黑墨搽了臉、一擁的打將入來、蔣氏驚慌、急往床下躲避、只見一個長鬚大面的、把李乙頭髮揪住、一刀砍死、竟不搶東西、登時散了、蔣氏却在床下看得親切、戰抖抖的走將出來、穿了衣服、向丈夫屍首嚎啕大哭、此時鄰人已都來看了、各各悲傷勸慰了一番、蔣氏道、殺奴丈夫的、是讐人王甲、衆人道、怎見得、蔣氏道、奴在床下看得明白、那王甲原是讐人、又且長鬚大面、雖然搽墨、却是認得出的、若是別的強盜、何苦殺我丈夫、東西一毫不動、這兇身不是他是誰、有煩列位與奴做主、衆人道、他與你丈夫有讐我們都

是曉得的況且地方盜殺、我們該報官、明早你寫紙狀詞、同我們到官首告便是、今日且散衆人去了、蔣氏關了房門、又哽咽了一會、那裏有心去睡、苦啾啾的捱到天明、央鄰人買狀式寫了、取路投長洲縣來、正值知縣升堂放告、蔣氏直至階前大聲叫屈、知縣看了狀子、問了來歷、見是人命盜情重事、即時批准、地方也來遞失狀、知縣委捕官相驗、隨即差了應捕、擒捉兇身、却說那王甲自從殺了李乙、自恃搽臉無人看破、揚揚得意、毫不提防、不期一夥應捕擁入家來、正是疾雷不及掩耳、一時無處躲避、當下被衆人

去了、登時押到縣堂、知縣問道、你如何殺了李乙、王甲道、李乙自是強盜殺了、與小人何干、知縣問蔣氏道、你如何告道是他、蔣氏道、小婦人躲在床底看見、認得他的、知縣道、夜晚間如何認得這樣真、蔣氏道、不但認得模樣、還有一件真情可推、若是強盜、如何只殺了人、便散了、不論東西、此不是平日有讎的、却是那個、知縣便叫地隣來問他、道那王甲與李乙果有讎、地隣盡說畢竟有讎、那不論東西、只殺了人、也是真的、知縣便喝叫把王甲夾起、那王甲是個富家出身、忍不得痛苦、只得招道、與李乙有讎、設故強

求實語來說人將一字說入者假自可字訟理矣

益我死是實知縣取了親筆供招下在死囚牢中王甲一時招承、心裏還想辯脫、思量無計、自忖、道、這裏有個訟師、叫做鄒老人、極是奸滑與我相好、適你十惡大罪、與他商量、便有生路、何不等兒子送飯時、教他去與鄒老人商量、少頃、兒子王小二送飯來了、王甲說知備細、又分付道使有使用處不可吝惜錢財悮我性命小二一一記著、逕投鄒老人家來、說知父親事體、求他計策謀脫、老人道令尊之事親口供招知縣又是新到任的自手問成隨你那裏告辯出不得若論初案、他也不肯認錯翻招、你將二千兩與

我待我往南京走走、尋個機會定要設法出來。小二道、如何設法、老人道、你不要管我、只交銀子與我了。日後便見手段、而今不好先說、待小二回去、當下湊了三百兩銀子、到鄒老人家交付停當、隨即催他起程、鄒老人道、有了許多白物、好歹要尋出一個機會來、且寬心等待等待、小二謝別而回、老人連夜收拾行李往南京進發不一日來到南京往刑部衙門細細打聽、說有個浙江司郎中徐公、甚是通融、却且好客、當下就央了一封先容的薦書、備了一副盛禮、去謁徐公、徐公接見了、是箇會說會笑、頗覺相得、自此

尹鑑所捉數百金卸罪動之若孫兄大求未必盡是老人曾予去後求也

頻頻去見、漸廝熟來、正撫個機會處、忽一日捕盜衙門、肼押海盜二十餘人、解到刑部定罪、老人上前打聽、知有兩個蘇州人在內、老人點頭大喜、自言自語道、計在此了、次日整備筵席、寫帖請徐公飲酒、不踰時、酒筵完備、徐公乘轎而來、老人笑臉相迎、定席以後、說些閒話、飲至更深時分、老人屏去眾人、便將百兩銀子、託出獻與徐公、徐公喫了一驚、問其緣故、老人道、今有舍親王某、被陷在本縣獄中、伏乞周旋、徐公道、苟可效力、敢不從命、只是事在彼處、難以爲謀老人道、不難不難、王某只爲與李乙有讐、今李乙被

役、未獲兇身、故此遭誣下獄昨已解到貴部海盜三十餘人、內二人、蘇州人也、今但逼勒二盜、要他自認做殺李乙的、則二盜總是一死、未嘗加罪、令親王甲已死再生之恩了、徐公許諾、輕輕放過銀子、親放在扶手匣裏面、喚進從人、謝謝乘轎而去、老人又密訪着二盜的家屬、許他重謝、先送過一百兩銀子、二盜也應允了、到得會審之時、徐公喚二盜近前、問道、你們曾殺過多少人、二盜即招某時某處殺某人、某月某日夜間到李家殺李乙、徐公寫了口詞、把諸盜收監、隨即叠成文案、那老人便使用書房行文書

冤哉

抄招到長洲縣知會就是他帶了文案別了徐公竟回蘇州到長洲縣當堂投了知縣拆開看見殺李乙的已有了主名便道王甲果然屈招正要取監犯查放忽見王小二進來叫喊訴冤知縣信之不疑喝叫監中取出王甲登時釋放蔣氏聞知這一番說話沒做理會處也只道前日夜間果然自己錯認了只得罷手却說王甲得放還家歡歡喜喜搖擺進門方纔到得門首忽然一陣冷風大叫一聲道不好了李乙哥在這裏了驀然倒地叫喚不醒霎時氣絕嗚呼哀哉有詩為證

新臉閻王本認真　殺人償命在當身
睹中假換天難騙　堪笑多謀鄉老人、

前邊說的人命是將真作假的了、如今再說一個、將假作真的只爲些些小事、被奸人暗算、弄出天大一場禍來、若非天道昭昭、險些兒死於非命正是

福善禍淫　昭彰天理
欲害他人　先傷自已

話說國朝成化年間、浙江溫州府永嘉縣、有個王生、名杰、字文豪、娶妻劉氏、家中止有夫妻二人生一女、兒年方二歲、內外安童養娘數口家道亦不甚豐富、

王生雖是業儒、尚不曾入泮、只在家中誦習、也有時出外訪友論文、那劉氏勤儉作家、甚是賢慧、夫妻彼此相安、忽一日正遇暮春天氣、三三兩兩人拉了王生、往郊外踏青遊賞、但見

遲遲麗日、拂拂和風、紫燕黃鶯、綠柳叢中尋對偶、狂蜂浪蝶、天桃隊裏覓相知、王孫公子、興高時無日不來尋酒肆、艷質嬌姿心動處、此時未免露圓容須教、殘醉可重扶、幸喜落花猶未掃、

王生看了春景融和、心中歡暢、喫個薄醉、取路回家裏來、只見兩個家僮、正和一個人門首喧嚷、原來那

人是湖州客人、姓呂、提着竹籃賣薑、只爲家僮要少他的薑價、故此爭執不已、王生問了緣故、便對那客人道、如此價錢也好賣了、如何只管在我家門首喧嚷、好不曉事、那客人是個憊賴的人、便回話道、我們小本經紀、如何要打短我的、相公須從寬些、大量些、不該如此小家子相、王生乘着酒興、大怒起來罵道、那裏來這老賊驢、輒敢如此放肆、把言語衝撞我、走近前來、連打了幾拳、一手推將去、不想那客人是中年的人、有痰火病的、被這一推、裏一交跌去、一時悶倒在地、正是

警言

這段前係笑話然自後半是過小心處

身如五鼓銜山月　命似三更油盡燈

原來人生最不可使性況且這小人費買不過爭得一二個錢有何大事常見大人家強梁僮僕每每借着勢力動不動欺打小民到得做出事來又是家主失了體面所以有正經的必然嚴行懲戒只因王生不該自己使性動手打他所以到底爲此受累這是後話却說王生當日見客人悶倒了一大驚把酒意都驚散了連忙喝叫扶進廳來眠了將茶湯灌將下去不踰時甦醒轉來王生對客人謝了個不是討些酒飯與他喫了又拿出白絹一疋與他權爲謝理

之資。那客人回嗔作喜、稱謝一聲、望着渡口去了、若是王生有未卜先知的法術、慌忙向前攔腰抱住扯將轉來就養他在家半年兩個月也是情願不到得惹出飛來橫禍只因這一去、有分教

雙手撒開金線網　從中釣出是非來

那王生見客人已去、心頭尚自跳一個不住、走進房中與妻子說了、道幾乎做出一場大事來、僥倖僥倖、此時天已晚了、劉氏便叫丫鬟擺上幾樣菜蔬、盪熱酒與王生壓驚、飲過數盃、只聞得外邊叩門聲甚急、王生又喫一驚、掌燈出來看時、却是渡頭船家周四、

手中拿了白絹竹籃、倉倉皇皇對王生說道、相公、你的禍事到了、如何做出這人命來、唬得王生面如土色、只得再問緣由、周四道、相公可認得白絹竹籃麼、王生看了道、今日有個湖州的賣薑客人到我家來、這白絹是我送他的、這竹籃正是他盛薑之物、如何却在你處、周四道、下晝時節、是有一個湖州姓呂的客人、叫我的船過渡、到得船中、痰火病大發、將次危了、告訴我道、被相公打壞了他、就把白絹竹籃交付與我、做個證據、要我替他告官、又要我到湖州去報他家屬前來伸冤討命、說罷、瞑目死了、如今屍骸尚

最欠精細

在船中、船已撐在門首河頭了、且請相公自到船中看看、憑相公如何區處、王生聽了、驚得目睜口呆、手麻腳軟、心頭恰像有個小鹿兒撞來撞去的、口裏還只得硬着膽道、那有此話、背地敎人走到船裏看時、果然有一個死屍骸、王生是虛心病的、慌了手腳、跑進房中、與劉氏說知、劉氏道、如何是好、王生道、如今事到頭來、說不得了、只是買求船家、要他乗此暮夜、將屍首設法過了、方可無事、王生便將碎銀一包、約有二十多兩、袖在手中、出來對船家說道、家長不要聲張、我與你從長計議、事體是我自做得不是了、却

忘在此

是出于無心的、你我同是溫州人、也須有些鄉里之情、何苦到爲着別處人報讐、況且報得讐來、與你何益、不如不要提起、待我出些謝禮與你、求你把此屍載到別處拋棄了、黑夜裏誰人知道、船家道、拋棄在那裏、倘若明日有人認出來、追究根原、連我也不得乾淨、王生道、離此不數里、就是我先父的墳塋、極是僻靜、你也是認得的、乘此暮夜無人、就煩你船載到那裏、悄悄地埋了、人不知、鬼不覺、周四道、相公的說話、甚是有理、却怎麼樣謝我、王生將手中之物、出來與他、船家嫌少道、一條人命、難道值得這些些銀子、

罷句反些不恕謝未曾受也

今日湊巧死在我船中也是天與我的一塲小富貴一百兩銀子須是少不得的王生只要完事不敢違拗點點頭進去了一會將着些兒銀及衣裳首飾之類取出來遞與周四道這些東西約莫有六十金了家下貧窶望你將就包容罷了周四見有許多東西便自口軟了道罷了罷了相公是讀書之人只要時常看覷我就是不敢計較王生此時是情急的正是得他心肯日是我運通時心中已自放下幾分又擺出酒飯與船家喫了臨即喚過兩個家人分付他尋了鋤頭鐵鈀之類内中一個家人姓胡因他為人兇

狠有些力氣、都稱他做胡阿虎、當下一一都完備了、一同下船到墳上來、揀一塊空地、掘開泥土、將屍首埋藏已畢、又一同上船回家裏來、整整弄了一夜、漸漸東方已發動了、隨即又請船家喫了早飯、作別而去、王生教家人關了大門、各自散訖、王生獨自回進房來、對劉氏說道、我也是個故家子弟、好模好樣的、不想遭這一場、反被那小人逼勒、說罷、淚如雨下、劉氏勸道官人、這也是命裏所招、應得受些驚恐、破此財物、不須煩惱、今幸得靠天、太平無事、便是十分僥倖了、辛苦了一夜、且自將息將息、當時又討些茶飯

與王生喫了、各各安息不題、過了數日、王生見身體平靜、又買些三牲福物之類、拜獻了神明祖宗、那周四不時的來、假做探望、王生殷殷勤勤待他、不敢衝撞、些小借撥、勉強應承、周四已自從容了、賣了渡船、開着一個店鋪、自此無話、看官聽說、王生到底是個書生、沒甚見識、當日既然買囑船家、猶恐有人到墳上、只該聚起乾柴、一把火焚了、無影無蹤、却不乾淨、只爲一時沒有主意、將來埋在地中、這便是斬艸不除根、萌芽春再發、又過了一年光景、真個濃霜只打無根艸、禍來只撿福輕人、那三歲的女兒出起極重

的痘子、來求神問卜、請醫調治、百無一靈、王生只有這個女兒、夫妻歡愛、十分不捨、終日守在床邊啼哭、一日有個親眷、擕着盒禮來望痘客、王生接見、茶罷訴說患病的、十分沉重、不久當危、那親眷道、本縣有個小兒科姓馮、眞有起死回生手段、離此有三十里、路、何不接他來看覷看覷、王生道、領命、當將天色已黑、就留親眷喫了晚飯、自別去了、王生便與劉氏說知、寫下請帖、連夜喚將胡阿虎來、分付道、你可五鼓動身、拿此請帖去請馮先生、早來看痘、我家裏一面擺着午飯、立等立等、胡阿虎應諾去了、當夜無話、次

日王生果然整備了午飯、直等至未申時、杳不見來、不覺的又過了一日、到床前看女兒時、只是有增無減、挨至三更時分、那女兒只有出的氣、沒有入的氣、告辭父母往閻家裏去了、正是

金風吹柳蟬先覺　暗送無常死不知

王生夫妻就如失了活寶一般、各各哭得發昏、當時盛殮已畢、就焚化了、天明以後、到得午牌時分、只見胡阿虎轉來回復道、馮先生不在家裏、又守了大半日、故此到今日方回、王生垂淚道、可見我家女兒命該如此、如今再也不消說了、直到數日之後、同伴中

受是使性之謂　張狀

說出會話來、却是胡阿虎一路飲酒沉醉、失去請帖、故此直挨至次日方回、造此一場大謊、王生聞知、思念女兒、勃然大怒、即時喚進胡阿虎、取出竹片要打、胡阿虎道、我又不曾打殺了人、何須如此、王生聞得這話、一發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連忙教家僮扯將下去、一氣打了五十多板、方纔住手、自進去了、胡阿虎打得皮開肉綻、拐呀拐的、走到自己房裏來、恨恨的道、爲甚的受這般鳥氣、你女兒痘子本是沒救的了、難道是我不接得郎中、斷送了他、不值得將我這般毒打、可恨可恨、又想了一回道、不妨事、大頭在、

我手裏且待我將息棒瘡好了也教他看我的手段不知還是井落在弔桶裏弔桶落在井裏如今且不要露風聲等他先做了整備正是

勢敗奴欺主　時衰鬼弄人

不說胡阿虎暗生奸計再說王生自女兒死後不覺一月有餘親眷朋友每每備了酒餚與他釋淚他也漸不在心上了忽一日正在廳前閒步只見一班應捕擁將進來帶了麻繩鐵索不管三七二十一望王生頸上便套王生吃一驚問道我是個儒家子弟怎把我這樣凌辱却是爲何應捕道好個殺

人、害、命、的、儒、家、子、弟、官差吏差來人不差、你自到大爺面前去講、當時劉氏與家僮婦女聽得、正不知甚麼事頭發了、只好立着呆看、不敢向前、此時不由王生做主、那一夥如狼似虎的人、前拖後扯、帶進永嘉縣來、跪在堂下右邊、却有個原告、跪在左邊、王生擡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家人胡阿虎、已曉得是他懷恨在心、出首的了、那知縣明時佐開口問道、今有胡虎首你打死湖州客人姓呂的、這怎麼說、王生道、青天老爺、不要聽他說謊、念王杰弱怯怯的一個書生、如何會得打殺人、那胡虎原是小的家人、只爲前日

有過、將家法痛治一番、爲此懷恨、構此大難之端、望爺臺照察、胡阿虎叩頭道、青天爺爺不要聽這一面之詞、家主打人、自是常事、如何恨得許多、恨如今屍首現在墳塋左側、萬乞老爺差人前去濶取、只看有屍是真、無屍是假、若無屍時、小人情願認個誣告的罪、知縣依言、即便差人押去起屍、胡阿虎又指點了地方尺寸、不踰時、果然擡個屍首到縣裏來、知縣親自起身相驗、說道有屍是真、再有何說、正要將王生用刑、王生道老爺聽我分訴、那屍骸已是腐爛的了、須不是目前打死的、若是打死多時、何不當時就來

會觀

說此利害人豈可與他作私事千萬經心人之哲生莫及也

首告直待今日分明是胡虎那裏尋這屍首辯誣陷小人的知縣道也說得是胡阿虎道這屍首實是一年前打死的因爲主僕之情有所不忍况且以僕首主先有一款罪名故此含藏不發如今不想家主行兇不改小的恐怕再做出事來以致受累只得重將前情首告老爺若不信時只須喚那四鄰入舍到來問去年某月日間果然曾打死人否即此便知真僞了知縣又依言不多時鄰舍喚到知縣逐一動問果然說去年某月日間有個薑客被王家打死暫時救醒以後不知何如王生此時被衆人指實顏色都

變了把言語來左支右吾知縣道情眞罪當有何言這厮不打如何肯招疾忙抽出籤來喝一聲打兩邊皂隷吆喝一聲將王生拖翻着力打了二十板可憐瘦弱書生受此痛棒拷掠王生受苦不過只得一一招成知縣錄了口詞說道這人雖是他打死的只是沒有屍親執命未可成獄且一面收監待有了認屍的定罪發落隨即將王生監禁獄中屍首依舊擡出埋藏不得輕易燒毀聽候檢償發放衆人散訖退堂回衙那胡阿虎道是私恨已洩甚是得意不敢回王家見主母自撥在別處住了却說王家家僮們在

縣裡打聽消息、得知家主已在監中、唬得、兩耳雪白、奔回來報與主母劉氏、一聞此信、便如失去了三魂、大哭一聲、望後便倒、

未知性命何如　先見四肢不動

丫鬟們慌了手腳、急急叫喚、那劉氏漸漸醒將轉來、叫聲官人、放聲大哭、足有兩個時辰、方纔歇了、疾忙收拾些零碎銀子、帶在身邊、換了一身青衣、教一個丫鬟隨了、分付家僮在前引路、逕投永嘉縣獄門首來、夫妻相見了、痛哭失聲、王生又哭道、卻是阿虎這奴才、害得我至此、劉氏咬牙切齒、恨恨的罵了一番、

便在身邊取出碎銀、付與王生道、可將此散與牢頭獄卒、教他好好看覷、免致受苦、王生接了、天色昏黑劉氏只得相別、一頭啼哭、取路回家、胡亂用些晚飯、悶悶上床、思量昨夜與官人同宿、不想今日遭此禍事、兩地分離、不覺又哭一場、悽悽慘慘、歷了不題、卻說王生自從到獄之後、雖則牢頭禁子、受了財錢、不受鞭箠之苦、卻是相與的都是那些蓬頭垢面的囚徒、心中有何快活、況且大獄未決、不知死活如何、雖是有人殷勤送衣送飯、到底不免受些飢寒之苦、身體日漸羸瘠了、劉氏又將銀來買上買下、思量保他

出去、又道是人命重事、不易輕放、只得在監中耐守、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王生在獄中、又早懨懨的挨過了半年光景、勞苦憂愁、染成大病、劉氏求醫送藥、百般無效、看看待死、一日家僮來送早飯、王生望着監門分付道、可回去對你主母說、我病勢沉重、不好、旦夕必要死了、教主母可作急來一看、我從此要永訣了、家僮回家說知、劉氏心慌膽戰、不敢遲延、疾忙顧了一乘轎、飛也似擡到縣前來、離了數步、下了轎、走到獄門首、與王生相見了、淚如湧泉、自不必說、王生道、愚夫不肖、誤傷人命、以致身陷縲絏、辱我賢妻、今

病勢有增無減了得見賢妻一面死也甘心但只是胡阿虎這個逆奴我就到陰司地府決不饒過他的劉氏含淚道官人不要說這不祥的話且請寬心調養人命既是誤傷又無苦主奴家拚得賣盡田產救取官人出來夫妻完聚阿虎逆奴天理不容到底有個報應日子也不要在心王生道若得賢妻如此用心使我重見天日我病體也就减幾分了但恐病質懨懨不能久待劉氏又勸慰了一番哭別回家坐在房中納悶僮僕們自在廳前鬬牌耍子只見一個半老的人挑了兩個盒子竟進王家裏來放下匾担對

家僮問道相公在家麼只因這個人來有分教貧屈寒儒得遇秦庭朗鏡行凶詭計難逃蕭相明條有詩爲証

湖商自是隔天涯　舟子無端起禍胎
指日王生冤可白　災星換做福星來

那些家僮見了那人仔細看了一看大叫道有鬼有鬼東逃西竄你道那人是誰正是一年前來貢薑的湖州呂客人那客人忙扯住一個家僮問道我來拜你家主如何說我是鬼劉氏聽得廳前喧鬧走將出來呂客人上前唱了個喏說道大娘聽稟老漢湖州

謹厚人

薑客呂大是也前日承相公酒飯又贈我白絹感激不盡別後到了湖州這一年半裏邊又到別處做些生意如今重到貴府走走特地辦些土宜來拜望你家相公不知你家大官們如何說我是鬼傍邊一個家僮嚷道大娘不要聽他一定得知道大娘要救官人故此出來現形索命劉氏喝退了將客人說道這等說起來你真不是鬼了你害得我家丈夫好苦呂客人喫了一驚道你家相公在那裏怎的是我害了他劉氏便將前因如何撐屍到門說留絹籃為證丈夫如何買囑船家將屍首埋藏胡阿虎如何首官丈

夫招承下獄的情由細細說了一遍呂客人聽罷搥着胸膛道、可憐可憐、天下有這等冤屈的事、去年別去、下得渡船、那船家見我的白絹、問及來由、我不合將捐公打我垂危、留酒贈絹的事情、備細說了一番、他就要買我白絹我見價錢相應即將賣了、他又要我的竹籃兒我就與他竹了渡錢不想他賺得我這兩件東西下這般狠毒之計老漢不早到溫州以致相公受苦果然是老漢之罪了劉氏道、今日不是老客人來連我也不知丈夫是冤枉的那絹兒籃兒是他騙去的了、這死屍却是那裏來的、呂客人想了一

[illegible]歷人

回道、是了、是了、前日正在船中說這事時節、只見水面上一個屍骸、浮在岸邊、我見他注目而視、也只道出于無心、誰知因此就生奸計了、奸狠、奸狠、如今事不宜遲、請大娘收進了土宜、與老漢同到永嘉縣訴寃、救相公出獄、此爲上着、劉氏依言收進盤盒、擺飯請了呂客人、他本是儒家之女、精通文墨、不必假借訟師、就自己寫了一紙訴狀、顧來女轎、同呂客人及僮僕等、取路投永嘉縣來、等了一會、知縣升晚堂了、劉氏與呂大大聲叫屈、遞上訴詞、知縣接上、從頭看過、先叫劉氏起來問、劉氏便將丈夫爭價誤毆船家

捷得也是

揹屍得財、家人懷恨出首的事、從頭至尾、一一分割、又說直至今日薑客重來纔知受枉、知縣又叫呂大起來問、呂大也將被毆始末、賣絹根由、一一說了、知縣道、莫非你是劉氏買出來的、呂大叩頭道、爺爺小的雖是湖州人、在此爲客多年、也多有相識的在這裏、如何瞞得老爺過、當時若果然將死、何不央船家尋個相識來見一見、託他報信復讐、卻將來託與一個船家、這也還道是臨危時節、無暇及此了、身死之後、難道湖州再沒有個骨肉親戚、况是久出不歸、也該有人來問個消息、若查出被毆傷命、就該到府縣

告發如何直待一年之後，反是王家家人首告。小人今日偶到此地，見有此一場屈事，那王杰遂不是小人始總其禍，都因小人而起，實是不忍，然今竟負屈，故此來到臺前投訴，乞老爺筆下超生。知縣道：你既有相識在此，可報名來。呂大把相識說出十數個。知縣一一提筆記了，却到把後邊的點出四名，喚兩個應捕上來，分付道：你可悄悄地喚他同做証見的鄰舍來。應捕隨應命去了，不多時，拘將人齊喚了來。只見那相識的四人，遠遠地望見呂大，便一齊道：這是湖州呂大哥，如何在這裏，一定前日原不曾死。知縣

又教鄭舍人近前細認、都驚訝道、我們莫非眼花了、這分明是被王家打殺的薑客、不知還是到底救醒了、還是面龐厮像的、內中一個道、天下那有這般相像的理、我的眼睛一看過、再不忘記、委實是他、沒有差錯、此時知縣心裏已有幾分明白了、即便批准訴狀、叫起這一干人分付道、你們出去、切不可張揚、若違我言、拿來重責、衆人唯唯而退、知縣隨即喚幾個應捕分付道、你們可密訪着船家周四、用甘言美語、哄他到此、不可說出實情、那原首人胡虎、有係家俱到明日午後帶齊聽審、應捕應諾、分頭而去、知縣

罪其不自知所以誤受并受禍也

又發付劉氏呂大回去、到次日晚堂、伺候、二人叩頭同出、劉氏引呂大到監門前、見了王生、把上項事情盡說了、王生聞得滿心歡喜、却似醍醐灌頂、甘露灑心、病體已減去六七分了、說道我初時只怪阿虎、却不知船家如此狠毒、今日不是老客人來通我、也不知自己是冤枉的、正是

雪隱鷺鷥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劉氏別了王生、出得縣門、叅着小轎、呂大與僮僕隨了、一同迴到家中、劉氏自進房裏、教家僮們陪客人喫了晚食、自在廳上歇宿、次日過午、又一同的到縣

藥來知縣已升堂了、不多時只見兩箇應捕將周四帶到、原來那周四得了王生銀子、在本縣開個布店、應捕得了知縣的令、對他說本縣大爺要買布、即時哄到縣堂上來、也是天理合當敗露、不意之中、猛擡頭見了呂大、不覺兩耳通紅、呂大叫道、家長哥、自從買我白絹竹籃、一別直到今日、這幾時生意好麼、周四頓口無言、面如槁木、少頃、胡阿虎也取到了、原來胡阿虎搬在他方、近日偶回縣中探親、不期應捕正遇著他、便上前擒個、鬼道、你家家主人命事已有苦主了、只待原首人來、即便審決、我們那一處不尋

得到胡阿虎認真歡歡喜喜隨着公人直進縣堂跪下、知縣指着呂大問道、你可認得那人、胡阿虎仔細一看、喫了一驚、心下好生躊躇委決不下、一時不能回答、知縣將兩人光景一一看在肚裏、不指着胡阿虎大罵道、你這个狠心狗行的奴才、家主有何負你、直得便與船家同謀、竟造假屍詐稱人命、胡阿虎道、其實是家主打死的、小人並無虛謬、知縣怒道、還要口强、呂大既是死了、那堂下跪的是什麼人、喝教左右夾將起來、快快招出奸謀便罷、胡阿虎被夾大喊道、爺爺若說小人不該懷恨在心首告家主、小人情

[illegible]首將何不即拘船家勘証

願認罪若要小人招做同謀便死也不甘的當將家主不合打倒了呂大即刻將湯救醒與了酒飯贈了白絹自往渡口去了是夜二更天氣只見周四撑屍到門又有白絹竹籃爲証合家人都信了家主却將錢財買住了船家與小人同載至墳塋埋訖以後因家主毒打小人挾了私讐到爺爺臺下首告委實不知這屍眞假今日不是呂客人來連小人也不知是家主冤枉的那死屍根由都在船家身上知縣錄了口語喝退胡阿虎便叫周四上前來問初時也將言語支吾却被呂大在旁邀面對知縣又用起刑來只

變得也更

得一一招承道去年某月某日呂大懷着白絹下船偶然問起緣由始知被毆詳細恰好渡口原有這個死屍在岸邊浮着小的因此生心要詐騙王家特地買他白絹又與他竹籃就把水裏屍首撈在船上了前到王家誰想（設事在此）他一說便信以後得了王生銀子將尸埋在墳頭只此是真並無虛話知縣道是便是了其中也還有些含糊那裏水面上恰好有個流屍又恰好與呂大廝像畢竟又從別處謀害來詐騙王生的周四大叫道爺爺冤枉小人若要謀害別人何不就謀害了呂大前日因見流屍故此生出買絹籃的

計策心中也道面龐不像未必哄得信小人欺得王生一來是虛心病的二來與呂大只見得一面況且當日天色昏了燈光之下一般的死屍誰能細辨明白三來白綃竹籃又是王生及薑客的東西定然不疑故此大膽哄他一哄不想果被小人瞞過並無一個人認得出真假那屍首的來歷想是失腳落水的小人委實不知呂大跪上前稟道小人前日過渡時節果然有個流屍這話實是真情了知縣也錄了口語周四道小人本意只要詐取王生財物不曾有心害他乞老爺從輕擬罪知縣大喝道你這沒天理的

狠賊、你自己貪他銀子、便幾乎害得他家破人亡、似此詭計兇謀、不知陷過多少人了、我今日也爲不着縣中除了一害、那胡阿虎身爲家奴、拿着影響之事、背恩賣主、情實可恨、合當重行責罰、當時喝敎把兩人扯下、胡阿虎重打四十、周四不計其數、以氣絕爲止、不想那阿虎近日傷寒病未痊、受刑不起、也只爲奴才背主、天理難容、打不上四十、死于堂前、周四直至七十板後、方纔昏絕、可憐二惡兇殘、今日斃于杖下、知縣見二人死了、責令屍親前來領屍、監中取出王生、當堂釋放、又抄取周四店中布疋、估價一百金、

原是王生誑詐之物、例該入官、因王生是個書生、屈陷多時、憐他無端、改贓物做了給主、也是知縣好處、坟傍屍首、掘起驗時、手爪有沙、是個失水的、無有屍親、責令忤作埋之義塚、王生等三人謝了知縣出來、到得家中、與劉氏相持痛哭了一場、又到廳前與呂客人重新見禮、那呂大見王生為他受屈、王生見呂大為他辨訴、俱各致個不安、互相感激、這教做不打不成相識、以後遂不絕往來。王生自此戒了好些氣性、就是遇着乞兒也只是一團和氣、感憤前情、思想榮身雪恥、閉戶讀書、不交賓客、十年之中、遂成進士、

[illegible]知天千秋作覺者參[illegible]

所以說爲官做吏的人千萬不可草菅人命視同兒戲假如王生這一椿公案惟有船家心裏明白不是眞客重到湖州家人也不知家主受屈妻子也不知道丈夫受屈本人也不知自己受屈何况公庭之上豈能盡照覆盆慈祥君子須當以此爲鑒

囹圄刑措號仁君　吉網羅鉗最枉人
寄語昏污諸酷吏　遠在兒孫近在身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十二

陶家翁大雨留賓　蔣震卿片言得婦

詩曰

一飲一啄　莫非前定
一時戲語　終身話柄

話說人生萬事前數已定儘有一時間偶然戲耍之事取笑之話後邊照應將來却像是个讖語響卜一毫不差乃知當他戲笑之時暗中已有鬼神做主非偶然也只如宋朝崇寧年間有一个姓王的公子本貫浙西人少年發科到都下會試一日將晚到延秋坊人家赴席在一个小宅子前經過見一女子生得

十分美貌獨立在門內徘徊凝望却像等候甚麽人的一般王生正注目看他只見前面一騎馬的人喝擁而來那女子避了進去王生自自也行了不曾問得這家姓張姓李趁了席喫得半醉歸來已是初更天氣後經過這家門首望門內一看只見門已緊閉寂然無人聲王生嗟嗟從左傍牆脚下一帶走去意思要看他有後門沒有只見數十步外有空地丈餘小小一扇便門也關着在那裏王生想道日間美人只在此中怎能勾再得一見看了他後門正在戀戀不捨忽然隔牆丟出一件東西來掉在地下一響

王生幾乎被他打着拾起來看却是一塊瓦片此時皓月初升光同白晝看那瓦片時有六个字在上面寫道夜間在此相候王生曉得有些蹊蹺又帶着幾分酒意笑道不知是何等人約人做事的待我要他一要就在墻上剝下些石灰粉來寫在瓦背上道三更後可出來仍舊從墻裡丟了進去走開十來步遠遠地站着看他有何動靜等了一會只見一个後生走到墻邊低着頭却像找尋甚麽東西的尋來尋去尋了一回不見甚麽對着墻裡嘆了一口氣有一步沒一步的佯佯走了去王生在黑影裡看得明白便

道、想來此人、定是所約之人了、只不知那邊是甚麼人、好歹有个人出來、必要等着他、等到三更月色已高、烟霧四合、王生酒意已醒、看看渴睡上來、伸伸腰、打个呵欠、自笑道、睡到不去睡、管別人這樣閒事、正要舉步歸寓、忽聽得牆邊小門呀的一響、軋然開了、一个女子閃將出來、月光之下、望去看時、且是娉婷、隨後一个老媽、背了一隻大竹箱、跟着望外就走、王生迎將上去、看得仔細、正是日間獨立門首這女子、那女子看見人來、一些不避、直到當面、一看、喫一驚道、不是不是、回轉頭來看老媽、老媽上前擦擦眼把

王生一認、也道不是不是、快進去、那王生倒將身閃在後門邊了一把扯住、道還思量進去、你是人家閨中女子、約人夜晚間在此相會、可是該的、我今聲張起來拿你見官、醜聲傳揚、叫你合家做人不成、我偶然在此遇著、也是我與你的前緣、你不如就隨了我去、我是在此會試約舉人、也不曾沒了你、那女子聽罷、眼抖抖的淚如雨下、沒做道理處、老媽說道、若是聲張、果是利害、既然這位官人是個舉人、小娘子權且隨他到下處再處、而今沒奈何了、一會子天明了、有人看見、却了不得、那女子一頭哭、王生一頭扯扯

拉拉、只得軟軟地跟他走到了下處、放他在一个小樓上面、連那老媽也就留了他伏侍、女子性定、玉生問他備細、女子道、奴家姓曹、父親早喪、母親止生得我一人、甚是愛惜、要將我許聘人家、我有个姑娘的兒子、從小往來、生得聰俊、心裡要嫁他、這个老媽、就是我的奶娘、我央他對母親說知此情、母親嫌他家裡無官、不肯依從、所以叫奶娘通情、說與他了、約他今夜以擲瓦爲信、開門從他私奔、他已曾還擲一瓦、叫三更後出來、及至出得門來、却是官人、倒不見他、不知何故、王生笑、把適纔戲寫擲瓦、及一男子尋覓

歸負恐亦於行之報

東西不見長嘆走去的事說了一遍女子嘆口氣道這走去的正是他了、王生咲道、卻是我幸得撞着、豈非五百年前姻緣做定了、女子無計可奈、見王生也自一表非俗、只得從了他、新打上的恩愛不淺、到得會試過了、揭發王生不得第、卻戀着那女子、正在歡愛頭上、不把那不中的事放在心裡、只是朝歡暮樂、那女子前日帶來竹箱中多是金銀寶物、王生缺用、就拿出來與他盤纏、遲延數月、王生竟忘記了歸家、王生的父親在家盼望、見日子已久、不見王生歸來、遍問京中來的人、都說道他下處有一女人相處、甚

可喜

殺風景

太悤草王生恁忠厚人也

是得意、那得肯還、其父大怒、寫着嚴切手書、差着兩个管家到京、催他起身、又寄封書與京中同年相好的、叫他遣个馬票、槳請逼勒他出京、不許躭延、王生不得已、與女子作別、道事出無奈、只得且去、得便就來、或者稟明父親、迎來接你、也未可知、你須耐心、同老媽在此寓所住着、等我、含淚而別、王生到得家中、父親陞任福建、正要起身、就帶了同去、之時、未便不好說得女子之事、悶悶隨去任所、朝夕思念不題、且說京中女子同奶媽住在寓所、守候身邊所帶東西、王生在時、已用去將有一半、今又兩口在寓所食用、

君非之夫識者前念未斷

有出無入看看所剩不多王生又無信息女子心下着忙叫老媽打聽家裡母親光景指望重到家來與母親相會不想母親因失了這女兒終日啼哭已自病死多時那姑娘之子次日見說舅母家裏不見了女兒恐怕是非纏在身上逃去無踪了女子見說大哭了一場與老媽商量道如今一身無靠汴京到浙西也不多路趂身邊還有些東西做了盤纏到他家裡去尋他不然如何了當就央老媽僱了一隻船下汴京一路來行到廣陵地方盤纏已盡那老媽又是高年船上早晚感冒些風露一病不起那女子極得

無援、遂只是啼哭、元來廣陵即是而今揚州府、極是一个繁華之地、古人詩云、烟花三月下揚州、又道是、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從來仕宦官員、王孫公子、要討美妾的、都到廣陵郡來揀擇聘娶、所以填街塞巷、都是些媒婆、擁來擁去、看見船上一个美貌女子啼哭、都攢將攏來、問緣故、女子說道、汴京下來、到西浙尋丈夫、不想此間奶母亡故、盤纏用盡、無計可施、所以啼哭、內中一个婆子道、何不去尋蘇大商量、女子道、蘇大是何人、那婆子道、蘇大是此間好漢、專一替人出閑力的、女子慌忙之中、不知一个

孫氏所行之報

好歹、便出口道、有煩指引則箇、婆子去了一會、尋取一个人來、那人一到船邊、問了詳細、便去引頭一千人來、擡了屍首上岸埋葬、算船錢打發船家、對女子道、收拾行李、到我家裡停住幾日再處、叫一乘轎來擡女子、女子見他處置有方、只道投着好人、亦且此身無主、放心隨他去、誰知這人却是楊州一个大光棍、當機兵、養娼妓、接子弟的、是个烟花的領袖、烏龜的班頭、轎擡到家、就有幾个粉頭出來相接作伴、女子情知不濟、墜落在坑中、無處分訴、自此改名蘇媛、做了娼妓了、王生在福建、隨任兩年、方回浙中、又值

會試之期、束裝北上、道經揚州、揚州司理、乃是王生鄉舉同門、置酒相待、王生赴席、酒筵之間、官妓叩頭送酒、只見內中一人、屢屢偷眼看王生、不已、生亦舉目細看、心裡疑道、如何甚像京師曹氏女子、及問姓名、全不相同、卻再三看來、越看越是、酒半起身、燕媛捧觴上前勸生飲酒、覷面看得較切、口裡不敢說出心中想着舊事、不勝悲傷、禁不住兩行珠淚、簌簌的落將下來、墮在杯中、生情知是了、也垂淚道、我道像你、元來果然是你、卻是因何在此、那女子把別後事情及下汴尋生、盤纏盡了、失身爲娼、始末根繇說了

一遍不覺大慟生自覺慙愧感傷流淚力辭不敢托病而起隨即召女子到自己寓所各訴情懷備問始末次日密托揚州司理追究蘇大何良爲娼問了罪名脫了蘇媛樂籍送生同行後來與生生子仕至尚書郎想着起初只是一時拾得燕尾做此戲謔之事誰知是老大一段姻緣幾乎把女子一生斷送了還虧得後來成了正果而今更有一段話文只因一句戲言致得兩邊錯認得了一个老婆全始全終比蘇話更爲完美有詩爲証

戲言偶爾作佳音　誰道從中遇美妻

韻人也宜其有艷遇

假女壻爲眞女壻　失便宜處得便宜

這一本話文乃是國朝成化年間浙江杭州府餘杭縣有一个人姓蔣名霆表字震卿本是儒家子弟生來心性倜儻佻健頑耍戲浪不拘小節最喜游玩山水出去便是累月累日不肯呆坐家中一日想道從來說山陰道上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是个極好去處此去紹興府隔得多少路不去遊一遊恰好有鄉里兩个客商要過江南去貿易就便搭了伴同行過了錢塘江搭了西興夜船一夜到了紹興府城兩客自去做買賣他便蘭亭禹穴蕺山鑑湖沒處不到遊得

一个心滿意足兩客也做完了生意、仍舊合伴同歸、偶到諸暨村中行走、只見天色看看傍晚、一路是些青哇綠畝、不見一个人家、須臾之間、天上洒下雨點來、漸漸下得落了、三人都不帶得雨具、只得慌忙向前奔走、走得一个氣喘、却見林子裏露出一所莊宅、來、三人遠望道、好了好了、且到那里躲一躲則个、兩步那來一步、走到面前、却是一座雙簷滴水的門坊、那兩扇門、一扇關着、一扇半掩在那里、蔣震卿便上前一手就去推門、二客道、蔣兄慣是莽撞、借這里只躲躲雨便了、知是甚麼人家、便去敲門打戶、蔣震卿

最好取笑、便大聲道、何妨得此。乃是我丈人家裡。二客道不要胡說惹禍、過了一會、那雨越下得大了、只見兩扇門忽然大開、裏頭跳出一个老者、來看他怎生打扮、

頭戴斜角方巾、手持盤頭拄拐、方巾內竹簪冠、罩着銀絲樣幾莖亂髮、拄拐上乱鬚飾、握着乾姜般五个指頭、寬袖長衣、擺出渾如鶴步、高躧深般踆來一似龜行、想來地上可憐者廣光商山脫聘出

元來這老者姓陶、是諸暨村中一个殷實大戶、爲人梗直忠厚、極是好客尚義、認真的人、起初傍晚正要

寶月樓批

走出大門來看人鬧閒只聽得外面說話聲曉得有人在門外躲雨故進了一步却把將震卿取笑的說話一一聽得明白走進去對媽媽與合家說了都道有這樣放肆可惡的不要理他而今見下得雨大曉得躲雨的沒去處心下過意不去有心要出來留他們進去却又怪先前說這討便宜話的人躊躇了一回走出來見是三个就問道方纔說老漢是他丈人的是那一个蔣震卿見問着這話自覺先前失言耳根通紅二客又同聲將他埋怨道原是不該老者看見光景就曉得是他了便對二客道兩位不棄老拙

老者話眞聽你誰知反相宜了他

便請到寒舍裏面盤桓一盤桓這位郎君依他方纔所說他是吾子輩與賓客不同不必進來只在此伺候罷二客方欲謙遜被他一把扯了袖子拽進大門剛跨進檻內早把兩扇門撲的關好了二客只得隨老者登堂相見敘坐各道姓名及偶過避雨說了一遍那老者猶兀自氣忿忿的道適間這位貴友途路之中如此輕薄無狀豈是个全身遠害的君子二公不與他相交得也罷了二客替他稱謝道此是姓蔣少年輕肆一時無心失言得罪老丈休得計較老者只不釋然須臾擺下酒飯相欵竟不提起門外尚有

此際若設

一人二客自己非分取擾已出望外況見老者認眞着惱難道好又開口周全得蔣震卿叫他一發請了進來不成只得繇他且管自家食用那蔣震卿被關在大門之外想着適間失言老大沒趣獨自一个栖栖在雨簷之下黑魆魆地靠來靠去好生冷落欲待一口氣走了去一來雨黑二來单身不敢前行只得忍氣吞聲耐了心性等着只見那雨漸漸止了輕雲之中有些月色上來側耳聽着門內人聲寂靜了便道他們想已安寢我却如何癡等不如趁此微微月色路逕好辨走了去罷又想一想道那老兒固然怪

我他消兩个便直得如此撇下了我只管自已自在不成。畢竟有安頓我處便再等他一等正在躊躇不定。忽聽得門內有人低低道且不要去蔣震卿心下道我說他們定不忘懷了我就應一聲道曉得了。不去。過了一會又聽得低低道有些東西拿出來你可收拾好蔣震卿心下又道你看他兩个自自濟打攪了他一發又拿了他的甚麼東西忒煞欺心却只裹且答應道曉得了。站住等着只見墻上有兩件東西撲搭地丟將出來急走上前看時却是兩个被囊提一提看且是沉重把手捻兩捻纍纍塊塊像是些銀

卯又肽心

銀器物之類、蔣震卿恐怕有人瞧出來追尋、急負在背上、望前便走、走過百餘步、回頭看那門首已離得略遠了、站着腳再看動靜、遠望去、牆上兩个人跳將下來、蔣震卿道、他兩个也來了、恐有人追、我只索先走、不必等他、提起腳便走、望後邊這兩个也不忙趕、只是背他慢慢地走、蔣震卿走得少遠、心下想道、他兩个提着了包裹東西、必要均分、他們都在後邊、我且開囊看看、揀些不義之物、落得先藏起幾些、好的、立莊了、把包裹打開、將黃金重貨、另包了一囊、把錢布之類、仍舊放在破囊裡、提了又走、又望後邊兩

明妙

个人趕趁來到元來見他住也住見他走也走黑影裡遠遠尾着只不相近如此行了半夜只是隔着一箭之路看看天明了那兩个方纔腳步走得急促趕將上來蔣震卿道正是來一路走走到面前把眼一看喫了一驚誰知不是昨日同行的兩个客人到是兩个女子一个頭紮臨清帕身穿青紬衫且是生得美麗一个散挽頭髻身穿青布襖是个丫鬟打扮仔細看了蔣震卿一看這一驚可也不小急得悄悶了身子開來蔣震卿上前一把將美貌的女子扯住道你走那里去快快跟了我去到有商量若是不從我

同到你家去出首、女子低首無言、只得跟了他走、走到一个酒館中、將生揀个僻淨樓房、與他住下了、哄店家道、是夫妻、燒香買早飯喫的、店家見一男一女、又有丫鬟跟隨、並無疑心、自去支持早飯上來、喫將罷、解對女子低聲問他來歷、那女子道、奴家姓崔名幼芳、就是昨日主人翁之女、許親王氏、奴家幼年間、許嫁同郡諸家、誰想他變了、文明了、我不願嫁他、有一个表親之子王郎、少年美貌、我心下有意于他、與他訂約日久、約定今夜私奔出來、一同逃去、今日日間不見回音、將到晚時、忽聽得爹爹進來大嚷道是

（長繩天作合也）

門前有个人口稱這里是他丈人家裡胡言亂語可惡我心裡暗想此必是我所約之郎到了急急收併貲財引這丫鬟拾翠為伴踰墻出來看見你在前面背囊而走心裡道自然是了恐怕人看見所以一路不敢相近誰知跟到這里却是差了而今悔已無及那人又不好歸去得只得隨著官人罷也是出于無奈了蔣震卿大喜道此乃天緣已定我言有驗。且喜我未曾娶妻你不要慌張我同你家去便了蔣生同他喫了早飯丫鬟也喫了打發店錢獨討一个船也不等二客一直同他隨路換船徑到了餘杭家裡家

可心不恐定有於實

人來問只說是路上禮聘來的那女子入門待上接下甚是賢能與蔣震卿十分相得過了一年已生了一子却提起父母便凄然淚下一日對蔣震卿道我那時不欲從那聾去所以做出這些計慮到當來而今身已屬君可無悔恨但只是雙親年老無靠失我之後在家必定憂愁且一年有餘無從問個消息我心裡一刻不能忘再如此思念憂鬱竟要生出病來了我想父母平日愛我如珠似寶而今便是他知道了他只以見我爲喜定然不十分嗔怪的你可討較怎生通得一个信去蔣震卿想了一想道此間有

一个教學的先生、姓阮、叫阮太始、與我相好、他專在諸暨往來、待我與他商量看、蔣震卿就走去、把這事始末根繇、一五一十、對阮太始說了、阮太始道、此老是諸暨一个極忠厚的長者、與學生也會相會幾番過的、待學生尋个便、到那里替兄委曲道知、周全其事、決不有誤、蔣震卿稱謝了、來回渭家的話不題、且說陶老是晚款留二客在家歇宿、次日又拿早飯來吃了、二客千恩萬謝、作別了、起身、老者送出門來、還笑道、昨日狂生、不知那里去宿了、也等他受些恓惶、以爲輕薄之戒、二客道、想必等不得、先去了、容學生

說着了他、埋怨他一番、老丈再不必介懷老者道老拙也是、一時耐不得昨日、勾奈何他了、那里還掛在心上、道罷、各自作別去了、老者入得門時、只見一個丫鬟慌慌張張、走到面前、喘做一團、道阿爹不好了、姐姐不知那里去了、老者吃了一驚道、怎的說、一步一顛、忙走進房中來、只見王媽媽、號天跎地的、放聲大哭、哭倒在地、老者問其詳細、媽媽說道、昨晚好好在他房中睡的、今早因外邊有客、我且照管灶下早飯、不曾見他起來、及至客去了、叫人請他來一處喫早飯、只見房中箱籠大開、連伏侍的丫頭拾翠也

偏是不放進門者有相干

不見不知那里去了老者大駭道這却爲何一个養娘便道莫不昨日投宿這些人是个歹人夜裡拐的去了老者道胡說他們都是初到此地的那兩个宿了一夜今日好好別了去的如何拐得這些个因是我惱他連門裏不放他進來一發甚麼相干必是日前與人有約今因見有客趁閙打刼的逃去了你們平日看見姐姐有甚破綻麼一个養娘道阿爹此猜十有八九姐姐只爲許了个盲子心中不樂時時流淚惟有王家某郎與姐姐甚說得來時常叫抬擧與他傳消遞息的想必約着跟他走了老者見說得有

因密地叫人到王家去訪時只見王郎好好的在家里並無一些動靜老者沒做理會處自道家醜不可外揚切勿令傳出去褚家道盲子退得便罷退不得告一个了願不着還他罷了只是身邊沒有了這个親生女兒好生冷静與那王媽媽說着便哭一个不住後來褚家盲子死了感着老夫妻念頭又添上幾場悲哭道便早死了年把也不見得女兒如此如是一年有多只見一日門上遞个名帖進來却是餘杭阮太始老者出來接着道甚風吹得到此阮太始道久疏貴地諸友偶然得暇特過江來拜望一番老者

便教治酒相待飲酒中間大家說些江湖上的新聞也有可信的也有可疑的阮太始道敝鄉一年之前也有一件新聞這事却是寔的老者道何事阮太始道有个小年朋友出來遊耍歸去途路之間一句戲話上邊得了一个婦人至今做夫妻在那裏說道道婦人是貴鄉的人老丈曾曉得麽老者道可知道婦人姓甚麽阮太始道說道也姓陶那老者大驚道莫非是小女麽阮太始說小名幼芳年紀一十八歲又有个丫頭名撇翠老者捋着眼道眞是吾小女了如何在他那里阮太始道老丈還記得雨中叩門冒稱

是岳家老丈閉他在門外不容登堂的事、應老者道、果有這个事、此人平日元非相識、却又闖在外邊、無處通風、不知那晚小女、如何却隨了他去了、阮太始把蔣生所言一一告訴、說道、一邊妄言、一邊發怒、一邊誤認湊合成了、這事真是希奇、而今已生子了、老翁要見他麼、老者道、可知要見哩、只見王媽媽在屏風後邊聽得明明白白、忍不住跳將出來、不管是生是熟、大哭拜倒在阮太始面前道、老夫婦只生得此女、自從失去、幾番哭絕、至今奄奄不欲生、若是客人果然致得吾女相見、必當重報、阮太始道、老丈與孺

人固然要見令愛、只怕有些見怪令婿、令婿便不敢來見了、老者道、果然得見、慶幸不暇、還有甚麽見怪、阮太始道、令婿也是舊家子弟、不辱沒了令愛的、老丈既不嗔責、就請老丈同到令婿家裡、去一見便是、老者欣然治裝、就、同阮太始一路到餘杭來、到了蔣家門首、阮太始進去、把以前說話備細說了、阮太始同蔣生出來接了老者、那女兒久不見父親、也直接至中堂、阮太始暫避開了、父女相見倒在懷中、大家哭倒、老者就要蔣生同女兒到家去、那、女、兒、也、要、去、見、母、親、就一同到諸暨村來、母女兩个相見了、又抱

頭大哭道只說此生再不得相會了誰道還有今日哭得旁邊養娘們个个淚出哭罷蔣生拜見丈人丈母叩頭請罪道小婿一時與同伴門外戲言誰知岳丈認了真。致犯盛怒又誰知令愛認。了。錯得諧私願小婿如今想起來當初說此話時何曾有分毫想到此地位的都是偶然望岳丈勿罪老者大笑道天。教。賢婿說出這話有此湊巧此正前定之事何罪之有正說話間阮太始也封了一封賀禮到門叫喜老者就將綵帛銀兩拜求阮太始為媒治酒大會親族重教蔣震卿夫婦拜天成禮厚贈妝奩送他還家夫妻

覺夢字面後緣背也

借老當時蔣生不如此戲耍取笑被關在門外便一槪同兩个客人一處兒喫酒了那里撞得着這老婆來不知又與那个受用去了可見前緣分定天使其然此本說話出在祝枝山西樵野記中事體本等有趣只因有个沒見識的做了一本舊衾記乃是前元人玉清菴錯送鴛鴦被雜劇與嘉定筦工徐達拐逃新人的事三四件做了个扭名欄長弄得頭頭不了債債不精所以今日依據本傳把此話文重新流傳于世使人簡便好看有詩爲證

片言得婦是奇緣　此等新聞本可傳

拯捏無端殊舛錯　故將話本與重宣

拍案驚奇卷之十二終

拍案驚奇卷十三

趙六老舐犢喪殘生　張知縣誅梟成鐵案

詩曰

從來父子是天倫　凶暴何當逆自親
爲說慈烏能反哺　應教飛鳥罵伊人

話說人生極重的是那孝字蓋因爲父母的自乳哺三年直盼到兒子長大不知費盡了多少心力又怕他三病四痛日夜焦勞又指望他聰明成器時刻注想撫摩鞠育無所不至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說到此處就是臥冰哭竹扇枕溫衾也難報答萬一況乃錦衣玉食歸之自己擔饑受

棄妻之二親、漫然視若路人、甚而等之仇敵、敗壞彝倫、滅絕天理、眞狗彘之所不爲也、如今且說一段不孝的故事、從前寡見、近世罕聞、正德年間松江府城、有一富民姓嚴、夫妻兩口兒過活、三十歲上無子、求神拜佛、無時無處不將此事掛在念頭上、忽一夜嚴娘子似夢非夢間、只聽得空中有人說道、求來子、終沒耳、添你丁、減你齒、嚴娘子分明聽得、次日向對嚴公說知、卻不解其意、自此以後、嚴娘子便覺得眉低眼慢、乳脹腹高、有了身孕、懷胎十月、歷盡艱辛、生下一子、眉清目秀、夫妻二人歡喜倍常、爲中多不要緊、

溜出來 也

忤叛之 謂

只顯他易長易成。光陰荏苒。又早三年。那時也倒聰
明伶俐。做爺娘的百依百順。沒一事違拗了他。休說
是世上有的物事。他要時定要尋來。便是天上的星。
河裏的月。也恨不得上天捉將下來。鑽入河撈將出
去。似此情狀。不可勝數。又道是棒頭出孝子。箸頭出
忤逆。為是嚴家夫妻嬌養了。這孩兒到得大來。就便
目中無人。天王也似的大了。卻是為他有幾貫使用。
又好結識那一班慘刻狡猾沒天理的衙門中人。多
只是奉承過去。那个敢與他一般見識。卻又極好攬
捕搭着一班兒夥伴。多是高手的賭賊。那些人貪他

是出錢施主當面只是甜言蜜語、諂笑脅肩、賺他上手、他只道衆人真心喜歡、且十分幫襯、便放開心地、大膽呼盧、把那黃白之物、無算的暗消了去、嚴公將常苦勸、卻終久溺着一个愛字、三言兩語、不聽時也、只索罷了、豈知家私有數、經不得十帶九空、做此三年、漸漸凋耗、嚴公原是積儹上頭起家的見了這般情況、未免有些肉痛、一日有事出外、走過一个賭坊、只見數十來个人、團聚一處、在那里喧嚷、嚴公望見、走近前來、伸頭一看、卻是那衆人聚着他兒子討賭錢、他兒子分說不得、你拖我扯、無計可施、嚴公看了、

兩父者看樣

恐怕傷壞了他心懷、不忍揭明眾人將身遮了孩兒、對眾人道、所欠錢物、老夫自當賠償、眾弟兄各自請回、明日到家下拜納、便是一頭說、一手且扯了兒子、怒憤憤的投家裏來、關上了門、揪了他兒子頭髮、硬着心做勢要打、却被他掙扎脫了、嚴公趕去扯住不放、他掇轉身來、望嚴公臉上只一拳、打個滿天星、昏暈倒了、兒子也自慌張、只得將手扶持、元來打落了兩个門牙、流血滿胸、兒子曉得不好、自望外一溜走了、嚴公半晌方醒、憤恨之極、道我做了一世人家、生這樣逆子、蕩了家私、又幾乎害我性命、禽獸也不如

世情如勝得者

了、還要頸他則甚、一徑走到府裏來、却值知府升堂寫着一張狀子、將那打落牙齒爲証、告了忤逆、知府准了狀、當日退堂、老兒自且回去、却有嚴公兒子平時最愛的相識一个外郎、叫做丘三、是个極狡黠奸詐的、那時見准了這狀、急急出衙門尋見了嚴公兒子、備說前事、嚴公兒子着忙、懇求計策解救、丘三故意作難、嚴公兒子道、適帶得賄錢三兩在此、權爲使用、是必打點救我性命則個、丘三又故意遲延了半晌、道今日晚了、明早府前相會、我自有話對你說、嚴公兒子依言各自散訖、次早俱到府前相會、嚴公兒

妙計

趣語

子問有何妙計萬急救我丘三把手招他到一个幽僻去處說道你來你來對你說嚴公兒子便以耳接着丘三的口等他講話只聽得吃啅一响嚴公兒子大叫一聲疾忙掩耳埋怨丘三道我百般求你解救如何倒咬落我的耳朵却不恁地與你干休丘三冷笑道你耳朵原來却恁的值錢你家老兒牙齒直恁地不值錢不要慌如今却真對你說話你慢些只說如此如此便自沒事嚴公兒子道好計雖然受些痛苦却得乾淨了身子隨後府公陞廳嚴公兒子帶到知府問道你如何這般不孝只貪賭賻怪父教誨甚

而打落了父親門牙、有何理說。嚴公兒子泣道、爺爺青天在上、念小的焉敢悖倫胡行。小的偶然出外、見賭坊中爭鬧、立定腳看。誰知小的父親也走將來、便疑小的亦落賭場、揪了小的回家痛打。小的要打不過、不合伸起頭來。父親便將小的齧咬一口、咬落耳朶。老人家齒不堅牢、一時性起、遂至墮落。豈有小的打落之理。望爺爺明鏡照察。知府教上去驗看、果然是一隻缺耳、齒痕尚新、上有凝血、信他言詞是實。微微的笑道、這情是真、不必再問了。但看賭可疑、父齒復墜、責杖十板、趕出免擬。嚴公兒子喜得無恙歸家。

（此子猶可敎也）

求告父母道孩兒願改從前過失侍奉二親官府已責罰過任父親發落老兒昨日一口氣上到府告官過了一夜又見兒子已受了官刑只這一番說話心腸已自軟了他老夫妻兩个原是極溺愛這兒子的想起道當初受孕之時夢中四句言語說求來子終沒耳添你丁減你齒今日老兒落齒兒子兩耳正此驗也這也是天數不必說了自此那兒子當真守分孝敬二親後來却得善終這叫做改過自新皇天必宥如今再說一个肆行不孝到底不悛明彰報應的某朝某府某縣有一人姓趙排行第六人多叫他做

趙六老家聲清白、囊橐肥饒、夫妻兩口、生下一子、方離乳哺、是他兩人心頭的氣、身上的肉、未生下時、兩人各處許下了偌多香愿、只此一節上、已為這兒子費了無數錢財、不則三歲上、出起痘來、兩人終夜無寐、遍訪名醫、多方覓藥、不論資財、只求得孩兒無恙、便殺了身己也自甘心、兩人憂疑驚恐、巴得到痘花回好、就是黑夜裡得了明珠、也沒得這般歡喜、看看調養得精神完固、也不知服了多少藥料、喫了多少辛勤、壞了多少錢物、殷殷撫養、到了六七歲、又要送他上學、延一个老成名師、擇日叫他拜了先生、取个

才聞之丈亦有此病來把之者多矣

學名與做趙聰先讀了些神童千家詩後習大學兩人又怕兒子辛苦了又怕先生拘束他生出病來每日不上讀得幾何書便歇了那趙聰也到會體貼他夫妻兩人的意思常只是詐病佯疾不進學堂兩人却是不敢違拗了他那先生然靠着些東家口中不語心下思量道這眞叫做禽犢之愛適所以害之耳養成于今日後悔無及矣却只是冷眼傍觀任主人家措置過了半年三個月忽又有人家來議親却是一家官戶人家姓殷老兒曾任太守故了趙六老却要扳高央媒求了只揀選了吉月極濃重的下了一

老尺附
春之被
長

付謝名禮自此聘下了殷家女子逢時致時逢節致節往往來來也不知費用了多少禮物韶光揯茂趙聰因為嬌養直挨到十四歲上纔讀完得經書趙六老還道是他出人頭地歡喜無限十五六歲免不得教他試筆作文六老此時為這兒子面上家事已弄得七八了沒奈何要兒子成就情願借貸延師又重幣延請一个飽學秀才與他引導每年束脩五十金其外節儀與夫供給之盛自不必說那趙聰原是个極貪安宴十日九不在書房裡的做先生落得喫自在飯得了重資省了氣力為此就有那一班不成

不肖者難其人矣

才没廉恥的秀才便要謀他館穀自有那有志氣誠實的往往却之不就此之謂賢愚不等、話休絮煩、轉眼間又過了一个年頭、却值文宗考童生、六老也叫趙聰没張没致的前去赴考、又替他鑽刺央人情、又枉自折了銀子、考事已過、六老又思量替兒子畢姻、却是手頭委實有些窘迫了、又只得央中寫契、借到某處銀四百兩、那中人叫做王三、是六老平時專托他做事的、似此借票已寫過了幾紙、多只是他居間、其時在劉上戶家、借了四百兩銀子、交與六老、便將銀備辦禮物、擇日納采、訂了婚期、過了兩月、又近吉日、

却又欠接親之費、六老只得東那西湊、尋了幾件衣飾之類、往典舖中觧了四十兩銀子、却也不勾使用、只得又尋了王三、寫一紙票、又往褚員外家借了六十金、方得發迎會親、殷六子送妹子過門、攏六老極其慇懃謙讓、喫了五七日筵席、各自散了、小夫妻兩口恩愛如山、在六老間壁一个小院子裡居住、快活過日、殷家女子到百般好、只[illegible]些見毛病、專一恃貴自高、不把公婆看在眼裏、且又十分慳吝、一文千貫、慣會啜那丈夫做些慘刻之事、若是殷家女子賢慧時、勸他丈夫學好、也不到得後來惹出這場大事了、

自古妻賢夫禍少　應知子孝父心寬

這是後話、卻說那殷家嫁資豐富、約有三千金財物、殷氏收掌、沒一些兒放空、趙六老供給兒媳、惟恐有甚不到處、反十分小心、兒媳兩个倒嫌長嫌短的、不像意、光陰迅速、又早三年、趙老娘因害痰火病起不得床、一發把這家事托與那媳婦掌管、殷氏承當了、供養公婆、初時也當像樣、漸漸半年三个月、要茶不茶、要飯不飯、兩人受淡不過、有時只得開口、勉強取討得些、殷氏便發話道、有甚麼大家事、交割與我、卻又要長要短、原把去自當不得、我也不情愿、當這樣

喫苦差使、到終日攪得不清淨、趙六老聞得、忍氣吞聲、實是沒有甚麼家計分授與他、如何好分說得、嘆了口氣、對媽媽說了、媽媽是个積病之人、聽了這些聲响、又看了兒媳這一番怠慢光景、手中又十分窘迫、不比三年前了、且又索債盈門、箱籠中還剩得有些衣飾、把來償利、已准過七八了、就還有幾畝田產、也只好把與別人做利、趙媽媽也是受用過來的、今日窮了、休說是外人、嫡親兒媳也受他這般冷淡、回頭自思、怎得不惱、一氣氣得頭昏眼花、飲食多絕了、兒媳兩个也不到床前去看視一番、也不將些湯水

調養病人每日三餐、只是這幾碗黄虀、好不苦惱、扶了半月、痰喘大發、嗚呼哀哉、伏惟尚饗了、兒媳兩个免不得乾號了幾聲、就走了過去、趙六老跌脚捶胸、哭了一回、走到間壁去對兒子道、你娘今日死了、實是囊底無物、送終之具、一無所備、你可念母子親情買口好棺木盛殮、後日擇塊墳地殯葬、也見得你一片孝心、趙聰道、我那里有錢買棺、不要說是好棺木、價重買不起、便是那輕敲雜樹的、也要二三兩一具、叫我那得東西去買、前村李作頭家、有一口輕敲些的在那里、何不去賒了來、明日再做理會、六老噙着

眼淚、怎敢再說、只得出門到李作頭家去了、且說趙聰走進來對殷氏道、俺家老兒一發不知進退了、對我說要討件好棺木盛殮老娘、我回說道、休說好的、便是歹的、也要二三兩一个、我叫他且到李作頭家賒了一具輕敲的來、明日還價、殷氏便接口道、那个還價、趙聰道、便是我們捨個頭疼、替他胡亂還些罷、殷氏怒道、你那里有錢來替別人買棺材、買與自家了不得、要買時、你自還錢、老娘卻是沒有、我又不曾受你爺娘一分好處、沒事便兜攬這些來、打攪人、騷了一次、便有十次、還他十個沒有、怕怎地、趙聰頓口

無言道娘子說得是、我則不免便了、隨後六老隨入
兩个人擡了這具棺材到來、盛殮了媽媽、大家舉哀
了一場、將一杯水酒澆奠了、停柩在家、兒媳兩个也
不守靈、也不做什麼盛羹飯、每日仍只是這幾碗黃
虀、夜間單留六老一人、冷清清的在靈前伴宿、六老
有好氣沒好氣、想了便哭、哭過了兩七、李作頭來討棺
銀、六老道、去替我家小官人討、李作頭依言去對趙
聰道、官人家賒了小人棺木、幸賜價銀則箇、趙聰光
着眼、啐了一聲道、你莫不見鬼了、你眼又不瞎、前日
是那個來你家賒棺材、便與那個討、却如何來和我

户角一張契二對夫事也遷了

說李作頭道是你家老官來賒的方纔是他叫我來與官人討趙聽道休聽他放屁好沒廉恥他自有錢買棺材如何圖賴得人你去時便去莫要討老爺怒發背又着手自進去了李作頭回來將這段話對六老說知六老紛紛淚落恐不住哭起來李作頭勸住了道趙老官不必如此沒有銀子便隨分甚麽東西准兩件與小人罷了趙六老只得進去翻箱倒籠尋得三件冬衣一根銀鑽子把來准與李作頭去了忽又過了七七四十九趙六老原也有些不知進退你看了買棺一事隨你怎麽也不可求他了到得過了

我子問可恨其父不是[illegible]老[illegible]外老分不生殺十

斷七又忘了這段光景、直後對兒子道、我要和你娘、尋塊墳地、你可主張則個、趙聰道、我曉得甚麼主張、我又不是地理師、那曉得甚麼地、就是尋時、難道有人家肯白送、依我說時、只好揀個日子、送去東村燒化了也倒穩當、六老聽說、默默無言、眼中吊淚、趙聰也不再說、竟自去了、六老心下思量道、我媽媽做了一世富家之妻、豈知死後無葬身之所、罷罷、這樣逆子、求他則甚、再檢箱中、看有些小物件、解當些來買地、并作殯葬之資、六老又去開箱、翻前翻後、檢得兩套衣服、一隻金釵、當得六兩銀子、將四兩買了三分

地、餘二兩喚了四个和尚、做些功果、罷了幾个打夫、撞出去殯葬了、六老喜得完事、且自歸家、隨緣度日、倏忽間、又是寒冬天道、六老身上寒冷、賒了一斤絲綿、無錢得還、只得將一件夏衣、對兒子道、一件衣服在此、你要便買了、不要時、便當幾錢與我、趙聰道、冬天、買、夏、衣、正是那得閒錢補抓斜、放着這件衣服、甘後怕不是我的、却買他、也不買、也不當、六老道、似恁地時、便罷、自收了衣服、不題、却說、趙聰便來對殷氏說了、殷氏道、這、却、是、你、獃了、他見你不當時、一定便將去解舖中解了、日後一定沒了、你便將來胡亂當

妙

他處錢不肯沒便宜趙聽依允來對六老道方纔衣服媳婦要看一看或者當了也不可知六老道任你將去不妨昔當時只是七錢銀子也罷趙聽將衣服與殷氏看了殷氏道你可將四錢去說如此將便罷了要多時回他便罷趙聽將銀付與六老六老那里敢嫌多少欣然接了趙聽便寫一紙短押上寫限五月沒遞與六老去了六老看了短押紫脹了面皮把紙扯得粉碎長嘆一聲道生前作了罪過故令親子報應天也天也怨恨了一回過了一夜次日起身梳洗只見那作中的王三驀地走將進來六老心頭嘆

了一跳面如土色正是

入門休問榮枯事　觀看容顏便得知

王三施禮了、便開口道、六老莫怪驚動、便是褚家那六十兩頭、雖則年年清利、却則是些貨錢准折、又還得不爽利、今年他家要連本利多楚小人却是無說話回他、六老遮莫做一番計較、清楚了這一項、也省多少口舌、免得門頭不清淨、六老嘆口氣道、當初要爲這逆子做親、負下了這幾主重債、年年增利、囊橐一空、欲待在逆子處那借來奉還褚家、爭奈他兩个絲毫不肯放空、便是老夫身衣口食、日常也不能如

不知有羞之恥

意那得有錢來清楚這一項銀王兄幸作方便善為我辭寬限幾時感恩非淺王三變了面皮道六老說那里話我為褚家這主債上饒舌多分說乾了你卻不知他家上門上戶只來尋我中人我卻又不得了幾許中人錢沒來由討這樣不自在喫只是當初做差了事沒擺佈了他家斷不夠要着人來坐催你卻還說這般懈話就是你十兩來不及將當初原為你兒子做親借的便宜你兒子那借來還有甚麼不是處我如今不好去回話只坐在這里罷了六老聽了這一篇話眼淚汪汪無言可答虛心冷氣的道王兄

中人面孔

見教極是、容老夫和這逆子計議便了、王兒暫請回步來早定當報命、王三道是則是了、却是我轉了背、不可就便放鬆、又不關你一碗兒茶、半鍾兒酒、著甚來歷擲手擲脚也不、不作別竟走出去了、六老沒極奈何尋思道、若對趙聽說時、又怕受他冷淡、若不去說時、寔是無路可通、老王說也倒是、或者當初是為他借約他背那移也、不可知、要一步不要一步、走到趙聽處來、只見他每鬧鬧熱熱、炊烟盛舉、六老問道、今日為甚事忙、有人答道、殷家大公子到來、留住喫飯、故此忙、六老垂首喪氣、只得回身、肚裏思量道、殷家、

[illegible]

公子在此齋飯、我爲父的也不值得帶挈一帶挈、且看他是如何、停了一會、只見依舊搬將那平時這兩碗黃虀飯來、六老看了、喉嚨氣塞、也喫不落、那日趙聰和殷公子喫了一日酒、六老不好去唐突、只得歇了、次早走將過去、回說趙聰未曾起身、六老呆呆的等了個把時辰、趙聰走出來道、清清早起、有甚話說、六老倒陪咲道、花將飯也不早了、有一句緊要說話、只怕你不肯依我、趙聰道、依得時便說、依不得時便不必說、有什麼依不依、六老半吞半吐的道、日前你做親時、曾借下了褚家六十兩銀子、年年清利、今年

能肖得逆聲口

他家連本要還我却怎地來得及本錢料是不能勾只好依舊上利我實是手無一文別樣本也不該對你說却是爲你做親借的爲此只得與你那借些還他利錢則个趙聰怫然變色攤着手道這却不是笑話恁地說時元來人家討媳婦多是兒子自己出錢等我去各處問一問看是如此時我還便了大老又道不是說要你還只是目前那借些个趙聰道有甚那借不那借若是後日有得還時他每也不是這般討得緊了昨日殷家阿舅有准盒禮銀五錢在此待我去問媳婦肯時將去做个東道請請中人再挨幾

時便是說罷自進去了六老想道五錢銀幹什麼事況又去與媳婦商量多分是水中撈月了等了一會不見趙聰出來只得回去卻見王三已自坐在那裏六老欲待躲避早被他一眼瞧見王三迎着六老道昨日所約如何諸家又是三五替人我家來過了六老搭着羞臉說道我家逆子分毫不肯通融本錢實是難處只得再尋些貨物准過今年利錢容老夫徐圖望乞方便一頭說一頭不覺的把雙膝屈了下去王三歪轉了頭一手扶六老口裏道怎地是這樣既是有貨物准得過時且將去准了做我不着又回他

中人返好話

過幾時、六老便走進去開了箱子將媽媽遺下這幾件首飾衣服、并自巳穿的這幾件直身、檢一个空盝數將出來、遞與王三、王三寬打料帳、約勾了二分起息十六兩之數、連箱子將了去了、六老此後、身外更無一物、話休絮煩、隔了兩日、只見王三又來索取那劉家四百兩銀子的利錢、一發重大、六老手足無措、只得詭說道、巳和我兒子借得兩个元寶在此、待將去傾銷、一傾銷、且請回步、來早拜還、王三見六老是个誠實人、况又不怕他走了那里去、只得回家、六老想道、雖然哄了他去、這番少不得要出臟怎賴得過、

又走過來對趙聰道今日王三又來索劉家的利錢吾如今實是只有這一條性命了你也可憐見我生身父母救我一救趙聰道沒事又將這些說話來恐諕人便有些得替還了不成要死便死了活在這里也沒幹六老聽罷扯住趙聰號天號地的哭趙聰遂脫了身竟進去了有人勸住了六老且自回去六老千思萬想若王三來時怎生措置人極計生六老想了半日忽然的道有了有了除非如此如此除了這一件與便死也沒幹看看天色晚來六老喫了些夜飯自睡卻說趙聰夫妻兩個喫罷了夜飯洗了腳手

吹滅了火去睡趙聽却睡不着清眠在床只聽得房裡有些脚步响疑是有賊却不做聲元來趙聽因有家貲時常防賊做整備的聽了一會又聞得門兒隱隱開響漸漸有些悉窣之聲將近床邊趙聽只不做聲約莫來得切近悄悄的床底下拾起平日藏下的一把斧頭趁着手勢一劈只聽得撲撻一响望床前倒了趙聽連忙爬起來躡住身子再加兩斧見寂然無聲知是已死慌忙叫殷氏道房裡有賊已砍死了點起火來恐怕外面還有伴賊先叫破了地方鄰舍多有人走起來救護只見墻門左側老大一個竇

洞已聽見趙聰叫過砍死了一个賊在房裏一齊擁進來看果然一個死屍頭劈做了兩半眾人看了有眼快的叫道這却不是趙六老眾人仔細齊來看了一回多道是也是也却爲甚做賊偷自家的東西却被兒子殺了好蹺蹊作怪的事有的道不是偷東西敢是老沒廉耻要扒灰兒子憤恨借這个擬名殺了那老成的道不要胡嘈六老平生不是這樣人趙聰夫妻寔不知是什麼緣故凭你平時奸滑到這時節不由你不呆了一頭假哭一頭分說道寔不知是我家老兒只認是賊爲此不問事由殺了只看這牆洞

須知不是我故意的衆人道旣是彼賊來偷你夜晚間不分皁白怪你不得只是事體重大免不得報官鬨了一夜却好天明衆人押了趙聰到縣前去這里殷氏也心慌了收拾了些財物暗地到縣裏打點去使用那知縣姓張名晋爲人清廉正直更兼聰察非常那時升堂見衆人押這趙聰進來問了緣故差人相驗了屍首張晋道是以子殺父該問十惡重罪傷邊走過一个承行孔目禀道趙聰以子殺父罪犯宜重却實是昏夜拒盜不知是父又不宜坐大辟那些地方里鄰也是一般說話張晋由衆人說逕提趙筆

心之誅

斷此快

報不爽

誅文

哭煞

來判道

趙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爲。盜。不。孝。明。矣。死。何。辭。焉。

判畢、即將趙聰重責四十、上了死囚枷、押入牢裡、衆人誰敢開口。況趙聰那些不孝的光景、衆人一向久慕。見張晉斷得公明、盡皆心服、張晉又責令取趙聰家財、買棺殯殮了六老。殷氏縱有撲天的本事、敵國的家私、也沒門路可通、只好多使用些銀子、時常往監中看覷趙聰一番、不想進監多次、惹了牢瘟、不上一个月死了、趙聰原是受享過來的、怎熬得囹圄之

聰，殷氏既死，没人送飯，餓了三日，死在牢中，拖出牢洞，抛棄在千人坑裡。這便是那不孝父母之報。張晋更着將趙聰一應家財入官。那時劉上戶，褚員外，并六老平日的債主多執了原契，禀了張晋，一一多派還了。其餘所有悉行入庫。他兩個剜剜了這一生，自己的父母也不能勾近他一文錢鈔。思量積來傳授子孫，爲永遠之計，誰知家私付之烏有，并自己也無葬身之所。要見天理照彰，報應不爽。正是：

由來天網恢恢，何曾漏却阿誰。
王法還須推勘，神明料不差池。

卷終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十四

酒謀財于郊肆惡　鬼對案楊化借屍

詩曰

從來人死魂不散、況復生前有宿冤、

試看鬼能為活證、始知明晦一般天。

話說山東有一个耕夫、不記姓名、因耕自己田地、使犯了鄰人墓道、鄰人與他爭論、他出言不遜、就把他毒打不休、須臾身死、家間親人、把鄰人告官、檢尸有致命重傷、問成死罪、已是一年、忽一日、右首隣家所生一子、口裡纔能說話、便話得前生事體出來道、我是耕者某人、為隣人打死、死後見陰司、陰司憐我無

罪該死命我復生說我尸首已壞就派托生為右隣之子即命二鬼送我到右隣房櫳外見一婦人臨床將產二鬼道此即汝母汝從顖門入說罷二鬼閃出二鬼在外不聽見裏頭孩子哭聲二鬼回身進來看說道走了走了其時吾躲在衣架之下被二鬼尋出復送入顖門一會就生下來歷歷述說平生事無一不記又到前所耕地界處再三辨悉那些看的人及他父母明知是耕者再世嘆為異事喧傳此話到獄中那前日抵罪的隣人便當官訴狀道吾殺了耕者故問死罪今耕者已得再生吾亦該於係活豁若不

奇想

然死者到得生了生者到要死了若這一死還是抵誰的官府看見詐語希奇吊取前日一干鄰佑犯証里隣問他他們眾口如一說道果是真生并取小孩兒問他他言語明明白白一些不誤官府雖則斷道一死自抵前生豈以再世倖免不准其詐然却心裡大是驚怪因曉得人身四大乃是假合形有時盡神則常存何况屈死冤魂豈能遂散所以國朝嘉靖年間有一件異事乃是一个山東人喚名丁戍客遊北京途中遇一壯士名喚盧疆見他意氣慷慨性格軒昂兩人覺道說得着結為兄弟不多時盧疆盜情事

救身之報

[illegible]

犯繫在府獄丁戌到獄中探望盧疆對他道某不幸犯罪無人救答承兄平日相愛有句心腹話要與兄說丁戌道感蒙不棄若有見托必當盡心盧疆道我兒應名死亦瞑目吾有白金千餘藏在某處兄可去取了用些手脚營救我出獄萬一不能勾脫只求兄照管我獄中衣食不使缺乏他日死後只要兄瘞埋了我餘多的東西任憑兄取了罷只此相托再無餘言說罷淚如雨下丁戌道且請寬心自當盡力相救珍重而別元來人心本好見財即變自古道得好白酒紅人面黃金黑世心丁戌見盧疆傾心付托時也

人之作惡多自轉念得來

自寔心應承無有虛謬及依他到所說的共處取得千金在手卻就轉了念頭道不想他果然爲渝騰得許多東西在此造化落在我手裡是我一場小富貴也勾了半世受用了想是不義之物他取得我也取得不爲罪過既到了手還要救他則甚又想一想道君不救他他若教人問我無可推托得甚得拏了他萬一攀扯出來得也得不穩何不了當了他到是乾淨正是轉一念狠一念從此遂與獄吏兩个通同送了他三十兩銀子擺佈殺了盧疆自此丁戍白白地得了千金又無人知他來歷擺擺擺擺在北京受用

了三年、用過七八了、因下了濰河、搭船歸家、丁戌到了船中、與同船之人、正在艙裡、大家說些閒話、你一句我一句、只見丁戌忽然跌倒了、一會見扒起來、睜起雙眸、大喝道、我乃北京大盜盧疆也、丁戌天殺的得我千金、反害我命、而今須索填還我來、同船之人見他聲口與先前不同、又說出這話來、曉得丁戌有負心之事、冤魂來索命了、各各心驚、共相跪拜、求告他道、丁戌自做差了事、害了好漢、須與好漢無干、今好漢若是在這船中索命、殺了丁戌、須害我同船之人、不得乾淨、要喫沒頭官司了、萬望好漢息怒、略停

幾時等我眾人上了崖懸好漢處置他罷只見丁戌口中作鬼語道罷罷我先到他家等他罷、說畢復又倒地、須臾丁戌醒轉、眾人問他適纔的事、一些也不知覺、眾人遂俱不道破、隨路分剝上岸去了、丁戌到家三日忽然大呼、又說起船裡的說話來、家人正在駭異、只見他走去取了一个鐵錘、望口中亂打牙齒、家人慌忙抱住了、奪了他的鐵錘、又走去拿把厨刀在手、把胸前亂砍、家人又來奪住了、他手中無了器皿、就把指頭自挖雙眼、眼珠盡出、血流滿面、家人驚張驚喊、街上人聽見、一齊跑進來看、遍傳出去、弄得

看的人塡街塞巷又有日前同冊囘來之人有好事的來打聽消息恰好撞着只見丁戌一頭自打一頭說盧疆的話大聲價罵有大膽的走向前問他道這事有幾年了附丁戌的鬼道三年了問的道你既有冤欲報如此有靈爲何直等到三年附丁戌的鬼道向我關在獄中不得報仇近來遇赦方出得在外來了說罷又打直打到丁戌氣絕遂無影響於時盧疆敗元大赦要知獄鬼也隨陽間例放了出來方得報仇乃信陰陽一理也正是

明不獨在人
幽不獨在鬼
陽世與陰間

世人各宜鑒戒

似隔一層紙 若還顯報時 連紙都徹超

看官你道在下爲何說出這兩段說話只因世上的人瞞心昧己做了事只道暗中黑漆漆並無人知覺的又道是死無對証見个人死了就道天大的事也完了誰知道冥冥之中却如此昭然不爽說到了這樣轉世說出前生附身活見花報恰像人原不曾死只在面前一般隨你欺心的硬膽的人思之也要毛骨悚然却是死後托生也是常事附身索命也是常事古往今來說不盡許多而今更有一个希奇作怪的乃是被人害命附屍訴冤竟做了活人活証直到

纔過。多。少時。節纔過。多。少衙。門。成獄方休、冤爲累見、這段話在山東即墨縣于家庄有一人喚名于大郊、乃是个軍籍出身、這于家本戶有與州在屯衛頂當祖軍一名、那見在彼處當軍的、叫做于守宗、元來這名軍、是祖上洪武年間傳留下來的、雖則是嫡支嫡派、承當充伍、却是通族要幫他銀兩、叫做軍裝盤纏、約定幾年來取一度、是个舊規、其時乃萬曆二十一年、守宗在衛要人到祖籍討這一項錢粮、有个家丁叫做楊化、就是薊鎮人、他心性最梗直、多曾到即墨縣走過遭把的、守宗就差他前來、楊化與妻子別了、

騎了一隻自喂養的蹇驢，不則一日，行到館縣，一徑到于大郊屋裏居住，宿歇了，各家去派取，按着支系派去，也有幾分的，也有上錢的，陸續零星討將來，先湊得二兩八錢，在身邊藏着，是月正月二十六日，大郊走來對楊化道，今日蔡山街集，好不熱鬧，我要去遊，趕同你去要耍來，楊化道，咱家也坐不過，要去走走，把个纏袋束在腰裏，騎了驢，同大郊到蔡山街來，只因此一去，有分教，雄邊壯士，強做了一世冤魂，來舍付姑，強當了幾番鬼役，正是

猪羊入屠戶之家　一步步來尋死路

却說楊化與了大郊到蔡山集上看了一回覺得有些肚餓了、叫大郊道、咱們到酒店上呼碗燒刀子去、大郊見說、就拉他到衛城內一个酒家尹三家來飲酒、山東酒店、沒甚要做下酒、無非是兩碟大蒜、幾个餚饌、楊化見个非邊孫集、好的是燒刀子這尹三店中、是有名很的黃燒酒、正中其意、大碗價篩來喫、于大郊又在傍相勸、灌得爛醉、到天晚了、楊化手垂脚軟、行走不得、大郊勉强扶他上了驢、用手提着他走路、楊化騎一步、蹬一蹬、幾番要攧下來、到了衛北有橋子溝、楊化一个聰、叫聲阿呀、一交翻下驢來、于

罷有幾何消了復款待吝手可憐可惜

大郊道身不[illegible]

草坡上、一交放翻身子、不知一个天高地下、鼾聲如雷、一覺睡去了、元來于大郊見楊化零零星星收下好些包數銀子、却不知有多少、心中動了火、思想要謀他的、欺他是个單身窮軍、人生路不熟、料沒有人曉得他來蹤去跡、亦且這些族中人、怕他蒿惱、巴不得他去的、若不見了他、大家乾淨、必無人提起、却不這項銀子、落得要了、所以故意把這壺很酒灌醉了他、楊化睡了一个更次、于大郊某某在傍邊候着、你道平日若是軟心的人、此時縱要謀他銀兩、乘他酒

酧腰裡摸了他的走了去明日楊化酒醒也只道醉後失了就是疑心大劫沒个實據可以抵賴事也易處何致定要害他性命誰知非人手辣心硬一不做二不休吽得先打後商量不論銀錢多少只是那廝路搶衣帽的小小强人也必了了性命然後動手的風俗如此心性如此看着一个人性命只當掐个蝨子不在心上當日見楊化不耐四傍無人便將楊化驢子上韁繩解將下來打了个扣兒將楊化的頸項套好了就除下楊化帽兒塞住其口把一隻脚踏住其胸兩手用力將韁繩扯起來一勒可憐楊化一个

窮漢能有多少銀子、今日死了、非命于大郊將手去按楊化鼻子、底下已無氣了、就于腰間搜劫前銀連纏袋取來、纏在自己腰內、又想道、屍首在此、天明時有人看見、須是不便、隨抱起楊化屍首、馱在驢背上、趕至海邊、離于家出有三里地遠了、撲通一齊擲入海內、牽了驢兒轉回來、又想一想道、此是楊化的驢、有人認得、我收在家裡、必有人問起、難以遮蓋了、他罷當將此驢趕至黃舖舍漫坡散放了、任他自去、那驢散了韁轡、隨他打滾、好不自在、次日不知那個收去了、是夜于大郊悄地回家、無人知道、至二月初

八日、已死過十二日了、于太郊魂夢裡、亦道此時死屍不知漂去幾千幾萬里了、你道可殺作怪、那死屍潮上潮下、退了多日、一夜乘潮逆流上來、恰恰到于家庄本社海邊停著不去。本社保正于良等看見、將情報知即墨縣、即墨縣李知縣、查得海潮死屍、不知何處人氏、何由落水、其故難明、亦且頸有繩痕、中間必有冤抑、除責令地方一面收貯、一面訪拿外、李知縣齋戒了、到城隍廟虔誠祈禱、務期報應、以顯靈佑、不題。本月十三日、有于大郊本戶居民于得水妻李氏、正與丈夫燬米、忽然跌倒在地、得水慌忙扶住

死亦强鬼也

叫與將及半个時辰猛可站將起來緊閉雙眸口中嚇道于大郎還我命來、還我命來、于得水驚咤、問道、你是何處神鬼輙來作怪、李氏口裡道、我是討單裝楊化、在鰲山集、被于大郎將黃燒酒灌醉、扶至石橋子溝、將麻繩把我勒死、拋屍海中、我恐大郎逃走官府連累無干、以此前來告訴、我家中還有親兄楊大、又有妻張氏、有二男二女、俱遠在薊州、不及前來執命、可憐可憐故此自來、要與大郎質對務要當官報仇、于得水道、此寃仇却與我無干、如何纏擾着我家裡、李氏口裡道、暫借賢妻貴體、與我做个憑依、好得

質對待完成．了事、我自當去、不來相擾、煩你與我報知地方則个、你若不肯、我也不出你的門、于得水當時無奈、只得走去、通知了保正于良、于良不信、到得水家中看个的確、只見李氏再說那楊化一番說話、明明白白、一些不差、于良走去報知老人邵強與地方牌頭小甲等、都來看了、前後說話、都是一樣、于良邵強遂同地方人等、一擁來到于大郊家裡、叫出大郊來道、你幹得好事、今有寃魂在于得水家中、你可快去面對、大郊心裡有病、見說着這話、好不心驚、却又道、有甚麼寃魂在得水家裡、可又作怪、只去看一

看怕做甚麼逃不得衆人只得軟軟隨了去到得水家只見李氏大喝道、于太郎、你來了麼、我與你有甚麼冤仇、你却謀我東西、下此毒手、害得我好苦、太郎猶兀自道無人知証、口強道、既、那个誰你甚麼、見鬼、了、李氏口裡道、還要抵賴、你將驢韁勒死了我、又驢駄我游滘、丟屍海中了藏着我銀子二兩八錢打點自家快活快拿出我的銀子來、不然、我就打你、咬你的肉、渡我的恨、太郎見他說出銀子數目相對、已知果是楊化附魂、不敢隱匿、遂對衆吐稱前情是實、却不料陸溧附人、如此顯明只索死去休、于良等聽罷、

當即押了大郊回家將原扨楊化纏袋一條內盛筆紮銀二兩八錢於本家灶鍋烟籠裡取出于良等道好了好了有此贓物便可報官定罪了這海上浮屍的公案若只是陰魂鬼話萬一後邊本人醒了陰魂去了我們難替他擔錯就急急押了于大郊連贓送縣夫郊想道罪無可逃了坐在監中無人送飯須索多攀本戶兩个大家不得安閒等他們送飯時須好歹也有些及我就對于良道這事須有本戶于大豹于大教于大節三人與我同謀的如何只做我一人不着于良等并將三人拘集三人口稱無干這裡也

不聽他一回逃到縣來首明知縣准了首詞批道情似真而事則鬼必李氏當官訊之隨拘李氏到官李氏與大郎面質句句是楊化口談咬定大郎謀死真情知縣看那訴詞上面還有幾个名字問道于大豹等幾人却是怎的李氏道此是大郎一个餘人並不相干正恐累及平人故不避幽明特來告訴知縣厲聲問大郎道你怎麼說大郎此時已被李氏附魂活靈活現的說驚得三魂俱不在體了只得叩頭道爺爺今日纔曉得鬼神難昧委係自己將楊化勒死圖財是實並與他人無干小的該死知縣看係謀殺人

命重情未經檢驗、當日親押大郊等到海邊潮上、楊化屍所相驗、拘取一班仵作、相得楊化身屍、頸子上有繩子交匝之傷的、係生前被人勒死、取了傷單回到縣中、將一干人犯口詞、取了、問成于大郊死罪、穷人在官的、多畫了供、連李氏也畫了一个供、又分付他道、此事須解上司、你改不得口。李氏道、小的不改口、只是一樣說話、元來知縣只怕楊化魂靈散了、故如此對李氏說、不知楊化真魂只說自家的說話、却如此答、知縣就把文案疊成、連人解府、知府看了招卷、道是希奇、心下有些疑惑、當堂親審前情無異、題

筆判

看得楊化以邊塞貧軍、跋踄千里、銀不滿三兩、于大郊輒起毒心、先之酒醉、繼之繩勒、又繼之驢馱、丟屍海內、彼以爲葬魚腹、求之無疑、質之無詐、已可私享前銀、寞然無事、孰意天道昭彰、鬼神不昧、屍入海而不流、魂附人而自語、發纖機之奸、殘兇人之魄、至於咬肉銜恨一語、凜然脊皷、恐速果無干數言赫然公平化可謂死而靈靈而正直不以死而遂泯者孰謂人可謀殺又可漏網哉該縣驗神有應異跋足錄擬斬情已不枉緣係面鞫殺劫

不出人不禁

魂附情眞理合解審撫按定奪

府中起了解批、連人連卷、解至督撫軍門孫案下告投、孫軍門看了來因、好些不然、疑道李氏一个婦人又是人作鬼語、如何做得殺人定案、安知不有詭詐、就當堂逐一點過、面審、點到李氏、便住了筆、問道你是那裡人、李氏道、是薊州人、又叫地方上來、問李氏是那里人、地方道、是即墨人、孫軍門道、他如何說是薊州人、地方道、李氏是即墨人、附屍的楊化、是薊州人、孫軍門又喚李氏問道、你叫甚麼名字、李氏道小的楊化、是興州右屯衛于守宗名下餘丁、遂把討

軍裝被謀死是長是短說了一遍冤然是个非遇男子聲口並不像婦女說話亦不是山東說話孫革門問得明白點一點頭笑道果有此等異事遂批卷上道

揚化魂附訴冤面審俱薊鎮人語誠爲甚異仰按察司覆審詳報

按察司轉發本府帶管理刑廳劉同知覆審解官將一干人犯仍帶至府中當堂遡銷解批只見李氏之夫于得水欻稟知府道小的妻子李氏久爲揚化冤魂所附與性迷失又且身係在官展轉掛問動輙經

何累月、有子失乳、母子不免兩傷、望乞爺臺做主、救命超生、知府見他說得可憐、點頭道、此原不是常理、如何可久假不歸、却是鬼神之事、我亦難處、便喚李氏到案前道、你是李氏、還是楊化、李氏道、小的是楊化、知府道、你的冤已雪了、李氏道、多謝老爺天恩、知府道、你雖是楊化、你身却是李氏、你曉得麼、李氏道、小的曉得、却是小的冤雖已報、無家可歸、住在此罷、知府大怒道、胡說、你冤既雪、只該依你體骨去、為何跎閤人妻子、你可速去、不然痛打你一頓、李氏見說要打、却像有些怕的一般、連連叩頭道、小的去了就

此時衆共聽得明白

是說罷李氏站起就走知府又叫人拉他轉來道我自叫楊化去李氏待到那裡去李氏仍做楊化的聲口叩頭道小人自去起身又走知府拍桌大喝叫他轉來道這樣糊塗可惡楊化自去須留下李氏身子如何三回兩轉違我言語阜隸與我着實打阜隸發一聲喊把滿堂竹片盡撇在地震得一片價響只見李氏一交跌倒叫阜隸喚他不應再叫他楊化也不應眼睛緊閉面色如灰于得水慌了手脚附着耳朶連聲呼之只是不應也不管公堂之上大聲痛哭知府也沒法處得得水捧着李氏只見四股擺戰汗下

知府亦能人

如雨有一个多時辰忽然張開眼睛看見公堂虛敞滿前面生人衆打扮異樣大驚道吾李氏女何故在此就把兩袖緊遮其面知府曉得其眞性已回問他一向知道甚麽說道在家碾米不知何故在此并過了許多時月也不知道知府便將朱筆大書李氏眞身四字鎮之取印印其背令得水扶歸調養次日劉同知提審李氏名尚未銷得水見妻子出慣了官的不以爲意誰知李氏這番着實羞怯不肯到衙門來得水把從前話一一備細說與李氏知道李氏哭道是睡夢裡不知做此出醜勾當一向沒處追悔了今

既已醒我自是女人豈可復到公庭得本道罪案已成、太爺昨日、已經把你發放過了、今月只是覆審一次、便可了事、李氏道、覆審不覆審與我何干、得本道若不去時、須累及我、李氏沒奈何、只得同到衙門里來、比及劉同知問時、只是哭泣、並不曉得說一句說話、同知喚其夫得水問他、得水把向來陽化附魂証獄、昨日太爺發放、陽化已去、今是元身李氏、與前自不同緣故說了、就將太爺硃筆親書判、背上印文驗過、劉同知深嘆其異、把文書申詳上司道、陽化究魂已散、理合釋放李氏寧家、免其再提、于大郊自有真

丁變驢設策

肚不必別訴秋後處决一日晚間于得水夢見揚化來謝道久勞賢宰無可為報止有叫驢一頭一向散韁走失被人收去今我引他到你家門首你可收用權為謝意得水次日開門出去果遇一驢在門將他拴搆起來騎用方知揚化靈尚未泯從來說鬼神難欺無如此一段話本最為真寔駭聽

人殺人而成鬼　鬼借人以證人
人鬼公然相報　冤家宜結宜忿

拍案驚奇卷十四終

拍案驚奇卷十五

衛朝奉狠心盤貴産、陳秀才巧計賺原房、

詩曰

人生碌碌飲貪泉　不畏官司不畏天
何必廣齋多懺悔　讓人一着最爲先

這一首詩、单說世上人貪心一起、便是十萬個金剛也降不住。明明的刑憲陳設在前、也顧不的。子列子有云、不見人、徒見金、蓋謂當這點念頭一發、精神命脈、多注在這一件事上、那管你行得也行不得。話說杭州府有一賈秀才、名實、家私巨萬、心靈機巧、豪俠好義、專好結識那一班有意氣的朋友、若是朋友中

有那未娶妻的、家貧乏聘、他便捐貲助其完配、有鄉負債還不起的、他便替人賠償、又且路見不平、專要與那瞞心昧己的人作對、假若有人恃強、他便出竒計以勝之、種種快事未可枚舉、如今且說他一節助友贖家的話、錢塘人有个姓李的人、雖習儒業、尚未遊庠、家極貧窶、事親至孝、與賈秀才相契、賈秀才特常賙濟他、一日賈秀才邀李生飲酒、李生到來、心下怏怏不樂、賈秀才疑惑、飲了數巡、忍耐不住、開口問道、李兄有何心事、對酒不歡、何不使小弟相聞、或能分憂萬一、未可知也、李生嘆口氣道、小弟有些心事

和尚原不懸空

別個面前也不好說我兄弟問敢不實言小弟先前曾有小房一所在西湖口昭慶寺左側約值三百餘金爲因負了寺僧慧空銀五十兩積上三年本利共該百金那和尚却是好利的先鋒趨勢的元帥終日索債小弟手足無措只得將房子准與他要他找足三百金之價那和尚知小弟別無他路故意不要房子只願索銀小弟只得短價將房准了憑衆處分找得三十兩銀子纔交得過和尚就搬進去住了小弟自同老母搬往城中賃房居住今因主家租錢連年不楚他家日來催小弟出屋老母憂愁成病以此煩

惱賈秀才道、元來如此、李兄何不早說、敢問所負彼家租價幾何、李生道、每年四金、今共欠他三年租價、賈秀才道、此事一發不難、今夜且盡歡、明早自有區處、當日酒散相別、次日賈秀才起个清早、往庫房中取天平兌勾了一百四十二兩之數、着一個僕人跟了、逕投李生處來、李生方纔起身、梳洗不迭、忙叫老娘煮茶、沒柴沒火的、弄了一早起、煮不出一個茶、賈秀才會了他每的意、忙叫僕人請李生出來、講一句話就行、李生出來道、賈兄有何見教、俯賜寵臨、賈秀才叫僕人將過一個小手盒、取出兩包銀子來、對李

稍則可且俱領否則一毫不可不在今此也

生道此包中銀十二兩可借此處主人此包中銀一百三十兩、兄可將去與慧空長老贖取原屋居住、省受主家之累、且免令堂之憂、并兄倘身亦有定所、此小弟之願也、李生道我兄說那里話、小弟不才、一抹不能自贍、食用當自受之、屢承周給、已出望外、復爲弟無家可依、乃累仁兄費此重貲、贖取原屋、即使弟居之、亦不安穩、荷兄高誼、敢領爾價一十二金、贖屋之資、所不敢從命、賈秀才道我兄差矣、我兩人交契、專以義氣爲重、何乃以財利介意、兄但收之以復故業、不必再卻、說罷、將銀放在桌上、竟自出門去了、李

生慌忙出來叫道、賈兄轉來、容小弟作謝、賈秀才不顧、竟自去了、李生心下想道、天下難得這樣義友、我若不受他的、他心決反不快、且將去取贖了房子、若有得志之日、必厚報之、當下將了銀子、與母親商議了、前去贖屋、到了那慶寺左側舊房門首、進來問道、慧空長老在麽、長老聽得、只道是什麽施主到來、慌忙出來迎接、却見是李生、把這足恭身分、多放做冷淡的臉子、半吞半吐的施了禮、請坐也不討茶、李生却將那贖房的說話說了、慧空便有些變色道、當初賣屋時、不曾說過後來要取贖、就是要贖、原價雖只

其人可交賈生所以望地也

是一百三十兩如今我們又增造許多披屋裝折許多材料值得多了今官人須是補出這些帳來任憑取贖了去這是慧空分明曉得李生拿不出銀子故意勒掯他實是何曾添造什麽房子又道是人窮志窄李生聽了這句話便認為真心下想道難道遲又去要賈兄找足銀子取贖不成我原不願受他銀子贖屋今落得借這個名頭只說和尚索價太重不要取贖還了賈兄銀子心下也到安穩即便辭了和尚走到賈秀才家裡來備細說了和尚這話賈秀才大怒道叵耐這禿廝恁般可惡待我家四六俱空反要

心昧己圖人財利，當初如此賣，今只如此贖，緣何平白地要增價，銀錢財雖小，情理難容。據在小生手裡，待作個計較，處置他，不怕他不容我贖。當時畱李生喫了飯別去了。賈秀才帶了兩個家僮，逕走到昭慶寺左側來，見慧空家門兒開着，賈將進去，問着個小和尚，說道師父陪客喫了幾杯早酒，在樓上打睡。賈秀才對兩個家僮住在下邊，信步走到胡梯邊，悄悄驀將上去，只聽得鼾齁之聲，凝目一看，看見慧空脫下衣帽，熟睡樓上。四面有窗，多開着，賈秀才走到後窗縫裏一張，見對樓一個年少婦人坐着做針指，看

光景是一个大戶人家、賈秀才低頭一想道、計在此了、便走過前面來、將慧空那僧衣僧帽穿着了、悄悄地開了後窗、嗒着臉與那對樓的婦人、百般調戲、直惹得那婦人焦燥、跑下樓去、賈秀才也仍復脫下衣帽放在舊處、悄悄下樓自回去了、且說慧空正歷之際、只聽得下邊乒乓之聲、一直打將進來、十來个漢子、一片聲罵道、賊禿驢、敢如此無狀、公然樓窗對着我家內樓、不知廻避、我們一向不說、今日反大膽把俺家主母調戲、送到官司、打得他逼直、我們只不許他住在這里罷了、慌得那慧空手足無措、霎時間衆

人趕上樓來將家火什物打得雪片將慧空渾身衣服扯得粉碎慧空道小僧何曾敢向宅上看一看衆人不由分說夾嘴夾面只是打罵道賊禿你只搬去便罷不然瞧見一遭打一遭莫想在此處站一站脚將慧空亂叉出門外去慧空曉得那人家是鄉上戶家不敢分說一溜烟進寺去了賈秀才探知此信知是中計暗暗好笑過了兩日走去約了李生說與他這些緣故連李生也笑个不住賈秀才即便將了一百三十兩銀子同了李生尋見了慧空說要贖屋慧空起頭見李生一身言不驚人貌不動衆是一般

說話今見賈秀才是个富戶帶了家僮到來況劉被郝家打慌了的自思留這所在料然住不安穩不合與郝家內樓相對必將常要來尋我不是由他贖了去省了些是非罷便一口應承兌了原銀一百三十兩還了原契房子付與李生自去管理那慧空要討別人便宜誰知反喫別人弄了此便是貪心太過之報。後來賈生中了進士後到內閣學士李生亦得登第做官兩人相契至死不變正是

量大福也大　機深禍亦深
慧空空昧己　賈實實仁心

這却還不是正話、如今且說異樣故事、乃在金陵建都之地、魚龍變化之鄉、那金陵城傍着石山築起、故名石頭城、城從水門而進、有那秦淮十里樓臺之盛、那湖是昔年秦始皇開掘的、故名秦淮湖、水通着揚子江、早晚兩潮、那大江中百般物件、俱隨潮勢流將進來、湖裡有畫舫名妓、笙歌嘹亮、仕女喧譁、兩岸柳陰夾道、隔湖兩閣爭輝、花欄竹架、常懸韻客聯吟、綉戶珠簾、時露嬌娥半面、酒舘十三四處、茶坊六七十家、端的是繁華勝地、富貴名邦、說許的、只說那秦淮風景沒些來歷、看官有所不知、在下就中單表近

代一个有名的富翁陳秀才名珩在泰淮湖口居住、娶妻馬氏、極是賢德、治家勤儉、陳秀才有兩个所在、一所庄房、一所住居、都在泰淮湖口、庄房却在對湖、那陳秀才專好結客、又喜風月、逐日呼朋引類、或往青樓嬲妓、或落遊船飲酒、幫閑的不離左右、筵席上必有紅裙、清唱的時供新調、修痒的百樣騰挪、送花的日逐薦鮮、司廚的多方獻異、又道是利之所在、無所不趨、爲因那陳秀才是个撒漫的都揔管、所以那些衆人多把做一塲好買賣、齊來趨奉他、若是無錢慳吝的人、休想見着他每的影、那時南京城裡沒一

是大見君不識於前張學後会關批耳

个不曉得陳秀才的、陳秀才又吟得詩、作得賦、做人又極溫存、幇襯、合衏衏中姊妹也沒一个不喜歡陳秀才的、好不受用、好不快樂、果然是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光陰如隙駒、陳秀才風花雪月了七八年、將家私弄得乾淨快了、馬氏每每苦勸、只是舊性不改、今日三、明日四、斷不比日前的慷快容易、手頭也還挪湊得來、又花費了半年把、如今却有些急迫了、馬氏倒也看得透逆、索性等他敗完了、倒有個住場所、以再不去勸他、陳秀才燥慣了脾胃、一時那裏變得轉、却是沒銀子使用、衆人攛掇他寫了一紙文契往那

三山街開解舖的徽州衛朝奉處借銀三百兩那朝奉又是一個不愛財的魔君終是陳秀才的名頭還大衛朝奉不怕他還不起遂將三百兩銀子借與、三分起息陳秀才自將銀子依舊去花費、不題、却說那衛朝奉平素是個極刻剝之人初到南京時、只是一箇小小解舖、他却有百般的昧心取利之法、假如別人將東西去解時、他却把那九六七銀子、充作紋銀、又將小小的等子稱出還要欠幾分兌頭、後來贖時却把大大的天平兌將進去、又要你找足兌頭又要你補勾成色、少一絲時他則不發貨又或有將金銀珠

欺債者心術如此

寶首飾來解的他看得金子有十分成數便一樣二樣暗地裡打造來換了粗珠換了細珠好寶換了低石如此行事不能細述那陳秀才這三百兩債務衛朝奉有心要賺他這所庄房等閒再不叫人來討巴巴的盤到了三年本利却好一個對合了衛朝奉便着人到陳家來索債陳秀才那時已弄得甕盡盃乾只得收了心在家讀書見說衛家索債心裏沒做理會處只得三回五次回說不在家待歸時來討又道是怕見的是怪聽躲的是債是這般回了幾次他家也自然不信了衛朝奉逐日着人來催逼陳秀才則

不出頭衛朝奉只是着人上門坐索甚至以濃語相加、陳秀才忍氣吞聲、

正是有錢神也怕、到得無錢鬼亦欺、
早知今日來恐辱、却悔當初大燥脾

陳秀才喫擾不過、沒極奈何、只得出來與那原中說道、衛家那主銀子本利共該六百兩、我如今一時間委實無所措置、隔湖這一所莊房、約值千餘金之價、我意欲將來准與衛家、等衛朝奉找足我千金之數罷了、列位與我周全此事、自當相謝、眾人料道無銀得還、只得應允了、去對衛朝奉說知、衛朝奉道我已

放債者口談如此

曾在他家庄裡看過這所庄子怎便值得這一千銀子也虧他開這張大口就是只准那六百兩我也還道過分了些你們衆位怎說這樣話原中道朝奉這座庄居六百銀子也不能勾得他乘他此時窘迫之際胡亂找他百把銀子准了他的庄極是便宜倘若有一個出價主兒買了去要這樣美產就不能勾了衛朝奉聽說紫脹了面皮道當初是你每衆人抱承我這樣好主顧放債放債本利絲毫不曾見面反又要我拿出銀子來我又不等屋住要這所破落房子做甚麼若只是這六百兩時便認虧些准了不然時

只將銀子還我就再作當無贖了原中去說衆人一齊多到陳家來細述了一遍氣得那陳秀才目睜口呆却待要發話實是自己做差了事又沒對付處銀子如何好與他爭執只得賠個笑面道若是千金不值時便找勾了八百金也罷當初創造時費了一千二三百金之數今也論不得了而煩列位去通小生的鄙意則個衆人道難難難方纔我們只說得百把銀子衛朝奉兀自變了臉道我又不等屋住若要找贖只是還我銀子這般口氣相公却說個八百兩三守一萬底也不成陳秀才又道財產重事豈能無

放債者看人方知良

說便公衛朝奉見頭次索價大多故作難色今又減了二百之數雖道還有不願之理衆人喫央不過只得又來對衛朝奉說了衛朝奉也不答應迸起了面皮竟走進去喚了四五個伴當出來對衆人道朝奉叫我每陳家去討銀子准房之事不要說起了衆人覺得沒趣只得又同了伴當到陳家來衆人也不回話那幾個伴當一片聲道朝奉叫我們來坐在這里等兌還了銀子方去陳秀才聽說滿面羞慚敢怒而不敢言只得對衆人道可爲我婉款了他家伴當回去容我再作道理衆人做歡做好勸了他們回去衆

（此用可勸笑與知抵婦人也）

人也各自散了、陳秀才一肚皮的烏氣沒處出踱、走將進來、垂臺拍桌、短嘆長吁、馬氏看了他這些光景、心下已自明白、故意道、官人何不去花街柳陌、楚館秦樓、暢飲酣歌、通宵遣興、卻在此處咨嗟愁悶、也覺得少些風月了、陳秀才道、娘子有恁地消遣小生、當初只爲不聽你的好言、忒看得錢財容易、致今日受那廝狗這般嘔氣、欲將那對湖庄房准與他、要他找我二百銀子、與他抵死不肯、只顧索債、又着數個伴當住在吾家坐守、虧得眾人解勸了去、明早一定又來、難道我這所庄房止值得六百銀子不成、如今

却又沒奈何了馬氏道你當初撒漫時節只道家中是那無底之倉長流之水上手的費用了去誰知到得今日要別人找這一二百銀子却如此煩難既是他不肯時只索准與他罷了問做甚的若像三年前時再有幾個庄子也准去了何在乎這一個陳秀才被馬氏數落一頓嘿嘿無言當夜心中不快喫了些晚飯洗了脚上牀了又道是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陳秀才有這一件事在心上翻來覆去巴不到天明及至五更鷄唱身子困倦朦朧睡去只聽得家僮三五次進來說道衛家來討銀子一早起了陳秀才

下了一骨碌扒將起來請攏了衆原中無可奈寫賣契將某處庄賣到某處銀六百兩將將來交與衆人衆人不比那相欣然接了去回覆衛朝奉陳秀才雖然氣憤不過却免了門頭不清淨也只索罷了那衛朝奉也不是不要庄房也不是真要銀子見陳秀才十分窘迫只是逼債不怕那庄子不上他的手如今陳秀才果然樊逼不過只得將庄房准了衛朝奉稱心滿意已無話說却說陳秀才自那准庄之後心下好不懊恨終日眉頭不展廢寢忘餐時常咬牙切齒道我若得志必當報之馬氏見他如此說道不

恁自巳反恨他人別個有了銀子自然千方百計要尋山便益來誰像你將了別人的銀子用得落得不知會幹了一節什麽正經事務平白地將這樣美產一賤送了這是別人央及你的不成陳秀才進事到如今我豈不知自悔但作過在前悔之無及耳馬氏道說得好聽怕口裡不像心裡自悔兩字也是極難的又道是敗子若收心猶如鬼變人這時節手頭要不足只好縮了頭坐在家裡怨恨有了一百二百銀子又好去風流撒漫起來陳秀才嘆口氣道娘子凡自不知我的心事人非草木豈得無知我當初實是不

知稼穡被人鼓舞朝歡暮樂耗了家私今已磨盡凉受人冷淡還想着風月兩字真喪心之人了馬氏道恁地說來也還有些志氣我道你不到烏江心不死今已到了烏江這心原也該死了我且問你假若有了銀子你却待做些甚麽陳秀才道若有銀子必先恢復了這庄居羞辱那嚴狗一番出一口氣其外或開個鋪子或置些田地隨緣度日以待成名我之願也若得千金之資也就勾了却那里得這銀子來只好望梅止渴畫餅充饑說罷往桌上一拍嘆一口氣馬氏微微的笑道若果然依得這一段話將想還

千金有甚難處之事陳秀才見說得有些來歷遂扶問道銀子在那里還是去與人那借還是去與朋友們結會不然銀子從何處來馬氏又笑道若那借得又是一個衙衙來了世情看冷煖人面逐高低見你這般時勢那個朋友肯出銀與你結會還是求着自家屋裡或者有些活路也不可知陳秀才道自家屋裡求着兀誰的是莫非娘子有甚扶助小生之處望乞娘子提撥指點小生一條路頭莫大之恩也馬氏道你平時那一班同歡同賞知音識趣的朋友怎沒一個來懸係你一懸係元來今日原只好對着我

此誤出儕心之

說什麽提掇也不提掇我女流之輩也沒甚提[illegible]處只要與你說一說過陳秀才道娘子有甚說話任憑措置馬氏道你如今當真收心務定了麽陳秀才道娘子怎還說這話我陳珩若再向花柳叢中着脚時永遠前程不吉死于非命馬氏道既恁地說時我便贖這庄子還你說罷取了匙鑰直開到廂房裡一條黑衕中指着一個皮匣對陳秀才道這些東西你可將去贖庄餘來的可原還我陳秀才喜自天來却還有些半信不信揭開看時只見雪白的擺着銀子約有千餘金之物陳秀才看了不覺掉下淚來馬氏

道官人爲何悲傷陳秀才道陳某不肖將家私蕩盡賴我賢妻熬清守淡積攢下偌多財物使小生恢復故業寔是枉爲男子無地可自容矣馬氏道官人既能改過自新便是家門有幸明日可便去贖取庄房不必遲延了陳秀才當日歡喜無限過了一夜次日着人請過舊日這幾個原中去對衛朝奉說要兌還六百銀子贖取庄房衛朝奉却是得了便宜的如何肯便與他贖推說道當初准與我時多是些敗落房子荒蕪地基我如今添造房屋修理得錦錦簇簇邉廼花木栽植得整整齊齊却便原是這六百銀子贖

了去他倒安穩若要贖時如今當眞要找足一千銀子便贖了去衆人將此話回覆了陳秀才陳秀才道既是恁地必須等我親看一看果然添造修理估値幾何然後量找便了便同衆人到莊裡來問說朝奉在麽只見一個養娘說道朝奉却纔解舖裡去了我家內眷在裡面官人們沒事不進去罷衆人道我們界在外邊踏看一看不妨趁便放衆人進去看了一遭却見原只是這些舊屋不過補得幾塊地板葺得一兩處漏點修得三四根折欄杆多是有數看得見的何曾添個甚麽陳秀才回來對衆人道莊居一無

所增、如何却要我找銀子、當初我將這莊子抵債要他找得二百銀子、他乘我手中窘迫、貪圖產業、百般勤措、上了他手、今日又要反找、我將猫兒食伴猫兒飯、天理何在、我陳某當初軟弱、今日不到得與他作弄、衆位可將這六百銀子、交與他、教他出屋還我、只這等他已得了三百兩利錢了、衆人本也不敢去對衛朝奉說、却見陳秀才撒出好些銀子、也自酥了半邊、把那舊日的奉承腔重整起來、都應道、相公說的是、待小人們去說、衆人將了銀子去、交與衛朝奉、衛朝奉只說少不彀、却是說衆人不過、只得權且收

了、却只不說出屋日期眾人道他收了銀子大頭上定取了一紙收票來、回覆了陳秀才、俱各散訖、過了幾日陳秀才又着人去催促出房、衛朝奉却道、必要找匀了修理改造的銀子、便去不然時、決不撒出、催了幾次、只是如此推托、陳秀才憤恨之極、道這厮恁般恃強、若與他經官動府、雖是理上說我不過、未必處得暢快、讓讓地尋個計較處置他、不怕你不撒出去當初嘔了他的氣、未曾泄得、他今日又來欺負人、此恨如何消得、那時正是十月中旬天氣月明如晝、陳秀才偶然走出湖房上來步月、閒行了半晌、又道

是無巧不成話、只見秦淮湖裡上流頭、黒洞洞退將一件物事來、陳秀才注目一看、喫了一驚、元來一個死屍、却是那楊子江中流入來的、那屍却好流近湖房邊來、陳秀才正爲着衛朝奉一事、躊躇默然自語道、有計了有計了、便喚了家僮陳祿到來、那陳禄是陳秀才極得用的人、爲人忠直、陳秀才每事必與他商議、當時對他說道、我受那衛家奴的氣、無處出豁、他又不肯出屋、還我怎得個計較擺佈他便好、陳祿道、便是官人也是富貴過來的人、又不是小家子、如何受這些狗蠻的氣、我們看不過、當想與他拚命

相博、替官人洩恨、陳秀才道、我而今有計在此、你須依着我如此如此、而行、自有重賞、陳祿不勝之喜道、好計好計、唯唯從命、依計而行、當夜各自散了、次日陳祿穿了一身寬敞衣服、央了平日與主人家往來得好的陸三官做了媒人、引他當對湖去投靠衛朝奉、衛朝奉見他人物整齊、說話伶俐、收納了、撥一間房與他歇落、叫他穿房入戶、使用且是勤謹得用、過了月餘、忽一日衛朝奉早起、尋陳祿、叫他買柴、却見房門開着、看時不見在裡面、各到處尋了一會、則不見他、又着人四處找尋、多同說不見、衛朝奉也不曾

費了什麽本錢在他身上、也不甚要緊、正要尋原媒來問他、只見陳秀才家三五個僕人到衛家說道、我家一月前、逃走了一個人叫做陳祿、聞得陸三官復來投靠你家、快叫他出來隨我們去、不要藏匿過了、我家主見告着狀哩、衛朝奉道、便是一月前一個人投靠我也不曉得是你家的人、不知何故、前夜忽然逃去了、委是沒這人在我家、衆人道、豈有又逃的理、分明是你藏匿過了、哄騙我們、既不在時、除非等我們搜一搜看、衛朝奉托大道、便由你們搜、搜不出時、喫我幾個面光、衆人一擁人來、除了老鼠穴中不搜

平日心術卜諸

過衛朝奉正待發作只見衆人發聲喊道在這裡了衛朝奉不知是甚事頭近前來看元來在土壘處畚出一條死人腿衛朝奉驚得目瞪口呆衆人一片聲道已定是衛朝奉將我家這人殺害了埋這腿在這里去請我家相公到來商量去出首一個人慌忙去請了陳秀才到來陳秀才大發雷霆嚷道人命關天怎便將我家人殺害了不去府裡出首更待何時衆人提了人腿便走衛朝奉扢搭搭地扯着攔住了道我的爺秀寃我不曾謀害人命陳秀才道放屁這個人腿那里來的你只到官分辨去那曉的人怕的

身分要緊

是見官究是人命只得求告道且慢慢商量如今還陳相公怎地處分饒我到官罷怎喫得這个沒頭官司陳秀才道當初爲我產業不肯找我銀子的是你今日占住房子要我找價的也是你恁般强横今日又將我家人收拾了謀死了他正好公報私仇却饒不得衛朝奉道我的爺是我不是情願出屋還你公陳秀才道你如何謊說添造房屋你如今只將我這三百兩利錢出來還我修理庄房寫一紙伏辯與我我們便淨了只將這隻腿燒化了此事便泯然無跡不然時今日天清日白在你家裡搜出人腿來衆目

州彰一傳出去不到得輕放過了你衞朝奉冤屈無伸卻只要沒事只得寫了伏辨遞與陳秀才又逼他兌還三百銀子催他出屋衞朝奉沒奈何連夜搬往三山街解舖中去這里自將腿藏過了陳秀才那一口氣方纔消得你道衞家那人腿是那里的元來陳秀才十月半步月之夜偶見這死屍退來卻叫家僮陳祿取下一條腿次日只做陳祿去投靠衞家卻將那隻腿悄地帶入乘他忽不見卻將腿去埋在空處停當依舊走了回家這里只做去尋陳祿將那人腿搜出定要告官他便慌張沒做理會處只得出了屋

去又要他自送還這三百銀子利錢此陳秀才之妙計也陳秀才自此恢復了產便將餘財十分作家竟成富室後亦舉孝廉不仕而終陳祿走在外京多時方纔重到陳家來衛朝奉有時撞着猜知中計却是房契已還當日一時急促中帳又沒個把柄無可申理處又畢竟不知人蹤來歷到底懷着鬼胎只得忍着罷了這便是陳秀才巧計賺原房的話有詩為証

撒漫雖然會破家　欺貧剋剝也難誇
試看橫事無端至　只為生平種毒賒

拍案驚奇卷十五　終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十六

張溜兒熟布迷魂局　陸蕙娘立決到頭緣

撥密械總徒然　詭計奸謀亦可憐
得人亡家破日　還成撈月在空川

話說世間最可惡的是拐子。世人但說是盜賊，便十分防備他，不知那拐子便與他同行同止，也識不出。弄喬偽鬼，沒形沒影的做將出來，神出鬼沒，猜他不到，倒在懷裡信他，直到事後曉得，已此追之不及了。這却不是出跳的賊、穩穩的強盜？今說國朝萬曆十六年，浙江杭州府北門外一個居民，姓扂，年已望六、

媽媽新亡有兩個兒子、兩個媳婦在家過活那兩個媳婦俱生得有些顏色且是孝敬公公一日爺兒三個多出去了、只留兩個媳婦在家閉上了門、自在裏面做生活、那一日大雨淋漓、路上無人行走、日中時分只聽得外面有低低哭泣之聲、十分悽慘悲咽、却是婦人聲音、從日中哭起直到日沒、哭個不住、兩個媳婦聽了半日忍耐不住只得開門同去外邊一看、正是

閉門家裏坐　禍從天上來

若是說話的與他同時生、並肩長便劈手扯住、不放

好話頭女宜聽

他兩個出去、縱有天大的事也惹他不着、元來大凡婦人家、那閒事切不可管、動止最宜謹慎、丈夫在家時還好、若是不在時只宜深閨靜處便自高枕無憂、若是輕易攬着個事頭、必要纏出些不妙來、那兩個媳婦、當日不合開門出來、却見是一個中年婆娘人物也到生得乾淨、兩個見是個婦人、無甚妨礙、便動問道媽媽何來、爲甚這般苦楚、可對我們說知則個、那婆娘掩着眼淚道兩位娘子聽着老姿在這城外鄉間居、老兒死了、止有一個兒子和媳婦、媳婦是個病块兒子又丁分不孝、動不動將老身罵詈養贍

到底還其小心斯中

又不周全、有一頓沒一頓的、今日嘔口氣、與我的兄弟相約了、去縣裏告他忤逆、他呌我前頭先走、隨後就來、誰想等了一月、竟不見到、雨又落得大、家裏又不好回去、枉被兒子媳婦恥笑、左右兩難、爲此想起這般命苦、悲不住傷悲、不想驚動了兩位娘子、多承兩位娘子動問、不敢隱瞞、只得把家醜實告、他兩個見那婆娘說得苦惱、又說話小心、便道、如此且在我們家裏坐一坐、等他來便了、兩個便扯了那婆子進去、說道、媽媽寛坐一坐、等雨住了回去、自親骨肉、雖是一時有些不是處、只宜好好寛解、不可便經官動

府壞了和氣失了體面那婆娘道多謝兩位相勸老身且再耐他幾時一遍一句說了一回天色早黑將下來婆娘又道天黑了只不見來獨自回去不得如何好兩個又道媽媽便在我家歇一夜何妨粗茶淡飯便喫了餐把那里便費了多少那婆娘道只是打攪不當那婆娘當時就裸起雙袖到灶下去燒火又與他兩人量了些米煮夜飯揩檯抹櫈擔湯擔水一攬包收多是他上前替力兩個道等媳婦們伏侍甚麼道理到要媽媽費氣力媽媽道在家礙慣了是做時便倒安樂不做時便要困倦娘子們但有事任憑

真是小心處

妙事

老身去做不妨當夜洗了手脚就安排他兩個睡了那婆娘方自去睡次日清蚤又是那婆娘先起身來燒熱了湯將昨夜剩下米煮了蚤飯掃拭淨了椅桌力力碌碌做了一朝七了八當兩個媳婦起身要東有東要西有西不費一毫手脚便有七八分得意了便兩個商議道那媽媽且是熟分肯做他在家裡不像意我們這里正少個人相帮公公常說要娶個晚婆婆我毎勸公公納了他豈不兩便只是未好與那媽媽啟得齒但只留着他等公公來再處不一日翁兒三個回來了見家裡有這個媽媽便問媳婦緣故

這是老婆娘搭上了老兒

兩個就把那婆娘家裡的事依他說了二遍又道這媽媽且是和氣又十分勤謹他已無了老兒兒子又不孝無所歸了可憐可憐就把妯娌商量的見識叫兩个丈夫說與公公知道他老道知他是甚樣人家便好如此草草且留他住幾時着口裏一時不好應承見這婆娘乾淨心裡也欲得的又過了兩日那老兒沒搭煞黑暗裏已自和那婆娘搭上了媳婦們看見了些動靜對丈夫道公公常是要娶婆婆何不就與這媽媽成了這事省得又去別尋頭腦費了銀子兒子每也道說得是多去勸着父親媳婦們已自與

那婆娘說通了一讓一個肯擺個家筵席兒歡歡喜喜大家喫了幾杯兩口兒成合了過得兩日只見兩個人問將來一個說是媽媽的兄弟一個說是媽媽的兒子說道尋了好幾日方問得着是這里媽媽聽見走出來那兒子拜跪討饒兄弟也替他請罪那媽媽怒色不解千兒萬罵扈老從中好言勸開兄弟與兒子又勸他回去媽媽又罵兒子道我在這里喫口湯水也是安樂的倒回家裡在你手中討死喫你着這家媳婦待我如何孝順兒子見說這話已此曉得娘嫁了這老兒了扈丈便整酒留他兩人喫那兒子

孝事 一

便拜扈老道、你便是我繼父了、我娘喜得終身有托、萬千之幸、别了自去、似此兩三個月中、往來了幾次、忽一日那兒子來道、孫子明日行聘、請爹娘與哥嫂一門同去喫喜酒、那媽媽回言道、兩位娘子怎好輕易就到我家去、我與你爺、兩位哥哥、同來便了、次日媽媽同他父子去、喫了一日喜酒、歡歡喜喜、醉飽回家、又過了一個多月、只見這個孫子、又來登門說道、明日畢姻、來請閤家尊長、同觀花燭、又道是必求兩位大娘、同來光輝一光輝、兩個媳婦巴不得要認媽媽、家裡還悔道前日不去、得堆下笑來應承、次日盛

故寫鄉黨所以示無疑也

救了隨着翁媽丈夫一同到彼那媽媽的媳婦出來接着是一個黃瘦有病的日將下午那兒子請媽媽同媳婦迎親又要請兩位嫂子同去說道我們鄉間風俗是女眷都要去的不然只道我們不敬重新親媽媽對兒子道汝妻雖病今日已做了婆婆了只消自去何必煩勞二位嫂子兒子道妻子病中規模不雅禮數不周恐被來親輕薄兩位嫂子既到此了何惜往迎這片時使我們好看許多媽媽道這也是那兩個媳婦也是巴不得去看看耍子的媽媽就同他自己媳婦四人作隊兒一夥下船去了只餘不見來

金蟬脫殼絕無來迹真是高手

此時難逃

兒子道却又作怪待我去看一看來又去一回那孫子穿了新郎衣服也說道公公竟坐孫兒也出門望望去搖搖擺擺踱了出來只剩得爺兒三個在堂前燈下坐着等候多時再不見一个來了肚裏又飢心下疑惑兩個兒子走進灶下看時清灰冷火全不像個做親的人家出來對父親說了拿了堂前之燈到裏面一照房裡空蕩蕩並無一些箱籠衣衾之類止有幾張椅桌空着在那裏心下大驚道如何這等要問鄰舍時夜深了各家都關門閉戶了三人却像熱地上螻蟻鑽出鑽入亂到天明纔問得個鄰舍道他

每一班何處去了、鄰人多說不知、又問這房子可是他家的、鄰人道、是城中楊衙裏的、五六月前、有這一家子來租他的住、不知做些甚麽、你們是親眷來往了多番、怎麽倒不曉得細底、却來問我們、問了幾家、一般說話、有個把有見識的道、定是一夥大拐子、你們着了他道兒、把媳婦騙的去了、父子三人、見說忙忙若喪家之狗、踉踉蹌蹌、跑回家去、分頭去尋、那里有個去向、只得告了一紙狀子、出個廣捕、却是渺渺茫茫的事了、那邊老兒要娶晚婆、他道是自得的十分便宜、誰知到爲這婆子、白白裡送了兩個後生媳

婦這叫做貪小失大所以爲人切不可做那討便宜苟且之事正是

莫信直中直　須防仁不仁
貪看天上月　失却世間珍

這話丟過一邊如今且說一個拐兒拐了一世的人倒後邊反着了一個道兒這本話却是在浙江嘉興府桐鄉縣內有一秀才姓沈名燦若年可二十歲是嘉興有名才子容貌魁梧胸襟踈達娶妻王氏姿色非凡頗稱當對家私豐裕多虧那王氏守把兩個自道佳人才子一雙兩好端的是如魚似水如膠似漆

價相得只是王氏生來嬌怯懨懨弱病嘗不離身的燦若十二歲上進學、十五歲超增補廩、少年英銳自恃才高一世、視一第何啻拾芥、不時與一班好朋友或以詩酒娛心、或以山水縱目、放蕩不羈、其中獨有四個秀才情好更篤、自古道、惺惺惜惺惺、才子愛才子、卻是嘉善黃平之、秀水何澄、海塩樂爾嘉、同邑方昌都一般兒你羨我愛、這多是同郡朋友、那他州外府、與燦若往來的、不計其數、大約不過是並時的才人、那本縣知縣姓稽、單諱一個清字、常州江陰縣人平日敬重斯文、喜歡才士、也道燦若是個青雲決科

之器、與他認了師生、往來相好、是年正是大比之年、有了科舉、燦若歸來、打疊衣裝、上杭應試、與王氏話別、王氏挨着病軀、整頓了行李、眼中流淚道、官人前程遠大、早去早回、奴未知有福分能勾與你同享富貴與否、燦若道、娘子說那裏話、你有病在身、我去後須十分保重、也不覺掉下淚來、二人執手分別、王氏送出門外、望燦若不見、掩淚自進去了、燦若一路行程、心下覺得不快、不一日到了杭州、尋客店安下、匆匆的進過了三場、頗稱得意、一日、燦若與衆好朋友遊了一日湖、大醉回來、睡了半夜、忽聽得有人扣門、

披衣而起、只見一人、高冠敞袖、似是道家粧扮、燦若道、先生寅夜至此、何以教我、那人道、貧道頗能望氣、亦能斷人陰陽禍福、偶從東南來此、暮夜無處投宿、因扣尊扃、多有驚動、燦若道、既先生投宿、便同榻何妨、先生既精推算、目下榜期在邇、幸將賤造推算、未知功名有分與否、願决一言、那人道、不必推命、只須望氣、觀君丰格、功名不患無緣、但必須待尊閫天年之後、便得如意、我有兩句詩、是君終身遭際、君切記之、

鵬。翼。搏。時。歌。六。憶。 鸞。膠。續。處。舞。雙。鳧。

燦若不解其意，方欲再問，外面猫兒捕鼠，撲地一响，燦若喫了一跳，却是南柯一夢。燦若道：此夢甚是詫異，那道人分明說待我荆妻亡故，功名方始稱心，我情願青衿沒世也罷，割恩愛而博功名，非吾願也。兩句詩又明明記得，翻來覆去，睡不安穩。又道：夢中言語信他則甚，明日倘若傍上無名，作速回去了便是。正想之際，只聽得外面叫喊連天，鑼聲不絕，扯住討賞，報燦若中了第三名經魁。燦若寫了票，衆人散訖，慌慌忙忙上轎，見座主會同年去了。那座師却正是本縣稽清知縣，那時節元何澄又是極相知的朋友，

黄平之樂爾嘉方昌多已高錄俱各歡喜燦若理了正事天色傍晚乘轎回寓只見那店主趕着轎慌慌的叫道沈相公宅上有人到來有緊急家信報知候相公半日了燦若聽了緊急家信四字一個衝心忽思量着夢中言語却似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落正是

青龍白虎同行　凶吉全然未保

到得店中下轎見了家人沈文穿一身素淨衣服便問道娘子在家安否誰着你來寄信沈文道不好說得是晋來李公着寄信來官人看書便是燦若接過

傷心

書來見封筒逆封心裏有如刀割拆開看罷方知是王氏于二十六日身故燦若驚得呆了却似

分開八片頂陽骨　傾下半桶雪水來

半晌做聲不得驀然倒地衆人喚醒扶將起來燦若咽住喉嚨千妻萬妻的哭哭得一店人無不流淚道早知如此就不來應試也罷誰知便如此永訣了問沈文道娘子病重緣何不早來對我說沈文道官人來後娘子只是舊病懨懨不爲甚重不想二十六日忽然暈倒不醒爲此晝夜趕來報知燦若又哽咽了一回疾忙叫沈文僱船回家去也顧不得他事了船

思一夢之奇二十七日放榜王氏却于二十六日間亡故、正應着那鵬翼摶時歇六憶這句詩了當時整備離店行不多路、却遇着黃平之撞將來、二人又是同門相見罷、黃平之道、觀兄容貌、十分悲慘、未知何故、燦若噙着眼淚、將那得夢情由、與那放榜報喪今趕回家之事、說了一遍、平之嗟嘆不已、道尊兄且自寧耐、毋得過傷、待小弟見座師、與衆同袍、爲兄代言其事、兄自回去不妨、兩人別了、燦若急急回來、進到裏面、撫尸慟哭幾次哭得發昏、擇時入殮已畢停柩在堂、夜間燦若只在靈前相伴、不多時、過了三四七

[illegible]

衆朋友多來吊唁、就中便有說着會試一事的、燦若漠然不顧道、我多因這蝸角虛名、賺得我連理枝分、同心結觧、如今就把一個會元撤在地下、我也無心去拾他了、這是王氏初喪時的說話、轉眼間又過了斷七、衆親友又相勸道、尊閫既已夭逝、料無起死回生之理、兄枉自灰其志、竟亦何益、況在家無聊、未免有孤棲之嘆、同到京師、一則可以觀景舒懷、二則衆同袍劇談、竟日可以觧悶、豈可爲無益之悲、悞了終身大事、燦若歎勸不過、道、既承列位佳意、只得同走一遭、那時就別了王氏之靈、囑付李主管照管羮飯、

早知如此只該伴靈

香火同了黃何方樂四友登程、正是那十一月中旬光景、五人夜住曉行、不則一日、來到京師、終日成群挈隊、詩歌笑傲、不時徃花街柳陌閒行遣興、只有燦若沒一人看得在眼裏、韶華迅速、不覺的換了一個年頭、又早上元節過、漸漸的桃香浪煖、那時黃榜動、選場開、五人進過了三場、人人得意、個個誇強、沈燦若始終心下不快、草草完事、過不多時揭曉、單單奚落了燦若、他也不在心上、黃何方樂四人自去傳臚、何澄是二甲、選了兵部主事、帶了家眷在京、黃平之到是庶吉士、樂爾嘉選了太常博士、方昌選了行人、

稽清知縣已行取做刑科給事中各守其職不題燦若又遊樂了多時回家到了桐鄉燦若進得門來在王氏靈前拜了兩拜哭了一場備羹飯澆奠了又隔了兩月請個地理先生擇地殯葬了王氏已訖那時便漸漸有人來議親燦若自道是第一流人品王氏恁地一個嬌妻兀自無緣消受那裡尋得一個厮對的出來必須是我日中親見果然像意方纔可議此事以此多不着緊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有話即長無話即短却又過了三個年頭燦若又要上京應試只假着家裡無人照顧又道是家無主屋倒竪燦若

自王氏亡後、日間用度、節長就短、十分的不像意、也思量道須是續弦、一個掌家娘子方好、只恨無其配偶、心中悶悶不已、仍把家事、且付與李主管照顧、收拾起程、那時正是八月間天道、金風乍轉、時氣新涼、正好行路、夜來皓魄當空、澄波萬里、上下一、碧綠若獨酌無聊、觸景傷懷、遂爾口占一曲

露滴野塘秋、下簾籠不上鈎、徒勞明月穿窗牖、鴛衾遠去、孤身遠遊、浮槎、怎得到陽臺右、凝眸空臨皓魄、人不在、月中酉

簡寄黃鶯兒、吟罷、痛飲一醉、舟中獨寢、話休絮煩、縱

若行了二十餘日來到京中在舉廠東邊租了一箇下處安頓行李已好一日同幾個朋友到齊化門外飲酒只見一個婦人穿一身縞素衣服乘着蹇驢一個閑的挑了食樏隨着恰像那裏去上墳回來的樣若看那婦人生得

敷粉太白施朱太赤加一分太長減一分太短十相具足是風流占盡無餘一味溫柔差絲毫便不厮稱巧笑倩兮笑得人魂靈顛倒美目盼兮盼得你心意癡迷假使當時逢妒婦也言我見且猶憐

樣若見了此婦却似頂門上喪了三魂脚底下蕩了

見時此豈有意耶無意耶

七睨他就撇了這些朋友也催了一箇驢一步步赶將去呆呆的尾着那婦人只顧看那婦人在驢背上又只顧轉一對秋波過來看那燦若走上了里把路到一個僻靜去處那婦人走進一家人家去了燦若也下了驢心下不捨釘住了脚在門首呆看看了一晌不見那婦人出來正沒理會處只見內裡走出一個人來道相公只管門內覷看却是爲何燦若道適纔同路來見個白衣小娘子走進此門去不知這家是甚等人家那娘子是何人無個人來問問那人道此婦非別乃舍表妹陸蕙娘新近寡居在此方纔出

去辭了夫墓要來嫁人小人正來與他作伐燦若道足下高姓大名那人道小人姓張因爲做事是件順溜爲此人起一個混名只叫小人張溜兒燦若道令表妹要嫁何等樣人肯嫁在外方去否溜兒道只要是讀書人後生些的便好了地方不論遠近燦若道實不相瞞小生是前科舉人來此會試適見令表妹丰姿絕世實切想慕足下肯與作媒必當重謝溜兒道這事不難料我表妹見官人道一表人才也决不推阻的包辦在小人身上完成此舉燦若大喜道既如此就煩足下往彼一通此情在袖中摸出一錠銀

捱如佬盛與語

意不在禮金也

子遜與酒兒道些小薄物聊表寸心事成之後再容重謝酒兒推遜了一回隨即接了見他出錢爽快料他囊底充饒道相公明日來討回話燦若歡天喜地回下處去了次日又到郊外那家門首來探消息只見酒兒笑嘻嘻的走將來道相公喜事上頭恁地出門的早哩昨日承相公分付即便對表妹說知俺妹子已自看上了相公不須三回五次只說着便成了相公只去打點納娉做親便了表妹是自家做主的禮金不計論但憑相公出得手罷了燦若依言取三十兩銀子折了衣飾送將過去那家也不爭多爭少

未得太心

就許定來日過門、燦若看見事體容易、心裡到有些疑惑起來、又想是非方再婚、說是鬼妻、所以如此相應、至日鼓吹燈轎到門迎接陸蕙娘、蕙娘上轎到燦若下處來做親、燦若燈下一看、正是前日州逢之人、不覺大喜過望、方纔放下了心、拜了天地、喫了喜酒、衆人俱各散訖、兩人進房、蕙娘只去椅上坐着、約莫一更時分、夜闌人靜、燦若久曠之後、慾火燔灼、便開話道、娘子請睡了罷、蕙娘囀鶯聲、吐燕語道、你自先睡、燦若只道蕙娘害羞、不去强他、且自先上了床、那里睡得着、又歇了半箇更次、蕙娘兀自坐着、燦若只

看非月之

得又央及道、娘子日來困倦、何不將息將息、只管獨坐、是甚意思、蕙娘又道、你自歷口裡一頭說、眼睛却不轉的看、那燦若、燦若怕新來的逆了他意、依言又自睡了一會、又起來歎歎問道、娘子爲何不睡、蕙娘又將燦若上上下下仔細看了、一會開口問道、你京中有甚勢要相識否（凡問亦答）、燦若道、小生交游最廣、同袍同年、無數在京、何論相識（更令）、蕙娘道、既如此、我而今當眞嫁、了、你、罷、燦若道、娘子、又說得好笑、小生千里相遇、央媒納娉、得與娘子成親、如何到此際、還說個當眞當、假、蕙娘道、官人有所不知、你却不曉得此處張溜

見是有名的拐子妾身豈是他表妹便是他渾家爲是妾身有幾分姿色故意叫妾賺人到門他却只說是表妹寡居要嫁人就是他做媒多有那慕色的情願娉娶妾身他却不受重禮只要哄得成交就便送妾做親叫妾身只做害羞不肯與人同睡因不受人點汚到了次日却合了一夥棍徒圖賴你姦騙良家女子連人和箱籠盡擄將去那些被賺之人客中怕喫官司只得忍氣吞聲明受火囤如此也不止一個了昨日妾身哭母墓而歸原非新寡天殺的撞見官人又把此計來使妾匆匆自思此豈終身道理有朝

在這可取聖行甚融

一日巷出事來并妾此身付之烏有况以清白之身腈地迎新送舊雖無所染情何以堪幾次勸取丈夫他只不聽以此妾之私意只要將計就計倘然遇着知音願將此身許他隨他私奔了罷今見官人態度非凡抑且志誠軟款心實懽羨但恐相從奔走或被他找着無人護衛反受其累今君既交遊滿京邸願以微軀托之官人官人只可連夜便搬往別處好朋友家謹密所在去了方纔娶得妾安穩此是妾身自媒以從官人官人異日弗忘此情粲若聽罷呆了半响道多虧娘子不棄見教小生不然幾受其禍連忙

開出門來叫起家人打叠行李把自己喂養的一箇蹇驢䭾了蕙娘家人挑箱籠自己步行跟出門叫應主人道我們有急事回去了曉得何澄帯家眷在京連夜敲開他門細將此事說與把蕙娘與行李都寄在何澄寓所那何澄另儲空濶燦若也就一宅兩院做了下處不題却說張溜兒次日果然料合了一夥破落戶前來捻人只見空房開着人影也無忙問下處主人道昨日成親的舉人那里去了主人道相公連夜回去了衆人各各呆了一回大家嚷道我們隨路追去一鬨的望張家灣亂奔去了却是偌大所在

何處找尋、元來非京房子、慣是見租與人住、來來往往、主人不來管他東西去向、所以但是搬過了、那無處跟尋的、燦若在何澄處看了兩月書、又早是春榜動、選場開、燦若三場滿志、正是專聽春雷第一聲、果然金榜題名、傳臚三甲、燦若選了江陰知縣、却是稽清的父母、不一日領了憑、帶了陸蕙娘起程赴任、却值方昌出差蘇州賫、坐了他一隻官船到任、陸蕙娘平白地、做了知縣夫人、這正是鸞膠續處舞雙鳧之驗。也。燦若後來做到開府而止、蕙娘生下一子、後來登第、至今其族繁盛、有詩爲証

女俠堪誇陸蕙娘　能從萍水識檀郎
巧機反借機來用　畢竟強中手更強

拍案驚奇卷十六終

拍案驚奇卷十七

西山觀設籙度亡魂　開封府備棺追活命

詩曰

三教從來有道門　一般鼎足在塵寰
只因裝飾無殊異　容易埋名與俗渾

說這道家一教，乃是李老君青牛出關，關尹文始真人懇請留下道德真經五千言，傳流至今。這家教門最上者，沖虛清靜，出有入無，超塵俗而上升，同天地而不老。其次者，修真煉性，吐故納新，築坎離以延年，煮鉛汞以濟物。最下者，行持符籙，役使鬼神，設章醮以通上界，建考召以達冥途。這家學問卻是後漢時

張角、能作五里霧、人欲學他的、先要五斗米爲費、見禮、故叫得五斗米道、後來其教盛行、那學了與民間祛妖除害的、便是正法、若是去爲非作歹的、只叫得妖術、雖是邪正不同、却也是極靈驗難得的流傳、至今以前兩項高人、絕世不能得有、只是符籙、這家時時有人習學、頗有高妙的在內、却有一件作怪、學了。這家術法、一些也胡亂做事不得了、儻有奉持不謹、反取其禍的、宋時乾道年間、福建福州有個太常少卿任文荐的長子、叫做任道元、少年慕道、從個師父、是歐陽文彬、傳授五雷天心正法、建壇在家、行

持甚著效驗、他有個妻姪、姓張名鯤、也好學道法術一日有永福何氏之子、因病發心、設醮請訓、尚未來到任家、那任道元其日與張鯤同宿齋舍、兩人同見神將來報道、如有火報醮者、可書香字與之、教他速速歸家、任道元聽見、即走將起來、點起燈燭、寫好了、封押停當、依然睡覺、到得天明、子已至、道元就把夜間所封的遞與他、叫他急急歸家、去拆了、還家十八日而死、蓋香字乃是一十八日也、驗此遠近聞名、都稱他做法師、後來少卿已沒、道元襲了父任、出仕在外、官府事體煩多、把那奉真香火之敬、漸漸疎懶、每日

清晨在神堂邊過、只在門外畧畧瞻禮、叫小童進去炷香、完事自出、竟不入門、家人每多道、老爺一向奉道虔誠、而今有些懈怠、恐怕神天嗔怪、道元體貴心驕、全不在意、由家人每自議論、日逐只是如此、淳熙十三年正月十五日上元之夜、北城居民相約糾衆、作於張道者菴內設醮、因緣人雖一境禮請任道元爲高功、主持壇事、那日鄉下的人紛止挨山塞海、內中有兩個女子、雙鬟高髻、並肩而立、丰神綽約、宛然並蒂芙蓉、任道元擡頭起來看見、驚得目炫心花、魂不附體、那裏還顧什麼醮壇不醮壇、齋戒不齋戒、便

開口道、兩位小娘子請穩便、到裡面來看一看、兩女道多謝法師、正輕移蓮步走進門來、道元目不轉睛、看上看下、口裏謅道、小娘子提起了襯裙、盖是福建人叫女子抹胸做襯裙、提起了是要摸他雙乳的意思、乃彼處鄉談討便宜的說話、內中一個女子正色道、法師做醮、如何却說恁地話、拉了同伴轉身便走、道元又笑道、既來看法事、便與高功法師結個緣何妨、兩女耳根通紅、口裡喃喃微罵而去、到得醮事已畢、道元便覺左耳後邊有些作痒、又帶些疼痛、叫家人看看、只見一個紅蓓蕾、如粟粒大、將指頭按去、痛

不可恐。次日歸家、情緒不樂。隔數日、對妻任氏說道、夜來神將見責、得夢甚惡、我大數已定、寫書于紙、待請商日宣法師考照。商日宣法師到了、看了一看、說道、此非我所能辨、須聖童至、乃可決。少頃、門外一村童到來、即跳升桌間、作神語道、任道元、諸神保護汝許久、汝乃不謹香火、貪淫邪行、罪在不赦。道元深悼前非、磕頭謝罪。神語道、汝十五夜的說話說得好。道元百拜乞命、願從今改過自新。神語道、如今還講甚麼。吾亦不欠汝一個。奉事當以爲奉法弟子之戒。且看你目前分上、寬汝二十日日期。說罷、童子望地醒

來憤然、一毫無知、粱鯤拆開道元所封之書與[illegible]宣看、內中也是二十日三個字、道元是夜、夢見神將手持鐵鞭來追逐、道元驚惶奔走、神將趕來、環繞所居、九仙山下一匝、被他趕着、一鞭打在腦後、猛然驚覺、自此瘡越加大了、頭脹如栲栳、每夜二鼓叫呼、宛若被鞭之狀、到得二十日將帶、粱鯤在家、夢見神將對他道、汝到五更初、急到任家、看吾撲道元、鯤驚起、忙到任家來、道元一見、哭道、相見只有此一會了、披衣要下床來、忽然跌倒、七八個家人、共扶將起來、牀中恰像一隻大手拽出、撲在地上、仔細看看、已此無

氣了梁鯤送了他的終看見利害自此再不敢行法看官你道任道元奉的是正法行持了半世只爲一時間心中懈怠戸內褻瀆又不曾質幹了甚麼污穢法門之事便受顯報如此何況而今道流專一做邪淫不法之事的神天豈能容恕所以幽有神譴明有王法不到得被你瞞過了但是邪淫不法之事偏是道流容易做只因和尚服飾異樣先是光着一個頭好些不便（認不見得）道流打扮起來簪冠着袍方纔認得是個道士若是卸下裝束仍舊巾幘長衣分毫與俗人沒有兩樣性急看不出破綻來況且還有火居道士原

是有妻小的一發與俗人無異了所以做那奸淫之事比和尚十分便當而今再說一個道流借着符籙醮壇爲由拐上一個婦人弄得死于非命說來與奉道的人做個鑒戒有詩爲證

坎離交姤育嬰兒　只在身中相配宜
生我之門死我戶　請無誤讀守其雌

這本話文乃是宋時河南開封府有個女人吳氏十五歲嫁與本處劉家所生一子名喚劉達生達生年一十二歲上父親得病身亡母親吳氏年紀未滿三十且是生得聰俊飄逸早已做了個寡婦上無公姑

僧言不妥

俗話好

下無族黨是他一個主持門戶守着兒子度日因念亡夫恩義思量做些齋醮功果超度他本處有個西山觀乃是道流修眞之所內中有個道士叫做黃妙脩符籙高妙儀容俊雅衆人推他爲知觀是日正在觀中與人家書寫文疏忽見一個年小的婦人穿着一身縞素領了十一二歲的孩子走進觀來俗語說得好若要俏帶三分孝那婦人本等生得姿容美麗更兼這白衣白髻越顯得態度瀟洒早是在道觀中若是僧寺裡就要認做白衣送子觀音出現了走到黃知觀面前插燭也似拜了兩拜知觀一眼瞧去早

（昔日僧不肯念了）

已魂不附體連忙答拜道何家宅眷甚事來投婦人道小妾是劉門吳氏因是丈夫新亡欲求渡拔故率領親兒（小官家）劉達生母子虔誠特求法師廣施妙法利濟冥途黃知觀聽罷便懷着一點不良之心答道既是賢夫新亡求薦家中必然設立孝堂此須在孝堂內設籙行持方有專功實際非只在觀中大醮附醮未必十分得益憑娘子心下如何吳氏道若得法師降臨茅舍此乃萬千之幸小妾母子不勝感激回家收拾孝堂專等法師則個知觀道幾時可到宅上吳氏道再過八日就是亡夫百日之期意要設建七日道

場須得明日起頭恰好至期爲滿得法師侵早下降便好知觀道一言已定必不失期明日准造宅上吳氏袖中取出銀一兩先奉做紙劄之費別了回家一面收拾打掃專等來做法事元來吳氏請醮薦夫本是一點誠心原無邪意誰知黃知觀是個色中餓鬼觀中一見吳氏姿容與他說話時節恨不得就與他做起光來吳氏雖未就想到那路上去却見這知觀丰姿出衆語言爽朗也暗暗地喝采道好個齊整人物如何却出了家且喜他不拿模樣見說做醮便肯輕身出觀來到我家也是個出熱的人心裏也就有

根、方、肖、金、素、之所在

幾分歡喜了。次日清早黃知觀領了兩個年少道童、一個火工道人挑了經箱卷軸之類，一徑到吳氏家來。吳氏只爲兒子達生年紀尚小，一切事務都是自家支持，與知觀拜見了，接進孝堂。知觀與同兩個道童、火工道人張掛三清衆聖，鋪設齋壇，動起法器，免不得宣揚大槃，啟請、攝召、放赦、招魂，鬧了一回。吳氏出來上香朝聖，那知觀一眼估定，越越覺乖精神。同兩個道童齊聲朗誦經典畢，起身就着意旨跪在聖像面前毯上宣白，叫吳氏也一同跪着通誠。跪的所在與吳氏差不得半尺多路，吳氏聞得知觀身上衣

服撲鼻薰香不覺偷眼瞧他知覺有些覺得一頭念着一頭也把眼回看你覷我我覷你恨不得就移將攏來攪做一團念罷各起吳氏又到各神將面前上香稽首帶眼看着道場只見兩個道童黑髮披肩頭戴着小冠且是生得脣紅齒白清秀嬌嫩吳氏心裏想道這些出家人到如此受用這兩個大起來不知怎生標致哩自此動了一點慾火按納不住只在堂中孝簾內頻頻偷看外邊元來人生最要的是眼裏火一動了眼裏火隨你左看右看無不中心係意的眞是長有長妙短有短強壯的豐美瘦的娉俏無有

識過人書

不妙。況且婦人家陰性專一，看上了一個人，再心裡打撇不下的。那吳氏在堂中把知觀看了又看，只覺得風流可喜。他少年新寡，春心正盛，轉一個念頭，把個臉兒紅了又白，白了又紅，只在孝簾前走來走去，或露半面，或露全身，恰像要道士瞧得他的意思一般。那黃知觀未是有心的，豈有不覺？凝着是頭一日來到，不敢就造次，只好丟個眼角，做些功夫，未能勾入港。那兒子劉達生未知事體，正好去看神看佛，弄鐘弄鼓，那里曉得毋親這些關節？看看點上了燈，喫了晚齋，吳氏收拾了一間潔淨廂房，與他師徒安歇。

那知觀打發了火工道人回寢自家同兩個道童一床兒宿了打點早晨起來朝真不題却說吳氏自同兒子達生房裡睡了上得床來心裡想道此時那道士畢竟摟着兩個標緻小道童幹那話兒了我却獨自個宿想了又想陰中火發着實難熬禁了一禁把牙齒咬得趷趷的響出了一身汗剛剛朦朧睡去忽聽得床前腳步響擡頭起看只見一個人揭開帳子[illegible]的鑽上床來吳氏聽得聲音却是日裡的知觀輕輕道多蒙娘子秋波示意小道敢不留心趁此夜深人靜娘子作成好事則個就將黃瓜般一條玉莖塞將

過去吳氏並不推辭、慨然承受、正到酣暢之處、只見一個小道童、也揭開帳來尋師父、見師父幹事與頭、識道、好內眷、如何渝出家人、做得好事、與我捉個頭、便不聲張、就伸隻手去吳氏腰裏亂摸、知覷喝道、我在此、不得無禮、吳氏被道士弄得爽快、正待要丟了、喫此一驚、猛然覺來、卻是南柯一夢、把手摸摸陰門邊、只見兩腿、俱濕、連席上、多有了陰水、忙把手帕抹淨、嘆了一口氣道、好個夢、怎能勾如此饒倖、一夜睡不安穩、天明起來、外邊篩鼓響、叫丫鬟擔湯擔水、出去伏侍道士、那兩個道童、倚著年小、也進孝堂來討

東討西看、看熟分了、吳氏正在孝堂中坐着、只見一個道童進來討茶喫、吳氏叫住問他道、你叫甚麼名字、道童道、小道叫做太清、吳氏道、那一位大些的道童道、叫做太素、吳氏道、你兩個昨夜那一個與師父做一頭睡、道童道、一頭睡便怎麼、吳氏道、只怕師父有些不老成、道童嘻嘻的笑道、這大娘到會取笑、說罷走了出去、把適間所言、私下對師父一一說了、不題這知觀不動了心、想道、說這般話的、定是有風情的、只是雖在孝堂中、相離咫尺、却分個內外、如何好大大撩撥他撩撥、以心問心、忽然道、有計了、須臾吳

氏出來上香知觀一手拿着鈴杵一手執笏急急走去並立着口中唱着浪淘沙詞云

稽首大羅天法眷姻緣。如花玉貌正當年。帳冷幃空孤枕畔。枉自熬煎。　爲此建齋筵。追薦心虔。亡魂超度意無牽急到藍橋來解渴同做神仙。

這知觀把此詞朗誦分明是打動他自薦之意那吳氏聽得也解其意微微笑道師父說詞如何夾七夾八知觀道都是正經法門當初前輩神仙遺下美話做吾等榜樣的吳氏老大明白曉得知觀有意于他了進去剔了半碗細菓燒了一壺好清茶吽丫鬟送

出來與知觀喫分付丫鬟對知觀說大娘送來與師父解渴的把這句話與知觀詞中之話暗地照應只豈是寫個背字知觀聽得不勝之喜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那里還管甚麼靈寶道經紫霄秘籙一心只念的是風月機關洞房春意密叫道童打聽吳氏臥房見說與兒子同房歇宿有丫鬟相伴思量不好竟自闖得進去到晚來與兩個道童上床宿了一心想着吳氏日裡光景且把道童太清出出火氣弄得床裡格格價響摟着背脊口裏說道我的乖我與你兩個商量件事體我看主人娘子十分有意于我若

太素所以安受監掙

是弄得到手、連你們也帶挈得些甜頭、不見得只是內外隔絕。他房中有兒子、有丫鬟、我這裡須有你兩個、不便如何是好、太清接口道、我們須不妨事、知觀道、他初起頭也要避生人眼目、太素道、我見孝堂中、有張魂床、且是帳褥鋪設得齊整、此處非內非外。正好做偷情之所、知觀道、我的乖、說得有理、我明日有計了、對他兩個耳畔說道、須得如此如此、太清太素齊拍手道、妙妙、說得動火、知觀便與太清完了事、弄得兩個小夥子與祭辦過、沒出豁、各放了一個手銃、一夜無詞、次日天早起來、與吳氏相見了、對吳氏道、

今日是齋壇第三日了小道有法術拘召可以致得尊夫亡魂來與娘子相會一番娘子心下如何吳氏道若得如此可知好哩只不知法師如何作用知觀道須用白絹作一條橋在孝堂中小道拘召亡魂渡橋來相會却是只好留一個親人守着人多了陽氣盛便不得來又須關着孝堂勿令人窺覷洩了天機吳氏道親人只有我與小兒兩人兒子小不曉得甚麼就會他父親也無幹奴家須是要會丈夫一面待奴家在孝堂守着看法師作用罷知觀道如此最妙吳氏到裡邊箱子裡取出白絹一疋與[illegible]知觀接

絹在手叫吳氏扯了一頭他扯了一頭量來量去東摺西摺只管與吳氏調眼色交着手時便輕輕把指頭彈着手腕吳氏也不做聲知觀又指撥把檯桌搭成一橋恰好把孝堂路逕塞住外邊就看簾裏邊不着了知觀出來分付兩個道童道我閉着孝堂召請亡魂你兩個須守着門不可使外人窺㸔破了法術兩人心照應聲曉得了吳氏也分付兒子與丫鬟道法師召請亡魂與我相會要秘密寂靜你們只在房裡不可出來啰唣那兒子達生見說召得父親魂戶裏喚道我也要見見爹爹吳氏道我的兒法師說生

人多了陽氣盛召請不來故此只好你母親一個守靈你要看不打緊萬一爲此召不來空成畫餅且等這畨果然召得爹爹來以後却教你相見便是吳氏心裏也曉得知觀必定是托故有此蹊蹺把甜言美語穩住兒子又尋好些菓子與了他把丫鬟同他反關住在房裡了出來進孝堂內坐着知觀撲地把兩扇門拴上了假意把令牌在桌上敲了兩敲口裡不知念了些甚麽笑嘻嘻對吳氏道請娘子魂來上坐着只有一件亡魂雖召得來却不過依稀影響似夢裡一般與娘子無益吳氏道但願亡魂會面一敘昔

情論甚有益無益知觀道只好會面不能勾與娘子重敘平日被窩的歡樂所以說道無益吳氏道法師又來了一個亡魂只指望見見也勾了如何說到此話知觀道我有本事弄得來與娘子重歡重樂吳氏失驚道那有這事知觀道這法空虛的攝來附在小道身上便好與娘子同歡樂了吳氏道亡魂是亡魂法師是法師這事如何替得知觀道從來我們有這家法術多少亡魂來附體相會的吳氏道却怎生好幹這事知觀道帶有一些不像尊夫憑娘子以後不信罷了吳氏駡道好巧言的賊道到會脫騙人知觀

便走去一把抱定攙倒在禪床上笑道我且權做尊夫一做吳氏此時已被引動了與兩个就在禪床上面弄將起來

一個玄門聽俊少嘗閨閤家風一個空室嬌娥近贖余裯事叢風雷號令變做了握雨攜雲永棄貞操翻成了殘花被蹂滿堂聖像本屬虛無一脉亡魂還歸冥漠喘着的呼吸元精而不撤斷着的出入玄牝以無休寂寂頓真獨爲來時月路灑殷殷慕道有花深處一僧餘個中味真誇羨苾之又玄色裡身不耐煩寡之又寡

兩個雲雨纔罷真正弄得心滿意足知觀對吳氏道比尊夫手段有差池否吳氏啐了一口道賊禽獸羞答答的只管提起這話做甚知觀纔謝道多承娘子不棄小道粉身難報吳氏道我既被你哄了如今只要相處得情長則個知觀道我和你須認了姑舅兄妹纔好兩下往來瞞得衆人過吳氏道這也有理知觀道娘子今年尊庚吳氏道二十六歲了知觀道小道長一歲叨認做你的哥哥罷我有道理爬起來又把令牌敲了兩敲把門開了對着兩個道童道方纔召請亡魂來元來主人娘子是我的表妹一向不曉

得到是亡魂、明白說出來的、問了詳細、果然是、而今是至親了、道這笑嘻嘻道自然是至親了、吳氏也叫兒子出來、把適纔道士搗鬼的說話、也如此學與兒子聽了、道、這是你父親說的、你可過來認了舅舅、那兒子小、曉得甚麼好歹、此後依話只叫舅舅、從此日日推說召魂、就弄這事、晚間吳氏出來、道士進來、只把孝堂魂牀爲交歡之處、一發親熱了、那兒子但聽說召魂、便道要見爹爹、只哄他道你是陽人、見不得的、兒子只得也罷了、心裡却未免有些疑心、道如何只却了我、到了七晝夜壇事已完、百日孝滿、吳氏謝

了他師徒二眾叙了道場暗地約了相會之期且瞞生眼到觀去了吳氏就把兒子送在義學堂中先生處仍舊去讀書早晨出去晚上回來吳氏日裡自有兩個道童常來通信或是知觀自來只等晚間兒子睡了便開門放進來恣行淫樂只有丫鬟雖得風聲已自買囑定了如此三年竟無間阻不題且說劉達生年紀漸漸大了情竇已開這事情也有些落在眼裡了他少年聰慧知書達禮聽得外邊有這些手腳心中常是憂悶不敢說破一日在書房裡有同伴裡頭戲謔稱他是小道士他臉兒通紅走回家來對母

親道有何話對娘說這個舅舅不要他上門罷有人將兒子做小道士須是被人笑話吳氏見說罷兩點紅直從耳根背後透到腮把兒子鑿了兩個栗暴道小孩子不知事舅舅須是你娘的哥哥就往來誰人管得那個大膽的對你講這話等娘尋着他罵他一個不歇達生道前年未做道場時不曾見說有這個舅舅就果是舅舅娘只是與他兄妹相處外人如何有得說話吳氏見道着真話大怒道好兒子幾口氣養得你這等大你聽了外人的說話嘲廝母親養這忤逆的做甚反敲擊拍搥哭將起來達生慌了跪

在娘面前道是兒子不是了娘饒恕則個吳氏見他討饒便住了哭道今後切不要聽人亂話違忤恐氣吞聲不敢再說心裡想道我娘如此口强須是捉破了他方得杜絕我且令眼張他則個一夜人靜後達生在娘房睡了一覺醒來只聽得房門響似有人走了出去的模樣他是有心的輕輕披了衣裳走起來張着只見房門開了料道是娘又去做歹勾當了轉身到娘床裡一摸果然不見了娘他也不出來尋心生一計就把房門閂好又掇張櫈子頂住了自上床去睡覺元來是夜吳氏正約了知觀黄昏後來堂中

靈座已除專爲要做這勾當牀仍鋪着這所在反加些閞研圍得緊簇知觀先在裡頭睡好了吳氏却開了門出來就他兩個顛鸞倒鳳弄這一夜到得天色將明起來放了他出去回進房來每常如此放肆慣了不以爲意誰知這夜走到房前却見房門關好推着不開曉得是兒子知風老大沒趣呆呆坐着等他天亮默默的咬牙切齒的恨氣却無說處直到天大明了達生起來開了門見了娘故意失驚道娘如何反在房門外坐地吳氏只得說個謊道昨夜外邊脚步響恐怕有賊所以開門出來看看你却如何把門

開了。達生道。我也見門開了。恐怕有賊。所以把門關好了。又頂得牢牢的。只道娘在床上睡着。如何反在門外。既然娘在外邊。如何不叫開了門。却坐在這里這一夜。是甚意思。吳氏見他說了。自想一想。無言可答。只得罷了。心裡想道。這個業種須留他在房裡不得了。忽然一日對他說道。你年紀長成。與娘同房睡有些不雅。前堂中這張床鋪得好好的。你今夜在堂中睡罷。吳氏意思打發了他出來。此後知觀來。只須留在房裡。一發安穩像意了。誰知這兒子是個乖覺的。點頭會意。就曉得其中就裡。一面應承。日裡仍到

書房中去、瞧來自在堂中牀了、越加留心察聽、其日道童來到、吳氏叫他同去說前夜被兒子關在門外的事、又說因此打發兒子另牀、今夜來只須小門進來、竟到房中、到夜、知觀來了、達生雖在堂中、卻不去牀、各處挨着看動靜、只聽得小門響、達生躲在黑影裡頭、看得明白、曉得是知觀進門了、隨後丫鬟閂好了門、竟進吳氏房中、掩上了門睡了、達生心裡想道、娘的姦事、我做兒子的不好捉得、只去炒他個不安靜罷了、過了一會、聽得房裡已靜、連忙尋一條大索、把那房門扣得緊緊的、心裡想道、眼見得這門拽閂

鬭賊道出去不得了必在窗裡跳出我且藏個他對個走到庭前去掇一個尿桶一個半破了的尿缸疊着跳下的所在擺着自却去堂裡睡了那知觀淫蕩了一夜聽見鷄啼了兩番恐怕天明披衣走出把房門拔了又拔再拔不開不免叫與吳氏知道吳氏自家也來幫拔只拔得門響門外似有甚麼縛住的吳氏道却又作怪莫不是這小業畜又來弄手脚既然拔不開且開窗出去了（下缺二十）明早又處而今看看天亮還不得了知觀朦朧着兩眼走來開了窗撲的跳下來只聽得撲通的一響一隻右脚早踹在尿桶裡了這

[illegible]尿生 [illegible]

一隻左脚做不得力頭輕脚重又蹷在屎缸裡忙抽起右脚待走尿桶却深那時着了慌連尿桶拌倒了一交跌去尿屎汚了半身嘴脣（不知曾嘗些否）也俵綻了却不敢聲高恐着痛侮着鼻忽急走去開了小門一道烟走了吳氏看見拽門不開已自着惱及至開窗出去了又聽得這勞撲之響有些疑心自家走到窗前看時此時天色尚黑但只滿鼻聞得些臭氣正不知是甚麼緣故憋着一肚悶氣又上床睡去了違生直等天大明了起來到房門前仍把繩索解去看那窗前時滿地尿屎桶也倒了肚裡又氣又惡不住好笑趁着娘

[illegible]所有

未醒他不顧汙穢輕輕把尿缸尿桶多搬過了又一會吳氏起來開門却又一開就是反疑心夜裡爲何開不得想是性急了些及至走到窗前只見滿地多是尿尿一路到門是濕印的鞋跡叫兒子達生來問道這窗前尿尿是那里來的達生道不知道但看這一路濕印多是男人鞋跡想是是個人急出這些尿尿來的吳氏對口無言臉兒紅了又白不好回得一句着實怨恨自此疑綵了這兒子一似眼中之釘恨不得即時拔去了却說那夜黃知觀喫了這一場虧香噴噴一身衣服沒一件不污穢了悶悶在觀中洗

淨整治又是嘴唇跌壞有好幾日不到劉家來走吳氏一肚子惱恨正要見他分訴商量却不見到來又想又氣一日知觀叫道童太素來問信吳氏對他道你師父想是着了惱不來太素道怕你家小官人利害故此躲避幾日吳氏道他日裡在學堂中到不如日間請你師父過來商量句話那太素是個十八九歲的人曉得吳氏這些行徑也自丟眉丟眼來挑吳氏道十分師父不得工夫小道童權替遭兒也使得吳氏道小奴才你也來調戲我我對你師父說了打你下截太素笑道我的下截須與大娘下截一般師

索得其趣大也

好事多磨

父要用的、料不捨得打、吳氏道、沒廉恥小奴才、虧你說、吳氏一了見他標緻、動火久了、只是還嫌他小些、而今卻長得好了、見他說風話、不覺有意、便一手勾他攏來、做一個嘴、伸手去摸、太素此物翹然、卻待要扯到床上幹那話兒、不匡黃知觀見太素不來、又叫太清來尋他、到堂中叫喚太素、聽得聲音、恐怕師父知道、嗔怪、慌忙住了手、衝散了好事、兩個同到觀中、回了師父、次日果然知觀日間到劉家來、吳氏關了大門、接進堂中坐了、問道、如何那夜一去了再無消息、直到昨日纔着道童過來、知觀道、你家兒子才鑽

異常他日漸漸長大好不利害我和你往來不便這件事弄不成了吳氏正貪着與道士往來違拗那兩個標緻小道童一鼓而擒之却見說了這話心裡怫然（伏筆）便道我無尊人拘管只礙得這個小業畜不問怎的結果了他等我自由自在這幾番我也忍不過他的氣了知觀道是你親生兒子怎捨得結果他吳氏道親生的正在乎知疼着熱纔是兒子却如此拗彆擾妙倒如沒有他倒乾淨知觀道這須是你自家發得心盡我們不好攛掇得恐有後悔吳氏道我且再耐他一兩日你今夜且放心前來快活就是他有些知

覺他顧不得他隨他罷了他須沒本事奈何得我你一句我一句說了大半日話知觀方去等夜間再來這日達生那館中先生要歸去散學得早路上撞見知觀走來料是在他家裡出來早上了心却當面勉强叫聲舅舅作了箇揖知觀見了一个小心還了一禮不講話竟去了達生心裡想道是前日這番好兩夜沒動靜今日又到我家今夜必然有事我不好屢次提破只好防他罷了一路回到家裡吳氏問道今日如何歸得恁早達生道先生回家了我須有好幾日不消館中去得吳氏心裡暗暗不快勉强問道你

可要些點心喫達生道我正要點心喫了睡覺去連日先生要去積趲讀書辛苦今夜圖早睡些個吳氏見說此句便有些像意了叫他去喫了些點心果然達生到堂中床裡一覺睡了吳氏暗暗地放了心安排晚飯自喫了收拾停當暫且歇息叫丫鬟半掩了門專等知觀來誰知達生假意推睡聽見人靜了却輕輕走起來前後門邊一看只見前門鎖着腰門從內關着他提開了走到後邊小門一看只見門半掩着不關他就輕輕把拴拴了掇張櫈子緊緊在傍邊坐地坐了更餘只聽得外邊推門響又不敢重用力

或將把指頭彈兩彈達生只不做聲看他怎地、忽聽門縫裡低言道我來了如何却關着可開開達生聽得明白假意揑着口氣道今夜來不得了回去罷莫惹是非從此不聽見外邊聲息了吳氏在房裡懸懸盼望偷期慾心如火見更條無動靜只得叫丫鬟到小門邊看看丫鬟走來黑處一把摸着達生嚇了一跳、達生厲聲道好賤婢此時走到門邊來做甚勾當驚得丫鬟失聲而走進去對吳氏道法師不見來到是小官人坐在那里幾乎驚殺吳氏道這小業畜一發可恨了他如何又使此心機來攪破我事磨拳擦

掌的氣却待發作、又是自家理短、只得忍耐着、又恐怕失了知覲期約、使他空返、徬徨不寐、那里得睡達生見半晌無聲息、聽得去已久了、方纔自上床去睡了、吳氏再叫丫鬟打聽、說小官人已不在門口了、寂地開出外邊、走到街上、東張西望、那里得有個人、回覆了吳氏、吳氏倍加掃興、忿怒不已、眼不交睫、直至天明、見了達生、不覺發話道、小孩子家、晚間不歸、坐在後門口做甚、達生道、又不做甚歹事、坐坐何妨、吳氏脹得面皮通紅、罵道、小殺才、難道我又做甚歹事麽、達生道、誰說娘做甚來、只是夜深無事、兒子便

關上了門坐着看看不爲大錯吳氏只好肚裡惧怯說他不過只得强口道娘不到得逃走了誰要你如此監守含着一把眼淚進房去了再待等個道童來問這夜的消息却是這日達生不到學堂中去只在堂前撇本書兒看着又或前後行走看見道童太清走進來就攔住道有何事到此太清道要見太娘子達生道有話我替你稟說吳氏裡頭聽得聲音知是道童連忙叫丫鬟喚進怎當得達生一同跟了進去不走開一步太清不好說得一句私話只大略道師父問太娘子小官人的安達生接口道都是安的

不勞記念、請回罷了、太清無奈、四目相覷、快快、走出去了、吳氏越加恨毒、從此一、連十來日、沒處通音耗、又一日同窗伴夥傳言來道、先生已到館、達生辭了母親又到書堂中去了、吳氏只當接得九重天上赦書、元來太清太素兩個道童、不但爲師父傳情、自家也、討些滋味、時常穿梭也似在門首往來探聽的、前日喫了達生這塲淡、打聽他在家、便不進來、這日達生出去、吳氏正要傳信太清也來了、吳氏、經過兒子幾番道兒、也該曉得、謹慎些、只是色膽迷天、又欺他年小、全不照顧、又約他叫知觀今夜到來、反要在

大門裡來、他不防備的、只是要夜深些、期約以定。達生回家、已此晚了、同娘喫了夜飯、吳氏領了丫鬟、故意點了火、把前後門關鎖好了、叫達生去睡、他自進房去了。達生心疑道、今日我不在家、今夜必有勾當、如何反肯把門關鎖、也只是要我不疑心。我且不要睡着、必有緣故。坐到夜深、悄自走去看看、腰門掩着不拴、後門原自關好上前的。達生想道、今夜必在前邊來了。閃出堂前黑影裡躲着看時、星光微亮、只見母親同丫鬟走將出來、要輕立住中堂門首、意是防着達生、丫鬟走去門邊聽聽、只聽得彈指響、輕輕將

逄生非但多智且多捷智

鎖開了、撥開半邊門、一个人早閃將入來、丫鬟隨關好了門、三個人做一團、躡手躡腳的走了進去。逄生連忙開了大門、就把掛在門內警夜的鑼捽在手裡、篩得一片價響、口中大喊有賊。元來開封地方、係是京都曠遠、廣有偷賊、所以官司立令每家門內各置一鑼、但一家有賊、篩得鑼響、十家俱起救護、如有失事、連坐、偕們最是嚴緊的。這里知觀正待進房、只聽得本家門首鑼響、曉得不尷尬、驚得魂不附體、也不及開一句口、撥轉身望外就走、去開小門時（走、頃、了、的）。是夜卻是鎖了的。急望大門奔出、且喜大門開的、恨不得多

賊偏拙石重字戕虫泼生用之以非好給標有勝一

生兩隻脚跑達生也只是趕他怕娘面上不好看原無意捉住他見他奔得慌張却去拾起一塊石頭盡力打將去正打在腿上把腿一縮一隻綉鞋早脫掉了那里還有工夫敢來拾取拖了襪子走了比及有賤人走起來問達生只回說賊已逃去了帶了一隻履鞋仍舊踏了門進來這吳氏正待與知觀敍會喫那一驚也不小制了鬆兩個料做了一團只見鑼聲已息大門已開料道知觀已去略略放心達生故意走進來問道方纔趕賊娘受驚否吳氏道賊在那里如此大驚小怪達生把這隻鞋提了道賊拿不着拿

得一隻鞋在此明日須認得出吳氏已知兒子故意炒破的愈加忿恨又不好說得他此後知觀不敢來了吳氏想着他受驚好生過意不去又恨着兒子要商量計較擺佈他却隄防着兒子也不敢再約他來過了兩日却是亡夫忌辰吳氏心生一計對達生道你可先將紙錢到你爹墳上打掃我隨後備些羹飯擡了轎就來達生心裡想道忌辰何必到墳上去且何必先要我去此必是先打發了我出門自家私下到觀裡去我且應允不要說破達生一面對娘道這等兒子自先去在那里等候便是口裡如此說了一

徑出門却不走墳上一直望西山觀裡來了走進觀中黃知觀見了喫了一驚你道爲何還是那夜嚇壞了的定了性問道賢甥何故到此達生道家母就來知觀心裡懷着鬼胎道他母子兩個幾時做了一路若果然他要來豈叫兒子先到這事又蹊蹺了假信不信的只見觀門外（不出所料）二乘轎來儘到跟前下了正是劉家吳氏領走出轎擡起頭只見兒子站在面前道娘也來了吳氏吃一驚又出不意心裡道這寃家如何先在此只得搗個鬼道我想今日是父親忌日必得符籙超拔故此到觀中見你舅舅達生道兒子也

婦所見達生妙用於前甚處未在此矣

是這般想總日上墳無幹不如來央舅舅的好所以先來了吳氏好生懊恨（精拱波）却沒奈他何知觀也免不得陪茶陪水假意兒寫兩道符籙通個意旨燒化了却不便做甚手脚亂了一回吳氏要打發兒子先去達生不肯道我只是隨着娘轎走吳氏不得已只得上了轎去了枉奔波了一番一句話也不說得在轎裡一步一恨這番決意要斷送兒子了那轎走得快達生終久年紀小趕不上又肚裡要出恭他心裡道前面不過家去的路料無別事也不必跟隨得就住在後面了也是合當有事只見道童太素在前面走將

來吳氏轎中看見了、問轎夫道、我家小官人在後面麽、轎夫道、跟不上、還在後頭、望去不見、吳氏大喜、便叫太素到轎邊來、輕輕說道、今夜我用計遣開了我家小業畜、是必要你師父來商量一件大事則個、太素道、師父受驚多次、不敢進大娘的門了、吳氏道、若是如此、今夜且不要進門、只在門外以拋磚爲號、我出來門邊相會、說話了、再看光景進門、萬無一失、又與太素丢个眼色、太素眼中出火、恨不得就在草地裡做半點兒事、只礙着轎夫、吳氏又附耳叮囑道、你夜間也來、管你有好處、太素顛頭聳腦的去了、吳氏

先到家中打發了轎夫達生也來了天色將晚吳氏是夜備了些酒菓在自己房中與兒子同喫夜飯好言安慰他道我的兒你爹死了我只看得你一箇你何苦凡事與我拗撬達生道專為爹死了娘須立个主意撐持門面做兒子的敢不依從只為外邊人有這些言三語四兒子所以不伏氣吳氏回嗔作喜道不瞞你說我當日實是年紀後生有了些不老成故見得外邊造出作孽的話來今年已三十來了懊悔前事無及如今立定主意只守着你清淨過日罷達生見娘是悔過的說話便堆着笑道若得娘如此兒

子終身有幸吳氏滿斟一杯酒與達生道你不怪娘須滿飲此杯達生喫了一驚想道莫不娘懷着不好意把這杯酒毒我挼在手不敢飲吳氏見他沉吟曉得他疑心便道難道做娘的有甚歹意不成奪他的酒來一飲而盡達生知是疑心差了好生過意不去連把壺來自斟道該罰兒子的酒一連喫了兩三杯吳氏道我今已自悔故與你說過你若體娘的心不把從前事體記懷你陪娘喫個盡興達生見娘如此說話心裡也喜歡斟了就喫不敢推托元來吳氏喫得酒達生年小喫不得多所以吳氏有意把他灌醉

已此呵欠連天、只思倒頭去睡了、吳氏又灌了他幾杯、達生只覺天旋地轉、支持不得、吳氏叫丫頭扶他在自已床上睡了、出來把門上了鎖、口裏道、慚愧也、有日着了我的道兒、正出來靜等外邊消息、只聽得屋上瓦響、曉得是外邊拋磚進來、連忙叫丫鬟開了後門、只見太素走進來、道師父在前門外不敢進來、大娘出去則個、吳氏叫丫鬟看守定了房門、與太素暗中走到前邊來、太素將吳氏一抱、吳氏回轉身抱着道、小奴才、我有意久了、前日不曾成得事、今且先勾了帳、就同他走到兒子平日睡的空薦空床裏頭、

知味之詩

雲雨起來、

一個是未試的眞陽、一個是慣偷的老手。漸簇小騷偏是這一番撩撥堪貪、老辣辣淫精更有那十分騷風白快、這裡小和尚且衝頭小陣、遜他老道士拾取下風香

事畢、整整衣服、兩個同走出來、開了前門、果然知觀在門外、呆呆立着等候、吳氏走出來、叫他進去、知觀遲疑不肯、吳氏道、小業畜已醉倒在我房裡了、我正要與你算計、趁此時了帳他、快進來商量、知觀一邊隨了進來、一邊道、使不得、親生兒子、你怎下得了帳

他吳氏道、為了你說不得況且受他的氣不過了、知觀道、就是做了這事有人曉得後患不小、吳氏道、我是他親生母、就是故殺了他沒甚大罪、知觀道、我與你的事、須有人曉得、若攛掇了兒子、你不過是故殺子孫、倘有對頭根究、到我同謀、我須償他命去、吳氏道、若如此怕事、留着他沒收場、怎得像意、知觀道、何不討一房媳婦與他、我們同幷他在混水裡頭一攪、他便做不得硬漢、管不得你了、吳氏道、一發使不得、取來的未知心性如何、倘不與我同心合意、反又多了、一個做眼的了、更是不便、只是除了他的是高見、

明眼看這執一偏以好人莫過入枉之所以卷亦不孝之告狀要亦天救之宜

沒有了他、我雖是不好嫁得你、出家人只是認做兄妹往來、誰禁得我、這便可以日長歲久的了。知觀道、若如此、我有一計（天良也苦煞吳氏之引達生民矣）當官做罷、吳氏道怎的計較、知觀道、这開開封官府、平日最恨的是忤逆之子、告着的、不是打死、便是問重罪坐牢、你如今只出一狀、告他不孝、他須沒處辨、你是親生的、又不是前親晚後、自然是你說的話是、別無疑端、就不得他打死、緣他坐坐監、也就性急不得出來、省了許多礙眼、況且你若捨得他、執意要打死、官府也無有不依、做娘的說話、的、吳氏道、倘若小業畜極了、說出這些事情來、怎好、

鋪寫潑婦肖像可謂全矣

知觀道、做兒子、怎好執得娘的、妖、他若說到那些話頭、你便說是兒子不才、汙口橫蔑官府、一發怪是真不孝了、誰肯信他、况且捉奸抱雙、我和你又無實跡憑據、隨他說長說短、官府不過道是攔詞抵辨、决不反為了兒子、究問娘奸情的、這决然可以放心、吳氏道、今日我叫他去上墳、他却不去、反到觀裡來、只這件不肯拜父墳、便是一件不孝實跡、就好坐他、人只是要瞞着他做、知觀道、他在你身邊、不好弄手脚、我與衙門人厮熟、我等瞞投文時、設法准了狀、差了人便來拿他、那時你纔出頭折証、神鬼不覺、吳氏道、

必如此方傳當只是我兒子死後你須至誠待我千

百要像我意纔好倘若有些好歹却不枉送了親生

兒子知觀道你要如何像意吳氏道我夜夜須要同

睡不得獨宿知觀道我觀中還有別事怎能勾夜夜

來得吳氏道你沒工夫隨分着個徒弟來相伴我耐

不得獨自寂寞知觀道這箇依得我兩個徒弟都是

我的心腹極是知趣的你看得上不要說叫他來相

伴就是我來時節兩三個混做一團通同取樂也不

妙哉吳氏見說淫興勃發就同到堂中床上極盡淫

弄了一回嬌聲細語道我爲你道冤家兒子都捨

復來鬼替代魂道家不費

不要忘了我知觀罰誓道若負了大娘此情死後不得棺殮知觀弄了一夜已覺倦怠吳氏興還未盡對知觀道何不就叫太素來試試知觀道最妙知觀走起來輕輕拽了太素的手道吳大娘叫你太素走到床邊知觀道快上床去相伴大娘那太素雖然已弊過了一次他是後生家那再舉托地跳將上去又弄起來知觀坐在床沿上道作成你這樣好處却不知已是第二番了吳氏一時應付兩個饞覺心滿意足對知觀道今後我沒了這小業種此等樂事可以長做再無拘礙了事畢恐怕兒子酒醒打發他兩個且

兒目枝致死之評

達沁之與

去明後日專等消息萬勿有悮千叮萬囑了送出門去知觀前行吳氏又與太素捻手捻腳的暗中抱了一抱又做了一箇嘴方纔放了去關了門進來丫鬟還在房門口坐着打盹閂進房時兒子尚自未醒他自到堂中床上睡了明日達生起來見孃床裡喫了一驚道我昨夜直恁喫得醉細思孃昨夜的話不知是真是假莫不乘着我醉又做別事了吳氏見了達生有心與他尋事罵道你噇醉了不知好歹倒在我床裡了却叫我一夜沒處安身達生甚是過意不去不敢回答又過了一日忽然清早時分有人在外

敲得門響、且是聲高、達生疑心、開了門、只見兩個公人一擁入來、把條繩子套達生頸子上、就拿達生驚道、上下為甚麼事、公人罵道、該死的殺囚、你家娘告下你不孝、見官便要打死的、還問是甚麼事、達生慌了、哭將起來、道、容我見娘一面、公人道、你娘少不得也要到官的、就着一個押了進去、吳氏聽見敲門、又聞得堂前嚷起、兒子哭聲、已知是這事了、急走出來、達生拖住哭道、娘兒子雖不好、也是娘生下來的、如何下得此毒手、吳氏道、誰叫你凡事逆我、也叫你看看我的手段、達生道、兒子那件逆了母親、吳氏道、只

前日叫你去拜父墳你如何不肯去達生道娘也不曾去怎怪得兒子公人不知就裡在傍邊插嘴道拜爹墳是你該去怎麽推得娘我們只說是前親晚後今見說是親生的必然是你不孝沒得說快去見官就同了吳氏一齊拖到河南府來正值府尹李傑升堂那府尹是個極廉明聰察的人他生平最怪的是忤逆人見是不孝狀詞人犯帶到作了怒色待他及到跟前却是十五六的孩子心裡疑道這小小年紀如何行徑就惹得娘告不孝敢着氣拍問道你娘告你不孝是何理說達生道小的年紀雖小也讀了幾

聽此言人亦淚下矣

行善豈敢不孝父母只是生來不幸既亡了父親又失了母親之體以致興詞告狀即此就是小的罪大惡極憑老爺打死以安母親小的別無可理說說罷淚如雨下府尹聽說了這一篇不覺惻然心裡想道這個兒子會說這樣話的豈是個不孝之輩必有緣故又想道或者是個乖巧會說話的也未可知隨喚吳氏只見吳氏頭兜着手帕嬝嬝婷婷走將上來揭去了帕府尹叫擡起頭來見是後生婦人又有幾分顏色先自有些疑心了且問道你兒子怎麼樣不孝（此到死要害東）吳氏道小婦人丈夫亡故他就不孫小婦人管束凡

事自做自主小婦人開口說他便自惡言怒罵小婦人道是孩子家不與他一般見識而今日甚一日當他不下所以只得請官法處治府尹又問達生道你娘如此說你你有何分辨達生道小的怎敢與母親辨母親說的就是府尹道莫不你母親有甚偏私處達生道母親極是慈愛見且是小的一個有甚偏私府尹又叫他到案桌前密問道中間必有緣故你可直說我與你做主達生叩頭道其實別無緣故多是小的不是府尹道既然如此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母親告你我就要責罰了達生道小的該責府尹見

這般形狀心下愈加狐疑却是免不得體面喝叫打着當下拖翻打了（尖甚）十竹篦府尹睁眼看吳氏時節見他面上毫無不忍之色反跪上來道求老爺一氣打死罷府尹大怒道這潑婦此必是你夫前妻或妾出之子你做人不賢要做此忍心害理之事麼吳氏道爺爺寔是小婦人親生的問他就是府尹就問達生道這敢不是你親娘達生大哭道是小的生身之母怎的不是府尹道却如何這等恨你達生道連小的也不曉得只是依着母親打死小的罷府尹心下着實疑惑曉得必有別故反假意喝達生道果然不孝

不怕、你不死、吳氏見府尹說得利害、連連叩頭道、只求老爺早早決絕、小婦人也得乾淨、府尹道、你還有別的兒子、武是過繼的否、吳氏道、並無別個、府尹道、既只是一個、我戒諭他一番、留他性命、養你後半世、也好、吳氏道、小婦人情愿自過日子、不情愿有兒子了、府尹道、死了不可復生、你不可有悔、吳氏咬牙切齒道、小婦人不悔、府尹道、既沒有悔、明日買一棺木、當堂領屍、今日暫且收監、就把達生下在牢中、打發了吳氏出去、吳氏喜容滿面、望外就走、府尹道把眼看他出了府門、付道、這婦人氣質是個不良之人、必

[illegible]不仁者也

有隱情那小孩子不肯說破是个孝子我必要都明這一件事隨即叫一個眼明手快的公人分付道那婦人出去不論走遠走近必有個人同他說話的你看何等樣人物說何說話不拘何等有一件報一件（此分付亦要緊）說得的確重重有賞倘有虛偽隱瞞我知道了致你死地那府尹威令素嚴公人怎敢有違密地尾了吳（太[illegible]存心公詳[illegible]手處此之妙處不[illegible]也）氏走去只見吳氏出門數步就有個道士挨着問道事怎麼了吳氏笑嘻嘻的道事完了只要你替我買具棺材明日領屍道士聽得拍手道好了好了棺材不打緊明日我自着人擡到府前來兩人做一路說

說笑笑去了公人却認得道人是西山觀道士客將此話細細報與李府尹李府尹道果有此事可知要殺親子略無顧惜可恨可恨就寫一紙付公人道明日婦人進衙門我明叫擡棺木來此時可拆開看了行事次日升堂吳氏帶先進來禀道昨承爺爺分付棺木已備來領不孝子尸首府尹道你兒子昨夜已打死了吳氏毫無戚容叩頭道多謝爺爺做主府尹道快擡棺木進來公人聽見此句連忙拆開昨日所封之帖一看乃是硃票寫道立拿吳氏奸夫係道士看擡棺者不得放脫那公人是昨日認殺的那裏肯

差亦且知觀指點扛棺的正在那里點手擣腳將節公人就一把擒住了把硃筆帖與他看知觀掙扎不得只得隨來見了府尹府尹道你是道士何故與人買棺材又替他顧人扛擡知觀一時賴不得只得說道那婦人是小道姑舅兄妹央浼小道所以幫他府尹道胡說你是舅舅所以幫他發外甥知觀道這是他家的事與小道無干府尹道既是親戚他告狀時你却說你不得取棺木時你就幫襯有你却不是你有奸與謀的這奴才死有餘辜喝教取夾棍來夾起嚴刑拷打要他招出真情知觀熬不得口一招了府

尹取了紙筆面供供稱是西山觀知觀黃妙修因奸唆發是實吳氏在庭下看了只叫得苦府尹隨叫取監犯把劉達生放將出來達生進監時道府尹說誘奸料必不致傷命及至經過庭下見是一班族新的棺木擺着心裡慌了道終不成今日當真要打死我戰兢兢地跪着只見府尹問道你可認得西山觀道士黃妙修達生見說着就裡假意道不認得府尹道是你仇人難道不認得達生轉頭看時只見黃知觀被夾壞了在地下哼哼了一聲正不知個甚麼緣故只得叩頭道爺爺青天神見小的再不敢說府尹道

鞫林府
什證元
證據証

我昨日再三問你你却不肯說出這還是你孝處豈知被我一一査出了又叫吳氏起來道還你一個有縫的棺材吳氏心裡還認做打兒子只見府尹喝叫把黃妙修拖番加力行杖打得肉綻皮開看看氣絕叫幾個禁子將來帶活放在棺中用釘釘了嚇得吳氏面如土色戰抖抖的牙齒捉對兒厮打府尹看釘了棺材就喝吳氏道你這淫婦護了奸夫忍殺親子這樣人留你何用也只是活敲死你叫皁隸拿下去着實打皁隸似鷹拿燕雀把吳氏向堦下一摔正待用刑那劉達生見要打娘慌忙走去横眠在娘的背

[illegible]

上了口裡連連喊道小的代打小的代打皂隸不好行杖添幾個走來着力拖開達生只是抱緊了娘的身子大哭不放府尹看見如此真切叫皂隸且住了喚達生上來道你母親要殺你我就打他幾下你正好出氣如何如此護他達生道生身之母怎敢記仇況且爺爺不責小的不孝反責母親小的至死心裡不安望爺爺臺鑒叩頭不止府尹喚吳氏起來道本該打死你看你兒子分上留你性命此後要去學好倘有再犯必不饒你吳氏起初見打死了道士心下也道是自己不得活了見兒子如此要替如此討饒

[illegible]也

[illegible]也

心裡甚傷這不知怎地聽得府尹如此分付念着兒子好處不覺的下淚來對府尹道小婦人該死負了孩兒今後情願守着兒子成人再不敢非為了府尹道你兒子是個成器的不消說吾正待表揚其孝達生叩頭道若如此是顯母之失以章己之名小的至死不敢吳氏見兒子恁說母子兩個就在府堂上相抱了大哭一場府尹發放寧家去了隨出票與西山觀黃妙修的本房道眾來領屍棺觀中已曉得這事推那太素太清兩個道童出來公人領了他進府堂府尹擡眼看時見是兩個美麗少年心裡道這些出

美貌也趁今遣必爭之作門子矣

家人引誘人家少年子弟遂其淫慾這兩個美貌的他日必更累人家婦女出觀隨喚公人押令兩個道童領棺埋訖即令還歸俗家父母永遠不許入觀討了收管回話其該觀道士另行申飭不題且說吳氏同兒子歸家感激兒子不盡此後把他看待得好了兒子也自承顏順旨不敢有違再無說話又且道士已死道童已散吳氏無奈也只得收了心過日只是思想前事未免悒悒不快又有些驚悸成病不久而死劉達生將二親合葬已畢孝滿了娶了一房媳婦且是夫妻相敬門風肅然已後出去求名却又得府

至凡不婁所由向此行忘字法凡也

尹李係一力擡舉仕宦而終再說那太素太清當日押出兩个一路上共話這事太清道我昨夜夢見老君對我道你師父道行非凡我與他一個官做你們可與他領了我心裡想來師父如此胡行有甚道行且那里有官得與他做卻叫我們領誰知今日府中叫去領枷杻卻應在這個端上了太素道師父受用得多了死不爲枉只可惜師父沒下落我們也斷了這路太清道師父就在你我也只好乾嚥唾太素道我到不乾已略略沾些滋味了便將前情一一說與太清知道太清道一同跟師父偏你討了偏手而今

肯得還了俗大家尋個老小解解饞罷了兩個商量共將師父屍棺安在祖代道塋上了谷自還俗太素過了幾時想着吳氏前日之情慾心不斷逕到劉家去打聽乃知吳氏已死好生感傷此夜恍恍惚惚合眼就夢見吳氏來與他交感又有時夢見師父來爭風染成遺精夢泄癆瘵之病未幾身死太清此時已自娶了妻子聞得太素之死自覺道今日方知道家不該如此破戒師父胡做必致殺身太素畧染些得病死還虧我當日能保不曾有半點事若不然時我也一同做短死之鬼了自此安守本分為良民而終

[illegible]

可見報應不爽。這本話文，叱是道流俱該猛省。後人有詩詠着黃妙修云：

西山符籙最高强，能攝生人貴度亡。
直待盖棺方事定，元來魔祟在褲襠。

又有詩詠着吳氏云：

腰間仗劍豈虛詞，貪着奸淫欲殺兒。
妖道捐生全為此，即同手刃亦何疑。

又有詩詠着劉達生云：

不孝終來是逆倫，堪憐難處在天親。
當堂不肯分明說，始信孤兒大孝人。

關風化不小

若察的不孝殺人定者多矣

又有詩詠着太素太清二道童云

後庭本是道家妻　又向閨房作艷姿

畢竟無僥能倖脫　一般樂肯豈便宜

又有詩單替李傑府尹明察云

黃堂太尹最神明　作逆加誅法不輕

偏為淫奸成反案　從前不是浪施刑

拍案驚奇卷十七　終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十八

丹客半黍九還　富翁千金一笑

詩云

破布衫中破布裙　逢人惟說會燒銀
自家何不燒些用　擔水河頭賣與人

這四句詩、乃是國朝唐伯虎解元所作、世上有這一夥燒丹鍊汞之人、專一設立圈套、神出鬼沒、哄那貪夫痴客、道能以藥艸鍊成丹藥、鋪銀爲金、點汞爲銀、名爲黃白之術、又叫得爐火之事、只要先將銀子爲母、後來覷个空兒、偷了銀子便走、叫做提罐、曾有一个道人、將此術來尋唐解元、說道解元仙風道骨、可

[illegible]

以做得這件事解元既慕仙道我看你身上藍縷你既有這仙術何不燒些來自己用度却要作成別人道人道貧道有的是術法乃造化所忌却要尋个大福氣的承受得起方好與他作爲貧道自家却沒這些福氣所以難做看見解元正是个大福氣的人來投合夥指[illegible][illegible]家叫做訪外護唐解元道這等與你說過你的術法施爲我已一些都不管我只管出着一味福氣幫你等丹成了我與你平分便是道人見解元說得蹊蹺曉得是奚落他不是主顧飄然而去了所以唐解元有這首詩也是點明世人的意思却是

這夥裡的人更有花言巧語如此說話說他不倒的卻是為何他們道神仙必須度世妙法不可自私必遇有一種具得仙骨結得仙緣的方可共煉共修內丹成外丹亦成有這許多好說話這些說話何曾不是正理就是鍊丹何嘗不是仙法卻是當初仙人留此一種丹砂化黃金之法只為要廣濟世間的人尚且說點化與他五百年後復還原質誤了後人原不曾說道與你置田買產畜妻養子幫做人家的只如杜子春遇仙在雲臺觀煉藥將成尋他去做外護只為一點愛根不斷累他丹鼎飛敗如今這些貪人

辛苦退人[illegible]守[illegible]惜不歎而人所[illegible]

擁着嬌妻美妾求田問舍損人肥己掂斤播兩何等肚腸尋着一般酒肉道人指望鍊成了丹要受用一世遺之子孫豈不癡了只叫他把內丹成外丹亦成這兩句想一想難道是拚起內養工夫單單弄那銀子的只這點念頭也就萬萬無有鍊得丹成的事了看官你道小子說到此際隨你愚人也該醒悟這件事沒影響做不得的卻是這件事偏是天下一等聰明的要落在圈套裡不知何故今小子說一個松江富翁姓潘是個國子監監生胸中廣博極有口才也是一個有意思的人卻有一件僻性酷信丹術俗語

整得飽受之累

道物聚于所好，果然有了此好，方士源源而來，零零星星，也弄掉了好些銀子，受過了好些用藥的騙。他只是一心不悔，只說無緣遇不着好的，從古有這家法術，豈有做不來的事，畢竟有一日弄成了，前邊些小所失，何足為念，把這事越好得緊了。這些方客，我傳與你，你傳與我，遠近齊聞其名，在所是一夥的人。推班出色，沒一個不思量騙他的。一日，秋間來到杭州西湖上遊賞，賃一個下處住着，只見隔壁園亭上歇着一個遠來客人，帶着家眷也來遊湖，行李甚多，僕從齊整。那女眷且是生得美貌，打聽來是這客人

既富足當時似做甚只是貪心延

的愛妾，日日催了天字一號的大湖船，擺了盛酒，吹彈歌唱，備了此妾下湖，淺斟低唱，觥籌交舉，滿桌擺設酒器，多是些金銀異巧式樣，層見迭出，晚上歸來，燈火輝煌，賞賜無算。潘富翁在隔壁寓所看得呆了，想道：我家裡也算是富的，怎能勾到得他這等擺設受用？此必是個陶朱猗頓之流，第一等富家了。心裡艷慕，漸漸教人通問，與他往來相拜，通了姓名，各道相慕之意。富翁乘間問道：吾丈如此富厚，非人所及。那客人謙讓道：何足掛齒。富翁道：日日如此用度，除非家中有金銀高非斗，纔能像意，不然也有盡

那客人道金銀高北斗若只是用去要盡也不難須有箇用不盡的法兒富翁見說就有些著意了問道如何是用不盡的法客人道造次之間不好就傳富翁道畢竟要請教客人道說來吾丈未必解也未必信富翁見說得蹺蹊一發殷懃求懇必要見教客人屏去左右從人附耳道吾有九還丹可以點鉛汞為黃金只要鍊得丹成黃金與瓦礫同耳何足貴哉富翁見說是丹術一發投其所好欣欣然道元來吾丈精于丹道學生於此道最是心契求之不得若吾丈果有此術學生情願傾家受教客人道豈可輕易傳

得小小試看以取一笑則可便教小童熾起爐炭將幾兩鉛汞鎔化起來身邊腰袋裡摸出一個紙包打開來都是些藥末就把小指甲挑起一些些來彈在罐裡傾將出來連那鉛汞不見了都是雪花也似的好銀看官你道藥末可以變化得銅鉛做銀却不是真法了元來這叫得縮銀之法他先將銀子用藥鍊過專取其精每一兩直縮做一分少些今和鉛汞在火中一燒鉛汞化爲青氣去了遺下糟粕之質見了銀精盡化爲銀不知元是銀子的原分量不曾多了一些那客專以此術哄人人便死心塌地信他道是

敢騐者眞那些

莫了富翁見了喜之不勝道怪道他如此富貴受用原來銀子如此容易我鍊了許多時只有折了的今番有幸遇着眞本事的了是必要求他去替我鍊一鍊便問客人道這藥是如何鍊成的客人道這叫做母銀生子先將銀子爲母不拘多少用藥鍊養在鼎中須要九轉火候足了先生了黃芽又結成白雪啓爐時就掃下這些頭來只消一黍米大便點成黃金白銀那母銀仍舊分毫不虧的富翁道須得多少母銀客人道母銀越多那頭越精若鍊得有半合許那頭富可敵國矣富翁道學生家事雖寒數

千之物遲儘可辦若肯不吝大教拜迎到舍下點化一點化便是生平願足客人道我術不易傳人亦不輕與人燒煉今觀吾丈虔心又且骨格有些道氣難得在此相遇也是前緣不妨爲吾丈做一做但見教高居何處異日好來相訪富翁道學生家居松江離此處只有兩三日路程老丈肯光臨即此收拾同到寒家便是若此間別去萬一後會不偶豈不當面錯過了客人道在下是中州人家有老母在堂因慕武林山水佳勝攜了小妾到此一遊空身出來遊貲所需只在爐火所以樂而忘返今遇吾丈知音不敢

如此緊還要小妾何用

到底是妾周旋之

自秘但直須帶了小妾同家安頓兼就看看老母再赴吾丈之期未爲遲也富翁道敝舍有別館園亭可貯尊眷何不就同攜到彼住下一邊做事豈不兩便家下雖是看待不過決不致有慢尊客使尊眷有不安之處只求慨然俯從深感厚情客人方纔點頭道旣承吾丈如此真切容與小妾說過商量收拾起行富翁不勝之喜當日就寫了請帖請他次日下湖飲酒到了明日殷殷勤勤接到船上備將胸中學問你誇我逞談得津津不倦只恨相見之晚賓主盡歡而散又送着一桌精潔酒餚到隔壁園亭上去請那小

娘子來日客人各房分外豐盛酒器家火都是金銀自不必說兩人說得好着游興旣爾約定同到松江在閶門前僱了兩个大船盡數撥了行李下去一路相傍同行那小娘子在對船艙中隔簾時露半面富翁偷眼看去果然生得丰姿美艷體態輕盈只是

盈盈一水間　脉脉不得語

又裴航贈同舟樊夫人詩云

同舟吳越猶懷想　况遇天仙隔錦屏
但得玉京相會去　願隨鸞鶴入青冥

此時富翁在隔船望着美人正同此景所恨無一人

適齊閒耳、話休絮煩、兩隻船不一日至松江、富翁已到家門首、便請丹客上岸、登堂獻茶已畢、便道此是學生家中往來人雜、不便離此一望之地、便是學生莊舍、就請尊眷同老丈至彼安頓、學生也到彼外廂書房中宿歇、一則清靜可以省煩雜、二則謹密可以動爐火、尊意如何、丹客道、爐火之事、最忌俗囂、又怕外人觸犯、況又小妾在身、凡百發宜遠外人、若得在貴莊住止、行事最便了、富翁便指點移船到莊邊來、自家同丹客攜手步行來到莊門口、門上一匾上寫涉趣園三字、進得園來、但見

古木干霄、新築爽塏、榱題虛廠、無非是月榭風亭、棟宇幽深、饒有那曲房邃室、疊疊假山數仞、可藏太史之書、層層巖洞幾重、疑有仙人之籙、若還奏曲、能招鳳在此、觀棊必爛柯、

那客觀看園中景致、欣然道、好個幽雅去處、正堪爲修煉之所、又好安頓小妾、在下便可安心與吾丈做事了、富翁見丈果是有福有緣的、富翁就叫人接了那小娘子過來、那小娘子喬妝了、帶着兩个丫頭、一个喚名春雲、一个喚名秋月、搖搖擺擺、走到園亭上來、富翁欠身迴避、那客道、而今是通家了、就等小妾、

看娶

拜見不妨就叫那小娘子與富翁相見了富翁對面一看真个是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天下凡是有錢的人再沒一個不貪財好色的富翁此時好像雪獅子向火不覺軟癱了半邊賺册的事又是第三着了便對册客道閣中內室儘寬還憑尊嫂揀个像意的房子住下了大少時學生還要去喚幾個婦女來伏侍册客就同那小娘子去看內房了富翁急急走到家中取了一對金釵一雙金手鐲到閣中奉與册客道些小薄物奉爲尊嫂拜見之儀望勿嫌輕鄙册客一眼估去見是金的反推辭道過承厚意只是

羞面皮

黃金之物在下頗為易得老丈實為重費於心不安決不敢領富翁見他推辭一發不過意道也知吾丈不希罕此些微之物只是尊嫂面上略表芹意望吾丈察其寸心乞賜笑留丹客道既然這等美情在下若再推托反是自外了只得權且收下容在下竭力鍊成丹藥奉酬厚惠笑嘻嘻走入內房叫個丫頭捧了進去又叫小娘子出來再三拜謝富翁富翁見得一番就破費了這些東西也是心安意肯的只御不能心中想道這个人有此丹法又有此美姬（不佳）人生至此可謂極樂且喜他肯與我修鍊丹成料已有期只是見

放着這等美色在自家戶上不知可有些緣法否若一發勾搭得上手方是心滿意足的事而今拚得獻些慇懃做工夫不着磨他去不要性急且一面打點燒鍊的事便對那客道既承吾丈不棄我們幾時起手那客道只要有銀為母不論早晚可以起手富翁道先得多少母銀那客道多多益善母多丹多省得再費手脚富翁道這等打點將二千金下爐便了今日且偏屈在家下料理明日學生搬過來一同做事是晚就具酌在園亭上款待過盡歡而散又送酒殽內房中夫慇慇懃懃自不必說次日富翁准准兌了

遂其所好

二千金將過園子裡來一應爐器家火之類家裡一向自有只要撮將來富翁是久慣這事的頗稱在行鉛汞藥物一應俱備來見丹客丹客道足見主翁留心但在下尚有秘妙之訣與人不同鍊起來便見富翁道正是秘妙之訣要求相傳丹客道在下此丹名爲九轉還丹每七日火候三遍到九九八十一日開爐丹物已成那時節主翁大福到了富翁道全仗提攜則個丹客就叫跟來一个家僮依法動手裝起爐火將銀子漸漸放將下去取出丹方與富翁看了將幾件希奇藥料放將下去燒得五色烟起就同富翁

封住了鑪、又喚這跟來幾个家人分付道、我在此將有三个月日擔閣、你們且回去、回覆老奶奶一聲再來、這些人止留一二個慣燒爐的在此、其餘都依話散去了從此家人日夜燒煉、那客頻頻到爐邊看火色、卻不開爐、關了卻與富翁清談飲酒下棊、賓主相得、自不必說、又時時說長道短到小娘子處討好小娘子也有時回敬幾件知趣的東西、彼此致意、如是二十餘日、忽然一个人、穿了一身蔴衣、渾身是汗、闖進園中來、衆人看時、卻是前日打發去內中的人、見了那客、叩頭大哭道、家裡老奶奶沒有了、快請回去

到得此倒若然

治喪丹客大驚失色哭倒在地。富翁也一時驚惶只得從傍勸解道令堂天年有限過傷無益且自節哀家人催促道家中無主作速起身丹客住了哭對富翁道本待與主翁完成美事少盡報効之心誰知遭此大變抱恨終天今勢既難留此事又未終况是間斷不得的實出兩難小妾雖是女流隨侍在下已久爐火之候儘已知些底裡留他在此看守丹爐幾好只是年幼無人帶來須有好些不便處富翁道學生與老丈通家至交有何妨礙只須留下尊嫂在此此[illegible]丹之所又無閒雜人來往學生當與幾个老成婦

村如自家婦伴寢處之假

只恐未必有終

女前來倍伴晚間或是接到拙荆處一同寢處學生自在園中安歇看守以待吾丈到來有何不便至于茶飯之類自然不敢有缺那容又躊躇了半晌說道今老母已死方寸亂矣想古人多有託妻寄子的既承高誼只得敬從留他在此看看火候在下回去料理一番不日自來落爐如此方得兩全其事富翁見說肯留丹心裡恨不得許下了千般的大滿面笑容應承道若得如此足見有始有終那容又進去與小娘子說了來因並要留他在此看爐的話一一分付了就叫小娘子出來再見了主翁囑托與他了叮嚀

妙處在前

道只好守爐萬萬不可私啟倘有所誤悔之無及富翁道萬一尊駕來遲悞了八十一日之期如何是好丹客道九還火候已足放在爐中多養得幾日丹頭愈生得多就遲些開也不妨的丹客又與小娘子說了些衷腸密話忙忙而去了這裏富翁見丹客留下了美妾料他不久必來丹事自然有成不在心上却是道他不在亦且同住園中正好勾搭機會不可錯過時時亡魂失魄只思量下手方在遊思忘想可可的那小娘子叫个丫頭春雲來道俺家娘請主翁到丹房看爐富翁聽得急整衣巾忙趨到房前來請道

恨知趣

適纔等婢傳命小子在此伺候尊步同往那小娘子囀鶯聲吐燕語道主翁先行賤妾隨後只見嬝嬝娜娜走出房來道了萬福富翁道娘子是客小子豈敢先行小娘子道賤妾女流怎好僭妄推遜了一回單不扯手扯脚的相讓已自覥面談啞相接了一回有好些光景畢竟富翁讓他先走了兩個丫頭隨着富翁在後面看去真是步步生蓮花不蹂人不動火來到那房邊轉身對兩個丫頭道那房忌生人你們只在外伺着単請主翁進來主翁聽得三脚兩步跑上前去同進了那房把所封之爐前後看了一回富翁

如此淫徒乃望其成乎

一眼估定這小娘子恨不得尋口水來吞他下肚去那里還管爐火的青紅皂白可惜有這個燒火的家僮在房只好調調眼色連風話也不便說得一句直到門邊富翁纔老着臉皮道有勞娘子尊步尊夫不在娘子回房須是寂寞那小娘子口不答應微微含笑此番却不推遜竟自冉冉而去富翁愈加狂蕩心裡想道今日那房中若是無人儘可撩撥他的只可惜有這个家僮在內明日須用計遣開了他然後約那人同出看爐此時便可剛手脚了是夜即依僕從人明日早上備一桌酒飯請那燒爐的家僮說道丹

可以借鑒

向累他辛苦了主翁特地與他澆手要灌得爛醉方住分付已畢是夜獨酌無聊思量美人只在內室又念着日間之事心中痒痒彷徨不已乃吟詩一首道

名園富貴花　移種在山家
不道欄杆外　春風正自賒

走至堂中朗吟數遍故意要內房聽得只見內房走出一個丫頭秋月來手捧一盞茶來送道俺家娘聽得主翁吟詩恐怕口渴特奉清茶富翁笑逐顏開再三稱謝秋月進得去只聽得裡邊也朗吟道

名花誰是主　飄泊任春風

但得、東君惜、芳、心、亦、自、同、

富翁聽罷、知是有意、却不敢造次闖進去、又只聽裡邊關門響、只得自到書房睡了、以待天明、次日早上、從人依了昨日之言、把个燒火的家僮請了去、他日逐守着爐竈、原不耐煩、見了酒盃、那里肯放、吃得爛醉、就在外邊睡着了、富翁已知他不在那房了、却走到內房前自去請看用燈、那小娘子聽得、即便移步出來、一如昨日、在前先走、走到用房門邊、丫頭仍留在外、止是富翁緊隨入門來了、到得燈邊看時、不見了燒火的家僮、小娘子假意失驚道、如何沒人在

[illegible]采堂　通

此却歇了火富翁笑道只爲小子自家要動火故此他斷歇了火小娘子只做不解道道火須是斷不得的富翁道等小子與娘子坎離交媾以眞火續將起來小娘子正色道鍊丹學道之人如何與此邪念說此邪話富翁道尊夫在這裏與小娘子同眠同起少不得也要鍊丹難道一事不做只是乾夫妻不成小娘子無言可答道一場正事如此歪纏富翁道小子與娘子夙世姻緣也是正事一把抱住雙膝跪將下去小娘子扶起道拙夫家訓頗嚴本不該亂做的承主翁如此殷勤賤妾不敢自愛容晚間約着相會一

頭狀 原恐[illegible] 在 這[illegible][illegible] 謂點[illegible] 丁主人 公也

話罷富翁道就此懇賜一歡方見娘子厚情如何等得到晚小娘子道這里有人來使不得富翁道小子專爲誑心要求小娘子已着人款住了燒火的了別的也不敢進來况且丹房邃密無人知覺小娘子道此間須是丹房怕有觸犯悔之無及决使不得富翁此時興已勃發那里還顧什麼丹爐不丹爐只是緊緊抱住道就是要了小子的性命也說不得了只求小娘子救一救不繇他肯不肯摟到一隻醉翁椅上扯脫褲兒就舞將進去此時快樂何異登仙但見

獨絃琴一翕一張無孔笛綻上綻下紅爐中撥開

料必不成落得宜乎

邪火去關內走動真鉛舌攪華池滿口馨香嘗玉液精穿牝屋渾身酥快吸瓊漿何必丹成入九天即此魂銷歸極樂

兩下雲雨已畢整了衣服富翁謝道感謝娘子不棄只是片時歡娛晚間期賜通宵之樂摸的火晚下去小娘子急抱起來道我原許下你晚間的你自候急等不得那裡有許多方便就弄這事起來富翁道錯過一時只恐後悔無及還只是早得到手一刻也是見成的了小娘子道晚間還是我到你書房來你到我臥房來富翁道但憑娘子主見小娘子道我處須

有兩个丫頭伺聽你來不便我今夜且瞞着他們自出來罷待我明日叮囑丫頭過了然後接你進來是夜果然人靜後小娘子走出堂中來冨翁也在那里伺候接至書房極盡衾枕之樂以後或在內或在外總是無拘無管冨翁以為天下奇遇只願得其久一世不來那煉不成也罷了綢繆了十數宵忽然一日門上報說那客到了冨翁喫了一驚接進寒溫畢他就進內房來見了小娘子說了好些說話出外來對冨翁道小妾說那爐不動而今兒還之期已過那已成了正好開看今日匆匆明日獻過了神啓爐罷冨

[illegible]

翁是夜難不得再望歡娛。卻見丹客來了。明日啟爐。用成可望。還賴有此。心下自解自樂。到得明日。請了些紙馬福物祭獻了畢。丹客同富翁剛走進丹房。就變色沉吟道。如何丹房中氣色恁等的有些咤異。便就親手啟開爐一看。跌足大驚道。敗了敗了。眞丹走失。連銀母多是糟粕了。此必有做交感汙穢之事。觸犯了的。富翁驚得面如土色。不好開言。又見道着眞相。一發慌了。丹客懊怒。咬得牙齒跐跐的響。問燒火的家僮道。此房中別有何人進來。家僮道。只有主翁與小娘子日日來看一次。別無人敢進來。丹客道

這等如何得丹敗了快去叫小娘子來問家僮走去請了出來丹客厲聲道你在此看爐做了甚事丹俱敗了小娘子道日日與主翁來看爐是原封不動的不知何故丹客道誰說爐動了封你卻動了封了又問家僮道主翁與娘子來時你也有時節不在此麼家僮道止有一日是主翁憐我辛苦請去吃飯多飲了幾盃睡着在外邊了只這一日是主翁與小娘子自家來的丹客冷笑道是了是了忙走去行裝裡抽出一根皮鞭來對小娘子道分明是你這賤婢做出事來了一鞭打去小娘子閃過了哭道我原說做不

何必贅辭

的係供狀

得的主人翁害了奴也富翁直着雙眼無言可答恨
没個地洞鑽了進去那客怒目直視富翁道你前日
受托之時如何說的我去不久就幹出這樣昧心的
事來元來是狗彘不如的如此無行的人如何妄思
燒丹鍊藥是我眼裡不識人我只是打死這賤婢罷
羞辱門庭要你怎的拿着拳一路趕來小娘子慌忙
走進內房虧得兩个丫頭攔住勸道官人耐性勞人
拾了一皮鞭却把皮鞭捽斷了富翁見他性發沒收
場只得跪下去道是小子不才一時幹差了事而今
情愿棄了前日之物只求寛恕罷那客道你自作自

此二下金之它咬定陪也

設下圈非分攀行險生術

受你幹壞了事，走失了此，是應得的，沒處怨悵我的。是愛愛，可是與你解饞的，受了你賍汙，却如何處我？只是殺却了，不怕你不償命。富翁道：小子情愿領罪罷。即忙叫家人到家中拿了兩个元寶，跪着討饒。那客只是佯着眼不瞧，道：我銀甚易，豈在乎此？富翁只是磕頭，又加了二百兩，道：如今以此贖罪，要了一位如夫人也勾了，定是小子不才，望乞看平日之面，寬恕尊嫂罷。那客道：我本不希罕你銀子，只是你這樣人，不等你折些己財，從來不改前非，我偏要拿了你的，將去濟人也好。就把三百金拿去，裝在廂裡了，呼齊

直如細 庭

了小娘子與家僮丫頭箕急把衣裝行李盡數搬出下在昨日原來的船裡一徑出門口裡喃喃罵道受這樣的財廝可恨可恨罵詈不止開船去了富翁被他嚇得魂不附體恐怕弄出事來雖是折了些銀子得他肯去還自道僥倖至於爐中之銀眞个認做鬭把了他那門走敗但自悔道忒性急了些便等那成了多留他住幾時再圓成此事豈不兩美那不然不要在那房裡頭弄這事或者不妨也不見得多是自己弄搶了枉自破了財物也罷只是遇着眞法不得成那可惜可惜又自解自樂道只這一个絕色佳人

受用了幾時也是風流話柄賞心樂事不必追悔了卻不知多是那丹客做成圈套當在西湖時原是打聽得潘富翁上杭先裝成這些行徑來炫惑他的及至請他到家故意要延緩卻像沒甚要緊後邊那个人來報喪之時忙忙歸去已自先把這二千金提了罐去了留着家小使你不疑後來勾搭上場也都是他教成的計較把這堆狗屎堆在你鼻頭上等你開不得口只好自認不是沒工夫與他算帳了那富翁是破財星照臨共計中先認他是巨富之人必有真丹點化不知那金銀器皿都是些銅鉛爲質金銀汁裹

製成的酒後燈下誰把試金石來試一時不辨都悞認了此皆神奸詭計也富翁遭此一騙還不解悟只說是自家不是當面錯了雖好那用術不已一月又有个丹士到來與他談着爐火甚是投機延接在家告訴他道前日有一位客人真能點鐵爲金當面試過他已此替我燒鍊了後來自家有些得罪于他不成而去真是可惜這丹士道吾術豈獨不能便叫把爐火來試果然與前丹客無二些少藥末投在鉛汞裡頭盡化爲銀富翁道好了好了前番不着這番着了又湊千金與他燒鍊丹士呼朋引類又去約了兩

須賢明 [illegible]

痴心不斷

三个帮手來激富翁見他銀子來得容易放胆大了一些也不防他豈知一个晚間提了罐走了次日又拚了个空富翁此時連被拐去手中已空且怒且羞道我為這事費了多少心機弄了多少年月前日自家錯過指望今番是了誰知又遭此一閃豈不悶那里尋將去他不過又往別家燒鍊或者撞得着也不可知須不然或者另遇着真正法術弄得鍊成真丹也不見得自此收拾了些行李東遊西走忽然一日在蘇州閶門人叢裡旁面擠着這一夥人正待開口發作這夥人不慌不忙滿面生春卻像他鄉遇故知

的一般一把邀了那富翁邀到一个大酒肆中一副潔淨座頭上坐了叫酒保攤酒取嗄飯來殷勤謝道前日有負厚德寔切不安但我輩道路如此足下勿以爲怪今有一法與足下計較可以償足下前物不必別生異說富翁道何法丹士道足下前月之銀吾輩得來隨手費盡無可奉償今山東有一大姓也請吾輩燒鍊已有成約只待吾師到來纔交銀舉事奈吾師遠遊急切未來足下若權認作吾師等他交銀出來便取來先還了足下前物直如反掌之易不然空尋吾輩也無幹足下以爲何如富翁道尊師是何

丈是一个

丹是對了金字

人物丹士道是个頭陀今當足下畧剪去了些頭髮我輩以師禮事奉徑到彼處便了富翁急於得銀便依他剪髮做一齊了彼此般般斟勘直待奉到山東引進見了大姓說道是他師父來了大姓致敬迎接到堂中畧談爐火之事富翁是做慣了的亦且胸中原傳高談闊論盡中機肯大姓深相敬服是夜即兌銀二千兩約在明日起火只顧把酒相勸吃得酩酊扶去另在一間內書房睡着到得天明商量起爐富翁見這般人利派自家曉得些也在裡頭指點當日把銀子下爐燒煉這般人都做徒弟守爐大姓只管

家尋師父去請教攀話飲酒。不好卻得這些人看个空見又提了罐各各走了。单撇下了師父。大娘只道師父在家不妨豈知早辰一發都不見了。就拿住了師父。要去送在當官。根拿餘黨。富翁只得哭訴道我是松江潘某。元非此輩同黨。只因性好燒丹。前日被這夥人拐了。路上遇見他說道在此開爐。頗得來可以賠償。又替我剪髮。叫我妝做他師父來的。指望取還前銀。豈知連宅上多騙了。又撇我在此。說罷大哭。大娘問其來歷。詳細說得對。打聽果是松江富家。與大姓家有好些年誼的。知被騙是寔。不好難爲得他。只

說也活充見宜底

得放了、一路無了盤纏、倚着頭花擺擺沿途乞化。家。到得臨清馬頭上、只見一隻大船、內簾下一个美人、揭着簾兒、露面看着街上、富翁看見、好些面染仔細一認、却是前日、丹客所帶來的妾、與他偷情的、疑道、這人緣何在這船上、走到船邊、細細訪問、方知是河南舉人某公子、包了名娼到京會試的、富翁心裡想道、難道當日這家的妾、畢竟賣了、又旋道、敢是面龐相像的、不離船邊、走來走去、只管看、忽見船艙裡叫个人出來、問他道、官艙裡大娘、問你可是松江人、富翁道、正是松江、又問道、可姓潘否、富翁喫了一驚

敘[illegible]情
敘[illegible]州
[illegible]

道怎曉得我的姓只見船裡人說呼他到船邊來富翁走上前去簾內道妾非別人即前日丹客所認爲妾的便是妾是河南妓家前日受人之托不得不依他囑付的話替他賺過有負于君君何以流落至此富翁大慚把這次被騙今在山東回來之由訴說一遍簾內人道妾與君不能無情當贈些盤費作急回家此後遇見丹客萬勿可聽信妾亦是騙局中人深知其詳君能聽妾之言是即妾報君數宵之愛也言罷着人拿出三兩一封銀子來遞與他富翁感謝不盡只得收了自此方曉得前日丹客美人之局包

了嫖妓嬲的。今日却將他盤纏到得家來感念其言。樂得（迷了）不信。猶女之事。却是頭髮紛披。親友知其事者。無不以爲笑。今奉勸世人好邪術者。請以此爲鑒。

用術須先斷情慾　塵緣豈許相馳逐
貪淫若是望邪成　陰溝洞裡天鵝肉

拍案驚奇卷十九

李公佐巧解夢中言　謝小娥智擒船上盜

士或巾幗　女或弁冕　行不踰閾
賛云
謨能致遠　睹彼英英　慚斯劣劣

這幾句賛是賛那有智婦人、賽過男子、假如有一種能文的女子、如班婕妤、曹大家、魚玄機、薛校書、李季蘭、李易安、朱淑眞之輩、上可以並駕班揚、下可以齊驅盧駱、有一種能武的女子、如夫人城、娘子軍、高涼冼氏、東海呂母之輩、智畧可方韓白、雄名可賽關張、有一種善能識人的女子、如卓文君、紅拂妓、王渾妻

鍾氏韋皐妻母苗氏之輩俱另具法眼物色塵埃有一種報仇雪恥女子如孫翊妻徐氏董昌妻申屠氏龐娥親鄒僕婦之輩俱中懷勝智力殲強梁又有一種希奇作怪女扮為男的女子如秦木蘭南齊東陽婁逞唐貞元孟嫗五代臨邛黃崇嘏俱以權濟變善藏其用竄身仕宦既不被人識破又能自保其身多是男子漢未必做得來的筭得是極巧極難的了而今更說一个遭遇大難女扮男身用盡心機受盡苦楚又能報仇又能守志一個絕奇的女人真是千古罕聞有詩為証

俠槩惟推古劍仙、　除兇雪恨只香煙、
誰知估客生奇女、　隻手能澥兩姓冤、

這段話文乃是唐元和年間、豫章郡有个富人姓謝、家有巨產、隱名在商賈間、他生有一女名喚小娥、生八歲、母親早喪、小娥雖小、身體壯碩、如男子形、父親把他許了歷陽一个俠士、姓段名居貞、那人負氣仗義、交游豪俊、却也在江湖上做大賈、謝翁慕其聲名、雖是女兒尚小、却把來許下了他、兩姓合爲一家、同舟載貨、往來吳楚之間、兩家弟兄子姪、童僕等衆、約有數十餘人、盡在船內貿易、順濟輜重充盈、如是幾

孺幼子此

年江湖上多曉得是謝家船耶耀耳目此時小娥年已十四歲方纔與段居貞成婚未及一月忽然一日舟行至鄱陽湖口遇着幾隻江洋大盜的船各執器械團團圍住爲頭的兩人當先跳過船來先把謝翁與段居貞一刀一个結果了性命以後衆人一齊動手排頭殺去總是一个船中躱得在那里間有个把慌忙奔出艙外又被盜船上人拿去殺了或有得跳在水中只好圖得個命尺湖水溜急總無生理謝小娥還虧得溜撒乘衆盜殺人之時忙自去攛在舡上一個失脚跌下水去了衆盜席捲舟中財寶金帛一

空將死尸盡抛在湖中、棄船而去、小娥在水中漂流、恍惚之間、似有神明護持、流到一隻漁船邊、漁人夫妻兩个撈救起來、見是一个女人、心頭尚暖、知是未死、拿幾件破衣破襖替他換下濕衣、放在艙中眠着、小娥口中泛出無數清水、不多幾時、醒將轉來、見身在漁船中、想着父與夫被殺光景、放聲大哭、漁翁夫婦問其緣故、小娥把湖中遇盜、父夫兩家人口盡被殺害情繇、說了一遍、元來謝翁與段侠士之名著聞于湖上、漁翁也多曾受他小惠過的、聽說罷不勝驚異、就攛掇他在船中調理了幾日、小娥覺得身子好

了他是个點頭會意的人曉得漁船上生意淡薄便想道我怎好攪擾得他不免辭謝了他我自上岸一路乞食再尋安身立命之處小娥從此別了漁翁夫婦沿途抄化到建業上元縣有個妙果寺寺內是尼僧有個住持尼淨悟見小娥言語伶俐說着遭難因繇好生哀憐就留他在寺中心裡要他做個徒弟小娥也情願出家道一身無歸聊藉是皈依佛門可了終身但丈夫被殺之仇未復不敢便自落髮且隨緣度日以待他年再處小娥自此日間在外乞化晚間便歸寺中安宿晨昏隨着淨悟做功果稽首佛前心裡

亡靈去求作此謎語然尤是奇

訖默禱所求報應只見一個夜間夢見父親謝翁來對他道你要曉得殺我的人姓名有兩句謎語你牢牢記着

車中猴　門東草

說罷正要再問父親撒手而去大哭一聲驚然驚覺夢中之語明明記得只是不解隔得幾日又夢見丈夫段居貞來對他說殺我的人姓名也是兩句謎語

禾中走　一日夫

小娥遂得了兩夢便道此是亡靈未泯故來顯應只是如何不竟把真姓名說了却用此謎語想是冥冥

以見小說之妙心

之中天機不可輕洩所以如此如今既有這十二字謎語必有一個解說雖然我自家不省得天下豈少聰明的人不問好歹求他解說出來遂走到淨悟房中說了夢中之言就將一張紙寫着十二字藏在身邊又對淨悟道我出外乞食逢人便拜求去淨悟道此間瓦官寺有個高僧法名齊物極好學問多與官員士夫往來你將此十二字到彼求他一解他必能參透小娥依言徑到瓦官寺求見齊公稽首畢便道弟子有冤在身夢中得十二字謎語暗藏人姓名自家愚昧參解不出拜求老師父解一解就將袖中所

齊公亦有心人

書一紙雙手遞與齊公齊公看了想着一會搖首道解不得解不得但老僧此處來往人多當記着在此逢人問去倘遇有高明之人解得當以相告小娥又稽首道若得老師父如此留心感謝不盡自此謝小娥沿街乞化逢人便把這幾句請問齊公有客來到便舉此謎相商小娥也時時到寺中問齊公消耗如此多年再沒一個人解得出說話的若只是這樣解不出那兩個夢不是枉做了看官不必性急凡事自有個機緣此時謝小娥機緣未到所以如此機緣到來自然遇着巧的却說元和八年春有個洪州判官

李公佐在江西解任扁舟東下停泊建業到瓦官寺遊玩僧齊物一向與他相厚出來接陪了登閣眺遠談說古今語話之次齊公道檀越博聞閱覽今有一謎語請檀越一猜李公佐笑道吾師好學何至及此預于戲齊公道非是作戲有個緣故此間孀婦謝小娥示我十二字謎語每來寺中求解說道中間藏着仇人名姓老僧不能辨遍示來往遊客也多惘然已多年矣故此求明公一商之李公佐道是何十二字且寫出來我試猜看齊公就取筆把十二字寫出來李公佐看了一遍道此定可解何至無人識得遂將

十二字念了又念把頭點了又點靠在窗檻上把手在空中畫了又畫默然凝想了一會拍手道是了是了萬無一差齊公速要請教李公佐道且未可說破快去召那個孀婦來我解與他齊公卽叫行文到妙果寺着將謝小娥來齊公對他道可拜見了此間官人此官人能解謎語小娥依言上前拜見了李公佐開口問道你凡說你的根繇來小娥嗚嗚咽咽哭將起來好一會說話不出良久纔說道小婦人父及夫俱爲江洋大盜所殺以後夢見父親來說道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夢見夫來說道殺我者禾中走一

兩觧.

日夫自家悲啾、儞說不出、遍問傍人、再無能省悟、歷年已久、不識姓名、銜冤無路、悵恨無窮、說罷又哭、李公佐笑道、不須煩惱、依你所言、下官俱已審詳在此了、小娥住了哭、求明示、李公佐道、殺汝父者是申蘭、殺汝夫者是申春、小娥道、尊官何以解之、李公佐道、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畫、是申字、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艸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田出兩頭、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一日、是春字也、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何必更疑、齊公在傍聽儞說罷、撫掌稱快道、般

年之疑、一旦豁然、非明公聰鑒蓋世、何能及此、小娥愈加慟哭道、若非尊官、到底不曉仇人名姓、其實之申、負了父夫、再拜叩謝、向齊公借筆來、將申蘭申春四字、寫在內襟一條帶子上了、摺疊裡面、又將轉來、仍舊縫好、李公佐道、寫此數甚小、娥道、還有了主名、妾雖女子、不問那里、要將訪殺此二賊、以報其冤、李公佐向齊公嘆道、壯哉壯哉、然此事却非容易、齊公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此婦堅忍之性、數年以來、老僧頗熟之、彼是不肯作浪蕩的小娥、因問齊公道、此兩尊官姓氏寶族、願乞示知、以識不忘、齊公

道、此官人是江西洪州判官李二十三郎也。小娥拜三頂禮、念誦、流涕而去。李公佐閣上飲罷了酒、別了齊公、下船解纜、自往家裡。話分兩頭、卻說小娥自得李判官解明二盜姓名、便立心尋訪、自念身是女子、出外不便、心中一計、將累年乞施所得、買了衣服、打扮做男子模樣、改名謝保、又買了利刃一把、藏在衣襟底下、想道在湖裡遇的盜、必是原在江湖上走方、可探聽消息、日逐在埠頭伺候、看見船上有僱人的、就隨了去傭工度日、在船上賤役、勤緊、並不懈怠、人都喜歡僱他、他也不計一個船上、是僱着的便去

可敬

皆是有心處

商船上下往來之人看看多熟了水火之事小心謹秘並不露一毫破綻出來但是船到之處不論那裏上岸挨身察聽體訪如此年餘竟無消耗一日隨着一個商船到潯陽郡上岸行走見一家人家竹戶上有紙牓一張上寫道僱人使用願者來投小娥揭牓居之人此是誰家要僱人鄰人答道此是申家家主叫得申蘭是申太守人時常要到江湖上做生意家裡止是些女人無個得力男子看守所以顧倩小娥聽得申蘭二字觸動其心心裡便道果然有這個姓名莫非正是此賊隨對鄰人說道小人情願投賃

傭工傾勞引進則個隣人道申家急缺人用一說便成的只是要做個東道謝我小娥道這個自然隣人問了小娥姓名地方就引了他一逕走進申家只見裡邊踱出一個人來你道生得如何但見

彌兒怪臉尖下頦生幾莖黃鬚突兀高顴濃豎眉毛[illegible][illegible]雙赤眼出言如虎嘯聲撼半天風雨寒行步[illegible]鎖太[illegible]擺千尺龍蛇動遠觀是喪船上方相近覷是山門外金剛

小娥見了喫了一驚心裡道這個人豈不是殺人強盜麽便自十分上心只見隣人道大官人要傭人這

个人姓謝名保也是我們江西人、他情愿投在大家人門下使喚、申蘭道、平日作何生理的、小娥答應道、平日專在船上趁工度日、埠頭船上多有認得小人的、大家人去問問看、就是申蘭家離埠頭不多遠、三人一同走到埠頭來問問各船上、多說着謝保勤緊小心志誠老實、許多好處、申蘭大喜、小娥就在埠頭一個認得的經紀家裡借着紙墨筆硯、自寫了傭工文契、寫隣人做了媒人、交與申蘭收着、申蘭就領了他同隣人到家里來、取酒出來謝媒、就叫他陪待、小娥就走到厨下、撥長撥短、送酒送殽、且是熱介、申蘭

妙用在

取出二兩工銀、先交與他了、又取二錢銀子、做了媒錢、小娥也自傍已秤出工錢來送那鄰人、鄰人千歡萬喜、作謝自去了、申蘭又領小娥去見了妻子蘭氏、自此小娥只在申蘭家裡傭工、小娥心裡看見申蘭動靜、明知是不良之人、想着夢中姓名、必然有據、大分是這人、然要與得他喜歡親近、方好探其真確、乘機取事、拔此千喚千應、萬使萬當、毫不違拗他一些事故、也是申蘭冤業所在、自見小娥、便自分外喜歡、又見他得用、用加親愛、時刻不離左右、沒一句說話不與謝保商量、沒一件事體不叫謝保營幹、沒一件

丹[illegible]

爽迺不托、謝保收拾、已做了申蘭心腹之人、因此金帛財寶之類、盡在小娥手中出入、看見舊時船中掠去錦繡衣服寶玩器具等物、都在申蘭家裡、正是見鞍思馬、睹物思人、每遇一件、常自暗中哭泣多時、方纔曉得夢中之言若準、時刻不忘仇恨、卻又怕他看出、愈加小心、又聽得他說有個堂兄弟、叫做二官人、在隔江獨樹浦居住、小娥心裡想道、這個不知可是申春否、丈夫夢既應、大夫夢必也不差、只是不好問得姓名、怕惹疑心、如何得他到來、便好探聽、卻是小娥自到申蘭家裡、只見申蘭口說要到二官人家去、

便去了經月方回回來必然帶好些財帛歸家便分付交與謝保收拾却不曾見二官人到這里來也有時節要帶謝保同去走走小娥曉得是做私商勾當只推家裏脫不得身申蘭也放家裏不下要留謝保看家再不提起了但是出外去只留小娥與妻蘭氏與同一兩个丫鬟看守小娥自在外廂歇宿照管若是蘭氏有甚差遣無不遵依停當合家都喜歡他是個萬全可托得力的人了說話的你差了小娥既是男扮了申蘭如何肯留他一個寡漢伴着妻子在家豈不疑他生出不伶俐事來看官又有一說申蘭

各處結識得絕好幫手

是個強盜中人、財物爲重、他們心上有甚麽閉門稽法、況且小娥有心機、申蘭平日畢竟試得他老實頭、小心不過的、不消慮得到此、所以放心出去、再無別說。且說小娥在家多閒、乘空便去交結那隣近左右之人、時時買酒買肉、破費錢鈔在他們身上、這些人見了小娥、無不喜歡契厚的、若看見有個把要氣的、能事了得的、更自十分傾心結納、或周濟他貧乏、或結拜做弟兄、總是做申蘭這些不義之財、不着申蘭財物來得容易、又且信托他的、那裏來査他細帳、落得做人情、小娥又報仇心重、故此先下工夫結識這

些黨與在那裏只爲來得中春消極恐怕走了些風怕驚人、故此中蘭在家時幾番好下得手、不[illegible]往不動、且待時至而行、如此過了兩年有多忽然一日有人來說江非二官人來了、只見一個大漢同了一[illegible][illegible]長髯大之人、走將進來、問道、大哥何在、小姨應道、大官人在裡面、等謝保去請出來、小姨便去對中蘭說了、中蘭走出堂前來道、二弟多時不來了、甚風吹得到此、況且又同衆兄弟來到有何話說、二官人道小弟中春、今日江上獲得兩個二十斤來重的大鯉魚不敢自喫買了一罈酒來、與大哥同享、中蘭道

多承二弟厚意如此、大魚也是罕物、我輩托神道福祐多年、我意欲將此魚此酒、再加些鷄肉菓品之類、賽一賽神、以謝覆庇、然後我們同散福受用、方是、不然、只一味也不好下酒、况列位在此、無有我不破鈔、反喫白食的、二弟意下何如、衆人都拍手道、有理有理、申蘭就叫謝保過來、見了二官人道、這是我家傭工、極是老實勤緊可托的、就分付他叫去買辦食物、小娥領命走出、一霎就辦得齊齊整整、擺列起來、申春道、此人果是能事、怪道大哥出外、放得家裡下、元來有這樣得力人在這里、衆人都贊嘆一番、申蘭叫

謝保把贓物擺在一個養家神道前了申春道須得寫衆人姓名通誑一番我們幾個都識字不逃這事却來不得申蘭道謝保寫得好字申春道又會寫字難得難得小娥就走去將了紙筆排頭寫來少不得排頭申春爲首其餘各報將名來一個個寫小娥一頭寫着一頭記着左慌得果然這個叫得申春獻神已畢就將贓物收去整理一整理重新擺出來大家驩哄飲啖卻不提防小娥是有心的急把其餘名字一個個都記將出來寫在紙上藏好了私自嘆道好個李判官精悟玄鑒與夢辭符合如此此乃我父夫

果然好個謝保

情慮不泯天啟其心今日仇人都在我志將就了急急走來伏侍只揀大碗頻頻斟與蘭春二人二人都是酒徒見他如此殷勤越發喜歡大碗價只顧喫那里猜他有甚別意天色將晚衆賊俱已酣醉各自散去只有申春留在這里過夜未散小娥又滿滿斟了熱酒奉與申春道小人謝保到此兩年不曾伏侍二官人今日小人借花獻佛多敬一盃又斟一盃與申蘭道大官人請陪一陪申春道好個謝保會說會勸申蘭道我們不要辜負他孝敬之意盡量多飲一盃纔是又與申春說謝保許多好處小娥謙遜一句就

獻一盃不乾不住兩個被他灌得十分醉酣。元來江邊苦無好酒群盜只喫的是燒刀子這一罈是他們因要盡興買那真正滴花燒酒是極狠的况喫得多了豈有不醉之理申蘭醉極苦熱又走不動了就在庭中睡了衣服眠倒了申春也要睡還走得動小娥就扶他到一個房裡床上睡好了走到裡面看時元來蘭氏在厨下整酒時聞得酒香撲鼻因喫夜飯也自喫了幾杯兩個丫頭遞酒指來各各偷些嘗嘗女人家經得多少濃味當個倚伸腰打盹却像着了採行者瞌睡蟲的小娥見如此光景想道此時不下手

更細

孰前之孫友堂徒然哉

更待何時又想道女人不打緊只怕申春這廝未睡得穩却是利害就拿把鎖把申蘭的房門鎖好了走到庭中衣襟內拔出佩刀把申蘭一刀斷了他頭欲待再殺申春終久是女人家見申春起初走得動只怕遲未甚醉不敢輕惹他忙走出來隣里間呼道有煩與我出力拿賊則個隣人多是平日與他相好的聽得他的聲音都走將攏來問道賊在那里我們幫你拿去小娥道非是小可的賊乃是江洋殺人的大強盜贓仗都在今被我灌醉鎖住在房中須賴衆力擒他小娥平日結識的好些好事的人在內見說

是強盜都摩拳擦掌道是甚麼人小廝道就是小人的主人與他兄弟慣做強盜家中貨財千萬都是贓物內中也有的道你在他家中自然知他備細不差只是沒有被害失主不好甫莽得小娥道小人就是被害失主小人父親與一個親眷兩家數十口都被這夥人殺了而今家中金銀器皿上還有我家名字記號須認得出一個老成的道此話是真那申家蹤跡可疑身子常不在家又不做生理却如此暴富我們只是不查得他實跡又怕他兇暴所以不敢發覺今既有謝小哥做証我們助他一臂擒他兄弟兩個

此番家謝道有百有附蘭氏有之也

送官等他當官追究爲是小娥道我已手殺一人只須列位勠力擒得一個衆人見說已殺了一人唬得事體必要經官又且與小娥相好的多恨申蘭的也不少一齊點了火把望申家門裡進來只見申蘭已挺是在血泊裡了房門中申春鼾聲如雷還在睡夢衆人把索子捆住申春醒掙扎道大哥不要取笑衆人罵他強盜他兀自未醒衆人捆好了一齊闖進內房來那蘭氏酒不多醒得快驚起身來見了衆人火把只道是強盜上了口裡道終日去打劫人今日却有人來打劫了衆人聽得一發道是謝保之言爲定喝

道阿誰來打劫你家你家強盜事發了也把蘭氏與兩個丫鬟拴將起來蘭氏道多是丈夫與叔叔做的事須與奴家無干眾人道說不得自到當官去對此時小娥恐怕人多搶散了贓物先已把平日收財上處安好了鎖閉停當明請地方加封告官起發鬧了一夜明日報道潯陽郡來潯陽太守張公升堂地方人等解到一干人犯小娥手執首詞首告人命強盜具情此賊中各宿酒已醒明知事發見對理的却只謝保他得哥哥平日有些底眼在他手裡却不知[illegible]打就裡亂嚷道此是僱工人背主假捏出來的事

小娥對張太守指着申春道、他兄弟兩個爲首十年前殺了豫章客謝段二家數十人、如何還要抵賴、太守道你敢在他家傭工、同做此事、而今待你有些不是處、你先出首了麼、小娥道、小人在他家傭工、止得二年、此是總十年前事、太守道、這等你如何曉得、有甚憑據、小娥道、他家中所有物件、還有好些是謝段二家之物、即此便是憑據、太守道、你是謝家何人、却認得是、小娥道、謝是小人父家、段是小人夫家、太守道、你是男子、如何說是夫家、小娥道、爺爺聽禀、小婦人實是女人、不是男子、只因兩家都被二盜所殺、小

婦人攧入水中、遇救得活、後來父夫托夢、說殺人姓、名乃是十二個字謎、解說不出、遍問識者、無人參破、幸有洪州李判官、解得是申蘭申春、小婦人就改妝作男子、遍歷江湖、尋訪此二人、到得此郡、有出榜傭工者、問是申蘭、小婦人有心、就投了他家、看見他出沒踪跡、又認識舊物、明知他是大盜殺父的仇人、未見申春、不好動手、昨日方纔同來飲酒、故此小婦人手刃了申蘭、叫破地方、同擒了申春、只此是寔、太守見說得希奇、就問道、那十二字謎語如何的、小娥把十二字念了、一遍、太守道、如何就是申蘭申春、小娥

許打老公揚在死

又把李公佐所解之言照前述了一遍太守道這獃頭道是是是快哉李君明悟若此他也與我有交這事是真無疑但你既是女人扮作男子非止一月如何得不被人看破小娥道小婦人冤仇在身日夜提心吊膽豈有破綻露出在人眼裡若稍有洩漏冤仇怎報得成太守心中嘆道有志哉此婦人也又喚地方人等起來問着事繇地方把申家向來踪跡可疑及謝保兩年前雇工昨夜殺了申蘭協同擒了申春併他家屬今日解府的話備細述了一遍太守道贓物何在小娥道贓物向托小婦人掌管昨夜同地

方封好在那裏、太守即命公人押了小娥、與同地方到申蘭家起贓、金銀財貨何止千萬、小娥俱一一登有簿籍、分毫不爽、即時遞到府堂、太守見金帛滿庭知盜情是實、把申春嚴刑拷打、蘭氏亦加拶指、都抵賴不得、一一招了、太守又究餘黨、申春還不肯說、只見小娥袖中取出所抄的名姓、呈上太守道、這便是群盜的名了、太守道、你如何如得恁細、小娥道、是昨日叫小娘人寫了遞名賽神的、小娘人黑自抄記、一人也不差、太守一發嘆賞他能事、便喚申春研問着這些人住址、逐名註明了、先把申春下在牢裡、蘭氏

眞非小
烈婦胆

丫鬟討保官賣然後點起兵快登時往各處擒拿正
似甕中捉鱉沒有一個走得脫的齊齊擒到俱各無
詞太守盡問成重罪同申春下在死牢裡方對小娥
道盜情已眞不必說了只是你不待報官擅行殺戮
也該一死小娥道大仇已報立死無恨太守道法上
雖是如此但你孝行可嘉志節堪敬不可以常律相
拘待我申請朝廷討個明降免你死罪小娥叩首稱
謝太守叫押出討保小娥稟道小婦人而今事跡已
明不可復與男子溷處只求發在尼庵聽候發落為
便太守道一發說得是就叫押在附近尼庵討個收

責一面聽候聖旨發落太守就備將情節奏上內云謝小娥立志報仇夢寐感通歷年乃得明係父仇又屬眞盜不惟擅殺之條原情可免又且矢志之事核行可旌云云

元和十二年四月

明旨批下謝小娥節行異人准奏免死有司旌表其廬申春即行處斬不一日到潯陽郡府堂開讀了畢太守命牢中取出申春等死囚來讀了犯由牌押付市曹處斬小娥此時已復了女裝穿了一身素服法場上看斬了申春再到府中拜謝張公張公命花紅

鼓樂送他歸本里小娥道父死夫亡雖蒙相公奏請朝廷恩典花紅鼓樂之類决非孀婦敢領太守越敬他卻離點一官媼伴送他到家另自差人旌表此時閙動了豫章一郡小娥父夫之族還有親屬在家的多來與小娥相見問訊說起事蹟無不悲歎驚異里中豪族慕小娥之名央媒求聘的殆無虛日小娥誓心不嫁道我混迹多年已非得已若今日嫁人女貞何在寧死不可曾奈來纏的人越多了小娥不耐煩分訴心裡想道昔年妙果寺中已願為尼只因冤仇未報不敢落髮今吾事已畢少不得皈依三寶以了

（如此女人殊不易得矣）

終身不如削此落髮、絕了衆人之願、小娥遂將剪子先將髻子剪下、然後用剃刀剃淨了、穿了褐衣、做個行脚僧打扮、辭了親戚出家訪道、竟自飄然離了本里、里中人愈加歎詫不題、且說元和十三年六月李公佐在淮、字被召將上長安、道經泗濱、有善義寺尼師大德、戒律精嚴、多曾會過、信步往謁、大德師接入客坊、只見新來授戒的弟子數十人、俱淨髮鮮披、威儀整肅、兩侍師之左右、內中一尼仔細看了李公佐一回、問師道、此官人豈非是洪州判官李二十三郎、師點頭道、正是、你如何認得、此尼即泣下數行道、使我

得報家仇雪冤恥皆此判官恩德也即含淚上前稽首拜謝李公佐却不認得驚起答拜道素非相識有何恩德可謝此尼道其名小娥即向年瓦官寺中乞食孀婦也尊官其時以十二字謎語辨出申蘭申春二賊名姓尊官豈忘之乎李公佐想了一回方纔依稀記起却記不全又問起是何十二字小娥再念了一遍李公佐豁然省悟道一向已不記了今見說來始悟前事後來果訪得有此二人否小娥因把扮男子投申蘭擒申春并餘黨數年經營艱苦之事從前至後備細告訴了一番又道尊官恩德無可以報從今

惟有朝夕誦經保佑而已、李公佐問道、今如何恰得在此處相會、小娥道、復仇已畢、其時即剪髮披褐、訪道於牛頭山、師事大士庵尼將律師、苦行一年、今年四月、始受具戒于泗州開元寺、所以到此、豈知得遇恩人、莫非天也、李公佐道、既已受戒、是何法號、小娥道、不敢忘本、只仍舊名、李公佐嘆息道、天下有如此至心女子、我偶然猜出二盜姓名、豈知誓志不捨、畢竟訪出其人、復了冤仇、又且傭保雜處、無人識得是個女人、豈非天下難事、我當作傳以旌其美、小娥感泣、別了李公佐、仍歸牛頭山、扁舟泛淮、雲遊南國、不

知所終、李公佐爲譔謝小娥傳、流傳後世、載入太平廣記、

詩云

匕首如霜鐵作心、精靈萬載不銷沉、
西山木石塡東海、女子啣仇分外深、

又云

夢寐能通造化機、天教達識剖玄微、
姓名一解終能報、方信雙魂不浪歸

已終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二十

李克讓竟達空函　劉元普雙生貴子

詩曰

全婚昔日稱裴相　助殯千秋慕范君
慷慨奇人難屢見　休將仗義望朝紳

這一首詩、單道世間人周急者少、繼富者多、為此達者便說只有錦上添花、那得雪中送炭、只這兩句話道、盡世、人情態、比如一邊有財有勢、那趨財慕勢的多只向一邊去、這便是俗諺叫做一帆風、又叫做鵓鴿子旺邊飛、若是財利交關、自不必說、至于婚姻大事兒女親情、有貪得富的、便是王公貴戚、自甘與團

頭作對有嫌着貧的便是世家巨族不得與甲長聯姻自道有了一分勢要兩貫浮財便不把人看在眼裡況有那身在青雲之上拔人于淤泥之中重捐己資曲全婚配恁般樣人實是從前寡見近世罕聞冥冥之中天公自然照察元來那夫妻二字極是鄭重極宜斟酌報應極是昭彰世人決不可戲而不戲胡作亂爲或者因一句話上成就了一家兒夫婦或者因一紙字中拆散了一世的姻緣就是陷于不知因果到底不爽且說南直長洲有一村農姓孫年五十歲娶下一個後生繼妻前妻留下一個兒子一房媳

婦且是孝順、但是令娘的說話、不論好歹真假、總應在骨裡的信從、那老兒和兒子每日只是鋤田鉋地、出去養家過活、婆媳兩個在家績蔴拈苧、自做生理、却有一件奇怪、元來那婆子雖數上了三十多個年頭、十分的不長進、又道是婦人家入土方休、見那老子是個養家經紀之人、不恁地理會這些勾當、所以閒常也與人做了些不伶俐的身分、幾番幾次、滿在媳婦眼裡、那媳婦自是個老實勤謹的、只以孝順爲上、小心奉事翁姑、那裏有甚心去捉他破綻、誰知道、無心人對有心人、那婆子自做了這些話把、被媳婦

每每術着虐心痛了自沒意思卻恐怕有甚風吹往老子那兒子耳朵裡預備在老子面譖撥鬬又道是枕邊告狀一說便准那老子信了婆子的言語帶水帶漿的羞辱毀罵了兒子幾次那兒子是個孝心的人聽了這些話頭沒個來歷直攛作得夫妻兩口終日合嘴合舌甚不相安看官聽說世上只有一夫一妻一竹竿到底的始終有些正氣自不甘學那小家態派獨有最狠毒最狡猾最短見的是那晚婆大驟不是一婚兩婿人便是那低門小戶減剩貨與那不學好爲夫所棄的這幾項人極是老喇溜也會得

使人喜也能得使人怒弄得人死心塌地不敢不從元來世上婦人除了那十分貞烈的說着那話兒無不着緊男子漢到中年筋力漸衰那婆娘的大半是中年人做的事往往男大女小假如一個老蒼男子娶了水也似一個嬌嫩婦人縱是千箇萬個解儘你受用却是那話兒有些支吾不過自覺得過意不去隨你有萬分不是處也只得遂順了他所以那家庭間每每被這些人炒得十清九濁這個話且放過如今再接前因話說吳江有個秀才蕭王賓胸藏錦繡筆走龍蛇因家貧在近處人家處館早出晚歸主家

開鋪、是一座酒肆、店主喚做熊敬溪、店前一個小小堂子、供着五顯靈官、那五聖因在主家出入、與熊店主厮熟、忽一夜熊店主得其一夢、夢見那五位尊神對他說道、蕭狀元終日在此來往、吾等見了坐立不安、可爲吾等築一堵短壁兒在堂子前遮蔽遮蔽、店主醒來想道、這夢甚是蹺蹊、甚麼蕭狀元、難道便是在間壁處館的那個蕭秀才、我想他這般一個寒酸措大、如何便得做狀元、心下疑惑、却又道除了那個姓蕭的、却又不曾與第二個姓蕭的識熟、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况是神道的言語、寧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次日起來當眞在堂子前面排起一塔短墻遮了神聖却自放在心裡不題隔了幾日蕭秀才往長洲探親經過一個村落人家只見一般人聚做一堆在那裡喧嚷蕭秀才快在人叢裡看一看只見衆人指着道道不是一位官人來得湊巧是必央及這官人那個肯得我們村裡头請門館先生連忙請蕭秀才坐着將過紙筆道有煩官人寫一寫自當相謝蕭秀才道寫個甚麼且說個緣故只見一個老兒與一個小後生走過來道官人聽說我們是這村裡人姓孫爺兒兩個一個阿婆一房媳婦同耐媳婦

十分不學好、到終日與阿婆鬭氣、我兩個又是養家經紀人、一年到頭、沒幾時住在家裏、這樣婦人、若留着他、到底是個是非、為此今日將他發還娘家、任從別嫁、他每眾位多是地方中見、為是要寫一紙休書、這村裏人、沒一個通得文墨、見官人經過、想必是個有才學的、因此相煩官人替寫一寫、蕭秀才道、原來如此、有甚難處、正自不易、便逞着一時見識、舉筆一揮、寫了一紙休書、交與他兩個、他兩個便將五錢銀子送秀才做潤筆之資、秀才笑道、這幾行字值得甚麼、我卻受你銀子、再三不接、拂着袖子撇開眾人、逕自去了、

即此便只箇生罪案

這裏自將休書付與婦人那婦人可憐勤勤謹謹做了三四年媳婦沒緣沒故的休了他咽着這一口怨氣扯住了丈夫哭了又哭號天拍地的不肯放手口裏說道我委實不曾有甚歹心負了你你聽着一面之詞離異了我我生前無分辨處死也要明白此事今世不能彀你相見了便死也不忘記你這幾句話說得傍人俱各掩淚就丈夫也覺得傷心忍不住哭起來卻只有那婆子看着恐怕兒子有甚變卦流水和老兒兩個拆開了手推出門外那婦人只得含淚去了不題再說那熊店主重夢見五顯靈官對他

悲哉

說道、快與我等拆了面前短壁攔着、十分鬱悶、店主夢中、道神聖前日分付小人起造、如何又要拆毀、靈官道、前日爲蕭秀才時常此間來往、他後日當中狀元、我等見了他坐立不便、所以教你築墻遮蔽、今他于某月某日替某人寫了一紙休書、拆散了一家夫婦、上天鑒知、減其爵祿、今職在吾等之下、相見無礙、以此可拆、那店主正要再問時、一跳驚醒、想道、好生奇異、難道有這等事、明日待我問蕭秀才、果有寫休書一事否、便知端的、明日當真先去拆了壁、却好那蕭秀才踱將來、店主邀住、道官人有句說話、請店裡

坐地入到裡面坐定喫茶店主動問道官人曾于某月某日與別人代寫休書麼秀才想了一會道是曾寫來你怎地曉得店主遂將前後夢中冥官的說話一一告訴了一遍秀才聽罷目瞪口呆懊悔不迭後來果然舉了孝廉只做到一個知州地位那舊秀才因一時無心失悞上白送了一個狀元世人做事決不可不檢點曾有詩道得好

人生常好事　作者不自知　起念埋根際
須思決局時　動止雖微渺　干連已彌滋
昏昏羅大網　方知悔是遲

試看那拆人夫妻的受禍不淺、便曉得那完人夫婦的、獲福非輕、如今單說前代、一個公卿、把幾個他州外族之人、認做至親骨肉、撮合了才子佳人、保全了孤兒寡婦、又安葬了朽骨枯骸、如此陰德、又不止是完人夫婦了、所以後來受天之報、非同小可、這話文出在宋真宗時、西京洛陽縣、有一官人、姓劉名弘敬、字元普、曾任過青州刺史、六十歲上告老還鄉、繼娶夫人王氏、年尚未滿四十、廣有家財、並無子女、一應田園典鋪、俱託內侄王文用管理、自己只是在家中廣行善事、仗義踈財、揮金如土、從前至後、已不知濟

過多少人了、四方無人不聞其名、只是並無子息、日夜憂心、將遇清明節届、劉元普分付王文用整備了牲牷酒醴、往墳塋祭掃、與夫人各乘小轎、僕從在後相隨、不驗時刻到了墳上、澆奠已畢、元普拜伏墳前、口中說着幾句道、

堪憐弘敬年垂邁、不孝有三無後大、
七十人稱自古稀、殘生不久歸塵界、
今朝夫婦拜墳塋、他年誰向荒丘拜、
膝下蕭條未足悲、從前血食何容艾、
天高聽遠實難憑、一脉宗親須悃愛、

訴罷中心淚欲枯、先靈英爽知何在、

當下劉元普說到此處、放聲大哭、旁人俱各悲慘、那王夫人極是賢德的、聽着淚上前勸道、相公請免愁煩、雖是年紀衰暮、筋力未衰、妾身縱不能生育、當別娶少年爲妾、子嗣尚有可望、徒悲無益、劉元普見說只得勉强收淚、分付家人送夫人轉先回、自已留一個家僮、相隨閒行散悶、徐步回來、將及到家之際、遇見一個全眞先生、手執招牌、上寫道、風鑑通神、元普見是相士、正要卜問子嗣、便延他到家中來坐喫茶已畢、元普端坐、求先生細相、先生仔細相了一回、

毫無忌諱説道、覷使君氣色、非但無嗣、壽亦在旦夕矣、元普道、學生年近古稀、死亦非夭、子嗣之事、至此暮年、亦是水中撈月了、但學生自想、生平雖無大德、濟弱扶傾、矢心已久、不知如何罪業、遂至殄絕祖宗之祀、先生微哂道、使君差矣、自古道、富者怨之藪、使君廣有家私、豈能一一綜理、彼任事者、只顧肥家、不存公道、大斗小秤、侵剝百端、以致小民怨咨、使君縱然行善、只好功過相酬耳、恐不能獲福也、使君但當悉杜其弊、益廣仁慈、多福多壽多男、特易易耳、元普聞言、默然聽受、先生起身作別、不受謝金、飄然去了、

元晉知是異人、深信其言、隨取兩個典舖帳目一一稽查、又潛往街市鄉間各處探聽、盡知其蹤跡、將衆管事人一一申飭、并妻侄王文用也受了一番呵叱、自此益修善事、不題、卻說汴京有個舉子李遜、字克讓、年三十六歲、親妻張氏、生子李彥青、小字春郎、年方十七、本是西粵人氏、只爲與京師窵遠、十分艱貧、不便赴試、數年前挈妻携子、流寓京師、却喜中了新科進士、除授錢塘縣尹、擇個吉日、一同到了任所、李克讓看見湖山佳勝、宛然神仙境界、不覺心中爽然、誰想貧儒命薄、到任未及一月、犯了個不起之症、正

是

淚痕偏打無根草　禍來只揀福輕人

那張氏與春郎請醫調治、百般無救、看看待死、一日李克讓與妻子到床前說道、我苦志、一生得登黃甲、死亦無恨、但只是無家可歸、無族可依、撇下寡婦孤兒如何是了、可痛可憐、說罷、淚如雨下、張氏與春郎在傍勸住、克讓想道、久聞洛陽劉元普仗義疎財、名傳天下、不論識認不識認、但是以情相求、無有不應、除是此人、可以託妻寄子、便叫娘子扶我起來坐了、又叫兒子春郎取過文房四寶、正待舉筆、忽又停止、

詭亦奇人也

心中好生躊躇道、我與他從來無交、難叙寒溫、這書如何寫得、疾忙心生一計、分付妻兒取湯取水、把兩人都遣開了、及至取得湯水來時、已自把書重重封固、上面寫十五字、乃是辱弟李遜書呈洛陽恩兄劉元普親拆、把來遞與妻兒收好、說道、我有個八拜為交的故人、乃青州刺史劉元普、本貫洛陽人氏、此人義氣干霄、必能濟汝母子、將我書前去投他、料無阻拒、可多多拜上劉伯父、說我生前不及相見了、隨分付張氏道、二十載恩情、今長別矣、倘蒙伯父收留、全賴小心相處、必須教子成名、補我未逮之志、你已有

（[illegible]於不清清未必不貧非遂人老天眼日勢利）

遺腹兩月、倘得生子・使其仍讀父書、若生女時、將來許配良人、我雖死而瞑目、又分付春郎道、汝當事劉伯父如父、事劉伯母如母、又當孝敬母親、精習舉業、以圖出頭・我死猶生・如違我言、九泉之下、亦不安也、兩人垂淚受教・又囑付道、身死之後・權寄棺木浮丘寺中、俟後過劉伯父徐圖歸葬、但得安土埋藏、不須重到西川、說罷、心中頓悶・大叫道、老天老天、我今遭如此清貧、雖道要做清官・做一個縣令、也不能勾、當時暮然倒在床上、已自昏暈不醒了、正是

君恩新荷喜相隨、　誰料天年已莫追・

休爲李君傷殀逝、　回盼已可做顏回、

張氏春郎、各各哭得死而復甦、張氏道、撇得我孤孀二人、好苦、倘劉君不肯相容、如何處置、春郎道、如今無計可施、只得依從遺命、我爹爹最是識人、或者果是好人、也不見得、張氏即將囊橐檢點、那曾還剩分文、元來李克讓本是極孤極貧的做人、甚是清方、到任又不上一月、雖有些少、已爲醫藥廢盡了、還虧得同僚相助、將來買具棺木盛殮、停在衙中、母子二人、朝夕哭奠、過了七七之期、依着遺言、寄柩浮丘寺內、收拾些少行李、盤纏、帶了遺書、饑飡渴飲、夜宿曉行、

取路投洛陽縣來、却說劉元普一日正在書齋閒翫古典。只見門上人報道、外有母子二人、口稱西粤人氏、是老爺至交親戚、有書拜謁。元普心下着疑想道、我那裏有這樣遠親、便且叫請進。母子二人走到跟前、施禮已畢、元普道、老夫與賢母子在何處識面、實有遺忘、伏乞詳示。李春郎答道、家母小侄其實不曾得會、先君却是伯父至交。元普便請姓名、春郎道、先君李遜、字克讓、母親張氏、小侄名彥青、字春郎、本貫西粤人氏、先君因赴試、流落京師、以後得第、除授錢塘縣尹、一月身亡、臨終時、怜我母子無依、說有洛陽

劉伯父是幼年八拜至交、特命亡後賫了手書自任府、前來拜懇、故此母子造宅、多有驚動、元普聞言、茫然、不知、就裡、春郎便將書呈上、元普看了封簽上十五字、好生詫異、及至拆封看時、卻是一張白紙、嘆了一聲、默然不語、左思右想了一回、猛可裡心中省悟道、必是這個緣故無疑、我如今不要說破、只教他母子得所便了、張氏母子見他沉吟、只道不肯容納、豈知他卻是天大一場美意、元普收過了書、便對二人說道、李兄果是我八拜至交、指望再得相會、誰知已作古人、可憐可憐、今你母子就是我自家骨肉、在此

居住便了、便叫請出王夫人來、說知來歷、認爲姑嫂、春郎以子侄之禮自居、當時擺設筵席、款待二人、酒間說起李君靈柩在任所寺中、元普一力應承殯葬之事、王夫人又與張氏細談、已知他有遺腹兩月了、酒散後、送他母子到南樓安歇、家火器皿、無一不備、又撥幾對僮僕服侍、每日三餐、十分豐美、張氏母子得他收留、已自過望、誰知如此殷勤、心中感激不盡、過了幾時、元普見張氏德性溫存、春郎才華英敏、更兼謙謹老成、愈加敬重、又一面打發人往錢塘去扶柩了、忽一日、正與王夫人閒坐、不覺掉下淚來、夫人

忙問其故元普道我覩李氏子儀容志氣後來必然大成我若得這般一個兒子真可死而無恨今年華已去子息杳然爲此不覺傷感夫人道我屢次勸相公娶妾只是不允如今定爲相公覔一側室晉取宜男元普道夫人休說這話我雖垂暮你却尚是中年若是天不絕我劉門難道你不能生育若是命中該絕縱使姬妾盈前也是無幹說罷自出去了夫人這番却主意要與丈夫娶妾曉得與他商量定然推阻便私下叫家人喚將做媒的薛婆來說知就裡又囑付道直待事成之後方可與老爺得知必用心訪個

德容兼備的、或者老爺纔肯相愛、薛婆一一應諾而去、過不多日、薛婆尋了幾頭來說、領來看了、沒一個中夫人的意、薛婆道、此間女子、只好恁樣、除非汴梁帝京五方雜聚去處、纔有出色女子、恰好王文用有別事要進京、夫人把百金密托了他、央薛婆與他同去尋覓、薛婆也有一頭媒事、要進京、兩得其便、就此起程、不題、如今再表一段緣因、話說汴京開封府祥符縣有一進士、姓裴名習、字安卿、年登五十、夫人鄭氏早亡、單生一女、名喚蘭孫、年方二八、儀容絕世、裴安卿做了郎官幾年、陞任襄陽刺史、有人對他說道、

官人向來淸苦今得此美任此後只愁富貴不愁貧了安卿笑道富自何來每見貪酷小人惟利是圖不過使這幾家治下百姓賣兒貼婦充其囊橐此眞狼心狗行之徒天子教我為民父母豈是教我殘害子民我今此去唯喫襄陽一盃淡水而已貧者人之常叨朝廷之祿不至凍餒足矣何求富為裴安卿立心要做個好官選了吉日帶了女兒起程赴任不則一日到了襄陽蒞任半年治得那一府物阜民安詞淸訟簡民間造成幾句謠詞說道

襄陽府前一條街　一朝到了裴天臺

六房吏書去打盹、門子皂隸去砍柴、

光陰荏苒、又早六月炎天、一日裴安卿與蘭孫喫過午飯、暴暑難當、安卿命汲井水解熱、霎時井水將到、安卿喫了兩鍾、隨後叫女兒喫、蘭孫歎了數口、說道、爹爹恁樣淡水、將爹爹怎生喫下、裴安卿道、你說這般折福的話、你我有得這水喫時、便是神仙了、豈可嫌淡、蘭孫道、爹爹如何便見得折福、這樣時候、多少王孫公子、雪藕調冰、浮瓜沉李、也不爲過、爹爹身爲郡侯、飲此一盃淡水、還道受用、也太迂濶了、安卿道、我兒不諳事務、聽我道來、假如那王孫公子倚

倣着祖宗的勢耀、頂戴着先人積攢下的浮財、不知稼穡、又無甚事業、只圖快樂、落得受用、卻不知樂極悲生、也終有馬死黃金盡的時節、縱不然、也是他生來有這些福氣、你爹爹貧寒出身、又叨朝廷民社之責、須不能勾比他、還有那一等人、假如當此天道爲將、遜延身以乘鋒、手執戈矛、日夜不能安息、又且死生朝不保暮、又有那荷鋤農夫、經商工役、辛勤胼胝、奔走泥塗、雨汗淋漓、還禁不住那當空日晒、你爹爹比他、不已是神仙了、又有那下一等人、一時誤候問成罪案、困在囹圄、受盡鞭箠、還要用手鎖足、這際時

係拘于那不見天日之處休說冷水便是泥汁也不能勾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父娘皮肉痛癢一般難道偏他們受得苦起你爹爹比他並不是神仙令司獄司中見有一二百名罪人我意欲散禁他每在獄日給冷水一次待交秋再作理會蘭孫道爹爹未可造次獄中罪人皆不良之輩若輕鬆了他倘有不測受累不淺安卿道我以好心待人人豈負我（正未必然）我但分付牢子緊守監門便了這是命當有事只因這一節有分教

　應死囚徒俱脫網　施仁郡守反遭殃

次日安卿升堂分付獄吏將囚人、散禁在牢日給涼水與他、須要小心看守獄卒應諾了、當日便去牢裡鬆放了、衆囚各給涼水牢子們緊緊看守、不致疏虞、過了十來日、牢子們就懈怠了、忽又是七月初一日、獄中舊例每逢月朔、便獻一番利市、那日燒過了紙、衆牢子們都去喫酒散福從下午喫起、直喫到黃昏時候、一個個酩酊爛醉、一干囚犯初時見獄中寬縱、已自起心、這牢內中有幾個有親眷的、密地教對付些利器、暗藏在身邊、當日見衆人已醉、就便乘機發作、約莫到二更時分獄中一片聲喊起、一二百罪

人、一齊動手先將那當牢的禁子殺了、打出牢門、將那獄吏牢子、一個個砍翻、撞見的多是一刀一個、有的躲在黑暗裏聽時、只聽得喊道、太爺平時仁德、我（這有公道）每不要殺他、直反到各衙、殺了幾個佐貳官、那時正是清平時節、城門還未曾閉、衆人吶聲喊、一鬨逃走出城、正是

鰲魚脫却金鉤去　擺尾搖頭再不來

那時裴安卿聽得喧嚷、在睡夢中驚覺、連忙起來、早已有人報知裴安卿、聽說却正似頂門上失了三魂、脚底下蕩了七魄、連聲只叫得苦、懊道不聽蕭孫之

捨道如此

言、以至于此、誰知道將仁待人、被人不仁、一面點起民壯、分頭追捕、多應是海底撈針、那尋一個、次日備由申報與上司、知道少不得動了一本、不上半月、已到汴京、奏章早達天聽、天子與群臣議處、若是裴安卿是個貪贓刻剝、阿諛諂佞的、朝中也還有人喜他、只爲平素心性剛直、不肯趨奉權貴、况且一清如水、俸資之外、毫不苟取、那有錢財賄賂勢要、所以無一人與他辨究、多道縱因越獄、典守者不得辭其責、又且殺了佐貳、獨留刺史、事屬可疑、合當拿問、天子准奏、即便批下本來、着法司差官扭解到京、那時裴

安卿便是重出世的召父、再生來的杜母、也只得低頭受縛、卻也道自己素有政聲、還有辨白之處、吩咐蘭孫收拾了行李、父女兩個、同了押解人起程、不則一日、來到東京、那裴安卿舊日住居、已奉聖旨抄沒了、僮僕數人、分頭逃散、無地可以安身、還虧得鄭夫人在時、與清真觀女道往來、只得借他一間房子、與蘭孫住下了、次日青衣小帽、同押解人到朝候旨、奉聖旨下大理獄勘審、即刻便自進牢、蘭孫只得將了些錢鈔、買上告下、去獄中傳言寄語、擕茶送飯、元來裴安卿年衰力邁、受了驚惶、又受了苦楚、日夜憂慮、飲

食不進、蘭孫設處送飯、枉自費了銀子一日見蘭孫正到獄門首來、便與侄女兒說道、我氣塞難當、今日大分必死、只爲爲人慈善、以致召禍、累了我兒、雖然罪不及孥、只是我死之後、無路可投、作婢爲奴定然不免、那安卿說到此處、好如萬箭鑽心、長號數聲而絕、還喜未及會審、不受那三木囊頭之苦、蘭孫跌脚搥胸、哭得個發昏章第十一、欲要領取父親屍首、又道是朝廷罪人、不得擅便、當時蘭孫不顧死生利害、闖進大理寺衙門、哭訴越獄根由、甚感傷人、幸得那太理寺卿、還是個存公道的人、見了這般情狀、惻然

不恐隕卸、進一道表章、上寫着

大理寺卿臣某、勘得襄陽刺史裴習、撫字心勞、提防政拙、雖法禁多疏、自干天譴、而反情無據、可表臣心、今已瘐死囹圄、宜從寬貸、伏乞速降天恩、赦其遺屍歸葬、以彰朝廷優待臣下之心、臣某惶恐上言

那真宗也是個仁君、見裴習已死、便自不欲苛求、即批准了表章、蘭孫得了這個消息、還筭是貴遞裯下那琴、器中取樂、將身邊所剩餘銀、買口棺木、僱人擡出屍首、盛殮好了、停在清真觀中、做些羹飯澆奠了

一番又哭得一佛出世那裴安卿所帶盤費原無幾何到此已用得乾乾淨淨了雖是已有棺木殯葬之資毫無所出蘭孫左思右想道只有個舅舅鄭公見任西川節度使帶了家眷在彼却是路途險遠萬萬不能搭救眼下無計可施事到頭來不自由只得手中拿個草標將一張紙寫著賣身葬父四字到靈柩前拜了四拜禱告道爹爹陰靈不遠保奴前去得遇好人拜罷起身噙著一把眼淚抱着一腔寃恨忍着一身羞恥沿街喊叫可憐裴蘭孫是個嬌滴滴的閨中處子見了一個驀生人也要面紅耳熱的不想今

日出頭露面、思念父親臨死言詞、不覺寸腸俱裂。正是

天有不測風雲　人有旦夕禍福
生來運蹇時乖　只得含羞忍辱
父兮輕捐七身　女兮銜冤痛哭
縱交血染鵑紅　彼蒼不念煢獨

又道是天無絕人之路。正在街上賣身、只見一個老媽媽走近前來、欠身施禮、問道小娘子為着甚事賣身、又恁般愁容可掬。仔細認認、吃了一驚道這不是裴小姐、如何到此地位。原來那媽媽正是洛陽的薛

婆那夫人在時薛婆有事到京常在裴家往來的故此認得蘭孫擡頭見是薛婆就同他走到一個僻靜所在含淚把上項事說了一遍那婆子家最易眼淚出的說到傷心之處不覺也哭起來道原來尊府老爺遭此大難看見個富家之女如何做得以下之人若要賣身盡著如此才貌不到得便爲奴作婢也免不得是個偏房了蘭孫道今日爲了父親就是殺身也說不得何惜其他薛婆道既如此小姐請免愁煩洛陽縣劉刺史老爺年老無兒夫人王氏要與他取個偏房前日消囑付我在本處尋了多時並無一個

[illegible]

中意的、如今因爲洛陽一個大姓、央我到京中那廂求一頭親事、夫人乘便囑付親侄王文用帶了身價、同我前來遍訪、也是有緣、遇着小姐、王夫人原說要個德容兩全的、今小姐之貌、絕世無雙、賣身葬父、又是大孝之事、這事十有九分了、那劉刺史仗義疏財、王夫人大賢大德、小姐到彼、難道擯將落後、儘可快活終身、未知尊意何如、蘭孫道、但憑媽媽主張、只是賣身爲婢、玷辱門庭、千萬莫說出眞情、只認做民家之女罷了、薛婆點頭道是、隨引了蘭孫小姐一同到王文用寓所來、薛婆就對他說知備細、王文用遠遠

薛所筭直百金何用媒

地嫖去看那小姐已覺得傾國傾城、便道有如此絕色佳人、何怕不中姊娘之意、正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當下一邊是落難之際、一邊是富厚之家、並不消爭短論長、已自一說一中、整整兌足了一百兩雪花銀子、遞與蘭孫小姐收了、就要接他起程、蘭孫道、我本爲葬父、故此賣身、須是完葬事過、纔好去得、薛婆道、小娘子、你孑然一身、如何完得葬事、何不到洛陽成親之後、那時央劉老爺差人埋葬、何等容易、蘭孫只得依從、那王文用是個老成才幹的人、見是要與姊

夫為妾的、不敢怠慢、教薛婆與他作伴同行、自己常在前後、東京到洛陽、只有四百里之程、不上數日早已到了、到家、王文用自往廚房中去了、薛婆便悄悄地領他進去、小見了王夫人、夫人擡頭看覷孫時、果然是

脂粉不施、有天然姿格、梳妝略試、無半點塵紛、舉止處態度從容、語言時聲音嬌嫩、雙蛾顰蹙、渾如西子入吳時、兩頰含愁、正似王嬙辭漢日、可憐嫵媚清閒女、權作追隨宦室人、

當時王夫人滿心歡喜、問了姓名、便收拾一間房子

此一念有[illegible]何必

安頓蘭孫、撥一个養娘服事他、次日便請劉元普來、從容說道、老身今有一言、相公幸勿嗔怪、劉元普道、夫人有話即說、何必諱言、夫人道、相公你豈不聞人生七十古來稀、今你壽近七十、前路幾何、並無子息、常言道、無病一身輕、有子萬事足、久欲與相公納一側室、一來爲相公持正、不好妄言、二來未得其人、姑且隱忍、今娶得汴京裴氏之女、正在妙齡、抑且才色兩絕、願相公立他做個偏房、或者生得一男半女、也是劉門後代、劉元普道、老夫只恐命裡無嗣、不欲耽誤人家幼女、誰知夫人如此用心、而今且與他出來

見我、當下蘭孫小姐移步出房、倒身拜了劉元普、看見、心中想道、我觀此女儀容動止、決不是個以下之人、便開口問道、你姓甚名誰、是何等樣人家之女、為甚事賣身、蘭孫道、賤妾乃汴京小民之女、姓裴、小名蘭孫、父死無資、故此賣身殯葬、口中如此說、不覺暗地裡偷彈淚珠、劉元普相了、又相道、你定不是民家之女、不要哄我、我看你愁容可掬、必有隱情、可對我一一直言、與你做主分憂便了、蘭孫初時隱諱、怎當得劉元普再三盤問、只得將那放回得罪緣由、從前至後、細細說了一遍、不覺淚如湧泉、劉元普大驚失

色也不覺淚下道、我說不像民家之女、夫人幾乎認了老夫、可惜一個好官、遭此屈禍、忙向蘭孫小姐連稱得罪、又道、小姐身既無依、便住在我這裡、待老夫選擇地與殯葬尊翁、便了、蘭孫道、若得如此周全、此恩德天可憐、相公先受賤妾一拜、劉元普慌忙扶起、分付養娘好生服事裴家小姐、不得有違、當時走到廳堂、即刻差人往汴京迎裴使君靈柩、不多日扶柩到來、却好錢塘李縣令靈柩一齊到了、劉元普將來共停在一個庄廳之上、備了兩個祭筵拜奠、張氏自領了兒子拜了亡夫、元普也領蘭孫拜了亡父、又延

作人君子之言

了一個有名的地理、頗揀尋了兩塊好地基、等待臘月吉日安葬、一日王夫人又對劉元普說道、那裴氏女雖然貴家出身、却是落難之中、得相公救拔他的、若是流落他方、不知如何下賤去亦相公又與他擇地葬親、此恩非小、他必甘心與相公爲妾的、既是名門之女、或者有些福氣、誕育子嗣、也不見得、若得如此、非但相公有後、他也終身有靠、未爲不可、望相公思之、夫人不說猶可、說罷、只見劉元普勃然作色道、夫人說那裡話、天下多美婦人、我欲娶妾、自可別圖、豈敢汚裴使君之女、劉弘敬若有此心、神天鑒察、夫人

聽說、自道失言頓口不語、劉元普心裡不樂想了一回道、我也太呆了我既無子嗣何不索性認他爲女斷了夫人這點念頭、便叫丫鬟請出裴小姐來道、我叨長尊翁多年、又同爲刺史之職、年華高邁、子息全無小姐若不弃嫌欲待螟蛉爲女、意下何如、蘭孫道、妾蒙相公夫人收養、願爲奴婢、早晚服事、如此厚待、如何敢當、劉元普道、當有此理、你乃宦家之女、偶遭挫折、焉可賤居下流、老夫自有主意、不必過謙、蘭孫道、相公夫人、正是重生父母、雖粉骨碎身、無可報答、既蒙不鄙微賤認爲親女、焉敢有違、今日就拜了爹

婦人之見

媽劉元普歡喜不勝便對夫人道今日我以蘭孫爲女可受他全禮當下蘭孫插燭也似的拜了八拜自此便呼劉相公夫人爲爹爹母親十分孝敬倍加親熱夫人又說與劉元普道相公既認蘭孫爲女須當與他擇壻侄兒王文用青年喪偶管理多年才幹精敏也不辱莫了女兒相公何不與他成就了這頭親事劉元普微微笑道內侄繼娶之事少不得在老夫身上今日自有个主意你只管打點妝奩便了夫人依言元普當時便擇下了一个成親吉日到期宰殺猪羊大排筵會遍請鄉紳親友并李氏母子內侄王

文用一同來赴慶喜筵衆人還只道是劉公納寵

盡是肉眼愚人

王夫人也還只道是與侄兒成婚正是

萬丈廣寒難得到　嫦娥今夜落誰家

看看吉時將及只見劉元普教人捧出一套新郎衣飾擺在堂中劉元普拱手向衆人說道列位高親在此聽弘敬一言敬聞利人之色不仁乘人之危不義襄陽裴使君以祖事繫獄身死有女蘭孫年方及笄荊妻欲納爲妾以敬等之子嗣決不敢污使君之清

有生意

德內侄王文用雖有經濟之才却非仕宦中人亦難以配公侯之女唯我故人李縣令之子彥青者既出

望族、又值青年、貌比潘安、才過子建、誠所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者也、今日特爲兩人成其佳耦、諸公以爲何如、衆人異口同聲、讚歎劉公盛德、李春郎出其不意、却待推遜、劉元普那裡肯從、便親手將新郎衣巾與他穿帶了、次後笙歌鼎沸、燈燭熒煌、遠遠聽得環珮之聲、却是薛婆做了喜娘、幾個丫鬟一同簇擁着蘭孫小姐出來、二位新人立在花毯之上、交拜成禮、眞是說不盡那奢華富貴、但見

粉孩兒對對挑燈、七娘子雙雙執扇、觀看的是風檢才麻婆子。誇稱道鵲橋仙並進小蓬萊。伏侍的

即此便見陰德非小

是好姐姐。那青娘幫襯道、賀新郎同入銷金帳、做嬌客的磨鎗備箭、豈宜重問後庭花。做新婦的半羞還憂、此夜定然川撥棹、脫布衫時歡未艾、花心動處喜非常。

當時裴氏和春郎、魂夢之中、也不想得到此、真正喜自天來。蘭孫小姐燭影之下、覷見新郎容貌不凡、也自暗暗地歡喜、只道嫁個老人星、誰知却嫁了個文曲星。行禮已畢、便伏侍新人上轎、劉元普親自送到南樓、結燭合巹、又把那千金粧奩、一齊送將過來。劉元普自回去陪賓、大吹大擂、直飲至五更而散。這里

洞房中一對新人、眞正佳人遇着才子、那一宵歡愛端的是如膠似漆、似水如魚、枕邊說到劉公大德、兩下裡感激、深入骨髓、次日天明起來、見了張氏張氏又同他夫婦拜見劉公、十萬分稱謝、隨後張氏就辦些祭物、到靈柩前叫媳婦拜了公公、兒子拜了岳父、張氏撫棺哭道、丈夫生前爲人正直、死後必有英靈、劉伯父周濟了寡婦孤兒、又把名門貴女、做你媳婦、恩德如天、非同小可、幽冥之中、乞保佑劉伯父早生貴子、壽過百齡、春郎夫妻、也各自默默地禱祝、自此上和下睦、夫唱婦隨、日夜焚香保劉公冥福、不覺光

遣辭　來　度自然

陰荏苒又是臘月中旬營葬吉期到了劉元普便同聚起匠役人工在本廳上擡取一對靈柩到墳塋上來張氏與春郎夫妻各各帶了重孝相送當下埋棺封土已畢各立一個神道碑一書宋故襄陽刺史安卿裴公之墓一書宋故錢塘縣尹克讓李公之墓只見松柏參差山水環繞宛然二塚相連劉元普設三牲禮儀親自舉哀拜奠張氏三人放聲大哭哭罷一齊望着劉元普拜倒在荒艸地上不起劉元普連忙答拜只是謙謙無能略無一毫自矜之色隨即回來各自散訖是夜劉元普睡到三更只見兩個人幞頭

象簡、金帶紫袍、向劉元普撲地倒身拜下、口稱大恩人、劉元普喫了一驚、慌忙起身扶住道、二位尊神何故降臨、折殺老夫也、那左手的一位說道、某乃襄陽刺史裴習、此位即錢塘縣令李公克讓也、上帝憐我兩人清忠、封某爲天下都城隍、李公爲天曹府判官之職、某繫獄身死之後、幼女無投、承公大恩、賜之佳壻、又賜佳城、使我兩人冥冥之中、遂爲兒女姻眷、恩同天地、難效涓涘、已曾合表上奏天庭、上帝鑒公盛德、特爲官加一品、壽益三旬、子生雙貴、幽明雖隔、敢不報知、那右首的一位又說道、某只爲與公無交難

節天子

訴衷曲故此空函寓意不想公一見即明慨然認義養生送死已出殊恩淑女承祧尤為望外兼益壽遐嗣未足報洪恩之萬一今有遺腹小女鳳鳴明早已當出世敢以此女為長郎君箕帚公與我媳我亦與公媳略盡報效之私言訖拱手而別劉元普慌忙出送被兩人一推猛然驚覺卻正與王夫人睡在床上便將夢中所見所聞一一說了夫人道妾身亦夢相公大德古今罕有自然得福非輕神明之言諒非虛謬劉元普道裴李二公生前正直死後為神他感我嫁女婚男故來託夢理之所有但說我壽增三

于世間那若百歲之人、又說賜我二子、我今年已七十、雖然、精力不減少時、那七十歲生子、却也難得、恁未必然、次日早晨、劉元普思憶夢中言語、整了衣冠、步到南樓、正要說與他二人知道、只見李春郎夫婦出來相迎、春郎道、昨晚生下小妹、方在坐草之際、昨夜我母子三人、各有異夢、正要到伯父處報知賀喜、豈知伯父已先來了、劉元普見說張氏生女、思想夢中李君之言、好生有驗、只是自已不曾有子、不好說得、當下問了張氏平安、就問夢中所見如何、李春郎道、夢見父親岳父、俱已爲神、口稱伯父大德感動天

庭已為延壽添子、三人所夢、揔只一樣、劉元普暗暗稱奇、便將日已夢中光景、一一對兩人說了、春郎道、此皆伯父陰德所致、天理自然、非虛幻也、劉元普隨即回房與夫人說知、各各駭歎、又差人到李家賀喜、不踰時、又及滿月、張氏抱了幼女、來見伯父伯母、元普便問令愛何名、張氏道、小名鳳鳴、是亡夫夢中所囑、劉元普見與已夢相符、愈加驚異、話休絮煩、且說王夫人當時年已四十歲了、只覺得喜食醎酸、時常作嘔、劉元普只道中年人病發、延醫看脈、沒一個解說得出、就有個把有手段的料道、像是有喜的氣脈、

却曉得劉元普年已七十、王夫人年已四十、從不曾生育的、爲此都不敢下藥、只說道夫人此病不消服藥、不久自瘳、劉元普也道這樣小病、料是不妨、自此也不延醫、放下了心、只見王夫人又過了幾時、當眞病好、但覺得腰肢日重、裙帶漸短、眉低眼慢、乳脹腹高、劉元普半信半疑、道夢中之言果然不虛、日月易過、不覺又及產期、劉元普此時不由你不信是有孕、提防分娩、一面喚了收生婆進來、又僱了一個奶子、忽一夜、夫人方睡、只聞得異香撲鼻、仙音嘹喨、夫人便覺腹痛、衆人齊來伏侍、分娩不上半個時辰、生

下一個孩兒香湯沐浴過了看時只見眉清目秀鼻直口方十分魁偉夫妻兩人歡喜無限元普對夫人道一夢之靈驗如此若如裴李二公之言皆上天之賜也就取名劉天祐字夢禎此事便傳遍洛陽一城把做新聞傳說百姓們編出四句口號道

劉氏生來有奇骨　爲人專好積陰騭
嫁了裴女換劉兒　養得頭生做七十

轉眼間又是滿月少不得做湯餅會衆鄉紳親友齊來慶賀眞是賓客塡門喫了三五日筵席春郎與蘭自梯己設宴賀喜自不必說且說李春郎自從戊

郎葬父之後、一發潛心經史、希圖上進、以報大恩、又得劉元普扶持、入了國子學、正與伯父母妻商量、到京赴學以待試期、只見汴京有個公差到來、說是鄭樞密府中所差、前來接取裴小姐一家的、元來那蘭孫的舅舅鄭公、數月之內、已自西川節度內召爲樞密院副使、趲京之日、已知妹夫被難而亡、遂到清真觀問取甥女消息、說是寄在洛陽、又差人到洛陽探問、曉得劉公仗義全婚、稱歎不盡、因爲思念甥女、故此欲接取他姑嫂夫婿、一同赴京相會、春郎得知此信、正是兩便、蘭孫見說舅舅回京、也自十分歡喜、當

下稟過劉公夫婦、就要擇個吉日、同張氏扶櫬起程。剋期、劉元普治酒餞別、中間說起夢中之事、元普從對張氏說道、舊歲老夫夢中得見令先君、說令愛與、小兒有婚姻之分、前日小兒未生、不敢啟齒、如今倘蒙不鄙、願結絲蘿、張氏欠身答道、先夫夢中曾言、又蒙伯伯垂諭、大恩未報、敢惜一女、只是母子孤寒如故、未敢仰攀、倘得大子成名、當以小女奉郎君箕箒、當下酒散、劉公又囑付蘭孫道、你丈夫此去、前程萬里、我兩人在家安樂、孩兒不必掛懷、諸人各各流淚、戀戀不捨、臨行、又自再三下拜、感謝劉公夫婦

盡禮、然後垂淚登程去了、洛陽與京師却不甚遠、不時、常有音信往來、不必細說、那表公子劉天祐自從生育、日往月來、又早過歲過頭、一日、奶子抱了小官人、同了養娘朝雲、往外邊耍子、那朝雲年十八歲、頗有姿色、隨了奶子、出來頑耍了一晌、奶子道、姐姐、你與我畧抱一抱、怕風大、我去將衣服來與他穿、朝雲接、過抱了、奶子進去了一回、出來、只聽得公子啼哭之聲、着了忙、兩步當一步、走到面前、只見朝雲一手抱了、一手伸在公子頭上揉着、奶子疾忙近前看時、只見跌起老大一個疙路、便大怒發話道、我畧轉得

一觔背便把他跌了、你豈不曉得他是老爺夫人的性命、若是知道、須連累我喫苦、我便去告訴老爺夫人、看你這小賤人逃得過這一頓責罰也不、說罷、拖了公子氣憤憤的便走、朝雲見他勢頭不好、一時性發、也接應道、你這蠢老豬狗、倚仗公子、勢利、便欺負、人、被口說我、不要使盡了英雄、貨藏你是奶子、便是公子、我也從不曾見有七十歲的養娘生卵、他是拖來也是拖來的人、那爲這一跌、便凌辱我、倒要、雖是、口強、卻也心慌、不敢便走進來、不想那奶子一五一十、竟將朝雲發話對劉元普說了、元普聽罷、忻然說

道這也怪他不得、七十生子、原是罕有、他一時妄言、何足計較、當時奶子只道撇開朝雲一場、少也識個半死、不想元普如此寬容、把一片火性化做半盃冰水、抱了公子自進去了、却說元普當夜與夫人喫夜飯罷、自到書房裏去安歇、分付女婢道與朝雲到我書房裏來、衆女婢只道爲日裏事發、要難爲他、到替他擔着一把干係、狠似鷹拿燕雀的把朝雲拿到、可憐朝雲懷着鬼胎、戰兢兢的立在劉元普面前、只打點領責、元普分付衆人道、你每多退去、只留朝雲在此、衆人領命、一齊都散、不留一人、元普便叫朝雲閂

劉公賺親之情甚不在窮伊也

上了門、朝雲正不知劉元普葫蘆裡賣出甚麼藥來、只見劉元普叫他近前說道、人之不能生育、多因交會之際、精力衰微、浮而不實、故艱乎種子、若精力健旺、雖老猶少、你知道老年人不能生產、便把那抱別姓、借[illegible][illegible]、這樣那說疑我、我今夜留你在此、正要與你試一試精力、消你這點疑心、原來劉元普初時只道自己不能生兒、所以不肯輕納少年女子、如今已得過頭生、便自放膽大了、又見夢中說尚有一子、一時間不覺通融起來、那朝雲也是偶然失言、不想到此分際、卻也不敢違拗、只得伏侍元普解衣同寢、但

一個似八百年彭祖的長兄一個似三十歲顏回的少女尤雲殢雨宛如傾洛水澆着壽星頭似水如魚呂望持鈎竿撥動楊妃舌乘牛老君摟住捧珠籃的龍女騎驢古老搭着執笊籬的仙姑背廉藤纏定牡丹花綠毛龜採取芙蕖蕊太白金星淫性發、上青玉女慾情來、

劉元普雖則年老、精神强悍、朝雲只得忍着痛苦承受、約莫弄了一個更次、陽洩而止、是夜劉元普便與朝雲同睡、天明朝雲自進去了、劉元普起身對夫人

好个丈人

此何要緊

說知此事、夫人只是笑、衆女婢和奶子多道老爺一向極有正經、而今到恁般老沒志氣、誰想劉元普和朝雲只此一宵、便受了娠、劉元普也是一時要他不疑賣弄本事、也不道如此快殺、夫人便鋪個下房、勸相公册立朝雲爲妾、劉元普應允了、便與朝雲戴笄納爲後房、不時徃朝雲處歇宿、朝雲想起當初一時失言、倒得了這一個好地位、劉元普與朝雲戲語道你如今方信公子不是拖來拖來的了麽、朝雲耳紅面赤、不敢言語、轉眼之間、又巳十月滿了、一日朝雲腹痛難禁、也覺得異香滿室、生下一個兒子、方纔落

地、只聽得外邊喧嚷、劉元普出來看時、却是報李春郎狀元及第的、劉元普見侄兒登第、不辜負了從前認義之心、又且正値生子之時、也是個大大吉兆、心下不勝快樂、當時報喜人就呈上李狀元家書、劉元普拆開看道、

侄子母孤孀、得延殘息足矣、賴伯父保全終始、遂得成名、皆伯父之賜也、邇來二尊人起居、想當佳勝、本欲給假一候尊顏、緣侍講東宮、不離朝夕、未得如心、姑寄御酒二瓶、為伯父頤老之資、宮花二朵、為賢郎鼎元之兆、臨風神逝、不盡鄙忱、

劉元普、看畢、收了御酒宮花、進來與夫人說知、只見公子天祐走將過來、劉元普喚住、遞宮花與他道、哥哥在京得第、特寄宮花與你、願我兒他年瓊林賜宴、與哥哥今日一般、公子欣然接去、向頭上亂插、坐着答娘唱了兩個深喏、引得那兩個老人家歡喜無限、劉元普隨即修書賀喜、並說生次子之事、打發京中人去訖、便把皇封御酒、祭獻裴李二公、然後與夫人同飲、從此又將次子取名天錫、表字夢符、兄弟日漸長成、十分乖覺、劉元普延師訓誨、以待成人、又感上天祐庇、一發修橋砌路、廣行陰德、裴李二墓每年

春秋祭掃不題、再表李狀元在京之事、那鄭樞密與夫人魏氏、止生一幼女、名曰素娟、尚在襁褓、他只為姐夫姐姐早亡、甚是愛重甥女、故此李氏一門在他府中十分相得、李狀元自成名之後、授了東宮侍講之職、深得皇太子之心、自此十年有餘、真宗皇帝崩了、仁宗皇帝登極、優禮師傅、便超陞李彥青為禮部尚書、進階一品、那劉元普仗義之事、自仁宗為太子時、已自幾次奏知、當日便進上一本、懇賜還鄉祭掃、并乞褒封、仁宗頒下詔書、錢塘縣尹李遜追贈禮部尚書、襄陽刺史裴習追復原官、各賜御祭一筵、青州

刺史劉弘敬、以原官加陞三級、禮部尚書李彥青給假半年、還朝復職、李尚書得了聖旨、便同張老夫人、裴夫人、鳳鳴小姐、謝別了鄭樞密、馳驛回洛陽來、一路上車馬旌旗、炫燿數里、府縣官員、出郭迎接、那李尚書去時、尚是弱冠、來時已作大臣、却又年止三十、洛陽父老、觀者如堵、都稱嘆、劉公不但有德、抑且能識好人、當下李尚書家眷先到劉家下馬、劉元普夫婦兩個、忙排香案迎接聖旨、山呼已畢、張老夫人、李尚書、裴夫人、俱各紅袍玉帶、簇了鳳鳴小姐、齊齊拜倒在地、稱謝洪恩、劉元普扶起尚書、王夫人扶起夫

所見奇　妙

妙虛字

人小姐就喚兩位公子出來相見姊姊兄嫂眾人看

見兄弟二人相貌魁梧又酷似劉元普模樣無不欣

喜都稱嘆道大恩人生此雙璧無非積德所招隨即

排着衙祭到裴李二公坆塋[illegible][illegible]奠酒張氏等四人

各各痛哭一場[illegible]祭畢同到元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

套酒行數巡劉元普把盞對裴李二子說道老夫有

一衷腸之話含藏十餘年矣今日不敢不說令先君

與老夫生平實無一面之交當賢母子來投老夫茫

然不知就裏及至拆書看時並無半字初時不解其

意仔細想將起來必是聞得老夫虛名欲待託妻寄

子婦是從無一面雖叙衷情故把空書藏着誑謊老夫當日認假爲真雖妻子跟前不敢說破其實所稱八拜爲交皆虛言耳今日喜得賢侄功成名遂耀祖榮宗老夫悲無不至是埋沒令先君一段苦心也言畢即將原書遞與尚書母子展看尚書母子號慟感謝衆人直至今日纔曉得空函誌義之事十分稱嘆不止正是

故舊託孤天下有　虛空誌義古來無
世人盡效劉元普　何必相交在始初

話下劉元普又說起長公子求親之事張老夫人欣

縣允諾、裴夫人起身說道、奴受爹爹厚恩、未報萬一、今舅舅鄭樞密生一表妹、名曰素娟、正與次夢同庚、奴家願爲作伐、成其配偶、劉元普稱謝了、當日無話、劉元普隨後就與天祐聘了李鳳鳴小姐、李尚書一面寫表、轉達朝廷、奏聞空函謬義之事、一面修書與鄭公說合、不題、時仁宗看了表章、龍顏大喜、驚歎劉弘敬盛德、隨頒恩詔、除建坊旌表外、特以李彥青之官封之、以彰殊典、那鄭公素慕劉公高義、求婚之事、無有不從、李尚書既做了天祐舅舅、又做了天錫中表聯襟、親上加親、十分美滿、以後天祐狀元及第、天

錫進士出身、兒弟兩人、青年同榜、劉元普直看二子成婚、各各生了、然後忽一夜夢見裴使君來拜道、恭任部陂陞已滿、乞公早赴瓜期、上帝已有旨矣、次日無疾、而終、恰好、百歲、王夫人也自壽過八十、李尚書夫婦痛哭倍常、認作親生父母、心喪六年、雖然劉氏自有子孫、李尚書却自年年致祭、追敍做知恩報恩、唯有裴公無後、也是李氏子孫世世拜掃、自此世居洛陽、看守先塋、不同再娶、裴夫人生子、後來也出仕貴顯、那劉天祐直做到同平章事、劉天錫直做到御史大夫、劉元普屢受褒封、子孫蕃衍不絕、此陰德之

報也這本話文出在空緘記如今依傳編成演義一回所以奉勸世人爲善有詩爲証

陰陽揔一理　禍福唯自求
莫道天公遠　須看刺史劉

拍案驚奇卷二十終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二十一

袁尚寶相術動名卿　鄭舍人陰功叨世爵

詩曰

燕門壯士吳門豪　筑中注鉛魚隱刀
感君恩重與君死　泰山一擲若鴻毛

話說唐德宗朝、有個秀才、南劍州人、姓林名積、字善甫、爲人聰俊、廣覽詩書九經三史、無不通曉、更兼存心梗直、在京師太學讀書、給假回家、侍奉母親之病、母病愈、不免再往學中、免不得暫別所親、相辭親戚隣里、教當直王吉挑着行李、迤邐前進、在路但見或過山林、聽樵歌於雲嶺、又經別浦、聞漁唱於

烟波、或抵鄉村、將過市井、纔見綠楊垂柳影遮、幾處之樓臺、那堪啼鳥落花、知是誰家之院宇、看遍有無窮之景致、行將有不盡之驅馳、饒會得夜住曉行、無路登舟、不只一日至蔡州到個去處、天色已晚、但見

十里俄驚霧暗、九天倏覩星明、八方商旅卸行裝、七級浮屠燃夜火、六融飛鳥爭投棲于樹杪、五花畫舫盡返棹于洲邊、四野牛羊皆入棧、三江漁釣悉歸家、兩下招商俱說此間可宿、一聲畫角、應知前路難行、

兩個投宿于旅邸、小二哥接引、揀了一間寬潔房子、當直的安頓了擔杖、善甫稍歇、討了湯洗了脚、隨分喫了些晚食、無事閒坐則箇、不覺早點燈、交當直安排宿歇、來日早行、當直王吉在床前打鋪自睡、且說林善甫脫了衣裳也去睡、但覺物瘾其背、不能睡着、壁上有燈尚猶未滅、遂起身揭起薦席看時、見一布囊、囊中有一錦囊、囊中有大珠百顆、遂收於箱籠中、當夜不在話下、到來朝天色已曉、但見

　　朧霧裝成野外、殘霞染就荒郊、耕夫隴上、朦朧月色將沉、織女機邊、幌蕩金烏欲出、牧牛兒尚

睡猶酣。女未興。樵舍外已聞犬吠。招提內尚見

僧眠、

天色將曉、起來洗漱罷、繫裹了、教當直的一面安排了行李、林善甫出房中來、問店主人、前夕恁人在此房內宿、店主人說道、昨夕乃是一巨商林善甫、見說此乃吾之故友也、因候我失期、看着那店主人、道此人若回來尋時、可使他來京師上庠貫道齋尋問林上舍、名積、字善甫、千萬千萬、不可誤事、說罷還了房錢、相揖作別去了、王吉前面挑着行李什物、林善甫後面行、迤邐前進、林善甫放心不下、恐店主人忘了、

遂於沿路上、令王吉於墻壁粘手榜云。某年某月某日、有劍浦林積假館上庠、有故人元珠、可相訪於貫道齋、不只一日到於學小恭了假、仍舊歸齋讀書、止說這囊珠子、乃是富商張客遺下了去的、及至到於市中取珠欲貨、方知失去、詭得魂不附體、道苦也、我生受數年、只選得這包珠子、今已失了、歸家妻子孩兒如何肯信、再三思量不知失於何處、只得再回沿路店中尋討、直尋到林上舍所歇之處、問店小二時、店小二道我却不知你失去物事、張客道、我歇之後、有恁人在此房中安歇、店主人道我便忘了、從你去

後有個官人來歇一夜了、趁早便去、臨行時分付道、有人來尋時、可千萬使他來京師上庠貫道齋問孫上舍名積、張客見說言語蹺蹊、口中不道、心下思量莫是此人收得我之物、當日只得辭了店中、迤邐再取京師路上來、見沿路貼着手榜、中有元珠之句、略略放心、不只一日、直到上庠、未去歇泊、便來尋問學前門有個茶坊、但見

木櫃高懸紙屏、横挂壁間名画、皆唐朝吳道子丹青、甌內新茶、盡出在玉川子作者、

張客入茶坊喫茶、茶罷、問茶博士道、此間有個林上

舍否、博士道、上舍姓林的極多、不知是那個林上舍、張客說、貫道齋、名猜、字善甫、茶博士見說、道這個便是個好人、張客見說道是好人、心下又放下二三分、張客說、上舍多年個遠親、不相見、怕忘了、若來時相指引則個、正說不了、茶博士道、兀的出齋來的官人便是他、在我家寄衫帽、張客見了、不敢造次、林善甫入茶坊、脫了衫帽、張客方纔向前、看着林上舍唱個喏便拜、林上舍道、男兒膝下有黃金、如何拜人、那時林上舍不識他有甚事、但見張客簌簌地淚下、哽咽了說不得、歇定、便把這上件事一一細說一遍、林善甫

見說便道不要慌物事在我處我且問你則個裡面有甚麼張客道布囊中有錦囊內有大珠百顆林上舍道多說得是帶他去安歇處取物交還張客看見了道這個便是不願都得但只覓得一半歸家養膳老小感戴恩德不淺林善甫道豈有此說我若要你一半時須不沿路粘貼手榜交你來尋張客再三那肯都領情願只領一半林善甫堅執不受如此數次相推張客見林上舍再三再四不受感戴洪恩不已拜謝而去將珠子一半於市貨賣得銀來皆在有名佛寺齋僧就與林上舍建立生祠供養報答還珠

皆是個不負心的

之恩善甫後來一舉及第詩云

林積還珠古未聞　利心不動道心存
暗施陰德天神助　一舉登科耀姓名

善甫後來位至三公二子歷任顯宦古人云積善有善報積惡有惡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作惡之家必有餘殃正是

黑白分明造化機　誰人會解刦中危
分明指與長生路　爭奈人心着處迷

此本話文叫做積善陰騭乃是京師老郎傳留至今小子爲何重宣這一遍只爲世人貪財好利見了別

人錢鈔昧著心就要起發了何況是失下的一發是應得的了誰肯輕還本主不知冥冥之中陰功極重所以裴令公相該餓死只因還了玉帶後來出將入相竇諫議命主絕嗣只爲還了遺金後來五子登科其餘小小報應說不盡許多而今再說一個一點善念直到得脫了窮胎變成貴骨就與看官們一聽方知小子勸人做好事的說話不是沒來歷的你道這件事出在何處國朝永樂爺爺未登　帝位還爲燕王其時有個相士叫做袁柳莊名珙在長安酒肆遇見一夥軍官打扮的在裡頭喫酒柳莊把內中一人

看了一看、大驚、下拜道、主公乃真命天子也、其人搖手道休得胡說、却問了他姓名去了、明日只見燕府中有懿旨召這相士、相士朝見擡頭起來、正是昨日酒館中所遇之人、元來燕王裝做了軍官、與同護衛數人出來微行的、就密教他仔細再相柳莊。相罷稱賀、從此燕王決了大計、後來靖了內難、乃登大寶、酬他一個三品京職、其子忠徹、亦得蔭爲尚寶司丞、人多曉得柳莊神相、却不知其子忠徹傳了父術、也是一個百靈百驗的、京師顯貴公卿、沒一個不與他往來、求他風鑑的、其時有一個姓王的部郎、家中人眷

不時有病一日袁尚寶來拜、見他面有憂色、問道、老先生尊容滯氣、應主人眷不寧、然不是生成的、恰、似、有外、來、妨、礙、原、可、趨、避、部郎道、如何趨避、望請見教、正說話間、一個小廝、捧了茶盤出來送茶、尚寶看了一看、大驚道、元來如此、須臾罷茶、小廝接了茶鍾進去了、尚寶密對部郎道、適來送茶小童、是何名字、部郎道、問他怎的、尚寶道、使宅上人眷不寧者、此子也、部郎道、小廝姓鄭、名興兒、就是此間收的、求上一年、老實勤緊、頗稱得用、他、如、何、能、使、家、下、不、寧、尚寶道、此小廝相能妨主、若留過一年之外、便要損人口、

豈止不寧而已部郎意猶不信道怎便到此尚寶道老先生豈不聞馬有的盧能妨主手版能忤人君的故事麼部郎省悟道如此只得遣了他罷了部郎送了尚寶出門進去與夫人說了適間之言女眷們見說了這等說話極易聽信的又且袁尚寶相術有名那一個不曉得部郎是讀書之人還有些倔強未服怎當得夫人一點疑心之根再拔不出了部郎就與興兒到跟前打發他出去興兒大驚道小的並不曾壞老爺事體如何打發小的部郎道不為你壞事只因家中人口不安袁尚寶爺相道都是你的緣故沒

促是妖僮非無術之流

奈何打發你在外去過幾時看光景再處與兒也罷得袁尚寶相術通神如此說了畢竟難留卻又捨不得家主大哭一場拜倒在地部郎也有好些不忍沒奈何強遣了他果然與兒出去了家中人口從此平安部郎合家越信尚寶之言不為虛謬話分兩頭且說與兒含悲離了王家未曾尋得投主權在古廟棲身一日走到坑廁上屙屎只見壁上掛着一個包袱他提下來一看乃是布線密紮且是沉重解開一看乃是二十多包銀子看見了伸着舌頭縮不進來道造化造化我有此銀子不憂貧了就是家主趕了出

[illegible]

來也不妨又想一想道我命本該窮苦投靠了人家尚且道是相法妨礙家主平白無事提了出來怎得有福氣受用這些物事此必有人家幹甚緊事帶了來用因爲登東司掛在壁間失下了的未必不関着幾條性命我拿了去雖無人知道却不做了陰隲事體畢竟等人來尋還他爲是左思右想帶了這個包裹不敢走離坑廁沉今到將晚不見人來放心不下取了一條草薦竟在坑廁上鋪了把包裹塞在頭底下睡了一夜明日絕蚤只見一個人頭蓬眼瘇走到坑中來見有人在裡頭看一看壁間喫了一驚道東

[illegible]

西已不見了、如何回去得、將頭去坑牆上亂撞、興兒慌忙止他道、不要性急、有甚話、且與我說個明白、那個人道、主人托俺將着銀子到京中做事、昨日偶因登厠、尋個竹釘掛在壁上、已後登厠已完、竟自去了、忘記取了包裹、而今主人的事、既做不得、銀子又無了、怎好白手回去見他、要這性命做甚、興兒道、老兄不必着忙、銀子是小弟拾得在此、自當奉還、那個人聽見了、笑逐顏開道、小哥若肯見還、當以一半奉謝、興兒道、若要酬謝、我昨夜連包拿了去不得、何苦在坑廁上、忍了臭氣、聽這一夜、不要賺了我的心、把包

所謂與人方便自己方便

娶一擄、竟還了他、那個人見是個小廝、又且說話的確、做事慷慨、便問他道、小哥高姓、興兒道、我姓鄭、那個人道、俺的主人也姓鄭、河間府人、是個世襲指揮、只因進京來討職事做、叫俺拿銀子來使用、不知是昨日失了、今日却得小哥還俺、俺明日做事停當了、仝小哥去見俺家主、說小哥這等好意、必然有個好處、兩個歡歡喜喜、同到一個飯店中、殷殷勤勤、買酒請他、問他本身來歷、他把投靠王家、因相被逐、一身無歸、上項苦情、備細述了一遍、那個人道、小哥、患難之中、見財不取、一發難得、而今不必別尋道路、只在

使官也皆與兒則黃金如糞土家

我下處同住了待我幹成了這事帶小哥到河間府罷了與兒就問那個人姓名那個人道俺姓張在鄭家做都管人只叫我做張都管不要說俺家主人就是俺自家也纔纏得小哥一兩個月起的與兒正無投逢聽見如此說也自喜歡從此只在飯店中安歇。與張都管看守行李張都管自去兵部做事有銀子得用了自然無不停當取鄭指揮做了巡撫標下旗鼓官張都管欣然走到下處對與兒說道承小哥厚德主人已得了職事這分明是小哥作成的俺與你只索同到家去報喜罷了不必在此停留卽忙收拾

不自居功不忘人德亦不多得

行李、催了兩個牲口、做一路回來、到了家門口、張都管留興兒在外邊住了、先進去報與家主鄭指揮、鄭指揮見有了衙門、不勝之喜、對張都管道、這事全虧你能幹得來、張都管說道、這事全非小人之能、一來主人福蔭、二來遇個恩星、得有今日、若非那個恩星、不要說主人官職、連小人性命也不能勾回來見主人了、鄭指揮道、是何恩星、張都管把登廁失了銀子、遇着鄭興兒、廁板上守了一夜、原封還他、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鄭指揮大驚道、天下有這樣義氣的人、而今這人在那里、張都管道、小人不敢忘他之恩、邀他

同到此間拜見主人、見在外面鄭指揮道正該如此快請進來、張都管走出門外、叫了興兒一同進去見鄭指揮、興兒是做小廝的、見了官人不免磕個頭下去、鄭指揮自家也跪將下去扶住了、就道你是俺恩人、如何行此禮、興兒站將起來、鄭指揮仔細看了一看道此、非下賤之相、況且器量寬洪、立心忠厚、他日必有好處、討坐來與他坐了、興兒那裏肯坐推遜了一回、只得依命坐了、指揮問道足下何姓、興兒道小人姓鄭、指揮道、忝爲同姓一發妙了、老夫年已望六、尚無子嗣、今遇大恩、無可相報、不是老夫要討便

鄭公所禄如此故指為共兒之父

宜情願認義足下做個養子恩禮相待少報萬一未知足下心下如何與兒道小人是執鞭墜蹬之人怎敢當此鄭指揮道不如此說足下高誼實在古人之上今欲酬以金帛足下既輕財重義豈有重貨不取反受薄物之理若便恝然絕閑視老夫爲何等負義之徒幸叨同姓寔是天緣只恐有屈了足下於心不安足下何反見外如此指揮就意既堅張都管又在傍邊一力攛掇與兒只得應承當下拜了四拜認義了此後內外人多叫他是鄭大舍人名字叫做鄭興邦連張都管也讓他做小家主了那舍人北邊出身

從小曉得些弓馬今在指揮家帶了同往蘇州任所廣有了得的教師日日教習一發熟閑指揮愈加喜歡況且做人和氣又凡事老成謹慎合家之人無不相投指揮已把他名字報去做了個應襲舍人那指揮在巡撫標下甚得巡撫之心年終累薦調入京營做了遊擊將軍進家眷進京鄭舍人也同往到了京中騎在高頭駿馬上看見街道想起舊日之事不覺悽然淚下有詩爲證

昔年在此拾遺金　藍縷身軀乞丐心
怒馬鮮衣今日過　淚痕還似舊時深

話說鄭遊擊又與舍人用了些銀子得了聽選欣喜得緊聽用在京中往來拜客好不氣槩他自離京中到這個地位還不上三年此時王部郎也還在京中舍人想道人不可忘本我當時雖被王家趕了出來却是主人原待得我好的只因袁尚寶有妨殺主人之說故此聽信了他原非本意今我自到義父家中何曾見妨了誰來此乃尚寶之妄言不謝舊主之事今得了這個地步豈該去見他一見纔是忠厚只怕義父怪道翻出舊底來人知不雅未必相許即把此事從頭至尾來與養父鄭遊擊商量遊擊聽

贊道貴不忘賤新不忘舊都是人生實受用好處有何妨礙古來多少王公大人天子宰相在塵埃中發活下賤起的大丈夫正不可以此芥蒂舍人得了蒼父之言即便去穿了素衣服腰繫金鑲角帶竟到王部郎寓所來手本上寫着

門下走卒應襲聽用指揮鄭興邦叩見

王部郎接了手本想了一回道此是何人却來見我又且寫門下走卒是必曾在那里相會過來心下疑惑元來京裡部官清淡見是武官來見想是有些油水的不到得作難就叫請進鄭舍人一見了王部郎

遜、忙磕頭下去、王部郎雖是舊主人今見如此冠帶換扮了、一時那里遂認得、慌忙扶住道非是親戚如何行此禮、舍人道主人豈不記那年的興兒麽部郎仔細一看骨格雖然不同體態還認得出、喫了一驚道足下何自能致身如此、舍人把認了義父討得應襲指揮今義父見在京營做遊擊的話說了一遍道因不忘昔日看待之恩敢來叩見王部郎見說罷只得看坐舍人再三不肯道分該侍立部郎道今足下已是朝廷之官如何拘得舊事舍人不得已傍坐了、部郎道足下有如此後步自非家下所能留只可惜

袁尚寶妄言誤我致得罪足下以此無顏舍人道凡事有數若當時只在主人處也不能得認義父以有今日部郎道事雖如此只是袁尚寶術可笑可見向來浪得虛名正要擺飯款待只見門上遞一帖進來道尚寶袁爺要來面拜部郎撫掌大笑道這個相不着的又來了正好取笑他一回便對舍人道足下凡到裡面去只做舊時妝扮了停一會待我與他坐了竟出來照舊送茶看認得出認不出舍人依言進去卸了冠帶與舊日同伴取了一件青長衣披了聽得外邊尚寶坐定討茶雙手捧了一個茶盤

恭恭敬敬出來送茶。袁尚寶注目一看。忽地站了起來道。此位何人。乃在此送茶。部郎道。此前日所逐出童子興兒。便是今無所歸。仍來家下服役耳。尚寶道。何太欺我。此人不論後日。只據目下。乃是一金帶武職官。豈宅上服役之人哉。部郎大笑道。老先生不記得前日相他妨礙主人。累家下人口不安的說話了。尚寶方纔省起。向來之言。再把他端相了一回。笑道。怪哉怪哉。前日果有此言。却是前日之言也不差。今日之相也不差。部郎道。何解。尚寶道。此君滿面陰德紋起。若非救人之命。必是還人之物。骨相已變。看來

有德于人人亦報之今日之貴顯于此非學生之有誤也舍人不覺失聲道哀爺真神人也遂把厠中拾金還人與挚到泗州認義父親應襲冠帶前後事備細說了一遍道今日念舊主人所以到此部郎起初只曉得認義之事不曉得還金之事聽得說罷肅然起敬道鄭君德行哀公神術俱足不朽快教取鄭爺冠帶來穿着了重新與尚賓施禮部郎連尚賓多留了筵席三人盡歡而散次日王部郎去拜了鄭遊擊就當答拜了舍人遂認爲通家往來不絕後日鄭舍人也做到遊擊將軍而終子孫竟得世蔭只因一

點善念，脫胎換骨，享此爵祿。所以奉勸世人，只宜行好事，天並不曾虧了人。有古風一首為証

袁公相術真奇絕，唐舉許負無差別。
片言甫出鬼神驚，雙眸畧展榮枯決。
兒寵妨主運何乖，流落街衢實可哀。
還金一舉堪誇羨，善念方萌已脫胎。
鄭公生平原倜儻，百計思酬恩誼廣。
頫於同姓是天緣，冠帶加身報不爽。
京華重憶主人情，一見袁公便起驚。
陰功獲福從來有，始信時名不浪稱。

拍案驚奇卷二十二

錢多處白丁橫帶　運退時刺史當艄

詩云

菀枯本是無常數　何必當風使盡帆
東海揚塵猶有日　白衣蒼狗刹那間

話說人生榮華富貴眼前的多是空花不可認爲寔相如今人一有了時勢便自道是萬年不拔之基傍邊看的人也是一樣見識豈知轉眼之間灰飛煙滅泰山化作冰山極是不難的事俗語兩句說得好寧可無了有不可有了無專爲貧賤之人一朝變泰得了富貴苦盡甜來滋味深長若是富貴之人一朝失

縱橫之談

勢落泊起來這叫做樹倒猢猻散光景着實難堪了卻是富貴的人只據目前時勢橫着膽昧着心任情做去那里管後來有下稍沒下稍曾有一個笑話道是一個老翁有三子臨死時分付道你們倘有所願實對我說我死後求之上帝一子道我願官高一品一子道我願田連萬頃末一子道我無所願願換大眼睛一對老翁大駭道要此何幹其子道等我撐開了大眼看他們富的富貴的貴此雖是一個笑話正合着古人云

長將冷眼觀螃蟹　看你橫行得幾時

父自不必月見

雖然如此、那等薰天赫地、富貴人、除非是遇了朝廷誅戮、或是生下子孫不肖、方是敗落散場、再沒有一個身子上、先前做了貴人、以後流爲下賤、現世現報、做人笑柄的、看官而今且聽小子先說一個好笑的、做個入話、唐朝僖宗皇帝即位、改元乾符、是時閹宦驕橫、有個少馬坊使內官田令孜、是上爲晉王時有寵、及即帝位、使知樞密院、遂擢爲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遷除官職、不復關白、其時京師有一流棍、叫名李光、專一阿諛逢迎、諂事令孜、令孜甚是喜歡、信用、薦爲左軍使、忽一

日奏授朔方節度使、豈知其人命薄、沒福消受勑下之日、忽病卒死、遺有一子、名喚德權、年方二十餘歲、令孜老大不忍、心裡要擡舉他、不論好歹、署了他一個劇職、時黃巢破長安、中和元年、陳敬瑄在成都、遣兵來迎僖皇、令孜遂勸僖皇幸蜀、令孜扈駕、就便叫了李德權同去、僖皇行在住于成都、令孜與敬瑄相與交結、盜專國柄、人皆畏威、德權在兩人左右、遠近仰奉、凡奸豪求名求利者、多賄賂德權、替他兩處打關節、數年之間、聚賄千萬、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一時熏灼無比、後來僖皇薨逝、昭皇即位、

孫叔敖斬蛇人

平日之資何益

天順二年四月西川節度使王建屢表請殺令孜敬瑄朝廷懼怕二人不敢輕許建使人告敬瑄作亂令孜通鳳翔書不等朝廷肯意竟執二人殺之身奏云

開柙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已專殺不行於閫外先機恐失於彀中

於時追捕二人餘黨田忠德撇脫身逃於複州半月枉有金銀財貨萬萬千千一毫却帶不得只走得空身盤纏了幾日衣服多當來喫了單衫百結乞食逼途可憐昔日榮華一旦付之春夢却說天無絕人之路復州有個後槽徒兒叫做李安當日李光未際時

與他相熟、偶然在道上行走、忽見一人、襤褸丐食、仔細一看、認得是李光之子德權、心裡惻然、邀他到家裡、問他道、我聞得你父子在長安富貴、後來破敗、今日何得在此、德權將官司追捕田陳餘黨、脫身亡命、到此困窮的話、說了一遍、李安道、我與汝父有交、你便權在舍下住幾時、怕有人認得、你可改個名、只認做我的侄兒、便可無事、德權依言、改名彥思、就認他這看馬的做叔叔、不出街上乞化了、未及半年、李安得病將死、彥思見後槽有官給的工食、遂冒李安投狀道、身已病廢、乞將姪彥思繼充後槽、不數日李安果

再世爲人

毀者多矣無肯懲刱也

死、彥思遂得補充健兒、爲收守園人、不須憂愁衣食、自道是十分僥倖。豈知漸漸有人曉得他曾做僕射過的、此時朝政紊亂、法紀廢弛、也無人追究他的蹤跡。但只是起他個混名、叫他做看馬李僕射。走將出來時、衆人便指手點脚、當一場笑話。看官、你道僕射是何等樣大官、後槽是何等樣賤役。如今一人身上、先做了僕射、收場結果、做得個看馬的、豈不可笑。却又一件、那些人依附內相、原是冰山、一朝失勢、破敗死亡、此是常理。留得殘生看馬、還是便宜的事、不足爲怪。如今再說當日仝時有一個官員、雖是得官不

正饒伊來的却是自己所掙誰知天不幫襯有官無祿並不曾犯着一個對頭並不曾做着一件罪孽都是命裡所招下梢頭弄得潑出醜比此更為可笑詩曰

富貴榮華何足論　從來世事等浮雲
登場傀儡休相詫　請看當艄郭使君

這本話文就是唐僖宗朝江陵有一个人叫做郭七郎父親在日做江湖大商七郎長隨着舡上去走的父親歿過是他當家了眞个是家資鉅萬產業廣延有鴉飛不過的田宅賊扛不動的金銀山乃楚城富

是富翁[illegible]

民之首、江淮河朔的賈客、多是領他重本、貿易往來。卻是這些富人、唯有一項不平心、是他本等大等秤進、小等秤出、自家的歹爭做好、別人的好爭做歹。這些領他本錢的賈客、沒有一個不受盡他累的、各各吞聲忍氣、只得受他。你道爲何、只爲本錢是他的、那江湖上走的人、拚得陪辛苦在裡頭、隨你儘着欺心筭盤、還只是仗他資本營運、畢竟有些便宜處。若一下沖撞了他、收拾了本錢去、就沒蛇得弄了。故此隨你剋剝、只是行得去的、本錢越弄越大、所以富的人只管富了。那時有一個極大商客、先前領了個幾

雖留莫又何怨請以言之

萬銀子到京都做生意去了幾年久無音信直到乾符初年郭七郎在家想着這主本錢沒着落他是大商料無失所可惜沒個人往京去一討又想一想道聞得京都繁華去處花柳之鄉不若借此事繇往彼一遊一來可以索債二來買笑追歡三來覷個方便覓個前程也是終身受用算計已定七郎有一個老母一弟一妹在家奴婢下人無數只是未曾娶得妻子當時分付弟妹承奉母親着一個都管看家餘人各守職業做生理自己却帶幾個慣走長路會事的家人在身邊一面到京都來七郎從小在江湖邊生

長買客船上往來自己也會撐得篙搖得櫓手脚快便把些饑餐渴飲之路不在心上不則一日到了元來那個大商姓張名全混名張多寶在京都開幾處解典庫又有幾所綿段鋪專一放官吏債打大頭腦的至於居間說事賣官鬻爵只要他一口擔當事無不成也有叫他做張多保的只為凡事多是他保得過所以如此稱呼滿京人無不認得他的郭七郎到京一問便着他見七郎到了是個江湘債主起初進京時節多虧他的幾萬本錢做樁纔做得開張得這個大氣槩一見了歡然相接敘了寒溫便擺起酒來

把轎去教坊裡請了幾個有名的衒衒前來陪侍賓主盡歡酒散後就留一個絕頂的妓者叫做王賽兒相伴了七郎在一個書房裡宿了富人待富人那房舍精緻帷帳華侈自不必說次日起來張多保不待七郎開口把從前連本連利一算約該有十來萬了就如數搬將出來一手交兌口裡道只因京都多事耽擱不得亦且挈了重貲江湖上難走又不可輕易托人所以遲了幾年今得七郎自身到此交明了此一宗實為兩便七郎見他如此爽利心下喜歡便道在下初入京師未有下處雖承還清本利卻未有安

頓之所、有煩兄長替在下尋個寓舍、何如、張多保道舍下空房儘多、閒時還要招客、何況兄長通家、怎到別處作寓、只須在舍下安歇、待要啟行時、在下周置動身、管取安心無慮、七郎大喜、就在張家間壁一所大客房住了、當日取出十兩銀子、送與王賽兒做那日纏頭之費、夜間七郎擺還席、就央他陪酒、張多保不肯要他破鈔、自己也取十兩銀子來、送還了七郎、銀子七郎那裏肯、推來推去、大家多不肯收進去只便宜了這王賽兒、落得兩家都收了、兩人方纔快活、是夜賓主兩個與同王賽兒行令作樂、飲酒愈加

熟分有趣喫得酩酊而散王賽兒本是個有名的上廳行首又見七郎有的是銀子放出十分擒拿的手段來七郎一連兩宵已此着了迷魂湯自此同行同坐時刻不離左右徑不放賽兒到家裡去了賽兒又時常接了家裡的妹妹輪遞來陪酒掙攦七郎賞賜無算那鴇兒又有做生日打差買物事替還債許多科分出來七郎揮金如土並無吝惜纔是行徑如此便有幫閑鑽懶一班兒人出來誘他去跳槽大凡富家浪子心性最是不常搭着便生根的見了一處就熱一處王賽兒之外又有陳嬌黎玉張小小鄭翩翩

也若而頭得枝豈知天窮之乎早知日後所遇此時落得快活

幾處往來，都一般的撒漫使錢、那夥朋友又領了好些王孫貴戚好賭博的、牽來何偕、做圈做套、贏少輸多、不知騙去了多少銀子、七郎雖是風流快活、終久是當家立計好利的人、起初見還的利錢多在裡頭、所以放鬆了些手、過了三數年、覺道用得多了、捉捉後手看、已用過了一半有多了、心裡猛然想着家裡、頭要回家來、與張多保商量、張多保道、此時正是濮人王仙芝作亂、劫掠郡縣、道路梗塞、你帶了偌多銀兩、待往那里去、恐到不得家裡、不如且在此盤桓幾時、等路上平靜好走、再去未遲、七郎只得又住了幾

勇將已如此矣

日偶然一個閒漢叫做包走空包大說起朝廷用兵緊急缺少錢糧納了些銀子就有官做官職大小只看銀子多少說得郭七郎動了火問道假如納他數百萬錢可得何官包大道如今朝廷昏濁正正經經納錢就是得官也只有數不能勾十分大的若把這數百萬錢拿去私下買囑了主爵的官人好歹也有個刺史做七郎吃一驚道刺史也是錢買得的包大道而今的世界有甚麼正經有了錢百事可做豈不聞崔烈五百萬買了個司徒麼而今空名大將軍告身只換得一醉刺史也不難的只要通得關節我包

郭小老說一

描摹得妙

你做得來便是正說時恰好張多保走出來七郎一闔高興告訴了適纔的說話張多保道事體是做得來的在下手中也弄過幾個了只是這件事在下不說撥得兄長做七郎道為何多保道而今的官有好些難做他們做得興頭的多是有根基有門力親戚滿朝黨與四布方能勾根深蒂固有得錢賺越做越高隨你去剝削小民貪汙無恥只要有使用有人情便是萬年無事的兄長不過是自身人便弄上一個顯官須無四壁倚仗到彼地方未必行得去就是行得去時朝裡如今專一討人便宜曉得你是錢換來

老成之見

無奈何却說此身爲小[illegible]

的略略等你到任一兩個月有了些光景便道勾你了一下子就塗抹着豈不枉費了這些錢若是官好做時在下也做多時了七郎道不是這等說小弟家裡有的是錢沒的是官況且身邊現有錢財總是不便帶得到家何不於此處用了些博得個腰金衣紫也是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就是不賺得錢時小弟家裡原不希罕這錢的就是不做得興時也只是做過了一番官了登時住了手那榮耀是落得的小弟見識已定兄長不要掃興多保道既然長兄主意要如此在下當得效力當時就與包大兩個商議去打關

節那個包大走跳路數極熟張多保又是個有身家幹大事慣的人有甚麽弄不來的事元來唐時使用的是錢千錢爲緡就用銀子准時也只是以錢筭帳當時一緡錢就是今日的一兩銀子宋時却叫做一貫了張多保同包大將了五千緡悄悄送到主爵的官人家裡那個主爵的官人是內官田令孜收納了百靈百驗又道是無巧不成話其時有個粵西橫州刺史郭翰方得除授患病身故告身還在銓曹主爵的受了郭七郎五千緡就把籍貫改注即將郭翰告身轉付與了郭七郎從此改名做了郭翰張多保

與包大僥得橫州刺史告身千歡萬喜來見七郎稱賀七郎此時頭輕腳重連身子都麻木起來包大又去喚了一部梨園子弟張多保置酒張筵是日就換了冠帶那一班閒漢曉得七郎得了個刺史沒一個不來賀喜撮空大吹大擂喫了一日的酒又道是蒼蠅集穢螻蟻集羶鵓鴿子旺邊飛七郎在京都一向撒漫有名一旦得了刺史之職就有許多人來投靠他做使令的少不得官不成牙爪成做都管做大叔走頭站打驛吏欺估客詐鄉民總是這一干人了郭七郎身子如在雲霧裡[illegible]思衣錦榮歸擇日起

世情如此

小人得意之態

身張多保又設酒餞行起初這些往來的閒漢姊妹多來送行七郎此時眼孔已大各各貴發些賞賜氣色驕傲傍若無人那些人讒他是個見任刺史脅肩語笑隨他怠慢只消略略眼梢帶去口角惹着就算是十分殷勤好意了如此撒哄了幾日行裝打迭已備齊齊整整起行好不風騷一路上想道我家裡資産既饒又在大郡做了刺史這個富貴不知到那里纔住心下喜歡不覺目逐賣弄出來那些原跟去京都家人又在新投的家人面前誇說着家裡許多富厚之處那新投的一發喜歡道是投得着好主了前

路去耀武揚威自不必說無船上騎有驕蹇舟看看到得江陵境上來七郎看時喫了一驚但見

人烟稀少閭井荒凉滿前敗宇頹垣一望斷橋枯樹烏焦木柱無非放火燒殘赭白粉牆盡是殺人染就尸骸沒主烏鴉與螻蟻相爭雞犬無依鷹隼與豺狼共飽任是石人須下淚摠教鉄漢也傷心

元來江陵渚宮一帶地方多被王仙芝作寇殘滅里閭人物百無一存若不是水道明白險些認不出路徑來七郎看見了這個光景心頭已自勞勞地跳個不住到了自家岸邊擡頭一看只叫得苦元來都弄

做了瓦礫之場、偌大的房屋一間也不見了、母親弟妹家人等、俱不知一個去向、慌慌張張、走頭無路着人四處找尋、找尋了三四日、撞着舊時隣人問了詳細、方知地方被盜兵炒亂、弟被盜殺、妹被擄去、不知存亡、止剩得老母與一兩个丫頭寄居在古廟傍邊兩間茅屋之內家人俱各逃竄、囊橐盡已蕩空、老母無以爲生、與兩個了頭替人縫針補線、得幾度日、七郎聞言不勝痛傷、急急領了從人、奔至老母處來、母子一見、抱頭大哭、老母道、豈知你去後家裡遭此大難、弟妹俱亡、生計都無了、七郎哭罷、拭淚道、而今事

此時可謂發財極矣

已到此痛傷無益虧得兒子已得了官還有富貴榮華日子在後面母親且請寬心母親道兒得了何官七郎道官也不小是橫州刺史母親道如何能勾得此顯爵七郎道當今內相當權廣有私路可以得官兒子向張客取債他本利俱還錢財儘多在身邊所以將錢數百萬勾幹得此官而今衣錦榮歸省看家裡隨即星夜到任去七郎叫從人取冠帶過來穿着了請母親坐好拜了四拜又叫身邊隨從舊人及京中新投的人俱各磕頭稱太夫人娘親見此光景雖然有些喜歡卻嘆口氣道你在外邊榮華怎知家丁

[illegible]

盡散分文也無了若不營勾這官多帶些錢歸來用度也好七郎道母親誠然女人家識見做了官怕少錢財而今那個做官的家裡不是千萬百萬連地皮多捲了歸家的今家業既無只索撇下此間前往赴任做得一年兩年重撐門戶改換規模有何難處兒子行囊中還剩有二三千緡儘勾使用母親不必憂慮母親方纔轉憂爲喜笑逐顏開道虧得兒子崢嶸有日奮發有時真是謝天謝地若不是你歸來我性命只在日下了而今何時可以動身七郎道兒子原想此一歸來要個好媳婦同享榮華而今看這個光

景等不得做這事了且待上了任再做商量今日先請母親上船安息此處既無根絆明日換個大船就做好日開了罷早到得任一日也是好的當夜請母親光陳在小船中了半舍中破鍋破竈破碗破罐盡多撇下又分付當直的僱了一隻往西粵長行的官船次日搬過了行李下了艙且停當燒了利市神福吹打開船此時老母與七郎俱各精神榮暢志氣軒昂七郎不曾受著是一路興頭過來的真是對著母親覺得滿盤得意還不十分怪異那老母是歷過苦難的真是地下超昇在天上不知身子幾都大了一

安排後物[illegible]並

路行去過了長沙入湘江次永州州北江漂有个佛寺名與兜率禪院舟人打點泊船在此過夜看見岸邊有大楠樹一株圍合數抱遂將船纜結在樹上結得牢牢的又釘好了樁橛七郎同老母進寺隨喜從人撐起傘蓋跟後寺僧見是官員出來迎接遂茶私問來歷從人答道是見任西粤潯州刺史寺僧見說是見任官愈加恭敬陪侍指引各處遊翫那老母但看見佛菩薩像只是磕頭禮拜謝他覆庇天色晚了俱各回船安息黃昏左側只聽得樹梢呼呼的風響須臾之間天昏地黑風雨大作但見

封姨逞勢、巽二施威、空中如萬馬奔騰、殺如千軍擁沓、浪濤澎湃、分明戰鼓齊鳴。坍岸倏然沈陷、霹靂雷聲震山中、虎嘯水底老龍驚、盡如巨樹可維舟、誰道大風能拔木。

衆人聽見風勢甚大、心下驚惶、那稍公心裡道是江風雖猛、幸得船緊在極大的樹上、生根得牢、萬無一失、雖夢之中、忽聽得天崩地裂價一聲響亮、元來那株楠樹、年深月久、根行之處、把這些削岸都拱得鬆了、又且長江巨浪、日夜淘洗、岸如何得牢、那樹又大了、本等招風、憑當這一隻狼犺的船、儘做力生根在

驚起猶用不却發來事

這樹上風打得船猛船牽得樹重樹趁着風威底下根在浮石中絆不住了、嗗剌一聲、竟倒在船上來把隻船打得粉碎船輕樹重怎載得起只見水亂滾進來、船已沉了、艙中碎板片片而浮、睡的婢僕盡沒于水、說時遲、那時快、艄公慌了手脚、喊將起來、郭七郎夢中驚醒、他從小原曉得些船上的事、與同艄公兩力死攀住船舷、纔把個船頭湊在岸上、攔得住、急在艙中水裡扶得個母親、攙到得岸上來、逃了性命、其餘後艙人等、艙中什物行李、被幾個大浪潑來、船底俱散、盡漂沒了、其時深夜昏黑、山門緊閉、沒處叫喚、只

得披着濕衣、三人搥胸跌脚價呼苦、守到天明、山門開了、急急走進寺中、問着昨日的主僧、主僧出來看見他慌張之勢、問道莫非遇了盜麼、七郎把樹倒舟沉之話、說了一遍、寺僧有走出看、只見岸邊一隻破船沉在水裡、岸上大樹倒來壓在其上了、喫了一驚、急叫寺中火工道者人等、一同稍公到破板艙中、遍尋東西、俱被大浪打去、沒討一些處、連那張刺史的告身都沒有了、寺僧權請進一間靜室、安住老母、商量到零陵州州牧處陳告情繇、等所在官司、替他動了江中遭風失水的文書、還可赴任計議、定了有

煩寺僧一往寺僧與州裡人情厮熟果然叫人去報了誰知

濃霜偏打無根草　禍來只揀福輕人

那老母原是兵戈擾攘中、看見殺兄掠女、驚壞了再甦的、怎當夜來這一驚可又不小、亦且如後只亡生、資都盡、心中轉轉悽楚、面如蠟、飲食不進、只是哀哀啼哭、臥倒在床、起身不得了、七郎愈加慌張、只得勸母親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雖是遭此大禍、兒子官職還在、只要到得任所便好了、老母帶着哭道、兒你娘心膽俱碎、眼見得無那活的人了、還說這

州牧亦是老道之人

太平的話則甚就是你做得官娘看不着了七郎一縣癡心還指望等娘好起來就地方起個文書前往横州到任有個好日子在後頭誰想老母受驚太深一病不起過不多兩日嗚呼哀哉伏惟尚饗七郎痛哭一場無計可施又與僧家商量只得自往零陵州哀告州牧州牧幾日前曾見這張失事的報單過曉得是真情畢竟官官相護道他是隔省上司不好推得乾淨身子一面差人替他殯葬了母親又重重賫助他盤纏以禮送了他出門七郎虧得州牧周全幸喜葬事已畢却是丁了母憂去到任不得了寺僧看

[illegible]

經紀本[illegible]

見他無了根蒂漸漸怠慢不肯相留要回故鄉已此無家可歸沒奈何就寄住在永州一個船埠經紀人的家裡原是他父親在時走客認得的却是裝槖俱無止有州牧所助的盤纏日喫日減用不得幾時看看沒有了那些做經紀的人有甚情誼日逐有些怨咨起來未免茶遲飯晏筋長臉短七郎覺得了發話道我也是一郡之主當是一路諸侯今雖丁憂後來還有日子如何恁般輕薄店主人道說不得一郡兩郡皇帝失了勢也要忍些饑餓喫些粗糲何況於你是未任的官就是官了我每又不是什麼橫州百姓

也說得
渋

怎麽該供養你、我們的人家、不做不活、須是喫自在食不起的、七郎被他說了幾句、無言可答、眼淚汪汪、只得含着羞耐了、再過兩月、店主人的尋事炒鬧、一纔看不得了、七郎道、主人家、我這里須是異鄉、並無一人親識可歸、一向叨擾府上、情知不當、却也是沒奈何了、你有甚麽覓衣食的道路、指引我一個兒、店主人道、你這樣人、稱大又長、排門又短、郎不郎、秀不秀的、若要覓衣食、須把個官字兒閣起、照着常人傭工做活、方可度日、你却如何去得、七郎見說到傭工做活、氣忿忿地道、我也是方面官員、怎便到此地位、

衙門人本色

長待過人本色

思想零陵州州牧前日相待甚厚。不免再將此苦情告訴他。爲定然有個處法。難道白白餓死一個刺史在他地方了不成。寫了個帖。又無一個人跟隨。自家袖了。蹶蹶趑趑走到州裡衙門上來。遞那衙門中人。見他如此行徑。必然是打抽豐沒廉恥的。連帖也不肯收他的。直到再三央及。把上項事一一分訴。又說到替他殯葬郎舅臨行之事。這却衙門中都有曉得的。方纔肯接了進去。與州牧看了。便有好些不快活起來。道這人這樣不達時務的。前日吾見他在本州失事。又看上司體面。極意周全他去了。他

如何又在此羅擾或者連前日之事未必是真多是神棍假裝出來騙錢的未可知縱使是真必是個無恥的人還有許多無厭足處吾本等好意卻叫得引鬼上門哉而今不便追究只不理他罷了分付門上不受他帖只說縣不見客把原帖還了七郎受了這一場冷淡却又想回下處不得住在衙門上守他出來時當街叫喊州牧坐在轎上問道是何人叫喊七郎口裏高聲答道是橫州刺史郭翰州牧道有何憑據七郎道原有告身被大風飄舟失在江裏了州牧道既無憑據知你是真是假就是真的資發已過如

氣力掙飯方是空名不可救飢具是實語

何只管在此纏擾必是光棍姑飭打他走左右虞候看見本官發怒亂棒打來只得閃了身開來一句話也不說得有氣無力的仍舊走回下處悶坐店主人早已打聽他在州裡的光景故意問道適纔見州裡相公相待如何七郎流涕諵諵只嘆口氣不敢則聲店主人道我教你把官字兒閣起你卻不聽我直要受人怠慢而今時勢就是個空名宰相也當不出錢來了除是靠着自家氣力方掙得飯喫你不要癡了七郎道你叫我做甚勾當好店主人道你自想身上有甚本事七郎道我別無本事止是少小隨着父

好笑不郭郎

親涉歷江湖那些船上風水當稍拿舵之事盡曉得些店主人喜道這個却好了我這里埠頭上來往船隻多儘有缺少執稍的我薦你去幾時好歹覓幾貫錢來餓你不死了七郎沒奈何只得依從從此只在往來船隻上替他執稍度日去了幾時也就覓了幾貫工錢回到店家來永州市上人認得了他曉得他前項事的就傳他一個名叫他做當稍郭使君但是要尋他當稍的船便指名來問郭使君永州市上編成他一隻歌兒道

問使君你緣何不到橫州郡元來是天作對不作

你假斯文把家緣結果在風一陣舵牙當執板繩
纜是拖紳這是榮耀的下稍頭也還是把着舵兒
穩、

詞名掛枝兒

在船上混了兩年、雖然挨得服滿、身邊無了、告身、去
補不得官、若要京裡沒有打關節時還須照前得這幾
千緡使用、知從何處討、眼見得這話休題了、只得安
心塌地、靠着船上營生、又道是居移氣、養移體、當初
做刺史便像個官員而今在船上多年狀貌氣質也
就是些篙工。水手之類、一般無二、可笑個一郡刺史
如此收場可見。人生榮華富貴、眼前算不得帳的上

奉勸世間人。不要十分勢利。聽我四句口號、
富不必驕、貧不必怨、
要看到頭。眼前不算。

拍案驚奇卷二十二終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二十三

華陰道獨逢異客　江陵郡三拆仙書

詩云

人生凡事有前期、尤是功名難强爲、
多少英雄埋沒殺、只因莫與指途迷

話說人生只有科第一事、最是黑暗沒有甚定准的、自古道文齊福不齊、隨你胸中錦繡、筆下龍蛇、若是命運不到、到不如乳臭小兒、賣菜傭早登科甲去了、就如唐時以詩取士、那李杜王孟、不是萬世推尊的詩祖、那是李杜俱不得成進士、孟浩然連官都沒有、止有王摩詰一人、有科第、又還虧得岐王幫襯、把鬱

輸袍打了九公主關節、纔奪得解頭。若不會貪緣鑽刺、也是不穩的、只這四大家尚且如此、何況他人。及至詩不成詩、而今世上不傳一首的、當時登第的元不少。看官你道有甚麼清頭在那裡、所以說

文章自古無憑據、　惟願朱衣一點頭、

說話的、依你這樣說起來、人多不消得讀書勤學、只靠着命中福分罷了、看官不是這話、又道是盡其在我、聽其在天、只這些福分、又趕着興頭走的、那奮發不過的人、終久容易得些、也是常理、故此說皇天不負苦心人、畢竟水到渠成、應得的多、但是科場中鬼

貸有些景

長安街寫之景

剩亦六只有那該僥倖的將來福湊該迤邐的七顛八倒這兩項嚇死人先聽小子說幾件科場中事體做箇起頭有個該中了撞着人來幫襯的湖廣有個舉人姓何在京師中會試偶入酒肆見一夥青衣大帽人在肆中飲酒聽他說話半文半俗看他氣質假斯文帶些光棍腔何舉人另在一座自斟自酌這些人見他獨自一個寂寞便來邀他同坐何舉人不辭就便隨和歡暢這些人道是不做腔肯入隊且又好相與盡多快活飲罷散去隔了幾日何舉人在長安街過只見一人醉臥路旁衣帽多被塵土糞污行裯

一看、卻認得是前日酒肆裡同吃酒的內中一人也、是何舉人忠厚處、見他醉後狼籍、不像樣、走近身扶起他來、其人也有些醒了、張目一看、見是何舉人、扶他把手、拍一拍臂膊、哈哈笑道、相公造化到了、就伸手袖中、解出一條汗巾來、汗巾結裡、裹着一個兩指大的小封兒、對何舉人道、可拿到下處自看、何舉人不知其意、袖了到下處去、下處有好幾位同會試的、在那里、何舉人也不道是甚麼機務勾當、不以爲意、竟在衆人面前、拆開看時、乃在六個四書題目、八個經題目、共十四個、同寓人見了、問道此自何來、何舉

[illegible]的[illegible]文字耳

人把前日酒肆同飲今日跌倒街上的話說了一遍道是這個人與我的我也不知何來同寓人道這是光棍們假作此等與人的不要信他獨有一個姓安的心裡道便是假的何妨我們落得做做熟也好就與何舉人約了每題各做一篇又在書坊中尋刻的好文字叅酌改定後來入場七個題目都在這裡面的二人多是預先做下的文字皆得登第元來這個醉臥的人乃是大主考的書辦在他書房中抄得這張題目乃是一正一副在內朦朧醉中見了何舉人扶他喜歡與了他也是他機緣輻輳又挈帶了一個姓

安的這些同窗不信的人、可、不、是、命、裡、不、該、當、而、錯過、

醉、臥、着、人、　吐。露。者。神

信、與、不、信　命、從、此、分、

有。個。該。中。了。撞。着。鬼。來。幫。襯。的。揚州興化縣舉子、應應天鄉試、頭場日夠睡一日不醒、號軍叫他起來日已晚了、正自心慌、且到號底廁上走走、只見廁中已有一個舉子在裡頭、問興化舉子道、兄文成未、答道、正因睡了失覺、一字未成、了不得在這里、廁中舉子道、吾文皆成、寫在王諱紙上、今疾作、謄不得了、兄文

掰挨鬼有作文那中正不必作也

既来有吾當贈兄罷、他日中了、可謝我百金。與化舉子不勝之喜、廁中舉子就把一張王諱紙遞過來、果然七篇多明明白白寫完在上面、說道小弟姓某名某、是應天府學、家在僻鄉、城中有賣柴牙人某人、是我侄、可一訪之、便可尋我家了、與化舉子領諾、拿到號房照他寫的謄了、得以完卷、進過三場、揭曉果中、急持百金、往尋賣柴牙人、問他叔子家裡、那牙人道、有個叔子上科正患痢疾、進場死在場中了、今科那得還有一個叔子、舉子大駭、曉得是鬼來幫他中的、同了牙人、直到他家、將百金為謝、其家甚貧、夢裡也

不料有此百金之得闔家大喜這銀子只當百金買了一個春元

一點文心至死不磨
上科之鬼能助今科

有個該中了攛着神借人來幫襯的寧波有兩生同在鑑湖育王寺讀書一生儇巧一生拙誠那拙的信佛每早晚必焚香在大士座前禱告願求（原称呆）明示場中七題那巧的見他匍匐不休心中笑他癡呆思量要耍他一耍遂將一張大紙自擬了七題把佛香燒成字放在香几下拙的明日早起拜神看見了大信道

深可暗

是大士有靈累然寄投秘妙依題遍採坊刻佳文名友商課擬擬成七篇好文熟記不忘巧的是他信以爲實卻是舉動道是被作弄著了背地暗笑他著鬼豈知進場中七題一個也不差一揮而出竟得中式豈不是大士借那假巧的手明把題目與他的

拙以誠求　巧者爲用
鬼神機權　妙於簸掇

有個秀才中了自己精靈現出幫襯的湖廣鄉試日某公在場閱卷倦了朦朧打盹只聽得耳畔歎息道窮死窮死救窮救窮鴛兩求想一想道此必是有士子

[illegible]也

要中的作怪了、仔細聽聽、聲在一厢中、由伸手取卷、每拾起一卷、耳邊低低道、不是、如此屢屢、落後一卷、聽得耳邊道、正是、某公看看文字、果好、取中之、其聲乾、止出榜後、本生來見、某公問道、場後有何異境、本生道、沒有、某公道、場中甚有影響、生乎好講甚麼話、本生道、門生家寒、不堪在窗下、每作一文、成、只呼窮。死拔窮以此爲常、別無他話、某公乃言閱卷時耳中所聞、如此、說了、共相歎異、連本生也不知道怎地起的、道、不是自己一念堅切、精靈活現麼、

精誠所至、金石爲門、

果然勇猛　　自有神來

有個該中了人與鬼神兩相湊巧幫襯的浙場有個士子原是少年飽學走過了好幾科多不得中落後一科年紀已長也不做指望了幸得有了科舉圖進場完故事而已進場之夜忽夢見有人對他道你今年必中但不可寫一個字在卷上若寫了就不中了只可交白卷士子醒來道這樣夢也做得奇天下有這事麼不以為意進場領卷正要搆思下筆只聽得耳邊廝又如此說道決寫不得的他心裡疑道好不作怪把題目想了一想頭亂面熱一字也忖不來就

要知這了便中不得的

跑躁起來道都管是又不該中了所以如此悶悶睡去只見祖父俱來分付道你萬萬不可寫一字包你得中便了醒來嘆道這怎麼解如此夢魂纏擾料無佳思些若做甚麼落得不做捉了白卷出去罷出了場來自道頭一個就是他貼出不許進二場了只見試院開門貼出許多不合式的來有不完篇的有脫了稿的有寫差題目的紛紛不計其數正捺他一字沒有的不在其內到哈哈大笑道這些彌封對讀的多失了魂了隔了兩日不見動靜隨衆又進二場也只是見不貼出膽生人眼進去戲耍罷了纔捏得筆

陰字付極

耳邊又如此說他自笑道不勞分付頭場白卷二場寫他則甚世間也沒這樣騃子游衍了半日交卷而出道這番决難逃了只見第二場又貼出許多仍復沒有己名自家也好生詫異又隨衆進了三場又交了白卷自不必說朋友們見他進過三場多來請教文字他只好背地暗笑不好說得到得榜發公然榜上有名高中了他只當是個夢全不知是那里起的隨着赴鹿鳴宴風騷氣是十分僥倖領出卷來看三場俱完好且是錦綉滿紙驚得目瞪口呆不知其故元來彌封所兩個進士知縣多是少年科第有意思

的、道是不進得內簾、心中不伏氣、見了題目、有些技癢、要做一卷試試手段、看還中得與否、只苦沒個用印卷子、雖有個把不完卷的、遞將上來、却也有一篇半篇先寫在上了、用不着的、已後得了此白卷、心中大喜、他兩個記着姓名、便你一篇我一篇、共相斟酌改訂、湊成好卷、彌封了、發去謄錄、三場皆如此、果然中了出來、兩個進士暗地得意、道是這人有天生造化、反着人訪將他來、問其白卷之故、此生把夢寐可疑之事、場中耳畔之言、一一說了、兩個進士道、我兩人偶然高興、皆是天教代足下執筆的、此生感激無

只是此舊原有蘇叔可為生吞活剝者戒

盡認做了相知門生
張公喫酒　李公却酒
命若該時　一字不費
這多是該中的話了若是不該中也會千奇萬怪起來有一個不該中鬼神反來耍他的萬曆癸未年有個舉人管九皐赴會試場前夢見神人傳示七個題目醒來個個記得第二日尋坊間文揀好的熟記了入場七題皆合喜不自勝信筆將所熟文字寫完不勞思索自道是得了神助必中無疑誰知是年主考厭薄時文盡搜括坊間同題文字入內磨對有試卷

相同的便坐壞了管君爲此竟不得中只得選了官去若非先夢七題自家出手去做還未見得不好這不是鬼神明明要他

夢是先機　　番成悔氣
鬼善揶揄　　值同兒戲

有一個不該中强中了鬼神來擺你他的浙江山陰士人諸葛一鳴在木處山中發憤讀書不回過歲隆慶庚午年元旦未曉起身梳洗　往神祠中禱祈途間遇一羣人喝道而來心裏疑　山中安得有此行[illegible]旁兩清口、鬼鼓吹前導馬上簇擁着一件東西

（彼人何其作幹）

忽後背人到、乃一金甲神也、一鳴明知是陰間神道、進上前來拜問道、尊神前驅所迎何物、神道今科舉子榜、一鳴道、小生某人、正是秀才、榜上有名否、神道沒有、君名在下科榜上、一鳴道、小生（便是喫、恁的說人）家貧等不得尊神可移早一科否、神道事甚難、然與君相遇、亦有緣試與君圖之、若得中、須多焚楮錢、我要去使用纔安穩、不然、我亦有罪犯、一鳴許諾、及後過榜發、一鳴名在末行、上有、丹、印、緣是數已填滿、一個教官將着一鳴卷、竭力來薦、至是諸聲色、主者不得已、割去榜末一名、將一鳴與補、此、是、鬼、神、詭、胎、中、作、用、一鳴得中

鬼亦可愧

[illegible]

甚喜、匆匆忘了燒楮錢、赴京歸、猶見一鬼披髮在馬前哭道、我爲你受禍了、一鳴認看正是先前金甲神、甚不過意、道不知還可焚錢相救否、鬼道事已遲了、還可相助、一鳴買些楮錢燒了、及到會試、鬼復來道、我能助公登第、預報七題、一鳴打點了進去、果然不差、一鳴大喜、到第二塲、將到進去了、鬼纔來報題、一鳴道、來不及了、鬼道、將文字放在頭巾內、帶了進去、我遮護你便了、一鳴依了他、到得監試面前、不消搜得、巾中文早已墜下、算個懷挾作弊、當時打了枷號示衆、前程削奪、此乃鬼來報前怨、作弄他的、可見命

未該中只早一科也是强不得的

躁於求售　并喪厥有

人耶鬼耶　各任其咎

看官只看小子說這幾端可見功名定數毫不可强所以道

窗下莫言命　場中不論文

世間人總在這定數內被他哄得昏頭昏腦的小子而今說一段指破功名定數的故事來完這回正話唐時有個江陵副使李君他少年未第時自洛陽赴長安進士舉經過華陰道中下店歇宿只見先有一

使在俗中識拔卽神仙亦然知己

個白衣人在店雖然渾身布素却是骨秀神清丰格出衆店中人甚多也不把他放他心上李君是個聰明有才思的人便瞧科在眼裡道此人决然非凡就把坐末移近了把兩句話來請問他只見談吐如流百叩百應李君愈加敬重與他圍爐同飲款洽倍常明日一路同行至昭應李君道小弟慕足下塵外高踪意欲結爲兄弟倘蒙不棄伏乞見教姓名年歲以便稱呼白衣人道我（奇矣）無姓名亦無年歲你以兄稱我以兄禮事我可也李君依言當下結拜爲兄至晚對李君道我隱居西嶽偶出游行甚荷郎君相厚之意

我有事故明旦先要往城不得奉陪如何李君道邂
逅幸與高賢結契今遽相别不識有甚言語指教小
弟否白衣人道郎君莫不要知後來事否李君再拜
懇請道若得預知後來事足可趨避省得在黑暗中
行不勝至願白衣人道仙機不可漏洩吾當緘封三
書與郎君日後自有應驗李君道所以奉懇正貴在
先知後事若直待事後有驗要曉得他怎的白衣人
道不如此說凡人功名富貴雖自有定數但吾能前
知便可爲郎君指引若到其間開他自有用處可以
周全郎君富貴李君見說欣然請教白衣人乃取紙

筆在月下不知寫些甚麼摺做三個柬外用三個封封了拿來交與李君道此三封郎君一生要緊事體在內封有次第內中有秘語伹到至急時方可依次而開開後自有應驗依着做去當得便宜若無急事漫自開他一毫無益的切記切記李君再拜領受珍藏篋中次日各相別去李君到了長安應過進士舉不得中第李君父親在時是松滋令家事頗饒只因帶了宦囊到京營求陞遷病死客邸宦囊一空李君痛父淪亡門戶蕭條意欲中第纔好重整門閭家中多帶盤纏拚住京師不中不休自恃才高道是舉手

可得如拾芥之易、怎知命運不對、連應過五六科、只是下第、盤纏多用盡了、欲待歸去無有路費、欲待住下以候再舉、沒了賃房之資、求容足之地也無、左難右難、沒個是處、正在焦急頭上、猛然想道仙兄有書、分付道、有急方開、今日已是窮極無聊、此不爲急、還要急到那裏去、不免開他頭一封、看是如何、然是仙書、不可造次、是夜沐浴齋素、到第二日滌且焚香一爐、再開禱告道、弟子只因窮困、敢開仙兄第一封書、只望明指迷途則個、告罷、拆開外封、裡面又有一小封、而上寫着道、

某年月日以困迍無資用、開第一封。

李君大驚道、真神仙也、如何就曉得今日目前光景、且開封的月日俱不差一毫、可見正該開的、內中必有奇處、就拆開小封來看、封內另有一紙、寫着不多幾個字、

可青龍寺門前坐

看罷、曉得有些奇怪、怎敢不依、只是疑心道、到那里去何幹、問問青龍寺遠近、元來離住處有五十多里路、李君只得騎了一頭蹇驢、迍迍走到寺前、日色已將晚了、果然依着書中言語、在門檻上呆呆地坐了、

有人相應足去驚動了

一回、不見甚麼動靜、天將黑下來、心裏有些着急、又想了仙書、自家好笑道、好癡子、這里坐、可是有得錢來的麽、不指望錢、今夜且沒討宿處了、怎麽處、正遲疑間、只見寺中有人行走響、看看至近、却是寺中主僧和兩行者來開前門、見了李君、問道、客是何人、坐在此間、李君道、驢弱居遠、天色已晚、前去不得、將寄宿于此、主僧道、門外風寒、豈是宿處、且請到院中來、李君推托道、造次不敢驚動、主僧再三邀進、只得牽了蹇驢、隨着進來、主僧見是士人、具饌烹茶、不敢怠慢、飲間、主僧熟視李君、上上下下估着、看了一回、就

轉頭去與行童說一番、笑一番、李君不解其意、又不好問得、只見主僧諦了一回、突然問道、郎君何姓、李君道、姓李、主僧驚道、果然姓李。李君道、見說賤姓如此、有甚何故、主僧道、松滋李長官、是郎君盛族相識否、李君站起身、整容道、正是某先人也、主僧不覺垂淚不已、說道、老僧與令先翁長官久托故舊、往還不薄、適見郎君丰儀酷似長官、所以驚疑、不料果是老僧奉求已多日、今日得邂逅、實爲萬幸、李君見說着父親、心下感傷、涕流被面道、不曉得老師與先人舊識、頃間造次失禮、然適聞相求弟子已久、不解何故、主

好僧奇李公別在世人識許可知

亦見其高不止有載

僧道長官昔年將錢物到此求官得疾狼狽有錢一千貫寄在老僧常住庫中從來一病不起此錢無處發付老僧自是以來心中常如有重負不能釋然今得郎君到此完此公案老僧此生無事矣李君道向來但知先人客死宦囊無跡不知卻寄在老師這里然此事無個証見非老師高誼在古人之上怎肯不說其事及加意尋訪重勞記念此德難忘主僧道老僧世外之人要錢何用何況他人之財豈可沒爲己有自増罪業老僧只怕受托不終致負夙債貽累來生今幸得了此心事魂夢皆安老僧看郎君行況蕭

條明日但留下文書一紙做個執照盡數芟去爲旅邸之資儘可營生尊翁長官之日也彀了李君悲喜交集悲則悲著父親遺念喜則喜著原得多錢撕擄主僧不盡又自念仙書之驗如此真希有事也

青龍寺主古人徒　受托錢財誼不誣
貧子衣珠雖故在　若非仙訣可能符

是晚主僧留住安宿殷勤相待次日盡將原鏹二千貫發出交明與李君李君寫個收領文字遂僱騾馱載珍重而別李君從此買宅長安頂成官家李君一向門閥清貴只因生計無定連妻子也不要得今長

安中大家見他富盛起來、又是舊家門望、就有媒人來說親與他、他娶下成婚、做久住之計、又應過兩次舉、只是不第、年紀看看長了、親戚朋友僕從等多勸他且圖一官、以爲終身之計、如何被科名賺老了、李君自恃才高、且家有餘資、不愁衣食、自道只爭得此一步、差好多光景、怎肯甘心就住、讓那才不如我的得意了、做盡天氣、且索再守他次把、做處本年又應一舉、仍復不第、連前如滿十次了、心裡雖是不伏氣、却是遇年打脫靴、也覺得不耐煩了、說話的、如何叫得打脫靴、看官聽說、唐時榜發後、與不第的舉子吃

（還有不止十來番者）（大路荒[illegible]與世別徑）

解悶酒渾名打睡氣此樣酒席可是吃得十來番起的李君要住住手又割捨不得要寬心再等不但攛掇的人多自家也覺爭氣不出了況且妻子又來兌圖他一官半職榮貴耳邊日常把些不入機的話來激聒一發不知怎地好竟自沒了主意含着一泡眼淚道一歇了手終身是個不第舉子就僥倖官職高（今人但求此不可得）貴也說不響了躊躇不定幾時猛然想道我仙兄有書道急時可開此時雖無非常急事卻是住與不住是我一生了當的事關頭所差不小何不開他第二封一看以爲行止主意定了又齋戒沐浴次日清旦

啓開外封只見裡面寫道

某年月日以將罷舉開第二封

李君大喜道元來原該是今日開的旣然開得不差裡面必有決斷吾終身可定了怕又開了小封看時也不多幾個字寫着

可西市鞦轡行頭坐

李君看了道道又怎麽解我只道明明說個還該應舉不應舉却又是啞謎當日青龍寺須有個寺僧欠錢道個西市鞦轡行頭難道有人欠我及第的債不成（也共不差）但是仙兄說話不曾差了一些只索依他走去看

是甚麼緣故却其實有些好笑自言自語了一回只得依言一直走去走到那里自想道可在那處坐好一眼望去一個去處但見

望子高挑堤頭廣架門前對子蕪鄙文帶醉歪題壁上荒篇村過客水作謅下入門一陣腥膻氣案上原少佳殽到坐幾番吆喝鋪面前未來供饌設說聞香須下馬枉誇知味且停驂無非行路救飢或是邀人議事

原來是一個大酒店李君獨坐無聊想道我且詣一壺喫着坐看步進店來店主人見是個士人便拱道

孟其光的來走貪其的沒店實

樓上有潔淨坐頭請官人上樓去李君上樓坐定看那樓上的東首盡處有間潔淨小閣子門兒掩着像有人在裡邊坐下的寂寂默默在裡頭李君這付座底下却是店主人的房樓板上有個穿眼眼裡偷窺下去是直見的李君一個在樓上還未見小二送酒菜上來獨坐着閒不過聽得脚底下房裡頭低低說話他却在地板眼裡張看只見一個人將要走動身一個拍着肩叮囑聽待落尾兩句說道交他家郎君明日平明必要到此相會若是若沒有錢即說竟是且未要錢的不要挫過遲一日就無及了去的那人

道、他還疑心不的確、未肯就來、怎好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歲句話有些古怪、便想道、仙兄之言、莫非應[illegible][illegible]人的事體麼、即忙奔下樓來、那好與那兩個人擬個勢而乃是店主人與一個書生人李君、扯住店主人問道、你們適纔講的是甚麼話、店主人道、侍郎的郎君有件緊要事幹、要一千貫錢來用、托某等尋覓、故此商量尋個頭主、李君道、一千貫錢不是小事、那裡來這個大財主好借用、店主人道、不是借用、說得事成時、竟要了他這一千貫錢、也還算是相應的、李君再三次問其事備細、店主人道、與你何干、何必定要說破、

只見那要去的人立定了脚看他問得急切回身來道何不把實話對他說揔是那邊未見得成或者另絆得頭主大家商量商量也好店主人方纔附着李君耳朵說道是營謀來歲及第的事李君正開着肚子裡事又合着仙兄之機吃了一驚忙問道此事虛實何如店主人道侍郎郎君見在樓上房內怎的不實李君道方纔聽見你們說話還是要去尋那個的是店主人道有個舉人要做此事約定昨日來成的直等到晚竟不見來不知爲湊錢不起不知爲疑心不真却是那郎君元未要錢直等及第了纔交足只怕

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

他爲無錢不來、故此又要這位做事的朋友去約他、若明日不來、郎君便自去了、只可惜了這好機會、李君道、好敎兩位得知、某也是爽人、要錢時某也有、便就等某見一見郎君、做了此事、可使得否、店主人道、官人是實話麼、李君道、怎麼不實、店主人道、這事原不難、人的若實實要做、有何不可、那個人道、從古道有奶便爲娘、我們見錢不打、倒去欽銅、官人若果要做、我也不到那邊去、再走壞這條閑步了、店主人道既如此、可就請上樓與郎君相見面議何如、兩個人位了李君、一同走到樓上來、那個人走去東首閣子

裡說了一會話只見一個人蹺將出來看他怎生模樣、

白胖面龐、痴肥身體行動許多珍重周旋頗少謙恭擡眼看人常帶幾分蒙昧出言對衆時牽數字含糊頂着祖父現成家享這兒孫自在福

這人走出閣來、店主人忙引李君上前、指與李君道、此侍郎郎君也、可小心拜見、李君施禮已畢、敘坐了、郎君拱手道、公是舉子麼、李君通了姓名道、適纔店主人所說來歲之事、萬望扶持、郎君點頭未答、且視店主人與那個人做個手勢道此話如何、店主人

可似是不知你借紫雜氣貨

道數日已經講過、昨有個人約着不來、推道無錢今此間李官人有錢、情愿成約、故此特地引他謁見郎君、郎君道、咱要錢不多、如何今日纔有主、（了、如、需、穴、所、）店主人道、舉子多負、一時間周不着、郎君道、揀那宿的拉一個來罷了、店主人道、宿的要是要、又撞不見這樣方便、郎君又拱着李君問店主人道、此間如何、李君不第、店主人回說、便道、某寄籍長安、家業多在此、只求事成、千貫易處、不妨相貸、郎君道甚妙甚妙、明年主司侍郎、乃吾親叔父也、必不悞、先指之事、今日也未就要交錢、只立一約、待及第之後、卽命這遞主人送領、

假神仙眾片才上亦須之夜才前背者何處生活

料也不怕少了的、李君見說得有根原、又且是應着仙書曉得其事必成、放膽做着、再無疑慮、卽袖中摸出兩貫錢來、央店主人備酒來喫、一面飲酒、一面立約、只等來年成事、交銀、當下李君又將兩貫錢謝了店主人、與那一個人、各各歡喜而別、到明年應舉、李君果得這個關節之力、榜下及第、及第後、將着一千貫完那前約、自不必說、眼見得仙兄第二封書指點成了他一生之事、

眞才屢推俟前程、不若黃金立可成、
今看仙書能指引、方知銅臭亦天生、

李君得第授官自念富貴功名皆出仙兄秘授讖訣之力思欲會見一面以謝恩德又要細問終身之事差人到了華陰西嶽各處探訪並無一個曉得這白衣人的下落只得罷了以後仕宦得意並無甚麼急事可問這第三封書無因得開官至江陵副使在任時一日忽患心痛少頃之間氣絕了數次危廹特甚方轉念起第三封書來對妻子道今日性命俄頃可謂至急仙兄第三封書可以開看必然有救法在內了自己起床不得就叫妻子灌洗了虔誠代開開了外封也是與前兩番一樣的家數寫在裡面道

李君此寔處不達亦得也

某年月日江陵副使忽患心痛開第三封妻子也喜道不要說將日相合連病多曉得在先了畢竟有解救之法連忙開了小封急急看時只有若元來比先前兩封的字越少了剛剛止得五字道[illegible][illegible]可處置家事

妻子看罷曉得不濟事了放聲大哭李君笑道仙兄數已定矣與他何幹吾貧仙兄能指點富吾吾感仙兄能指點貴吾吾孝吾死仙兄豈不能指點活吾蓋因是數去不得了就是當初富吾貴吾也元是吾命中所有之物前數分明止是仙兄前知預得一番引路

我今思之，一生應舉，負才却不能一第。直待時節到來，還要遇巧假手於人，方得成名。可不是數已前定？天下事大約强求不得的。而今官位至此，仙兄判斷已决，我豈復不如止足，尚懷遺恨哉？遂將家事一面處置了當，隔兩日含笑而卒。這回書叫做「三拆仙書」，奉勸世人看取數皆前定，如此不必多生妄想。那有才不遇時之人，也只索引命自安，不必抑鬱不快了。

人生自合有窮時，　縱是仙家詐得私。
富貴只緣乘巧湊，　應知難改蓋棺期。

拍案驚奇卷二十三終

拍案驚奇卷二十四

鹽官邑老魔魅色　會骸山大士誅邪

詩曰

王濬樓船下益州　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　一片降帆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　山形依舊枕清流
而今四海爲家日　故壘蕭蕭蘆荻秋

這八句詩、乃唐朝劉夢得所作、乃是金陵懷古的、這個燕子磯、在金陵西北、正是大江之濱、跨江而出、在江裏看來、宛然是一隻燕子、撲在水面上、有頭有翅、昔賢好事者、恐怕他飛去、滿山多用鐵鎖鎖着、

就在這燕子頂上造着一個亭子鎮住他、登了此亭、江山多在眼前、風帆起于足下、最是金陵一個勝處、就在磯邊、相離一里多路、有個弘濟寺、寺左轉去一派峭壁、插在半空、就如石屏一般、壁盡處、山崖廻抱將來、當時有僧於空處、建個閣、半嵌石崖、半臨江水、閣中供養觀世音像、像照水中、毫髮皆見、宛然水月之景、就名爲觀音閣、凡遊覽者、殆無虛日、奔走既多、靈蹟頗著、香火不絕、只是清淨佛地、做了熱鬧的所在、未免作踐、亦且這些游客、隨喜的多、布施的少、那閣年深月久、沒有錢糧修葺、日漸坍塌了些、一日

有箇徽商泊舟磯下、隨步到弘濟寺遊玩、寺僧出來迎接着、問了姓名、邀請喫茶、茶罷、寺僧問道、客官何來、今往何處、徽商答道、在揚州過江來、帶些本錢、要進京城小舖中去、天色將晚、在此泊着、上來耍耍、寺僧道、此處走去、就是外羅城觀音門了、進城止有二十里、客官何不搬了行李、到小房宿歇了、明日一肩行李、腳踏實地、絕早到了、若在船中、還要過龍江關盤驗、許多擔閣、又且晚間、此處磯邊風浪最大、是歇船不得的、徽商見說得有理、果然走到船邊、把船打發去了、搬了行李、竟到僧房中來安頓了、寺僧就

陪着登閣上觀看、徽商看見閣已頹壞、問道、如此好風景、如何此閣頹壞至此、寺僧道、此間來往的儘多、却多是遊耍的、並無一個捨財施主、寺僧又貧、修理不起、所以如此、徽商道、遊耍的人、必竟有大手段的在內、難道不布施些、寺僧道、多少王孫公子、只、是、帶、了、娼、妓、來、喫、酒、作、樂、那些人、身上、便肯撒漫、佛天面上、却不照顧、還有豪奴狠僕、家主離去、剩下酒肴、他就毀門折窗、將來盪酒煮飯、只是作賤、怎不頹壞、徽商嘆惜不已、寺僧便道、潮奉若肯喜捨時、小僧便修葺起來不難、徽商道、我昨日與夥計算帳、多出三十

拍案部
出河口
觀音閣

恨殺僧豎

兩一項銀子來我就捨在此處脩好了閣一來也是佛天面上二來也在此間留個名寺僧大喜稱謝下了閣到寺中來元來徽州人心性儉嗇却肯好勝喜名又崇信佛事見這個商人往來去處只要傳開去說觀音閣是某人獨自脩好了他心上便快活所以一口許了三十兩走到房中解開行囊取出三十兩一包交付與寺僧不想寺僧一手接銀一眼瞟去看見餘銀甚多就上了心一面分付行童整備夜飯欵待着地奉承殷勤相勸把徽商灌得酩酊大醉夜深人靜把來殺了啟他行囊來看看見搭包多是白物

約有五百餘兩、心中大喜、與徒弟計較、要把屍來拋在江裡、徒弟道、此時山門已鎖、須要住持師父處取匙鑰、盤問起來、遮掩不得、不但做出事來、且要分了東西去、寺僧道、這等如何處置、徒弟道、酒房中有個大甕、莫若權把來斷碎了、入在甕中、明日覓個空便、連甕將去拋在江中、方無人知覺、寺僧道、有理有理、果然依計而行、可憐一個微商、做了幾段碎物、好意佈施得此慘禍、那僧徒收拾淨灑、安頓停當、放心睡了、自道神鬼莫測、豈知天理難容、是夜有個巡江捕盜指揮、也泊舟磯下、守候出廠公事、天未起來、只見

不莽用心留頭腦

一个婦人走到船邊將一個擔桶汲水且是生得美貌指揮留心一眼望他那條路去只見不走到民家一直走到寺門裡來指揮疑道寺內如何有美婦擔水必是僧徒不公不法帶了哨兵一路跟來見那婦人走進一个僧房指揮人等又趕進去却走向一個酒房中去了那僧見個官帶了哨兵絕早來到虛心病發弄個面如土色慌慌張張却是出其不意躲避不及指揮先叫把僧人押定自己坐在堂中叫兩個兵到酒房中搜看只見婦人進得房門隱隱還在裡頭一見人來鑽入甕裡去了走來要了指揮指揮道

甕中必有冤枉、就叫哨兵取出甕來、打開看時、只見血肉狼藉、頭顱劈破、是一個人碎割了的、就把僧徒兩個綁了、解到巡江察院處來、一上刑罰、僧徒熬苦不過、只得從實供招、就押去寺中起贓來、爲證問成大辟、立時處決、衆人見僧口招、因爲偷瞰艙間、起心謀殺、方曉得適纔婦人乃是觀音顯靈、那一箇不念一聲南無靈感觀世音菩薩、要見得天甚近、欺心事是做不得的、從來說觀世音極靈、固然無處不顯應、却是燕子磯的還是小可、香火之盛、莫如杭州三天竺、那三天竺、是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三天竺中又

羅剎即
作慈心
耶哉

是上天竺爲極盛這個天竺峯在府城之西西湖之南登了此峯西湖如掌長江如帶地勝神靈無年間人山人海挨擠不開的而今小子要表白天竺觀音一件顯靈的與看官們聽者且先聽小子風花雪月四詞然後再講正話

風翏翏風嫋嫋冬嶺泣孤松春郊搖弱草報雲月色明捲霧天光早清秋牆送桂香來極要頻將炎氣掃風嫋嫋野花亂落令人老　右咏風

花艷艷花艷艷妖嬈巧似妝鎖碎渾如剪露凝色更鮮風送香常遠一枝獨茂逞冰肌萬朶爭妍含

醉臉花穠艷、上林富貴眞堪羡、右咏花

雪飄飄、雪飄飄、翠玉封梅萼、青鹽壓竹梢、灑空翻絮浪、積瑤蹊、銀橋千山遍皎、鋪鉛粉、萬木依稀擁素袍、雪飄飄、長途遊子恨迢遙、右咏雪

月娟娟、月娟娟、乍缺鈎模樣、方圓鏡掛天、斜移花影亂、低映水紋連、詩人舉盞搜佳句、美女推窗遲月眠、月娟娟、清光千古照無邊、右咏月

看官你道這四首是何人所作、話說洪武年間、浙江鹽官會骸山中、有一個老者、緇服蒼顏、幅巾緵履、是個道人打扮、不見他治甚生業、日常酣歌于市、闠歌

舉起舞、跳木綠枝、宛轉盤旋、身子輕捷、如驚燕飛燕、又且知書善詠、恢諧笑浪、秀發如瀉、有文士登遊此山者、皆與他倡和談諧、一日大醉、索酒家筆硯、題此四詞在石壁上、觀者稱賞、自從寫過、墨蹟漸深、越磨越亮、山中這些與他熟識的人、見他這些奇異、疑心他是個仙人、却再沒處查他的踪跡、日日往來山中、又不見個住家的所在、雖然有些疑怪、習見習聞、日月已久、也不以爲意了、平日只以老道相呼而已、離山一里之外、有个大姓仇氏、夫妻兩个、年登四十、極是好善、並無子嗣、乃捨錢刻一慈悲大士像、供禮于

家朝夕香花燈果、拜求如願、每年二月十九日是大士生辰、夫妻兩个齋戒虔誠、躬往天竺、三步一拜、拜將上去、燒香祈禱、不論男女、求生一个、以續後代、如是三年、其妻果然有了娠孕、十月期滿、晚間生下一個女孩、夫妻兩个歡喜無限、取名夜珠、因是夜裡生人、取掌上珠之意、又是夜明珠寶貝一般、年復一年、看看長成、端慧多能、工容兼妙、父母愛惜他、眞个如珠似玉、倏忽已是十九歲、父母俱是六十以上了、尚未許聘人家、你道老來子、做父母的、巴不得他早成配偶、奉事暮年、怎的二八當年多過了、還未嫁人、只

三者亦每相左不能兼得

因夜珠是仇大姓的愛女又且生得美貌伶俐夫妻兩個做了一个大指望道是必要揀个十全毫無嫌鄙的女婿來嫁他等他名成利遂老夫婦靠他終身亦且只要入贅的不肯嫁出的左近人家有幾家來說的兩個老人家嫌好道歉便有幾家像意的又要娶去不肯入贅有女婿人物好學問高的家事又或者淺薄些有人家資財多門戶高的女婿又或者愚蠢些所以高不輳低不就那些做媒的見這兩个老人家難理會也有好些不耐煩所以親事越遲了却把仇家女子美貌擇婿艱難爲人事之名遠近都傳播

鬧來誰知其間動了一個人的火看官你道這個人是那个敢是石崇之富要買緑珠的敢是相如之才要挑文君的敢是潘安之貌要引那擲果婦女的看官若如此這多是應得想着的了說來一場好笑元來是

閑時呂望要尋个同釣魚的對手漢世伏生要娶个共講書的配頭

你道是甚人乃就是題風花雪月四詞的這個老頭兒終日纏着這些媒人央他仇家去說親媒人問是那個要娶說來便是他自己這些媒人也只好當做

衆聽罷了、誰肯去說、大家說了笑道、隨你千選萬選這家女兒臭了爛了、也輪不到說起他、正是老沒志氣、陰溝洞裏思量天鵝肉喫起來、那老道見沒人肯替他做媒、他就老着臉自走上他大姓門來、大姓夫妻二人正同在堂上說着女兒婚事未諧、唧唧噥噥的商量、忽見老道走將進來、大姓平日曉得這人有些古怪的、起來相迎、那媽媽見是大家老人家、也不回避、三人施禮已畢、請坐下了、大姓問道、老道今日爲何光降茅舍、老道道、老僕特爲令愛親事而來、兩人見說是替女兒說親的、忙叫看茶、就問道、那一家

老道道就是老僕家大姓見說了就是他家正不知這老道住在那里的心裏已有好些不快意了勉強答他道從那相會不知老道有幾位令郎老道道不是小兒老僕曉得令愛不可作凡人之配老僕自己要娶大姓聽怪他言語不倫還不認真說道老道平日尋好詼笑說耍老道道非非耍笑老僕果然願做門壻是必要成的不必推托大姓夫婦見他說得可惡勃然大怒道我女閨中妙質等閒的不敢求聘你是何人輒敢胡言亂語立起身把他一推老道從容不動拱立道老丈差了老丈選擇東床不過爲養老

計耳、若把令愛嫁與老僕、老僕能孝養吾丈於生前、殯祭吾丈于身後、大事已了、可謂極得所托的、這個不爲佳婿、還要怎的、纔佳麽、大姓大聲叱他道、人有貴賤、年有老少、貴賤非倫、老少不偶、道不肚裡想一想、敢來唐突戲弄吾家、此非病狂、必是喪心、何足計較、叫家人們持杖趕逐、仇媽媽只是在傍邊夾七夾八的罵、老道笑嘻嘻且走且說道、不必趕逐我去罷了、只是後來追悔要求見我、就無門了、太姓又指着他罵道、你這個老揞帶、我要求見你做甚麽、少不得看見你早晚倒在路傍、被狗拖鴉啄的日子在那里、

笑者不可耐也

老道把手撚着鬍鬚長笑而退大姓叫閉了門夫妻二人氣得個遮胸裂肚兩相埋怨道只爲女兒不受得人聘受此大辱分付當直的分頭去尋媒婆來說親這些媒婆走將來聞知老道自來求親之事笑一个不住道天下有此老無知前日也曾央我們幾次我們沒一个肯替他說他只得自來了大姓道此老腹中有些文才最好調戲他曉得吾家擇壻太嚴未有聘定故此奚落我你們如今留心快與我尋尋人家差不多的也罷了我自重謝則個媒人應承自去了不題過得兩日夜珠靠在窓上繡鞋忽見大蝶一

蝶飛來、紅翅黃身、黑鬚紫足、且是好看、旋遶夜珠左右不舍、恰像眷戀他這身子芳香的意思、夜珠又喜又異、輕以羅帕撲他、撲個不着、累累飛將開去、夜珠忍耐不定、笑呼丫鬟同來撲他、看看飛得遠了、夜珠一同丫鬟隨他飛去處、趕將來、直至後園牡丹花側、二蝶漸大如鷰、態蹁躚、將快、飛近夜珠身邊來、各將翅撲定夜珠兩腋、就如兩個大箬籠一般、扶挾夜珠從空而起、夜珠口裏大喊、丫鬟驚報大姓、夫妻急忙趕至園中、已見夜珠同兩蝶在空中、向牆外飛去了、大姓驚喊號叫、沒法救得、老夫妻兩個放聲大哭

道不知是何妖術攝將去了、卻沒個頭路猜得出、從此各處探訪、不在話下、卻說夜珠被兩蝶夾起在空中、如登雲霧心裡明明知墮了妖術、卻是腳不點地、身不自主眼望下去、卻見得明白、看見過了好些荊蓁路徑、幾個嶮峻山頭、到一嵯峨山窩中、方纔漸漸放下、看見小小一洞、止可容頭、此外別無走路、那兩蝶已自不見了、只見洞邊一個老人家道者裝扮拱立、在那裡、見了夜珠、歡歡喜喜、伸手來攙了夜珠的手、對洞口唱了一聲聽得霹靂也似響亮、洞忽開裂、老道同夜珠身子已在洞內夜珠急回頭看時洞已抱

合如舊出去不得了、夜珠慌忙之中、偷眼看那洞中
寬敞、如堂、有人面猴形之輩、二十餘個、皆來迎接道
老道、口稱洞主、老道分付道新夫人到了、可設筵席、猴
形人應諾、又看見傍邊一房甚是精潔、頗似僧室、几
窗間有筆硯書史、竹床石榻、擺列兩行、又有美婦四
五人、丫鬟六七人、婦人坐了、鬟立待、床前特設一席、
不見葷腥、祗有香花酒菓、老道對衆道、吾今且與新
人成禮、則個就來牽夜珠同坐、夜珠又惱又怕、只是
站立不動、老道着惱、喝叫猴形人四五個來揪捽將
來按住在坐上、夜珠到此無奈、只得坐了、老道大喜、

頻頻將酒來勸夜珠、只推不飲、老道自家大碗價喫、不多時、大醉了、一個婦人、一個丫鬟、扶去床中相伴寢了、夜珠只在石凳之下蹲着、心中苦楚、想着父母、只是哭泣、一夜不曾合眼、明早起來、老道看見夜珠淚痕不乾、雙眼盡腫、將手撫他背、安慰他道、你家中甚近、勝會方新、何乃不趂少年取樂、自苦如此、若從了我、就同你還家、拜見爹娘、骨肉完聚、極是不難、你若執迷不從、憑你石爛海枯、此中不可復出了、只憑你算計、走那一條路、夜珠聞言、自想我斷不從他、料無再出之日了、要這性命做甚、不如死休、將頭撞在

亦甚别法

石壁上去要求自盡老道忙使衆婦人攔住好言勸他道娘子既已到此此事不由己且從容住着休得如此輕生夜珠只是啼哭從此不進飲食欲要自餓而死不想不喫了十多日一毫無事夜珠求死不得無計可施自揣不免汙辱只是心裡暗禱觀世音求他救拔老道日與衆婦淫戲要動夜珠之心曾奈夜珠心如鐵石毫不爲動老道見他不伏也不來强他只是在他面前百般弄法弄巧要圖他笑顔開了歡喜成事所以日逐把些奇怪的事做與他看一來要他快活二來賣弄本事高强使他絕了出外之念死心

有如此術周中但自足卒何爲也矣

曠地隨他你道他如何弄法他秋時出去取田間稻花放好在石櫃中了每日只將花合飯甑起開鍋時滿鍋多是香米飯又將一甕水用米一撮放在水中紙封了口蒸於松間兩三日開封取吸多變做撲鼻香醪所以供給滿洞人日酒米不須營求自然豐足若是天陰不出就剪紙為蝶或鶴或鳳或狗或燕或貓狸猢猻蛇虫之類皆有靈他去到某家取某物來用立刻即至前取夜珠的雙蝶亦是此法若取着家火什物之類用畢無事仍教令去還了桃梅菜品日給猴形人兩個供辦都是帶葉連枝是山中樹上所

取不是擄將來的夜珠、日日見他如此作用、雖然心裡也道是奇怪、再再沒有一毫隨順他的意思、老道略來纏纏、即便要死要活、大哭大叫、老道不耐煩、便去摟着別個婦女去適興了、還虧得老道心性只愛喜歡、不愛煩惱的、所以夜珠雖擄在洞裡多時、還得全身不損、一日老道出去了、夜珠對衆婦人道、你我俱是父母遺體、又非山精木魅、如何屈順了這妖人、自受其辱、衆美嘆息對夜珠道、我輩皆是人身、豈甘做這妖人野偶、但今生不幸、被他用術陷在此中、撇父母、棄禮義、雖朝朝暮暮、愛恩竟成無益、所以忍恥偷生、聲

如做了一世猪羊犬馬罷了、事勢如此、你我拗他、何用、不若放寬了心、度日、失聽命于天、或者做些惡有箇終時、那日再是人世、言罷各各淚下如雨、有商調醋葫蘆一篇、詠着衆婦云、

衆嬌娥、黯自傷、命途乖、遭魍魎、雖然也鸞鳳、喜非常、覷深姿、不由心內慌、總不過匆匆完帳、須不是、桃花洞裏老劉郎。

又有一篇詠着他夜珠云、

夜光珠、世所希、未登盤、墜淤泥、清光到底不差池、一笑妖人枉勞色自迷、有一日天開月霽、只怕得便

卻是个老在行

宜、溺、做、了、落、便、宜、

衆人正自各道心事、哀傷不已、忽見猴形人傳來道、洞主回來了、衆人恐怕他知覺、掩淚而散、只有夜珠淚不曾乾、老道又對他道、多時了、還哭做甚、我只圖你漸漸廝熟、等你心順了、我、大家歡暢、省得逼你做事、終久不像我意、然不拗你、今日子已久、你只不轉頭、不要討我惱、怒起來、叫、幾箇按住了、你強做一番、不怕你飛上天去、夜珠見說、心慌不敢啼哭、只、是、心、中默禱觀音救護、不在話下、卻說仇大姓夫妻二人、自不見了女兒、終日思念、出一單榜在通衢道、有能

奇特

探訪得女兒消息來報者酬賂家産將女兒與他爲妻雖然如此探得多時並無影響又且目見他變異去的曉得是妖人攝去非人力可及沒計奈何只好日日在慈悲大士像前悲哭拜祝道靈感菩薩女兒夜孩元是在菩薩面前求得的今遭此妖術攝去若菩薩不救拔還我當府何不不要見賜也罷了望菩薩有靈有感日日如此叫號精誠所感眞是叫得泥神也該活現起來的一日會骸山嶺上忽然有一根擔竿遍直豎將起來竿末掛着一件物事這嶺上從無此竿的一時哄動了許多人爲衆齊觀竿末之

物俱各不識明白胡猜亂講內中有一秀士姓劉名德遠乃是名家之子少年飽學極是个負氣好事的人他見了這个異事也是書生心性心裡畢竟要跟尋着一个實實下落便叫幾个家人去拿了些粗布繩索做了軟梯帶些撓鉤鋼叉木板之類叫一聲道有眞興要看的都隨我來你看他使出聰明山高無路處將鋼叉叉着軟梯搭在大樹上去不平處用板襯着有路險難走處用撓鉤吊着他一个上前趕與的就不少了遠家人共有一二十人一直吊了上去到得嶺上地却寬平立定了脚望下一看只見山腰

一箇巑岏之處、有洞甚大、婦女十數个、或臥或坐、多如醉迷之狀、有老猴數十、皆身首二段、血流滿地、並得高了、自上看下、纖細皆見、然後看那攀擎及所掛之物、乃是一個老猢猻的骷髏、劉德遠大加驚異、先此那仇家失女出榜招尋、一向知道的、當時便自想道、這些婦女裡頭、莫不仇家女兒也在、急忙下嶺來、叫人報了縣裡、自己卻走去報了仇大姓、大姓喜出非常、同他到縣裡、聽候遣撥、知縣令隨即差了一隊兵快、到彼收勦、兵快同了劉德遠再上嶺來、大姓年老走不得山路、只在縣前伺候、德遠指與兵快路

衆婦歸
夜珠孝
英

逕一擁前來元來那洞在高處方看得見在山下却與外不通所以妖魅藏得許多人在裡頭今在嶺上却都在目前了兵快看見了這些婦女攀藤附葛開條路逕一齊箇箇領了出來到了縣裡仇大姓還不知女兒果在內否遠遠望去只見夜珠頭蓬髮亂雜隨在婦女隊裡大姓吊住夜珠父子抱頭大哭到了縣堂縣令叫衆婦上來問其來歷備細衆婦將始終所見日逐事體說了縣令曉得多是良家婦女爲妖術所迷的又問道今日誰把這些妖物斬了衆婦道今日正要强姦仇夜珠忽然天昏地暗昏迷之中只聽

得一派喧嚷啼哭之聲、刀劍亂響、却不知箇緣故、直等兵快人衆來救、方纔廻醒、只見群猴多殺倒在地、那老妖不見了、劉德遠同衆人獻上骷髏與旛竿稟道、髑髏懸示在旛竿之首、必竟此是老妖爲神明所祭的、縣令道、那旛竿一向是嶺上的麼、衆人道、嶺上並無、縣令道、奇怪、這却那裡來的、叫劉德遠把竿驗看、只見上有細字數行、乃是上天竺大士殿前之物、件[illegible]旛有、縣令曉得是觀音顯見、不覺大駭、喚令該房出示、把婦女逐名點明、召本家認領、那仇大姓在外邊伺候、先具領狀領了夜珠出來、[illegible]是黑夜、

裡得了一顆明珠、心肝肉的口裡不住叫、到家裡見了媽媽、又哭个不住、問夜珠道、你那時被妖法攝起半空、我兩個老人家趕來、已飛過墻了、此後將你到那裡去、却怎麼、夜珠道、我被兩個大蝶、擡在空中、心裡明白的、只是身子下來不得、爹媽叫喊、都聽得的、到得那裡、一個道裝的老人家迎着、進了洞去、這些妖怪、叫老人家做洞主、逼我成親、這裡頭先有這幾个婦女在內、却是同類之人、被他攝在洞裡宿的、也來相勸、我到底只是執意不肯、媽媽便道、兒只要今日歸來再得相見便好了、隨是破了身子、也是出于

無奈、怪不得你的夜珠道、娘不是這話、將我只是要死要活、那老妖只去與別个淫婦了、不十分來纏我、幸得全身、今日見我到底不肯、方纔用强叫幾个猴形人、拿住手脚、兩三个婦女來脫小衣、正要奸淫、見䮕得此番定是難免、心下發極、大叫靈感觀世音起來、只聽得耳畔風起處、天昏地黑、鬼哭神嚎、眼前伸手不見五指、昏暈顛倒了、直到有許多人進洞相救、纔醒轉來、看見猴形人、個個被殺了、老妖不見了、正不知是个甚麽、緣故、大姓道、自你去後、爹媽只是拜禱觀世音、日夜不休、人多見我虔誠、十分憐憫、替我

體設、卻再無消耗、誰想今日果是觀世音顯靈、誅了妖邪、前日這老道便來求親時、我們只恨他不當豈知是箇妖魔、今日也見世報了、雖然如此、若非劉秀才做主爲頭、定要探看嵓竿上物事下落、怎曉得洞裡有人、又得他報縣救取、又且先來報我、此恩不可忘了、正說話處、只見外邊有幾箇婦女、同了幾家親識來訪夜珠、并他爹媽、三人出來、接進、乃是同在洞中還家的、各人自家裡相會過了、見外邊傳說仇家爹媽祈禱虔誠、又得夜珠力拒妖邪、大呼菩薩、致得神明感應、帶挈他們重見天日、齊來拜謝爹、媽、方曉、

得使咪所言全身是真請衆人稱謝已畢就要商量破費錢家捨力出資建廟山頂奉祠觀世音衆皆喜躍正在議論間只見劉秀才也到仇家拜訪他書生好意只要來問洞中事備細去書房裡紀錄新聞原無他意恰好撞見許多人在內問着却多是洞裡出來的與親眷人等盡曉得是劉秀才是爲頭到嶺上看見了報縣的方得救出乃是大恩人盡皆羅拜稱謝秀才便問你們衆人都聚此一家是甚緣故衆人把仇老虔誠禱神女兒拒奸許佛方得觀音靈感讚歎衆人脫難故此齊來走謝一衆就要商量斂貲

二此示洋淺會評得

造廟難得秀才官人在此也是一會之人替我們起個疏頭說個緣起明日大家稟了縣裡一同起來劉秀才道這事在我身上我明日到縣間與縣官說明一來是造廟的事二來難得他家小娘子貞堅感應也該表揚的那他太爺日裡進衙不敢看見劉秀才語言慷慨意氣軒昂也就上心託便問道秀才官人令岳是那家秀才道年幼時節尚未娶得他太爺道老夫有誓言在先有能探訪女兒消息來報者罄賠家產將女兒與他為妻這話人人曉得今日得秀才親至嶺上探得女兒歸來又且先報老夫老夫不敢

肯前言趁着衆人都在舍下做個証見結此姻緣意下如何衆人大家喝采起來道妙妙正是女貌郎才一雙兩好劉秀才不肯起來道老丈休如此說小生不過是好奇高興故此不避險阻窮討怪跡偶得所見如此想起宅上失了令愛沿街貼榜已久故此一時喜歡走來奉報原無心望謝若是老丈今日如此說小覷了小生是一團私心了不敢奉命衆人共相攛掇劉秀才反覺得沒意思不好回答得別了自去衆人約他明日縣前相會劉秀才去了衆人多稱贊他果是個讀書君子有義氣好人難得就大家道明

既退

日老夫央請一人爲媒、是必完成小女親事、衆人中有個老成的走出來道、我們少不得到縣裏動公舉呈詞、何不就把此事稟知知縣相公、倘蒙知縣相公做個主、豈不妙哉、衆人齊道有理、當下散了、大姓與媽媽女兒說知此事、又說到秀才許多好處、大家贊嘆不題、且說次日縣令升堂、先是劉秀才進見、把大士顯靈、衆心喜捨造廟、及仇女守貞、感得神力誅邪、等事、一一稟知已過、衆人纔合連名呈詞、進見縣令、批准建造、又自取庫中公費銀十兩、開了賬頭、用了印信、就中給與老成耆民收貯了訖、衆人謝了、又把

仇老女兒要招劉生報德的情稟出來縣令問仇老道此恩如何仇老道女兒被妖攝去固然感謝大士顯靈除袪妖邪若非劉生出力擲擧至嶺妖邪難死女兒已成這是洞中枯骨了今一家完聚慶幸非淺情願將女兒嫁他實係負心不道劉秀才推托故此今同稟知爺爺乞與老漢做一個主縣令便請劉秀才過來問道適纔仇某所言鄉鄰眾口一詞此美事也有何不可劉秀才道小生一時探奇窮異實由無心若提起了此親外人不曉得的盡道是小生有所冀求而爲此反覺無顏亦且方纔判文有大人說仇

[illegible]

只女守貞好處若爲巳妻此等言語皆是私心小生讀聖賢書義氣爲重爲此所以不敢應承縣令歎是道難得難得仇女守貞劉生尚義仇其不忘報答甚事也本縣幸而躬逢目擊可不完成其美本縣權做個主婚賢友萬不可推托立命庫上取銀十兩以爲聘禮即令鼓樂送出縣來竟到仇家先行聘定了揀個吉日入贅仇家成了親事一月之後雙雙到上天竺燒香拜謝大士就送還前日縫傘過不多時衆人齊心協力山嶺廟也自成了又去燒香點燭自不消說後來劉秀才得第夫榮妻貴仇大姓夫妻俱登上

壽同日念佛而終此又後話又說合彼山石壁自從誅邪之後那風花雪月四詞卻像那個倒洗過了一番的毫無一字影蹟衆人纔悟前日老道便是老妖不是個好人蹤跡方得明白有詩爲証

嶢屼石洞老光陰　只此幽棲致自深
誅妖忽然煩大士　方知佛戒重邪淫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二十五

趙司戶千里遺音　蘇小娟一詩正果

詩曰

青樓原有掌書仙　未可全歸露水緣
多少風塵能自拔　淤泥本解出青蓮

這四句詩頭一句掌書仙你道是甚麼出處列位聽小子說來唐朝時長安有一個倡女姓曹名文姬生四五歲便好文字之戲及到笄年丰姿艷麗儼然神仙中人家人教以絲竹宮商他笑道此賤事豈吾所爲惟墨池筆塚使吾老于此間足矣他出口落筆吟詩作賦清新俊雅任是才人見他欽伏至于字法上

只兩字
發补

通鍾王下欺顏柳眞是亘出世的。術夫人得其片紙隻字者重如拱璧一時稱他爲書仙他等閒也不肯輕與人寫長安中富貴之家豪傑之士韲輪金帛求聘他爲偶的不記其數文娘對人道此輩豈我之偶如欲偶吾者必先投詩吾當自擇此言一傳出去不要說擅才子爭奇鬭異各獻所長人人自以爲得大將就是張打油胡釘鉸也來做首把撮箇空至於那强斯文老臉皮雖不成詩叶韻而已的也偏不識廉恥搖他娘兩句出醜一番誰知投去的好歹多選不中這些人還指望出張續案放遭告考把一個長

文姬

留此已成仙人矣

安的子弟弄得如醉如狂的文姬只是冷笑最後有個岷江經生客于長安聞得此事喜道吾得配矣傍人問之他說鳳棲梧魚躍淵物有所歸豈妄想乎遂援一詩云

玉皇殿上掌書仙　一染塵心謫九天
莫怪濃香薰骨賦　霞衣曾悲御爐烟

文姬看詩畢大喜道此眞吾夫也不然怎曉得我的來處吾願與之爲妻郎以此詩爲聘定留爲夫婦自此春朝秋夕夫婦相携小酌微吟此唱彼和眞如比翼之鳥並頭之花歡愛不盡如此五年後因三月終

句、正是九十日春光已滿、夫妻二人、設酒送春。對飲間、文姬忽取筆硯題詩云

仙家無夏亦無秋　紅日清風滿翠樓
況有碧霄歸路穩　可能同駕五雲軿

題畢、把與任生看、任生不解其意、尚在沉吟、文姬笑道、你向日投詩、已知吾來歷、今日何反生疑、吾本天上司書仙人、偶以一念情愛、謫居人間二紀、今限已滿、吾欲歸、子可偕行、天上之樂、勝于人間多矣、說罷、只聞得仙樂飄空、異香滿室、家人驚異間、只見一個朱衣吏、持一玉版、朱書篆文、向文姬前稽首道、李長

吉新撰白玉樓記成、天帝召汝寫碑、文姬作命題撈
了住生的、手舉、步騰、空而去、雲霞閃爍、鸞鶴繚繞於
時覩者萬計、以其所居地、爲青仙、里這是常青仙的
故事、乃是俺家第一箇好門面話柄、看官你道俺家
這派起于何時、元來起于春秋時所、齊大夫管仲設
女閭七百、徵其合夜之錢、以爲軍需、傳至于後、此風
大盛、然不過是侍酒陪歌、追歡買笑、遣興陶情、解悶
破寂、實是少不得的、豈至遂爲人害、爭奈酒不醉人
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纔有歡愛之事、便有迷戀
之人、纔有迷戀之人、便有坑陷之局、做姊妹的[illegible]

煙花原無定主做子弟的失魂落魄不惜傾生怎當得做鴇兒龜子的吮血磨牙不管天理又且轉眼無情回頭是計所以弄得人傾家蕩產敗名失德喪軀殞命盡道這娼妓一家是陷人無底之坑填雪不滿之井了總是子弟少年浮浪沒主意的多有主意的少娼家習慣風塵有圈套的多沒圈套的少至于那鴇兒猶一發隨波逐浪那曉得葉落歸根所以百十個姊妹裡頭討不出幾個要立婦名從良到底的就是從了良非男負女即女負男有結果的也少卻是人非木石那鴇兒只以錢為事愚弄子弟是他本等

自不必說、那些做妓女的也一樣娘生父養有情有癡日陪歡笑夜伴枕席難道一些心也不動一些情也沒有只合着鴇兒做局騙人過日不成這却不然其中原有有真心的一意綢繆生死不變原有肯立志的堅忍超脫時刻不忘從古以來不止一人而今小子說一個妓女爲一情人相思而死又肯全所愛妹子也得得從良與看官們聽見得妓女也有好的有詩爲証詩云

有心已解相思死　兄復留心念連理
似此多情世所稀　請君聽我歌天水

天水才華席上珍、蘇娘相向轉相親、
一官各阻三年約、兩地同歸一日魂、
遺言弱妹曾相托、敢謂冥途忘舊諾、
愛雅同氣了良緣、麀歌一絕于飛樂、

話說宋朝錢塘有個名妓蘇盼奴、與妹蘇小娟兩人俱俊麗工詩、一時齊名、富豪子弟到臨安者、無不願識其面、真箇車馬盈門、絡繹不絕、他兩人沒有鴇嫗、只是姊妹兩個、多自家爲主的、自道品格勝人、不耐煩隨波逐浪、雖在繁華綺麗所在、心中長懷不足、只願得遇個知音之人、隨他終身、

涉案 [illegible]

方爲了哥的妹妹兩人意見相同極是過得好盼奴心上有一個人乃是皇家宗人叫做趙不敏是個太學生元來宋時宗室自有本等禄食本等職銜若是情願讀書應舉就不在此例了所以趙不敏有個房分兄弟趙不器就自去做了個院判讓有趙不敏自侍才高務要登第通籍在太學他才思敏捷人物風流風流之中人帶些志誠真實所以盼奴與他相好盼奴不見了他飯也是喫不下的趙太學是個書生不會經管家務家事日漸蕭條盼奴不但不嫌他貧凡是他一應燈火酒食之資還多是盼奴周給他恐

是知己

怕他因貪廢學常對他道妾看君決非庸下之人妾也不甘久處風塵但得君一舉成名提撥了妾身出去相隨終身荊布素亦所甘心切須專心讀書不可懈怠又不可分心他務衣食之需只在妾的身上管你不缺便了小娟見姐姐眞心待趙太學自也時常存一箇揀人的念頭只是未曾有個中意的盼奴體着小娟意思也時常替他留心對太學道我這妹子性格極好終久還是良家的貨他日你若得成名完了我的事你也替他尋個好主不枉了我姊妹一對兒太學也自愛着小娟把盼奴的話牢牢記在心裡

了太學雖在盼奴家往來情厚不曾破費一箇錢反得他資助讀書感激他情意極力發憤應過科試果然高捷南宮盼奴心中不勝歡喜正是

銀釭斜背解鳴璫　小語低聲喚玉郎
從此不知蘭麝貴　夜來新惹桂枝香

太學榜（張本）下未授職只在盼奴家裡兩情愈濃只要圖箇終身之事卻有一件名妓要落籍最是一件難事官府恐怕缺了會承應的人上司過往嗔怪許多不便十箇到有九箇不肯所以有的批從良牒上道慕周南之化此意良可矜空冀北之群所請宜不允官

（不在行人大率知此）（所以來說不可失也）

司須須如此不是得箇極大的情分或是撞箇極幇襯的人方肯周全而今蘇盼奴是個有名的能詩妓女正要擇趣誰肯輕輕便放了他前日與太學往來雖厚太學既無錢財也無力量不曾替他營脫得樂籍此時太學固然得第盼奴還是個官身却就娶他不得正在計較間却選下官來了除授了襄陽司戶之職初授官的人碍了體面怎好就與妓家討分上脫籍況就是自家要取的一發要惹出議論來欲待別尋婣轉爭奈憑上日子有限一時等不出箇機會沒奈何只得相約到了襄陽差人再來營幹當下司

戶與盼奴兩個抱頭大哭小娟在傍也陪了好些眼淚當時作別了盼奴自掩着淚眼歸房不題司戶自此赴任襄陽一路上鳥啼花落觸景傷情只是想着盼奴自道一到任所便托能幹之人進京做這件事誰知到任事忙匆匆過了幾時急切也沒個得力心腹之人可以相托雖是寄了一兩番信又差了一兩次人多是不尷不尬要能不勾的也曾寫書相托在京友人替他脫籍了當然後開諜接到任所爭奈路途既遠亦且寄信做事所托之人不過道是娼妓的事有緊沒要誰肯知痛着熱替你十分認真做的不

過討得封把書信兒傳來傳去動不動便是半年多司戶得一番信只添得悲哭一番當得些甚麽如此三年司戶不遂其願成了相思之病自古說得好心病還須心上醫眼見得不是盼奴來醫怎得見効看看不起只見門上傳進來道外邊有個趙院判拜是司戶兄弟在此候見司戶聞得忙叫請進相見了道兄弟你便早些個來你哥哥不見得如此院判道哥哥為何病得這等了你要兄弟早來便怎麽司戶道我在京特有個妓坊妓女蘇盼奴與我最厚他曾助我讀書成名得有今日因為一時匆匆不帶他落

得繇、同他到此不得、原約一到任所、差人進京圖幹此事、誰知所托去的、多不得力、我這裏好不盼望、不甫能勾回箇信來、定是東差西誤的、三年以來、我心如火、烹冷如冰、一氣一箇死、兄弟、你若早來幾時、把這箇事托你替哥哥幹去、此時盼奴也可來、你哥哥也不死、如今、却已遲了、言罷、淚如雨下、院判道、哥哥且請寬心、哥哥千金之軀、還宜調養、當箇好日、如何爲此閒耍、傷了性命、司戶道、兄弟、你道是箇中人、怎學別人、說淡話、情上的事、各人心知、正是性命所關、豈是閒事、說得痛切、又發昏上來、隔不多兩日、恍惚

腸料君眼中人所以可托不終妾保不浮沉其於濟乎

見眄奴在眼前、愈加沉重、自知不起、呼阮判到床前、囑付道、我與眄奴不比尋常、實是生死交情、今日我爲彼而死、死後也還不忘的、我三年以來、共有俸祿餘貲若干、你與我均匀分作兩分、一分是你收了、一分你替我送與眄奴去、眄奴知我既死、必爲我守、他有妹小娟、俊雅能畫、眄奴曾托我替他尋人、我想見弟風流才俊、能了小娟之事、你到京時、可將我言傳與他家、他家必然首肯、（何、等、忠、實、熱、腸、）你若得了小娟、誠是佳配、不可錯過了、一則完了我的念頭、一則撥了我的瓜葛、此臨終之托、千萬記取、阮判淚流領命、司戶言畢而

所以為妳妳

逝。院判勾當喪事了畢，帶了靈柩歸葬。臨安一面收拾東西，竟望錢塘進發，不題。却說蘇盼奴自從趙司戶去後，足不出門，一客不見，只等襄陽來音。豈知來的信雖有兩次，却不曾見說着了贖的說話。他又是箇女流，急得亂跳，也無用。終日盼望，鬱鬱而已。一日忽有箇於潛商人，帶着幾箱官絹，到錢塘來，聞着盼奴之名，定要一見，纏了幾番，盼奴只是推病不見。到後果然病得重了，商人只認做推托，心懷憤恨。小娟雖是接待兩番，曉得是箇不在行的蠢物，也不招攬，稍帶着他。幾番要砑在小娟處宿歇，小娟推道姐姐

禍不单行

病重、晚間要相伴、伏侍湯藥、留客不得、畢竟纔不上商人自到別家歇宿去了、以後盼奴相思之極、恍恍惚惚、一日忽對小娟道、妹子好住、我如今要去會趙郎了、小娟只道他要出門、便道好不遠的途程、你如此病體怎好去得、可不是癡話麼、盼奴道、不是癡話、相會只在霎時間了、看看聲絲氣咽、連呼趙郎而死、小娟哭了一回、買棺盛貯、設箇靈位、還望乘便稍信趙家去、只見門外兩箇公人大剌剌的走將進來、說道、府判衙裡喚他姊妹去對甚麼官衙詞訟、小娟不知事繇、對公人道、姊姊亡逝已過、見有棺柩靈位在

可恨可憐大家往往此等事

此我卻隨上下去回覆就是免不得聽酒肆飯又把使用錢送了公人分付了丫頭看家鎖了房門隨着公人到了府前纔曉得於潛客人被所務首發將官綢費用宿娼拿他到官懷着舊恨卻把盼奴小娟攀着小娟好生負屈只得當官分訴帶到時府判正赴堂上公宴沒工夫審理卻是錢塘事務叫令權且寄監可憐

粉黛叢中艷質　囹圄隊裡愁形
宿吉全然未保　青龍白虎同行

不說小娟在牢中受苦卻說趙院判扶了兄柩來到

錢塘、安居已了、奉着遺言要去尋那蘇家、却想道我又不曾認得他一箇、突然走去、那裏曉得眞情、雖是吾兒爲盼奴而死、知他盼奴心事如何、近日行徑如何、却便孟浪去打破了、猛然想道此間府判是我宗人、何不托他去喚他到官來、當堂問他明白、自見下落、一直逕到臨安府來、與府判相見了、叙寒溫畢、即將兄長亡逝已過、所托盼奴小娟之事、說了一遍、要府判差人去喚他姊妹二人到來、府判道、果然好兩箇妓女、小可着人去喚來、宗丈自與他說端的罷了、隨即差箇祗候人拿根籤去喚他姊妹、祗候領命去

評在行寸

了須臾李回話道、小人到蘇家去、蘇盼奴一月前已死、蘇小娟見繫府獄、院判府判俱驚道、何事繫獄、祇候回答道、他家裡說、爲於潛客人經攀官絹的事、府判點頭道、此事正在我案下、院判道、看亡兄分上、宗丈看覷他一分則箇、府判道、宗丈且到敝衙一坐、小可叫來問箇明白、自有處置、院判道、亡兄有書禮與盼奴、誰知盼奴已死了、亡兄却又把小娟托在小可、要小可覷他終身、却是小可未曾與他一面、不知他心下如何、而今小弟且把一封書、打動他、做箇媒兒、煩宗丈與小可婉轉則箇、府判笑道、這箇當得、只是

日後不要忘了媒人、大家笑了一回、請院判到衙中坐了、自己升堂、叫人獄中取出小娟來、問道、於潛商人狀了官絹百疋、招道在你家花費、將何補償、小娟道、亡姊盼奴、在日曾有個於潛客人、來了兩番、盼奴因病不曾當他、何曾受他官絹、今姊以亡故、無証所以空人落得誣攀、判府君斷商全部籍、非惟小娟感荷盼奴築下也得蒙懇了、府判見他出語宛順、心下喜他、便問道、你可認得、襄陽趙司戶麼、小娟道、趙司戶未第時、與姊盼奴交好、有婚姻之約、小娟故此相識、以後中了科第、做官去了、繼有書信、未完前願、盼

可想其點

奴相思得病而亡已一月多了府判道可傷可傷你不曉得趙司戶也去世了小娟見說想著翰林不覺淒然吊下淚來道不敢拜問不知此信何來府判道司戶臨死之時不忘你家盼奴遣人寄一封書一卷禮物與他此外又有司戶兄弟趙院判有一封書與你你可自開看小娟道自來不認得院判是何人如何有書府判道你只管拆開看是甚話就知分曉小娟領下書來當堂拆開讀着元來不是甚麼書却是一首七言絕句詩云

當時名伎鎮東吳　不好黃金只好書

府判亦不中人

借問錢塘蘇小小　風流還似大蘇無

小娟讀罷詩想道此詩情意甚是有情于我若得他提挈官事易解但不知這既判何等人品看他詩句清俊且是趙司戶的兄弟多應也是風流人物多情種子心下躊躇默然不語府判見他沉吟便道你何不依韻和他一首小娟對道從來不會做詩府判道說那里話有名的蘇家姊妹能詩你如何推托若不和詩就要斷所官稱了小娟謙詞道只好押韻獻醜請給紙筆府判叫取文房四寶與他小娟心下道正好借此打動他官稱之事提起筆來毫不思索一揮

而就雙手呈上府判府判讀之詩云

君住襄江妾在吳　無情人寄有情書
當年若也來相訪　還有於潛絹也無

府判讀罷道既有風致又帶詼諧玩世的意思如此女子豈可使溷于風塵之中遂取司戶所寄盼奴之物盡數交與了他就准他脫了樂籍官絹着商人自還小娟無干釋放寧家小娟既得辦白了官絹一事又領了若干物件更兼脫了籍自想姊姊如此煩難自身却如此容易感激無盡流涕拜謝而去府判進衙會了院判把適纔的說話與和韻的詩對院判說

了道如此女子真是罕有小可體貼宗丈之意不但免他債緡已把他股藉了院判大喜稱謝萬千再辭了司戶竟到小娟家來小娟方纔到得家裏見了姊姊靈位感傷其事把司戶寄來的東西一件件擺在靈位前看過了哭了一場收拾了只聽得外面叩門響（如夜夜有人之類故）叫丫頭問明白了開門丫頭問是那個外邊答道是適來寄書趙院判小娟聽得趙院判三字兩步移做了一步叫丫頭急開了門迎接院判進了門擡眼看那小娟時但見

臉際芙蓉掩映眉間楊柳停勻若教夢裡去行雲

晉瑕乘王錯認。殊麗全孫帶韻多情正在含顰

司空見慣也銷魂何况風流少俊、

說那院判一見了小娟、眞箇眼迷心蕩、暗道吾兄所言佳配、誠不虛也、小娟接入堂中相見、那院判笑道、適來和得好詩、小娟道、若不是院判的大情分、妾身官事何繇得解、况且乘此又得脫籍、眞是大之恩、殺身難報、院判道、自是能作打動、故此府判十分垂情、况又有亡兄所囑、非小可一人之力、小娟垂淚道、可惜令兄這樣好人、與妾亡姊、眞箇如膠似漆的、生生的阻隔兩處、俱謝世去了、院判道、令姊是幾時沒有

真是生死情致

此輩皆脫世忍不

的小娟道、方纔一月前、某日院判喚驚道、家兄也是此日、可見兩情不捨、同日歸天、也是奇事、小娟道、怪道姊姊臨死、口口說去會趙郎、他兩箇而今必定做一處了、院判道、家兄也曾累次打發人進京、當初爲何不脫籍、以致阻隔如此、小娟道、起初令兄來第、他與亡姊恩愛、已同夫婦一般、未及慮到此地、匆匆過了日子、及到中第來不及了、雖然打發幾次人來、只因姊姊名重、官府不肯放脫、這些人見略有些難處、丟了就走、那管你死活、白白裡把兩箇人的性命悞殺了、豈知今日妾身托賴着院判脫籍如此容易、若

是令兄未死、院判早到這里一年半年、連姊姊也超脫去了、院判道、前日家兄也如此說、可惜小可無游薄宦到家兄衙裡遲了、故此無及、這都是他兩人數定、不必題了、前日家兄說令姊曾把娟娘終身的事托與家兄尋人、這節有的麽、小娟道、不願迎新送舊、我姊妹兩人同心、故此姊姊以妾身托令兄尋人、寔有此話的、院判道、亡兄臨終、把此言對小可說了、又說娟娘許多好處、攛掇小可必會令姊與娟娘、就與娟娘料理其事、故此不遠千里、到此尋問、不想盼娘過世、娟娘被陷、而今幸得保全了、出來脫了樂籍、已

老臉皮媚然若非無少望於者矣

不負亡兒與令姊了但只是亡兒所言娟娘終身之事不知小可當得起否憑娟娘意下裁奪小娟道院判是貴人又是恩人只怕妾身風塵賤質不敢仰攀頗得令兒與亡姊一脈親上之親前日蒙賜佳篇已知屬意若蒙不棄敢辭箕帚院判見說得入港就把行李什物都搬到小娟家來是夜即與小娟同宿趙院判在行之人況且一箇念着亡兒一箇念着亡姊兩箇只恨相見之晚分外親熱此時小娟既已脫籍便可自繇他見院判風流蘊藉一心待嫁他了只是亡姊靈柩未殯有此帶挈與院判商量院判道小可

姓是司戶所托判人

也爲扶亡兄靈柩至此殯事未完而今擇箇日子將令姊之柩與亡兄合葬于先塋之側完他兩人生前之願有何不可小娟道若得如此亡魂俱稱心快意了。院判一面擇日如言殯葬已畢就央府判做主婚。將小娟娶到家裡成其夫婦是夜小娟夢見司戶盼奴如同平日坐在一處對小娟道你的終身有托我兩人死亦瞑目又謝得你夫妻將我兩人合葬今得同棲一處感恩非淺我在冥中保佑你兩人後福以報成全之德言畢小娟驚醒把夢中言語對院判說了院判明日設祭到司戶墳上致奠兩人感念他

生前相托措引成就之意俱各慟哭一番而回此後院判同小娟花朝月夕賡酬唱和詩詠成帙後來生二子接了書香小娟直與院判齊白而終看官你道此一事蘇盼奴助了趙司戶成名又為司戶而死這是他自己多情已不必說又念着妹子終身之事畢竟所托得人成就了他從良那小娟見趙院判出力救了他他一心遂不改變從他到了底豈非多是好心的妓女而今人自沒主見不識得人胡亂撞着了道兒不要說枉了還一家人一蔟多似蛇蝎一般的所以有編成青泥蓮花記單說的是姊妹們出處

請看惜的會去看有詩為證

血軀總屬有情倫　縱看娼流獨其人

試看死生心似石　反令交道愧流淪

拍案驚奇卷二十五終

拍案驚奇卷二十六

奪風情村婦捐軀　假天語幕僚斷獄

詩云

美色從來有殺機、況同釋子講于飛、
色中餓鬼真羅剎、血污游魂怎得歸、

話說陝西有一箇舉人、姓鄭、就在本處慶壽寺讀書、寺中有箇西北房、叫做淨雲房、寺僧廣明、做人俊爽、孤潔好與官員士子每往來、亦且衣鉢充牣、家道從容、所以士人每喜與他交游、那鄭舉人在他寺中最久、與他甚是說得着、情意最密、凡是精緻禪室曲折幽居、廣明盡引他游到、只有極深奧的所在一間小

原從不看見的老成者亦可道

房廣明手自鎖閉出入等閒也不開進去終日是閉着的也不曾有第二个人走得進雖是鄭衆人如此然卻無有不到的所在也不領他進去鄭衆人也只道是僧家藏貯資財的去處大家湊趣不去窺覷他一日殿上插得鐃響不知是什麼大官府來到廣明正在這小房中慌忙趨出山門外迎接去了鄭生獨自閒步偶然到此房前只見門開在那裏鄭生道這房從來鎖着不曾看見裡面今日為何却不鎖一步步進房中來却是地板鋪的房門下一看不過是擺設得精緻別無甚奇怪珍秘與人看不得的東西鄭

生心下道、這些出家人、畢竟心性古撤、此房有何秘密、直得轉手關門、帶眼看去、那小床帳鈎上、吊着一箇紫檀的小木魚、邊框繫着、且是精緻滑澤、鄭生好戲子、除下來手裡捏了看看、有要沒緊的、把小槌敲他兩下、忽聽得床後地板鐺的、一聲銅鈴響、一扇小地板推起、一个少年美貌婦人、鑽頭出來、見了鄭生、喫了、一驚、縮了下去、鄭生也喫了一驚、仔細看去、却是認得的中表親戚、某氏、元來那个地板、做得巧合縫處推開來、就當是扇門、關上了原是地板裡頭頂得上、外頭開不進、只聽木魚爲號、裡頭鈴聲相應便

出來了。裡頭是箇地窨、別開窓牖有暗衖地道通莊下。通飲食就是神仙也不知道的、那生看見了道。怪道賊禿閂門得緊、元來有此緣故、我却不該撞破了、他。來必無爾。心下慌張、急掇來蓋在原處了。疾忙走出來、劈頭與廣明撞着。廣明見房門失鎖。已自心驚。又見鄭生有些倉惶氣質。面上顏色紅紫。擡眼瞟去小木魚還在帳鉤上搖動未定。曉得事機露了。問鄭生道。適纔何所見、鄭生道。不見什麼。廣明道。便請房裡坐坐何妨。挽着鄭生手進房、就把門閂了、床頭掣出一把刀來道、小僧雖與足下相厚、今日之事勢不

兩立、不可使吾事敗、死在別人手裡、只是足下自己悔氣到了、錯進此房、急急自裁、休得怨我、鄭生哭道、我不幸自落火坑、曉得你們不肯捨我、我也逃不得死了、只是容我喫一大醉、你斷我頭去、庶幾醉後無知不覺痛些、我與你往來多時、也須憐我、廣明也念平日相好的、說得可憐、只得依從、反鎖鄭生在裡頭了、帶了刀、走去廚下取了一大錫壺酒來、就把大碗來灌鄭生、鄭生道、寂寞難喫、須賜我盤菜少許、廣明又依他到廚下去取菜了、鄭生尋思走脫無路、要尋一件物事暗算他、房中多是輕巧物件、並無磚石棍

入都者匪

消用之身

棒之類見酒壺罍巨便心生一計扯下一幅衫子急把壺口塞得緊緊的連酒連壺約有五六斤重了二手提着躲在門背後只見廣明揭門進來鄭生估着光頭把這壺儘着力一下打去廣明打得頭昏眼暗急伸手摸頭時鄭生又是兩三下打着腦袋撲的暈倒鄭生索性把酒壺在廣明頭上似砧杵槌衣一般連打數十下腦漿迸出而死眼見得不活了鄭生反鎖僧屍在房了走將出來此遲未有人知覺忙到縣官處說了縣官差了公人又添差兵快急到寺中把這本房圍住打進房中見一个僧人臉破血流死于

地下搜不出婦女來只見鄭生嘻嘻笑道我有一法包得就見伸手去帳鈎上取了木魚敲得兩下果然一聲鈴響地板頂將起來一個婦女鑽出公人看見發一聲喊搶住地板那婦人縮進不迭一夥公人打將進去元來是一間地窖子四圍磚砌着又有周圍柵欄一面開窗對着石壁天井乃是人跡不到之所有五六个婦人在內一个个領了出來問其來歷多是鄉村人家拐將來的鄭生的中表乃是燒香求子被他灌醉了轎夫溜了進去的家裡告了狀兩個轎夫還在獄中這個廣明既有世情又無踪跡所以

婦女宜[illegible]

累他不着。誰知正在他處。縣官把這一房僧衆盡行屠戮了。看官你道這些僧家。受用了十方施主的東西。不憂喫不憂穿。收拾了乾淨房室。精緻被窩。眠在床裡沒事得做。只想得是這件事體。雖然有個把行道解饞。俗語道喫殺饅頭當不得飯。亦且這些婦女們偏要在寺裡來燒香拜佛。時常在他們眼前晃來晃去。看見了美貌的。叫他靜夜裡怎麼不想。所以千方百計。弄出那姦淫事體來。只這般姦淫。已是罪不容誅了。況且不毒不禿。不禿不毒。轉毒轉禿。轉禿轉毒。為那色事上專要性命相搏。殺人放火的。就是小

僧有殺[illegible]

了方纔說這臨安僧人旣與鄭舉人是相厚的就被他看見了破綻只消求告他買囑他要他不洩漏罷了何至就動了殺心反喪了自己這須是天理難容處要見這些和尚狠得沒道理的而今再講一箇狠得詫異的來與看官們聽着有詩爲証

姦殺本相尋　其中妬更深
若非男色敗　何以警邪淫

話說四川成都府汶川縣有一箇庄農人家姓井名慶有妻杜氏生得有些姿色頗慕風情嫌着丈夫粗蠢不甚相投每日尋是尋非的激聒一日也爲有兩

句口而走到娘家去住了十來日大家厮勸氣平了、仍舊轉回夫家來、兩家隔不上三里多路、杜氏長獨自個來去慣了的、也是合當有事、正行之間遇着大雨下來身邊、並無雨具、又在荒野之中、沒法躲避、遠遠聽得鈴聲響、從小徑裡望去有所寺院在那里杜氏只得冒着雨迂道走去避着、要等雨住再走、那個寺院叫做太平禪寺、是個荒僻去處寺中共有十來个僧人門首一房師徒三衆、那一个老的叫做大覺、是他掌家、一个後生的徒弟、叫做智圓、生得眉清目秀、風流可喜、是那老和尚心頭的肉、又有一个小沙

彌叫做慧觀止有十一二歲這个大覺年有五十七八了、却是極淫毒的心性、不與少年、夜夜摟着這智圓做一床睡了、兩个說着婦人家滋味、好生動興、就弄那話兒消遣一番、淫褻不可名狀、是日師徒正在門首閑站、忽見个美貌婦人走進來避雨、正似、老鼠走到猫口邊、怎不動火、老和尚看見了、丢眼色對智圓道、觀音菩薩進門了、好生迎接着、智圓頭顛尾顛走上前來、問杜氏道、小娘子敢是避雨的麽、杜氏道、正是、路上逢雨、借這里避避則个、智圓嘻着臉笑道、這雨還有好一會下、這里邊好坐處、站着不雅、請到

[illegible]

小房坐了、奉杯清茶、等雨住了走路何如、那婦人家若是个正氣的、由他自說、你只外邊站站、等雨過了去去便罷、那僧房裡、好是輕易走得進的、誰知那杜氏是个愛風月的人、見小和尚生得青頭白臉、語言聰俊、心裡也有幾分看上了、暗道、揔是雨大在此閑、站[illegible]你便進去坐坐也不妨事、就一步步隨了進來、智圓見婦人擡動了腳、連忙先走進去、開了臥房等候、小和尚陪了杜氏、你看我、我看你、同走了進門、到得裡頭坐下、小沙彌擺了茶盤、送茶、智圓揀个好磁甌、把袖子展一展、親手來遞與杜氏、杜氏連

忙把手接了看了智圓手度越覺得可愛偷眼覷着有些魂出了把茶側翻了一袖智圓道小娘子茶濕濕了衣袖到房裡薰籠上烘烘杜氏見要他房裡去心裡已瞧科了八九分怎當得是要在裡頭的並不推阻反隨他那个房裡是智圓領到師父房前曉得師父在裡頭等着要讓師父不敢搶先見杜氏進了門裡指着薰籠道這個上邊烘烘就是有火在裡頭的却把身子倒退了出來杜氏見他不進來心裡不解想道想是他未敢動手正待將袖子去薰籠上烘只見床背後一个老和尚托地跳出來一把抱住

杜氏殺豬也似叫將起來老和尚道這裡無人叫也
沒幹誰救你走到我房裡來杜氏却待逃脫外邊小
和尚奏進已把門撥上了老和尚擒住了杜氏身子
將勝物隔着衣服只是亂送杜氏雖推拒了一番不
覺也有些興動問道適纔小師父那裡去了却換了
你老和尚道你動火我的徒弟麼這是我心愛的人
見你作成我完了事我叫他與你快活杜氏心裡道
我本看上他小和尚誰知被這老厭物纏着雖然如
此到這地位料應脫不得手不如先打發了他他徒
弟少不得有分的了只得勉强順着老和尚摟到床

上行起雲雨來一个欲動情濃倉忙唐突一个心慵意懶勉強應承一个相會有緣喫了自來之食一个偶逢無意栽着無心之花喉急的渾如那撲火的風箱體懈的只當得蔽漏的皮袋雖然鹵莽無些趣也算依稀一度春

那老和尚淫興雖高精力不濟起初摟抱推拒時已此有好些流情淌出來及至幹事不多一會就弄倒了杜氏本等不耐煩的又見他如此光景未免有些不足之意一頭走起來繫裙一頭怨悵道如此沒用

的老東西也來厭世死活纏人做甚麼、老和尚曉得掃了興、自覺沒趣、急叫徒弟把門開了、門開處、智圓迎着問師父道、意興如何、老和尚道、好个知味的人、可惜今日本事不幫襯、弄得出了醜、智圓道、等我來助興、急跑進房、把門掩了、回身來抱着杜氏道、我的親親、你被老頭兒纏壞了、杜氏道、多是你哄我進房、却叫這厭物來擺佈我、智圓道、他是我師父、沒奈何、而今等我陪禮罷、一把摟着、就要床上去、杜氏剛被老和尚一出完得、也覺沒趣、拿个班道、那里有這樣沒廉恥的師徒、兩个輪替纏人、智圓道、師父是衙頭

陣墊刀頭的我與娘子須是才貌相當不可錯過了姻緣撲的跪將下去杜氏扶起道我惟你讓那老物先將人奚落故如此說其實我心上也愛你的習圓就勢抱住親了个嘴挽到床上弄將起來這却與先前的情趣大不相同

一个身逢美色猶如餓虎吞羊一个心慕少年好似渴龍得水從家婦性情淫蕩本自愛耍貪歡空門人手段高强正是能征慣戰羅的羅羅的羅沒一箇肯將就伏輸往的往來的來都一般願辛勤出力雖然老和尚先開方便之門爭似小闍黎漫

領菩提之水

說這小和尚正是後生之年陽道壯偉精神旺相亦且杜氏見他標緻你貪我愛一直弄了一个多時辰方纔歇手弄得杜氏心滿意足杜氏道一向聞得僧家好本事若如方纔老厭物羞死了人元來你如此着人我今夜在此與你睡了罷和尚道多蒙小娘子不棄不知小娘子何等人家可是住在此不妨的杜氏道奴家姓杜在井家做媳婦家裡近在此間只因前日與丈夫有兩句說話跑到娘家遠幾日方纔獨自个回轉家去遇着雨走進來避避撞着你這冤家的

我家未知道我回與娘家、又不打聽會、便私下住在此兩日、無人知覺、智圓道、如此却僥倖、且圖與娘子做个通宵之樂、只是師父要做一床、杜氏道、我不要這老厭物來、智圓道、一家是他做主、須卻不得他、將就打發他罷了、杜氏道、羞人答答的、怎好三人在一塊做事、智圓道、老和尚是个識頭、本事不濟、而非齊來、或是你、或是我、做一遭不着緊、讓了他、他就沒用了、我與你自在快活、不要管他、兩人說得着、只管說了去、怎當得老和尚站在門外、總見來聽了半日、已自恨着自己忒快、不曾插得十分趣、倒讓他們[illegible]

去了好些妒忌、等得不耐煩、再不出來、忍不住闖房進去、只見兩个緊緊摟抱、舌頭遞在口裡、老和尚便有些怒意、驀地想道、方纔待我、怎肯如此親熱、就千捏撚陵、想來嘆道、得了些滋味、也該商量个長便、青天白日沒處浚雖的、只顧關着門聽指麼、智圓見師父發話、笑道、好教師父得知、道滋味長哩、老和尚道、怎見得、智圓道、那娘子今就不去了、老和尚放下笑臉道、我們也不肯放他就去、智圓道、我們須主張不放、須防手腳、而今是這娘子自家的意、說道可以住得的、我們就放心得下了、老和尚道、這小娘子前宅智

杜氏揣剋頭來不能假夜周旋日投其翻

圓把方纔杜氏的言語述了一遍。老和尚大喜。急整夜飯。擺在房中。三人共桌而食。杜氏不十分喫酒。老和尚勸他。只是推故。智圓斟來。却又喫了。坐間眉來眼去。與智圓甚是肉麻。老和尚沒挨光。說得句把風話。沒着沒落的。冷淡的當不得。老和尚也省些看得出。却如狗餂熱煎盤。戀着不放。夜飯撤去。畢竟賴着三人同床睡了。到得床裡。杜氏與小和尚先自摟得緊緊的。不管那老和尚。老和尚剛是日裡弄得過那話。歇卽當也沒力量再舉。意思便等他們弄一火。看看發了自己的興再處。果然他兩个孳孳格格弄將

起、來、極、得、老、和、尚、在、傍、邊、東、嗚、一、口、西、咂、一、口、左、勾、一、勾、右、抱、一、抱、一、手、揑、着、自、己、的、陽、物、摩、弄、又、將、手、去、摸、他、兩、个、關、節、處、覺得有些興動、了、半硬起來就要推開了小和尚自家上場、那、小、和、尚、正、在、興、頭、上、那、里、肯、放、杜、氏、又、雙、手、抱、住、推、不、開、來、小和尚叫道、師父我住不得手了、你十分高興、倒在我背後做个天機、自動、罷老和尚道、使不得、野味不喫喫家食、咬咬、掐、掐、纏、帳、不、住、小和尚只得爬了下來讓他、杜、氏、心、下、好、些、不、像、意、那有好氣、待他任他抽了兩抽、杜氏、帶、恨、的、撳、了、兩、撳、那老和尚是極壞了的、恐不住

一波如注、早已氣喘聲嘶、不濟事了、杜氏冷笑道、包苦呢、老和尚羞慚無地、不敢則聲、寂寂向了裡床、讓他兩個再整旗鎗、恣意交戰、兩人多是少年、無休無歇的、各各騁驕、又弄起來、老和尚只好嚥唾、蠱毒魘魅的、做盡了無數的醜景、天明了、杜氏起來梳洗罷、對智圓道、我今日去休、智圓道、娘子昨日說多住幾日不妨的、況且此地僻靜、料無人知覺、我與你尽得歡會、正在好頭上、怎捨得就去、說出這話來、杜氏悄悄說道、非是我捨得你去、只是嘆老頭子纏得苦、你若要我住在此、我須與你兩个自做一床、睡離了他、

纔使得、智圓道、師父怎麽肯、杜氏道、若不肯時、我也不住在此、智圓沒奈何、只得走去對師父說道、那杜娘子要去、怎麽好、老和尚道、我看他和你好得緊、如何要去、智圓道、他須是良人家出身、有些羞耻、不肯三人同床、故此要去、依我愚見、不若等我另舖下一床在對過房裡、須他兩箇同睡、晚把哄住了、他師父乘空便中取事、等他熟分了、然後關做一塊、不遲、不然逆了他性、他走了、大家多沒分了、老和尚聽說罷、想着夜間三人一床、打動了許多火、討了許多厭、不見快活、又恐怕他去了、連寡趣多沒緋處、不如便

等他們背後去做事、有時我要他房裡來獨享一夜也、好、何苦在傍邊、惹厭、便對智圓道、就依你所見也好、只要留得他住、畢竟大家有些滋味、况且你是我的心、替你好了、也是好的、老和尚口裡如此說、心裡原有許多醋意、只得且如此做了、他慢慢再看、智圓把鋪房另睡的話回了杜氏、杜氏千歡萬喜、住下了、只等夜來歡樂、到得晚間、老和尚對智圓道、今夜我養養精神、讓你兩箇去快活一夜、須把好話哄住了他、明日卻要讓我、智圓道、這箇自然、今夜若不是我伴住他、只如昨夜混攪、大家不爽利、留他不住

的等我圓熟了他牵與師父包你像意老和尚道這纔是知心着意的肉智圓自去與杜氏關了房睡了此夜自繇自在無拘無束快活不盡却說那老和尚一時怕婦人去了只得依了徒弟的言語這夜獨自一箇在房裡不但沒有了婦人反去了箇徒弟只得孤眠獨宿了好些不像意又且想着他兩箇此時快樂一發睡不去了倒枕搥床了一夜次日起來對智圓道你們好快活撇得我清冷智圓道要他安心留住只得如此老和尚道今夜須等我像心像意一晚到得晚間智圓不敢違師父勸杜氏到師父房中去杜

氏死也不肯道我是替你說過了方住在此的如何又要我去陪這老厭物智圓道他須是吾主家的師父杜氏道我又不是你師父討的我怕他做甚適得我緊我連夜走了家去智圓慌得他不肯去對師父道他那竟有些害羞不肯來師父你到他房裡去罷老和尚依言撲將進去杜氏先自睡好了只待等智圓來幹事不覺得是老和尚走來跳上床去杜氏只道是智圓一把抱來親箇嘴老和尚骨頭都酥了直等做起事來杜氏纔曉得不是了罵道又是你這老厭物只會纏我做甚麼老和尚不揣恨命價弄這抽

拽只指望討他的好處不想用力太猛忍不住呼呼氣喘將來杜氏方得他抽拽一番正略覺有些興動只巴巴是收兵罷光景聽得陽精將洩一摟攏來把自家身子一歪將他儘力一推推下床來那老和尚的陽精不曾洩得在裡頭黏黏延延都弄在床沿上與自己腿上了老和尚地上爬起來心裡道這婆娘如此狠毒恨恨爬起了自房裡去智圓見師父已出來了然後自己進去補空杜氏正被老和尚弄得趣了興頭沒收場的卻得智圓來正好解渴恨不及講話摟着就弄好不熱鬧只有老和尚到房裡懊還未

平想道我出脫了他們又自快活且去聽他一番走到房前只聽得山搖地動的在床裡淫戲摩拳擦掌的道這婆娘直如此分厚薄你便多少分些情趣與我也圖得大家受用只如此讓你兩箇罷明日拼得箇大家沒帳悶悶的自去睡了一覺睡到天明起來覺得陽物莖中有些作癢又有些梗痛走去撒尿點點滴滴的元來昨夜被杜氏推落身子陽精洩得不暢飛滯了箇白濁之病一發恨道受這歪婆娘這樣累及至杜氏起來了老和尚還皮著臉撩撥他幾句杜氏一句話也不來招攬老大沒趣又見他與智

圓、交頭接耳、嘻嘻哈哈、心懷忿毒、到得夜來智圓對杜氏道、省得老和尚又來歪廝纏、等我先去弄倒了他、杜氏道、你快去、我睡着等你、智圓走到老和尚房中、裝出平日的媚態、說道、我兩夜拋撇了師父、心裡過意不去、今夜同你睡休、老和尚道、見放着雌兒在家、裡、却自尋常飯喫、你好好去叫他來相伴我一夜、智圓道、我叫他不肯來、除非師父、自去求他、老和尚發狠道、我今夜不怕他不來、一直的走到廚下、拿了一把廚刀、走進杜氏房來道、看他若再不知好歹・我結果了他、杜氏見智圓去了好一會、一定把師父

安頭過聽得床前脚步響只道他來了口裡叫道我的哥快來關門罷我只怕老厭物又來纏老和尚聽得明白越箇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厲聲道老厭物今夜偏要你去睡一覺就把一隻手去床上拖他下來杜氏見他來得狠假道怎地如此用强我偏不隨你去忍住床帮恨命掙住老和尚力拖不休杜氏喊迯殺了我我也不去老和尚大怒道眞箇不去喫我一刀大家沒得弄按住頸子一勒老和尚是性發的人使得力重早把咽喉勒斷杜氏跳得兩跳已此嗚呼了智圓自師父出了房門且眠在床裡等師父

智圓求說

消息只聽得對過房裡叫喊罷就劈撲的響心裡疑心跑出看時正撞着老和尚拿了把刀房裡出來看見智圓便道那鳥婆娘可恨我已殺了智圓喫了一驚道師父當眞做出來老和尚道不當眞只讓你快活智圓移燈火進房一看只叫得苦道師父直如此下得手老和尚道那鳥婆娘嫌我我一時性發了你不要怪我而今事已如此不必遲疑且併叠過了明日另弄個好的來與你快活便是智圓苦在肚裡說不出只得隨了老和尚拿着鍬钁背到後園中埋下了智圓暗地垂淚道早知這等便放他回去了也罷

直恁地害了他性命、老和尚又[illegible]智圓[illegible][illegible]趕過般抓哄他歡喜、瞞得水泄不通、只有小沙彌怪道不見了這婦人、卻是娃子家、不來跟究、以此無人知道不題。卻說杜氏家裡見女兒回去了兩三日、不知與丈夫和睦未曾、叫箇人去望望、那井家正叫人來杜家接着、兩下裡都問箇空、井家又道杜家因夫妻不睦、將來別嫁了、杜家又道井家夫妻不睦、定然暗弄了、兩邊你賴我、我賴你、爭个不清、各寫一狀、告到縣裡。縣裡此時缺大尹、卻是一个都司斷事在那里署印、這个斷事、姓林、名大合、是个福建人、雖然太學出身、

却是史才敏捷、見事精明、提取兩家人犯、審問那井慶、道、小的妻子向來與小的爭競口舌、彆氣歸家的、丈人欺心藏過了、不肯還了小的、須有王法、杜老道、專爲他夫妻兩个不和、歸家幾月、三月前老夫妻已相勸他氣不過了、打發他到夫家去、又不知怎地相爭、將來藏過了、反來相賴、望青天做主、言罷、淚如雨下、林斷事看那井慶、是个朴野之人、不像惡人、便問道、兒女夫妻、爲甚麽不和、井慶道、別無甚差池、只是平日嫌小的麁鹵、不是他對頭、所以尋非鬧炒、斷事問道、你妻子生得如何、井慶道、也有幾分顏色的、斷

事縣宰叫杜老問道你女兒心嫌錯了配頭別尋其夫、你父母之情、未免護短、敢是賴着、另要嫁人這樣事也有、杜老道、小的家裡與女婿家差不多路、早晚婚嫁之事、瞞得那个、難道小的藏了女兒捨得私下斷送在他鄉外府再不往來不成、是必有个人家、人曉得的、這樣事怎麽做得、小的藏他何幹、自然是他家擺佈死了、所以無影無踪、林斷事想了一回道、都不是這般說、必是一邊歸來、兩不照會、遇不着好人中途差池了、且各召保聽候緝訪、遂出了一紙廣緝的牌、分付公人四下探訪、過了多時、不見影響、卻

循公道工夫下得門卿也宛容

說那縣裡有个門子、姓俞、年方弱冠、姿容嬌媚、心性聰明、元來這家男風是福建人的性命、林斷事喜歡他、自不必說、這門子未免恃着愛寵、做件把不法之事、一日當堂犯了出來、林斷事雖然要護他、公道上卻去不得、便思量一个計較、周全他、等他好將功折罪、密叫他到衙中分付道、你罪本當革役、我若輕恕了你、須被衙門中談議、我而今只得把你革了名、出榜上塞了衆人之口、門子見說要革他名字、叩頭不已、情愿領責、斷事道、不是這話、我有周全你處、那王杜兩家、不見婦人的事、其間必有緣故、你只做得

描繪甚妙

罪于我逃　出去替我密訪只在兩家相去的中間路裡不論鄉村市井道院僧房俱要走到必有下落你若訪得出來我不但許你復役且有重賞那時別人就議論我不得了門子不得已領命而去果然東奔西撞無處不去探聽他是个小厮家就到人家去處緯着嘴閒話帶着張熊科人都不十分疑心的却不見甚麼消息一日有一務閒漢聚坐閒談門子挨去聽着內中一个揉眼看見了魑魅對衆人道好个小官兒又一个道這里大平寺中有个小和尚還標致得緊哩可恨那老和尚又慳又喫醋極不長進門子

聽得、只做不知、洋洋的走了開來、想道、怎麼樣的一个小和尚、這等贊他、我便去尋他看看、有何不可、元來門子是行中之人、風月心性、見說小和尚標致、心裡就有些動興、問着太平寺的路走來、進得山門、看見一个僧房門檻上、坐着一个小和尚、果然清秀異常、心裡道、這箇想是了、那小和尚見个美貌小厮來到、也就起心、立起身來迎接道、小哥何來、門子道、聞着進寺來頑耍、小和尚殷勤請進奉茶、門子也貪着小和尚標致、歡歡喜喜、隨了進去、老和尚在裡頭看見徒弟引得个小夥子進來、道是个道地貨來了、笑

适依之驗

逐巔閑來問他姓名居址門子道我原是衙中門官為了些事逐了出來今無處棲身故此遊來遊去若和尚見說大喜說道小房儘可住得便寬留幾日不妨便同徒弟留茶留酒着意殷勤老僧趁着兩盃酒興便邀他進房裡下榻兒行了一度門子是个慣家就是老僧也承受了不比那庄家婦女見人不多嫌好道歉的老和尚喜之不勝看官聽說元來是本事不濟的專好男風你道為甚麼男風免强做事受淫的沒甚大趣軟硬遲速一隨着你圖个完事罷了所以好打發不像婦女彼此興高若不滿意半途而廢

沒些收場要發起極來的故此支吾不過不如男風自得其樂、這番老和尚算是得趣的了、事畢、智圓來對師父說、這小哥是我引進來的、到讓你得了先頭、晚間須與我同掃、老和尚笑道、應得應得、那門子也要在裏頭的、晚間果與智圓宿了、有詩爲證、

少年彼此不相饒、我後伊先遞自熬、

雖是智圓先到手、勸酬畢竟也遲遭、

說這兩个都是美少、各幹一遭已畢、摟抱而睡、第二日老和尚只管來綽趣、又要纏他到房裡幹事、智圓經過了前邊的羨、這番倒有些斆齡起來、道、天理人

心、這个小哥該讓與我、不該又來搶我的、老和尚道、怎見得、智圓道、你終日把我淺火、我須沒討還件處、恐得不好過、前日這个頭腦正有些好處、又被你亂炒、弄斷絕了、而今我引得這小哥來、明該讓我與他樂樂、不爲過分・老和尚見他說得倔強、心下好些着惱、又不敢沖撞他、嘴骨都的彼此不快活、那門子是有心的、晚間覺得高興時、問智圓道、你日間說前日甚麽頭腦弄斷絕了、智圓正在興頭上、不覺說道、前月有个鄰居婦女、被我們留住、大家耍耍罷了、且是弄得興頭、不匡老無知、見他與我相好、只管喫醋撚

醃臢得沒收場至今想來可惜門子道而今這婦女那里去了何不再尋將他來走走智圓嘆个氣道還再那里尋處門子見說得有些緣故還要探他備細智圓却再不把以後的話漏出來門子沒計奈何明日見小沙彌在沒人處輕輕問他道你這門中前日有个婦女來小沙彌道有一个門子道在此幾日小沙彌道不多幾日門子道而今那里去了小沙彌道不曾那里去便是這樣一夜不見了門子道在這里這幾日做些甚麼小沙彌道不曉得做些甚麼只見老師父與小師父攪來攪去了兩夜後來不見了兩

个常自激激聒聒的一番我也不知一个清頭門子雖不曾問得根由、却想得是這件來歷了、只做無心的走來、對他師徒二人道、我在此兩日了、今日外邊去走走、再來、老和尚道、是必再來、不要便自去了、智圓詞个眼色、笑嘻嘻的道、他自不去的、掉得你下、須掉我不下、門子也與智圓詞个眼色道、我就來。的門子出得寺門、一徑的來見林公、把智圓與小沙彌話備細述了一遍、林公點頭道、是了是了、只是這樣看起來、那婦人必死于惡僧之手了、不然三月之後、既不見在寺中了、怎不到他家裡來、却又到那里去、以

致爭訟半年尚無影踪分付門子不要把言語說開了明日起早率了隨從人等打轎竟至寺中分付頭踏先來報道林爺做了甚麼夢要來寺中燒香寺中斜了合寺衆僧齊來迎接林公下轎拜神焚香已畢住持送茶進了衆僧正分立兩傍只見林公走下殿階來將僧對大看着却像聽甚說話的看了一回忽對着衆中打个躬道臣挽得這等了再併面上去又打一呼走往挽得這个人下急走進殿上來喝一聲皁隸那裏快與我拿殺人賊衆皁隸吆喝一聲答應了林公備眼看去衆僧雖然有些驚異却只恭敬端

立不見慌張、其中獨有一个半老的、面如土色、牙關緊咬。林公把手指定、叫皁隸紐將起來、對衆僧道、你們見麼、上天對我說道、殺井家婦人杜氏的、是這个大覺、快從實招來。衆僧都不知詳悉、卻疑道、這老爺不曾到寺中察、如何曉得他叫大覺、分明是上天說話是眞了。卻不曉得盡是劉了光問明了去報的。那老和尚出于突然、不曾打點、況道是上天顯應、先嚇軟了、那里還遮飾得來、只是叩頭、說不出一句。林公叫取夾棍夾起、果然招出前情、是長是短、爲與智圓同姦、爭風致殺。林公又把智圓夾起、那小和尚柔脆、

不民是愚好此

一發禁不得、拶上來收、滿口招承是師父殺訖、屍見埋後園裡、林公叫皁隸押了二僧到園中、掘下去、果然一个婦人、項下勒斷、血跡滿身、林公喝叫綁了二僧、俱蘇拶夾、取了供條、火覺因姦殺人、問成死罪、智圓問盜不首、問徒三年、滿日還俗當差、隨喚井莊兩家進來認屍領埋、方纔兩家疑事得解、林公重賞了做門子、准其復役、合縣頌林公神明、恨和尚淫惡、後來上司詳允、秋後處決了、人人稱快、都傳說林公精明能通天上、辨出無頭公事、至今蜀中以為美談、有詩為証、

莊家婦棟漢太分明　色中鬼爭風忒沒情
捨得去後庭俞門子　妝得來鬼臉林縣君

拍案驚奇卷二十六終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二十七

顧阿秀喜捨檀那物　崔俊臣巧會芙蓉屏

詩曰

夫妻本是同林鳥　大限來時各自飛
若是遺珠還合浦　卻教拂拭更生輝

話說宋朝汴梁有個王從事，同了夫人到臨安調官，賃一民房居住數日，嫌他窄小不便，王公自到大街坊上尋得一所宅子，寬敞潔淨，甚是像意，當把房錢賃下了，歸來與夫人說：房子甚是好住，我明日先搬東西去了，臨完，我僱轎來接你。次日併疊箱籠，結束齊備，王公押了行李先去，取拾臨出門，又對夫人道

夫人未轎却該乎

我先去、你在此等等、轎到便來就是、王公分付罷、到新居安頓了、就叫一乘轎、到舊寓接夫人、轎去已久、竟不見到、王公等得心焦、重到舊寓來問、舊寓人道、官人去不多時、就有一乘轎來接夫人、夫人已上轎去了、後邊又是一乘轎來接、我回他夫人已有轎去了、那兩個就打了、空轎回去、怎麽擡來到、王公大驚、轉到新寓來看、只見兩個轎夫來討錢、道我等打轎去接夫人、夫人已先來了、我等雖不擡得、却要賃轎錢與脚步錢、王公道、我叫的是你們的轎、如何又有甚人的轎、先去接著、而今竟不知擡向那里去了、轎

夫、薦這僕我們却不知道、王公將就拿幾十錢打發了、去心下好生無主、蹤跡如雷、沒箇出豁處、次日到縣安府進了狀、拿得舊主人來、只如昨說、並無異詞、問他鄰舍、多見是上轎夫的、又拿後邊兩個轎夫來問、說道只打得空轎抬回、一番地行街上人多看見的、並不知餘情、縣安府也沒奈何、只得行箇緝捕文書、訪拿先前的兩箇轎夫、却又不知姓名住址、有影無蹤、海中撈月、眼見得一箇夫人、送在別處去了、王公悽悽惶惶、苦痛不已、自此失了夫人、也不再娶、五年之後、選了衢州教授、衢州首縣是西安縣附郭的、

那縣宰與王教授時相往來、縣宰請王教授衙中飲酒、喫到中間、要飯中拿出鱉來、王教授喫了兩箸、便停了箸、哽哽咽咽、眼淚如珠、落將下來、縣宰驚問緣故。王教授道、此味頗似亡妻所烹調、故此傷感、縣宰道、尊閫夫人幾時亡故、王教授道、亡故也是天命、只因在臨安移寓、相約命轎相接、不知是甚奸人、先把轎來騙拙妻錯認是家裏轎上的去了、當時告了狀、至今未有下落、縣宰色變了道、小弟的小妾、正是在臨安用三十萬錢娶的外方人、適纔叫他治庖、這鱉是他烹煮的、其中有些怪異、登時起身進來

問妾道你是外方人如何却在臨安嫁得在此妾垂淚道妾身自有丈夫被奸人、賺來賣了、恐怕出丈夫的醜、故此不敢聲言、縣宰問道丈夫何姓、妾道、姓王、名某是臨安聽調的從事官、縣宰大驚失色走出對王教授道、累蒲先生移步到裡邊、有一箇人要奉見、王教授隨了進去、縣宰聲喚處、只見一箇婦人走將出來、教授一認正是失去的夫人兩下抱頭大哭王教授問道、你何得在此、夫人道、你那夜晚間說話時、民居淺陋、想當夜就有人聽得把轎相接的說話、只見你去不多時、就有轎來接我、只道是你差來的即

此須作慎情形以有此

三十萬以救作贖贖夫

便收拾上轎去，卻不知把我擡到一个甚麽去處。乃是一个空房，有三兩个（還好）婦女在內，一同鎖閉了一夜。明日把我賣在官船上了。明知被賺，我恐怕你是讀官的人，說出真情，添你羞恥，只得含羞忍耐，直至今日。不期在此相會。那縣官好生過意不去，傳出外廂，忙與頂口轎，夫將夫人送到王教授船裡。王教授要賠還三十萬（不要原贖）原身錢。縣宰道：以同官之妻為妾，不曾察聽得備細，恕不罪責勾了，還敢說原錢？那教授稱謝而歸，夫妻歡會，感激縣宰不盡。元來歸安的光棍設王公遠方人，是夜聽得了說話，即起謀心，拐他賣

到官船上、又是到任去的、他州外府、道是再無有撞着的事了、誰知恰恰遇在衢州、以致夫妻兩個失散了五年、重得在他方相會、也是天緣未斷、故得如此、卻有一件、破鏡重圓、離而復合、固是好事、這美中有不足處、那王夫人雖是所遭不幸、卻與人為妾、已失了身、又不曾查得奸人蹤跡、出報得冤仇、不如崔俊臣芙蓉屏故事、又全了節操、又報了冤仇、又重會了夫妻、這個話本好聽、看官容小子慢慢敷演、先聽芙蓉屏歌一篇、畧見大意、歌云、

畫芙蓉、妾忍題屏風、屏間血淚如花紅、敗葉枯梢

雨蕭索斷續道豈俱零落去水奔流隔死生孤身隻影成漂泊成漂泊殘骸向誰托泉下遊魂竟不歸閨中燈變渾似昨渾似昨妾心傷那禁秋雨夜秋霜寒昔江湖逐舟子甘從寶地禮醫王醫王本慈悲慈悲憫羣品班魄願提撕縶夔賴將引芙蓉顏色嬌夫婿手親描花萎因折蒂幹死爲傷苗蘢乾心尚苦根朽恨難消但道章臺泣韓翊豈期甲帳遇文蕭芙蓉良有意芙蓉不可棄幸得寶月再團圓相親相愛莫相捐誰能聽我芙蓉篇人間夫婦休反目看此芙蓉真可憐

這篇歌、是元朝至正年間眞州才士陸仲暘所作、你道他爲何作此歌、只因當時本州有箇官人、姓崔名英、字俊臣、家道富厚、自幼聰明、寫字作畫、工絕一時、娶妻王氏、少年美貌、讀書識字、寫染皆通、夫妻兩个眞是才子佳人、一雙兩好、無不厮稱、恩愛異常、是年辛卯、俊臣以父蔭得官、補浙江溫州永嘉縣尉、同妻赴任、就在眞州閘邊、有一隻蘇州大船、慣走杭州路的、船家姓顧、賃定了、下了行李、帶了家奴使婢、緣長江一路進發、包送到杭州交卸、行到蘇州地方、船家道、告官人得知、來此已是家門首了、求官人賞賜些、

[illegible]

王氏[illegible]

并買些祠物紙錢賽賽江湖之神俊臣依言拿出些錢鈔、教如法置辦、完事畢、船家送一桌牲酒到艙裡來、俊臣叫家僮接了、擺在桌上、同王氏暖酒少酌、俊臣是宦家子弟、不曉得江湖上的禁忌、喫酒高興、把箱中帶來的金銀杯觥之類、拿出與王氏歡酌、却被賊盜從艙頭張見了、就起不良之心、此時是七月天氣、船家對艙裡道、官人娘子在此閘處歇船、恐怕熱悶、我們移船到清涼些的所在泊去何如、俊臣對王氏道、我們船中悶躁得不耐煩、如此最好、王氏道、不知晚間謹慎否、俊臣道、此處須是內地、不比外江、

况船家是此間人、必知利害、何妨得呢、就依船家之言、憑他移船、那蘇州左近太湖、有的是大河大洋、官塘路上、還有不測、若是傍港中去、多是賊的家裡、俊臣是江北人、只曉得揚子江、有强盜、道是內地港道小了、境界不同、豈知這些就裡、是夜船家直把船放到蘆葦之中、泊定了、黄昏左側、提了刀竟進船裡來、先把一个家人殺了、俊臣夫妻見不是頭、磕頭討饒、道是有的東西都拿了去、只求饒命、船家道、東西也要、命也要、兩个只是磕頭、船家把刀指着王氏道、你不必慌、我不殺你、其餘都饒不得、俊臣自知不免、再

[illegible]謂[illegible]非此[illegible]好何能免

三哀求道、可憐我是个書生、只教我全屍而死罷、船家道、這等饒你一刀、快跳在水中去、也不等俊臣從容、提着胯膊、撲通的攛下水去、其餘家僮使女、盡行殺盡、只留得王氏一个、對王氏道、你曉得免死的緣故麼、我第二個兒子、未曾要得媳婦、今替人撐船到杭州去了、再是一兩个月、纔得歸來、就與你成親、你是我一家人了、你只安心住着、自有好處、不要驚怕、一頭說、一頭就把船中所有、盡檢點收拾過了、王氏起初怕他來相逼、也拚一死、聽見他說了這些話、心中畧放寬些道、且到日後再處、果然此後船家只叫

王氏做媳婦王氏假意也就應承凡是船家教他做些甚麽他千依百順替他收拾零碎料理事務真像个掌家的媳婦伏侍公公一般無不任在身上是件停當船家道是尋得个好媳婦真心相待看看熟分並不提防他有外心了如此一月有餘乃是八月十五日中秋節令船家會聚了合船親屬水手人等吃王氏治辦酒肴盛設在艙中飲酒看月箇箇喫得酩酊大醉東倒西歪船家也在船裡宿了王氏自在船尾聽得鼾齁之聲徹耳于時月光明亮如晝仔細看看艙裡沒有一箇不睡沉了王氏想道此時不走更

待何時喜得船尾貼岸泊着畧搖動一些些就好上岸王氏輕身跳了起來趁着月色一氣走了二三里路走到一个去處比舊路絕然不同四望盡是水鄉只有蘆葦瀰滿一望無際仔細認去蘆葦中間有一條小小路徑俱是深泥滑且又雙彎纖細鞋弓襪小一步一跌喫了萬千苦楚又恐怕後邊追來不敢停脚一盡力奔走漸漸東方亮了畧畧膽大了些遙望林木之中有屋宇露出來王氏道好了有人家了急急走去到得面前擡頭一看却是一个庵院的模樣門還關着王氏欲待叩門心裡想道這裡頭不知是男僧

女僧爲一敲開門來是男僧摟着不學好的非禮相犯不是纔厭天羅又罹地網且不可造次總是天已大明就是船上有人追着此處有了地方可以叫喊求救須不怕他了只在門首坐坐等他開出來的是須臾之間只聽得裡頭扯的門拴響處開將出來乃是一个女僮出門潑水王氏心中喜道元來是个尼庵一徑的走將進去院主出來見了問道女娘是何處來的大清早到小院中王氏對着生人未知好歹不敢把真話說出來哄他道妾是真州人乃是永嘉崔縣尉次妻大娘子兇悍異常萬般打罵近日家主

[illegible]

離任歸家、泊舟在此、昨夜中秋賞月、叫妾取金杯飲酒、不料偶然失手、落在河裡去了、大娘子大怒、發願必要寘妾死地、妾自想料無活理、乘他睡熟、逃出至此、院主道、如此說來、娘子不敢歸舟去了、家鄉又遠、若要別求匹偶、一時也未有其人、孤苦一身、何處安頓、是[illegible]王氏只是哭泣不止、院主見他舉止端重、情狀淒慘、好生慈憫、有心要收留他、便道老身有一言相勸、未知尊意若何、王氏道、妾身患難之中、若是師父有指麼處法、妾身敢不依隨、院主道、此間小院、僻在荒濱、人跡不到、茭葑爲隣、鷗鷺爲友、最是個幽靜、

急于落髮亦是避禍之心

之虞幸得一二同伴都是五十以上之人侍者幾个又皆淳謹老身在此住蹟甚覺清脩所以長娘子雖然年芳貌美爭奈命蹇時乖何不捨離愛慾披緇削髮就此出家禮拜佛燈晨飡蔬粥且隨緣度其日月豈不強如做人婢妾受今世的苦惱結來世的冤家麼王氏聽說罷拜謝道師父若肯收留做弟子便是妾身的有結果了還要怎的就請師父替弟子落了髮不必遲疑果然說來裝起香敲起磬來拜了佛就替他落了髮

可憐懸剮擠人　忽作如來弟子

是不能人

落髮後、院主起箇法名叫做慧圓、參拜了三寶、就拜院主做了師父、與同伴都相見已畢、從此在尼院中住下了。王氏是大家出身、性地聰明、一月之內、把經典之類一一歷過、盡皆通曉、院主大相敬重、又見他知識事體、凡院中大小事務、悉憑他主張、不問過他一件事也不敢輕做、且是寬和柔善、一院中的人、沒一个不替他相好、說得來的、每日早晨、在白衣大士前、禮拜百來拜、密訴心事、任是大寒大暑、再不間斷、拜完只在自己靜室中清坐、自怕貌美惹出事來、再不輕易露形、外人也難得見他面的、如是一年有餘

[illegible]人該甫故以其答茶勤亦大道

兇罔者往遠方知初時不能安更妙

忽一日有兩個人到院隨喜、乃是院主認識的近地施主、院主留他喫了些齋、這兩箇人是偶然閒步來的、身邊不曾帶得甚麼東西來回答、明日將一幅紙畫的芙蓉來施在院中張掛、以答謝昨日之齋、院主受了、便把來裱在一格素屏上面、王氏見了、仔細認了一認、問院主道、此幅画是那里來的、院主道、方纔檀越布施的、王氏道、這檀越是何等客、住居何處、院主道、就是同縣顧阿秀兄弟兩箇、王氏道、做甚麼生理的、院主道、他兩个原是个船戶、在江湖上賃載營生、近年忽然家事從容了、有人道他劫掠了客商、以致如

此未知眞否如何王氏道長到這裏來的尼院上齋偶然表白須不長到王氏問得明白記了顧阿秀的姓名就提起筆來寫一首詞在屏上詞云

少日風流張敞筆寫生不數今黃筌芙蓉畫出最鮮妍豈知嬌艷色翻抱死生緣粉繪淒涼餘幻質只今流落有誰憐素屏寂寞伴枯禪今生緣已斷願結再生緣　右調臨江仙

院中之尼雖是識得經典上的字義不十分精通看見此詞只道是王氏賣弄才情偶然題詠不曉中間緣故誰知這畫來歷却是崔縣尉自己手筆畫的

王氏亦有心人

也是船中刦去之物王氏看見物在人亡心內暗暗傷悲又曉得強盜蹤跡已有影響只可惜是个女身又已做了出家人一時無處申理忍在心中再看機會却是寃仇當報姻緣未斷自然生出事體來姑蘇城裡有一个人名喚郭慶春家道殷富最肯結識官員士夫心中喜好的是文房清玩一日游到院中來見了這幅芙蓉畫得好又見上有題詠字法俊逸可觀讚喜歎不勝問院主要買院主與王氏商量王氏自忖道此是丈夫遺蹟本不忍捨却有我的題詞在上中含寃仇意思在裡面遇着有心人玩着詞句

究問根因必不查出踪跡來若只留在院中有何益處就叫師父賣與他慶春買得千歡萬喜去了其時有个御史大夫高公名納麟退居姑蘇最喜歡書畫郭慶春想要奉承他故此出價錢買了這幅紙屏去獻與他高公看見畫得精緻收了他的忙忙里也未看着題詠也不查着款字交與書僮分付且張在內書房中送慶春出門來別了只見外面一个人手裡拿着草書四幅插個標兒要賣高公心性既愛這行物事眼裡看見就不肯便放過了叫取過來看那人雙手捧過高公接上手一看

字格類懷素　清勁不染俗
若列法書中　可載金石錄

高公看畢道字法頗佳是誰所寫那人答道是某自已學寫的高公擡起頭來看他只見一表非俗不覺失驚問道你姓甚名誰何處人氏那个人吊下淚來道某姓崔名英字俊臣世居眞州以父蔭補永嘉縣尉帶了家眷同往赴任自不小心爲船人所算將英沉於水中家財妻小都不知怎麽樣了幸得生長江邊幼時學得泅水之法伏在水底下多時量他去得遠了然後爬上岸來投一民家渾身沾濕並無一錢

失盜告官而將停乃怕累人安得不滋盜也

在身賴得這家主人良善將乾衣出來換了待了酒飯過了一夜明日又贈盤纏少許打發道既遭盜劫理合告官恐怕連累不敢奉留英便問路進城陳告在平江路案下了只為無錢使用（可知有錢）緝捕人役不十分上緊今聽候一年查無消耗無計可奈只得寫兩幅字賣來度日乃是不得已之計非敢自道善書不意惡札上達鈞覽高公見他說罷曉得是衣冠中人遭盜流落深相憐憫又見他字法精好儀度雅容便有心看顧他對他道足下既然如此目下只索付之無奈且畱我西塾教我諸孫寫字再作道理意下如何

崔俊臣欣然道、患難之中、無門可投、得明公提携、萬千之幸、高公大喜、延入內書房中、即治酒接相待、正款飲閒、忽然擡起頭來、恰好前日所受芙蓉屏正張在那裏、俊臣一眼睃去、見了不覺泫然垂淚、高公驚問道、足下見此芙蓉、何故傷心、俊臣道、不敢欺明公、此畫亦是舟中所失物件之一、即是英自己手筆、只不知何得在此、站起身來再看看、只見上有一詞、俊臣讀罷、又嘆息道、一發古怪、此詞又即是英妻王氏所作、高公道、怎麼曉得、俊臣道、那筆跡從來認得、且詞中意思有在、眞是拙妻所作無疑、但此詞是遭變

後所題拙婦想是未曾傷命還在賊處明公推究此
畫來自何方便有個根據了高公笑道此畫來處有
因當爲足下任捕盜之責且不可泄漏是日酒散叫
兩个孫子出來拜了先生就留在書房中住下了自
此俊臣只在高公門館不題卻說高公明日密地叫
當直的請將郭慶春來問道前日所惠芙蓉屏是那
里得來的慶春道買自城外尼院高公問了去處別
了慶春就差當直的到尼院中仔細盤問這芙蓉屏
是那里來的又是那个題詠的王氏見來問得蹊蹺
就叫院主轉問道來問的是何處人爲何問起這些

[illegible]忍

緣故、當直的回言道、而今已在高府中、差來問取、來歷、王氏曉得是官府門中來問、或者有些機會、在內、叫院主把真話答他道、此畫是同縣顧阿秀捨的、就是院中小尼慧圓題的。當直的把此言回覆高公、高公心下道、只須賺得慧圓到來、此事便有着落。進去與夫人商議定了、隔了兩日、又差一箇當直的、分付兩箇轎夫、擡了一乘轎、到尼院中來、當直的對院主道、在下是高府的當家、本府夫人喜誦佛經、無人作伴、聞知貴院中小師慧圓了悟、願禮請拜爲師父、供養在府中、不可推却。院主遲疑道、院中事務大小

尼公言獨公在另有其過者有心人

都要他主張如何接去得王氏問得高府中接他心中懷着復讐之意正要到官府門中走走尋出機會來亦且前日來盤問芙蓉屏的說是高府一發有些疑心便對院主道貴宅門中禮請豈可不去若一推托了惹出事端來怎生當抵院主曉得王氏是有見識的不敢違他但只是道去便去只不知幾時可來院中有事怎麼處王氏道等見夫人過住了幾月覷個空便可以來徃就來想院中也没甚事倘有疑難的高府在城不遠可以來問信商量得的院主道院如此只索就去當直的叫轎夫打轎進院王氏上

至虛則虛宜寔則寔王氏可以將兵

了齋、一直的擡到高府中來、高公未與他相見（大妙）、只叫他到夫人處見了、就叫夫人留他在臥房中同寢、高公自到別房宿歇（又便宜了高公）、夫人與他講些經典、說些因果、王氏問一答十、說得夫人十分喜歡（內人之言）敬重、閒中問道、聽小師父口談、不是這裡本處人、還是自幼出家的、還是有過丈夫半路出家的、王氏聽說罷、淚如雨下道、覆夫人、小尼果然不是此間是真州人、丈夫是永嘉縣尉、姓崔名英、一向不曾敢把實話對人說、而今在夫人面前、只索實告、想自無妨、造化赴任到此、舟人盜劫財物、害了丈夫全家、自己留得性命、脫身逃走、

幸遇尼僧留住、落髮出家的說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哭泣不止、夫人聽他說得傷心、恨恨地道、這些强盜害得人如此、天理昭彰、怎不報應、王氏道、小尼躲在院中、一年不見外邊有些消耗、前日忽然有个人、捨一幅畫芙蓉到院中來施、小尼看來、却是丈夫船中之物、即向院主問施人的姓名、道是同縣顧阿秀兄弟、小尼記起丈夫賃的船、正是船戶顧姓的、而今真贓已露、這强盜不是顧阿秀是誰、小尼當時就把舟中失散的意思、做一首詞題在上面、後來被人買去了、前日貴府有人來院、查問題詠芙蓉下落、推賞、

即是小尼所題有此冤情在內即拜夫人一拜道謝
證只在左近不在遠處了只求夫人轉告相公替小
尼一查若是得了罪人雪了冤仇以下報亡夫相公
夫人恩同天地了夫人道既有了這些影跡再不難
查且自寬心等我與相公說就是夫人果然把這些
備細一一與高公說了又道這人則是讀書識字心
性貞淑決不是小家之女高公道聽他這些說話與
崔縣尉所說正同又且芙蓉屏是他所題崔縣尉又
認得是妻子筆跡此是崔縣尉之妻無可疑心夫人
只是好好看待他且不要說破高公出來見崔俊臣

高公亦大是提撕人

時俊臣也屢屢催高公替他查查芙蓉屏的蹤跡高公只推未得其詳略不題起慧圓的事高公又密密差人問出顧阿秀兄弟居址所在平日出沒行徑蹤得強盜是真卻是居鄉的官未敢輕自動手私下對夫人道崔縣尉事查得十有七八了不久當使他夫妻團圓但只是慧圓還是個削髮尼僧他日如何相見好去做孺人你須慢慢勸他長髮改粧纔好夫人道這是正理只是他心裡不知道丈夫還在如何肯長髮改粧高公道你自去勸他或者肯依則好畢竟不肯時節我另自有說話夫人依言來對王氏道吾

已悉你所言、盡與相公說知、相公道捕盜的事多在他身上、皆取與你報寃、王氏稽首稱謝、夫人道只有一件、相公道你是名門出身、仕宦之妻、豈可留在空門、沒个下落、叫我勸你長髮改妝、你若依得、一力與（笑起來就有用）你擒盜、便是王氏道小尼是个求亡之人、長髮改妝、何用、只爲寃恨未申、故此上求相公做主、若得强盜殲滅、只此空門靜守、便了終身、還要甚麼下落、夫人道你如此妝餙在我府中也不爲便、不若你留了髮、（笑人也來得）認義我老夫婦兩个、做个嫡親女相伴終身、未爲不可、王氏道亦蒙相公夫人擡舉、人非木石、豈不知

可人

感何直整雲髮再施鉛粉丈夫已亡有何心緒況老尼相救深恩一旦棄之亦非厚道所以不敢從命夫人見他說話堅決一一回報了高公高公稱嘆道難得這樣（采服）立志的女人又叫夫人對他說道不是相公苦苦要你留頭其間有个緣故前日因去查問此事有平江路官吏相見說舊年曾有人告理也說是永嘉縣尉只怕崔生還未必死若是不長得髮他日一時擒住此盜查得崔生出來此時僧俗各異不好團圓悔之何及何不權且留了頭髮等事體盡完崔生終無下落那時任憑再淨了髮還歸尼院有何妨礙

不由不羨羨然

王氏見說是有人還在此告狀、心裡也疑道丈夫從小會洑水、是夜眼見得囫圇拋在水中的、或者天幸留得性命也不可知、遂依了夫人的話、雖不就改妝、却從此不剃髮、權扮做道姑模樣了、又過了半年、朝廷差个進士薛溥化爲監察御史、來按平江路、這个薛御史。乃是高公舊日屬官、他吏才精敏、是个有手段的、到了任所、先來拜謁高公、高公把這件事密密托他、連顧阿秀姓名、住址、去處、都細細說明白了、薛御史謹記在心、自去行事、不在話下、且說顧阿秀兄弟自從那年八月十五夜一覺直睡到天明、醒來不

見了王氏明知逃去、恐有形跡敗露、不敢明明追尋、雖在左近打聽、兩番並無蹤影、這是不好告訴人的、事、只得隱忍罷了、此後一年之中、也曾做个十來番道路、雖不能如崔家之多、僥倖再不敗露、甚是得意、一日正在家讙呼飲酒間、只見平江路捕盜官帶着一哨官兵將宅居圍住、拿出監察御史發下的訪單來、顧阿秀是頭名、強盜許多名字、逐名查去、不曾走了一个、又拿出崔縣尉告的賊單來、進他家裡箱籠悉行搜撿、并盜贓出獲、即停泊門外港內盡數起到了官、解送御史衙門、薛御史當堂一問、初時

妙在此

抵賴、及查物件、見了永嘉縣尉的敕牒、尚在箱中、贓物一一對款、薛御史把崔縣尉舊日所告失盜狀念與他聽、方各俯首無詞、薛御史問道、當日還有孺人王氏、今在何處、顧阿秀等相顧不出一語、御史喝令嚴刑拷訊、顧阿秀招道、初意實要留他配小的次男、故此不殺、[illegible]與應承、願做新婦、所以再不防備、不期當夜、[illegible]熟逃去、不知所向、只此是實情、御史[illegible]口詞、取了供案、凡是在船之人、無分首從、盡問成梟斬、[illegible]不待時、將原贓照單給還外、主御史差人回覆高公、就[illegible]物送到高公家來交

詩截其
所以能
入人感
上

與崔縣尉俊臣出來，一一收了，曉得物件還在，家物猶存，只有妻子沒查下落處，連強盜肚裡也不知去向了。眞个是渺茫的事。俊臣感新思舊，不覺慟哭起來。有詩爲証

堪笑聰明崔俊臣　也應落難一時渾
既然因畫能追盜　何不尋他題畫人

元來高公有心，只將畫是顧阿秀施在尼院的說與俊臣知道，並不曾題起題畫的人，就在院中爲尼。所以俊臣但得知盜情因畫敗露，妻子卻無查處，竟茫知只在畫上可以跟尋得出來的。當時俊臣慟哭已

及跋之
妙妙

罷想道既有勑牒還可赴任若再稽遲恐另補有人到不得地方了妻子既不見留連於此無益請高公出來拜謝了他就把要去赴任的意思說了高公道赴任是美事但足下青年無偶豈可獨去待老夫與足下做个媒人娶了一房孺人然後夫婦同往也未爲遲俊臣含淚答道糟糠之妻同居貧賤多時今遭此大難流落他方存亡未卜然據着芙蓉屏上尚及題詠料然還在此方今欲留此尋訪恐事體渺茫稽遲歲月到任不得可適意且單身到彼差人來高揭榜文四處追探拙婦是認得字的傳將開去他聞

兩公只恐崔生徒苦爲盜污而疎之故不憐人都重耳

得了必能自出除非憂疑驚恐不在世上了指一天地垂憐尚然留在還指望伉儷重諧以感兩公恩德雖死不忘若別娶之語非所願聞高公聽他說得可憐曉得他別無異心也自淒然道足下高誼如此天意必然相佑終有完全之日吾安敢強逼只是湘潁這幾時容老夫少盡薄設奉餞然後起程（凡亦爲今作宦字名處）次日開宴餞行邀請郡中門生故吏各道與一時名士畢集俱來奉陪崔縣尉酒過數巡高公舉杯告衆人道老夫今日爲崔縣尉了今生緣衆人都不曉其意連崔俊臣也一時未解只見高公掀髯呼後堂請夫人打扮

慧圓出來俊臣驚得木呆只道高公要把甚麼女人强他納娶故設此宴說此話也有些着急了夢裡也不曉得他妻子叫得甚麼慧圓當時夫人已知高公意思把崔縣尉在館内多時昨已獲了强盜問了罪名追出粉牒今日餞行赴任特請你到堂厮認團圓逐項逐節的事情說了一遍王氏如夢方醒不勝感激先謝了夫人走出堂前來此時王氏髮已半長照舊粧飾崔縣尉一見方是自家妻子驚得如醉裡夢裡高公笑道老夫原說道與足下爲媒這可做得着麼崔縣尉與王氏相持大慟說道自料今生死別了

誰知在此却得相見座客見此光景儘有不曉得詳悉的向高公請問根繇高公便叫書童去書房裡取出芙蓉屏來對衆人道列位要知此事須看此屏衆人爭先來看却是一画一題看的看念的念却不明白這个緣故高公道好教列位得知只這幅画便是崔縣尉夫妻一段大因緣這画即是崔縣尉所画這詞即是崔孺人所題他夫妻赴任到此爲船上所刼崔孺人脫逃于尼院出家遇人來施此画認出是船中之物故題此詞後來此画却入老夫之手遇着崔縣尉到來又認出是孺人之筆老夫暗地着人細細

此公老成而亦高興

問出根繇乃知孺人在尼院叫老妻接將家來住着密行訪緝備得大盜踪跡托了薛御史究出此強盜俱已伏罪惟縣尉與孺人在家下各有半年多只道火散在那裏竟不知同在一處多虧了老夫一向隱忍不通他兩人知道只為崔孺人頭髮未長若縣尉勃勝未獲不知當體如何兩人心事如何不欲遂次漏洩今罪人既得試他義夫節婦兩下心堅今日特地與他團圓這段因緣故此方纔說替他了今生緣即是崔孺人詞中之句方纔說請慧圓乃是崔孺人尼院中所改之字特地使崔君與諸公不解為今

[illegible]

日。酒。間。一。笑。耳。崔俊臣與王氏聽罷、兩个、哭、拜、高、公、連在座之人、無不下淚、稱嘆高公盛德、古今罕有。王氏自到裡面去拜謝夫人了、高公重入座席與衆客盡歡而散、是夜特開別院、叫兩个養娘伏侍王氏與崔俊臣在內安歇、明日高公曉得崔俊臣沒人伏侍、贈他一奴一婢、又贈他好些盤纏、當日就道、他夫妻兩个感念厚恩、不忍分別大哭而行、王氏又同丈夫到尼院中來、院主及一院之人見他許久不來、忽又改妝、个个驚異、王氏備細說了遇合緣故、拜謝院主看待厚意、院主方纔曉得、顧、阿、秀、劫、擄、是、真、前日王

得如 殺題

氏所言妻妾不相容乃是一時掩飾之之詞院中人个个與他相好的多不捨得他去事出無奈各各含淚而别夫妻兩个同到永嘉去了在永嘉任滿回來重過蘇州差人問候高公要進來拜謁誰知高公與夫人俱已薨逝殯葬已畢了崔俊臣同王氏大哭如喪了親生父母一般問到他墓下拜奠了就請舊日尼院中各衆在墓前建起水陸道場三晝夜以報大恩王氏還不忘經典自家也在裡頭持誦事畢同衆尼再到院中崔俊臣出官貲厚贈了院主毛氏又念昔日朝夜禱祈觀世音暗中保祐幸得如願夫婦重

諧出白金十兩留在院主處爲燒香點燭之費不忍忘院中光景立心自此長齋念觀音不輟以終其身當下別過衆尼自到眞州寧家另日赴京補官這是後事不必再題此本話文高公之德崔尉之誼王氏之節皆是難得的事各人存了好心所以天意周全好人相逢畢竟冤仇盡報夫婦重完此可爲世人之勸

詩云

王氏藏身有遠圖　闍黎到底得逢夫
舟人妄想能同志　一月空將新婦呼

又云

芙蓉本似美人妝　何意飄零在路傍
畫筆詞鋒能巧合　相逢猶自墨痕香

又有一首贊嘆御史大夫高公云

高公德誼薄雲天　能結今生未了緣
不使初時輕逗漏　致令到底得團圓
芙蓉畫出原雙蒂　萍藻浮來亦共聯
可惜白楊堪作柱　空教灑淚及黃泉

拍案驚奇卷二十八

金光洞主談舊蹟　玉虛尊者悟前身

詩云

近有人從海上回　海山深處見樓臺
中有仙童開一室　皆言此待樂天來

吾學空門不學仙　恐君此語是虛傳
海山不是吾歸處　歸即應歸兜率天

又云

這兩首絕句乃是唐朝侍郎白香山白樂天所作答浙東觀察使李公的樂天一生精究內典勤修上乘之業一心超脫輪廻往生淨土彼時李公師稷觀察浙東有一个商客在他治內明州同衆下海遭風飄

蕩不知所止一月有餘、纔到一个大山瑞雲奇花、白鶴異獸、盡不是人間所見的、山側有人出來迎問道、是何等人、來得到此、商客具言隨風飄、到岸上人道、既到此地、且繫定了船、上岸來見天師、同舟中胆小、不知上去有何光景、箇箇退避、只有這一箇商客、跟將上去、岸上人領他到一箇所在、就像大寺觀一般、商客隨了這人、依路而進、見一箇道士鬚眉皆白、兩傍侍衛數十人、坐大殿上、對商客道、你本中國人、此地有緣、方得一到、此即世傳所稱蓬萊山也、你既到此地、可要各處看看去麽、商客口稱要看、道士即命

爲知非說系於播以而白公子

左右領他宮內遊觀、玉臺翠樹、光彩奪目、有數十處院宇、多有名號、只有一院、關鎖得緊緊的、在門縫裡窺進去、只見滿庭都是奇花、堂中設一虛座、座中有裀褥、階下香烟撲鼻、商客問道、此是何處、卻如此空閉着、那人答道、此是白樂天前生所駐之院、樂天今在中國未來、故關閉在此、商客心中原曉得白樂天是白侍郎的號、便把這些去處光景、一一記着、別了那邊人、走下船來、隨風使帆、不上十日、已到越中海岸、商客將所見之景、備細來禀知李觀察、李觀察盡錄其所言、書報白公、白公看罷、笑道、我修淨業多年

西方是我世界豈復往海外山中去做神仙耶故此把這兩首絕句回答李公見得他爺的是佛門上乘要到兜率天宮不希罕蓬萊仙島意思後人評論道是白公脫屣煙埃投棄軒冕一種非凡光景豈不是謫仙人海上之說未為無據但今生更復勤修精進直當超脫玄門上證大覺後來果位當勝前生這是正理要知從來名人達士鉅卿偉公前後一箇不是有宿根再來的人若非仙官謫降便是古德轉生所以聰明正直在世間做許多好事如東方朔是歲星馬周是華山素靈宮仙官王方平是瑯琊寺僧輿

鑿鑿名論可証確矣

西山是草庵和尚、蘇東坡是五戒禪師、就是死後或原歸故處、或另補仙曹、如卜子夏爲修文郎、郭璞爲水仙伯、陶弘景爲蓬萊都水監、李長吉召撰白玉樓記、皆有征驗可攷、不能盡數、至如奸臣叛賊、必是藥叉、羅剎、修羅、鬼王之類、決非善根、乃有小說中說李林甫遇道士盧生、遇仙女說他本是仙種、特來度他、他兩番都不願做仙人、願做宰相、以至墮落、此多是其家門生故吏一黨之人撰造出來、以掩其平生過惡的、若依他說、不過遲做得仙人五六百年、爲何陰間有李林甫十世爲牛九世倡之說、就是說道業報盡

了還歸本處五六百年後便不可知爲何我朝萬曆年間河南某縣雷擊死娼婦背上還有唐朝李林甫五字此却六百年不止了可見說惡人也是仙種其說荒唐不足憑信小子如今引白樂天的故事說這一番話只要有好根器的人不可在火坑慾海戀着塵緣落了本來面目待小子說一个宋朝大臣在當生世裡看見本來面目的一个故事與看官聽一聽

詩云

昔爲東掖垣中客　今作西方社裡人
手把楊枝臨水坐　尋思往事是前身

却説西方雙摩訶池邊、有幾个洞天、內中有兩个洞、一个叫做金光洞、一个叫做玉虛洞、凡是洞中、各有一个尊者在內做洞主、住居極樂勝境、同脩無上菩提、忽一日、玉虛洞中尊者、來對金光洞中尊者道、吾佛以救度衆生爲本、吾每靜脩洞中、固是正果、但只獨善其身、便是梓支小乘、吾意欲往震旦地方、打一轉輪廻、遊戯他七八十年、做些濟人利物的事、然後囘來復居于此、可不好麽、金光洞尊者道、塵世紛囂、有何好處、雖然可以濟人利物、只怕爲慾火所燒、迷戀起來、沒人指引囘頭、忘却本來面目、便要墮落輪

廻道中不知幾劫纔得重脩圓滿、怎麽說得復居此地、這樣容易話、玉虛洞尊者見他說罷、自悔錯了念頭、金光洞主者道、此念一起、吾佛已知、伽藍韋䭾部有密報、豈可復悔、須索向閻浮界中去走一遭、受享些榮華富貴、就中做些好事、切不可迷了本性、倘若恐怕溺界汨沒、一時記不起、到得五十年後、我來指你个境頭、等你心下洞徹罷了、玉虛洞尊者當下別了金光洞尊者、自到洞中、分付行童看守着洞中、原自早夜焚香誦經、我到人間走一遭去也、一靈真性、自去揀那善男信女、有德有福的人家、好處投生、不

尋見後身想起

題、却說宋朝鄂州江夏、有个官人、官拜左侍禁、姓馮名式、乃是个好善積德的人、夫人一日夢一金身羅漢下降、產下一子、產時異香滿室、看那小厮時、生得天庭高聳、地角方圓、兩耳垂珠、是个不凡之相、兩三歲時、就頴悟非凡、看見經卷上字、恰像原是認得的、一見不忘、送入學中、取名馮京、表字當世、過目成誦、萬言立就、雖讀儒書、却又酷好佛典、敬重釋門、時常瞑目打坐、學那禪和子的模樣、不上二十歲、連中了三元、說話的、你錯了、據着三元記戲本上、他父親叫做馮商、是个做客的人、如何而今說是做官的、連名

借此以辨駁傳奇之說

[illegible]

字多不是了、看官聽說、那戲文本子多是胡謅、豈可憑信、只如南北戲文極頂好的、多說琵琶西廂荆釵、伯喈漢時人、未做官時、父母雙亡、廬墓致瑞、公府舉他孝廉、何曾爲做官不歸、父母餓死、且是漢時不曾有狀元之名、漢朝當時、正是董卓專權、也沒有个牛丞相、鄭恒是唐朝大官、夫人崔氏、皆有封號、何曾有失身張生的事、後人雖也有曉得是元微之不遂其欲、托名醜詆的、（三[illegible]筆）却是戲文倒說崔張做夫妻到底、鄭恒是个花臉衙内、插揩延了、却不是顛倒得沒道理、只這兩本出色的、就好笑起來、何況別本、可以准信

得的、所以小子要說馮當世的故事、先據正史把為親名字說明白了、免得看官們信着戲文上說話、千古不決、閒話休題、且說那馮公自中三元以後、任官累典名藩、到處興利除害、流播美政、護持佛教、不可盡述、後來入遷政府、做了丞相、忽一日體中不快、遂告个朔假、在府靜養調理、其時英宗皇帝聖眷方隆、連命内臣問安不絕于道路、又詔令翰苑有名醫人數个到府診視、聖諭盡心用藥、期在必愈、服藥十來日、馮相病已好了、却是瘦了好些、拄了杖纔能行步、久病新愈、氣虛多驚、倦亂紛雜、厭聞絃管、思欲靜

坐養神、乃策杖徐步入後園中來。後園中花木幽深之處、有一所茅菴、名曰容膝菴、乃是取陶淵明歸去來辭中語、見得菴小、只可容着兩膝的話、馮相到此、心意欣然、便叫侍從們都各散去、自家取龍涎香焚與在博山爐中、合膝瞑目、坐在禪床中蒲團上、默坐移時、覺神清氣和、肢體舒暢、徐徐開目、忽見一个青衣小童、神思清奇、不像塵俗、拱立在禪床之右。馮相問小童道、僕從皆去、你是何人、獨立在此。小童道、相公久病新愈、心神怡悅、恐有所遊、小童願爲參從、不敢擅離、公伏枕日久、沉疾既愈、心中正要閒遊、忽聞

小童之言、意思甚快、乘與離榻、覺得體力輕健、與平日無疾時節無異、步至菴外、小童稟道路徑不平、恐勞尊重、請登羊車、緩游園圃、馮相喜小童如此慧黠、笑道使得使得、說話之間、小童挽羊車一乘、來到面前、但見

簾垂斑竹、輪斲香檀、同心結帶繫紋綃、綠角曲攔
雕美玉、坐褥鋪錦薦、蓋頂覆青氊、

馮相也、不問羊車來歷、欣然升車而坐、小童揮鞭在前、驅着車去甚速、勢若飄飄焉、相驚怪道無非是羊為何如此行得速、低頭前覷、見駕車的全不似羊也

不是牛馬之類憑軾仔細看只見背尾皆不辨首尾足上毛五色光彩射人奔走挽車穩如磐石馮相公大驚方欲詢問小童車行已出京都北門漸漸路入青霄行去多是翠雲深處下視塵寰直在底下虛空之中過了好些城郭將有一飯時候車纔著地住了小童前稟道此處勝絕請相公下罷馮相下得車來小童不知所向連羊車也不見了舉頭四顧身在萬山之中但見

山川秀麗林麓清佳出沒萬壑煙霞高下千峯花
木靜中有韻細流不眠水涓涓相逐無心閒出嶺

可憐可嘆

美境佳句

頭雲片片溪深綠草茸茸茂不老蒼苔點點斑一馮相身處朝市向爲塵俗所役乍見山光水色沈滌心胸正如隆暑中行遇着淸泉百道多時病滯一旦消釋馮相心中喜樂不覺拊腹而嘆道使我得頂笠披蓑携鋤趁犢牸耕鼓畝之間歸老于此地無到秋苗穗後稼穡登場旋煑黃雞新芻白酒與鄰叟相邀瓦盆磁碗量晴較雨此樂雖微據我所見雖玉印如霜金印如斗不足比之所恨者君恩未報不敢歸田他日必欲遂吾所志方欲縱步玩賞忽聽淸磬一聲响于林杪馮相擧目仰視向松陰竹影疎處隱隱見

山林間有飛簷碧瓦棟宇軒窗馮相道適纔磬聲必自此出想必有幽人居止何不前去尋訪遂穿雲踏石歷險登危尋徑而走過往處但聞流水松風聲喧于茂簇之下漸漸林麓兩分峯巒四合行至一處溪深水漫風軟雲開下枕清流有千門萬戸但見

嵬嵬宮殿虬松鎮碧瓦朱扉寂寂廻廊鳳竹映雕欄玉砌

玲瓏樓閣干霄擐雲工巧非人世之有巖畔洞門闢處掛一白玉牌牌上金書金光第一洞馮相見了洞門知非人世惕然不敢進步又洞兩是走得路多了

須此一聲不然只是佳處便少

覺得肢體倦怠、暫歇在門閫石上坐着、坐還未定、忽聞大聲起于洞中、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大聲方住、狂風復起、松竹低偃、尾礫飛揚、雄氣如奔、頃刻而止、馮相驚駭、急回頭看時、一巨獸自洞門奔出、外來你道怎生模樣、但見

目光閃鑠、毛色斑斕、剪尾處、谷風生、移步郊園嘯偃、山前一吼、攝將百獸潛形、林下獨行、咸使群毛震悚、滿口利牙排劍戟、四蹄剛爪利鋒鋩、

奔走如飛、將至坐側、馮相愴惶、欲避無計、忽聞金錫之聲震地、那个猛獸恰像有人趕逐他的、冥伏亭下、

迦伏

欽足瞑目、猶如待罪一般、馮相驚異未定、見一个胡僧自洞內走將出來、你道怎生模樣、但見

脩眉垂雪、碧眼橫波、衣披烈火七幅斂䌷、杖拄降龍九環金錫。若非圓寂光中客、定是拐迦峯頂人、

將至洞門、將錫杖倚了、稽首馮相道、小獸無知驚恐丞相、馮相答禮道、吾師何來、得救殘喘、胡僧道、貧僧即此間金光洞主也、相公別來無恙、麄茶相邀丈室閒話則个、馮相見他說別來無恙的話、舉目細視胡僧面貌、果然如舊相識、但倉卒中不能記憶、遂相隨而去、到方丈室中、啜茶已罷、正要款問仔細金光洞

主起身對馮相道敝洞荒涼無以看玩若欲游賞烟霞遍觀雲水還要邀相公再游別洞遂相隨出洞後而去但覺天清景麗日煖風和與世俗溪山迥然有異須臾到一處飛泉千丈注入清溪白石爲橋斑竹夾逕於叢萃之下見一洞門門上玻璃爲牌牌上金書玉虛尊者之洞馮相對金光洞主道洞中景物料想不凡若得一觀此心足矣金光洞主道所以相邀相公遠來者正要相公游此一間耳遂排扉而入馮相本意只道洞中景物可賞旣到了裡面塵埃滿地門戶寂寥似若無人之境但見

舒行也個背子

金爐斷燼。玉磬無聲。粹燦光湮。仙扃塵掩。蛛網遍生虛室。寶鈎低壓虹簾。壁間紋幕空垂。案上金經生蠹。閒庭悄悄。芊綿碧草侵堦。幽檻沉沉。散漫綠苔生砌。松陰滿院鶴相對。山色當空人未歸。

馮相徘徊不決、遂步走至後院、忽見一个行童兒崇誦經、遂與問道、此洞何獨無僧、行童開言、捻經離榻、拱揖爲答道、非處尋者、游戲人間、今五十六年矣、三十年方回此洞、繼主者未歸、是故無人相接、金光洞主道相公不必問、後當自知、此洞有个空寂樓臺、迥出群峯下、觀千里、請相公登樓、欵歇而歸、遂與登樓

看那樓上時、碧茏鰲地、金獸守扃、飾異寶於虛檐、邏玉虬於巨棟、犀軸仙書、堆積架上、（貝書）馮相正要取卷書來看看、那金光洞主、指樓外雲山、對馮相道、此處儘堪寓目、何不憑欄一看、馮相就不去看書、且憑欄凝望、只見一个去處、

翠烟籠映、霧靄氤氳、美木交枝、清陰接影、瓊樓碧茏玲瓏、玉樹瑤柯、搖曳波光、沿岸銀濤、映天翠色逼人、冷光射月、

其時月影下照、如萬頃琉璃、馮相駐目細覷良久、問金光洞主道、此是何處、其美如此、金光洞主愣然而

凡根人稍點起念

鷺對馮相道此地即樊摩訶池也此處幾山相公多曾游賞怎麼就不記得了馮相聞得此語低頭仔細回想自兒童時直至目下一一追尋來並不記曾到此卻又有些依稀認得正不知甚麼緣故乃對金光洞主道亦心爲事奪非歲嘗游悉皆不記宋朝幾時曾到此處閒隱已如夢寐人生勞役至於如此對景息之令人傷感金光洞主道相公儀者當達大道何必浪自傷感人生寄身于太虛之中其間榮辱悲歡得失聚散彼死此生投形換殼如夢一場方在夢中原不足問及到覺後又何足悲豈不聞金剛經云一

還在夢中不醒

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身古皆以浮生比夢、相公只要夢中得覺、回頭即是、何用傷感、此盡正理、願相公無忽老僧之言、馮相聞語、貼然敬伏、方欲就坐款話、忽見虛簷日轉、曉色將催、馮相意要告歸、作別金光洞主道、承某游觀、今興盡而返、此別之後、未知何日再會、金光洞主道、相公是何言也、不久當與相公同爲道友、相從于林下、日子正長、豈無相見之期、馮相道、宿病既愈、旦夕朝參、職事相索、自無暇日、安能再到林下、與吾師游樂哉、金光洞主笑道、浮世光陰迅速、三十年只同瞬息、老僧

在此轉眼間何候相公來再居此洞便了馮相道京職不才位居一品他日若荷君恩放歸田野苟不就官荷蓑笠亦當爲田舍翁躬耕自樂以終天年况自此再三十年京已壽登耄耋豈更削髮披緇坐此洞中爲孤僧耶金光洞主但笑而不答馮相道吾師相笑豈京之言有誤也金光洞主道相公久羈溷界認殺了現前身究竟不知身外有身耶馮相道豈非除此色身之外別有身耶金光洞主道色身之外元有前身今日相公到此相公的色身又是前身了若非身外有身相公前日何以離此今日怎得到此馮相

道吾師何術使京得見身外之身金光洞主道欲見有何難、就把手指向壁間畫一圓圈、以氣吹之、對馮相道、請相公觀此景界、馮相遂近壁觀之、圓圈之內、瑩潔明亮、如掛明鏡、注目細看其中、見有

風軒水榭、月鳴花落、小橋跨曲水、橫欄、垂掛籠綠窗朱戶、

遍看池亭、皆似曾到、但不知是何處園圃、在此壁間、馮、相、疑、心、是、障、眼、之、法、正色責金光洞主道、我佛以正法度人、吾與何故將幻術變現、惑人心目、金光洞主大笑而起、手指圓圈中東南隅道、如此景物、豈是

幻也請相公細看真僞可見爲相走近前邊注目再看、見圖幅中有粉墻小徑、曲檻雕欄、向花木深處、有茅菴一所、

半開竹牖、低下疏簾、隔階日影三竿、古鼎香烟一縷。

茅菴內有一人、穿道服、且靠蒲團坐禪床上。爲相見此心下驚訝、念光洞上將手指着爲相背上道容膝菴中爾是何人、大喝一偈道

五十六年之前、各占一所洞天、
容膝菴中莫誤、玉虛洞裡相延、

向馮相耳咋叫一聲。叫馮相於是頓省游玉虛洞者。乃前身、坐容膝菴者、乃色身、不覺失聲道、當時不應。身外身。今日方知夢中夢、因此頓悟無上菩提、喜不自勝、方欲參問心源、印證禪覺、回顧金光洞上已失所在、遙視精舍迦藍、但只見

如雲裁寶殿。似霧隱迴廊、杳靄不聞鐘磬之清音。仰視已失峯岩之險勢、玉虛洞府。想却在海上瀛州。空寂樓臺。料復歸極樂國土、只疑是張僧繇畫捲。起丹青十二圖。

一時廊殿洞府溪山、撫指皆無蹤跡、單剩得一身

儼然端坐後園容膝菴中禪床之上覺茶味猶甘松風在耳肉香烟尚裊爐前花影未移人定一晌之間身游苦果之外遍想著境界了然語話分明全然不似夢境曉得是禪靜之中顯見宿本況且自算其壽正是九十六歲合着行童說尊者游戲人間之年數分明已身是金光洞主的道友玉虛尊者的轉世自此每與客對常常自稱老僧後三十年一日無疾而終自然仍歸玉虛洞中去矣詩曰

玉虛洞裡本前身　一夢回頭八十春
要識古今賢達者　阿誰不是再來人

卷終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二十九

通閨闥堅心燈火　鬧囹圄捷報旗鈴

詩云

世間何物是良圖　惟有科名煥總符
試看人情翻手變　窗前可不下功夫

話說自漢以前人才只是舉薦徵辟故有賢良方正茂材異等之名其高尚不出又有不求聞達之科所以野無遺賢人無曠才天下盡得其用自唐宋以來以重科名雖是別途進身儘能致位權要却是惟以此爲華美往往有只爲不得一第情願老死京華的到我國朝初時三途並用多有名公大臣不繇科

確論

可惜

甲出身一般也替朝廷幹功立業青史標名不強那見得只是進士纔做得事直到近來把這件事越重了不是科甲的人不得當權當權所居的不是科甲的人不與他好衙門好地方多是一概布置盡了以下出身的就不是異途也必揀个僻惡所在打發他不上幾時就參劾了總是不把這幾項人看得在心上所以別項人內便儘有英雄豪傑在裏頭也無處展布聽得沒甚長処廉潔要做好官也淡除都是那志氣灰了怎能夠有做得出頭的及至是个進士出身便貪如柳盜跖酷如周興來俊臣公道說不出沒

奈何考察壞了、或是參論壞了、畢竟替他留些根又、道是百足之蟲、至死不殭、跌樸不多時、轉眼就高官大祿、仍舊貴顯、豈似科貢的人、一勾了帳、只為世道如此重他、所以一登科第、便像升天、却又一件好笑、就是科第的人、總是那窮酸秀才做的、並無第二樣人做得、及至肉眼愚眉、見了窮酸秀才、誰肯把眼稍來看顧他、還有一等豪富親眷、放出倚富欺貧的手段、做盡了惡薄腔子待他、到得忽一日榜上有名、撥將轉來、呵脬捧卵、偏是平日做腔欺負的頭名就是他上前出力、真个世間惟有這件事、賤的可以立貴、

貧的可以立富難分難解的冤仇可以立消極險極危的道路可以立平遮莫做了沒脊梁惹羞恥的事一床錦被可以遮盖了說話的怎見得便如此看官你不信且先聽在下說一件勢利好笑的事唐時有个舉子叫做趙琮累隨計吏赴南宮春試屢次不第他的妻父是个鍾陵大將趙琮貧窮只得靠著妻父度日那妻家武職官員宗族興旺見趙琮是个多年不利市的寒儒秀才沒一个不輕薄他的妻父妻母看見別人不放他在心上也自覺得沒趣道女壻不爭氣沒長進雖然是自家骨肉未免一科厭一科弄

做个老厭物了、、況且有心嫌鄙了他、、越看越覺得寒酸、、不足敬重起來、只是不好打發得他開去、心中好些、、不耐煩、趙琮夫妻兩个不要說看了別人許多眉高眼低、只是父母身邊也受多少兩般三樣的怠慢、沒奈何爭氣不來只得怨命忍耐、一日趙琮又到長安赴試去了、家裡撞着迎春日子、值中高會、百戲施呈、府時名為春設、傾城士女沒一个不出來看、大戶人家搭了棚廠、設了酒席在內、邀請親戚共看、大將闔門多到棚上去、女眷們各各盛妝鬪富、惟有趙娘子衣衫襤褸、雖是自心裡覺得不入隊、却是大家多

大將可憐乃爾

去又不好獨自一人推辭不去得只得含羞忍耻、隨衆人之後、一同上棚、衆女眷們憎嫌他妝飾鄙陋、恐怕一同坐着外觀不雅、特將一个帷屏遮着他、叫他獨坐在一處、不與他同席、他是受慣憎嫌慣的、也自揣己、只得憑人主張、默默坐守、正在擺設雜惕時節、忽然一个吏典走到大將面前說道、觀察相公特請將軍並眷說話、大將吃了一驚道、此與民同樂之時、料無政務相關、緣何觀察相公見召、莫非有甚不測事體、心中好生害怕、捏着兩把汗、到得觀察相公廳前、只見觀察手持一卷書、笑容可掬、當廳問道、有一个

此時且撥轉頭也

趙琮是公子婿否大將答道正是觀察道恭喜恭喜適總京中探馬來報令婿已及第了大將還謙遜道恐怕未能有此地步觀察即將手中所持之書遞與大將道此是京中來的金榜令婿名在其上請公自拿去看大將雙手接着一眼瞟去趙琮名字朗朗在上不覺驚喜謝別了觀察急忙走回遠望見棚內家人多在那裏騁目看外邊大嚷着極對着家人大呼道趙郎及第了趙郎及第了衆人聽見大家都喫一驚撥轉頭來看那趙娘子時兀自寂寂寞寞沒些意思在帷屏外坐在那裏却是耳朶裏已聽見了心下

描寫[illegible]

暗暗地叫道慚愧誰知也有這日衆親眷急把擁扉簇簇到他跟前稱喜道而今就是夫人縣君了一齊簇着他去同席趙娘子回言道衣衫藍縷玷辱諸親不敢來混只是自坐了看看罷衆人見他說嘔氣的話一發不安一个个羞陪笑臉道大人說那里話就有獻勤的把帶來包里的替換衣服拿出來與他穿下一个老頭个个爭先也有除下簪的也有除下釵的也有除下花鈿的耳墜的霎時間把一个趙娘子打扮的花一團錦一簇還恐怕他不喜歡是日那里還有心想看春會只个个撮哄趙娘子看他頭眼

彼罷了。本是一个冷落的貨，只為丈夫及第，一時一霎更變起來。人也原是這个人，親也原是這些親，世情冷煖，至于如此。在下為何說這个做了引頭？只因有一个人，為些風情事做了出來，正在難分難解之際，忽然登第，不但免了罪過，反得團圓了夫妻，正應着在下先前所言，做了沒脊惹羞恥的事，一床錦被可以遮蓋了的。說話的，列位每試聽着，有詩為証：

同年同學，同林宿鳥。好事多磨，
受人顛倒。私情敗露，官非難了。
一紙捷書，真同月老。

這个故事在宋朝端平年間浙東有一个飽學秀才姓張字忠父是衣冠宦族只是家道不足靠着人家聘出去寵任做書記館穀爲生鄰居有个羅仁卿是崛起白屋人家家事儘富厚兩家同日生産張家得了个男子名喚幼謙羅家得了个女兒名喚惜惜多長成了因張家有个書舘羅家把女兒寄在學堂中讀書傍人見他兩个年貌相當戲道同日生的合該做夫妻他兩个多是娃子家心性見人如此說便信殺道是真私下密自相認又各寫了一張券約罰誓必同心到老兩家父母多不知道的同學堂了四五

多子光 [illegible]

年各有十四歲了、情竇漸漸有些開了、見人說做夫、妻的、要做那些事、便兩個合了伴、商議道、我們既是、夫妻、也學着他每、做做、兩个你歡我愛、亦且不曉得些利害、有甚麽不肯、書房前有株石榴樹、樹邊有一隻石凳、羅惜惜就坐在凳上、身靠着樹、張幼謙早把他揪來蹲起、就摟抱了、弄將起來、兩个小小年紀、未知甚麽大趣味、只是兩个心裡喜歡、作做耍咲、以後見弄得有些好處、就日日做番把、不肯住手了、冬間先生散了館、惜惜回家去過了年、明年惜惜已是十五歲、父母道他年紀長成、不好到別人家去讀書、不

已學了

教他來了、幼謙屢屢到羅家門首探望、指望撞見惜惜、那羅家是个富家、閨院深邃怎得輕易出來、惜惜有一丫鬟、喚名蜚英、常到書房中伏侍惜惜、相伴往返的、今惜惜不來讀書、連蜚英也不來了、只為早晨採花去、與惜惜插戴、方得出門到了冬日、幼謙思想惜惜不置、做成新詞兩首、等蜚英來時、遞去與惜惜、詞名一剪梅詞云

同年同日又同窗、不似鸞鳳誰似鸞凰、。石榴
樹下事匆忙、驚散鴛鴦、拆散鴛鴦、
一年不到讀書堂教不思量怎不思量、。朝朝

暮暮只燒香有分成雙、願早成雙、
寫詞已罷、等那裴英不來、又做詩一首、詩云、
　昔人一別恨悠悠、猶把梅花寄隴頭、
　咫尺花開君不見、有人獨自對花愁、
詩畢、恰好裴英到書房裡來、採梅花、幼謙折了一枝梅花、同二詞一詩、遞與他去、又密囑裴英道、此花正盛開、你可托折花爲名、討个回信來、裴英應諾、帶了去、與惜惜看了、惜惜只在偷垂淚眼、欲待依韻答他、因是年底、匆匆不曾做得、竟無回信、到得開年、越州太守請幼謙的父親忠父去做記室、忠父就帶了幼

謙去自教他、去了兩年、方得歸家、惜惜知道了、因是兩年前不曾答得幼謙的信、密遣蜚英持一小篋子來贈他、幼謙收了、開篋來看、中有金錢十枚、相思子一粒、幼謙曉得是惜惜藏着啞謎、錢取團圓之象、相思子自不必說、心下大喜、對蜚英道、多謝小娘子好情記念、何處再會得一會便好、蜚英道、姐姐又不出來、官人又進去不得、如何得會、只好傳消遞息罷了、幼謙復作詩一首、與蜚英拿去做回柬、詩云

一朝不見似三秋、真个三秋愁不愁、
金錢難買尊前笑、一粒相思死不休、

蜚英去後幼謙將金錢繫在着肉的汗衫帶子上想着惜惜時節便解下來跌卦問卜又當耍子被他媽媽看見了問幼謙道何處來此金錢自幼不曾見你有的幼謙回母親道娘面前不敢隱情實是與孩兒同學堂讀書的羅氏女近日所送張媽媽心中已解其意思道兒子年已弱冠正是議婚之期他與羅氏女幼年同學堂至今寄着物件往來必是他兩情相愛兒且羅氏女在我家中看他德容俱備何不央人去求他爲子婦可不兩全其美隔壁有个賣花楊老媽久慣做媒在張羅兩家多走動張媽媽就接他到

家來把此事對他說道家裡貧寒本不敢攀他富室但羅氏小娘子自幼在我家與小官人同窗况是同日生的或者爲有這些緣分不弃嫌肯成就他不見得楊老媽道諸人怎如此說它上雖然清淡些到底是官宦人家羅宅眼下富盛却是个暴發兩邊扯來相對這爲着[illegible]人它上些些待老媳婦去說就是張家[illegible]媽媽委曲則个幼謙又私下叮囑楊老媽[illegible]說話教他見惜惜小娘子時千萬致意楊老媽多有[illegible]了一徑到羅家來羅仁卿同媽媽問其來意楊老媽道特來與小娘子作伐仁卿道是那

恰說

那見定是如此

一家、楊老媽道、說起來、道小娘子吉帖都不消求、那小官人就是同年月日的、仁卿道、這等說起來、就是張忠父家了、楊老媽道、正是、且是好个小官人、仁卿道、他世代儒家門第也好、只是家道艱難、靠着終年出去處館、道日有甚麽大長進處、楊老媽道、小官人聰俊非凡、必有好日、仁卿道、而今勢利人家、只論見前、後來的事、那个包得、小官人看來是好的、但功名須有命、知道怎麽、若他要來求我家女兒、除非會及第、做官、便與他了、楊老媽道、依老媳婦看起來、只怕這个小官人這日子也有、仁卿道、果有這日子、我家

不止后道

況不失信、羅媽媽也是一般說話、楊老媽道、這等老媳婦且把這話回覆張老孺人、教他小官人用心讀書、巴出身則个、羅媽媽道、正是正是、楊老媽道、老媳婦也到小娘子房裡去走走、羅媽媽道、正好在小女房裡坐坐、喫茶去、楊老媽原在他家走熟的、不消引路、一直到惜惜房裡來、惜惜請楊老媽坐了、叫蜚英看茶、就問道、媽媽何來、楊老專為隔壁張家小官人、求小娘子親事而來、小官人多多拜上小娘子說道、自小同窗、多時不見、無刻不想、今特教老身來到老員外老安人處做媒、要小娘子怎生從中自做个主、

[illegible]

是必要成惜惜道這个事須憑爹媽做主我女兒家怎開得口不知方纔爹媽說話何如楊老媽道方纔老員外與安人的意思嫌張家家事滄泊些說道除非張小官人中了科名纔許他惜惜道張家哥哥這个日子倒有只怕爹媽性急等不得失了他信既有此話有煩媽媽上覆他叫他早自挣挫我自一心一意守他這日罷了惜惜要楊老媽替他傳語密地取兩个金指環送他道此後有甚說話媽媽悄悄替他傳與我知道當有厚謝不要在爹媽面前說了看官你道這些老媽家是馬泊六的頭袖有甚麼解不出

的意思、曉得兩邊說話、多有情、就做不成媒、還好私下齊合他兩個、賺主大錢、又且見了兩个金指環、一面雖下哄來道、小娘子儿有所托、只在老身身上、不悞你事、出了羅家門、再到張家來回覆、把這些說話一一與張媽媽說了、張幼謙聽得便冷笑道、登科及第、是男子漢分內事、何只爲難、這老婆穩取是我的了、楊老媽道、他家小娘子、也說道官人畢竟有這日、只怕爹娘等不得、或有變卦、他心裡只守着你、教你自要奮發、張媽媽對兒子道、這是好說話、不可負了他、楊老媽又私下對幼謙道、羅家小娘子、好生有情

寫這話較前段[illegible]對[illegible]緊

於官人臨動身又分付老身道下次有說話悄地替他傳傳說我兩个金指環這个小娘子實是賢慧幼謙道他日有話相煩是必不要推辭則个楊老媽道當得當得當下別了去明年張忠父在越州打發人歸家說要同越州太守到京候差恐怕幼謙在家失學接了同去幼謙只得又去了不題卻說羅仁卿主意嫌張家貧窮原不要許他的這句做官方許的說話是句沒頭腦的話做官是期不得的女兒年紀一年大似一年萬一如姜太公八十歲纔遇文王那女兒不等做老婆婆了又見張家只是遠出料不成事

他那里曉得女兒心上的事其時同里有个巨富之家姓辛兒子也是十八歲了聞得羅家女子才色雙全央媒求娉羅仁卿見他家富盛（牛情、常情）心裏喜歡又且張家只來口說得一番不曾受他一絲不爲失約那里還把來放在心上一口許下了辛家擇日行聘惜惜聞知這消息只叫得苦又不好對爹娘說得出心事暗暗納悶私下對蜚英這丫頭道我與張官人同日同窗誰不說是天生一對我兩个自小情如姊妹誼等（不止、于誼等）夫妻今日却叫我嫁着別个這怎使得不如早尋个死路倒得乾淨只是不曾會得張官人一面放心不

下裴英道前日張官人也問我要會姐姐我說沒个計較只得罷了而今張官人不在家就是在時也不便相會惜惜道我到想上一計可以相會只等他來了便好你可時常到外邊去打聽打聽裴英謹記在心且說張幼謙京中回來得又是一年聞得羅惜惜已受了辛家之聘不見惜惜有甚麼推托不肯的事幼謙大恨道他父母見怪不得難道惜惜就如此順從並無說話一氣一个死提起筆來做詞一首詞名

長相思云

天有神地有神海誓山盟字字真如今墨尚新

○過一春又一春不解金錢變作銀如何忘卻當時人

寫罷了放在袖中急急走到楊老媽家裏來楊老媽接進了問道官人有何事見過幼謙道媽媽曉得羅家小娘子已許了人家麼楊老媽道也見說卻不是我做媒的好個小娘子好生注意官人可惜錯過了幼謙道我不怪他父母倒怪那小娘子如何憑父母許別人不則一聲楊老媽道叫他女孩兒家怎好說得他必定有个主意不要錯怪了人幼謙道為此要煩媽媽去通他一聲我有首小詞問他口氣的煩媽媽

與我帶一帶去袖中摸出詞來并越州太守所送贈禮共兩轉送與楊老媽媽做脚步錢楊老媽見了銀子如蒼蠅見血有甚事不肯做欣然領命去了把賣花爲繇竟到羅家走進惜惜房中來惜惜接着問道三向不見媽媽來走走楊老媽道一向無事不敢上門今張官人回來了有話轉達故此走來惜惜見說幼謙回了道我正叫蜚英打聽不知他已回來楊老媽道他見說小娘子許了辛家好生不快活有封書托我送來小娘子看袖中摸出書來遞與惜惜惜惜嘆口氣接了拆開從頭至尾一看却是一首詞落下淚

寫个老李山

來道、他錯怪了我也、楊老媽道、老身不識字、書上不知怎地說、惜惜道、他道我忘了他、豈知受聽、多是我爹媽的意思、怎辭得我來、楊老媽道、小娘子你而今怎麼發付他。惜惜道、媽媽你肯替張郎遞信、必定受張郎之托、我有句真心話、對你說不妨麼、老媽道、去年受了小娘子尊賜、至今絲毫不曾出得力、又且張官人相托、隨你分付水裡水裡去、火裡火裡去、儘着老性命做得的、只管做去、決不敢洩漏半句話的、惜惜道、多感媽媽盛心、先要你去對張郎說、明白我的心事、我只爲未曾面會得張郎、所以含恐至今、若得

[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肯婆子語[illegible]

張郎當面一會、我就情願同張郎死在一處、決不嫁與別人、偷生在世間的、老媽道、你心事我好替你去說得、只是要會他、卻不能勾、你家院宇深密、張官人又不會飛、我衣袖裡又袋他不下、如何弄得他來、惜惜道、我有一計、儘可使張郎來得、只求媽媽周全、十分穩便、老媽道、老身方纔說過了、但憑使喚、只要早定妙計、老身無不盡心、惜惜道、奴家臥房在這閣兒上、是我家中落末一層、與前面隔絕、閣下有一門、通後邊一個小園、園門有短牆、牆外便是荒地、通着外邊的了、牆內有四五株大山茶花樹、可以上

得墻去的、須媽媽們約張郎在墻外等、到夜來我教丫頭打從樹枝上登墻將个竹梯、掛在墻外來、張郎從梯上、上墻、也從山茶樹上下地、可以徑到我房中閣上了、媽媽可憐我兩人情重、如山替奴家備細傳與張郎、則个、走到房裏、摸出一錠銀子來、約有四五兩重、望楊老媽袖中就塞、道、與媽媽將就買些點心喫、楊老媽假意道、未有功勞、怎麽當這樣厚賞、只一件、若是不受、又恐怕小娘子反要疑心、我不是[illegible]路、只得斗膽收了、謝別了、惜惜出來、一面一十走來對張幼謙說了、幼謙得了這个消息、巴不得立時間天

果將下來張羅兩家相去原不甚遠紛謙日間先去把墻外路數看看、望進墻去、果然門瓦枝山茶花樹、透出墻外來、紛謙認定了、晚上只在這墻邊等候、等了多時、並不見墻裡有些些聲響、不要說甚麽竹梯不竹梯、等到後半夜、街鼓將動、方纔悶悶回來了、到第二晚第三晚、又復如此、白白守了三个深夜、並無動靜、想道難道耍我不成、疑是相約裡頭有甚麽說話參差了、不然或是女孩兒家貪睡忘記了、不知我外邊人守候之苦、不免再央楊老媽去問个明白、又題一詩于紙云、

半假來姨娘前世冤家也

山茶花樹隔東風　何啻雲山萬萬重
銷金帳煖貪春夢　人在月明風露中

寫完走到楊老媽家央他遞去就問失約之故元來羅家爲惜惜能事一應家務俱托他所管那日央楊老媽約了幼謙不想有個姨娘到來要他支陪自不必說晚間遂他房裡同宿（景在此）一些手脚做不得了等得這日纔去楊老媽恰好走來遞他這詩惜惜看了道張郎又錯怪了奴也對楊老媽道奴家因有姨娘在此房中宿三夜不曾合眼無半點空隙機會非奴家失約今姨娘已去今夜點燈後叫他來罷決不悞期

倚與竪甚妙

好个湊趣丫頭

了儍老媽得了消息走來回覆張幼謙說三日不得擬會說話准期在今夜點燭後了幼謙等到其時踱到牆外去看果然有一條竹梯倚在牆邊幼謙喜不自禁躡了梯子一步一步走上去到得牆頭上只見山茶樹枝上有个黑影嗽了聲驚知是蜚英在此等候心喜一樣大家心照了攀着樹枝多時了下去蜚英引他到閣底下悄悄地住了就一同挽了手登閣上來燈下一看俱覺長成得各別了大家欷歔齊聲道也有這日相會也也不顧蜚英在面前大家摟抱定了蜚英會意移燈到閣外來了於時月光入室兩

人厮偎厮抱、竟到臥床上雲雨起來、

一別四年相逢半霎、回想別時滋味渾如夢境
歡娛當時小陣爭鋒今日全軍對壘含苞微破
大創元有餘紅玉莖頭雄赳當不無半怯只因
衡我心中愛你却參娘眼後身

雲雨既散、各訴衷曲、郎說道、我與你歡樂、只是暫時、他日終須讓別人受用、惜惜道、哥哥、元自不知奴心事、奴自受聘之後、常拚一死、只為未到得嫁期、且貪圖與哥哥落得歡會、若他日哥把此身作別人犬豕不如矣、直到臨時便見、兩人唧唧噥噥、講了一夜的

惜惜亦才女也此惜惜能事也

諕將到天明惜惜叫幼謙起來穿衣出去幼謙問道間事如何惜惜道我家中特常有事未必夜夜方便我把个暗號爲你我閣之西傍儁外遠望可見此後樓上若點起三个燈來便將竹梯來度你進來若望來只是一燈就是來不得的了不可在外邊癡等似（亦見妙法）前番的樣子枉喫了辛苦如此約定而別幼謙仍舊上山茶倒爬竹梯而下隨後惜惜就收拾扯了竹梯起來真个神鬼不覺以後幼謙只去遠望但是樓西點了三个燈就步至園外來只見竹梯早已安下了即便進去歡會如此每每四五夜連宵行樂若遇着

此時人是寃家到底坏得苦了

不便不過隔得夜把見往來一月有多正在快暢之際、真是好事多磨有个湖非大師慕張忠父之名禮聘他爲書記、忠父辭了越州太守的館回家收拾去赴約、就要帶了幼謙到彼鄉試、幼謙得了這个消息、心中捨不得惜惜、惜惜甚是煩惱、却遍拘不得、只得將情告知惜惜、就與哭別、惜惜拿出好些金帛來贈他做盤纏、哭得他道、若是幸得未嫁、還好等你歸來再會、倘若你未歸之前有了日子逼我嫁人、我只是死在閣前井中、與你再結來世姻緣、今世無及、只當永別了、又哽哽咽咽兩个哭了半夜、雖是交歡、終帶慘悽、不

得如常盡興歸涮惜惜執了幼謙的手叮嚀道、你勿忘恩情、覰个空便只是早歸來得一日也是好的、幼謙道、此不必分付、我若不爲鄉試、定尋个別話、推着不去了、今却有此便、須推不得、豈是我的心願、歸得便歸。早見得你一日也是快活相抱着多時、不忍分開、各含眼淚而別、幼謙自隨父親到湖北去、一路上觸景傷心、自不必說、到了那邊、正値試期、幼謙癡心自想若奪得魁名、或者親事還可挽回得轉、也未可料、儘着平生才學、做了文賦、出場來、就對父親說道、掉母親家裡不下、筭計要回家、忠父道、怎不看了榜

好毋忍未必懸既如此

去幼謙道揣摩不中有何顏面況且母親家裏孤寂早晚懸望、此處離家須是路遠、比不得越州時節、信息常通的、放兒的怎放心得下、那功名是外事、有分無分、已前定了、有那務何用、纏了幾日忠父方纔允了、放回家來、不則一日、到了家裏、元來辛家已揀定是年冬裏的日子、來娶羅惜惜了、惜惜心裏着急、日望幼謙到家真是眼睛多望穿了、時時叫蜚英尋了頭蹤、到幼謙家裏打聽此日蜚英打聽得幼謙已回、忙來對惜惜說了、惜惜道你快去約了他今夜、必要相會、原、仍前番的法兒進來就是、又寫一首詞封好

了一同拿去與他看、蜚英領命、走到張家門首、正撞見了張幼謙、幼謙道、好了好了、我正走出來要央楊老媽來通信、恰好你來了、蜚英道、我家姐姐盼官人不來、時常啼哭、日日叫我打聽、今得知官人到了、登時遣我來約官人、今夜照前竹梯上進來相會、有一个柬帖在此、幼謙拆開來看、卻是一首卜算子詞、詞云

幸得那人歸、怎便教來也、一日相思十二時、直是情難捨。本是好姻緣、又怕姻緣假、若是教隨別个人、相見黃泉下、

幼謙讀罷詞、向他說曉得了、蜚英自去、幼謙把詞來

珍藏過了、到得晚間、遠望樓所已有三燈明亮、急急走去墻外看竹梯也在了、進去見了、惜惜惜惜如獲珍寶、雙手抱了、口裡埋怨道、虧你下得、直到這時節纔歸來、而今已定下日子了、我與你就是無夜不會、也只得兩月多有限的了。當與你極盡歡娛而死。無所遺恨。你少年才俊、前程未可量、奴不敢把世俗兒女態、强你同死、但日後對了新人、切勿忘我就罷、大哭、幼謙也哭道、死則俱死、怎說這話、我一從別去那日不想你、所以試畢不等揭曉就回、只爲不好違拗得父親、故遲了幾日、我認个不是罷了、不要怪我、襲

寄新詞我當依韻和一首以見我的心事取過[illegible]的紙筆寫道、

去、時、不、由、人、歸、怎、由、人、也、羅帶同心結綰成、事教拚捨、。心是十分真情沒些兒假、若。道。歸。進。打。掉。篦。甘。受。三。千。下。

惜惜看了詞中之意、曉得他是出於無奈、也不怨他、同到羅幃之中、極其繾綣、俗語道、新婚不如遠歸、光且曉得會期有數、又是一刻千金之價、你貪我愛、儘、看、心、性、做、事、不、顧、死、活、如是半月纔有些膽怯了、對惜惜道、我此番無夜不來、你又早睡晚起、覺得忒

[illegible]見拚何彼學

膽大了些、萬一有些風聲被人知覺、怎麼了、惜惜道、我此身早晚拚是死的、乱儘着快活、就敗露了、也只是一死、怕他甚麼、果然惜惜放潑了些、羅媽媽見他日間做事有氣無力、長打呵欠、又有時早上起來、眼睛紅腫的、心裡就疑起來、道這了頭有些改常了、莫不做下甚麼事來、就留了心、到人靜後、悄悄到女兒房前窓聽動靜、只聽得女兒在閣上低低微微與人說話、羅媽媽道、可不作怪、這早晚難道還與蜚英這了頭講甚麼話不成、就講話、何消如此輕的、聽不出落句來、再仔細聽了一回、又聽得閣底下房裡打

却不道怨的

利害

嘶响、一發驚異道上邊有人講話、下邊又有人睡下、可、不、是、三、个、人、了、聽的若是蜚英丫頭、女兒判與那个說話、這事必然蹊蹺、急走去對老兒說了這些緣故、羅仁卿大驚道、吉期近了、不要做將出來、對媽媽道不必遲疑、竟闖上閣去、一看、好又立見那閣上沒處去的、媽媽去叫起兩个養娘、拿了兩燈火、同媽媽前走、仁卿執着桿棒押後、一徑到女兒房前來、見房內關得緊緊的、媽媽出聲叫蜚英丫頭、蜚英還睡着不應、閣、上、先、聽、見、了、惜惜道、娘來叫、必有甚家事、幼謙慌張起來、惜惜道、你不要慌、悄悄住着、待我迎將

此時求活著急

下去夜晚開他不走起來的、忙起來穿了衣服、一面走下樓來、張幼謙有些心虛、怕不穩便、也把衣服穿起、却是沒个走路、只得將就閃在暗處靜聽、惜惜只認做母親一个來問甚麼話的、道是遮住就罷了、豈知一開了門、兩燈齊照得通紅、連父親也在、吃了一驚、正說不敢道出來、只見母親抓了養娘手裡的火、父親帶著拐棒、奔閣上直遮、惜惜見不是頭、情知事發、便走向閣外來、望井裡要跳、一个養娘見他走急、帶了火來照、一个養娘是空手的、見他做勢、連忙抱住道、爲何如此、便喊道、姐姐在此投井、裴英驚嚇、走

起來看只見姐姐正在那里苦掙兩个養娘盡力拖住、裴英走去伏在井欄上了、口裡哼道、姐姐使不得、不說下邊鳥亂、且說羅仁卿夫妻、走到閣上暗處後出一个人來、仁卿舉起桿棒、正待要打、嫣嫣將燈上前一照、仁卿却認得是張忠父的兒子幼謙、且歎了手、罵道、小畜生、賊禽獸、你是我通家子侄、怎幹出這等沒道理的勾當來、玷辱我家幼謙只得跪下道、望伯伯恕小侄之罪、聽小侄告訴、小侄自小與令愛、只為同日同窗、心中相契、前年曾着人相求為婚、伯伯口許道、等登第方可、小侄為此發憤讀書、指望完成

及皆其大信亦無緣之種恩

不知面亦正

好事當知宅上忽然另許了人家故此令愛不忿相招私合原約同死同生今日事已敗露令愛必死小侄不願獨生憑伯伯打死罷仁卿道前日此話固有你幾時又曾登第了來卻怪我家另許人你如此無行的禽獸料也無功名之分你罪非輕自有官法我也不私下打你一把扯住媽媽聽見閣前嚷得慌也恐怕女兒短見忙忙催下了閣仁卿擁幼謙到外邊著疑把條索子綑住閉好在書房裡叫家人看守着他只等天明送官自家復身進來看女兒時只見攤得頭髮蓬亂媽媽與養娘們還攪做了一團在那里

拗氣接射

說話要緊

羅仁卿怒道這樣不成器的等他死了罷撊他何用拿起桿棒要打却得媽媽與養娘們攙的攙馱的馱擁上閣去了剩得仁卿一个在底下擡頭一看只見蜚英還在井欄邊仁卿一肚子腦怒正無發洩處一手揪住頭髮拖將過來便打道多是你做了撁頭牽出事來的還不實說是怎麽樣起頭的蜚英起初還推一向在閣下睡不知就裡被打不過只得把來蹤去跡細細招了又說道姐姐與張官人時常哭泣只求同死的仁卿見說了這話喝退了蜚英心裡也有些懊悔道前日便許了他不見得如此而今却有辛

家在那裡、其事難處、不得不經官了、鬧嚷了大半夜、早已天明、元來但是人家有事、覺得天也容易亮些、媽媽自和養娘窩伴住了女兒、不容他尋死路、仁卿那邊押了劉謙一路到縣裡來、縣宰升堂、取了狀詞看是奸情事、乃當下捉獲的、卻是有據、又見狀中告他是秀才、就叫張劉謙上來、問道、你讀書知禮、如何做此敗壞風化之事、劉謙道、不敢瞞大人、這事有個委曲、非孟浪男女宣淫也、縣宰道、有何委曲、劉謙道、小生與羅氏女、同年月日所生、自幼羅家即送在家下讀書、又係同窓、情孚意洽、私立盟誓、誓成偕老、後來

詞甚質直

曾央媒求聘羅家、回道必待登第方許成婚小生隨
父遊學兩年歸家、誰知羅家不記前言、竟自另許了
辛家羅氏女自道難負前誓、只待臨嫁之日、拚着一
死、以謝小生、所以約小生去就而永訣蹤跡不密、却
被擒獲、羅女強嫁必死、小生義不獨生事、既敗露、不
敢逃罪、縣宰見他人材俊雅、言詞慷慨、有心要周全
他、問羅仁卿道、他說的是實否、仁卿道、話多實的、這
事却是不該做、縣宰要試他才思、取過紙筆來與他
道、你情既如此、口說難憑、可將前後事寫一供狀來
我看、幼謙當堂提筆、一揮而就、供云、

香肯反
百與食泉
弄芳將之
令道幽

拍案驚奇　頭卷二十九

竊惟情之所鍾正在吾輩義之不歉何恤人言羅女生同月日曾與共塾而作書生幼謙契合金蘭匪僅踰墻而摟處子長卿之悅不爲挑琴宋玉之招寧関好色原許乘龍須及第未曾經打能罷却教勝原別吹簫恐使頓成怨曠臨嫁而期丞款何異十年不字之貞赴約而願捐生癒忝千里相思之謫既落離之已觸總恨悵而自甘伏望憫此緣慳巧賜續貂奇遇憐其情至曲施解網洪仁寒谷逢作轉之春死灰有復燃之艷施同種玉報擬啣環上供

好个縣宰

真好縣宰

縣宰看了供詞大加嘆賞對羅仁卿道如此才人足爲快壻爾女已是覆水難收何不宛轉成就了他羅仁卿道已受過辛氏之聘小人如今也不得自由（亦是真話）縣宰道辛氏知此風聲也未必情願了縣宰正待勸化羅仁卿不想辛家知道也來補狀要追究奸情那辛家是大富之家與縣宰不日原有往來的這事是他理直不好曲拗得又恐怕張幼謙出去被他兩家氣頭上蠻打壞了只得准了辛家狀詞把張幼謙權且收監還要提到羅氏再審虛實却說張媽媽在家早晨不見兒子來吃早飯到書房裏尋他却又不見正

張媽媽一向在夢中

羅家看好

不知那里去了只見楊老媽走來慌張道孺人知道麽小官人被羅家捉姦送在牢中去了張媽媽大驚道怪道他連日有些失張失智果然做出來楊老媽道羅辛兩家都是富家只怕官府處難爲了小官人怎生救他便好張媽媽道除非着人去對他父親說知討個商量我是婦人家幹不得甚麽事只好管他牢中送飯罷了張媽媽叫着一個走使的家人寫了備細書一封打發他到湖北去通張忠父知道商量尋个方便家人星夜去了這邊張幼謙在牢中自想羅辛十分好意或當保全但不知那晚惜惜死活何

過差科多了

又下狀事輕過許些一

叔只怕今生不能再會了正在思念流泪那牢中人來索常例錢油火錢虧得縣牢曾分付過不許難爲他不致動手動脚却也言三語四絮聒得不好聽幼謙是个書生又兼心緒不快怎耐煩得這些模樣分解不開之際忽聽得牢門外一片鑼聲簇着一縣人從門上直打進來滿牢中多吃一驚幼謙看那爲頭的肩上揹着一面紅旗旗上掛下銅鈴上寫帥府提報亂嚷道那一位是張幼謙秀才衆人指着幼謙道這个便是你們是做甚麽的那縣人不來分說一擁將來團團把幼謙圍住了道我們是湖北帥府

到此尚佳[illegible]罪二字也就得脫了

妙排法

特來報秀才高捷的快寫賞票就有个摸出紙筆來拏住他手要寫五百貫三百貫的亂嚷幼謙道且不要忙拿出单來看是何名次寫賞未遲報的人道高哩高哩取出一張紅单來乃是第三名幼謙道我是犯罪被禁之人你如何不到我家裡報去却在此獄中囉唣知縣相公知道須是不便報的人道咱們到府上來見說秀才在此方纔也曾着人稟過知縣相公的這是好事知縣相公料不嗔怪幼謙道我身命未知如何還要知縣相公做主我枉自寫賞何幹報的人只是亂嚷牢中人從傍撺哄把一个牢裡鬧做

了一片只聽得喝道之聲牢中人亂擁了去喊道知縣相公來了須臾縣宰笑嘻嘻的踱進牢來見衆人尚擁住幼謙不放縣宰喝道爲甚麽如此報的人道正要相公來張秀才自道在牢中不肯寫賞要請相公做主縣宰笑道不必喧嚷張秀才高中本縣原有公費賞錢五十貫文在我庫上來領取過筆來寫與他了衆人嫌少又添了十貫然後散去縣宰請過張幼謙來換了衣巾施禮過拱他到公廳上稱賀道恭喜高擢幼謙道小生蒙覆庇之恩雖得僥倖所犯愆尤還仗大人保全縣宰道此纖芥之事不必介懷下

官自當衙棘此時正出牌去拘羅惜惜出[illegible][illegible]理來到縣衙當廳就發个票下來票上寫道張子謝提鼓樂送歸羅女免提候申州定奪寫畢就與吏典取花紅鼓樂馬疋伺候縣宰敬幼謙酒三杯上了花紅送上了馬鼓樂前導送出縣門來正是

昨日牢中囚犯　今朝馬上郎君
風月場添彩色　氤氳使也歡欣

却說幼謙迎到半路上只見前面兩个公人押着一乘女轎正望着縣裡而來轎中隱隱有哭聲這邊領票的公人認得知是羅惜惜在內高叫道不要來了

借借此時之樂不減登第一

張秀才高中免提了就取出票來與那邊的公人看惜惜在轎中分明聽得頂開轎簾窺看只見張生氣昂昂笑欣欣騎在馬上到面前來心中暗暗自樂幼謙望去見惜惜在轎中曉得那晚不曾死心中放下了一个大疙瘩當下兩目相視悲喜交集擡惜惜的轉了轎正在幼謙轎的近邊先先後後一路同走恰像新郎迎着新人轎的一般並少的是轎上結綵直到分路處兩人各丟眼色而別幼謙回來見了母親拜過了賞賜了迎送之人俱各散訖張媽媽道你做了不老成的事幾把我老人家急死若非有此番天

故是這事怎生了結今日報事的打進來還只道是官府門中人來嚷慌得娘沒躲處些直到後邊說得明白方得放心我說你在縣牢裡他們一逕來了却是縣間如何就肯放了你幼謙道孩兒不才爲見女私情做下了事連累母親受驚虧得縣裡大人好意原有周全婚姻之意只碍着辛家不肯而今僥倖有了這一步縣裡大人十分歡喜送孩兒回來連羅氏女也免提了孩兒痴心想着不但可以免罪或者還有些指望也不見得媽媽道雖然知縣相公如此却是鬧得辛家恃富不肯住手要到上司陳告恐怕對

來年赴作何以理大了

他不過我起初曾着人到你父親處商量去了不幾有甚關節來否幼謙道這事且只看縣裡申文到州州裡官意如何再作道理娘且寬心須臾之間鄰舍人家多來叫喜楊老媽也來了母親歡喜不在話下

却說本州太守升堂接得湖北帥使的書一封拆開來看却爲着張幼謙羅氏事託他周全此書是張忠父得了家信央求託人討來的總是就託忠父代筆自然寫得十分懇切那時帥府有權太守不敢不盡心只不知這件事的頭腦備細正要等縣裡申來時問他恰好是日本縣申文也到太守看過方知就裡又

題材好　生産出　正理

聽得張幼謙新中一舉要周全他了只見辛家來告狀道張幼謙犯姦禁獄本縣爲情擅放不行究罪實爲枉法太守叫辛某上來曉諭他道據你所告那羅氏已是未行之婦你爭他何用就斷與你家了你要了這媳婦也壞了聲名何不追還了你原聘的財禮另娶了一房好的毫無瑕玷可不是好你須不比羅家原是乾淨的門戶何苦爭此閒氣辛家聽太守說得有理一時沒得回答叩頭道但憑相公做主太守即時叫吏典取紙筆與他要他寫了情願休羅家親事一紙狀詞行移本縣在羅仁卿名下追還辛家這項

賍財還他宰家見太守處分不敢生詞說叩頭而出太守當下寫下一書釘封在文移中與縣宰道張羅佳偶也賢宰可爲了此一段姻緣此奉煩府處分毋忽

縣宰接了州間文移又看了這書具兩分名帖先差一個吏典去請羅仁卿到公廳相見又差一個吏典去請張幼謙分頭去了羅仁卿是個白身富翁見縣官具帖相請敢不急赴郎忙換了小帽穿了大擺褶子來到公廳縣宰只要完成好事優禮相待對他道張幼謙是個汲將本縣前日曾勸足下納了他今已得

眞好縣宰巧而正時不[illegible]而也

成名若依我處分誠是美事羅仁卿道相公分付小人怎敢有違只是已許下辛家辛家斷然要要小人將何辭回得他有此兩難乞相公台鑒縣宰道只要足下相允辛家已不必慮笑嘻嘻的叫吏典在州裡文移中取出辛家那紙休親的狀來把與羅仁卿看縣宰道辛家已如此而今可以賀足下得佳壻矣仁卿沉吟道辛家如何就肯寫這一紙縣宰笑道足下不知此皆州守大人主意教他寫了以便令壻完姻的就在袖裡摸出太守書來與仁卿看了仁卿見州縣如此為他怎敢推辭只得謝道兒女小事勞煩各

原僥倖

位相公費心敢不從命只見張幼謙也請到了縣宰接見笑道適纔令岳親口許下親事了就把審書并辛氏休狀與幼謙看過說知備細幼謙喜出望外稱謝不已縣宰就叫幼謙當堂拜認了丈人羅仁卿心下也自喜歡縣宰邀進後堂治酒待他翁婿兩人羅仁卿謙遜不敢與席縣宰道有令壻面上一坐何妨當下盡歡而散幼謙回去對父親求得湖北帥府關節託太守太守又把縣宰如此如此備細說一遍張媽媽不勝之喜那羅仁卿喫了知縣相公的酒身子也輕了好些曉得是張幼謙面上帶挈的一發敬重

女壻羅媽媽一向護短女兒又見仁卿說州縣如此做主又是个新得中的女壻得意自不必說次日是黃道吉日就着楊老媽爲媒說不捨得放女兒出門把張幼謙贅了過來洞房花燭之夜兩新人原是舊相知又爲是吃驚吃嚇哭哭啼啼死邊過的竟得團圓其樂不可名狀成親後夫婦同到張家拜見媽媽媽媽看見佳兒佳婦十分美滿又分付道州縣相公之恩不可有忘旣已成親須去拜謝幼謙道孩兒正欲如此遂留下惜惜在家相伴婆婆閒話張媽媽從幼謙得媳婦的愈加親熱幼謙却去拜謝了州縣歸

衆州縣各遣人送禮致賀打發了畢仍舊一同到丈人家裡來了明年幼謙上春官、一舉登第、仕至別駕、夫妻偕老而終、詩曰

漫說囹圄是病殃、　誰知在內報新郎

不是一番寒徹骨　怎得梅花撲鼻香、

拍案驚奇卷二十九終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三十

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參軍冤報生前

詩云

冤業相報　自古有之　一作一受
天地無私　殺人還殺　自刃何疑
有如不信　聽取談資

話說天地間最重的是生命佛說戒殺還說殺一做要填還一命何況同是生人欺心故殺豈得不報所以律法上最嚴殺人償命之條漢高祖除秦苛法止畱下三章尚且頭一句就是殺人者死可見殺人罪極重但陽世間不曾敗露無人知道那里正得許多

法儘有漏了網的、卻不那死的人、落得一死了、所以就有陰報、那陰報事也儘多、卻是在幽冥地府之中、雖是分毫不爽、無人看見、就有人死而復甦、傳說得出來、那口強心狠的人、只認做說的是夢話、自己不曾經見、那裏肯個個聽、卻有一等即在陽間、受着再生冤家、現世花報的、事跡顯着、明載史傳、難道也不足信、還要口強心狠哩、在下而今不說那彭生驚齊襄公、趙王如意遇呂太后、竇嬰灌夫鞭田蚡、這還是道時衰鬼弄人、又道是疑心生暗鬼、未必不是陽命將絕、自家心上的事發、眼花撩花上頭想來的、只說

些明明白白的現世報、但是報法有不同、看官不嫌絮煩、聽小子多說一兩件、然後入正話、一件是唐逸史上說的、長安城南、曾有僧晝中求齋、偶見桑樹上有一女子、在那里採桑、合掌問道、女菩薩此間側近何處有信心檀越、可化得一齋的麼、女子用手指道、去此三四里、有个王家、見在設齋之際、見和尚來到、必然喜捨、可速去、僧隨他所指處前往、果見一群僧正要就坐喫齋、此僧來得恰好、甚是喜歡、齋罷、王家翁姥見他來得及時、問道、鄉父像个遠來的、誰指引到此、僧道、三四里外、有一个小娘子、在那里採桑、是

他教導我的、翁姥大驚道、我這里設齋並不曾傳將開去三四里外女子從何知道、必是个未卜先知的異人、非凡女也、對僧道且煩師父與某等同往訪這女子則个、翁姥就同了此僧、到了那邊、那女子還在桑樹上、一見了王家翁媽、即便跳下樹來、連桑籃丟下了、望前極力奔走、僧人自去了、翁姥隨後趕來、女子走到家、自進去了、王翁認得這家是村人盧叔倫家、襬也走進來、女子跑進到房裡、掇張床來抵住了門、牢不可開、盧母驚怪他兩个老人家趕着女兒問道爲甚麽、王翁王媽道、某今日家內設齋、落末有个

所之防此之來見皆棄兆之也

遠方僧來投齋說是小娘子指引他的某家做此功德並不曾對人說不知小娘子如何知道故來問一聲並無甚麼別故盧母見說道這等打甚麼緊老身去叫他出來就走去敲門叫女兒女兒堅不肯出盧母大怒道這是怎的起這小奴才作怪了女子在房內回答道我自不願見這兩个老貨也沒甚麼罪過盧母道廝見翁婆看你有甚不好意思爲何躲着不出王翁王姥見他躲避得緊一發疑心道必有奇異之處在門外著實懇求必要一見女子在房內大喝道某年月日有販胡羊的父子三人今在何處王翁

[illegible]畏哉爲題[illegible]何故乎

王婆聽見說了這句、大驚失色、急急走出、不敢回頭一看、恨不得多生兩隻脚、飛也似的去了、女子方開出門來、盧母問道、適纔的話、是怎麽說、女子道、好叫母親得知、兒再世前、曾販羊從夏州來、到此翁婆家裡投宿、父子三人、盡被他謀死了、掠了資貨、在家裡受用、兒前生冤氣不散、就投他家做了兒子、聰明過人、他兩人愛同珍寶、十五歲害病、二十歲死了、他家裡前後用過醫藥之費、已比掠得的多過數倍了、又每年到了亡日、設了齋供、夫妻啼哭、揔算他眼淚也出了三石多了、兒今雖生在此處、却多記得前事、倘

然見僧化飯所以指點他這兩个是宿世冤仇我還要見他怎麽方纔提破他心頭舊事嘆這一驚不小回去卽死債也完了盧母驚異打踹王翁夫妻果然到得家裡雖不知這些淸頭唬得冤債不了驚悸恍惚成病不多時兩个多死了看官你道這女兒三生一生被害二生索債一生証明討命可不利害麽略聽小子胡謅一首詩

採桑女子實堪奇　記得為兒索債時
導引僧家來乞食　分明進取赴陰司

這是三生的了再說个兩世的死過了鬼來討冤的

這一件在宋夷堅志上、說吳江縣二十里外因瀆村、有个富人吳澤、曾做个將仕郎、叫做吳將仕、生有一子、小字雲郎、自小聰明勤學、應進士第、預待補籍、父母望他指日崢嶸、紹興五年八月、一病而亡、父母痛如刀割、盡將資財、替他追薦超度、費了若干東西、心裡只是苦痛思念不已、明年冬、將仕有个兄弟做助教的、名滋、要到洞庭東山妻家去、來到數里、暴風打船、船行不得、灣泊在福善王廟下、躲過風勢、登岸閒步、望廟門半掩、只見廟內一人、着皂綈背子、緩步而出、却像雲郎、助教走上前、仔細一看、元來正是他、

喫了一大驚明知是鬼魂却對他道你父母雖夜思量你不知啼了多少眼淚要會你一面不能勾你却爲何在此雲郎道見爲一事拘繫在此晋連証對況味極苦叔叔可爲我致此意于二親若要相見須親自到這里來乃可我却去不得嘆息數聲而去邢敎得此消息不到妻家去了急還家來對兄嫂說知此事三个人大家啼哭了一番就下了助教這隻原船三人同到廟前來只見雲郎已立在水邊見了父母奔到面前哭拜具述幽冥中苦惱之狀父母正要問他詳細說自家思念他的苦楚只見雲郎忽然變了

面孔、挺竪雙眉捋伏發衣大呼道、你陷我性命、盜我金帛、使我銜冤茹痛四五十年、雖曾費耗過好些錢、性命卻要還我、今日決不饒你、說罷、便兩相擊搏、滚入水中、助勢扰了、吶叫、僕從、及船上人、多跳下水去、撈救、那時湖邊人多是會水的、救得上岸、還見將仕指手摭脚、拼拏相爭、到夜方定、勸教不知甚麼緣故、卻聽得適纔的說話、分明曉得定然有些蹊蹺的陰事、來問將仕、將什麼着眉頭道、昔日壬午年間、虜騎破城、一个少年子弟相投寄宿、所賫囊金甚多、吾心貪其所有、數月之後、乘醉殺死、盡取其資、自念冤債

報得不差何等靈

在身從壯至老，心中長懷不安。此兒生于壬午，定是個冤魂再世，今日之報已顯然了。自此憂悶不食，十餘日而死。這个兒子只是兩生，一生被害，一生討債，却就做了鬼來討命，比前少了一番，又直捷些。再聽小子胡謅一首詩：

冤魂投托原財耗，落得悲傷作利錢。
兒女死亡何用哭，須知作業在生前。

這兩件希奇些的說過。至于那本身受害，即時做鬼取命的，就是年初一起說到年晚除夜，也說不盡許多。小子要說正話，不得工夫了。說話的，爲何還有一

綫索在此矣

个正話、看官、小子先前說這兩个爹是一世再世心裡牢牢記得、前生、以此報了冤仇、還不希罕、又有一、个輪迴轉來、前不知前生甚麼的、過着各別道路的一个人、沒些意思、定要殺他、誰知是、前世冤家做定、的、天理自然果報、人爹猜不着來、報的、更為、直捷、事、見、更、為、希、奇、聽小子表自來、這本話、卻在唐朝貞元年間、有一个河朔人、生、從少時膂力過人、性氣好俠、不拘細行、常與這些輕薄少年、成羣作隊、馳馬試劍、黑夜裡往來太行山道上、不知做些甚麼（可、想、而、知）不明不白的事、後來家事忽然好了、盡改前非、折節讀書、頗善

詩歌有名于時做了好人了累官河朔、後至深州錄事參軍、李生美風儀、善談笑、曲曉吏事、又且廉謹明幹、甚爲深州太守所知重、至於擊鞠彈棊、博奕諸戲、無不曲盡其妙、又飲量儘大酒德又好、凡是宴會酒席、沒有了他、一坐多不興、太守喜歡他、眞是時刻少不得的、其時成德軍節度使王武俊、自恃曾爲朝廷出力、與李抱眞同破朱滔、功勞甚大、又兼兵精馬壯、强橫無比、不顧法度、屬下州郡太守、个个懼怕他威令、心胆俱驚、其子士眞、就受武俊之節、官拜副大使、少年驕縱、倚着父親威勢也是个殺人不眨眼的魔

邪此陰念不樂報卽

君一日武俊遣他巡行屬郡、眞个是：

轟天嚇地、掣電奔雷、喝水成冰、驅山開路、川岳爲之震動、草木盡是披靡、深林虎豹也潛形、村舍犬雞都不樂、

別郡已過、將次到深州來、太守畏懼武俊、正要奉承得主眞歡喜、好教殷勤、預先打聽他前邊所經過喜怒、行徑、詳悉、聞得別郡多因陪宴的言語舉動、每每觸犯忌諱、不善承顏順旨、以致不樂、太守於是大具牛酒、精治餚饌、廣備聲樂、妻孥手自烹庖、太守躬親陳設、百般整齊、只等副大使來、只見前驅探馬來報、

鬪、大使頭踏到了、但見

旌旗蔽日、鼓樂喧天、開山斧、閃鑠生光、還帶殺人之血、流星鎚、榙蓓出色、猶聞獵腦之腥、鐵鍊響琅琅、只等惱氣人衝節過、銅鈴聲雜沓、更無攔擋漢逆前來、蹀躞得地上草不生、驚惱得夢中魂也怕、

士真既到、太守郊迎過、請在極大的一所公館裡安歇了、登時酒筵變羅、禮物擡將過來、太守恐怕有人觸犯、只是自家一人小心陪侍、一應僚吏賓客一个也不召來與席、士真見他酒殽豐美、禮物隆重、又且

風之趣致。

是老人亦奸猾可想

太守謙恭謹慎、那無一个雜客敢輕到面前、心中大喜、道是經過的各郡、再沒有到得這郡齊整讚歎了、飲酒至夜、士真雖然威嚴、却是年紀未多、興趣頗高、飲了半日酒、止得一个太守在面前、唯喏趨承、心中雖是喜歡、覺得沒些韻味、對太守道、卓蒙使君雅意、相待如此之厚、欲盡歡于今夕、只是我兩人對酌、覺得少些高興、再得一兩个人同酌、助一助酒興爲妙、太守道、敝郡偏僻、實少名流、況兼惧刷大使之威、恐怕尊貴、敢以他客來陪宴席、士真道、飲酒作樂何所妨礙、況如此名郡、豈無嘉賓、煩得召來、幫我們鼓

說了別人反來惱殺辨

一鼓鼗、可以盡歡、不然酒件寂寞、雖是盛筵、也覺嗅、不暢些、太守見他、說得在行、想道、別人鹵莽不濟事、難得他慇懃地喜歡、兩興、不要請个人不湊趣、弄出事來、只有李參軍風流蘊藉、且是謹慎、又會言談戲毬、酒量又好、除非是他方可中意、我也放得心下、第二个就使不得了、想了一回、方對士真說道、此間寔少韻人、可以佐副大使酒、止有錄事參軍李某、飲量頗洪、興致亦好、且其人善能恢諧談笑、頗曉投毬、或者可以賜他侍坐、以適副大使雅興、萬一不知可否、未敢自專、仰祈尊裁、士真道、使君所舉、必是妙人、召

他來看、太守呼喚從人、速請李參軍來、看官若是說話的人、那時也在深州地方、與李參軍一塊兒住着、又有个未卜先知之法、自然攔腰抱住、劈胸揪着、勸他、不、喫得、這樣、呂太后筵席、也能叫他不要來了、只因李生聞召、雖是自覺有些精神恍惚、却是副大使的鈞旨、本郡太守命令召他、同席、明白是撞見他怎敢不來、誰知此一去、却似

豬羊入屠戶之家、一步步來尋死路

說話的、你差了、偎非叫他去喫盃酒兒、是个在行的人、難道有甚麼言語中撞了他、鬧出禍來不成、看

可笑其
啄如

官你聽若是冲撞了他惹出禍來這是本等的事何是爲奇只爲不曾說一句白白的就送了性命所以可笑且待我接上前因便見分曉那時李參軍隨命而來拗了堂望着士眞就拜拜罷擡起頭來士眞一看便勃然大怒旣召了來免不得賜他坐了李參軍勉强坐下心中悚懼狀貌益加恭謹士眞越看越不快活起來看他揎拳裸袖兩眼睜得銅鈴也似一些笑顏也沒有一句閒話也不說却像个怒氣塡胸尋事發作的一般比先前竟似換了一个人了太守慌得無所措手足且又不知所謂只得偸眼來看李參

兩人出是個坐看李參為太守一人

描形容

軍假見李參軍面如土色冷汗淋漓身體顫抖抖的坐不住連手裡拿的盃盞也只是戰幾戰掉下地來太守恨不得身子替了李參軍說着句把話發个甚麼声欬出來便好爭奈二个似鬼使神差一个似失魂落魄李參軍平日恁自許多風流倜儻談笑科分竟不知撩在爪哇國那里去了且那泥塑木雕的多得一味抖連滿堂伏侍的人都驚得來沒頭沒腦不敢說一句話只冷眼瞧他兩个光景只見不多幾時士真像个忍耐不住的模樣忽地叫一聲左右那里左右一夥人暴雷也似答應了一聲喏士真分付把

何等忿時不即殺之蓋因果未爲人知也

立此爲騎

李參軍拿下左右就在席上如鷹拿雁雀掀了下來聽令士眞道且收郴獄左右即牽了李參軍衣袂付在獄中來回話了士眞冷笑了兩聲仍舊歡喜起來照前發與喫酒他也不說出甚麽緣故來太守也不敢輕問戰戰兢兢陪他酒散早已天曉了太守只這一出被他驚壞又恐怕因此惹惱了他連自家身子立不勾郤又不見得李參軍觸惱他一些處正是不知一个頭腦叫着左右伏侍的人逐个盤問道你們傍觀仔細曾看出甚麽破綻麽左右道李參軍自不曾開一句口在那里觸犯了來因是衆人多疑心這

个緣故、却又不知李參軍如何便這般驚恐連身子多主張不住、只是个顫抖抖的、太守道、既是這等、除非去問李參軍、他自家或者曉得甚麽沖撞他處、故此忙慌了、也不見得、太守說罷、密地叫个心腹的祗候人去、到獄中傳太守的說話、問李參軍道、昨日的事、參軍貌甚恭謹、且不曾出一句詞、原沒處觸犯了副大使、副大使爲何如此發怒、又且繫參軍在獄、參軍自家可曉得甚麽緣故麽、李參軍只是哭泣、把頭搖了又搖、只不肯說甚麽、出來祗候人、又道是奇怪只得去告訴太守道、李參軍不肯說話、只是一味哭、

太守一發疑心了道他平日何等一个精細爽利的人今日爲何却失張失智到此地位眞是難解只得自己走進獄中來問他他見了太守想着平日知重之恩越哭得悲切起來太守細問其故李參軍沉吟了半晌嘆了一口氣纔拭乾淚說道多感君侯惓惓垂問某有何心事今不敢隱諱佛家有現世果報向道是惑人的說話今日方知此話不虛了太守道怎見得李參軍道君侯不要驚訝某敢盡情相告某自少貧無以自資衣食因恃有幾分膂力好與俠士劍客往來匆匆掠奪里人的財帛以充己用時常馳馬

竟箭回頭牛約猶猶悒禁不住孔不回[illegible]

腰孑往還大行道上、每月走過百來里路、遇着單身客人、就劫了財物歸家、一日遇着一个少年、手執皮鞭、趕着一个駿騾、騾背負着兩个大袋、某見他泥重、隨了他一路走去、到一个山坳之處、左右巖崖萬仞、彼時日色將暝、前無行人、就把他盡力一推、推落崖下、不知死活、遂急趕了他這頭駿騾、到了下處、解開囊來一看、內有錦綵百餘疋、自此家事得以稍贍、自念所行非誼、因折節發奮、閉門讀書、再不敢爲非、遂出仕至此官位、從那時算至今歲、凡二十七年了、昨蒙君侯台旨、召侍王公之宴、初召時、就有些心驚肉

雖不知其緣自料道、決無他事、不敢推辭及到廳壁下、一見王公之貌正是我向時推在崖下的少年相貌一毫不異、一見之後心中怵惕、魂魄俱無、曉得宛業見在面前了、自然死在目下、只消延頸待刃、還有甚別的說話來、幸得相侯知我甚深、不敢自諱、而今兩無可逃、致以身後為托、不使吾暴露屍骸足矣、言畢大哭、太守也不覺慘然、欲要救解、又無門路又想道、既是有此宛業、恐怕到底難逃、似信不信的、且看怎麼、太守呼人悄地打聽、副大使起身了來報、再伺候有甚麼動靜、伏來回話、太守懷着一肚子鬼胎

李作惡得之報意發遣本太守

正不知葫蘆裏賣的甚麼藥來還替李參軍希冀道或者酒醒起來忘記了便好（妄參作之念）須臾之間報說副大使睡醒了叫呼左右進去不知有何分付太守叫再去探聽只見士真翻起身來便問道昨夜李某今在何處左右道蒙副大使發在郡獄士真便怒道這賊還在快梟個首來左右不敢稍遲來稟太守早已有探事的人飛報過了太守大驚失色嘆道雖是他宿業却是我昨日不合舉薦出來害了他也好生不忍沒計奈何只得任憑左右到獄中斬了李參軍之首

正是

[illegible]臨面山詩鉞之撮極矣

閻王註定二更死、並不留人到四更。

眼見得李參軍做了一世名流、今日死于非命、左右取了李參軍之頭、來士真跟前獻上取驗、士真、反覆把他的頭看了又看、哈哈大笑、喝叫拿了去、士真梳洗已畢、太守進來參見、心裡雖有此事恍惚、却妝做個不以為意的、則然模樣、又請他到自家郡齋赴宴、逢迎之禮、一發小心了、士真大喜、比昨日之情更加款洽、太守幾番要問他些蹊蹺、又不敢輕易開口、直到見他歡喜頭上、太守先起請罪道、有句說話、斗膽要請教副大使、副大使恕某之罪、不嫌唐突、方敢啟

山士真道、使君相待甚厚、我與使君相與甚歡、有話盡情直說、不必拘忌、太守道、某本不才、幸得備員、叨守一郡、副大使車駕枉臨、下察弊政、寬不加罪、恩同天地了、昨日副大使酒間、命某召他客助飲、某屬郡僻小、實無佳賓、可以奉歡宴者、某愚不揣事、私道李某善能飲酒、故請命召之、不想李某愚戇、不習禮法、觸忤了副大使、寔係某之大罪、今副大使既已誅了李某、李某已伏其罪、不必說了、但某心愚鄙、竊有所未曉敢此上問不知李某罪起于何處、願得副大使明白數他的過誤、使某心下洞然、且用誡將來之人、

曉得奉上的禮法、不致、所錯、寔爲萬幸、士眞笑道、李某也無罪過、但吾一見了他、便忿然激動、吾心就有殺之之意、今既殺了、心方釋然、連吾也不知所以然的緣故、使君但放心喫酒罷、再不必提起他了罷、士眞歉然致謝而行、又到別郡去了、來這一番單單只結果得一个李參軍、太守得他去了、如釋重負、背上也輕鬆了好些、只可惜無端害了李參軍、沒處說得苦、太守記着獄中之言、密地訪問王士眞的年紀、恰恰正是三十七歲、方知太行山少年被殺之年、士眞已生于王家了、眞是冤家路窄、今日一命討了一

命那心上事只有李參軍知道連討命的做了鬼也不省得不要說傍看的人那里得知這些緣故太守嗟嘆怪異半卧不安了幾日因念他平日交契的分上又是舉他陪客致害了他只得自出家財厚葬了李參軍常把此段因果勸人教人不可行不義之事有詩爲証

冤債原從隔世深　相逢便起殺人心
改頭換面猶相報　何況容顏儼在今

拍案驚奇卷三十　終

拍案驚奇卷三十一

何道士因術成奸　周經歷因奸破賊

詩云

天命從來自有真　豈容奸術恣紛紜
黃巾張角徒生亂　大寶何曾到彼人

話說唐乾符年間上黨銅鞮縣山村有个樵夫姓侯名元家道貧窮靠着賣柴爲業己亥歲在縣西北山中採樵困來歇力在一个谷口傍有一大石嶄然像幾間屋大侯元對了大石自言自語道我命中直恁如此辛苦嘆息聲未絕忽見大石砉然豁開如洞門有一老叟羽衣烏帽鬚髮如霜扶杖而出侯元驚愕退

起前拜老叟、道吾神君也、你爲何如此自苦、學吾法、自能取富、可隨我來、老叟復走入洞、侯元隨他走去、走得數十步、廓然清朗、一路奇花異艸、脩竹喬松、又有碧檻朱門、重樓複榭、老叟引了侯元、到別院小亭子坐了、兩个童子請他進食、食畢、復請他到便室、具湯沐浴、進新衣一襲、又命他冠帶了、復引至亭上、老叟命仆設席于地、令侯元跪了、老叟授以秘訣數萬言、多是變化隱秘之術、侯元素性蠢騃、到此一聽不忘、老叟誡他道、你有些小福分、該在我至法中進身、却是面有敗氣未除、也要謹慎、若圖謀不軌、禍必喪

（然其策凡[illegible]術之功法豈有緣而致假不可習乎）

生、今且歸去習法、如欲見吾、但至心叩石、自當有人應門、與你相見、元因拜謝而出、老叟仍令一童送出洞門、既出來了、不見了洞穴、依舊是塊大石、連樵採家火多不見了、到得家裏、父母兄弟多驚喜道、去了一年多、道是死于虎狼了、幸喜得還在、其實侯元只在、洞中、得一、日、家裏又見他服裝華潔、神氣飛揚、只管盤問他、他也[illegible][illegible]瞞不得、一一說了、遂入靜室中、把老叟所傳術法、盡行習熟、不上一月、其術已成、變化百物、役召鬼魅、遇着草木土石、念念有詞、便多是步騎甲兵、神通既已廣大、傳將出去、便自有人來扶從、

不反不能兵

於是收好些鄉里少年勇悍的、爲將卒、出入陳旌旗、鳴鼓吹、宛然像个小國諸侯、自稱曰賢聖、設立官爵、有三老、左右弼、左右將軍等號、每到初一十五、即盛飾鎧甲謁神君、神君每見必戒道、切勿稱兵、若必欲舉事、須待天應、侯元唯唯、到庚子歲、聚兵已有數千人、了縣中恐怕妖術生變、乃申文到上黨節度使高公處、說他行徑、高公令潞州郡將以兵討之、侯元已知其事、即到神君處問事宜、神君道、吾向已說過、但當偃旗息鼓以應之、彼見我不與他敵、必不亂攻、切記不可交戰、侯元口雖應着、心裡不伏、想道、出我奇術、

制之有餘且此是頭一番小敵若不能當抵後有大敵來將若之何且衆人見吾怯弱必不伏我何以立威歸來不用其言戒令黨與勒兵以待是夜游兵離元所三十里據險扎營侯元用了術法游兵望來步騎戈甲蔽滿山澤儘有些膽怯明日游兵結了方陣前來侯元領了千餘人直突其陣銳不可當游兵少却侯元自恃法術以爲無敵且叫拿酒來喫以壯軍威那知手下之人多是不習戰陣烏合之人毫無紀律侯元一个喫酒大家多亂搶起來游兵乘亂大隊趕來多四散落荒而走剛剩得侯元一个帶了酒性

術可久[illegible]

急念不出咒語被擒住了送至上黨發在潞州府獄重枷枷着、囹圄嚴兵衛守天明看枷中只有燈檠三个、已不見了侯元、却連夜遁到銅鞮、徑到大石邊見神君謝罪、神君大怒罵道、庸奴不聽吾言、今日雖然幸免、到底難逃刑戮、非吾徒也、拂衣而入、洞門已閉、上是塊大石、侯元、悔之無及、處心再叩、竟不開了、自此侯元心中所曉符咒、漸漸遺忘、就記得的、做來也不十分靈了、却是先前相從這些黨與、不知緣故、聚着、不散、還推他、爲主、自恃其衆、是秋率領了人、在并州大谷地方劫掠、也是數該滅了、恰好并州將校、偶

然領了兵馬經過知道了劚之數亟侯元極不施符念呪一毫不靈被斬于陣黨與遂散不聽神君說話果然沒个收場可見悖叛之事天道所忌若是得了道術輔佐朝廷如張留侯陸信州之類自然建功立業傳名後世若是萌了私意打點起兵謀反不成見有妖術成功的從來張角徵側徵二孫恩盧循等非不也是天賜的兵書法術畢竟敗亡所以平妖傳上也說道白猿洞天書後邊深戒着謀反一事的話就如侯元若依得神君分付後來必定有好處都是自家弄殺了事體本如此明白不如這些無主意的愚

峯有宿　伍　但之命成　渔

人住此清平世界還要從着白蓮教到處哨聚作亂死而無怨却是爲何而今說一个得了妖書倡亂被殺的與看官聽一聽有詩爲証

丞通武藝殺親夫　反授天書起異圖
攪亂青州旋被戮　福兮禍伏理難誣

話說　國朝永樂中山東青州府萊陽縣有个婦人姓唐名賽兒其母少時夢神人捧一金盒盒內有靈藥一顆令母吞之遂有娠生賽兒自幼乖覺伶俐頗識字有姿色嘗剪紙人馬廝殺爲兒戲年長嫁本鎭石麟街王元椿這王元椿弓馬熟閑武藝精通家道

賊心曾足

日子來必到

元椿自從娶了賽兒、貪戀女色、每日飲酒取樂、時時與賽兒說些弓箭刀法、賽兒又背他去演習戲耍、光陰荏苒、不覺陪費五六年、家道蕭索、衣食不足、賽兒一日與丈夫說、我們在此、恐饑受餓、不若將後面梨園賣了、買匹好馬、騎些本分求財、將勾當卻不快活、王元椿聽得說道、賢妻所言甚是、今日天晚了、不必說明日王元椿早起來、寫個出帳、央李媽媽為中、賣與本地財主賈包、得銀二十餘兩、王元椿就去青州鎮上買一匹快走好馬、回來、弓箭腰刀自有、撿個好日子、元椿打扮做馬快手的模樣、與賽兒相別說

我去便回、賽兒說保重保重元帥叫聲慚愧飛身上馬、打一鞭、那馬一道烟去了、來到酸棗林、是那後山、止有中間一條路、若是限住了、不怕飛上天去、王元帥只識得這條路上好打劫人、不想着來這條路上走的人、只貪近、都不是依良不分的人、不便道白的等你發了財物去、也是元帥合當悔氣、却好撞着這一起客人、空是帶連庶有些油水、元帥自道造化了、把馬一撥、旋風的一般、前後左右都跑過了、見衆人、元帥就扯開弓、搭上箭、颼地一箭、射將來、那客人隊裡有個叫做孟德、看見元帥跑馬將、早已防備

是个刀斫上来手段示椿新試謀其技略

拏起弓稍撥過這箭、落在地下、王元椿見頭箭不中、發住馬、又放第二箭來、孟德又照前撥過了、就叫漢子我也回禮、把弓虛扯一扯、不放箭、王元椿只聽得弦响、不見箭、心裡想道、這廝安不會得弓馬的、他只是虛張聲勢、只有五分防備、把馬慢慢的放過來、孟德又把弓虛扯一扯、口裡叫道、看箭、又不放箭來、王元椿不見箭來、只道是真不會射箭的、放心趕來、不曉得孟德虛扯弓時、就乘勢搭上箭、飛將來、正對元椿當面、說時遲、那時快、元椿却好擡頭看時、當面門上中一箭、從腦後穿出來、番身跌下馬來、孟德趕上、級

出刀來照元椿帳籠裡連架上幾刀眼見得元椿不活了詩云

劍光動處悲流水　羽族驚栖遶落花
欲肯蘭閨長夜夢　清魂何自得還家

孟德與同夥近五六个客人說這个婦女也是纔出來的不曾得十分我們只好去罷不要悞了程途一夥人自去了且說店家見等到天晚不見王元椿回來心裡記掛自說道丈夫好不了事這早晚還不回來想必發市遲只叫我記掛等到一更又不見王元椿回來只得關上門進房裡不脫衣裳去睡只是

睡不着、直等到天明、又不見回來、賽兒正心慌撩亂沒做道理處、只聽得街坊上說道酸棗林殺死个兵快手、賽兒又驚又慌、來與間壁賣荳腐的沈老兒叫做沈印時、兩老口兒說這個始末根由、沈老兒說你不可把真話、對人說、大郎在日、原是好人家、又不慣做這勾當的、又無贓證、只說因無生理、前日賣個梨園得些銀子、買馬去青州鎮上販賣、身邊止有五六錢盤纏銀子、別無餘物、往大酸棗林看得真實、然後去見知縣相公、賽兒就與沈印時一同來到酸棗林、看見王元椿屍首、賽兒哭起來、驚動地方里甲人等、

都來說得明白、就同賽兒一干人、都到萊陽縣見史知縣相公、賽兒照前說一遍、知縣相公說、必然是強盜劫了銀子并馬去了、你且去殯塟丈夫、我自去差人去捕緝強賊、拏得着時、馬與銀子都給還你、賽兒同衆人等拜謝史知縣、自回家裡來、對沈老兒公婆兩个說、瞞了乾爺乾娘、瞞到瞞得過了、只是衣衾棺槨、無從置辦、怎生是好、沈老兒說、道大娘子後面園子既賣與賈家、不若將前面房子、也去戤與他幾兩銀子來、殯塟大郎、他必不推辭、賽兒就央沈公沈婆同到賈家、一頭哭、一頭說這緣故、賈包兒說、也哀

憐王元椿命薄、說道、房子你自住着、我應付你飯米兩擔、銀子五兩、待賣了房子、還我、我見得了銀米、急忙買口棺木、做些衣服來殯葬、林滿將王元椿屍首了當、送在祖墳上安厝、做些羹飯、看山人、撥兩得了、聯急急收拾回來、天色已又晚了、與沈公說婁三口兒取舊路回家、來到一個林子裡古墓間、見旋出一道白光來、正值黃昏時分、照耀如同白日、三个人見了、喫這一驚不小、沈婆驚得跌倒在地下、播賽兒與沈公還耐得住、兩个人走到古墓中、看這道光從地下放出來、賽兒隨光將根竹杖頭兒拄將下去、拄得

一拄道上就似虛的一般、旋將下去、露出一个小石匣來、賽兒乘着這白光看裡面、特有一口寶劍、一副盔甲、賽兒叫沈公拏了、賽兒扶着沈婆、同家裡來、吹起燈火、開石匣看時、別無他物、止有抄寫得一本天書、沈公沈婆又不識字、就道要他做甚麽、賽兒看見天書卷面上寫道、九天玄元混世真經、傍有一詩、詩云、

唐唐女帝州、○賽兒玄元訣、
兒戲九環丹、收拾胡天闕、

賽兒雖是識字的、急忙也解不得詩中意思、沈公兩口兒辛苦了、打熬不過、別了賽兒、自回家裡去睡、賽

[illegible]

兒也關上了門睡、方纔合得眼、夢見一个道士。對賽兒說、上帝特命我來、教你演習九天玄旨普救萬民、與你宿緣未了、輔你做女主、醒來猶有馥馥香風、記得且是明白、次日賽兒來對沈公夫妻兩个備細說夜裡做夢一節、便道、前日得了天書、恰好又有此夢、沈公說却不怪哉、有這等事、元來世上的事最巧、賽兒與沈公說話時、不想有个玄武廟道士何正寅在間壁人家誦經、備細聽得他說、就把心因日常裡走過、看見賽兒生得好、就要乘着這機會來騙他、聽得他與沈家公婆往來、故意不走過沈公店裡倒大寬轉

同道意止貪此凡已無不忘

往上頭走回玄武廟裡來獨自思想道帝主非同小可只騙得這个婦人做一處便死也罷當晚置辦些好酒食來請徒弟董天然姚虛玉家童孟靖王小玉一處坐了同喫酒這道士何正寅殷富平日裡作覺明做摸樣今晚如此州待四个人心凝齊說道師傅若有用着我四人處我們水火不避報答師傅正寅對四个人悄悄的說唐賽兒一節的事要你們相幇我做這件事我自當好看待你們決不有負四人應允了當夜盡歡而散次日正寅起來梳洗罷打扮做賽兒夢兒裡說的一般齊齊整整且說何正寅安

打扮詩云

秋水盈盈玉絕塵、　簪星閒雅碧綸巾、
不求金鼎長生藥　只戀桃源洞裡春

何正寅來到賽兒門首、咳嗽一聲、叫道有人在此麽、只見布幕內走出一个美貌年少的婦人來、何正寅看着賽兒、深深的打个問訊、說貧道是玄武殿裡道士何正寅、昨夜夢見玄帝分付貧道、說這里有个唐某、當爲此地女主、爾當輔之、汝可急急去講解天書、共成大事、賽兒聽得這話、一來打動夢裡心事、二來又見正寅打扮、與夢裡相同、三來見正寅生得聰俊、

既得術
辨別筮
之色

心裏也歡喜說師傅真天神也前日送喪回來果然掘得个石匣盔甲寶劍天書奴家解不得望師傅指迷請到裏邊看賽兒指引何正寅到草堂上坐了又自去央沈婆來相陪賽兒忙來到厨下點三盞好茶自托个盤子拿出來正寅看見賽兒尖鬆鬆雪白一隻手春心搖蕩說道何勞女主親自賜茶賽兒說因家道消乏女使伴當都逃亡了故此沒人用正寅說若要小廝貧道着兩个來服事再討大些的女子在裏面用又見沈婆在傍邊想道世上虔婆無不愛財我與他些甜頭滋味就是我心腹怕不依我使喚就

身邊取出十兩一錠銀子來與賽兒說、央乾爺乾娘作急去討个女子、妒心、我明日再添、只要妍不要計較銀子、賽兒只說不消得、沈婆說賽娘你權且收下、待老拙去尋、賽兒就收了銀子、入去燒炷香、請出天書來與何正寅看、都是佘書玉篆、解釋兵機、正寅自幼曾習舉業、曉得文理、看了面上這首詩、偶然心悟、說女主解得這首詩麼、賽兒說不曉得、正寅說唐唐女帝州、頭一字是个唐字、下邊這二句頭上兩字說女主的名字、末句頭上是姓字、說收了、就成大事、賽兒被何道點破機關、心裡發將起來、說道、萬望師傅

正寅心虛口角發開來未必是術法

扶持、若得成事、就死也不敢有忘。正寅說、正要女主擡舉、如何恁的說。又對賽兒說、天書非同小可、飛沙走石、驅逐虎豹、變化人馬、我和你日間演習、必致疎漏、不是耍處、況我又是出家人、每日來往不便、不若夜間打扮着平常人來演習、到天明依先回廟裡去、待法術演得精熟、何用怕人。賽兒與沈婆說、師傅高見。賽兒也有意了、巴不得到手、說不要遲慢了、只今夜便請起手。正寅說、小道回廟裡收拾、到晚便來。賽兒與沈婆相送到門邊、賽兒又說、晚間專等、不要有悞。正寅回到廟裡、對徒弟說、事有六七分了、只今夜

便可成事我先要董天然王小玉你兩个只扮做家裡人模樣到那里務要小心在意隨機應便又取出十來兩碎銀子分與兩个兩个歡天喜地自去收拾衣服箱籠先去賽兒家裡來到王家門首叫道有人在這里麼賽兒知道是正寅使來的人就說道你們進裡面來二人進到堂前跪下扣了看着賽兒跪將下去叫道董天然王小玉叩奶奶的頭賽兒見二人小心又見他生得俊俏心裡也歡喜說道阿也不消如此你二人是何師傅使來的人就是自家人一般領到厨房小側門打掃鋪床自來拿个藍秤到市上

示窮兒儉婆娘辣手、

用自己的碎銀子、買些東西、無非是雞鵝魚肉時鮮菓子點心、回來賽兒見、天然拿這許多物事回來說道、在我家裡、怎麽叫你們破費、是何道理、天然回話道、不多大事、是師傅分付的、又去拿了酒回來、到廚下自去整理、要些油醬柴火、奶奶不離口、不要賽兒費一些心、看看天色晚了、何正寅假作小便、扮做平常人、先辦沈婆家裡、請沈公沈婆、喫夜飯、又送二十兩銀子、與沈公說、凡百事要老爹老娘看取、後日另有重報、沈公沈婆自暗裡會意、道這賊道來得蹺蹊。必然看上賽兒、要我們做脚、我着這婦人日裡也騷

許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不覺氣才

捏托的做妖撒嬌提身不住我不應承他兩个夜裡演習時也自要做出來我落得做人情騙些銀子夫妻兩个囘覆道師傅但放心賽娘沒了（正妙在此）丈夫又無親人我們是他心腹凡百事來承只是不要忘了我兩个何正寅對天說誓三个人同來到賽兒家裡正是黃昏時分驀上門進到堂上坐定賽兒自來陪侍董天然王小玉兩个來擺列菓子下飯一面盪酒出來正寅請沈公坐客位沈婆賽兒坐主位正寅打橫坐沈公不肯坐正寅說不必推辭各人多依次坐了喫酒之間不是沈公說何道好處就是沈婆說何道好

二十兩又之驗也

處兼入些風情話兒打動賽兒賽兒只不做聲正寅想道好便好了只是要个殺着如何成事就裡生這計出來原來何正寅有个好本錢又長又大道我不賣弄與他看如何動得他此時是十五六天色那輪明月照耀如同白日一般何道說好月略行一行再來坐沈公衆人都出來堂前黑地裡立着看月何道就乘此機會走到女墻邊月亮去處假意解手护起那物來拿在手裡撒尿賽兒暗地裡看明處最是明白見了何道這條物件纍纍垂垂且是長大賽兒夫死後曠了這幾時怎不動火恨不得搶了過來何道

描出[illegible][illegible]之態

如何不說起淚

道沒奈何只得按住再來邀坐說話閒兩个不時丟个情眼兒又冷看一看別轉頭暗笑何道就假裝个要吐的模樣把手捫着肚子叫要不得沈老兒夫妻兩个會意說道師傅身子既然不好我們散罷了師傅胡亂在堂前權歇明日來看師傅相別了自去不在話下賽兒送出沈公急忙關上門略略温存何道了就說我入房裡去便來一逕走到房裡來也不關門就脫了衣服上床去睡意思明是叫何道走入來不知何道已此緊緊跟入房裡來雙膝跪下道小道該死冒犯花魁可憐見小道則个賽兒笑着說賊道

法先以此爲始耶固知其不克終矣

是夜竟不演法

不要假小心、且去拴了房門來說話、正寅慌忙拴上房門、脫了衣服、扒上床來、尚自叫女主不迭、詩云

繡枕鴛衾疊紫霜、玉樓並臥合歡床、
今宵別是陽臺夢、惟恐銀燈剔不長、

且說二人做了些不伶不俐的事、枕上說些知心的話、那里管天曉月高、還不起身、直天然兩个早起來打點面湯早飯、齊整等着、正寅先起來、穿了衣服、又把被來蓋賽兒、塞着肩頭、說再睡睡起來、開得房門、只見天淵托个盤子、拿兩盞早湯過來、正寅拿一盞放在桌上、拿一盞在手裡、走到床頭傍着賽兒口、叫

女主喫早湯、賽兒撒嬌撐起頭來喫了兩口就推與

正寅、喫、正寅也喫了幾口、天然又走進來接了碗去、

依先扯上房門、賽兒說好个件當百能百俐、正寅說、

那灶下是我的家人、這个是我心腹徒弟、特地使他

來伏侍你、賽兒說、這等難為他兩个、又摸索了一回、

賽兒也起來、只見天然就拿着面湯進來、叫奶奶、面

湯在這里、賽兒脫了上蓋衣服、洗了面、梳了頭、正寅

也梳洗了頭、天然就請賽兒喫早飯、正寅又說道、去

請間壁沈老爹老娘來同喫、沈公夫妻二人也來同

喫、沈公又說道、師傅不要去了、這里人眾多、不見差

怎得餘功

人來只見你走出去人要生疑且在此再歇一夜明日要去時起个早去賽兒道說得是正寅也正要加此沈公別了自過家裡去話不細煩賽兒每夜與正寅演習法術待兒夜來飛去不兩个月都演得會了賽兒先剪些紙人紙馬來試看果然都變得與真的人馬一般二人且來拜謝天地要商量起手却不防街坊隣里都曉得賽兒與何道兩个有事了又有一等好閑的就要在這里用手錢有首詩說這些閑中人詩云

每日張魚又捕鰕　花街柳陌是生涯

昨宵賒酒秦樓醉　今日幫閒進李家、

爲頭的叫做馬綬、一个叫做福興、一个叫做牛小春、還有幾个沒三沒四帮閒的、專一在街上尋些空頭事過日子、當時馬綬先得知了、撞見福興牛小春說、你們近日得知沈葺橋閒婆有一件好事麼、福興說、我們得知多日了、馬綬道、我們捉破了他、賺些油水何如、牛小春道、正要來見阿哥、求帶挈、馬綬說、好便好、只是一件、何道那厮也是个了得的、身有錢鈔、又有四个徒弟、沈公沈婆得那賊道東西、替他做眼、一夥人幹這等事、如何不做手脚、若是毛團把戲做得

閒婆多事

不好、非但不得東西、反遭毒手、到被他笑、小春說
這不打緊、只多約幾个人同去、就不妨了馬綬又說
道、要人多不打緊、只是要个安身去處、我想陳林住
居與唐賽兒、還不上十來間門面、他那里最好安身
小牛即今便可去約石丟兒、安不着、褚偏嘴、朱百囍、
一塊兄弟、明日在陳林家取齊、陳林我須自上去約他、
各自散了、且說馬綬還來不獻街來尋陳林、遠遠望
見陳林立在門首、馬綬走近前與陳林深唱一个、陳
林慌忙回禮、就請馬綬來裡面客位上坐、陳林說道
日少會、阿哥下顧、有何分付、馬綬將衆人要拿唐賽

的兹就要在他家裡安身的事、備細對陳林說一遍、陳林道、都依得、只一件、這是被頭裡做的事、兼有流、公沈婆、我們只好在外邊做手脚、如何俟候得何道、養我有一計、王元椿在日、與我結義兄弟、彼此道家、王元椿後死時、我也曾去送殯、明日你老妻去看望賽見、若何道不在罷了、又別做道理、若在時、打个暗號、我們一齊入去、先把他大門關了、不要大驚小怪、替別人做飯、等捉住了他、若是如意罷了、若不如意、就送兩个到縣裡去、沒也詐出有來、此計如何、馬綏道、此計極妙、兩个相別、陳林送得馬綏出門、慌忙來

好何不閉門不是强定想自恃其術故耳

對妻子錢氏、要說這話、錢氏說、我在屏風後都聽得了、不必煩絮、明日只當去便了、當晚過了、次日陳林起來、買兩個量索盒子、錢氏就隨身打扮、不甚穿帶、也自防備、到將分馬綴一起、前後各自來陳林家裡躲着、陳林就打發錢氏起身、是日却好沈公下鄉去、張媒淡妝也不在、只見錢氏領着挑盒子的小厮在後、一逕來到賽兒門首、見沒人、悄悄的直走到臥房門口、正撞着賽兒與何道同坐在房裡說話、賽兒先看見、爽忙撇出來、迎着錢氏、廝見了、錢氏假做不曉得、也與何道萬福、何道慌忙還禮、賽兒紅着臉、氣塞

上來舌滯聲澁、指着何道說、這个是我嫡親的堂兄自幼出家、今日來望我、不想又起動老娘來、正說話未了、只見一个小厮挑兩个盒子進來、錢氏對着賽兒說、有幾个棗子送來與娘子點茶、就叫賽兒去出盒子、要先打發小厮回去、賽兒連忙去出盒子、時顧不得錢氏、被錢氏走到門首、見陳林把嘴一努、仍又忙走入來、陳林就招呼衆人一齊搶入賽兒家裡、拴上門、正要拿何道與賽兒、不曉得他兩个妖術已成、都遁去了、那一夥人眼花撩亂、倒把錢氏拿住、門裡叫道、快拿索子來、先綑了這淫婦、就扯倒在地下、只

廝認可寫笑寫

只如此是樂矣何爲思亂

見是个婦人那里廝得是錢氏元來衆人從來不認得錢氏只早晨見得一見也不認得眞錢氏在地喊叫起來說我是陳林的妻子陳林慌忙分開人叫道不是扯得起來時已自旋得蓬頭亂鬼了衆人喫一驚叫道不是着鬼明明的看見賽兒與何道在這里如何就不見了元來他兩个有化身法衆人不看見他他兩个明明看衆人亂竄只是暗笑牛小春說道我們一齊各處去搜前前後後搜到廚下先拿住董天然柴房裡又拿得王小玉將條索子縛了吊在房門前柱子上問道你兩个是甚麼人董天然說我兩

个是何師傅的家人又道你快説何道絜兒躲在那里直直説不關你事若不説時送你兩个到官你自去拷打董天然説我們只在厨下伏侍如何得知前面的事衆人又説道也沒處去眼見得只躲在家裡小牛説我見房側邊有个黑暗的閣兒莫不兩个躲在高處待我接梯子扒上去看何正寅聽得小牛要扒上閣兒來就拿根短棍子先伏在黑地裡等小牛掇得梯子來步着閣兒口走不到梯子兩格上正寅照小牛頭上一棍打下來小牛兒打昏了就從梯子上倒跌下來正寅走去空處立了看小牛兒

醒轉來、叫道、不好了、有鬼、衆人扶起小牛來看、時見他血流滿面、說道、梯子又不高、扒得兩格、怎麽就跌得這樣兇、小牛說、却好扒得兩條梯子上、不知那里打一棍子在頭上、又不見人、却不是作怪、衆人也沒做道理處、錢氏說、我見房裡床側首空着一段、有兩扇紙糊窗門、莫不是裡邊還有藏得身的去處、我領你們去搜一搜去看、正寅聽得說、依先拿着棍子在這裡等、只見錢氏在前、陳林衆人在後、一齊走進來、正寅又想道、這花娘喫不得這一棍子、等錢氏走近來、伸出那一隻長大的手來、撐起五指、照錢氏臉上

一拳打將去錢氏着這一拳叫聲呵也不好了鼻裡鮮血迸流出來眼睛裡都是金圈兒只得滾禁往後面跌得臣不跌倒陳林道卻不作怪我明明看見一拳打來又不見人必然是這賊道有妖法的不要只顧在這裡纏了我們帶了這兩个小厮逕送到縣裡去罷說與們被這鬧了這一日肚裡也饑了做些飯喫只見當陳林道也說得是錢氏帶着疼就在房裡打米出來去廚下做飯香丟兒覓小半喫打壞了我去做走到廚下看見爐燒子邊有兩罈好酒在那里又看見幾隻雞在灶前丟兒又喊叫扎救

孫姑老賊

含小官身

了喫這里方要淘米做飯且說賽兒對正寅怎麼要了兩次我只文要一頭正寅說怎麼叫做文賽兒說我做出你看石丢兒一頭燒着火錢氏做飯一頭拿兩隻雞來殺了做洗了放在鍋裡煮那飯也却好將次熟了賽兒就抓些灰與雞糞放在飯鍋裡攪得勻了依先蓋了鍋雞在鍋裡正滾得好賽兒又撓幾杓水潑滅灶裡火丢兒把去作用並不曉得灶底下的事此時衆人也有在堂前坐的也有在房裡尋東西出來的丢兒就把這兩罈好酒提出來開了泥頭就兜一碗好酒先敬陳林喫陳林說衆位都不曾喫

逝

我如何先喫丢兒說老兒先嘗一嘗隨後又敬陳鉞喫過了丢兒又兜一碗送馬綬喫陳林說你也喫一碗丢兒又傾一碗正要喫時被賽兒劈手打一下連碗都打壞賽兒就走一遭三个人就道作怪就是這賊道將妖法三个說不要喫了留這酒待眾人來同喫眾人看不見賽兒賽兒又去房裡拿出一个夜壺來每罈裡傾半壺尿在酒裡依先蓋了罈頭眾人也不曉得眾人又說道雞想必好了且撈起來切來喫酒丢兒揭開鍋蓋看時這雞還是半生半熟鍋裡湯也不滾眾人都來埋怨丢兒說你不曾燒裡故此雞

也煮不熟、丟兒說、我燒滚了一會、又添許多柴、燒得好了纔去、不曉得怎麽不滚、低、倒、頭、去、張、灶、裡、時里洞、洞、都、是、水、那、里、有、个、火、種、丟兒說、那个把水澆滅了灶神火、衆人說道、終不然是我們影裡人、必是這賊道、又弄神通、我們且把廚裡見成下飯、切些去喫酒罷、衆人依次坐定、丟兒拿兩把酒壺出來裝酒、不開罈罷了、歸來時、滿罈都是尿騷臭的酒、陳林說、我們三个喫時、是賁香的好酒、如何是恁的、必然那个來偷喫、見淺了、心慌撩亂、錯拿尿做水、倒在罈裡、衆人鬼厮鬧、賽、兒、正、寅、兩、个、看、了、只、是、笑、賽兒對正寅

屎鱉二字新甚以其愛道士之

說兩个人被縛在柱子上一日了、肚裡饑、邀衆人在堂前、我拿些點心下飯與他喫、又拿些碎銀子與兩个、來到柱邊傍着天然耳邊輕輕的說、不要慌、若到官直說、不要賴了喫打、我自來救你、東西銀子、都在這裏、天然說全靠奶奶救命、賽兒去了、衆人說酒便喫不得了、致發惡與他們亂喫些飯罷、丟兒廚下去盛飯、都是烏焦臭的、閙也閙不得、那裏喫得、說道又着這賊道的手了、可憐這廝無禮、被他兩个做弄這一日。我們帶這兩个屎鱉送去縣裡、添差了人來拿人、一起人開了門走出去、只因裡面嗄得多時了、外

邊字兼造

受錢訟可笑

忍見得恨擾害地方雖其通之妖言乃不得不

邊曉得是捉奸看的老幼男婦立滿在街上只見人叢裡縛着兩个俊俏後生又見陳林妻子跟在後頭只道是了一齊拾起磚頭土塊來口裡喊着望錢氏兩个道童亂打將來那時那里分得清潔錢氏喫打得頭開額破救得脫一道烟逃走去了一行人離了本鋪街逕往縣前來正值相公坐晚堂點卯衆人等點了卯一齊跪過去禀知縣相公從沈公做脚登兒正寅通姦妖法惑衆擾害地方情由說了一遍兩个正犯脫逃只拿得爲從的兩个董天然王小玉送在這里知縣相公就問董天然兩个道你直說我不拷

告其大凡致亂之妙皆眼

知縣亦奇事

打你、董天然答應道、不須拷打、小人只直說、不敢隱情、備細都招了、知縣對衆人說、這姦夫淫婦、還將在家裡、就差兵快頭呂山、夏盛兩个帶領一千餘人、押着這一千人、認拿正犯、兩个小廝權且收監、呂山須了相公台旨、出得縣門時、已是一更時分、與衆人商議道、雖是相公立等的公事、這等烏天黑地、去那里敲門打戶、驚覺他、他又要逃了去、怎生回相公的話、不若我們且不要驚動他、去他門外埋伏、等待天明了、拿他、衆人道、說得是、又請呂山兩个到熟的飯舖裡、賒些酒飯喫了、都到蔡兒門首埋伏、遞流公也不

驚動他怕走了消息且說姚虛玉孟清兩个在廟見說師傅有事恰好走來打聽賽兒見衆人已去又見這兩个小廝問得是正寅的人放他進來把門關了且去收拾房裡一个收拾廚下做飯喫了對正寅說這起男女去縣裏了必然差人來拿我與你終不成坐待死須先打點在這里等他那惱氣的來着毒手賽兒就把符呪紙人馬旗仗打點齊備了兩个自去宿歇直待天不明起來梳洗飯畢了叫孟清去開門孟清開得門只見呂山那夥人一齊跑入來孟清見了慌忙趕轉身望裡面跑口裡一頭叫賽兒看見兵快

來拿人、嘻嘻的笑、拿出二三十紙人馬來、望空一撒叫聲變、只見紙人都變做彪形大漢、各執鎗刀、就裡面殺出來、又叫姚虛玉、把小皂旗招動、只見一道黑氣、從屋裡捲出來、占山兩个遮不能得、只管催人趕入來、早被黑氣遮了、不看見人、祭、見、是、王、元、椿、教、吩、武藝儘去得、被賽兒一劍一个、都斫下頭來、眾人見勢頭不好、都慌了、轉身齊跑、前頭走的還跑了幾个、後頭走的、反被前頭的拉住、一時跑不能賽兒說、一不做、二不休、隨手殺將去、也被正寅用批打死了、好幾个、又去追趕前頭跑得脫的、直喊殺過石麟橋去、

賽兒煞
狠頗有

邪術之
法

賽兒見衆人跑遠了、就在橋邊收了兵回來、對正寅說、殺的雖然殺了、走的必去稟知縣、那廝必起兵來殺我們、我們不先下手、更待何時、就帶上盔甲、變二三百紙人馬、豎起七星旗號、來招兵、使人叫道、願來投兵者同去、打開府藏、分取錢糧財寶、街坊遠近人、因昨日這番都曉得賽兒有妖法、又見變得人馬多了、道是氣槩興旺、城裡城外人、喉極的齊來投他、有地方豪傑方太康、邢馬、劉良、戴德如四人為頭、一時聚起二三千人、又搶得兩匹好馬來、與賽兒正寅騎、鳴鑼擂鼓、殺到縣裡來、說這史知縣聽見走的人說

賽兒殺死兵快一節慌忙請典史來商議時賽兒人馬早已蹌入縣來拿住知縣典史就打開庫藏門搬出金銀來分給與人監裡放出董天然王小玉兩个其餘獄囚盡數放了願隨順的共有七八十人到申末時有四个人原是放響馬的風聞賽兒有妖法都來歸順賽兒此四人叫做鄭貫王憲張天祿祝洪各帶小嘍囉共有二千餘名又有四五十匹好馬賽兒見了十分歡喜這鄭貫不但武藝出衆更兼謀畧過人來禀賽兒說道這是小縣僻在海角頭若坐守日久朝廷起大軍把青州口塞住了錢粮沒得來不須

廝殺就坐困死了、這青州府人民稠密、錢粮廣大、東據南徐之險、北控渤海之利、可戰可守、兵貴神速、萊陽縣雖破、離青州府頗遠、一日之內、消息未到、可乘此機會、連夜去襲了、權且安身、養成蓄銳、氣力完足、可以橫行、賽兒說、爲見功、人各賞元寶二錠、四表禮、權受都指揮、說待取了青州、自當陞賞重用、四人去了、賽兒就到後堂、叫請史知縣徐典史出來、說道、本府知府是你至親、你可與我寫封書、與說這縣小、我在這里安身不得、要過東去打淡上縣、必由府裡經過、恐有疎虞、特着徐典史領三百名兵快、協同防守、

你若替我寫了我自厚贈盤纏、連你家眷同送回去、知縣初時不肯、被賽兒逼勒不過、只得寫了書、賽兒就叫兵房吏做角公文、把這私書都封在文書裡、封筒上用个印信、仍送知縣典史收監在衙裡、賽兒自來調方大康鄭馬効良戴德如四員驍將、各領三千人馬、連夜悄悄的到青州叟溝坡、聽候炮響、都到青州府東門策應、又差一个係徐典史的小卒、着上徐典史的紗帽圓領等候、賽兒又點一班猙獰的好漢、協同王寅守着萊陽縣、自選三百精壯兵快、并董天然王小玉二人、指揮鄭貴四名、各與酒飯了、賽兒全

裝披掛、騎上馬、領着人馬、連夜起行、行了一夜、來到青州府東門時、東方纔動、城門也還未開、賽見就叫人、拿着這角文書、朝城上說、我們是萊陽縣差捕衙裡來下文書的、守門軍就放下藍來、把文書吊上去、又曉得是徐典史、慌忙拿這文書、逕到府裡來、正值知府陞堂坐衙、就跪過去、呈上文書、知府拆開文書看見、即備牒書、都是真的、並不疑忌、就與這文書軍說、先放徐典史進來、其伙人等、且住着在城外、守門軍領知府鈞語、逕來開門、說道、太爺只叫放徐老爹進城、其餘且不要入去、賽見叫人答應說、我們走

了一夜、幾到得這里、肚饑了、如何不進城去尋些喫、三百人一齊都蹌入門裡去、五六个人怎生攔得住、一攪入得門、就叫人把住城門、一聲炮響、那曼草坡的人馬、都攛入府裡來、塡街塞巷、發見領着這三百人、眞个是疾雷不及掩耳、擁入府裡來、知府還不曉得、坐在堂上、等徐典史、見勢頭不好、正待起身要走、被方大趕上、望着溫知府一刀、連肩砍着、一交跌倒在地下、閉命、又復一刀、就割下頭來、提在手裡、叫道、不要亂動、驚得兩廊門隸人等、屎流尿滾、都來跪下、康卯一夥人、打入知府衙裡來、只獲得兩个美妾家

人并媳婦共八名、同知通判、都越墻走了、賽兒就掛出安民榜子、不許諸色人等擄掠人戶財物、開倉賑濟、招兵買馬、隨行軍官兵將、都隨功陞賞、萊陽知縣典史、不負前言、連他家眷放了還鄉、俱各抱頭鼠竄而去、不在話下、只見指揮王憲、押兩个美貌女子一个十八九歲的後生、這个後生比這兩个女子更又標致、獻與賽兒、賽兒問王憲道、那里得來的、王憲禀道、在孝順街絨線舖裡蕭家得來的、這兩个女子、大的叫做春芳、小的叫做憐憐、這小廝叫做蕭韶、三个是姐妹兄弟、賽兒就將這大的賞與王憲做妻子看

首知寫蕭根乃知色能殺人不獨女也

瓦人去得

上了蕭韶歡喜倒要偷他與蕭韶說你姐妹兩个只在我身邊服事我自看待你賽兒又把知府衙裡的兩个美妾紫蘭香嬌配與董天然王小玉賽兒也自叫蕭韶去宿歇說這蕭韶正是妙年好頭上帶些體怕夜裡盡力奉承賽兒只要賽兒歡喜賽兒得意非常兩个打得熱了一步也離不得蕭韶那里記掛何正寅且說府裡有个首領官周經歷叫做周雄當時逃出府家眷都被賽兒軟監在府裡虜經歷躲了幾日沒做道理處要保全老小只得假意來投順賽兒見賽兒下个禮說道小官原是本府經歷自從奶奶

得了萊陽縣青州府愛軍惜民人心悅服必成大事經歷去暗投明、家眷俱蒙奶奶不殺之恩周某自當傾心竭力、圖効犬馬、賽兒見他說家眷在府裡、十分疑也只有五六分、就與周經歷商議守青州府、并取俠縣的事務、周經歷說、這府上倚滕縣、下通臨海衛、兩處爲青府門戶、若取不得滕縣與這衛就如沒了門戶的一般、這府如何守得住、實不相瞞、這滕縣許知縣、是經歷奶表兄弟、經歷去、必然說他來降、若說得滕縣下了、這臨海衛就如沒了一臂一般、他如何支撐得住、賽兒說、若得如此、事成與你同享富貴家

弟我自好好的供養在這里不須記掛周經歷說道、事不宜遲、恐他那里做了手脚、賽兒忙撥幾个伴當、一匹好馬、就送周經歷起身、周經歷來到滕縣、見了許知縣知縣吃一驚、說老兄如何走得脫來到這里、周經歷將假意投順賽兒、賽兒使來說降的話說了一遍、許知縣把話道、我與你雖是假意投順、朝廷知道、不是等閒的事、周經歷道、我們一面去約臨海衛戴指揮同降、一面申鬧合該撫按上司討取賽兒、日後復了地方、有何不可、許知縣忙使人去請戴指揮、來見周經歷、三個商議偽降、計策定了、許知縣又說、

要一對小人說

小術用得着女樂第一義也

我們先備些金花表禮羊酒去賀說虧了得地方恐有蹤失然後經歷領着一行擎禮物的人來見賽兒遞上降書賽兒接着降書看了受了禮物偽陞許知縣為知府戚指揮做都指揮仍着二人各照舊守着地方戚指揮見了這偽陞的文書就來見許知縣說賽兒必然疑忌我們故用陽施陰奪的計策許知縣說道貴衙有一班女樂小伶兒不若送去與賽兒做謝禮就做我們裡應外合的眼目戚指揮說極妙就同衙裡叫出戎從王嬌蓮小伶頭兒陳鶯兒來說你二人是我心腹我欲送你們到府裡去做個反間細作

若得成功㸃賞我都不要你們自去享用富貴二人都歡喜應允了戴指揮又做些好錦綉鮮明衣服樂器將衛各差兩个人送這兩班人來獻與賽兒旦看這歌童舞女如何詩云

舞袖香藹第一春　清歌婉轉貌超群
綵霜飛處人星散　不見當年勸酒人

賽兒見人物標致衣服齊整心中歡喜都受了留在衙裡每日吹彈歌舞取樂且說賽兒與正寅相別半年有餘時值冬盡年殘正寅欲要送年禮與賽兒就買些奇異喫食蜀錦文葛金銀珍寶裝做一二十小

正寅衰正寅捷重禮非捷之乎

東莊孟清同車脚人等送到府裡來世間事最巧也是正寅合該如此兩月前正寅要去姦宿一个女子這女子苦苦不從自縊死了怪孟清說是唐奶奶起手的不可背本萬一知道必然見怪諫得激切把孟清一頓打得幾死却不料孟清仇恨在心裡孟清領着這眾夜來到府裡見賽兒賽兒一見孟清就如見了自家裡人一般叫進衙裡去安歇孟清又見董天然等都有好妻子又有錢財自思道我們一同起手的人他兩个有造化落在這里我如何能勾也同來這里受用自思量道何不將正寅在縣裡的所爲說

還能念之耶

孟清亦狡甚

他一番倘或賽兒歡喜就留在衙裡也不見得到曉賽兒退了堂來到衙裡乘間叫過孟清問正寅的事孟清只不做聲賽兒心疑越問得緊孟清越不做聲問不過只得哭將起來賽兒就說道不要哭必然在那里喫虧了實對我說我也不打發你去了孟清假意口裡呪着道說也是死不說也是死爺爺在縣裡每夜捉去排門輪要兩个好婦人好女子送在衙裡歇標致得緊的多歇幾日少不中意的一夜就打發出來又娶了个賣唱的婦人李文雲時常乘醉打死人每日又要輪坊的一百兩坐堂銀子百姓愁怨思

要著

淫婦家有不妬者何不以爲訓

一自天

卯

取回來何處着

澀賢

亂只怕奶奶這里不敢兩月前蔣監生有个女子果然生得美貌爺爺要姦宿他那女子不從逼迫不過自縊死了小人說奶奶怎生看取我們別得半年做出這勾當來這地方如何守得住怪小人說將小人來吊起打得幾死半月扒不起來賽兒聽得說了氣滿胸膛頓着足說道這畜獸忘恩負義定要殺這畜獸纔出得這口氣董天然并衆婦人都來勸道奶奶息怒只消取了老爺回來便罷賽兒說你們不曉得這般事從來做事的人一生嫌隙不知衆并了多少（何不以畫而迎與）如何好取他回來一夜睡不着次日來堂上遲開人

周經歷好做假心腹所以到底不疑

數見到害

與周經歷說、正寅如此渥頑不法、全無仁義、要自領兵去殺他、周經歷回話道、不知這話從那里得來的、未知虛實、倘或是反間、也不可知、地方重大、方、纔、取、得、人、心、未、固、如、何、輕、易、自、相、斷、殺、不若待周雄同个奶奶的心腹去訪得的實、任憑奶奶裁處、也不遲、賽兒道、說得極是、就勢你一行、若訪得的實、就與我殺了那禽獸、周經歷又說道、還得幾个同去纔好、若周雄一个去時、也不濟事、賽兒就令王憲董天然領一二十人去、又把一口刀與王憲、說若這話是實、你便就取了那禽獸的頭來、違、悞、者、以、軍、法、從、事、又與鄭

（如此則正寅已無活法矣）

（周經歷猾細甚）

（天然亦如此、可知何道不善御、人自送其死）

貫一角文書、若救了何正寅、你就權攝縣事、一行人辭別了賽兒、取路望萊陽縣來、周經歷在路上還恐怕董天然是何道的人、假意與他說、何公是奶奶的心腹、若這事不真、謝天地、我們都好了、若有這話、我們不下手時、奶奶要軍法從事、這事如何處、董天然說、我那老爺是个多心的人、性子又不好、若後日知道你我去訪他、他必仇恨、羹裡不着、飯裡着、倒遭他毒手、若果有事、不若奉法行事、反無後患、鄭貫打着竄皷兒、巴不得殺了何正寅、他要權攝縣事、周經歷見衆人都是爲賽兒的、不必疑了、又說我們先在外

邊訪得的確若要下手時我撚鬚爲號方可下手一行人入得城門滿城人家都是呪罵何正寅的董天然說這話眞了一行選入縣裡來見何正寅正寅大落落坐着不爲禮貌看着董天然説拿得甚麽東西來看我董天然說來時慌忙不曾備得另差人送來又對周經歷說你們來我這縣裡來何幹周經歷假小心輕輕的說因這縣裡有人來告奶奶說大人不肯容縣裡女子出嫁錢粮又比較得緊因此奶奶着小官來禀上正寅聽得這話拍案高聲大罵道（猜得着）潑賊婆娘你虧我奪了許多地方享用快活必然又搭上

[illegible]

婦的了就這等無禮你這起人不曉得事體沒上下的王憲見不是頭緊緊的幫着周經歷走近前說息怒消停取个長便待小官好回話正寅又說道不取長便終不成不去回話周經歷把鬚一撚王憲就人叢裡拔出刀來望何正寅項上一刀早砍下頭來提在手裡說奶奶只叫我們殺何正寅一个餘者不問鄭貫就把權攝的文書來曉諭各人就把正寅先前强留在衙裡的婦人女子都發出着娘家領回輪坊銀子也革了滿城百姓無不歡喜衙裡有的是金銀任憑各人取了些又拿幾車并綾段送到府裡來周

經歷一起人到府裡回了話、各人自去方便、不在話下、說這山東巡按金御史因失了青州府、殺了溫知府、起本到朝廷、兵部尚書按着這本是地方重務、連忙轉奏朝廷、朝廷就差總兵官傅奇充兵馬副元帥、兩个遊騎將軍、黎驥、來道副、充先鋒、領京軍一萬、協同山東巡撫都御史楊汝待、尅日進勦、撲滅錢粮兵馬、除本省外、河南山西兩省任從調用、傳總兵帶領人馬來到總督府、與楊巡撫一班官軍說朝廷緊要擒拿唐賽兒一節、楊巡撫說唐賽兒妖法通神、急難取勝、近日周經歷與滕縣許知縣臨海衛戴指揮詐

降、我們去打他後面萊陽縣、時戴指揮許知縣從那青州府後面殺出來、時他首尾不能相顧、可獲全勝、揚巡撫說、此計大妙、傳總兵就分五千人馬與黎曉充先鋒、來取萊陽縣、又調都指揮杜總、吳秀指揮六員高雄、趙貴、趙天漢、崔球、齊宣郭謹、各領新調來二萬人馬、離萊陽縣二十里下寨、次日准備廝殺、鄭貫得了這个消息、閉上城門、連夜飛報到府裡來、賽兒接得這報子、就集各將官說、如今傳總兵領大軍來征剿我們、我須親自領兵去殺退他、着王憲董天勝守著這府、又調馬效良戴德如各領人馬一萬去勝

（唐賽兒縱非酒色自敗勝之難矣）

縣、廓海衢三十里內防備襲取的人馬就是滕縣、廓海衢的人馬也不許放過來。周經歷將地叫苦說這婦人這等利害。賽兒又調方大領五千人馬先行、隨後賽兒自也領二萬人馬到蕪陽縣來、離縣十里就着个大營、前後左右正中五寨、又置兩枝遊兵在中營四下裡、擺放鹿角蒺藜鈴索齊整、把轅門閉上、造飯喫了將息、一回就有人馬來衝陣、也不許輕動。且說黎先鋒領着五千人馬、喊殺半日、不見賽兒營裡動靜、就着人來稟總兵如此如此、傅總兵同楊巡撫領一班將官到陣前來、扒上雲梯看賽兒營裡布置

[illegible]好看

整齊、兵將猛勇、旗幟鮮明、戈戟光耀、褐羅傘下坐着那个英雄美貌的女將、左右立着兩个年少標致的將軍、一个是蕭韶、一个是陳鸝兒、各拿一把小七星皂旗、又有兩个俊俏女子、都是戎裝、一个是蕭惜惜捧着一口寶劍、一个是王嬌蓮、捧着一袋弓箭、營前樹着一面七星玄天上帝皂旗、飄揚飛繞、總兵看得呆了、走下雲梯來、令先鋒領着高雄趙貴趙天漢崔球等、一齊殺入去、且看賽兒如何、詩云

劍光動處見玄霜、戰罷歸來意氣狂、
寄笑古今妖妄事、一場春夢到高唐、

賽兒就開了轅門、令方大領着人馬也殺出來、正好接着、兩員將鬬不到三合、賽兒不慌不忙、口裡念起咒來、兩面小皁旗招動、那陣黑氣從賽裡捲出來、把黎先鋒人馬罩得黑洞洞的、你我不看見、黎唬慌了手脚、被方大攔頭一方天戟、打下馬來、腦漿奔流、高雄趙天漢、俱被拿了、傳總兵見先鋒不利、就領着敗殘人馬、回大營裡來納悶、方大押着把高雄兩个解入寨裡、見賽兒、賽兒監候在縣裡、我回軍將發落便了、賽兒又與方大說、今日雖贏得他一陣、他的大營人馬、還不損折、明日又來厮殺、不若趁他喘息未定、

先發制人郎襲縣之故智

衆人慌張之時我們趕到必獲全勝酉方太守營令康那爲先鋒賽兒自領一萬人馬悄悄的趕到傳總兵營前吶聲喊一齊殺將入去傳總兵只防賽兒夜裡來劫營不防他日裡乘勢就來都慌了手脚厮殺不得傳總兵楊巡撫二人騎上馬往後逃命二萬五千人殺不得一二千人都齊齊投降又拿得千餘匹好馬錢粮器械盡數搬擄自回到青州府去了軍官有逃得命的跟着傳總兵到都堂府來商議再欲起奏另自添遣兵將楊巡撫說送了三四萬人馬殺了許多軍官朝廷得知必然加罪我們我雖得勝縣許

知縣是个清廉能幹忠義的人、與周經歷戴指揮委曲協同要保這地方無事、都設計詐降、而今周經歷在賊中、不能得出、許戴二人、原在本地方、不若密密求他來定有破敵良策、傅總兵慌忙使人請許知縣戴指揮到府計議要破賽兒一事、許知縣近前輕輕的與傅總兵楊巡撫二人說、如此如此、不出旬日可破賽兒、傅總兵說若得如此、我自當保奏陞賞許知縣辭了總制、回到縣裡、與戴指揮各備禮物各差个的當心腹人來賀賽兒、就通消息與周經歷、却不知周經歷先有計了、元來周經歷見蕭韶甚得賽兒之

深心妙用

蕭韶亦是有志之人不為色迷

罷又且乖覺聰明時時結識他做个心腹着實奉承他蕭韶不過意說我原是治下子民今日何當老爺如此看覷周經歷說你是奶奶心愛的人怎敢怠慢蕭韶說道一家被害了沒奈何偷生甚麽心愛不心愛周經歷道不要如此說你姐妹都在左右也是難得的蕭韶說姐姐嫁了个響馬賊我雖在被窩裡也只是伴虎眠有甚心緒妹妹只當得了丫頭我一家怨恨在何處說周經歷見他如此說又說既如此何不乘機反邪歸正朝廷必有酬報不然他日一敗玉石俱焚你是同衾共枕之人一發有日難分了不要說

被害冤仇沒處可報蕭韶道我也曉得事體果然如此只是沒个好計脫身周經歷說你在身伴只消如此如此外邊接應都在于我却把許戴來的消息通知了他蕭韶歡喜說我且通知妹子做一路則个計議得熟了只等中秋月起乎後半夜點天燈爲號周經歷就通這个消息與許知縣戴指揮這是八月十二日的話到十三日許知縣戴指揮各差能事兵快應捕各帶土兵軍官三四十人預先去府裡四散埋伏只聽炮響黃應周經歷拿賊許知縣又吩咐親子許德來約周經歷十五夜放炮奪門的事都已知了

不必說、且說蕭韶姐妹二人、來對王嬌蓮陳鶯兒通知外邊消息、他兩人原是戴家細作、自然留心、至十五日晚上、賽兒就排筵宴來賞月、飲了一回、只見王嬌蓮來禀賽兒說今夜八月十五日、難得晴明、更兼破了傅總兵、得了若干錢粮人馬、我等蒙奶奶擡舉、無可報答、你人各要與奶奶上壽、王嬌蓮手執檀板、唱一歌、歌云、

虎渡三江迅若風　龍爭四海競長空
光搖劍術和星落　狐兎潛蹤一戰功

賽兒聽得、好生歡喜、飲過三大杯、女人都依次奉酒、

俱是不會唱的、就是、王嬌、蓮代唱、衆人只要灌得賽兒醉了、好行事、陳鸚兒也要上壽、賽兒又說道、我喫得多了、你們恁的好心、你一人只喫一杯罷、又飲了二十餘杯、已自醉了、又復歌舞起來、輪番把盞灌得賽兒爛醉、賽兒就倒在位上、蕭韶說奶奶醉了、我們扶奶奶進房裡去罷、蕭韶抱住賽兒、衆人齊來相幫、擡進房裡床上去、蕭韶打發衆人出來、就替賽兒脫了衣服、盖上被、拴上房門、衆人也自去睡、只有與謀知因的人、都不睡、只等賽兒消息、蕭韶又恐假醉、把燈剔行明亮、仍上床來摟住賽兒、扒在賽兒身上故。

有心人亦此從心人

意着實要戲、賽兒那里知得被蕭韶舞弄得久了、料算外邊人都睡靜了、自想道、今不下手、更待何時、起來慌忙再穿上衣服、床頭拔出那口寶刀來、輕輕的揪開帳來、盡力捌着賽兒頸上剁下一刀來、連肩斫做兩段、賽兒所得死了、一動也動不得、蕭韶慌忙走出房來、悄悄對妹妹王嬌蓮陳鸚兒說道、賽兒被我殺了、王嬌蓮說、不要驚動董天然、這兩个就暗去襲了他、時鸚兒道、說得是、拿着刀來敲董天然的房門、說道、奶奶身子不好、你快起來、董天然聽得這話、就睡裏慌忙披着衣服、來開房門、不防備、被陳鸚兒

蕭部有生法

周經歷有分撥

手起刀落、斫倒在房門邊鬬命、又復一刀、就放了命、這王小玉也醉了、不省人事、衆人把來殺了、衆人說、好到好了、怎麼我們得出去、蕭部說不要慌、約定吹、就把天燈點起來、扯在燈竿上、不移時、周經歷領着十來名火夫、平日收留的好漢、敲開門、一齊湧入衙裡來、蕭部對周經歷說、聚見黃天然、王小玉都殺了、這衙裡人、都是被害的、望老爺做主、周經歷道、不須說、衙裡的金銀財寶、各人盡力拿了些、其餘山積的財物、都封鎖了入官、周經歷又把三个人頭割下來、領着蕭部一起、開了府門、放个銃、只見兵快應捕、其

有七八十人、奔來見周經歷說小人們是縣衙兩處差來兵快、策應拿強盜的、周經歷說、強盜多拿了、我的人頭在旋里、都跟我來、到得東門城邊、放三个炮。開得城門、許知縣戴指揮各領五百人馬、殺入城來、周經歷說、不關百姓事、看見殺了、還有餘黨、不曾動滅、各人分投去殺、且說王憲方大、聽得炮響、都起來不知道爲着甚麼、正沒做道理處周經歷領的人馬、早巳殺入方大家裡來、方大正要問備細時、被側邊一鎗搠倒、就割了頭、戴指揮拿得馬劲艮戴德如、陣上許知縣殺死康服王憲一十四人、沈印特兩月前

[illegible]

即用賽兒張青刑役智

害疫病死了不曾殺得又恐軍中有變急忙傳令只殺有職事的小卒良民一槩不究多屬周經歷招撫許知縣對衆人說這里與萊陽縣相隔四五十里他那縣裡未便知得兵貴神速我與戴大人連夜去襲了那縣兩周大人守着這府二人就領五千人馬殺奔萊陽縣來假說道府裡調來的兵去取傍縣的城上遲放入縣裡來鄭貫不坐在堂上被許知縣領了兵奔搶入去將鄭貫殺了張天祿祝洪等慌了都來投降把一千人犯解到府裡監禁聽候發落安了民許知縣仍回到府裡同周經歷蕭韶一班解賽兒等

（傅兵巡撫因人成事而已）

（爲个樣致巡檢）

首級、不見傳總兵、楊巡撫把實見事說・一遍、傳總兵說足見各官神算、稱讚不已、就起奏捷本、一邊打點、回京、朝廷陞周經歷做知州、戴指揮陞都指揮、蕭韶陳鸞兒各授个巡檢、許知縣陞兵備副使、各隨官職大小、賞給金花銀子表裏、王嬌蓮蕭惜惜等俱着擇良人爲婚、其餘的在寨見破敗之後、投降的、不准投首、另行問罪、此可爲妖術殺身之鑒、有詩爲証、

四海從橫殺氣冲、　無端女寇犯山東、
吹簫一夕妖氛盡、　月缺花殘逆落風、

拍案驚奇卷三十一終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三十二

喬兌換胡子宣淫　顯報施卧師入定

詞云

丈夫隻手把吳鈎、欲斬萬人頭、如何鐵石打成心性、却爲花柔。君看項籍并劉季、一怒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傑都休。

這首詞是昔賢所作、說着人生世上色字最爲要緊。隨你英雄豪傑、殺人不眨眼的鐵漢子、見了油頭粉面、一个袋血的皮囊就弄軟了三分、假如楚覇王、漢高祖、分爭天下、何等英雄、一个臨死不忘虞姬、一个

酒後不忍戚夫人仍舊做出許多纏綿景狀出來何況以下之人風流少年有情有趣的牽着個色字怎得不蕩了三魂走了七魄却是這一件事關着陰德極重那不肯淫人妻女保全人家節操的人陰受厚報有發了高魁的有享了大祿的有生了貴子的往往見于史傳自不消說至于貪淫縱欲使心用腹污穢人家女眷沒有一個不減算奪祿或是妻女見報陰中再不饒過的且如宋淳熙末年間舒州有個秀才劉堯舉表字唐卿隨着父親在平江做官是年正當秋薦就依隨任之便雇了一隻船往秀州赴試開

了船、唐卿擧目向梢頭一看、見了那持儌的喫了一驚、元來是十六七歲一个美貌女子、鬂鬟嬋媚、眉眼含嬌、雖只是荆布淡粧、種種綽約之態、殊異尋常女子、當稍而立、儼然如海棠一枝、斜映水面、唐卿覩之不足、看之有餘、不覺心動、在舟中密密體察光景、曉得是船家之女、稱嘆道、從來說老蚌出明珠、果有此事、欲待調他一二句話、礙着他的父親同在梢頭行船、恐怕識破、粧做老成、不敢把眼正覷梢上、却時時偷看他一眼、越看越媚、情不能禁、心生一計、只說舟重行遲、趕路不上、要船家上去幫扯縴、元來這隻舩

[illegible]是參人般老手亦老江湖人[illegible]寡出何宮[illegible]三言眼只不

上老兒爲船主一子一女相帮是日兒子三官保先在岸上扯縴唐卿定要强他老兒上去了止是女兒在那里當稍唐卿一人在艙中像意好做光不未免先尋些閑話試問他他十句裡邊也回答着一兩句韻致動人唐卿趁着他說話就把眼色去他他有時含羞斂避有時正顏拒却及至唐卿看了別處不來兜搭了却又說句把冷話背地裡忍笑偷眼斜盼着唐卿正是明中妝樣暗地撩人一發叫人當不得要神魂飛蕩了唐卿思量要大大撩撥他一撩撥開了箱子取出一條白羅帕子來將一個胡桃緊着綁上

[illegible]

恐人之能忍死

一个同心結拋到女子面前女子本等看見了故意假做不知呆着臉只自當櫓唐卿恐怕女子眞个忘覺被人看見頻頻把眼送意把手指着要他收取女子只是大剌剌的在那里竟像个不會意的看看船家收了纜將要下船唐卿一發着急了指手蹬脚見他只是不動没个是處倒懊悔無及恨不得伸出一隻長手仍舊取了過來船家下得艙來唐卿面掙得通紅冷汗直淋好生置身無地只見那女見不慌不忙輕輕把脚伸去帕子邊將鞋尖勾將過來遮在裙底下了慢慢低身倒去拾在袖中腆着臉對着水外

（乞手如着鞋）

只是笑、唐卿被他急壞、却又見他正到利害頭上、如此做作遮掩過了、心裡私下感他、越覺得風情、着人、自此兩下多有意了、明日復依昨說、趕那船家上去、兩人挑綽、唐卿便老着面皮、謝女子道、昨日感卿包容、不然、小生面目難施了、女子笑道、膽大的人、元來恁地虛怯麼、唐卿道、卿家如此國色、如此慧巧、宜配佳偶、方爲厮稱、今文鴛彩鳳、誤墮雞栖中、豈不可惜、女子道、君言差矣、紅顏薄命、自古如此、豈獨妾一人、此皆分定之事、敢生嗟怨、唐卿一發伏其賢達、自此語話投機、一在艙中、一在稍上、相隔不多幾尺路、眉

認 [illegible]

[illegible] 濟之筆

來眼去兩情甚濃却是船家雖在岸上回轉頭來就看得船上見的只好話說裡來做不得一些手脚乾熱罷了到了秀州唐卿更不尋店家就在船上作寓（有意）人試時唐卿心裡放這女子不下題目到手一揮而就出院甚早急奔至船上只見船家父子兩人趁着船裡無人身子閒着叫女兒看好了船進城買貨物去了唐卿見女兒獨在船中喜從天降急急跳下船來問女子道你父親兄弟那里去了女子道進城去了唐卿道有煩娘子移船到靜處一話何如說罷便去解纜女子會意即忙當櫓把船移在一个無人往

來的所在、唐卿便跳在稍上來、攜着女子道、我方壯年未曾娶妻、倘蒙不弃、當與子締百年之好、女子推遜道、陋質貧姿、得配君子、固所願也、但枯藤野蔓、豈敢仰托喬松、君子自是青雲之器、他日寧肯復顧微賤、妾不敢承、請自尊重、唐卿見他說出正經話來、一發滋愛、戀心如火、恐怕强他不得、發起極來、（不妥）抱着女子背道、怎麽說那較量的話、我兩日來、被你牽得我神魂飛越、不能自禁、恨沒個機會得與你相近、一快私情、今日天與其便、衹吾兩人在此、正好恣意歡樂、遂平生之願、你却如此堅拒、再沒有個想頭了、男子

既肯捨身即不免發揚唐卿其是激發

若不得如願、要那性命何用、你昨者爲我隱藏羅帕、感恩非淺、今既無緣、我當一死以報、說罷、望着洲裏便跳、女子急牽住他衣裾道、不要慌、且再商量、唐卿、轉身來抱住道、還商量甚麼、抱至艙裏來、同就枕席、樂事出于望外、眞个如獲珍寶、事畢、女子起身來自、掠了亂髮、就與唐卿整了衣、說道、辱君俊雅、愛月耻仰承、雖然一霎之情、義堅金石、他日勿使剩蘂殘花、空隨流水、唐卿道、承子雅愛、敢負心盟、目今拔跳在即、倘得寸進、必當以禮娶子、貯于金屋、兩人千恩萬愛、歡笑了一回、女子道、恐怕父親城裏出來、原移船到

倘得寸進將如何亦有成笑者

舊處住了、唐卿假意上岸、等船家歸了、方纔下船、竟無人知覺此事、誰想

暗室虧心　神目如電

唐卿父親在平江任上、懸望兒子赴試消息、忽一日晚間得一夢、夢見兩个穿黃衣的人、手持一張紙、突然來報道、天門放榜、郎君已得首薦、傍邊走過一人、急掣了這張紙去、道劉推泉近日作了欺心事、已壓了一科了、父親喫一驚、覺來乃是一夢、思量來得古怪、不知兒子做甚麼事、想了此言、未必成名了、果然秀州揭曉、唐卿不得與薦、元來場中考官道是唐卿

要官也人多矣

即不第以一貴家子豈不能得二舡中女而必

文卷好、要把他做頭名。有一个考官另看中了一卷要把唐卿做第二、那个考官不肯道、若要做第二寧可不中、留在下科、不怕不是頭名、不可中壞了他。恐着氣、把他黜落了。唐卿在船等候、只見紛紛嚷亂、各自分頭去報喜。唐卿船裡靜悄悄、鬼也沒个走將來。曉得沒帳、只是嘆氣。道那稍上女子也道是失望了、暗暗淚下。唐卿只得看無人處、把好言安慰他、就用他的船轉了。到家見過父母、父親把夢裡話來問他道、我夢如此、早知你不得中、只是你曾做了甚欺心事來。唐卿口裡賴道、並不曾做甚事、却是老大心驚

待成名方蹤跡之平唐卿自是無志人

不得不恨

好話有益

道難道有這樣話似信不信及到後邊得知場裡這番光景纔曉得本該得薦卻爲陰德上損了遲了功名心裡有些懊悔卻還念那女子不置到第二科唐卿果然領了首薦感念女子舊約遍令尋訪竟無下落不知流泛在那里去了後來唐卿雖得及第終身以此爲恨看官你看劉唐卿只爲此一着之錯罰他蹉跎了一科後邊又不得團圓蓋因不是他姻緣所以陰騭越重了奉勸世上的人切不可輕舉妄動淫亂人家婦女古人說得好

我不淫人妻女　妻女定不淫人

我若淫人妻女　妻女也要淫人

而今聽小子說一个淫人妻女、妻女淫人、轉輾果報的話、元朝汚州原上里有個大家子、姓銕名鎔、先祖爲繡衣御史、娶妻狄氏、姿容美艷、名冠一城、那漢汚風俗、女子好游貴宅大戶、爭把美色相誇、一家娶得个美婦、只恐怕別人不知道、倒要各處去賣弄張揚、出外游耍、與人看見、每每花朝月夕、士女喧闐、稠人廣衆、挨肩擦背、目挑心招、恬然不以爲意、臨晚歸家、途間一一品題、某家第一、某家第二、說着婦的喧講、謔浪、彼此稱羨、也不管他丈夫、丈夫聽得、不聽得、就是丈

鐵生妙 笑

胡生有 也妙談

夫聽得了也道是別人贊羨妻美心中暗自得意便有兩句取笑了他總是不在心上的到了至元至正年間此風益甚鐵生既娶了美妻巴不得領了他各處去搖擺所到之處見了的無不嘖嘖稱賞那與鐵生相識的調笑他譏笑他自不必說只是那些不曾識面的一見了狄氏問知是鐵生妻子便來掗相知把言語來撩撥酒食來攛哄道他是有緣之人有福之人大家來奉承他所以鐵生出門不消帶得本錢在身邊自有這一班人扳他去喫酒喫肉常得醉飽而歸滿城內外人沒一个不認得他沒一个不懐一

點不良之心打點勾搭他妻子只是鐵生是个大戶人家又且做人有些性氣剛狠沒个因繇不敢輕惹得他只好乾嚥唾沫眼裡口裡討些便宜罷了古人兩句說得好

謾藏誨盜　冶容誨淫

狄氏如此美艶當此風流怎容得他清清白白過世自然生出事體來又道是無巧不成話其時同里有个人姓胡名綏有妻門氏也生得十分嬌媚雖比狄氏略差些兒也算得是上等姿色若沒有狄氏在面前無人再賽得過了這个胡綏亦是个風月浪蕩的

恨不知是所以俱敗家露

樂竟深心者事先成而效亦速

人雖有了這樣好美色還道是讓狄氏這一分好生心撫不甘伏誰知鐵生見了門氏也羨慕他思量一網打盡兩美俱備方稱心願因而兩人各有欺心彼此交厚共相結納意思便把妻子大家兌用一用也是情愿的鐵生性直胡生性狡鐵生在胡生面前時常露出要勾上他妻子的意思來胡生將計就計把說話曲意倒在鐵生懷裡再無推拒鐵生道是胡生好說話畢竟可以圖謀不知胡生正要乘此機會營勾狄氏却不漏一些破綻出來鐵生對狄氏道外人都道你是第一美色據我所見胡生之妻也不下於

怎生得設箇法兒到一到手人生一世兩美俱爲、我得死也甘心、狄氏道、你與胡生恁地相好、把話實對他說不得、鐵生道、我也曾微露其意、他也不以爲怪、却是怎好直話得出、必是你替我做个擡頭、纔弄得成、只倘你要喫醋撚酸、狄氏道、我從來沒有妒心的、可以幫襯處、無不幫襯、却有一件、女人的買賣、各自門、各自戶、如何能到惹得他、除非你與胡生內外通家、出妻見子、彼此無忌、時常引得他到我家裡來、方好覷个機會、弄你上手、鐵生道、賢妻之言甚是有理、從此愈加結識胡生、時時引他到家裡喫酒、連他

（郎丁夫人又拱陪鐵生之詞也）

（良報之不爽明拼矣）

妻子請將過來料狄氏暗着外邊廣接名娼狎客調笑戲謔、一來要奉承胡生喜歡二來要引動門氏情性、但是宴樂時節、狄氏引了門氏在裡面簾內窺看、看見外邊淫邪褻狎之事、無所不爲、隨你石人也要動火、那生心作各樣着、點不良之心、多各賣弄波俏、打點勾動女伴人、誰知裡邊看的女人先動火了、一个你道是誰、元來門氏雖然同在那里窺看、到底是做客人的、帶些拘束、不像狄氏自家屋裡恣性瞧看、惹起春心、那胡生比鐵生、不但容貌勝他、只是風流身分、溫柔性格、在行氣質、遠過鐵生、狄氏反看上

[illegible]　正心已成交得不謔便

了時時在簾內露面調情越加用意支持酒餚毫無倦色鍾生道是有妻內助心裡快活那里曉得就中之意鍾生酒後對胡生道你我各得美妻又且兩人相好至極可謂難得胡生謙遜道拙妻醜陋怎能比得尊嫂生得十全鍾生道據小弟看來不相上下的了只是一件你我各守着自己的亦無別味我們做个癡興不着彼此更換一用交收其美心下何如此一句話正中胡生深機假意答道拙妻醜陋雖蒙獎賞小弟自揣怎敢有犯尊嫂這个於理不當鍾生笑道我們醉後謔浪至此可謂忘形之極彼此大笑而

鐵生滿肚胡塗可與狄氏見鐵　心如反　正是計

散鐵生進來帶醉看了狄氏撞他下頦道我意欲把你與胡家的兌用一兌用何如狄氏假意駡道痴烏龜你是好人家兒女要偷別人的老婆到捨着自己妻子身體虧你不羞說得出來鐵生道總是通家相好的彼此便宜何妨狄氏道我在裡頭幫襯你湊趣便得要我做此事我却不肯鐵生道我也是取笑的說話難道我真個捨得你不成我只是要勾着他罷了狄氏道此事性急不得你只要撮哄得胡生快活他未必不像你一戳兒饞得要妻子也不見得鐵生摟着狄氏道我那賢慧的娘識得有理一同狄氏進

此意甚狠

[illegible]

房睡了不題、却說狄氏雖有了胡生的心、只為鐵生性子不好、思道他因一時間思量勾搭門氏、高興中有此癡話、萬一做下了事、被他知道了、後邊有些嫌忌起來、礙手礙脚、到底不妙、何如只是用些計較瞞着他做、安安穩穩快樂不得、心中算計已定了、一日胡生又到鐵生、家飲酒、此日只他兩人、並無外客、狄氏在簾内丟丟來來、示意胡生、胡生心照了、留量不十分喫酒、却、把、大、甌、勸、鐵、生、哄他道、小弟一向蒙兄長之愛、過于骨肉、兄長俯念拙妻、拙妻也仰慕兄長、小弟乘間下說詞說他、已有幾分肯了、只要兄長看

顧小弟不消說先要兄長做自來个妓者東道請了我方與兄長圖成此事鐵生道得兄長肯賜周全一千个東道也做鐵生見說得快活放開了量大碗價喫胡生只把肉麻話哄他喫酒不多時爛醉了胡生只做扶他的名頭抱着鐵生進簾內來狄氏正在簾邊他一向不避忌的就來接手攙扶鐵生已自一些不知胡生把嘴唇向狄氏臉上做要親的模樣狄氏就把脚尖兒勾他的脚齊與使婢艷雪卿雲兩人來扶了家主進去剛剩得胡生狄氏在簾內胡氏便抱住不放狄氏也轉身來回抱胡生就求歡道渴慕極

可謂友先焉

矣今日得諧天上之樂三生之緣也狄氏道妾久有意不必多言褪下褌來就在堂中椅上坐了蹻起雙脚任胡生雲雨起來可笑鐵生心貪胡妻反被胡生先淫了妻子正是

捨却家常慕友妻　誰知背地巳偷期
賣了餛飩買麵喫　恁樣心腸痴不痴

胡生風流在行放出手段儘意舞弄狄氏歡喜無盡叮囑胡生不可洩漏胡生道多謝尊嫂不棄小生賜與歡會却是尊兄許我多時就知道了也不妨礙狄氏道拙夫因貪賢閤故有此話雖是好色心重却是

可長

性剛心直、不可惹他、只好用計賺他、私圖快活、方爲長便、胡生道、如何用計、狄氏道、他是个酒色行中人、你訪得有甚名妓、挈他去喫酒、闘宿、等他不歸來、我與你就好通宵取樂了、胡生道、這見識極有理、他方纔欲管令我妻、許我妓館中一百个東道、我就借此幾會擄啖一兩个好妓者絆住了他、不怕他不留戀、只是怎得許多纏頭之費供給他、狄氏道、這个多在我身上、胡生道、若得尊嫂如此留心、小生撲儘着性命、倍尊嫂取樂、兩个計議定了、各自散去、元來胡家貪、錢寡宿、所以鐵生把酒食歸識胡生、胡生一面奉

[illegible]　[illegible]

不怎知反着其手鐵生家道雖富因爲花酒面上費得多把膏腴的產業逐漸費掉了又遇狄氏搭上了胡生終日攛掇他去出外取樂狄氏自與胡生治酒歡會珍饈備具日費不貲狄氏喜歡過甚毫不吝惜只乘着鐵生急迫死與胡生内外攛哄他把產業賤賣了狄氏又把價錢藏起些私下奉養胡生胡生訪得有名妓就引着鐵生去入馬嫖酒留連日夜不歸狄氏又將平日所藏之物時時寄些與丈夫爲酒食犒賞之助只要他不歸來便與胡生暢情作樂鐵生道是妻賢不妬越加放恣自謂得意有兩日歸來就

[illegible]

氏見了千歡萬喜毫無嗔妬之意鐵生感激不勝蒙裡也道妻子是个好人有一日正安排了酒菓要與胡生享用恰遇鐵生歸來見了說道爲何置酒狄氏道曉得你今日歸來恐怕寂寞故設此等待巳着人去邀胡生來陪你了鐵生道知我心者我妻也須臾胡生果來鐵生又與盡歡商量的只是翁何門中說話有時醉了又挑着門氏的話胡生道你如今有此等名姬相交何必還顧此糟糠之質果然不嫌醜陋到底設法上你手罷了鐵生感謝不盡却是口裡雖如此說終日被胡生哄到妓家醉夢不醒弄得他舉

皆真狀

花搽罰也那有閒月子去與門氏做綽趣工夫胡生與狄氏却打得火一般熱一夜也間不的癡着鐵生在家須不方便胡生又有一个喫酒易醉的方私下傳授了狄氏做下了酒不上十來杯便大醉軟攤只思睡去自有了此方鐵生就不在家或與狄氏或與胡生喫不多幾杯已自昏然在旁胡生就出來與狄氏換了酒終夕笑語淫戲鐵生竟是不覺得有替把歸來時撞着胡生狄氏正在歡飲胡生雖悄地避過杯盤狼藉收拾不迭鐵生問起狄氏只說其親眷到來留着喫飯怕你來强酒喫不過逃去了鐵生便就

感不殺曲

如欲生者即不惱亦可何必笑此

不問只因前日狄氏說了不肯交兌的話信以爲實道是个心性貞潔的人那胡生又狎暱奉承惟恐不及終日陪蹋妓陪喫酒的一發那裡疑心着況且兩个有心人弄一个無心人使婢又做了腳便有些小形跡也都遮飾過了到底外認胡生爲良朋內認狄氏爲賢妻迷而不悟街坊上人知道此事的漸漸多了編着一隻奋（可詰）調山坡羊來嘲他道

那風月場那一个不愛只是自有了嬌妻也落得个自在又何須終日去亂走胡行反把个貼肉的人兒送別人還債你要把別家的一手擎來誰知

在家的把你雙手托開果然是羅狄的到光雜家你曾見他那門兒安在割猫兒尾拌着猫飯來也落得與人用了些不疼的家財乖乖這謊貪花只算得折本消災乖乖這場交易不做得公道生涯

却說鐵生終日躭于酒色如醉如夢過了日子不覺身子淘出病來起床不得眠臥在家胡生自覺有些不便不敢往來狄氏通知他道丈夫是不起床的亦且使婢們做眼約多只管放心來走自不妨事胡生得了這个消息竟自別無顧忌出入自擅慣了脚步不覺忘懷了錯在床面前走過鐵生忽然看見了怪

吳答

野言之類

殺極

問起來道胡生如何在裡頭走出來狄氏與兩个使婢同聲道自不曾見人走過那里甚麽胡生鍈坐道適纔所見分明是胡生你們又說沒甚人走過難道病眼摸糊見了鬼了狄氏道非是見鬼你心裡終日想其妻子想得極了故精神恍惚開眼見他是个眼花次日胡生知道了這話說道雖然一時拈謊哄了他他後邊病好了必然靜想得着豈不疑心[illegible][illegible]認是鬼我有道理真箇把个鬼來與他看看等他[illegible]實是眼花了以免日後之疑狄氏笑道又來調嘅那裡得有个鬼胡生道我今夜乘暗躲在你家後房落得

此似乎小孩子

墮其計中

與你歡樂、明日我妝做一个鬼走了出去、却不是一舉兩得、果然是夜、狄氏安頓胡生在別房、却叫兩个使婢在牀前相伴、家主自推不耐煩伏侍、倒在別床安寢、撒了鐵生、逕與胡生睡了一晚、明日打聽得鐵生睡起朦朧、胡生把些靛塗了面孔、將鬢髮染紅了、用綿裹了兩丫[illegible]、[illegible]髮鬅鬆鬆、故意在鐵生面前直衝而出、鐵生病虛的人、一見大驚、喊道有鬼有鬼、忙把被遮了頭、只是顫、狄氏急走來問道、爲何大驚小怪、鐵生哭道、我說、昨日、是鬼、今日果然見鬼了、此病凶多吉少、急急請个師巫、替我禳解則个、自此一驚、

身不墮鷹　牛孫

病勢漸重、狄氏也有些過意不去、只得去訪求法師、其時離原上百里、有一个了臥禪師、號虛谷、戒行爲諸山首冠、鐵生以禮請至、建懺悔法壇、以祈佛力保祐、是日臥師入定、過時不起、至黃昏始醒、問鐵生道、你上代有个繡衣公麽、鐵生道、就是吾家公公、臥師又問道、你朋友中有个胡生麽、鐵生道、是吾好友、狄氏見說着胡生、有些心病、也來側耳聽着、臥師道、適間所見甚奇、鐵生道、有何奇處、臥師道、貧僧初行見本宅土地、恰遇宅上先祖繡衣公在那里訴寃、道其爲胡生所害、土地辭是職卑、理不得這事、教繡衣

公道今日南非二斗會降玉笥峰下可往訴之必當得理繡衣公邀貧僧同往到得那裡果然見兩个老人一个着緋一个着綠對坐下棋繡衣公叩頭仰訴老人不應繡衣公訴之不止棋罷方開言道福善禍淫天日有常理爾是儒家乃昧自取之理為無益之求爾孫不肖有死之理但爾為名儒不宜絶嗣爾孫可以不死胡生宜淫敗度妄訴爾孫不受報于人間必受罪于陰世爾且歸胡生自有主者不必仇他也不必訴我說罷領貧僧道爾亦有緣得見吾輩爾既見此事爾須與世人說知也使知禍福不爽言訖而

眼昔

今日之姑蘇前道之心翻

去貪僧定中所見如此今果有繡衣公與胡生豈不奇哉狄氏聽見大驚沒做理會處銕生也只道胡生誇他賭蕩故公公訴他也還不知狄氏有這些緣故但見說可以不死是有命的把心放寬了病體減動好些反是狄氏替胡生就憂害出心病來不多幾時銕生全愈胡生腰痛起來旬日之內癰疽大發醫者道是酒色過度不可醫救銕生日日直進臥內問病一向通家也不避忌門氏在床邊伏侍遮遮掩掩見銕生日常周濟他家的心中帶些感激漸漸交通說話眉來眼去銕生出于久慕得此機會老大撩撥調

付情熟背了胡生眼後兩人已自搭上了鐵生從來心願賠了妻子多時至此方纔勾帳正是

一報還一報　皇天不可欺
向來打交易　正本在斯時

門氏與鐵生成了此事也似狄氏與胡生起初一般的如膠似漆曉得胡生命在旦夕到底沒有好的日子了兩人恩山義海要做到頭夫妻鐵生對門氏道我妻甚賢前日尚肯我接你來幫襯我成好事而今若得要你同去相處是絶妙的了門氏冷笑了一聲道如此肯幫襯人所以自家也會幫襯鐵生道他如

何自家幫襯門氏道他與我丈夫往來已久晚間時常不在我家裡睡但看你出外就到你家去了你難道一些不知鐵生方纔如夢初覺如醉方醒曉得胡生瞞着他所以卧師入定先祖有此訴今日得門氏上手也是果報對門氏道我前日眼裡親看見却被他們把鬼話遮掩了今日若非娘子說出到底被他兩人瞞過門氏道切不可到你家說破前你家的推我鐵生道我既有了你可以釋恨况且你丈夫將危了我還家去張揚做甚麼悄悄別了門氏回家裡來只自隱忍不言不兩日胡生死了鐵生再難騰家狄

那才道總的、

[illegible][illegible]容昔情、心中哀痛、不覺掉下淚來。鍈生此時看[illegible][illegible]人的了。有甚麽看不出、冷笑道、此淚從何而來、狄氏一時無言、鍈生道、我已盡知、不必瞞了、狄氏紫漲了面皮、强口道、是你相好往來的死了、不覺感嘆墮淚、有甚麽知不知、瞞不瞞、鍈生道、不必口强、我在外面宿時、他何曾在自家家裡宿、你何曾獨自宿了、我前日病時、親眼看見的、又是何人、還是你相好往來的死了、故此感嘆墮淚。狄氏見說着真話、不敢分辨、默默不樂、又且想念胡生、閉眼就見他平日模樣、懨懨成病、飲食不進而死、死後半年、鍈生央媒把門

氏娶了過來做了續絃鐵生與門氏甚是相得心中想着臥師所言禍福之報好生警悟對門氏道我只因見你姿色起了邪心却被胡生先淫媾了妻子這是我的花報胡生與吾妻子背了我淫媾今日却一時俱死你歸于我這却是他們的花報此可爲妄想邪淫之戒先前臥師入定轉來已說破了我如今悔心已起家業雖破還好收拾支撑我與你安分守已過日罷了鐵生就禮拜臥師爲師父受了五戒戒了邪淫也再不放門氏出去游蕩了溱洧之間傳將此事出去曉得果報不虛臥師又到處把定中所見勸

人變了好些風俗有詩爲証

江漢之俗、其女好游、自非文化、

誰不可求、睹色相悅、彼此管勾、

寧知捷足、反占先[illegible]、謀人易敗、

自己綢繆、[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上人收、

眼前還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勸世人○

莫愛風流、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拍案驚奇卷三十二終

拍案驚奇卷三十三

張員外義撫螟蛉子　包龍圖智賺合同文

詩曰　得失榮枯總在天　機關用盡也徒然
人心不足蛇吞象　世事到頭螳捕蟬
無藥可延卿相壽　有錢難買子孫賢
甘貧守分隨緣過　便是逍遙自在仙

話說大梁有个富翁姓張妻房已喪沒有孩兒止生一女招得个女壻那張老年紀已過七十因把田產家緣盡交女壻幷做了一家賴其奉養以爲終身之計女兒女壻也自假意奉承承顏順旨他也不作生

兒之望了、不想已後漸漸疎懶、老大不堪、忽一日在門首閑立、只見外甥走出來尋公公喫飯、張老便道、你尋我喫飯麽、外甥答道、我尋自巳的公公、不來尋你、張老聽得此言、滿懷不樂、自想道、女兒落地便是別家的人、果非虛話、我年紀雖老、精力未衰、何不娶个偏房、倘或生得一个男兒、也是張門後代、隨把自巳晉下餘財、央媒娶了魯氏之女、成婚未久、果然身懷六甲、方及過年、生下一子、張老十分懽喜、親戚之間、都來慶賀、惟有女兒女壻暗暗地煩惱、張老隨將兒子取名一飛、衆人都稱他爲張一郎、又過了一二

年淚老患病沉重不起將及危急之際寫下遺書二紙將一紙付與魯氏道我只爲女壻刻剝不孝故此要你做个偏房天可憐見生得此子本待把家私盡付與他爭奈他年紀幼小你又是个女人不能支持門戶不得不與女壻管理我若明明說破他年要歸我兒又恐怕他每暗生毒計而今我這遺書中暗藏啞謎你可緊緊收藏且待我兒成人之日從公告理倘遇着廉明官府自有主張魯氏依言收藏過了張老便叫人請女兒女壻來囑付了幾句就把一紙遺書與他女壻接過看道

觀此有分遺產有不如[illegible]

張一非我子也家財盡與我壻外人不得爭佔女壻看過大喜就交付渾家收訖張老又私把自己餘貲與魯氏母子爲日用之費賃間房子與他居住數日之內病重而死那女壻殯葬丈人已畢道是家緣盡是他的夫妻兩口洋洋得意自不消說卻說魯氏撫養兒子漸漸長成因憶遺言帶了遺書領了兒子當官告訴爭奈官府都道是親筆遺書既如此說自應是女壻得的又且那女壻有錢買囑誰肯與他分剖親戚都爲張一不平齊道張老病中亂命如此可笑卻是沒做理會處又過了幾時換了个新知縣

者如出底貨行非非比以錢少之不對民口

大有能聲魯氏又領了兒子到　告訴說道臨死之時說書中暗藏啞謎那知縣把書看了又看忽然會意便叫人與將張老的女兒女婿衆親族們及地方父老都來知縣對那女婿說道你婦翁真是个聰明的人若不是這遺書家私險被你佔了待我讀與你聽

張一非　我子也　家財盡與　我壻外人　不得爭佔

你道怎麽把飛字寫做非字只恐怕舅子年紀幼你見了此書生心謀害故此用這機關如今被我識出家

財自然是你男子的、再有何說。當下舉筆把遺書圈斷、家財盡判還張一飛、衆人拱服而散、纔曉得張老取名之時就有心機了、正是

異姓如何擁厚資　應歸親子不須疑
書中語謎誰能識　大尹神明果是奇

只這个故事、可見親疎分定、縱然一時朦朧、久後自有廉明官府剖斷出來、用不着你的瞞心昧己、如今待小子再宣一段話本、叫做包龍圖智賺合同文、你道這話本出在那里、乃是宋朝汴梁西關外義定坊有个居民劉大、名天祥、娶妻楊氏、兄弟劉二、名天瑞、

娶妻張氏嫡親數口兒、同家過活、不曾分另、天祥沒有兒女、楊氏是个二婚頭、初嫁時、帶个女兒來、俗名叫做拖油瓶、天瑞生个孩兒、叫做劉安住、本處有个李社長、生一女兒、名喚定奴、與劉安住同年、因爲李社長與劉家交厚、從未生時、指腹爲婚、劉安住二歲時節、天瑞已與他聘定李家之女了、那楊氏甚不賢惡、只私心要等女兒長大、招个女壻、把家私多分與他、因此妯娌間、時常有些說話的、虧得天祥兄弟和睦、張氏也自順氣、不致生隙、不想遇着荒歉之歲、六料不收、上司發下明文、着居民分房減口、往他鄉外

上司差弟救荒無奇策不得已之次

府趙熟天祥與兄弟商議便要違行天瑞道哥哥年老不可他出待兄弟帶領妻兒去走一遭天祥依言便請將李社長來對他說道親家在此只因年歲凶歉難以度日上司旨意着居民減口往他鄉趙熟如今我兄弟三口兒擇日遠行我家自來不曾分另意欲寫下兩紙合同文書把應有的庄田物件房廊屋舍都寫在這文書上我每各收留下一紙兄弟一二年回來便罷若兄弟十年五年不來其間萬一有些好歹這紙文書便是个老大的証見特請親家到來做个見人與我每画个字兒李社長應承道當得當

得天祥便取出兩張素紙來舉筆寫道

東京西關義定坊住人劉天祥、弟劉天瑞、幼姪安住、只爲六料不收、奉上司文書、分房減口、各處趂熟、弟天瑞自願挈妻帶子、他鄉趂熟、一應家私房產、不曾分另、今立合同文書二紙、各收一紙爲照、

年　　月　　日立文書人劉天祥

親弟劉天瑞

見人李社長

當下各人畫个花押、兄弟二人、每人收了一紙、管待了李社長、自別去了、天瑞揀个吉日、收拾行李辭別

兄嫂而行、弟兄兩个俱各流淚、惟有楊氏巴不得他三口出門、甚是得意、有一隻仙呂賞花時、單道着這事、

兩紐合同各自收、一日分離無限憂、辭故里往他州、只爲這苦消不救、ゞ儿的心去意難留、

且說天瑞帶了妻子、一路餐風宿水、無非是

逢橋下馬　過渡登舟

不則一日到了山西潞州高平縣下馬村、那邊正是豐稔年時、諸般買賣好做、就租个富戶人家的房子住下了、那个富戶張員外、雙名秉彝、渾家郭氏、夫妻

兩口爲人疎財仗義、好善樂施、廣有田庄地宅。只是寸男尺女並無、以此心中不滿。見了劉家夫妻爲人和氣、十分相得、那劉安住年方三歲、張員外見他生得眉清目秀、乖覺聰明、滿心懽喜、與渾家商議、要過繼他做个螟蛉之子、郭氏心裡也正要如此、便央人與天瑞和張氏說道、張員外看見你家小官人、十二分得意、有心要把他做个過房兒子、通家往來、未知二位意下何如、天瑞和張氏見富家要過繼他兒子、有甚不像意處、便回答道、只恐貧寒、不敢仰攀、若蒙員外如此美情、我夫妻兩口住在這裡、可也增好些

光彩哩那人便將此話回復了張員外、張員外夫妻甚是快活、便揀个吉日過繼劉安住來、就叫他做張安住、那張氏與員外爲是同姓、又拜他做了哥哥、自此與天瑞認爲郎舅、往來交厚、房錢衣食都不要他出了、只此將及半年、誰想懽喜未來、煩惱又到、劉家夫妻二口、各各染了疫症、一臥不起、正是

濃霜偏打無根草、　禍來只拚福輕人、

張員外見他夫妻病了、親同骨肉、延醫調理、只是有增無減、不上數日、張氏先自死了、天瑞大哭一場、又得張員外買棺殯斂、過幾日天瑞看看病重、自知不

痊便央人請將張員外來對他說道大恩人在上小生有句心腹話兒敢說得麽員外道姐夫我與你義同骨肉有甚分付都在不才身上決然不負所托但說何妨天瑞道小生嫡親的兄弟兩口當日離家時節哥哥立了兩紙合同文書哥哥收一紙小生收一紙怕有些好歹以此爲証今日多蒙大恩人另眼相看誰知命蹇時乖果然做了他鄉之鬼安住孩兒幼小無知既承大恩人過繼只望大恩人廣脩陰德將孩兒撫養成人長大把這紙合同文書分付與他將我夫妻兩把骨殖埋入祖墳小生今生不能補報來

生來世情愿做驢做馬、報答大恩、是必休迷了、孩兒的本姓、說罷淚如雨下、張員外也自下淚、滿口應承、又把好言安慰他、天瑞就取出文書與張員外收了、捱至晚間、瞑目而死、張員外又備棺木衣衾盛殮已畢、將他夫妻兩口棺木權埋在祖塋之側、自此撫養安住、恩同己子、安住漸漸長成、也不與他說知就裡、就送他到學堂裡讀書、安住伶俐聰明、過目成誦、年十餘歲、五經子史無不通曉、又且為人和順、孝敬二親、張員外夫妻珍寶也似的待他、每年春秋節令、帶他上墳、就叫他拜自己的父母、但不與他說明緣故、

眞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撚指之間又是一十五年安住已長成十八歲了張員外正與郭氏商量要與他說知前事着他歸宗葬父時遇淸明節令夫妻兩口又帶安住上墳只見安住指着傍邊的土堆問員外道爹爹年年叫我拜這墳塋一向不曾問得不知是我甚麼親眷乞與孩兒說知張員外道我兒我正待要對你說着你還鄉只恐怕疏得了自己的爹爹媽媽便把我們撫養之恩都看得冷淡了你本不姓張也不是這里人氏你本姓劉東京西關義定坊居民劉天瑞之子你伯父是劉天祥因爲你那里六料

不收分房滅口、你父親母親帶你到這里趁熟、不想你父母雙亡、埋葬于此、你父親臨終時節、遺留與我一紙合同文書、應有家私田產、都在這文書上、叫待你成人長大、與你說知、就裡着你帶這文書去認伯父伯母、就帶骨殖去祖墳安葬、兒嚛、今日不得不說與你知道、我雖無三年養育之苦、也有十五年擡舉之恩、却休忘我夫妻兩口兒、安住聞言、哭倒在地、員外和郭氏叫喚甦醒、安住又對父母的墳塋哭拜了一場道、今日方曉得生身的父母、就對員外郭氏道、稟過爹爹母親、孩兒既知此事、時刻也遲不得了、乞

爹爹把文書付我、須索齎了骨殖往東京走一遭去、埋葬已畢、重來侍奉二親、未知二親意下何如、員外道、這是行孝的事、我怎好阻當得你、但只願你早去早回、免使我兩口兒懸望、當下一同回到家中、安住收拾起行裝、次日拜別了爹媽、員外就拿出合同文書與安住收了、又叫人啟出骨殖來與他帶去、臨行、員外又分付道、休要久戀家鄉、忘了我認義父母、安住道、孩兒怎肯做知恩不報恩、大事已完、仍到膝下、侍養、三人各各灑淚而別、安住一路上不敢遲延、早來到東京西關義定坊了、一路問到劉家門首、只見

竊他在利外是知其不良矣

一个老婆婆站在門前、安住上前唱了个偌、道有煩媽媽與我通報一聲、我姓劉名安住、是劉天瑞的兒子、問得此間是伯父伯母的家裡、特來拜認歸宗、只見那婆子一聞此言、便有些變色、就問安住道、如今二哥二嫂在那里、你旣是劉安住、須有合同文字爲照、不然、一面不相識的人、如何信得是眞、安住道、我父母十五年前死在潞州了、我虧得義父撫養到今、文書自在我行李中、那婆子道、則我就是劉大的渾家、旣有文書、便是眞的了、可把與我、你且站在門外、待我將進去、與你伯伯看了、接你進去、安住道、不知

就是我伯娘、多有得罪、就解開行李、把文書雙手遞將過去、楊氏接得、望着裡邊去了、安住等了半晌不見出來、原來楊氏的女兒、已贅過女壻、滿心只要把家緣盡數與他、日夜防的是叔嬸姪兒回來、今見說叔嬸俱死、伯侄兩个、又從不曾識認、可以欺騙得的、當時賺得文書到手、把來緊緊藏在身邊暗處、却待等他再來纏時、與他白賴、也是劉安住悔氣、合當有事、撞見了他、若是先見了劉天祥、須不到得有此、再說劉安住等得氣嘆口渴、鬼影也不見一个、又不好走得進去、正在疑心之際、只見前面走將一个老年

既有伴大家私當時何卻分為

的人來問道、小哥你是那里人、為甚事在我門首呆站着、安住道、你莫非就是我伯伯麼、則我便是十五年前父母帶了、潞州去趁熟的劉安住、那人道、如此說起來、你正是我的侄兒、你那合同文書、安在、安住道、適纔伯娘已拿將進去了、劉天祥滿面堆下笑來、携了他的手、來到前廳、安住倒身下拜、天祥道、孩兒行路勞頓、不須如此、我兩口兒年紀老了、眞是風中之燭、自你三口兒去後、一十五年杳無音信、我們兒弟兩个、只看你一个人、偌大家私無人承受、煩惱得我眼也花、耳也聾了、如今幸得孩兒歸來、可喜可

喜、但不知你父母安否如何、不與你同歸來看我們。一看安住撲簌簌淚下、就把父母雙亡、義父撫養的事體、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劉天祥也哭了一場、就喚出楊氏來道、大嫂侄兒在此見你哩、楊氏道、那个侄兒、天祥道、就是十五年前去趁熟的劉安住、楊氏道、那个是劉安住、這裡哨了每伙、多大分是見我每有些家私、假妝做劉安住來冒認的、他爹娘去時、有合同文書、若有便是真的、如無便是假的、有甚麼難見處、天祥道、適纔孩兒說道、已交付與你了、楊氏道、我不曾見、安住道、是孩兒親手交與伯娘的、怎如此說

天祥道大嫂你聞我要孩兒說你拿了他的楊氏只是摇頭不肯承認天祥又問安住道這文書委實在那里你可實說安住道孩兒怎敢有欺委實是伯娘拿了人心天理怎好賴得楊氏罵道這个說謊的小弟子孩兒我幾曾見那文書來天祥道大嫂休要鬬氣你果然拿了與我一看何妨楊氏大怒道這老子也好糊塗我與你夫妻之情到信不過一个鐵鑄生的人倒並不疑心這紙文書我要他做甚麽見有何用處若果侄兒來我也歡喜如何肯掯留他的這花子故意來捏舌哄騙我們的家私哩安住道伯伯伯娘孩

見情愿不要家財只要傍着祖墳上埋葬了我父母這兩把骨殖我便仍到滁州去了你孩兒須自有安身立命之處楊氏道誰聽你這花言巧語當下提起一條拌棒望着安住劈頭劈臉打將過來早把他頭兒打破了鮮血迸流天祥雖在傍邊解勸賊道且問個明白却是自己又不認得侄兒見渾家抵死不認不知是假是真好生委決不下只得由他那楊氏將安住又出前門把門閉了正是

黑蟒口中舌　黄蜂尾上針
兩般猶未毒　最毒婦人心

劉安住氣倒在地、多時、漸漸甦醒轉來、對着父母的遺骸、放聲大哭、又道、伯娘、你直下得如此狠毒、正哭之時、只見前面又走過一个人來、問道、小哥你那裡人、爲甚事在此啼哭、安住道、我便是十五年前隨父母去趂熟的劉安住、那人見說、喫了一驚、仔細相了一相、問道、誰人打破你的頭來、安住道、這不干我伯父事、是伯娘不肯認我、拿了我的合同文書、抵死賴了、又打破了我的頭、那人道、我非別人、就是李社長這等說起來、你是我的女壻、你且把十五年來的事情、細細與我說一遍、待我與你做主、安住見說是丈

人恭恭敬敬唱了個偌、哭告道、爺爺聽稟、當初父母同安住趓熟、到山西潞州高平縣下馬村張秉彝員外家店房中安下、父母染病雙亡、張員外認我爲義子擡舉的成人長大、我如今十八歲了、義父纔與我說知就裡、因此擡着我父母兩把骨殖來認伯伯、誰想伯娘將合同文書賺的去了、又打破了我的頭、這等冤枉、那裏去告訴、說罷淚如湧泉、李社長氣得面皮紫漲、又問安住道、那紙合同文書、既被賺去、你可記得麼、安住道記得、李社長道、你且背來我聽、安住從頭念了一遍、一字無差、李社長道、果是我的女壻、

再不肯說這虔婆好生無理、我如今敢進劉家去說得他轉便罷、說不轉時、現今開封府府尹、是包龍圖相公、十分聰察、我與你同告狀去、不怕不斷還你的家私、安住道、全憑岳丈主張、李社長當時敢進劉天祥的門、對他夫妻兩个道、親翁親媽、什麼道理、親侄見回來、如何不肯認他、反把他頭兒都打破了、楊氏道、這个社長你不知他是詐騙人的、故來我家裡打渾、他既是我家侄兒、當初曾有合同文書、有你畫的字、若有那文書時、便是劉安住、李社長道、他說是你蹤來藏過了、如何白賴、揚氏道、這社長、也好笑、我何

曾見他的卻似指賊的一般、別人家的事情、誰要你多管、當下又舉起桿棒要打、安住李社長恐怕打壞了女婿、挺身攔住、領了他出來道、這虔婆使這般的狠毒見識、難道不認就罷了、不到得和你干休、賢婿不要煩惱、且帶了父母的骨殖和這行囊到我家中將息一晚、明日到開封府進狀、安住從命、隨了岳丈一路到李家來、李社長又引他拜見了丈母、安排酒飯管待他、又與他包了頭、用藥敷治、次日侵晨李社長寫了狀詞、同女婿到開封府來、等了一會、龍圖已陞堂了、但見

鬧穰衙鼓響　公吏兩邊排

閻王生死殿　東岳攝魂臺、

李社長和劉安住當堂遞狀、包龍圖接了狀詞看畢、先叫李社長上去問了情由、李社長從頭說了、包龍圖道、莫非是你包攬官司、教唆他的、李社長道、他是小人的女壻、文書上元有小人花押、憐他㓜稚含冤、故此與他申訴、怎敢欺得青天爺爺、包龍圖道、你曾認得女壻麽、李社長道、他自三歲離鄉、今日方歸、不曾認得、包龍圖道、既不認得、（由是）又失了合同文書、你如何信得他是真、李社長道、這文書除了劉家兄弟和

小人並無一人看見他如今從前至後背來不差一字豈不是个老大的証見包龍圖又喚劉安住起來問其情由安住也一一說了又驗了他的傷問道莫非你来不是劉家之子借此來行拐騙麽安住道爺爺天下事是假難眞如何做得這沒影的事體况且小人的義父張秉彝廣有田宅也勾小人一生受用了小人原說過情愿不分伯父的家私只要把父母的骨殖葬在祖墳便仍到潞州義父處去居住望爺爺青天詳察包龍圖見他倆人說得有理就批准了狀詞隨即拘喚劉天祥夫婦同來包龍圖叫劉天

歷以試安住也

祥上前問道、你是个一家之主、如何沒些主意、全聽妻言。你且說那小廝果是你侄兒不是、天祥道、爺爺小人自來不曾認得侄兒、全憑着合同為証、如今這小廝抵死說是有的、妻子又抵死說沒有、小人又沒有背後眼睛、為此委決不下、包龍圖又叫楊氏起來再三盤問、只是推說不曾看見、包龍圖就對安住道、你伯父伯娘如此無情、我如今聽憑你着實打他、且消你這口怨氣、安住惻然下淚道、這个使不得、我父親尚是他的兄弟、豈有侄兒打伯父之理、小人本為認親葬父、行孝而來、又非是爭財競產、若是要小人

做此逆倫之事至死不敢包龍圖聽了這一遍說話心下已有幾分明白有詩爲証

包老神明稱絕倫就中曲直豈難分
當堂不肯施刑罰親者原來只是親

當下又問了楊氏幾句假意道那小廝果是个拐騙的情理難容你夫妻們和李某且各回家去把這厮下在牢中改日嚴刑審問劉天祥等三人叩頭而出安住自到獄中去了楊氏暗暗地懽喜李社長和安住俱各懷着鬼胎疑心道包爺向稱神明如何今日到把原告監禁却說包龍圖密地分付牢子每不許

難爲劉安住又分付衙門中人張揚出去只說安住破傷風發不久待死又着人往潞州取將張秉彝來不則一日張秉彝到了包龍圖問了他備細心下大明就叫他牢門首見了安住用好言安慰他次日僉了聽審的牌又密囑付牢子每聽審時如此如此隨即將一行人拘到包龍圖叫張秉彝與楊氏對辯楊氏只是硬爭不肯放鬆一句包龍圖便叫監中取出劉安住來只見牢子回說道病重將死行動不得當下李社長見了張秉彝問明緣故不差又忿氣與楊氏爭辯了一會又見牢子們來報道劉安住病重死

了那楊氏不知利害聽見說是死了便道真死了却謝天地到免了我家一累包爺分付道劉安住得何病而死快叫仵作人相視了回話仵作人相了回說相得死尸約年十八歲太陽穴為他物所傷致死四週有青紫痕可驗包龍圖道如今却怎麽處到斉做个人命事一般重太了元那楊氏那小厮是你甚麽人可與你關甚親麽楊氏道爺爺其實不関甚親包爺道若是關親時節你是大他是小縱然打傷身死不過是誤殺子孫不致償命只罰些銅納贖既是不關親你豈不聞得

緊甚

可熟詳而思

　殺人償命　　欠債還錢

他是各白世人你不認他罷了拿甚麼器杖打破他頭做了破傷風身死律上說毆打平人因而致死者抵命左右可將枷來枷了這婆子下在死囚牢裡去秋處決償這小厮的命只見兩邊如狼似虎的公人暴雷也似答應一聲就擡過一面枷來唬得楊氏面如土色只得喊道爺爺他是小婦人的姪兒包龍圖道既是你姪兒有何憑據楊氏道現有合同文書爲照當下身邊摸出文書遞與包公看了正是

本說的丁一卯二　生扭做差三錯四

畧用些小小機關、早賺出合同文字、

包龍圖看畢、又對楊氏道、劉安住既是你的侄兒、我如今着人擡他的尸首出來、你須領去埋葬、不可推却、楊氏道小婦人情愿殯葬侄兒、包龍圖便叫監中取出劉安住來、對他說道、劉安住早被我賺出合同、文字來也、安住叩頭謝道、若非青天老爺、真是屈殺小人、楊氏擡頭看時、只見容顏如舊、連打破的頭都好了、滿面羞慚、無言抵對、包龍圖遂提筆判云、

劉安住行孝、張秉彝施仁、都是罕有、俱各旌表門閭、李社長着女夫擇日成婚、其劉天瑞夫妻骨殖、

准甃祖塋之側、劉天祥朦朧不明、念其年老免罪、妻楊氏本當重罪、罰銅准贖、楊氏贅壻原非劉門瓜葛、即時逐出、不得侵占家私、

判畢、發放一干人犯、各自盤家、衆人叩頭而出、張員外寫了通家名帖、拜了劉天祥、李社長先回潞州去了、劉天祥到家、將楊氏埋怨一場、就同侄兒將兄弟骨殖埋在祖塋已畢、李社長擇个吉日、將女壻過門成婚、一月之後、夫妻兩口同到潞州拜了張員外和郭氏、以後劉安住出仕貴顯、劉天祥張員外俱各無嗣、兩姓的家私、都是劉安住一人承當可見榮枯分

定不可強求況且骨肉之間如此賺騙最傷元氣所以宣這個話本奉戒世人切不可爲着區區財產傷了天性之恩有詩爲證

螟蛉義父猶施德　骨肉天親反弄奸
日後方知前數定　何如休要用機關

拍案驚奇卷三十三終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三十四

聞人生野戰翠浮庵　靜觀尼晝錦黃沙衕

詩云：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人自迷
總是三生應判與　直須慧劍斷邪思

話說世間齊眉結髮，多是三生分定。儘有那揮金霍玉，百計千方圖謀成就的，到底却撈个空；有那一貧如洗，家徒四壁，似司馬相如的，分定時不要說尋媒下聘，與那見面交談，便是殊俗異類，素昧平生，意想所不到的，却得成了配偶。自古道：姻緣本是前生定，曾向蟠桃會裏來。見得此一事非同小可。只看從古

至今有那崑崙奴黃衫客許虞侯那一班驚天動地的好漢也只爲從險阻艱難中成全了幾對兒夫婦直教萬古流傳奈何平人見个美貌女子便待偷鷄弔狗滚熱了又妄想永遠做夫妻奇奇怪怪用盡機謀討得些寡便宜枉玷辱人家門風直到弄將出來十个九个死無葬身之地說話的依你如此說怎麼今世上也有偷期的倒成了正果也有奸騙的到底無事怎見得便个个死於非命看官聽說你却不知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夫妻自不必說就是些閒花野草也只是前世的緣分假如偷期的成了正果前緣

湊着自然配合好騙的保身沒事前緣償了便可收心爲此也有這一輩自與那癡迷不轉頭送了性命的不同如今且說一个男假爲女好騙亡身的故事蘇州府城有一豪家莊院甚是廣濶莊側有一尼庵名曰功德庵也就是豪家所造庵裏有五个後生尼姑其中只有一个出色的姓王乃是雲游來的又美麗又風月年可二十來歲是他年紀最小却是豪家主意推他做个庵主元來那王尼有一身奢遮的本事第一件一張花嘴數黃道白指東話西專一在官宦人家打踅那女眷們沒一个不被他哄得投機的

第二件一付溫存情性善能體察人情隨機應變的幇襯第三件一手好手藝又會寫作又會刺綉那些大戶女眷也有請他家裡來教的也有到他庵裡就教的又不時有那來求子的來做道場保禳災悔的他又去富貴人家及鄉村婦女誘約到庵中作齋施

有净室十七間各備床帳衾枕要留宿的極便所以他庵中沒一日沒女客來往或在庵過夜或幾日停留又有一輩婦女赴庵一次過再不肯來了的至於男人一个不敢上門見面因有豪家出告示禁止游客閑人就是豪家妻女在內夫男也測嫌疑恐怕罪

如此些事如何記某件意一故也然非此不致殺身

四分五落的却待躲避衆皁隷一齊動手把那嬌嬌嫩嫩的一个尼姑横拖倒拽捉將下來拽到當面問了他臥房在那里到裡頭一搜搜出白綾汗巾十九條皆有女子元紅在上又有簿籍一本開載明白多是留宿婦女姓氏日期細註某人是某日初至某人是某人薦至某女是元紅某女元係無紅一一明白理刑一看怒髮衝冠連四尼多拿了帶到衙門裡來庵裡一班女眷見捉了衆尼去不知甚麽事發一齊出庵僱轎各自回去了且說理刑到了衙門裡喝叫動起刑來堅稱身是尼僧並無犯法理刑又取穩婆

尼熬　小心　[illegible]矣

進來逐一驗過多是女身理刑沒做理會處思量道若如此這些汗巾簪鞋如何解說喚穩婆密問道難道毫無可疑穩婆道止有年小的這个尼姑雖不見男形却與女人有些兩樣理刑猛想道從來聞有縮陽之術既這一个有些兩樣必是男子我記得一法可以破之命取油塗其陰處牽一隻狗來餂食那狗聞了油香伸了長舌餂之不止元來狗舌最熱餂到十來餂小尼熬癢難熬打一个寒噤騰的一條棍子直統出來且是堅硬不倒衆尼與穩婆掩面不迭理刑怒極道如此奸徒死有餘辜喝叫拖翻重打四十

又夾一夾，只得招道身係本處游僧，自幼生相似女，從師在方上學得採戰伸縮之術，可以夜度十女。一向行白蓮教，聚集婦女奸宿。雲游到此庵中，有衆尼相愛留住，因而說出能會縮陽爲女，便充做本庵庵主。多與鄉宦夫人小姐們來往，來時誘至樓上同宿。人多不疑，有到引動淫興，調得情熱，方放出肉具來，多不推辭也。有剛正不肯的，有个淫呪迷了他，任從淫慾事畢方解，所以也有一宿過再不來的。其餘盡是兩相情願，指望永遠取樂，不想被翁爺驗出，甘死無辭。方在供招，只見豪家

恐有

聽了妻女之言道是理刑拿了家庵尼姑去寫書來囑托討饒理刑大怒也不回書就把汗巾簿籍封了送去豪家見了羞赧無地理刑乃判云

審得王某係三吳亡命優僕奸徒倡白蓮以惑黔首抹紅粉以溷朱顏教祖沙門本是登岸和尚嬌藏金屋吹簫入幕觀音抽玉笋合掌禪床孰信爲尼爲尚脫金蓮般身繡榻誰知是女是男譬之鵲入鳳巢始合鬪鴨之好蛇游龍窟豈無雲雨之私明月本無心照霜閨而寡居不寡清風原有意入朱戶而孤女不孤廢其居久無

事方足以滅其跡剖其心剜其目不足以盡其辜

判畢分付行刑的百般用法擺佈備受慘酷那一个粉團也似的和尚怎生熬得過登時身死四尼各責三十官賣了庵基拆毀那小和尚屍首拋在觀音潭開得這事的都去看他見他陽物累垂有七八寸長。一似驢馬的一般盡皆掩口咲道怪道內眷們喜歡。他平日與他徃來的人家內眷聞得此僧事敗弔死了好幾个這和尚奸騙了多年却死無葬身之所若前此回頭自想道不是久長之計收了念頭或是索

性還了俗要个妻子過了一世可不正應着看官們說的道好騙的也有沒事這句話了便是人到此時得了些滋味眛了心肝直待至死方休所以凡人一走了這條路鮮有不做出來的正是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這是男扮爲女的了而今有一个女扮爲男偷期後得成正果的話洪熙年間湖州府東門外有一倘家姓楊老兒亡故一个媽媽同着小兒子并一个女兒過活那女兒年方一十二歲貌如花且是聰明乖只從小的三好兩歉有些小病老媽媽沒一處不想

到只要保祐他長大隨你甚麼事也去做了、忽一日媽媽、和女兒正在那里做繡作、只見一个尼姑步將進來、媽媽歡喜接待、元來那尼姑是杭州翠浮菴的觀主、與楊媽媽來往有年、那尼姑也是个花嘴騙舌之人、平素只貪些風月、菴裡收拾下兩个後生徒弟、多是通同與他做些不伶俐勾當的、那時將了一包南棗、一瓶秋茶、一盒白菓、一盒栗子、到楊媽媽家來探望、敘了幾句寒温、那尼姑看楊家女兒時生得如何、

體態輕盈、丰姿旖旎、白似梨花帶雨、嬌如桃瓣

隨風緩步輕移裙拖下露兩竿新筍含羞欲語
領緣上動一點朱櫻直饒封涉不生心便是魯
男須動念

尼姑見了問道姑娘今年尊庚多少媽媽答道十二
歲了諸事倒多伶俐只有一件沒奈何處因他身子
怯弱動不動三病四痛老身恨不得把身子替了他
爲這一件上常是受怕擔憂尼姑道媽媽可也曾許
个愿心保禳保禳麽媽媽道咳那一件不做過求神
拜佛許愿禱星只是不能脫身不知是什麽悔氣星
進了命再也退不去尼姑道這多是命中帶來的請

到不犯孤辰是犯紅鸞耳

把姑娘八字與小尼推一推看、媽媽道、師父元來又會算命、一向不得知、便將女兒年月日時對他說了、尼姑做張做智、笑了一回、說道、姑娘這命、只不要在媽媽身伴便好、媽媽道、老身雖不捨得他離眼前、今要他病好、也說不得、除非過繼到別家去、却又性急裡沒一个去處、尼姑道、姑娘可曾受聘了麽、媽媽道、不曾、尼姑道、姑娘命中犯着孤辰、若許了人家時、這病一發了不得、除非這个着落、方合得姑娘貴造、自然壽命延長、身體旺相、只是媽媽自然捨不得的、不好啟齒、媽媽道、只要保得沒事時、隨着那里去何妨、

尼姑道、媽媽若割捨得下時、將姑娘送在佛門、做个世外之人、消災增福、此爲上着、媽媽道、師父所言甚好、這、是、佛、天、面、上、功、德、我雖是不忍拋撇、譬如多病多痛死了、沒奈何走了這一着罷、也是前世有緣、得與、師、父、厮、認、倘若不棄、便送小女與師父做个徒弟、尼姑道、姑娘是一點福星、若在小菴、佛面上也增多少光輝、實是萬分之幸、只是小尼怎做得姑娘的師父、媽媽道、休恁地說、只要師父擡舉他一分、老身也放心得下、尼姑道、媽媽說那里話、姑娘是何等之人、小尼敢怠慢他、小菴雖則介巽、靠着施主們看覷、身

自賠伊錢

衣卜食不致淡泊媽媽不必掛心媽媽道恁地待選个日子送到菴便了媽媽一頭看曆日一頭不覺簌簌的掉淚尼姑又勸慰了一番媽媽揀定日子留尼姑在家住了兩日僱隻船叫女兒隨了尼姑出家母子兩个抱頭大哭一番女兒拜別了母親同尼姑來到庵裡與衆尼相見了拜了師父擇日與他剃髮取法名叫做靜觀自此楊家女兒便在碧浮菴做了尼姑這多是楊媽媽沒主意有詩爲証

弱質雖然爲病磨　無常何必便來拖
等閒送上空門路　却使他年自擇窩

你道尼姑爲甚攛掇楊媽媽叫女兒出家元來他日常要做些不公不法的事全要那幾个後生標緻徒弟做个牽頭引得人動他見楊家女兒十分顏色又且媽媽只要保扶他長成有甚事不依了他所以他將機就計以推命做个入話唆他把女兒送入空門收他做了徒弟那時楊家女兒十二歲上情竇未開却也不以爲意若是再大幾年的也抵死不從了自做了尼姑之後每常或同了師父或自己一身到家來看母親一年也往來幾次媽媽不是愛惜女兒的在身邊時節身子畧畧有些不爽利一分便認做十

姑息之愛每如此

分所以動不動憂愁思慮離了身伴便有些小病却不在眼前倒省了許多煩惱又且常見女兒到家身子健旺女兒怕娘記掛口裡只說舊病一些不發為此那媽媽一發信道該是出家的人也倒不十分懸念了話分兩頭却說湖州黃沙衙裡有一个秀才複姓聞人單名一个嘉字乃是祖貫紹興因公公在烏程處館超籍過來的面似潘安才同子建年十七歲堂上有四十歲的母親家貧未有妻室為他少年英俊又且氣質閑雅風流瀟洒十分吾行朋友中沒一个不愛他敬他的所以時常有人資助他至於熱游

晏飲、一發罷他不得、但是朋友們相聚多以閒人生不在爲歡、一日正是正月中旬天氣、梅花盛發、一个後生朋友、喚了一隻遊船、拉了閒人生往杭州耍子、就便往西溪看梅花、閒人生稟過了母親同去、一日夜到了杭州、那朋友道、我們且先往西溪看了梅花、明月進去、便叫船家把船撐往西溪、不上个把時辰、到了、泊船在岸、閒人生與那朋友步行上崖、叫僕從們挑了酒盒相挈而行、約有半里多路、只見一个松林、多是合抱不交的樹、林中隱隱一座莊觀、周圍一帶粉墻包裹、向陽兩扇八字墻門、門前一道溪水、甚

是僻靜兩人走到菴門前閒看那菴門掩着裡面却像有人窺覷那朋友道好个清幽菴院我們扣門進去討盃茶喫了去何如聞人生道還是趁早去看梅花要緊轉來進去不遲那朋友道有理有理復開脚步便去頃刻間走到兩人看梅花時但見

爛銀一片碎玉千重幽馥襲和風質午異香還較遜素光映麗日西子靚粧應不如綽約幹能傲氷霜參差影偏宜風月騷人題詠安能盡韻客盃盤何日休

兩人看了閒玩了一回便叫將酒盒來開懷暢飲笑

[illegible]

色看看晚來酒已將盡兩人喫个半酣取路回舟中來此時天已昏黑只要走路也不及進庵中觀看急急下船過了一夜次早於松木場上岸不題且說那个庵正是翠浮庵便是楊家女兒出家之處那時靜觀已是十六歲了更長得儀容絕世且是性格幽閑日常有這些俗客往來也有注目看他的也有言三語四挑撥他的衆尼便嘻笑趨陪殷勤款送他只淡淡相看分毫不放在心上閑常見衆尼每幹些勾當只做不知閉門靜坐看些古書寫些詩句再不輕易出來走動也是機緣湊泊適纔聞人生卷前剛看時恰

好靜覷偶然出來閒步、在門縫裡窺看、只見那閒人生逸致儀翩、有出塵之態、靜覷注目而視、看得仔細、見聞人生去遠了、恨不再趕上去飽看一回、無聊無賴的、只得進房、心下想道、世間有這般美少年、豈非天仙下降、人生一世、但得恁地一个、便把終身許他、豈不是一對好姻緣、奈我已墮入此中、這事休題了、嘆口氣噙着眼淚正是

啞子漫嘗黃栢味　難將苦口向人言

看官聽說、但凡出家人必須四大俱空、自己發得念。盡死心塌地做个佛門弟子、早夜脩持、凡心一點不

[illegible]
[illegible]不淺

動，却纔算得有功行。若如今世上小時憑着父母蠻做，動不動許在空門，那曉得起頭易，到底難，到得大來，得知了這些情欲滋味，就是強制得來，原非他本心所願。爲此就有那不守分的，汚穢了禪堂佛殿，正叫做作福不如避罪。奉勸世人再休把自己兒女送上這條路來。閑話休題，却說聞人生自杭州歸來，在蔣開又過了兩个多月，那年正是大比之年，聞人生已從道間取得頭名，此時正是六月天氣，却不甚熱，打點束裝上杭，他有个姑娘在杭州閘內黃主事家做孤孀，要去他庄上尋間潔淨房舍，靜坐幾時，看了

出行的日了已得朋友們資助了些盤纏安頓了母親雇了隻航船帶了家僮阿四攜了書囊行李纔出東門正行之際岸上一个小和尚說着湖州話叫道船是上杭州去的麽船家道正是送一位科舉相公上去的和尚道既如此可帶小僧一帶舟金依例奉上船家道師父杭州去做甚麽和尚道我出家在靈隱寺今到你家探親鄉要囘去船家道要問艙裡相公我們不敢自主只見那阿四便鑽出船頭上來嚷道這不識時務小禿驢我家官人正去鄉試要討采頭撞將你這一件禿光光不利市的物事來去便去

不人只爲如此

不去時我把水兜頭上一頓水替你洗潔靜了那个亂代頭你道怎地叫做亂代頭昔人有嘲諷和尚說話道此非治世之頭乃亂代之頭也蓋爲亂那二字音相近阿四見家主與朋友們戲謔曾說過故此學得這句話罵那和尚和尚道截不截問一聲也不冲撞了甚麽何消得如此喫鬧人生在艙裡聽見推窓看那和尚且是生得清秀嬌嫩甚覺可愛又見說是靈隱寺的和尚便想道靈隱寺去處山水最勝我便帶了這和尚去與他做个相知往來到那里做下處也好慌忙出來喝住道小厮不要無理鄉里間的師

與明人行見可雅友

丈既要上杭時便下船來做伴同去何妨也是緣分該如此船家得了這話便把船攏岸那和尚一見了聞人生喫了一驚一頭下船一頭瞧着聞人生只顧看聞人生想道我眼裡也從不見這般一个美麗長老容色絕似女人若使是女身豈非天姿國色可惜是个和尚了知他施禮罷進艙裡坐定却値風順扯起片帆船去如飛兩个在艙中各問姓名了畢知是同鄉只說着一樣的鄉語一發投機聞人生見那和尚談吐雅致想道不是个庸僧只見他一雙媚眼不住的把聞人生上下只顧看天氣暴暑聞人生請他

寬了上身單衣和尚道小僧生性不十分畏暑相公請自便看看天晚喫了些夜飯聞人生便讓和尚洗澡和尚只推是不消聞人生洗了澡巳自困倦擲倒頭只尋睡了例四也徐悄上去自睡那和尚見人睡靜方淤了火解衣與聞人生同睡却自翻來覆去睡不安穩只自嘆氣見聞人生巳睡熟悄悄坐起來伸隻手把他身上摸着不想正摸着他一件蹺尖尖硬篤篤的東西捏了一把那時聞人生正醒來伸个腰那和尚流水放手輕輕的睡了倒去聞人生却巳知覺想道這和尚倒來惹騷恁般一个標緻的想是師

父也不饒他倒是慣家了我便兜他來男風一度也使得如何肉在口邊不喫聞人生正是少年高興的時節便爬將過來與和尚做了一頭伸將手去摸時和尚做一團兒睡着只不做聲聞人生又摸去只見軟團團兩隻奶兒聞人生想道這小長老又不肥胖如何有恁般一對好奶再去摸他後庭時那和尚却像驚怕的流水翻轉身來仰臥着聞人生却待從前面抄將過去纔下手却摸着前面高聳聳似饅頭般一團肉却無陽物聞人生倒吃了一驚道這是怎麽說問他道你實說是甚麽人和尚道相公不要則聲

我身實是女尼因怕路上不便假稱男僧聞人生道這等一發有緣放你不過了（妙妙）不問事繇跳上身去那女尼道相公可憐小尼還是个女身不曾破肉的從容些則个聞人生此時慾火正高那里還管挨開兩股徑將陽物直搗無奈那尼姑含花未慣風雨怎當聞人生興發忙施雨與風遷延挪四方沒其身那女尼只得蹙眉齧齒忍耐霎時雲收雨散聞人生道小生無故得遇仙姑夘是厮裡婆裡須道住止詳細好圖後會女尼便道小尼非是別處人氏就是湖州東門外楊家之女爲母親所悞將我送入空門今在

西溪翠浮庵出家、法名靜觀、小里庵中也有來往的、都是些俗子村夫、沒一个看得上眼、今年正月間、正在門首閑步、看見相公在門首站立、儀表非常、便覺神思不定、相慕已久、不想今日不期而會、得諧魚水、正合夙願、所以不敢推拒、非小尼之淫賤也、願相公勿認做萍水相逢、須爲我圖个終身便好、人生道、尊翁尊堂還在否、靜觀道、父親楊共亡故已久、家中還有母親與兄弟、昨日看母親來、不想遇着相公、相公曾娶妻未聞人生道、小生也未有室、今幸遇仙姑、年貌相當、正堪作配、況是同郡儒門之女、豈可埋沒

于此須商量个長久見識出來靜觀道我身已托于君必無二心但今日事體匆忙一時未有良計小菴離城不遠且是僻靜清凉相公可到我菴中作寓早晚可以攻書自有道者在外打齋不顧薪水之費亦且可以相聚日後相個機會再作區處相公意下何如聞人生道如此甚好只恐同伴不容靜觀道菴中止有一个師父是四十以內之人色上且是要緊兩个同伴多不上二十來年紀他們多不是清白之人平日與人來往盡在我眼裡那有及得你這般儀表若見了你定然相愛你便結識了他們以便就中取

事只怕你不肯留、那有不留你之事、閒人生驚羅歡喜無限、道仙姑高見極明、既憑地來早到松木塲、連我家小厮打發他隨船回去、小生與仙姑同往便了、說了一回兩个摟抱得有興、再講那欲娛、起來正是

平生未解到花關、倏到花闈骨髓寒、
此際不知真與夢、幾回暗裡抱頭看、

事畢、只聽得晨鷄亂唱、靜觀恐怕被人知覺、連忙披衣起身、船家忙起來行船、阿四也起來伏侍梳洗、吃早飯罷、趕早過了關、阿四問道那里歌船好到黃家去問下處、閒人生道不消得下處了、這小師父寺中

有空房、我們竟到松木場上岸罷、船到松木場、只說要到靈隱寺、僱了一个脚夫、將行李一擔挑了、聞人生分付兩四道、你可隨船回去、對安人說聲、不消記念、我只在近師父寺裡看書、場畢我自回來、也不須教人來討信、得打發了、看他開了船、聞人生纔與靜觀僱了兩乘轎、擡到翠浮菴去、另與脚夫說過、叫他跟來、霎時到了、還了轎錢、脚錢、靜觀引了聞人生進菴道、這位相公要在此做下處、過科舉的、衆尼看見、咲臉相迎、把聞人生看了又看、愈加歡愛、殷殷勤勤的陪過了茶、收拾一間潔淨房子、安頓了行李、吃過

眾恍然覺者也

夜飯洗了浴、少不得先是那菴主起手快樂一會、此後這兩个你爭我奪、輪番伴宿、靜觀、情讓、不來兜攬、讓他們歡暢、衆尼無不感激靜觀、過了月餘、聞人生也自支持不過、他們又將人參湯、香薷飲、蓮心圓服之類、調養聞人生、無所不至、聞人生倒好受用、不覺已是穿針過期、又值七月半盂蘭盆大齋時節、杭州年例人家做功果、點放河燈、那日還是七月十二日、有一个大戶人家、差人來菴裏請師父們念經做功果、菴主應承了、衆尼進來商議、道我們大衆去做道場十三至十五、有三日停留、聞官人在此須留一个

菴主公道亦以泥媽媽故

相厮便好、只是忒便宜了他、只見兩尼你也要住、我也要住、靜觀只不做聲、菴主道、人家去做功果、我自然推不得、不消說、閑官人原是靜觀引來的、你兩个討他便宜多了、今日只該着靜觀在此相陪、也是公道、衆人道、師父處得有理、靜觀暗地歡喜衆、日去收拾法器經箱、連老道者多往那家去了、靜觀送了出門、進來對閑人生道、此非久戀之所、怎生作个討較便好、今試期已近、若但迷戀于此、不惟學業無分、亦且身軀難保、閑人生道、我豈不知、只爲難捨着你、故此强與衆歡、非吾願也、靜觀道、前日初會你時、非

不欲卽從你作脫身之計、因爲我在家中來、中途不見了、菴主必到我家裡要人、所以不便、今旣在此多時了、我乘此無人在菴、與你逃去、他們多是與你有染的、心頭病怕露出來、料不好追得你、聞人生道、不如此說、我是个秀才家、家中况有老母、豈同你遠至我家、不但老母驚異、未必相容、亦且你菴中追尋得着、經動官府、我前程也難保、何况你身子、不知作何着落、此事行不得、我意欲待赴試之後、如得一第、要你不難、靜觀道、就是中了、个舉人、也沒有就要个尼姑的理、况且萬一不中、又却如何、亦非長算、我自出

家來、與人寫經寫疏、得人襯錢、積有百來金、我撇了這裡、將了這些東西做盤纏、尋一个寄跡所在、等待你名成了、再從容家去、可不好、聞人生想一想道、此言有理、我有姑娘嫁在這里閩內黃鄉宦家、今已守寡、極是奉佛、家裡庄上、造得有小菴、晨昏不斷香火、那菴中管燒香點燭的老道姑、就是我的乳娘、我如今不免把你此情告知姑娘、領你去放在他家家菴中、托我奶娘相伴着你、他是衙院人家、誰敢來盤問、你好一面留頭長髮、待我得意之後、以禮成婚、豈不妙哉、倘若不中也、等那時髮長、便到處無礙了、靜觀

道、這个却好、事不宜遲、作急就去、若三日之後、便做不成了、當下聞人生就奔至姑娘家去、見了姑娘、姑娘道罷寒温、問道我久在此望你、該來科舉了、如何今日纔來、有下處也未曾、聞人生道、好叫姑娘得知、小侄因爲做下處、尋出一件事頭來、特求姑娘用全則个、姑娘道、何事、聞人生造个謊道、小侄鄉里有一个業師楊某、亡故多時、他止有一女、幼年間就與小侄相認、後來被个尼姑拐了去、不知所向、今小侄貪静、尋下處在這裡西溪地方、却在翠浮菴裡撞着了他、且是生得人物十分了、他心不願出家、情愿跟着

小侄去也是前世姻緣又是故人之女推御不得但小侄在此科舉怕惹出事來若帶他家去又是个光頭不便欲待當官告理瘳前沒閒工夫亦且沒有閒使用我想姑娘此處有个家菴是小侄奶子在裡頭骨香火小侄意欲送他來姑娘菴裏頭暫住就是薦一他那里曉得了不過在女眷人家香火菴裡不為大害若是到底無人跟尋小侄待鄉試已畢意欲與他完成這段姻緣望姑娘作成則个姑娘笑道你尋（好妙好人）着了个陳妙常也來求我姑娘了既是你師長之女怪你不得你既有意要成就也不好呌他在庵裡住

此以轎抬則不疑矣

你與他多是少年心性、若要往來、恐怕玷污了我們地、我庄中自有靜室、我收拾與他住下、叫他長起髮來、我自叫丫鬟伏侍、你亦可以長來相處、若是晚來無人、叫你奶子伴宿、此爲兩便、聞人生道、若得如此、姑娘再造之恩、小侄就去領他來、拜見姑娘了、別了出門、就在門外叫了一乘轎、竟到翠浮菴裡、進菴與靜觀說了、適纔姑娘的話、靜觀大喜、速忙收拾、將自已所有衣帽撿了出來、（妙、妙）聞人生道、我只把你藏過了、等他們來家、我不妨仍舊再來走走、使他們不疑心、着我、我的行李且不要帶去、靜觀道、敢是你與他們

業根未斷麼、聞人生道、我專心爲你、豈復有他戀、只要做得沒个痕跡、如金蟬脫殼方妙、若他坐定道是我、無得可疑了、正是科場前利害頭上、萬一被他們官司絆住、不得入試怎好、靜觀道、我平時常獨自一个家去的、他們問時、你只推偶然不在、不如我那里去了、支吾着他、他定然疑心我是到娘家去、未必追尋、到得後來曉得不在娘家、你場事已畢了、我與你別作計較、離了此地、你是隔府人、他那里來尋你、尋着了、也只索白賴、討議已定、靜觀就上了轎、聞人生把菴門掩上、隨着步行、竟到姑娘家來、姑娘一見靜

襯青頭白臉、桃花般的兩頰、吹彈得破的皮肉、心裡也十分喜歡、笑道、怪道我家侄兒看上了你、你只在庄上內房裡住、此處再無外人敢上門的、只管放心、對着聞人、生道、我庄上房中、你亦可同住、但你若竟住在此、恐怕有人跟尋得出、反爲不美、況且要進場、還須別尋下處、聞人生道、姑娘見得極是、小侄只可暫來、從此靜觀只在姑娘庄裡住、聞人生是夜也就同房宿了、明日別了去、另尋下處不題、却說翠浮菴三个尼姑做了三日功果回來、到得菴前、只見菴門虛掩的、走將進去、靜悄悄不見一人、驚疑道、多在何

不出衆人所料

鑿去忒極相

處去了、他們心上要緊的是聞人生、靜觀倒是第二着、急趕聞人生房裡去看、行李書廂都在、心裡又放下好些、只不見了靜觀、房裡又收拾得乾乾淨淨、不知甚麼緣故、正委決不下、只見聞人生踱將進來、衆尼咲逐顏開、道來了來了、菴主一把拖住、且不及問靜觀的說話、既道隔別三日、心癢難熬、且到房中一樂、也不顧這兩个小尼、只饒他自去做事了、聞人生只得勉強奉承、酬暢一度、纔問道、你同靜觀在此、他那里去了、聞人生道、昨日我到城中去了一日、天晚了來不及、在朋友家宿了、直到今日、竟不知他那

里去了、眾尼道想是見你去了、獨自一个沒情緒、自回湖州去了、他在此獨受用了兩日、也該讓我們等他去去再處、因貪着閒人生快樂、把靜觀的事到丟在一邊了、誰知閒人生心却不在此處、鬼混了兩三日、推道要到縣前尋下處、眾尼不好阻得、把行李挑了去、眾尼千約萬約、道得空原到這里來往、閒人生滿口應承、自去了、菴主過了幾日、不見靜觀消耗、放心不下、叫人到楊媽媽家問問、說是不曾回家、吃了一驚、恐怕楊媽媽來着急、倒不敢聲張、只好窩窩採聽、又見閒人生一去不來、心裡方纔有些疑惑、待

那出處狀元料

要去尋他關問却不曾問得下處明白只得忍耐着捎帶他場後還來只見三場已畢又等了幾日聞人生牌影也不見來元來聞人生場中甚是得意出場來竟到妹妹床上與靜觀一處了那里還想着翠浮菴中菴去處二尼竟不見到恨道天下有這樣薄情的人靜觀未必不是他拐去了不然便是這樣不來也沒解說思量要把說騙來告他又礙着自家多洗不清怕惹出醜來正商量到場前尋他或是問到他湖州家裏去料他終是女人輩來有定見却又撞出一場巧事來說話間忽然門外有人敲門得緊衆尼

多心裡疑道、敢是問人生來也、齊走出來開了門看、只見一乘大轎、三四乘小轎、多在門首欲着敲門的家人報道、安人到此、菴主却認得是下路來的某安人、慌忙迎接、只見大轎裡安人、走出來、傍邊三四个養娘出轎來、擁着進菴、坐定了、寒溫過、獻茶已畢、安人打發家人們到船上俟候、我在此過午下船、家人們各去了、安人走進菴主房中來、安人道、自從我家主亡過、我就不曾來此、已三年了、菴主道、安人今日貴脚踏賤地、想是完了孝服、纔來燒香的、安人道、正是、菴主道、如此秋光、正好閒耍、安人嘆了一口氣道、

有甚心情游耍、菴主有些瞧科、挑他道、敢是爲沒有了老爹、冷靜了些、安人起身、把門掩上、對菴主道、我一向把心腹待你、你不要見外、我和你說句知心話、你方纔說我冷靜、我想我止隔得三年、尚且心情不奈煩、何況你們終身獨守、如何過了、菴主道、誰說我們獨守、不瞞安人說、全虧得有个把主見拊作一担件、不然、冷落死了、如何熬得、安人道、你如今見有何人、菴主道、有个心上妙人、在這里科舉的小秀才、這兩日一去不來正在此設討商量、安人道、你且丟着此事、我有一件好事作成你、你盡心與我做着、管教

要偷和尚反着尼姑

你快活菴主道何事安入道我前日在耶慶寺中進香下房頭安歇這房頭有个未淨頭的小和尚生得標緻異常我瞞你不得其實隔絕此事多將忍不住動火起來因他上來送茶他自道年幼不避忌軟嘴搨舌甚是可愛我一時迷了道閑了人抱他上床要試他做做此事看誰知這小廝滲知滋味比着大人家更是雄健我實是心邪在他身上捨不得他了我想了一夜我要帮他家去須知我是尼姑要防生人眼恐怕壞了名聲亦且拘拘束束鬆鬆閃閃怎能勾係意我今與師父商量把他來師父這裏淨了頭他

好算計

真有長算

面貌嬌嫩。只認做尼姑。我歸去後師父帶了他竟到我家來。說是師徒两个來投我。我供養在家裡庵中。連我合家人只認做你的女徒。我便好像意做事。不是神鬼不知的。所以今日特地到此要你做這大事你若依得你也落得些快活有了此人隨你心上人也放得下了菴主道安人高見妙策只是小尼也沾沾手恐怕安人吃醋安人道我要你幫襯做事怎好自相妬忌到得家裡我還要牽你來做了一床等外人永不疑心方纔是妙哩菴主道我的知心的安人這等說我死也替你去我這里三个徒弟前日不見

獃獃之狀

了一个小的今恰好把來抵補一个好端生人只是如何得他到這里來安人道我約定他在此他許我背了師父隨我去的敢就來也正說之間只見一个小尼敲門進房來道外邊一个擺頭小厮在那里問安人安人忙道是了快喚他進來只見那小厮望內就走兩个小尼見他生得標緻个个眉花眼笑安人見了點點頭叫他進來他見了菴主作个揖菴主一眼不霎估定了看他安人攙他手過來問菴主道我說的如何菴主道我眼花見了善財童子身子多軟攤了安人吹將起來菴主且到竈下看齋就把這

些話與兩个小尼說了小尼多咬着指頭道有此妙事菴主道我多分隨他去了小尼道師父撇了我們自去受用菴主道這是天賜我的衣食你們在此料也不空過大家喫耍了一回菴主復進房中只見安人摟着小厮正在那裏說話見了菴主忙在扶手匣裏取出十兩一包銀子來與他道只此爲定我今留此子在此我自開船先去了十日之內望你兩人到我家來千萬勿悞安人又叮囑那小厮幾句話出到堂屋裡吃了齋自上轎去了菴主送了出去閉上大門進來見了小厮眞若黑夜裡拾得一顆明珠且來

摟他去親嘴把手摸他陽物兒捏捏搯搯後生家火動了一直挺將起來菴主忙解褲就他弄了一度喜不可言對他道今後我與某安人合用的了只這幾夜且讓讓我着實罷就取剃刀來與他落了髮仔細看一看咲道也到與静觀差不多到那里少不得要个法名仍叫做静觀罷是夜就同菴主一床睡了極得兩个小尼姑嚥乾了唾沫明日收拾了叫个船竟到下路去分付兩个小尼道你們且守在此我到那里看光景若好捎个信與你們畢竟不來隨你們散夥家去罷楊家有人來問只說静觀隨師父下路人

家去了兩尼也巴不得師父去了大家散火連聲答應道都理會得從此老尼與小徒兩下船來人面前說爲師父晚夕止只做夫妻不多幾月到了那一家充做尼姑進庵住好色人不時請師徒進房留宿常是三个做一床尼姑又教色人許多取樂方法三个人只多得一顆頭顱與淫為那少年男子不數兩个中年老陰幾年之間得病而死色人哀傷懊悶也不久亡故老尼被那家尋他事故告了他偷盜監了追贓死于獄中這是後話且說翠浮庵自從庵主去後靜觀的事一發無人提起安安穩穩住在庵上只見

揭了曉、聞人生已中了經魁、喜歡歡來見姑娘又私下與靜觀相見、各各快樂、自此日裡在城中完這些新中式的世事、晚上到姑娘庄上與靜觀歇宿、家地叫人去翠浮菴打聽、已知菴主他往、兩小尼各歸俗家去了、菴中空鎖在那里、回覆了靜觀、掉下了老大一个跎踏、聞人生事體已完、想要歸湖州來與姑娘商議、靜觀髮未長、娶回未得、仍留在姑娘這里、待我去會試、再處、靜觀又囑付道、連我母親處、也未可使他知道我出家是他的主意、如何驀地還俗、且待我頭髮長了、與你雙歸、他纔拗不得、聞人生道多是

大見識

天下樂事無過於此

有見識的話別了榮歸拜過母親把靜觀的事並不提起到得十月盡邊要去會試來見姑娘此時静觀頭髮齊肩可以梳得個假髻了聞人生意欲帶他去會試姑娘勸道我看此女德性溫淑堪爲你配既要做正經婚姻豈可仍復私下帶來帶去不像事體仍留我庄上住下等你會試得意榮歸他髮已盡長此時只認是我的繼女迎歸花燭豈不正氣聞人生見姑娘說出一段大道理話只得恋情與靜觀別了進京會試果然一舉成名中了二甲禮部觀政同年錄上先刻了聘楊氏就起一本給假歸娶奉　旨准給

花紅表禮以備喜筵、馳驛還家、拜過母親、母親問知歸娶、問道、你自幼未曾聘定、今要何人、聞人生道、好教母親得知、孩兒在杭州姑娘家有个繼女、許下孩兒了、母親道、為何我不曾見說、聞人生道、母親日後自知、選个吉日、結起綵船、花紅鼓樂、竟到杭州關內黄家來、拜了姑娘、說了奉旨歸娶的話、姑娘大喜道、我前者見識如何、今日何等光彩、先與靜觀相見了、執手各道別情、靜觀此時已是內家裝扮了、又道黄夫人待他許多好處、已自認義為乾娘了、黄夫人親自與他插戴了、送上綵轎、下了船、船中趕好日結了

花燭正是

紅羅帳裡依然兩个新人錦被窩中各出一般
舊物

到家裡齊齊拜見了母親母親見媳婦生得標緻心下喜歡又見他是湖州聲口問道既是杭州娶來為何說這裡的話聞人生方把楊家女兒錯出了家從頭至尾的事說了一遍母親方纔明白次日聞人生同了靜觀竟到楊家來先拿子壻的帖了與丈母又一內弟的帖與小舅楊媽媽只道是錯了再四不收女兒只得先自走將進來叫一聲娘媽媽見是一个鳳

冠霞帔的女孩吃那一驚不小、慌忙爬起來一時認不出了、女兒道、娘休驚怪、女兒即是翠浮菴前觀是也、媽媽聽了聲音、再看面龐、纔認得出、只是有了頭髮、妝扮異樣、若不仔細、也要錯過、媽媽道、有一年多不見你面、又無音耗、後來聞得你同師父到那里下路去了、好不記掛、今年又着人去看、菴中鬼影也無、正自思念你、沒个是處、你因何從到此地位、女兒纔把去年搭船、相遇直到此時恭吉完婚、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喜得个楊媽媽、雙脚亂跳、口扯開了、收不攏來、叫兒子去快請姊夫進來、兒子是學堂中出來

的也儘曉得趨蹌便拱了聞人生進來一同姆姆出立拜見了楊媽媽此時眞如睡裡夢裡媽媽道兒知你有這一日爲甚把你送在菴裡去女兒道若不送在菴中也不能勾有這一日當下就接了楊媽媽到聞家過門同坐喜筵大吹大擂更餘而散此後聞人生在宦途時有蹉跌不甚像意年至五十方得腰金而歸楊氏女得封恭人林下偕老聞人生曾過着高明的相士問他宦途不稱意之故相士道犯了少年時風月損了些陰德故見如此聞人生也甚悔翠浮菴少年孟浪之事常與人說尼菴不可擅居以此爲

戒這不是偷期得成正果之話若非前生分定如何得這樣奇緣有詩為証

主婚靡不仗天公　堪嘆人生盡聵聾
若道姻緣人可強　氤氳使者有何功

拍案驚奇卷三十四終

拍案驚奇卷三十五

訴窮漢暫掌別人錢　看財奴刁買冤家主

詩云

從來欠債要還錢　冥府於斯倍灼然
若使得來非分內　終須有日復還原

却說人生財物皆有分定若不是你的東西縱然他強哄得到手原要一分一毫填還別人的從來因果報應的說話其事非一難以盡述在下先揀一箇希罕些的說來做箇得勝頭回晉州古城縣有一箇人名喚張善友平日看經念佛是箇好善的長者渾家李氏却有些短見薄識要做些小便宜勾當夫妻兩

老成

有本心

[illegible]

箇過活不曾生男育女家道儘從容好過其時本縣有箇趙廷玉是箇貧難的人平日也守本分只因一時母親亡故無錢葬埋曉得張善友家事有餘起心要去偷他些來用算計了兩日果然被他挖箇墻洞偷了他五六十兩銀子去將母親殯葬訖自想道我本不是沒行止的只因家貧無錢葬母做出這箇短頭的事來擾了這一家人家今生今世還不的他來生來世是必塡還他則箇張善友次日起來見了壁洞曉得失了賊查點家財箱籠裡沒了五六十兩銀子張善友是箇富家也不十分放在心上道是命該

失脫唉口氣罷了、唯有李氏切切於心道有此一項銀子、做許多事生許多利息怎捨得白白被盜了去、正在納悶間、忽然外邊有一箇和尚來尋張善友、張善友出去相見了、問道師父何來、和尚道老僧是五臺山僧人、爲因佛殿坍損、下山來抄化、脩造抄化了多時、積得有百來兩銀子、還少些箇、又有那上了疏未曾勾銷的、今要往別處去走走、討這些佈施、身邊所有銀子、不便携帶、恐有失所、要尋箇寄放的去處一時無有、一路訪來、聞知長者好善、是箇有名的檀越、特來寄放這一項銀子、待別處討足了、就來取回

巧合的

不宜交付渾家亦是惡友失慮故受其報

本山去也、張善友道、這是勝事、師父只管寄放在捨下、萬無一悞、只等師父事畢、來取便是、當下把銀子看驗明白、點計件數、拿進去交付與渾家了、出來留和尚喫齋、和尚道、不勞檀越費齋、老僧心忙要去蘇化、善友道、師父銀子、弟子交付渾家收好在裡面、倘若師父來取時、弟子出外、必須先分付將當交還師父便了、和尚別了、自去抄化、那李氏撥得和尚銀子在手、滿心歡喜、想道我纔失得五六十兩、這和尚倒送將一百兩來、豈不是補還了我的缺、還有得多哩、就起一點心、打帳要賴他的、一日張善友要到東嶽

廟裡、燒香求子、去對渾家道我去則去有那五臺山的僧所寄銀兩、前日是你收着、若他來取時、不論我在不在、你便與他去、他若要齋喫、你便整理些蔬菜齋他一齋、也是你的功德李氏道、我曉得、張善友自燒香去了、去後那五臺山和尚抄化完了、却來問張善友取這項銀子、李氏便白賴道、張善友也不在家、我家也沒有人寄甚麼銀子、師父敢是錯認了人家了、和尚道、我前日親自交付與張長者、長者收拾進來、交付孺人的、怎麼說此話、李氏便賭咒道、我若見你的、我、眼、裏、出、血、和尚道、這等說要賴我的了、李氏

此一声

又道我賴了你的、我墮十八層地獄、和尚見他賭咒、明知白賴了、爭奈是箇女人家、又不好與他爭論得。和尚沒計奈何、合着掌念聲佛道、阿彌陀佛、我是十方抄化來的佈施、要脩理佛殿的、寄放在你這裏、你怎麼要賴我的、你今生今世賴了我這銀子、到那生那世少不得要填還我、帶着悲恨而去、過了幾時、張善友回來、問起和尚銀子、李氏哄丈夫道、則你去了、那和尚就來取、我雙手還他去了、張善友道、好好也、元了一宗事、過得兩年、李氏生下一子、自生此子之後、家私火發也似長將起來、再過了五年、又生一箇、

共生兩箇兒子了大的小名叫做乞僧、次的小名叫做福僧、那乞僧大來極會做人家、披星帶月、早起晚眠、又且生性慳吝、一文不使、兩文不用、不肯輕費着一箇錢、把家私挣得恁大、可又作怪、一般兩箇弟兄、同胞共乳、生性絕是相反、那福僧每日只是喫酒賭錢、養婆娘、做子弟、把錢鈔不着疼熱的使用、乞僧旁看了、是他辛苦挣來的、老大的心疼、福僧每日有人來討債、多是瞞着家裡、外邊借來花費的、張善友要做好漢的人、怎肯交兒子被人逼迫、門戶不清的、只得一主一主填還了、那乞僧只叫得苦、張善友疼着

發所必
棊不加
下分

大孩兒苦掙、恨著小孩兒蕩費、偏喫虧了、立箇主意、把家私勻做三分、分開他弟兄們各一分、老夫妻留一分、等做家的自做家、破敗的自破敗、省得歹的累了好的、一總凋零了、那福僧是箇不成器的肚腸、倒要分了、自蹤自在、別無拘束、正中下懷、家私到手、正如湯潑瑞雪、風捲殘雲、不上一年、使得光光蕩蕩了、又要分了爹媽的這半分、也自沒有了、便去打攪哥哥、不睬他不應承、違哥哥的也佈擺不來、他是箇做家的人、怎生受得過、氣

得成病一卧不起求醫無效看看至死張善友道成家的倒有病敗家的倒無病五行中如何這樣顛倒、恨不得把小的替了大的、若在心頭、說不出來、那乞滑氣蠱已成畢竟不痊、死了、張善友夫妻、大痛無聲、那福僧見哥哥死了、還有剩下家私、落得是他受用一卷不在心上、李氏媽媽見如此光景、一發捨不得大的、終日啼哭哭得眼中出血而死、福僧也沒有一些苦楚、帶着母喪、只在花街柳陌、逐日混帳、淘虛了身子、害了癆瘵之病、又看看死來、張善友此時急得無法可施、便是敗家的留得箇種也好、論不得成器

不成器了、正是

前生注定今生案、天數難逃大限催、

福僧是箇一絲兩氣的病、時節到來、如三更油盡的燈、不覺的息了、張善友雖是平日不像意他的、而今自念兩兒皆死、媽媽亦亡、單單剩得老身、怎繇得不苦痛哀切、自道不知作了什麼罪業、今朝如此果報、得沒下稍、一頭憤恨、一頭想道、我這兩箇業種是東嶽求來的、不爭被你閻君勾去了、東嶽敢不知道、我如今到東嶽大帝面前、告苦一番、大帝有靈、勾將閻神來、或者還了我箇把兒子、也不見得、也是他苦惱

告狀

無聊痴心想到此，果然到東嶽殿前哭訴道，老漢張善友一生修善，便是俺那兩個孩兒和媽媽，也不曾做甚麽罪過，却被閻神屈勾將去，單剩得老夫，只望神明將閻神追來，與老漢折辨一箇明白。若果然該受這業報，老漢死也得瞑目。（哭倒在地一陣）昏沉暈了去，朦朧之間，見箇鬼使來，對他道：閻君有勾。張善友道：我正要見閻君，問他去。隨了鬼使竟到閻君面前，閻君道：張善友，你如何在東嶽告我？張善友道：只爲我媽媽和兩箇孩兒不曾犯下什麽罪過，一時都勾了去，有此苦痛，故此哀告大帝，檄主閻王

道你要見你兩箇孩兒麼張善友道怎不要見閻王命鬼使召將來只見乞僧福僧兩箇齊到張善友喜之不勝先對乞僧道大哥我與你家去來乞僧道我不是你什麼大哥我當初是趙廷玉不合偷了你家五十多兩銀子如今加上幾百倍利錢還了你家俺和你不親了張善友見大的如此說了只得對福僧說既如此二哥隨我家去了也罷福僧道我不是你家甚麼二哥我前身是五臺山和尚你少了我的你如今也加百倍還得我勾了與你沒相干了張善友喫了一驚道如何我少五臺山和尚的怎生得媽媽

[illegible]應了[illegible]句

來一問便好閻王已知其意說道張善友你要見渾家不難叫鬼卒與我開了酆都城拿出張善友妻李氏來鬼卒應聲去了只見押了李氏披枷帶鎖到殿前來張善友道媽媽你為何事如此受罪李氏哭道我生前不合混賴了五臺山和尚百兩銀子死後叫我歷遍十八層地獄我好苦也張善友道那銀子我只道還他去了怎知賴了他的這是自作自受李氏道你怎生救我扯着張善友大哭閻王震怒拍案大喝張善友不覺驚醒乃是睡倒在神案前做的夢明明白白纔省悟多是宿世的冤家債主住了悲哭出

家脩行去了

方信道暗室虧心、難逃他神目如電、
今日箇顯報無私、怎倒把閻君埋怨、

在下為何先說此一段因果、只因有箇貧人把富人的銀子借了去替他看守了幾多年、一錢不破後來不知不覺雙手交還了本主、這事更奇聽在下表白一遍、宋時汴梁曹州曹南村周家庄上有個秀才姓周名榮祖字伯成渾家張氏、那周家先世廣有家財祖公公周奉敬重釋門起蓋一所佛院每日看經念佛、到他父親手裡一心只做人家為因修理宅舍不

亦不捨得之命正是窮猴

此不捨得亦然

捨、得、另辦木石磚瓦、就將那所佛院盡拆毀來用了、比及宅舍功完、得病不起、人皆道是不信佛之報、父親既死、家私裏外通是榮祖一個掌把、那榮祖學成滿腹文章、要上朝應舉、他與張氏生得一子、尚在襁褓、乳名叫做長壽、只因妻嬌子幼、不捨得撇、商量三口兒同去、他把祖上遺下那些金銀成錠的做一窖兒埋在後面牆下、怕路上不好携帶、只把零碎的細軟的帶些隨身、房廊屋舍着個當直的看守、他自去了、話分兩頭、曹州有一個窮漢、叫做賈仁、真是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喫了早起的、無那晚夕的、又不會

亦是詩人奇事

做什麽營生、則是與人家挑土築墻、和泥托坯、擔水運柴、做坌工生活度日、晚間在破窑中安身、外人見他十分過的艱難、都喚他做窮賈兒、却是這箇人禀性古怪拗撆、常道總是一般的人、別人那等富貴奢華、偏我這般窮苦、心中悵毒、有詩爲證、

又無房舍又無田、每日城南窰內眠、
一般帶眼安眉漢、何事囊中偏沒錢、

說那賈仁心中不伏氣、每日得閒空、便走到東嶽廟中苦訴神靈道、小人賈仁特來禱告、小人想有那等騎鞍壓馬、穿羅着錦、喫好的、用好的、他也是一世人、

我賈仁也是一世人、偏我衣不遮身、食不充口、難地眠炙地臥、兀的不窮殺了小人、小人但有些小富貴也爲齋僧布施、蓋寺建塔、修橋補路、惜孤念寡、敬老憐貧、上聖可憐見、咱日日如此、眞是精誠之極、有感必通、果然被他哀告不過、感動起來、一日禱告畢、睡倒在廊簷下、一靈兒被殿前靈派侯攝去、問他終日埋天怨地的緣故、賈仁把前言再述一遍、哀求不已、靈派侯也有些憐他、與那增福神查他衣祿食祿有無多寡之數、增福神查了、回覆道、此人前生不敬天地、不孝父母、毀僧謗佛、殺生害命、抛撒淨水、作賤五

世人着眼

一點小孝便可留陰名歷不磨

穀、今世當受凍餓而死、賈仁聽說慌了、一發哀求不止道、上聖可憐見、但與我些小衣祿食祿、我是必做箇好人、我爺娘在時也是盡力奉養的、亡化之後、不知甚麽緣故、顛倒一日窮一日了、我也在爺娘墳上燒錢裂紙、澆茶奠酒、淚珠兒至今不曾乾、我也是箇行孝的人、靈派侯道、吾神試點檢他平日所爲、雖是不見別的善事、却是窮養父母、也是有的、今日據着他埋天怨地、正當凍餓、念他一點小孝、可又道天不生無祿之人、地不長無名之艸、吾等體上帝好生之德、權且看有別家無碍的福力借與他些、與他一箇

酎見當景

假子奉養至死償他這一點孝心罷增福神道小聖查得有曹州曹南周家庄上他家福力所積陰功三輩爲他折毀佛地一念差池合受一時折罰如今把那家的福力權借與他二十年待到限期已足着他雙手交還本主這箇可不兩便靈派侯道這箇使得喚過賈仁把前話分付他明白叫他牢牢記取比及你去做財主將索還的早在那裏等了賈仁叩頭謝了上聖濟拔志誠心禮道已是財主了出得門來騎了高頭駿馬放箇轡頭那馬見了鞭影飛也似的跑把他一交攧翻大喊一聲却是南柯一夢身子還睡

只怕我日的財主也在那裏

在廟簷下、想一想道、恰纔上聖分明的對我說、那一家的福力、借與我二十年、我如今該做財主、一覺醒。來財主在那裏。夢是心頭想、信他則甚、昨日大戶人家要打牆、叫我尋泥坯、我不免去尋問一家則箇、出了廟門去、眞是時來福湊、恰好周秀才家裏看家當直的、因家主出外、本歸正欽少盤纏、又與開房着被賊偷得精光、家裏別無可賣的、止有後園中這一堵舊坍牆、想道要他沒用、不如把泥坯賣了、且將就做盤纏度日、走到街上、正撞着賈仁、曉得他是慣與人家打牆的、就把這話央他去賣、賈仁道、我這家正要

泥匠講倒價錢、吾自來挑也、果然走去說定了價、挑得一擔、算一擔、開了後園、一憑賈仁自掘自挑、賈仁帶了鉄鍬鋤頭土筐之類來動手、剛扒倒得一堵、只見牆脚之下、拱開石頭、那泥簌簌的落將下去、恰像底下是空的、把泥撥開、泥下一片石板、撬起石板、乃是蓋下一箇石槽、滿槽多是土墼塊一般大的金銀、不計其數、傍邊又有小塊零星楔着、喫了一驚道、神明如此有靈、已應着昨夢、慚愧、今日有分做財主了、心生一計、就把金銀放些在土筐中、上邊覆着泥土、裝了一担、且把在地中挑未盡的、仍用泥土遮蓋、以

承家又是何處來的

待再挑他挑着担竟徃棲身的破窰中權且埋着神鬼不知運了一兩日都運完了他是極窮人有了這許多銀子也是他時運到來且會擺撥先把些零碎小錁買了一所房子住下了逐漸把窰裡埋的又搬將過去安頓好了先假做些小買賣慢慢衍將大來不上幾年蓋起房廊屋舍開了解典庫粉房磨房油房酒房做的生意就如水也似長將起來旱路上有田水路上有船人頭上有錢平日叫他做窮賈兒的多改口叫他是員外了又娶了一房渾家却是寸男尺女皆無空有那鴉飛不過的田宅也沒一箇承領

近是財迷相

此題頭便是要逗人來事

又有一件作怪雖有了這樣大家私生性慳吝苦尅一文也不使半文也不用要他一貫鈔就如挑他一條筋別人的恨不得劈手奪將來若要他把與人就心疼的了不得所以又有人叫他做慳賈兒請着一個老學究叫做陳德甫在家裡處館那館不是教學的館無過在解鋪裡上些帳目管些收錢舉債的勾當賈員外日常與陳德甫說我枉有家私無個後人承領自已生不出街市上但遇着貧的或是肯過繼的是男是女尋一個來與我兩口兒喂眼也好說了不則一番陳德甫又轉分付了開酒務的店小二倘

有相應的、可來先對我說、這裡一面尋螟蛉之子不在話下、卻說那周榮祖秀才自從同了渾家張氏、孩兒長壽、三口兒應舉去後、怎奈命運未通、功名不遂、這也罷了、豈知到得家裡、家私一空、止留下一所房子去尋墻下所埋祖上之物但見墻倒泥開、剛剩得一個空石槽、從此衣食艱難、索性把這所房子賣了、復是三口兒去洛陽探親、偏生這等時運、正是

時來風送滕王閣、　運退雷轟薦福碑

那親眷久已出外、弄做個滿船空載月明歸、身邊盤纏用盡、到得曹南地方、正是暮冬天道、下着連日大

雪三日兒身上俱各单寒好生行走不得有一篇正宮調滚繡毬爲証

是誰人碾就瓊瑶往下篩是誰人剪冰花迷眼界恰便似玉琢成六街三陌恰便似粉鋪就殿閣樓臺便有那韓退之藍關前冷怎當便有那孟浩然驢背上也跌下來便有那剡溪中禁回他子猷訪戴則這三日兒凍的不索到塹換眼見有一家受盡千般苦可甚麼十謁朱門九不開委實難捱

當下張氏道似這般風又大雪又緊怎生行去且在

小二亦貧人也

那裡避一避、老婦、周秀才道我們到酒務裏避雪去、兩口兒帶了小孩子、趕到一箇店裏來、店小二接着道、可是要買酒喫的、周秀才道、可憐我那得錢來買酒喫、店小二道、不喫酒、到我店裏做甚、秀才道、小生是箇窮秀才、三口兒探親回來、不想遇着一天大雪、身上無衣、肚裡無食、來這里避一避、店小二道、避避不妨、那一箇不頂着房子走哩、秀才道、多謝哥哥、叫渾家領了孩兒、同進店來、身子抖抖的寒顫不住、店小二道、秀才官人、你每受了寒了、喫杯酒不好、秀才嘆道、我纔討些錢在身邊、小二道、可憐可憐、那里不

是積福處、我捨與你一杯燒酒喫、不要你錢、就在招財利市、前面那供養的、三杯酒內、取一杯遞過來、剛秀才喫了、覺道和暖了、好些、渾家在傍聞得酒香、也要杯兒熱喫、不好開得、只推與問秀才說話、告小二聽得意思、還道有心敬人情、與再與他一杯、又取那第二杯、遞過來道、娘子也喫一杯、秀才謝了、接過與渾家喫、那小孩子長壽、不知好歹也喫、裏道要喫、秀才簌簌地掉下淚來道、我兩箇走是這哥哥好意與我每喫的、怎生又有得到你小孩子、便哭將起來、小二問知緣故、一發把那第三杯與他喫了、就問秀才道、

看你這樣艱難、你把這小的兒與了人家、可不好、秀

再接嫂

才道、一時擡不着人家要、小二道、有箇人要你與娘

子商量去秀才對渾家道娘子你聽麽賣酒的哥哥

說、你們這等飢寒、何不把小孩子、與了人、他有箇人

再憐

家要、渾家道、若與了人家、倒也強似凍餓死了、只要

那人養的活、便與他去罷、秀才把渾家的話對小二

說小二道、好教你們喜歡、這里有箇大財主不曾生

得一箇兒女、正要一箇小的、我如今領你去、你且在

此坐一坐、我尋將一箇人來、小三二脚兩步、走到對

門與陳德甫說了這箇緣故、陳德甫踱到店裏問小

二道、在那里、小二叫周秀才與他相見了、陳德甫一眼看去、見了小孩子長壽、便道好箇有福相的孩兒、就問周秀才道、先生那裡人氏、姓甚名誰、因何就肯賣了這孩兒、周秀才道、小生本處人氏、姓周名榮祖、因家業凋零、無錢使用、將自己親兒、情願過房與人爲子、先生你敢是要麽、陳德甫道、我不要、這里有箇賈老員外、他有潑天也似家私、寸男尺女皆無、若是要了這孩兒、久後家緣家計、都是你這孩兒的、秀才道、既如此、先生作成小生則箇、陳德甫道、你跟着我來、同秀才叫渾家領了孩兒、一同跟了陳德甫到這

此合六真皆善摹使之也

家門首、陳德甫先進去、見了賈員外、員外問道、一向所托尋孩子的、怎麽了、陳德甫道、員外且喜、有一個小的了、員外道、在那里、陳德甫道、現在門首、員外道、是箇甚麽人的、陳德甫道、是箇窮秀才、員外道、秀才倒好、可惜是窮的、陳德甫道、員外說得好咲、那有富的來賣兒女、員外道、叫他進來、我看看、陳德甫出來與周秀才說了、領他同兒子進去、秀才先與員外敘了禮、然後叫兒子過來與他看、員外看了一看、見他生得青頭白臉、心上喜欣道、果然好箇孩子、就問了周秀才姓名、轉對陳德甫道、我要他這箇小的、須要

他立紙文書陳德甫道員外要怎麼樣寫員外道無過寫道立文書人某人因口食不敷情愿將自己親兒某過繼與財主賈老員外爲兒陳德甫道只叫員外勾了又要那財主兩字做甚員外道我不是財主難道叫我窮漢陳德甫曉得是有錢的心性只順着道是是只依着寫財主罷員外道還有一件要緊後面須寫道立約之後兩邊不許翻悔若有翻悔之人罰鈔一千貫與不悔之人用陳德甫大笑道這等那正錢可是多少員外道你莫管我只依我寫着他要得我多少我財主家心性指甲裡彈出來的可也喫

不了陳德甫把這些話一一與周秀才說了周秀才只得依着口裡念的寫去寫到罰一千貫周秀才停了筆道這等我正錢可是多少陳德甫道知他是多少我恰纔也是這等說他道我是個巨富的財主他要的多少他指甲裏彈出來的着你喫不了哩周秀才也道說得是依他寫了契把正經的實價竟不曾填得明白他與陳德甫也多是迂儒不曉得這些圈套只道口裡說得好聽料必不輕的豈知做財主的專一苦尅算人討着小便宜口裡便甜如蜜也聽不得的當下周秀才寫了文書陳德甫遞與員外收了

赤子之心

員外就領了進去與媽媽看了媽媽也喜歡此時長壽已有七歲心裡曉得了員外教他道此後有人問你姓什麽你便道我姓賈長壽道我自姓周那賈媽媽道好兒子明日與你做花花襖子穿有人問你姓只說姓賈長壽道便做大紅袍與我穿我也只是姓周員外心裡不快竟不來打發周秀才秀才催促陳德甫德甫轉催員外員外道他把兒子留在我家他自去罷了陳德甫道他怎麽肯去還不曾與他恩養錢哩員外就起箇賴皮心只做不省得道甚麽恩養錢隨他與我些罷陳德甫道這箇員外你要人他爲

語詞奢
理莫非
則主求
色

妙語

無錢饒贖這個小的怎麽倒要他恩養錢員外道他因爲無飯養活兒子纔過繼與我如今要在我家喫飯我不問他要恩養錢他倒問我要恩養錢陳德甫道他辛辛苦苦養這小的與了員外爲兒專等員外與他些恩養錢回家做盤纏怎這等要他員外道立過文書不怕他不肯了他若有說話便是翻悔之人教他罰一千貫還我領了這兒子去陳德甫道員外怎如此鬬人要你只是與他些恩養錢去是正理員外道陳德甫看你面上與他一貫鈔陳德甫道這等一個孩兒與他一貫鈔忒少員外道一貫鈔許多寶

字哩我富人使一貫鈔似挑着一條筋你是窮人怎倒看得這樣容易你且與他去他是讀書人見兒子落了好處敢不要錢也不見得陳德甫道那有這事不要錢不賣兒子了再三說不聽只得拿了一貫鈔與周秀才秀才正走在門外與渾家說話安慰他道且喜這家果然富厚已立了文書這事多分可成長壽兒也落了好地了渾家正要問道補倒多少錢鈔只見陳德甫拿得一貫出來渾家道我幾杯兒水洗的孩兒偌大怎生只與我一貫鈔便買個泥娃娃也買不得陳德甫把這話又進去與員外說員外道那

妙話

提着這根時出中人難以爲情

句句妙非門主不能

深爲兩小賢人也

泥娃娃須不會喫飯常言道有錢不買張口貨因他養活不過纔賣與人等我肯要就勾了如何還要我錢既是陳德甫再三說我再添他一貫如今再不添了他若不肯白紙上寫着黑字教他拿一千貫來領了孩子去陳德甫道他有得這一千貫時倒不賣兒子了員外發作道你有得添添他我却沒有陳德甫嘆口氣道是我領來的不是了員外又不肯添那秀才又怎肯兩貫錢就住我中間做人也難也是我在門下多年今日得過繼兒子是箇美事做我不着成合他兩家罷就對員外道在我館錢內支兩貫湊成

孔母

四貫打發那秀才罷員外道大家兩貫孩子是誰的陳德甫道孩子是員外的員外咲逐顏開道你出了一半鈔孩子還是我的這等你是個好人依他又支了兩貫鈔帳簿上要他親筆註明白了共成四貫拿出來與周秀才道這員外是這儱悋吝苦尅的出了兩貫再不肯添了小生只得自支兩月的館錢湊成四貫送與先生先生你只要見子落了好處不要計論多少罷周秀才道甚道理倒難爲着先生陳德甫道只要久後記得我陳德甫周秀才道賈員外則是兩貫先生替他出了一半道倒是先生齎發了小生

這恩德怎敢有忘與孩兒出來叮囑他兩句我每去
罷陳德甫叫出長壽來三個抱頭哭箇不住分付道
爹娘無奈賣了你你在此可也免了些饑寒凍餒只
要曉得些人事敢這家不虧你我們得便來看你就
是小孩子不捨得爹娘吊住了只是哭陳德甫只得
去買些菓子來哄住了他騙了他進去周秀才夫妻
自去了那賈員外過繼了箇兒子又且放着刁勒買
的不費大錢自得其樂就叫他做了賈長壽曉得他
已有知覺不許人在他面前提起一句舊話也不許
他周秀才通消息往來古古怪怪防得水泄不通豈

[illegible]心 [illegible]

卻暗地移花接木、已自雙手把人家交還他、那長壽大來也看看把小時的事忘懷了、只認賈員外是自己的父親、可又作怪、他父親一文不使半文不用、他却心性闊大、看那錢鈔、便是土塊般相似、人道是他有錢、多順口叫他爲錢舍、那時媽媽亡故、賈員外得病不起、長壽要到東嶽燒香、保佑父親、與父親討得一貫鈔、他便背地與家僮興兒開了庫、帶了好些金銀寶鈔去了、到得廟上、來與時正是三月二十七日、明日是東嶽聖帝誕辰、那廟上的人好不來的多、天色已晚、揀着廊下一箇乾淨處所歇息、可先有一對

見老夫妻在那裏、但見

　儀容黃瘦、衣服單寒、男人頭上儒巾、大半是塵埃堆積、女子腳跟羅襪、兩邊泥土粘連、定然終日道途間、不似安居閨閣內、

你道這兩個是甚人、元來正是賣兒子的周榮祖秀才夫妻兩個、只因兒子賣了、家事已空、又往各處投人不着、流落在他方十來年、乞化回家、思量要來賈家探取兒子消息、路經泰安州、恰遇聖帝生日曉得有人要寫疏頭、思量賺他幾文、來央廟官、廟官此時也用得他着、留他在這廊下的、因他也是個窮秀才。

廟官好意揀這搭乾淨地與他、豈知賈長壽見這搭
地好、叫興兒趕他開去、興兒狐假虎威、唱道爺爺子
快走開去、讓我們、周秀才道你們是什麼人、興兒就
打他一下、道錢舍也不認得、問是什麼人、周秀才道
我須是問了廟官、在這裏住的、什麼錢舍來攆得我、
長壽見他不肯讓、喝教打他、興兒正待揪扭、周秀才
大喊、驚動了廟官、走來道甚麼人如此無禮、興兒道
賈家錢舍要這塔兒安歇、廟官道家有家主、廟有廟
主、是我留在這里的秀才、你如何用強奪他的宿處、
興兒道俺家錢舍有的是錢、與你一貫錢、借這塌兒

世上誰人不見錢改口

的地歎息、廟官見有了錢就改了口道、我便叫他讓你罷、勸他兩箇另換箇所在、周秀才好生不伏氣、没奈他何、只得依了、明日燒罷香、各自散去、長壽到得家裡、賈員外已死了、他就做了小員外、掌把了偌大家私、不在話下、且說周秀才自東嶽下來、到了曹南村、正要去查問賈家消息、一向不回家、那巷陌多生疎了、在街上一路慢訪間、忽然渾家害起急心疼來、望去一箇藥舖、牌上寫着施藥、急走去求得些來喫下、好了、夫妻兩口走到舖中謝那先生、先生道、不勞謝、得只要與我揚名、指着招牌上字道、須記我是陳

德甫周秀才點點頭念了兩聲陳德甫對渾家道這陳德甫名兒好熟我那裏曾會過來你記得麼渾家道俺賣孩兒時做保人的不是陳德甫周秀才道是是我正好問他又走去叫道陳德甫先生可認得學生麼德甫相了一相道有些面熟周秀才道先生也這般老了則我便是賣兒子的周秀才陳德甫道還記得我齎發你兩貫錢周秀才道此恩無日敢忘只不知而今我那兒子好麼陳德甫道好教你歡喜你孩兒賈長壽如今長立成人了周秀才道老員外呢陳德甫道已死了周秀才道好一個慳刻的人陳

打不相識

德甫道如今你孩兒做了小員外不比當初老的了且是仗義踈財我這施藥的本錢也是他的周秀才道陳先生怎生着我見他一面陳德甫道先生你同嫂子在舖中坐一坐我去尋將他來陳德甫走來尋着賈長壽把前話一五一十的對他說了那賈長壽雖是多年沒人題破見說了轉想幼年間事還自隱隱記得急忙跑到舖中來要認爹孃陳德甫領他拜見長壽看了模樣喫了一驚道泰安州打的就是他怎麽了周秀才道這不是泰安州奪我兩口兒宿處的麽渾家道正是叫得甚麽錢舍秀才道我那時受

那其實竟

金[illegible]何[illegible]前落之不見上因有於人所見作此重再

他的氣不過，邢知郎是我兒子長壽道，孩兒其實不認得爹娘，一時冲撞，望爹娘恕罪，兩口兒見了兒子，心裡老大喜歡，終久乍會之間，有些生煞煞，長壽過意不去，道是莫非還記着泰安州的氣來，忙叫興兒到家取了一匣金銀來，對陳德甫道，小侄在廟中不認得父母，冲撞了些個，今先將此一匣金銀陪個不是，陳德甫對周秀才說了，周秀才道，自家兒子，如何好受他金銀陪禮，長壽跪下道，若爹娘不受兒子，心裏不安，望爹娘將就包容。周秀才見他如此說，只得收了，開來一看，吃了一驚，原來這銀子上，鑿着周奉。

記周秀才道、可不原是我家的、陳德甫道怎生是你家的。周秀才道我祖公叫做周奉是他鑿字記下的。先生你看那字便明白。陳德甫接過手看了道是倒是了。既是你家的、如何却在賈家。周秀才道學生二十年前帶了家小上朝取應去把家裡祖上之物藏埋在地下。已後歸來盡數都不見了。以致赤貧賣了兒子。陳德甫道、賈老員外原係窮鬼與人脫土坯的。以後忽然暴富起來想是你家原物被他挖着了。所以如此他不生兒女就過繼着你家兒子承領了這家私物歸舊主豈非天意怪道他平日一文不使兩

同里中人如賈之得財而不知斯何也

明眼

中人不報

文不用不捨得浪費了一些元來不是他的東西只當在此替你家看守罷了周秀才夫妻感嘆不已長壽也自驚異周秀才就在匣中取出兩錠銀子送與陳德甫答他昔年兩貫之費陳德甫推辭了兩番只得受了周秀才又念着店小二三杯酒就在對門叫他過來也賞了他一錠那店小二因是小事也忘記多時了誰知出于不意得此重賞歡天喜地去了長壽就接了父母到家去住周秀才把適纔匣中所剩的交還兒子叫他明日把來散與那貧難無倚的須念着貧時二十年中苦楚又叫兒子照依祖公公時節

君能使府是客賊矣

庵所佛堂夫妻兩箇在內雙脩賈長壽仍舊復了姓周。姓賈仁空做了二十年財主只落得一文不使仍舊與他沒帳可見物有定主如此世間人枉使壞了心機有口號兩句爲証

想爲人稟命生於世　但做事不可瞞天地
貧與富一定不可移　笑愚民枉使欺心計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之三十六

東廊僧怠招魔　黑衣盜奸生殺

詩云

[illegible]成世界總游魂　錯認訛聞各有因
最是天公施巧處　眼花歷亂使人渾

話說天下的事、惟有天意最深、天機最巧、人居世間、總被他顛顛倒倒、就是那空幻不實境界、偶然人一箇眼花錯認了、明白是無端的、後邊照應將來、自有一段緣故在內、真是人所不測、唐朝中當滿任伊闕縣尉時、有東洛客張生、應進士舉、攜文往謁、至中路遇暴雨雷雹、日已昏黑、去店尚遠、傍着一株大樹下

月歇、少頃雨定、月色微明、就解鞍放馬、與僮僕宿於路側、因倦已甚、一齊昏睡、良久、張生朦朧覺來、見一物長數丈、形如夜叉、正在那里喫那匹馬、張生驚得魂不附體、不敢則聲、伏在草中、只見把馬喫完了、又取那頭驢去嚼啅咽啅的喫了、將次喫完、就把手去扯他從奴一人過來、提着兩足、扯裂開來、張生見喫動了人、怎不心慌、只得硬挣起來、狼狽逃命、那件怪物隨後趕來、叫呼罵詈、張生只是亂跑、不敢回頭、約勾跑了一里來路、漸漸不聽得後面聲響、往前走去、遇見一箇大塚、塚邊立着一箇女人、張生慌忙之中、

（女子乃人豈即塚中說邪）

也不管是什麽人、連呼救命、女人問道爲着何事、張生把適纔的事說了、女人道此間是箇古塚、内中空無一物、後有一孔、郎君可避在裡頭、不然性命難存、話罷、女子也不知那里去了、張生就尋塚孔投身而入、塚内甚深、靜聽外邊、已不見甚麽聲響、自道避在此料無事了、須臾望去、塚外月色轉明、忽聞塚上有人說話響、張生又懼怕起來、伏在塚内不動、只見塚外推將一物進孔中來、張生只聞得血腥氣、黑中看去、月光照着明白、乃是一箇死人頭、已斷了、正在驚駭、又見推一箇進來、連推了三四箇纔住、多是一般

快意也

的死人、已後沒得推進來了、就聞得塚上人嘈雜道、金銀若干、錢物若干、衣服若干、張生方纔曉得是一班强盜、了不敢吐氣、伏着聽他、只見那爲頭的道、某件與某人、某件與某人、連唱十來人的姓名、又有嫌多嫌少道分得不均勻、相爭論的、半日方散去、張生曉得外邊無人了、對了許多死屍、好不懼怕、欲要出來又被死屍塞住孔口、轉動不得、沒奈何、只得蹲在裏面、等天明了再處、靜想方纔所聽唱的姓名、忘失了些、還記得五六個、把來念的熟了、看看天亮起來、却說那失盜的鄉村裡一夥人各執器械、來尋盜跡、

到了塚傍、見滿塚是血、就圍住了、掘將開來、所殺之人、都在塚內、落後見了張生、是箇活人、喊道還有箇强盜落在裡頭、就把繩綑將起來、張生道、我是箇舉子、不是賊、衆人道、既不是賊、緣何在此塚內、張生把昨夜的事、一一說了、衆人那里肯信、道必是强盜殺人、送屍到此、偶遺其內的、不要聽他胡講、衆人你住、我不住的、亂來踢打、張生只叫得苦、內中有老成的道、私下不要亂打、且送到縣裡去、一夥人望着縣裡來、正行之間、只見張生的從人驢馬鞍馱、盡到張生見了、喫驚道、我昨夜見的是什麽來、如何馬驢從奴

若非舊識必受拷訊

俱在那從人見張生被縛住在人叢中也驚道昨夜在路傍困倦睡着了及到天明不見了郎君故此尋來如何被這些人如此窘辱張生把昨夜話對從人說了一遍從人道我們一覺好睡從不曾見箇甚的怎麽有如此怪異鄉村這夥人道可見是一剗胡話明是劫盜敢這些人都是一黨並不肯放鬆一些遂到縣裡縣裡牛公卻是舊相識見張生被鄉人綁縛而來大驚道緣何如此張生把前話說了牛公叫快放了綁請起來細問昨夜所見張生道劫盜姓名小生還記得幾箇在塚上分散的衣物數目小生也多

留是天意張生何幸受此非常驚恐

聽得明白牛公取筆請張生一一寫出按名捕捉人贓俱獲沒一箇逃得脫的乃知張生夜來所見夜叉喚喚避逐之景乃是寃魂不散鬼神幻出此一段怪異逼那張生伏在塚中方得默記姓名使他逃不得此天意假手張生以擒盜不是正合着小子所言眼花錯認也自有緣故的話而今更有箇眼花錯認了弄出好些寃業因果來與不消身子的更爲可駭可笑正是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寃業隨身　終須還帳

這是一段公案

這話、也是唐時的事、山東沂州之西、有箇宮山、孤拔聳峭、迴出眾峰、周圍三十里、並無人居、貞元初年、有兩個僧人、到此山中、喜歡這個境界幽僻、正好清修、不惜勤苦、滿山拾取枯樹丫枝、在大樹之間、搭起一間柴棚來、兩個敷坐在內、精勤禮念、晝夜不懈、四遠村落聞知、各各齎拾資財、布施來替他兩個構造屋宇、不上月之間、立成一個院宇、兩僧尤加慈勵、遠近皆來欽仰、一應齋供、多自日逐有人來送與兩僧、各處一廊、在佛前共設呪願、誓不下山、只在院中持誦、必祈修成無上菩提正果正見

白日禪關閒閉　落霞流水長天
溪上丹楓自落　山僧自是高眠
簷外晴絲颺網　溪邊春水浮花
塵世無心名利　山中有分烟霞

又

如此苦行已經二十餘年元和年間冬夜月明西廊僧各在廊中朗聲唄唱於時空山虛靜聞山下隱隱有慟哭之聲來得漸近須臾已到院門東廊僧在靜中聽罷忽然動了一念道如此深山寂寞多年不出不知山下光景如何聽此哀聲令人悽慘感傷只見哭聲方止一個人在院門邊墻上撲的跳下地來望着

西廊僧走東廊僧遥見他身軀絶大形狀怪異喫驚不小不敢聲張懷着鬼胎且嘿覻動靜自此人入西廊之後那西廊僧唄唱之聲截然住了但聽得勞勞撲撲如兩下力爭之狀過一回又聽得猜犴咀嚼喫嚥啜吒其聲甚厲東廊僧慌了道院中無人喫完了他少不得到我不如預先走了罷忙忙開了院門惶駭奔突久不出山連路徑都不認得了攧攧仆仆氣力衰盡回頭看一看後面只見其奈跉跉踉踉大踏步趕將來一發慌極了亂跑亂跳忽逢一小溪水褰衣渡畢追者已到溪邊卻不過溪來只在隔水嚷道

若不阻水、當幷陷之、東廊僧且懼且行、也不知走到那裏去的是、只信着脚步走罷了、須臾大雪咫尺、昏迷、正在沒奈何所在、忽有個人家牛坊、就躲將進去隱在裡面、此時已有半夜了、雪勢稍晴、忽見一個黑衣的人、自外執刀鎗徐徐至欄下、東廊僧吞聲屏氣潛伏暗處、向明窺看、見那黑衣人躊躇四顧、恰像等些什麽的一般、有好一會、忽然院墻裡面抛出些東西來、多是包裹衣被之類、黑衣人看見、忙取來紮縛好了、裝做了一擔、墻裏邊一個女子攀了墻跳將出來、映着雪月之光、東廊僧且是看得明白、黑衣人見女

不走反未必遇禍皆鬼神所爲

子下了牆、就把鎗挑了包裹、不等與他說話、望前先走、女子隨後跟他去了、東廊僧想道、不尷尬、此間不是住處、適纔這男子女人、必是相約私逃的、明日院中不見了人、照雪地行跡、尋將出來、見了個和尚、豈不把奸情事纏在身上來、不如趂早走了去爲是、總是一些不認得路徑、慌忙又走、恍恍惚惚、沒個定向、又亂亂的不成脚步、走上十數里路、踹了一個空撲通的攧了下去、乃是一個廢井、虧得乾枯沒水、却也深廣、月光透下、來看時只見傍有個死人、身首已離、血體還煖、是個適纔殺了的、東廊僧一發驚慌、却又

仰神策得出路亦無可奈何

無法上得來莫知所措到得天色亮了打眼一看認得是昨夜跳牆的女子心裡疑道這怎麼綁正在沒出豁處只見井上有好些人喊嚷臨井一看道強盜在此了就將索縋人下來東廊僧此時嚇壞了心胆凍殭了身體掙扎不得被那人就在井中綁縛了先是光頭上一頓栗暴打得火星爆散東廊僧沒口得叫冤眞是在死兒過亦人緊綁好了先後同死屍吊將上來只見一個老者見了死屍大哭一番哭罷道你這那里來的禿驢為何拐我女兒出來投死在此井中東廊僧道小僧是宮山東廊僧人二十年不下

山、因為夜間有怪物到院中、唬了同侶、逃命至此、昨夜在牛坊中避雪、看見有個黑衣人進來、墻上一個女子跳出來、跟了他去、小僧因怕惹着是非、只得走脫、不想墮落井中、先已有殺死的人在內、小僧知他是甚緣故、小僧從不下山的、與人家女眷有何識熟、可以拐帶、又有何冤仇、將他殺死、眾位詳察則個、說罷、內中人有好幾個曾到山中認得他的、曉得是有戒行的高僧、卻是現今同個死女子在井中、解不由這事來、不好替他分辨得、免不得一同送到縣裡來、縣令看見一干人綁了個和尚、又擡了一個死屍備

（繇其在裡頭決不是他殺的）

問根繇只見一個老者告訴道小人姓馬是這本處人這死的就是小人的女兒年一十八歲不曾許聘人家這兩日方纔有兩家來說起只見今日早起來家裡不見了女兒跟尋起來看見院後空地上鞋跡曉得越墻而走了依蹤尋到井邊便不見女兒鞋跡只有一團血灑在地上向井中一看只見女已殺死這和尚却在裡頭豈不是他殺的縣令問那僧人怎麼說東廊僧道小僧是個宫山中苦行僧人二十餘年不下本山昨夜忽有怪物入院將同住僧人喫噬不得已破戒下山逃命豈知宿業所纏插在這網裡

來就把昨夜牛坊所見已後應禍再逃墜井遇屍的話細說了一遍又道相公但差人到官山一查看西廊僧人蹤跡有無是被何物喫噬模樣便見小僧不是誑語縣令依言隨即差箇公人到山查勘的確立等回話公人到得山門走進院來只見西廊僧好端端在那裏坐着看經見有人來纔起問訊公人到東廊僧所犯之事一一說過道因他訴說有甚怪物入院來喫人故此逃下山來的相公差我來看個虛實今師父既在可說昨夜怪物怎麼樣走西廊僧道並無甚怪物但二更時候兩廊方對持念東廊道友忽

雖然巧事多天下所以多冤獄也

是僧語

然開了院走了出去我兩人誓約已久二十多年不出院門見他獨去也自驚異大聲追呼竟自不聞小僧自守着不出院之戒不敢追趕罷了至於山下之事非我所知公人將此話回覆了縣令縣令道可見是這禿奴詐妄帶過東廊僧又加研審東廊僧只是堅稱前說縣令道眼見得西廊僧人見在有何怪物來院中你恰恰這日下山這里恰恰有脫逃被殺之女同在井中天下有這樣湊巧的事分明是殺人之盜還要抵賴用起刑來喝道快快招罷東廊僧道宿債所欠有死而已無情可招惱了縣令竹子百般拷

寃哉

有此成心又有此妄事安得不杖之

掠楚毒備施東廊僧道不必加刑說是我殺罷了此時連原告見和尚如此受慘招不出甚麼來也自想道我家並不曾與這和尚往來如何拐得我女着就是拐了怎不與他逃去却要殺他便做是殺了他自家也走得去的如何同住這井中做甚麼其間恐有寃枉倘走到縣令面前把這些話一一說了縣令道是倒也說得是却是這個奸僧黑夜落井（亦是）必非良人況又口出妄語欺誑眼見得中有隱情了只是行兇刀仗無有身邊又無賍物難以成獄我且把他牢固監候你們自去外邊緝訪你家女兒平日必有蹤跡

可疑之處與私下往來之人（迹却是）家中必有所失物件你每逐一留心細査自有明白衆人聽了分付當下散了出來東廊僧自到獄中受苦不題却說這馬家是個沂州富翁人皆呼爲馬員外家有一女長成得美麗非凡從小與一個中表之兄杜生彼此相慕暗約爲夫婦杜生家中却是淸淡也曾央人來說幾次媒妁馬員外嫌他家貧幾次回了却不知女兒心裡只思量嫁他夫的其間走脚通風傳消遞箭全虧着一個奶娘是從幼乳這女子的這奶子是個不良的婆娘專一哄誘他小娘子動了春心做些不恰當的手

婦人們只爲此一念誤人家兒女不少

脚便好乘機拐騙他的東西所以曉得他心事如此倒身在裡頭做馬泊六弄得他兩下情熱如火只是不能成就這事那女子看看大了有兩家來説親媽員外已有揀中的將次成約女子有些着了急與奶娘商量道我一心只愛杜家哥哥而今却待把我許別家怎生計處奶子就起個慈悲肚腸哄他道前日杜家求了幾次員外只是不肯要明配他必不能勾（好話）除非嫁了別家與他暗裡偸期罷女子道我既嫁了人怎好又做得這事我一心要隨着杜郎只不嫁人罷奶子道怎繇得你不嫁我有一個計較趁着求許

殺身之媒

定人家時節生做他一做女子道如何生做奶子道我去約定了他你私下與他走了多帶了些盤纏在他州外府過他幾時落得快活且等家裡尋得着時你兩個已自成合得久了好人家兒女不好拆開了另嫁得別人家也不來要了除非此計可以行得女子道此計果妙只要約得的確奶子道這個在我身上元來馬員外家巨富女兒房中東西金銀珠寶頭面首飾衣服滿箱滿籠的都在這奶子眼裡奶子動火他這些東西怎肯教富了別人他有一個兒子叫做牛黑子是個不本分的人專一在賭賻行廝撲行

眞孩子性可憐可憐

中走動結識那一班無賴子弟也有時去做些偷雞弔狗的勾當奶子欺心當女子面前許他去約杜郎他私下去與兒子商量只叫他冒頂了名騙須了別（可恨）處去賣了他落得得他小富貴籌計停當來哄女子道已約定了只有今夜月明之下先把東西搬出院牆外牛坊中了然後攀牆而出就是女子要奶子同去奶子道這使不得你自去須一時沒查處連我去了他明知我在裡頭做事尋我家卻不做出來那女子不曾面會得杜郎只聽他一面哄詞道是該如此憑他說着就是信以為真道是從此一走便可

與杜郎相會遂了向來心願了正是

本待將心託明月　誰知明月照溝渠

是夜女子與奶子把包裹紮好先拋出墻外落後女子攀墻而出正是東廊僧在暗地裡窺看之時那時見有個黑衣人擔着前走女子只道是杜郎換了青衣瞞人眼睛的尾着隨去不以爲意到得野外井邊月下看得明白是雄糾糾一個黑臉大漢不是杜郎了女孩兒家不知個好歹不驟的你不驚喊起來黑子叫他不要喊那里撿得住黑子想道他有偌多的東西在我擔裡我若同了這帶脚的貨去前途被他

小人惟以財爲重可恨

喊破可不人財兩失不如結果了他罷拔出刀來望頸子上只一刀這嬌怯怯的女子能消得幾時功夫可憐一朵鮮花一旦萎於荒草也是他念頭不正以致有此正是

賭近盜兮姦近殺　古人說話不曾差
姦賭兩般都不染　太平無事做人家

女子既死黑子就把來撩入廢井之中帶了所得東西飛也似的去了怎知這里又有這般悔氣星照命的和尚來頂了缸坐牢受苦說話的若無此真是有天無日頭的事了看官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少不得

到其間逐漸的報應出來、却說馬員外先前不見了、女兒、一時糾人追尋。不匡撞着這和尚、鬼混了多時、送他在獄裡了。家中竟不曾仔細查得。及到家中細想。只疑心道未必關得和尚事。到得房中一看、只見箱籠一空。道是必有個人約着走的、只是平日不曾見什麽破綻。若有姦夫同逃、如何又被殺死、却不可解。沒個想處。只得把所失之物、寫個失單、各處貼了招榜、出了賞錢、要明白這件事。那奶子聽得小娘子被殺了、只有他心下曉得、捏着一把汗。心裡恨着見子道、只教他領了他去、如何做出這等沒脊骨事來、

私下見了暗地埋怨一番着實叮囑他要謹慎關係人命事弄得大了又過了幾時牛黒子漸把心放寛了帶了錢到賭坊裡去賭怎當得博夫就是個又色一霎時把錢多輸完了欲待再去拿錢時興高了却等不得站在傍邊看又恐不住伸手去腰裡摸出一對金鑲寶簪頭來押錢再賭指望就博將轉來自不妨事誰知一去不能復返只得忍着輸散了那押的當頭須不曾討得去在個捉頭兒的黃胖哥手裡黄胖哥帶了家去被他妻子看見了道你那里來這樣好東西不要來歷不明做出事來胖哥道我須有個

來處有甚麽不明是牛黑子當錢的黃嫂子道哥又來小牛又不曾有妻小是個光棍哩那里掙得有此等東西胖哥猛想起來道是呀馬家小娘子被人殺死有張失單多半是頭上首飾他是奶娘之子這些失物或者他有些乘機偷盜在裡頭黃嫂子道明日竟到他家辨錢必有說話若認着了我們充得賞錢去可不好商量定了到了次日胖哥竟帶了簪子望馬員外解庫中來恰好員外走將出來胖哥道有一件東西拿來與員外認着認得着小人要賞錢認不着小人解些錢去罷黃胖哥拿那簪頭遞與員外

外一看却認得是女兒之物、就詰問道此自何來、黃胖哥把牛黑子賭錢押簪的事、說了一遍、馬員外點點頭道、不消說了、是他母子兩個商通合計的了、款住黃胖哥、要他寫了張首單、說金寶簪一對的係牛黑子押錢之物、所首是實、對他說外邊且不可聲張、先把賞錢一半與他、事完之後、找足、黃胖哥報得着、歡喜去了、員外袖了兩個簪頭進來、對奶子道、你且說前日小娘子怎麼逃出去的、奶子道、員外好笑、員外也在這裡、我也在這裡、大家都不知道的、我如何曉得、倒來問我、員外拿出簪子來道、既不曉得這件

東西、爲何在你家裡、拿出來奶子看了簪、虛心病發、曉得是兒子做出來、驚得面如土色、心頭丕丕價跳、口裡支吾道、敢是遺失在路傍、那個拾得的、員外見他臉色紅黃不定、曉得有些海底眼、且不說破、竟叫人尋將牛黑子來、把來拴住、一徑投縣裡來、牛黑子還亂嚷亂跳道、我有何罪、把繩拴我、馬員外道、有人首你殺人公事、你且不要亂叫、有本事當官辨去、當下縣令升堂、馬員外就把黃胖哥這紙首狀、同那簪子送將上去、與縣令看、道贓物證見俱有了、望相公追究真情則個、縣令看了、道那牛黑子是什麼人、于

涉得你家着馬員外道是小女奶子的兒子縣令點頭道這個不爲無因了叫牛黑子過來問他道這箇是那里來的牛黑子一時無辭只得推道是母親與他的縣令叫連那奶子拘將來縣令道這姦殺的事情只在你這奶子身上要跟尋出來喝令把奶子上了刑具奶子熬不過只得含糊招道小娘子平日與杜郎往來相密是夜約了杜郎私奔跳出牆外是老婦曉得的出了牆去的事老婦一些也不知道縣令問馬員外道你曉得可有個杜某麼員外道有個中表杜某曾來問親幾次只爲他家寒不曾許他不知

刁婦害人如此

他背地裡有此等事、縣令又將杜郎拘來、杜郎但是平日私期密訂、情意甚濃、忽然私逃、被殺、情猶可惜、其實一些不知影響、縣令問他道、你如何與馮氏女約逃中途殺了杜郎、道平日中表兄妹來帖往來契密則有之、何曾有私逃之約、是誰人來約誰人証明的、縣令與奶子來與他對也、只說得是平日往來至於相約私逃、原無影響、却甚對他不過、杜郎一向又見說失了好些東西、便辨道而今相公只看贓物何任饒卻與小生無與了、縣令細想一回道、我看杜某斯文、必非行殺之人、若其粗狠、亦非偷香之輩、其中

今亦猶明而不能出僧非者凡冤爲之道

必有頂冒假托之事就把牛黑子與老奶子着實行刑起來老奶子只得把貪他財物瞞叫兒子冒名赴約道是真情以後的事却不知了牛黑子還自嗟嗟嘴强推着杜郎道既約的是他不干我事縣令猛然想起道前日那和尚口裡明說晚間見個黑衣人挈了女子同去的叫他出來一認便明白了喝令獄中放出那東廊僧來東廊僧到案前縣令問道你那夜說在牛坊中見個黑衣人進來盜了東西帶了女子去而今這個人若在你認得他否東廊僧道那夜雖然是夜裡雪月之光不減白日小僧靜修已久眼光

頗清若見其人自然認得縣令叫杜郎上來鬪僧道可是這個東廊僧道不是彼甚雄健豈是這文弱書生又叫牛黑子上來指着問道這個可是東廊僧道這個是了縣令冷笑對牛黑子道這樣你母親之言已真殺人的不是你是誰况且贓物見在有何理說只可惜這和尚沒來替你喫打喫驚多時東廊僧道小僧宿命所招自無可怨所幸佛天甚近得遇公神明昭雪縣令又把牛黑子夾起問他道你逃遁罷何必殺他黑子只得招道他初時認做杜郎到井邊時看見不是亂喊起來所以一時殺了縣令道眺聞何

虎有碍事

得有刀黑子道平時在廝撲行裡走身邊常帶有利器況是夜晚做事防人暗算故帶在那裡的縣令道我故知非杜子所爲也遂將招情一一供明把奶子斃于杖下牛黑子强姦殺人追贓完日明正典刑杜郎與東廊僧俱各釋放一行人各自散了不題那東廊僧沒頭沒腦喫了這場敲打又監裡坐了幾時纔得出來同到山上見了西廊僧說起許多事體西廊僧道一同如此靜脩那夜本無一物如何偏你所見如此以致惹出許多磨難來東廊僧道便是不解回到房中自思無故受此驚恐受此苦楚必是自家有

觧消看
會之

甚脩不到處、向佛前懺悔已過、必祈見個境頭、方圖上靜坐了、三晝夜坐到那心空性寂之處、恍然大悟、元來馬家女子是他前生的妻、爲因一時無端魔急、將他拷打鎖禁、有這段寃愆、今世做了僧人、戒行精苦、本可消釋了、只因那晚聽得哭泣之聲、心中慘慘動了念頭、所以魔障就到、現出許多惡境界、逼他走到寃家窩裡去、償了這些拷打鎖禁之債、方纔得放、他在靜中悟徹了這段因果、從此堅持道心、與西廊僧到底再不出山、後來合掌坐化而終、有詩爲証

有生總在業寃中　悟到無生始是空

若是學心不起　憑他宿債也消融

拍案驚奇卷三十七

天海藏

屈突仲任酷殺衆生　鄆州司馬冥全內侄

詩云

衆生皆是命　畏死有同心
何以貪饕者　寃仇結必深

話說世間一切生命之物總是天地所生一樣有聲有氣有知有覺但與人各自爲類其貪生畏死之心總只一般卹恩記仇之報總只一理只是人比他還慧機巧些便能以術相制弄得駕牛絡馬牽蒼走黃還道不足爲着一副口舌不知傷殘多少性命這些衆生只爲力不能抗拒所以任憑刀俎肰到臨死之

貪嘴好殺者不足任迂儒小生况可依耶所謂弥近理而大乱真者也

時、也會亂飛亂叫、各處逃藏、豈是蠢蠢不知死活、任你食用的、乃世間貪嘴好殺之人、與迂儒小生之論、道天生萬物以養人、食之不為過、這句說話、不知還是天帝親口對他說的、還是自家說出來的、若但道是人能食物、便是天意養人、那虎豹能食人、難道也是天生人以養虎豹的、不成、蚊虻能嘬人、難道也是天生人以養蚊虻、不成、若是虎豹蚊虻、也一般會說（提質議論）會評、會寫會做、想來也要是這樣講了、不知人肯服不肯服、從來古德長者、勸人戒殺放生、其話儘多、小子不能盡述、只就口說這幾句直捷痛快的、與看官

們笑一笑、看說的可有理沒有理。至於佛家果報說六道眾生盡是眷屬、冤冤相報、殺殺相尋、就說他幾年、也說不了。小子而今說一個怕死的眾生、與人性無異的、隨你鐵石做心腸、也要慈悲起來。宋時太平府有個黃池鎮、十里間有聚落、多是些無賴之徒、不逞宗室、屠牛殺狗所在。淳熙十年間、王叔端與表兄盛子東、同往寍國府、過其處、小憩閒覽、見野園內繫水牛五頭、盛子東指其中第二牛、對王叔端道、此牛明日當死。叔端道、怎見得、子東道、四牛皆食草、獨此牛不食草、只是眼中淚下、必有其故。因到茶肆中與

畜知者而悲鳴也

茶就問茶主人此第二牛是誰家的茶主人道此牛乃是趙三使（即宗衆也）所買明早要屠宰了子東對叔端道如何明日再往止剩得四頭在了仔細看時那第四牛也像昨日的一樣不喫草眼中淚出看見他兩個踱來把雙蹄跪地如拜訴的一般復問茶肆中人說道有一個客人今早至此一時買了三頭只剩下這頭早晚也要殺了子東嘆息道畜類有知如此勸叔端訪他主人與他重價買了置在近庄做了長生的牛只看這一件事起來可見畜生一樣靈性自知死期一樣悲哀所求施主如何而今人歪着肚腸只要貪

腐儒見殺牲者便目爲異端不知孔之不綱不射宿孟之不忍見不忍食亦異

傷性命暫侈口腹是甚緣故敢道是陰間無對證麼不知陰間最重殺生對証明明白白只爲人死去既遺了寃對自去一一償報回生的少所以人多不及知道對人說也不信了小子如今說個回生轉來明白可信的話正是

一命還將一命塡　世人難解許多寃
聞聲不食吾儒法　君子期將不忍全

唐朝開元年間溫縣有個人覆姓屈突名仲任父親曾典郡事止生得仲任一子憐念其少恣其所爲仲任性不好書終日只是樗蒱射獵爲事父死時家僮

端合

敗落光景如此

[illegible]

數十人、家資數百萬、莊第甚多、仲任縱情好色、荒飲博戲、如湯潑雪、不數年間、把家產變賣已盡、家童僕妾之類、也多養口不活、各自散去、止剩得混賴這一箇庄、又漸漸把四圍附近田疇、多賣去了、過了幾時、連庄上零星屋宇、及樓房內室、也拆來賣了、止是中間一正堂、巋然獨存、連庄子也不成模樣了、家貧無計可以為生。仲任多力、有個家僮叫做莫賀咄、是個蕃夷出身、也力敵百人、主僕兩個好生說得着、大家各恃膂力、便商量要做些不本分的事體來、却也不愛去打家劫舍、也不愛去殺人放火、他愛喫的是牛

馬肉又無錢可買思量要與莫賀咄外邊偷盜去每夜黃昏後便兩人合伴直走去五十里外遇着牛即執其兩角翻負在背上背了家來遇馬騾將繩束其頭也負在背到得家中投在地上都是死的又於堂中掘地埋幾箇大甕在內安貯牛馬之肉皮骨剝剔下來納在堂後大坑或時把火焚了初時只圖自已口腹暢快後來偷得多起來便叫莫賀咄拿出城市換米來喫賣錢來用做得手滑日以爲常當做了是他兩人的生計了亦且來路甚遠脫膊又快自然無人疑心再也不弄出來他任性又好殺日裡沒事得

做所居堂中、弓箭羅網叉彈滿屋、多是千方百計思量殺生害命、出去走了一番、再沒有空手回來的、不論獐鹿獸兎、烏鳶鳥雀之類、但經目中一見、畢竟要算計弄來喫他、但是一番回來肩擔背負手提足繫無非是些飛禽走獸、就堆了、一堂屋角、兩人又去無弄、擺佈思量巧樣喫法、就是帶活的、不肯便殺一刀打一、下、死了、罷、畢竟多設調和妙法、或生割其肝、或生抽其筋、或生劂其舌、或生取其血、道是一死便不脆嫩、假如取得生鱉、便將繩縛其四足、綳住在烈日中曬着、鱉口中渴甚、即將鹽酒放在他頭邊、鱉只得

[illegible]

喫了。然後將他烹起來。蔡是裏邊稱出來的。分外好喫。取驢縛於堂中。面前放下一缸灰水。驢四圍多用火逼着。驢口乾。即飲灰水。須臾屎溺齊來。把他腸胃中污穢多蕩盡了。然後取酒調了椒鹽各味。再將與他。他火逼不過。見了只是喫。性命未絕。外邊皮肉已熟。裡頭調和也有了。一日拿得一刺蝟。他渾身是硬刺。不便烹宰。仲任與莫賀咄商量道。難道便是這樣罷了不成。想起一法來。把泥着些鹽在內。跌成熟團。把刺蝟團團泥裹起來。火裡煨着。燒得熟透了。除去外邊的泥。只見蝟皮與刺皆隨泥脫了下來。剩的是

一聞熟肉加了鹽醬、且是好喫、凡所作爲、多是如此。有詩爲証、

捕飛逐走不曾停、身上時常帶血腥、
且是烹炰多有術、想來手段會調羹、

且說仲任有個姊夫、曾做鄆州司馬、姓張名安、起初看見仲任家事漸漸零落、也要等他曉得些苦辣、收留他去、勸化他回頭做人家、及到後來、看見他所作所爲、越無人氣、時常規諷、只是不聽、張司馬憐他是妻兒獨子、每每掛在心上、然當他氣頭、與常不是好言可以諭解、只得罷了、後來司馬已死、一發再無好

眞是萬般將不去時節

言到他耳中、只是逞性胡爲、如此十多年、忽一日家僮莫賀咄病死、仲任沒了個幇手、只得去尋了個小時節乳他的老婆婆來守着堂屋、自家仍去獨自個做那些營生、過得月餘、一日晚、正在堂屋裡喫牛肉、忽見兩個青衣人、直闖將入來、將仲任套了繩子便走、仲任自恃力氣、欲待打掙、不知這時力氣多在那裏去了、只得軟軟隨了他走、正是

有指爪劈開地面　會騰雲飛上青霄
若無入地升天術、目下災殃怎地消、

仲任口裏問青衣人道、拿我到何處去、青衣人道、有

業盡者知何有此祿當爲年命未盡故

你家家奴扳下你來、須去對理、仲任詐然不知何事、隨了靑衣人、來到一個大院、廳事十餘間、有判官六人、每人據二間、仲任所對在最西頭二間、判官遲不在、靑衣人叫他且立堂下、有頃、判官已到、仲任仔細一認、叫聲阿呀、如何却在這里相會、你、道、那、判、官、是、誰、正、是、他、那、姑、夫、鄧、州、司、馬、張、安、那司馬也喫了一驚道、你幾時來了、引他登階、對他道、你此來不好、你年命未盡、想爲對事而來、却是在世爲惡無比、所殺害生命、千千萬萬、寃家多在、今忽到此、有何計較、可以相救、仲任發慌得是陰府心裡想着平日所爲

冥中也作分上何故

些懼怕起來、叩頭道小侄生前不聽好言、邪信有陰閻地府、妄作妄行、今日來到此處、望姑夫念親戚之情、救拔則箇、張判官道、且不要忙、待我與衆判官商議看、因對衆判官道、僕有妻侄個究伊任造罪無數、令召來與奴莫賀咄對事、如是其人年命亦未盡、更放他去了、等他壽盡纔來、只是既已到了、這里怕被害、這些冤魂、不肯放他、怎生爲僕分上、商量開得一路、放他生還麼、衆判官道、除非召明法者與他計較、張判官叫鬼卒、與明法人來、只見有個碧衣人前來、參見、張判官道、要出一個年命未盡的罪人有路否、

明法人請問何事、張判官把仲任的話、對他說了一遍、明法人道、仲任須爲對莫賀咄事而來、固然陽壽未盡、却是冤家大衆、只怕一與相見、羣至沓來、不爲分說、恣行食噉、此皆宜償之命、冥府不能禁得、料無再還之理、張判官道、仲任既係吾親、又命未合死、放此要問生路救他、若是壽已盡時、自作自受、我這里也愛不得了、你有何計、可以解得此難、明法人想了一會道、唯有一路可以出得、却也要遂些被殺冤家肯便好、若不肯也沒幹、張判官道、却待怎麽、明法人道、此諸物類、被仲任所殺者、必須償其身命、將彼各

貿小也局術推詳何故

去托生、今召他每出來、須誘哄他每道、屈突仲任來、為對莫貿命事、已到此間、汝輩食啖了畢、即去托生、汝輩餘業未盡、還受畜生身、是這般仍做這件、牛更為牛、馬更為馬、使仲任轉生為人、還依舊喫着汝輩、汝輩業報、無有了時、今查仲任未合即死、須令暫還、叫他替汝輩追造福因、使汝輩各捨畜生業、盡得人身、再不為人殺害、豈不至妙、諸畜類聞得人身、必然喜歡從命、然後小小償他些夙債、乃可放去、君說與這番說話、不肯依隨、就再無別路了、張判官道、便可依此而行、明決人將仲任鎖在　廳事前房中了、然後

召仲任所殺生類到判官庭中、來庭中地可有百畝
仲任所殺生命、聞召都來、一時、塡塞、皆滿、但見
牛馬成群、雞鵝作隊、百般怪獸、盡皆舞爪張牙
千種奇禽類、各舒毛鼓翼、誰道賦靈獨蠢、記冤
仇。且是分明漫言禀質偏殊、圖報復更爲緊急
飛的飛、走的走、早難道天子上林、叫的叫、嘷的
嘷、須不是人間樂土
說這些被害衆生、如牛馬驢騾豬羊獐鹿雉兔、以至
刺蝟飛鳥之類、不可悉數、凡數萬頭、共作人言道、召
我們爲判官道、屈究仲任已到、說聲未了、物類皆咆

郎不記典仲任之肉其豈食乎

哮大怒、騰振蹴踏、大喊道、逆賊還我債來、還我債來這些物類忿怒起來、箇箇身體、比常倍大、猪羊等馬牛、馬牛等犀象、只待仲任出來、大家吞噬、判官乃使明法人一如前話、曉諭一番、物類聞說替他追福、可得人身、盡皆喜歡、仍舊復了本形、判官分付諸畜且出、都依命退出庭外來了、明法人方在房裡放出仲任來、對判官道、而今須用小小償他些債、說罷、即有獄卒二人、手執皮袋一箇秘木三根、到來明法人把仲任套將進去、獄卒將秘木秘下去、仲任在袋苦痛難禁、身上血欽欽的出來、多在袋孔中流下、好似滮、

豈得知皆許也

花的噴筒一般、獄卒去了秘木只、提着袋滿庭前走轉灑去、須臾血深至階、可有三尺了、然後連袋撥仲任在房中、又牢牢鎖住了、復召諸畜等至、分付道、已取出仲任生血、聽汝輩食噉、諸畜等皆作惱怒之狀、身復变大數倍、罵道、逆賊、你殺吾身、今數你血、於是競來爭食、飛的、走的、亂嚷亂叫、一頭喫、一頭罵、只聽得呼呼噏噏之聲、三尺來血一霎時喫盡、還像不足的意、共舐地上、直等庭中土見、方纔住口、明法人等諸畜喫罷、分付道、汝輩已得償了些債、其負冊身命已盡、一聽汝輩取償、今放屈突仲任回家、爲汝輩追

孟尚有盤邪

禍、令汝輩多得人身、諸畜等皆獄畜、各復了本形而散、判官方纔在袋內放出仲任來、仲任出了疑姑立起來、只覺渾身疼痛、張判官對他說道、冤報暫解、可以回生、既已見了報應、便可努力脩福、仲任道、多蒙姑夫竭力周全、調護得解此難、今若回生、自當痛改前非、不敢再增惡業、但宿罪尚通、不知何法脩福可以盡消、判官道、汝罪業太重、非等閒作福可以免得除非刺血寫一切經、此罪當盡、不然他日更來、無可再救了、仲任稱謝、領諾、張判官道、還須遍語世間之人、使他每聞着報應、能生悔悟、也多是你的功德、

風學究
他會酒
喻耶

說罷、就叫兩個青衣人送歸來路、又分付道、路中若有所見、切不可擅動念頭、不依我戒、須要斐廝叮囑、青衣人道、可好伴他到家、他餘業儘系福路中還有失處、青衣人道、本官分付、玫不小心、仲任遂同了青衣前走行了數里、到了一個熱鬧去處、光景似陽間酒店一般、但見

村前茅舍庄後竹籬、村醪香透磁缸、溜酒滿盧。
花瓮架上麻衣、昨日村郎質了、道沈賒香亭鄉。
中學究醉聽菁劉伶知味且停舟、李白聞香須
駐馬、盡道黃泉無客店、誰知冥路有酒家。

仲任正走得饑又饑渴又渴眼望去是個酒店他已自口角流涎了走到面前看時只見店裡頭吹的吹唱的唱猜拳豁指呼紅喝六在裡頭暢快飲酒滿前嗄飯多是些肥肉鮮魚壯雞大鴨仲任不覺舊性復發思量要進去坐一坐喫他一餐早把他姑夫所戒已忘記了反來拉兩個青衣進去同坐青衣道進去不得的錯走去了必有後悔仲任那裡肯信青衣扯當不住道既要進去我們只在此間等你仲任大踏步跨將進來揀個座頭坐下了店小二忙擺着案酒仲任一看喫了一驚元來一碗是死人的眼睛一碗

是糞坑裡大風曉得不是好去處抽身待走小二斟了一碗酒來道喫了酒去仲任不識氣伸手來接拿到鼻邊一聞臭穢難當元來是一碗腐屍肉正待撇下不喫忽然牀下搶出一個牛頭鬼來手執鋼叉喊道還不快喫店小二把來一灌仲任只得忍着臭穢强吞了下去望外便走牛頭又領了好些奇形異狀的鬼趕來口裡嚷道不要放走了他仲任急得無措只見兩個青衣元站在傍處忙來遮蔽着喝道是判院放回的不得無禮攙着仲任便走後邊人聽見青衣人說了然後散去青衣人埋怨道叫你不要進去

你不肯聽致有此驚恐起初判院如何分付你來只道是我們不了事仲任道我只道是好酒店如何裡邊這樣光景青衣人道這也原是你業障現此眼花仲任道如何是我業障青衣人道你喫這一驚還抵不得醉驚醉驢的債哩仲任愈加悔悟隨着青衣再走看看茫茫蕩蕩不辨東西南北身子如在雲霧裡一般須臾重見天日已似是陽間世上儼然是溫縣地方同着青衣走入自己床上草堂中只見自己身子直挺挺的倘在那里乳婆坐在傍邊守着青衣用手將仲任的魂向身上一推仲任甦醒轉來眼中不見

了青衣却見乳婆叫道、官人甦醒着、幾乎急死我也、仲任道、我死去幾時了、乳婆道、官人正在此喫食、忽然暴死、已是一晝夜、只爲心頭尚煖、故此不敢移動、誰知果然活轉來、好了好了、仲任道、此一晝夜、非同小可、見了好些陰間地府光景、那老婆子喜歡的是這些說話、便問道、官人見的是甚麼光景、仲任道、元來我未該死、只爲奠賀咄死去、撺着平日殺戮這些冤家要我去對証、故勾我去、我也爲冤家多、幾乎不放轉來了、虧得撞着對案的判官、就是我張家姑夫、道我陽壽未絕、在裡頭曲意處分、纔得放還、就把這

此牛肉亦淳于之剩酒盧生之黃粱

些說話光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盡情告訴了乳婆那乳婆只是合掌念阿彌陀佛不住口、仲任說罷乳婆又問道、這等而今莫貲咱畢竟怎麽樣、仲任道、他陽壽已盡、究債又多、我自來了、他在地府中、畢竟要一一償命、不知怎地受苦哩、乳婆道、官人可曾見他否、仲任道、只因判官周全、我不教對案、故此不見他、只聽得說、乳婆道、一晝夜了、怕官人肚餓、還有剩下的牛肉、將來喫了罷、仲任道、而今要依我姑夫分付、正待刺血寫經、罰咒再不喫這些東西了、乳婆道、這個却好、乳婆只去做些粥湯與仲任喫了、仲任起來

梳洗一番把鏡子將臉一照只叫得苦元來陰騭把秘本取去他血與畜生喫過故此面色臘查也似黃了仲任從此僱一個人把堂中掃除乾淨先請幾部經來焚香持誦將養了兩個月身子漸漸復舊有了血色然後刺着臂血逐部逐卷寫將來有人經過問起他寫經根繇的便把這些事逐一告訴將來人聽了無不毛骨聳然多有助盤費供他書寫之用的所以越寫得多了况且面黃肌瘦是個老大証見又指着堂中的甕堂後的穴每對人道這是當時作業的遺跡留下爲戒的來往人曉得是真話發了好些激

邊批

衆生皆省之

生戒殺的念頭。開元二十三年春、有個同官令虞咸、道經溫縣、見路傍草堂中、有人年近六十、如此刺血書寫不倦、請出經來看、已寫過了五六百卷、怪道他怎能如此發心、得孫仲任、把前後的話、一一告訴出來、虞縣令嘆以爲奇、所發、度、勸、寫而去、各處把此話齋示於人、故此人多知道、後來仲任得善果而終、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也、偈曰、

物命在世間　微分此靈蠢
一切有知覺　皆已具佛性
取彼痛苦身　供我口食用

我○飽○已○覺○擔○
一、點、嗔、恨、心、
所以六道中、
願藉此慈心、
起○意○便○多○刑○
無○過○轉○念○間○
及、到、償、業、時、
何、不、當、生、日、
度、他、即、自、度、

彼○死○痛○捶○在○
豈、能、盡、消、滅、
轉轉相殘殺
觸處可施用
減○味○即○省○命○
生○死○已○各○判○
還、恨、種、禍、尖、
隨○意○作○方○便○
應作如是觀

翻杂鶯奇卷三十七終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三十八

占家財狠婿妒侄　延親脉孝女藏兒

詩曰

子息從來天數　原非人力能爲
最是無中生有　堪令耳目新奇

話說元朝時都下有箇李總管官居三品家業巨富年過五十不曾有子聞得樞密院東有箇算命的開箇鋪面談人禍福無不奇中總管試往一算于時衣冠滿座多在那里候他挨次推講總管對他道我之祿壽已不必言最要緊的只看我有子無子算命的推了一回笑道公已有子了如何哄我總管道我實

不曾有子所以求算豈有此故之理算命的把手掐了一掐道公年四十即已有子今年五十六了尚說無子豈非哄我一箇爭道實不曾有一箇爭道決也有過遞相爭執同座的人多驚訝起來道這怎麼說算命的道在下不會差待此公自去想只見摠管沉吟了好一會拍手道是了是了我年四十時一婢有娠我以職事赴上都到得歸家我妻已把來賣了今不知他去向若說四十上該有子除非這箇緣故算命的道我說不差公命不孤此子仍當歸公摠管把錢相謝了作別而出只見適間同在座上問命的一

望知筭命道答何是命中宜有子

鄭千戶也姓李遜總管入茶坊坐下說道適間鄭公與筭命的所說之話小子有一件疑心敢問備細鄭總管道有何見教千戶道小可是南陽人十五年前也不曾有子因到都下買得一婢却已先有孕的瞞得到家吾妻適也有孕前後一兩月間各生一男今皆十五六歲了適間聽公所言莫非是公府令嗣麼總管就把婢子容貌年齒之類兩相質問無一不合因而兩邊各通了姓名住址大家說箇容拜各散去了總管歸來對妻說知其事妻也　日悔妳做了這事而今見夫無嗣也有些懊悔巴不得是眞[illegible][illegible]

生子之功不可滅殆否

總千戶到家敘了同姓認爲宗譜盛設款待約定日期到他家裡去認看千戶先歸南陽總管給假前往帶了許多東西去餽送着千戶并他妻子僕妾多有禮物坐定了千戶道小可歸家問明此婦果是宅上出來的因命二子出拜只見兩個十五六的小官人一齊走出來一樣打扮氣度也差不多總管看了不知那一箇是他兒子請問千戶求說明白千戶笑道公自認看何必我說總管仔細相了一回天性感通自然識認前抱着一箇道此吾子也千戶點頭笑道果然不差於是父子相持而哭旁觀之人無不揮淚

千戶大
復設汲

戶設宴與總管賀喜、大醉而散、次日總管答[illegible]

借說在千戶廳上、酒闌、千戶對總管道、小可既還令
令郎了、豈可使令郎母子分離、並令其母奉公同還
何如、總管喜出望外、稱謝不已、就携了母子同回都
下、後來通籍承廕、官也至三品、與千戶家往來不絕、
可見人有子無子、多是命裡做定的、李總管自己已
信道無兒了、豈知被算命的看出有子、到底得以團
圓、可知是逃那命裡不過、小子爲何說此一段話、只
因一个富翁、也犯着無兒的病症、豈知也係有兒、被
人藏過、後來一旦識認、喜出非常、關着許多骨肉親

跡的關目在裡頭、聽小子從容的表白出來、正是

越親越熱、不親不熱、附葛攀藤、
總非枝葉、奠酒澆漿、縱須骨血、
如何妒婦、忍將嗣絕、總是前生、
非常冤業、

話說婦人心性、最是妬忌、情願看丈夫無子絕後、說着買妾置婢、抵死也不肯的、就有个把被人勸化、勉强依從、到底心中只是有些嫌忌、不甘伏的、就是生下了兒子、是親丈夫一點骨血、又不等他做大、還道是隔重肚皮、隔重山、不肯便認做親兒一般、更有

一等狠毒的。偏要算計了絕得、方快活的、及至女兒嫁得个女婿、分明是个異姓、無關宗支的、他偏要認做的親、是件偏心爲他、倒勝如丈夫親子侄、豈知女生外向、雖係吾所生、到底是別家的人、至于女婿當時就有二心、轉得背便另搭架子了、自然親一支、熱一支、女婿不如侄兒、侄兒又不如兒子、縱是前妻晚後、偏生庶養、歸根結果的親、瓜葛終久是一派、好似別人多哩。不知這些婦人們、爲何再不明白這个道理、話說元朝東平府有个富人、姓劉名從善、年六十歲、人皆以員外呼之、媽媽李氏、年五十八歲、他有潑

我們之心似徒亦此

天也似家私、不曾生得兒子、止有一个女兒小名叫做引姐、入贅一个女偖、姓張、叫張郎、其時張郎有三十歲、引姐二十七歲了、那個張郎極是貪小好利刻剝之人、只因劉員外家富無子、他起心央媒人舍爲偖、便道這家私久後多是他的了。好不誇張得意、却是劉員外自掌把定家私在手、沒有得放寬與他、亦且劉員外另有一個肚腸。一來他有個兄弟劉從道同妻寗氏亡逝已過、遺下一個侄兒小名叫做引孫、年二十五歲、讀書知事、只是自小父母雙亡、家私落薄、靠着伯父度日、劉員外道是自家骨肉、另眼覷他、

怎當得李氏媽媽、一心只護着女兒女偦、又且念他母親存日、妯娌不和、到底結怨在他身上、見了一似眼中之釘、虧得劉員外、暗地保全、却是畢竟碍着媽媽女偦、不能十分周濟他、心中長懷不忍、二來員外有個丫頭、叫做小梅、媽媽見他精細、叫他近身伏侍、員外就收拾來做了偏房、已有了身孕、指望生出兒子來、有此兩件心事、員外心中不肯輕易把家私與了女偦、怎當得張郎憊賴、專一使心用腹、搬是造非、挑撥得丈母與引孫舅子、日逐炒鬧、引孫當不起激聒、劉員外也怕淘氣、私下周給些錢鈔、叫引孫自尋

個仕處做營生去、引孫是個讀書之人、雖是尋得開鋪房子住下、不曉得別做生理、只靠伯父把得這些、東西、且逐漸用去度日、眼見得一個是張郎趕去了、張郎心裡懷着鬼胎、只怕小梅生下兒女來、若生個小姨、他還只分得一半、若生個小舅、這家私就一些沒他分了、要與渾家引姐商量、所算那小梅、那引姐倒是個孝順的人、但是女眷家見識、若把家私分與堂弟引孫、他自道是親生女兒、有些氣不甘分、若是父親生下小兒弟來、他自是喜歡的、况且父親十分指望、他也要安慰父親的心、這個念頭是真、騰滿漲

了文春如
瓦毛藉
府

只得大

最妙子周全者

郎不懷良心母親又不明道理只護着女婿恐怕不能勾保全小梅生產時常心下打算恰好張郎趕逐了引孫出去心裡得意在渾家面前露出那要算計小梅的意思來引姐想道若兩三人做了一路所算他一人有何難處不爭你們使妬嫉心腸却不把我父親的後代絕了這怎使得我若不在裡頭使些見識保護這事做了父親的罪人做了萬代的罵名却是丈夫見我不肯做　躋怕他每背地自做出來不若將機就計暗地周全罷了你道怎生暗地用計元來引姐有個堂分姑娘嫁在東庄是與引姐極相厚

覓得送

的、每事心腹相托、引姐要把小梅寄在他家裡去、分娩、只當是托孤與他、當下來與小梅商議道、我家裡自提了引孫官人出去、張郎心裡要獨占家私、姨姨你身懷有孕、他好生嫉妒、母親又護着他、姨姨你自己也要放精細些、小梅道、姑娘肯如此說、足見看員外面上、十分恩德、奈我獨自一身、怎隄防得許多、只望姑娘凡百照顧、則個、引姐道、我怕不要周全、只是鬬着財利上事、連夫妻兩個、心肝不托着五臟的、他早晚私下弄了些（丫頭采）手脚、我如何知道、小梅垂淚道、這等卻怎麼好、不如與員外說個明白、看他怎麼做主、

引姐道員外老年之人、他也周庇得你有歎、况且說破了、落得大家面上不好看、越結下寃家了、你怎當得起、我倒有一計在此、須與姨姨熟商量、小姐道、姑娘有何高見、引姐道、東庄裡姑娘與我最厚、我要把你寄在他庄上、在他那里分娩、托他一應照顧、生了兒女、就托他撫養、着衣食盤費之類、多在我身上、這邊哄着母親與丈夫、說姨姨不像意走了、他毋巴不得你去的、自然不尋究、且等他把這一點要擺佈你的肚腸放寬了、後來看個機會、等我母親有些轉頭、你所養兒女已長大了、然後對員外一一說明、取你

歸來那時須奈何你不得了、除非如此可保十全、小梅道、足見姑娘厚情、教身難報、引姐道、我也只爲不恐見員外無後、恐怕你遭了別人毒手沒奈何背了母親與丈夫私下和你計較、你日後生了兒子、有了好處、須記得今日、小梅道、姑娘大恩、經板兒印在心上、怎敢有忘、兩下商議停當、看着機會、還未及行、員外一日要到庄上收割、因爲小梅有身孕、恐怕女婿生嫉妬、女兒有外心、索性把家私都托女兒女婿管了、又怕媽媽難爲小梅、請將媽媽過來、對他說道、媽媽你曉得借甕釀酒麼、媽媽道、怎地說、員外道、假如

汝替只可借炊人竈那借酒之用無

別人家甕兒借將來家裡做酒、酒熟了時、就把那甕兒送還他本主去了、這不是只借得他家伙一番、如今小梅這妮子腹懷有孕、明日或兒或女、得一個只當是你的、那其間將那妮子或典或賣、要不要多憑得你、我只要借他肚裡生下的要緊、這不當是借甕釀酒、媽媽見如此說、也應道、我曉得你說的是、我覷着他便了、你放心上去、員外叫張郎取過那遠年近歲欠他錢鈔的文書、都搬將出來、叫小梅點個燈、一把火燒了、張郎伸手火裡去搶、被火一逼、燒壞了指頭、叫疼、員外笑道、錢這般好使、媽媽道、借與人家

達者之激心

甚人做得好也

錢鈔多是幼年到今積趲下的家私如何把這些文書燒掉了員外道我沒有這幾貫業錢安知不已有了兒子就是今日有得些些根芽若沒有這幾貫業錢我也不消擔得這許多干係別人也不來算計我了我想財是什麼好東西苦苦盤算別人的做甚不如積些陰德燒掉了些家裡須用不了或者天可憐見不絕我後得個小廝兒也不見得就罷自往庄上去了張郎聽見適纔丈人所言道是暗暗裡有些侵着他一發不像意道他明明疑心我要暗算小梅我枉做好人也沒幹何不趁他在庄上便當眞做一做

另生人深遠

也絕了後慮又來與渾家商量引姐兒事體已定了他日前已與東庄姑娘說知就裡當下指點了小梅徑叫他到那裡藏過來與丈夫道小梅這丫頭看見我象意思不善今早叫他配絨線去不見回來想是懷空走了這怎麼好張郎道逃走是丫頭的常事走了也倒乾淨省得我們費氣力引姐道只是父親知道須要煩惱張郎道我們又不打他不罵他不沖撞他他自巳走了的父親也抱怨我們不得我們且告訴媽媽大家商量去夫妻兩個來對媽媽說了媽媽道你兩個說來沒半句員外佛大年紀見有這些兒

媽媽厚有良心

非不可化誨者但惑于婆耳

指望著歡不盡在庄兒上專等報喜哩怎麽有這等的事莫不你兩個做出了些什麽歹勾當來引姐道今日絕早自家走了的實不干我們事媽媽心裡也疑心道別有緣故却是護着女兒女婿也巴不得將沒作有便認做走了也乾淨那里還來查着只怕員外須惱又怕員外疑心二戶兒都趕到庄上與員外說員外見他紛紛來只道是報他生兒喜信心下鶻突見說出這話來驚得木呆心裡想道家裡難爲他不過逼走了他這是有的只可惜帶了胎去又費戶氣道看起一家這等光景就是生下兒子來未必能

勾保全便等小梅自去尋個好處也罷了何苦累他母子性命淚汪汪的悲着氣恨命又轉了一念道他們如此算計我則為着這些浮財我何苦空積攢着做守財虜倒與他們受用我揔是沒後代趂我手裡施捨了些去也好憏着一天忿氣大張着榜示約着明日到開元寺裡散錢與那貧難的人張郎好生心裡不捨得只為見丈人心下煩惱不敢拗他到了明日只得帶了好些錢一家同到開元寺裡散去到得寺裡那貧難的紛紛的來了但見

連肩搭背絡手包頭瘋癱的氈裹臀行喑啞的

終當口說磕頭撞腦拿差了柱拐互喧嚷摸壁扶墻踹錯了陰溝相怨悵鬧熱熱携兒帶女苦悽悽單夫隻妻都念道明中捨去暗中來真叫做今朝那管明朝事

那劉員外分付大乞兒一貫小乞兒五百文乞兒中有個劉九兒有一個小孩子他與大都子商量着道我帶了這孩子去只支得一貫我叫這孩子自認做一戶多落他五百文你在傍做個見證幫襯一聲騙得錢來我兩個分了買酒喫果然去報了名認做兩戶張郎問道這小的另是一家麽大都子傍邊答應

繁端緒實妝點動旋

道另是一家、就分與他五百錢、劉九兒都拿着去了、大都子要來分他的、劉九兒道、這孩子是我的、怎生分得我錢、你須學不得我有兒子、大都子道、我和你說定的、你怎生多要了、你有兒的便這般羅橫、兩個打將起來、劉員外問知緣故、叫張郎勸他、怎當得劉九兒不識風色、指着大都子千絕戶萬絕戶的罵、道我有兒子、是請得錢、干你這絕戶的甚事、張郎臉兒掙得通紅、止不住他的、只劉員外已怨得明白、大哭道俺沒兒子的、這等沒下梢、悲哀不止、連媽媽女兒傷了心、一齊都哭將起來、張郎沒做理會處、散罷、只

見一個人落後走來、望着員外媽媽施禮、你道是誰、正是劉引孫、員外道、你爲何到此、引孫道伯伯伯娘、前與侄兒的東西、只逐盤費用度盡了、今日聞知在這里散錢、特來借些使用、員外、礙着、媽媽、在傍看見媽媽不做聲、就假意道、我前日與你的錢鈔、你怎不去做些營生、便是這樣沒了、引孫道、侄兒只會看幾行書、不會做什麽營生、日日喫用、有減無增、所以沒了、員外道、也是個不成器的東西、我那有許多錢勾你用、狠狠要打、媽媽假意相勸、引姐與張郎對他道、父親惱哩、舅舅走罷、引孫只不肯去、苦要求錢、員外

將條拄杖、一直的趕將出來、他們都認是真、也不來勸、引孫前走、員外趕步走上半里來路、遠引孫也不曉其意、道怎生伯伯也如此作怪起來、員外見沒了人、纔叫他一聲引孫、引孫撲的跪倒、員外撫着哭道、我的兒、你伯父沒了兒子、受別人的氣、我親骨血只看得你、你伯娘雖然不明理、卻也心慈、只是婦人一騎偏見、不看得破、不曉得別人的肉偎不熱、那張郎不是良人、須有日生分起來、我好歹勸化你伯娘轉意、你只要時節遵勤勤到墳頭上去看看、只一兩年間、我着你做個大大的財主、今日靴裡有兩錠鈔、

小人之象如此

我瞞着他們只做趕打將來與你你且拿去盤費兩日把我說的話不要忘了引孫領諾而去員外轉來收拾了家去張郎見丈人散了許多錢鈔雖也心疼却道是自今已後家財都沒處走動儘勾着他了未免志得意滿自由自主要另立個鋪排把張家來出景漸漸把丈人丈母放在腦後倒像人家不是劉家的一般劉員外固然看不得連那媽媽積祖護他的也有些不伏氣起來虧得女兒引姐着實在裏邊調停怎當得男子漢心性硬劣只是自除那里來顧前管後女兒家順着丈夫日逐慣了也漸漸有些

他原而言未明

個私意亦夫意也

隨着丈夫路上來了自己也不覺得的嘗不得有心的看不過一日時遇清明節令家家上墳祭祖張郎既掌把了劉家家私少不得劉家祖墳要張郎支持去祭掃張郎端正了春盛擔子先同渾家到墳上去年年劉家上墳已過張郎然後到自己祖墳上去此年張郎自家做主偏要先到張家祖墳上去引姐道怎麼不照舊先在他家的墳上等婆媽來上過了再去張郎道你嫁了我連你身後也要葬在張家墳裡還先上張家墳是正禮引姐拗丈夫不過只得隨他先去上墳不題那媽媽同劉員外已後起身到墳上

來員外問媽媽道他們想已到那里多時了、媽媽道、這時張郎已攛掇得齊齊整整同女兒在那里等了、到得墳前只見靜悄悄地、絕無影響看那墳頭、已有人挑些新土蓋在上面了、也有些紙錢灰與酒澆的濕土在那里、劉員外心裡明知是侄兒引孫到此過了、故意道誰曾在此先上過墳了、對媽媽道這又作怪女兒女婿不曾來誰上過墳、難道別姓的來不成。又等了一回還不見張郎和女兒來、員外等不得說道俺和你先拜了罷、知他們幾時來、拜罷員外問媽媽道俺老兩口兒百年之後、在那里埋葬便好、媽媽

指着高岡兒上說道、這答樹木長的似傘兒一般在這所在埋葬也好、員外嘆口氣道、此處沒我和你的分、指着一塊下洼水滸的絕地道、我和你只好葬在這里、媽媽道、我每又不少錢、揀着好的所在、怕不是我們葬、怎麽倒在那水滸的絕地、員外道、你高岡有龍氣的、須讓他有兒子的葬、要圖箇後代興旺、掩和你沒有兒子、誰肯讓我、只好剩那絕地、與我們安骨頭、總是沒有後代的、不必好地了、媽媽道、俺怎生（あいない）沒後代、現有姐姐姐夫哩、員外道、我可忘了、他們還未來我和你且說閑話、我且問你、我姓什麽、媽媽道、

稍加批追直窮到底可謂深了議汰者

誰不曉得姓劉、也要問員外道、我姓劉、你可姓甚麼
媽媽道、我姓李、員外道、你姓李、怎麼在我劉家門裡
媽媽道、又好笑、我須是嫁了你劉家來、員外道、街上
人喚你是劉媽媽、喚你是李媽媽、媽媽道、常言道、嫁
雞隨雞、嫁狗隨狗、一車骨頭半車肉、都屬了劉家、怎
麼叫我做李媽媽、員外道、原來你這骨頭也屬了、俺
劉家了、這等女兒姓甚麼、媽媽道、女兒也姓劉、員外
道、女婿姓甚麼、媽媽道、女婿姓張、員外道、這等女兒
百年之後、可往俺劉家墳裡葬去、還是往張家墳裡
葬去、媽媽道、女兒百年之後、自去張家墳裡葬去說

到這句媽媽不覺的鼻酸起來員外覷得有些省了便道却又來這等怎麼叫做得劉門的後代我們不是絕後的麼媽媽故聲哭將起來道員外怎生直想到這里俺無兒的每箇好苦員外道媽媽你纔省了就沒有兒子但得是劉家門裡親人也須是一脈帶生前塋墳而拜死後共土而埋那女兒只在別家去了有何交涉媽媽被劉員外說得明切言下大悟況且平日看見女婿的喬做作今日又不見同女兒先到也有好些不像意了正說間只見引孫來墳頭收拾鐵鍬看見伯父伯娘便拜此時媽媽不比平日

覺、得、親、熱、了、好、些、問道、你來此做甚麼、引孫道、侄見特來上墳添土來、媽媽對員外道、親的則是親、引孫也來上過墳添過土了、他們還不見到、員外故意惱引孫道、你、為、甚、麼、不、挑、了、春、盛、擔、子、齊、齊、整、整、上、墳、却、如此草率、引孫道、侄兒無錢、只乞化得三、杯酒、一塊紙、替、表、表、做、了、你、的、心、員外道、媽媽你聽說麼、那、有、春、盛、擔、子、的、為、不、是、子、孫、這、時、還、不、來、哩、媽媽也老大不過意、員外又問引孫道、你看那邊鴉飛不過的庄宅、不羊不虎的墳頭、怎不去到俺這里做甚麼、媽媽道、那邊的墳、知他是那家、他、是、劉、家、子、孫、怎、不、

此淚不易

到俺劉家墳上來、員外道、媽媽你纔曉得引孫甚劉家子孫、你先前可不說姐姐姐夫是子孫麼、媽媽道、我起初是錯見了、從今以後、侄兒只在我家裡住、你是我一家之人、你休記着前日的不是、引孫道、這箇侄兒怎敢、媽媽道、喫的穿的、我多照覷你便了、員外叫引孫拜謝了媽媽、引孫拜下去、道全仗伯娘着劉氏一脈、照覷孩兒則箇、媽媽簌簌的掉下淚來、正傷感處、張郎與女兒來了、員外與媽媽問其來遲之故、張郎道、先到寒家墳上完了事、纔到這裏來、所以遲了、媽媽道、怎不先來上俺家的墳、要俺老兩口兒等

我退之 另出手 日發快 所決識

這半日張郎道我是張家子孫禮上須先完張家的事媽媽道姐姐呢張郎道姐姐也是張家媳婦媽媽見這幾句話恰恰對着適間所言的氣得目睁口呆變了色道你既是張家的兒子媳婦怎生掌把着劉家的家私劈手就女兒處把那放匙鑰的匣兒奪將過來道已後張自張劉自劉徑把匣兒交與引孫了道今後只是俺劉家人當家此時連員外也不料媽媽如此決斷那張郎與引姐平日覆他慣了的一發不知在那里說起老大的沒趣心裡道怎麼連媽媽也變了卦竟不知媽媽已被員外勸化得明明白

自的了、張郎還（不識羞）指點叫擺祭物、員外媽媽大怒道我劉家祖宗不喫你張家殘食改日另祭、各不喜歡而散、張郎與引姐回到家來、好生埋怨道誰匡先上了自家墳、討得此番發惱不打緊、連家私也奪去與引孫掌把了、這如何氣得過、卻又是媽媽做主的、一發作怪、引姐道爹媽認道只有引孫一個是劉家親人、所以如此、當初你待要暗算小梅他有些知覺、豫先走了、若留得他在時生下個兒弟須不讓那引孫做、天氣、况且自已兄弟還情愿的、讓與引孫實是氣不干、張郎道平日又與他冤家對頭如今他當了家我

們倒要任他帳下取氣了怎麼好還不如再求媽媽則箇引姐道是媽媽主的意如何來得轉我有道理只叫引孫一樣當不成家罷了張郎問道計將安出引姐只不肯說但道是做出便見不必細問明日劉員外做箇東道請着隣里人把家私交與引孫掌把媽媽也是心安意肯的了引姐曉得道箇消息道是張郎沒趣打發出外去了自已着人悄悄東庄姑娘處說了接了小梅家來元來小梅在東庄分娩生下一箇兒子已是三歲了引姐私下寄衣寄食去看覷他瞞了只不把家裡知道惟恐張郎曉得生出別樣

毒害來還要等他再長成些纔與父母說破而今因（終有女流之氣）爲氣不過引孫做財主只得去接了他母子來家次日來對劉員外道爹爹不認女婿做兒子罷怎麼連女兒也不認了員外道怎麼不認只是不如引孫親些引姐道女兒是親生怎麼倒不如他親員外道你須是張家人了他須是劉家親人引姐道便做道是親未必就該是他掌把家私員外道除非再有親似他的纔奪得他那里還有引姐笑道只怕有也不見得劉員外與媽媽也只道女兒忿氣說這些話不在心上只見女兒走去叫小梅領了兒子到堂前對爹

媽說道、這可不是親似引孫的來了、員外媽媽見是小梅、大驚道、你在那里來、可不道逃走了、小梅道、誰逃走、須守着孩兒哩、員外道、誰是孩兒、小梅指着兒子道、這箇不是、員外又驚又喜道、這箇就是你所生的孩兒、一向怎麼說、敢是夢裡麼、小梅道、只問姊娘、便見明白、員外與媽媽道、姐姐快說些箇、引姐道、父親不知、聽女兒從頭細說一遍、當初小梅姨姨有半年身孕、張郎使嫉妒心腸、要所筭小梅、女兒想來、父親有許大年紀、若所筭了小梅、便是絕了父親之嗣、是女兒與小梅商量、將來寄在東庄姑姑家[illegible]分娩

不悔是大証見

女兒俱奇未可總劉只護劉也和間女與婿同

得了這箇孩兒這三年只在東庄姑姑處撫養身衣口食多是你女兒照管他的還指望再長成些方纔說破今見父親認道只有引孫是親人故此請了他來家須不比女兒可不比引孫還親些麼小梅也道其實虧了姑娘若當日不如此周全怎保得今日有這箇孩兒劉員外聽罷如夢初覺如醉方醒心裡感激着女兒小梅又教兒子不住的叫他爹爹劉員外聽得一聲身也麻了對媽媽道元來親的只是親女兒姐劉到底也還護着劉家不肯順從張郎把兄弟壞了今日有了老生兒不致絕後早則不在絕地上

忍而隱偷存者要矣

安墳了、皆是孝順女所賜、老夫怎肯知恩不報、如今有箇主意、把家私做三分分開、女兒姪兒孩兒各得一分、大家各管家業、和氣過日子罷了、當日叫家人尋了張郎家來、一同引孫及小孩兒拜見了鄰舍諸親、就做了箇分家筵席、盡歡而散、此後劉媽媽認了眞、十分愛惜着孩兒、員外與小梅、自不必說、引姐引孫、又各內外保全、張郎雖是嫉妒、也用不着、畢竟培養得孩兒成立起來、此是劉員外廣施陰德、到底有後、又恩待骨肉、原受骨肉之報、所謂親一支熱一支也、有詩爲証、

女壻如何有異圖　總因財利令親踈
若非孝女關疼熱　畢竟劉家有後無

拍案驚奇卷三十八終

拍案驚奇卷三十九

喬勢天師禳旱魃　秉誠縣令召甘霖

詩云

自古有神巫、其術能役鬼、
禍福如燭照、妙解陰陽理、
不獨傾公卿、時亦動天子、
豈似後世者、其人總村鄙、
語言甚不倫、偏能惑閭里、
淫祀無虛日、枉殺供牲醴、
安得西門豹、投畀漳河水、

話說男巫女覡自古有之、漢時謂之下神唐世呼爲

見鬼人、儘能役使鬼神、曉得人家禍福休咎、令人趨避、頗有靈驗、所以公卿大夫、都有信着他的、甚至朝廷宮闈之中、有時召用、此皆有箇眞傳授、可以行得去。做得來的、不是荒唐、却是世間的事。有了眞的、便有假的。那無知男女、妄稱神鬼、假說陰陽、一些影響沒有的、也一般會哄動鄉民、做張做勢的、從古來就有了、直到如今、眞有術的巫覡、已失其傳、無過是些鄉裡村夫游嘴老嫗、男稱太保、女稱師娘、假說降神召鬼、哄騙愚人、口裡說漢話、便道神道來了、却是脫不得鄉氣、信口胡柴的、多是不囫圇的官話、杜撰出

（天上有不識字仙人則亦有不會官話的神道）

來的字眼、正經人聽了、渾身麻木、忍唉不住的、鄉里人信是活靈活現的神道、匾匾的信伏、不知天下曾有那不會講官話的神道麽、又還一件可恨處、見人家有病人來求他、他先前只說救不得、直到拜求懇切了、口裏說出許多牛羊猪狗的願心來、要這家脫衣典當、殺生害命、還怕神道不肯收、啼啼哭哭的、及至病已犯拙、燒獻無效、再不怨恨他、疑心他只說不曾盡得心、神道不肯歆、見得如此、越燒獻得緊了、不知弄人家費多少錢鈔、傷多少性命、不過供得他一時亂話、哄得些騙得些罷了、律上禁止師巫邪術、

其法甚嚴也還加他邪術二字還成一家說話而今并邪邪不成邪術不成術鬨弄愚民信伏習以成風眞是痼疾不可解只好有識之人的笑柄而已蘇州有個小民姓夏見這些師巫興頭也去投着師父指望傳些眞術豈知費了拜見錢並無甚術法得傳只教得些游嘴門面的話頭就是祖傳來輩輩相授的秘訣習熟了打點開場施行其隣有箇范春元名汝輿最好戲耍曉得他是頭番初試原沒甚本領的設意要弄他一場笑話來哄他道你初次降神必須露些靈異出來人纔信服我恭爲你隣人

與你商量箇計較、幫襯着你、等別人驚駭方妙、夏巫道、相公有何妙計、范春元道、明日等你上場時節、吾手裡拿着糖糕、叫你猜、你一猜就着、我就贊嘆起來、這些人自然信服了、夏巫道、相公肯如此幫襯小人、小人萬幸、到得明日、遠近多傳道新太保降神、來觀看的甚衆、夏巫登塲、正在捏神搗鬼、妝憨打痴之際、范春元手中揑着一把物事、來問道、你猜得我掌中何物、便是眞神道、夏巫笑道、手中是糖糕、范春元假意拜下去道、猜得着、果是神明、卽拿手中之物、塞在他口裡去、夏巫只道是糖糕、一口接了、誰知不是糖

虛提空善戲謔也

糕滋味又臭又硬甚不好吃欲待吐出先前猜錯了恐怕露出馬脚只得攢眉忍苦嚥了下去范春元見喫完了發一聲道好神明喫了乾狗屎了衆人起初看見他喫法煩難也有些疑心及見范春元說破曉得被他做作盡皆哄然大笑一時散去夏巫喫了這場羞傳將開去此後再弄不興了似此等虛妄之人該是這樣處置他纔妙怎當得愚民要信他騙哄虧范春元是箇讀書之人弄他這些破綻出來若不然時又被他胡行了范春元不足奇宋時還有箇小人也會不信師巫弄他一場笑話華亭金山廟臨海邊

能作　語哲

乃是漢靈將軍祠、地方人相傳道、是錢王霸吳越時、他曾起陰兵相助、故此崇建靈宮、淳熙末年廟中有箇巫者、因時節遊聚集縣人、捏神擣鬼、說將軍附體、宣言祈祝他的、廣有福利、縣人信了、紛就前來、獨有錢寺正家一箇幹僕沈暉、崛强不信、出語謔侮、有與他一班相好的、恐怕他觸犯了神明、盡以好言相勸、叫他不可如此戲弄、那廟巫宣言道、將軍甚是惱怒、要來降禍、沈暉偏要與他爭辨道、人生禍福天做定的、那里什麽將軍來擺佈得我、就是將軍有靈、決不附着你這等村蠢之夫來說禍說福的、王在爭辨之

方回案奴也

時沈暉一交跌倒口流涎沫登時暈去內中有同來
的奔告他家裡妻子多來看覷見了這箇光景分明
認是得罪神道了拜着廟巫討饒廟巫越放起腔來
道悔謝不早將軍盛怒已執錄了精魄押赴酆都必
在頃刻救不得了廟巫看見暈去不醒正中下懷落
得大言恐嚇妻子驚惶無計對着神像只是叩頭又
苦苦哀求廟巫廟巫越把話來說得狠了妻子只得
拊尸慟哭看的人越多了相戒道神明利害如此戲
說不得的廟巫一發做着天氣十分得意只見沈暉
在地下撲的跳將起來眾人盡道是强魂所使俱各

摸艷然絕真是妙俠

驚開沈暉在人叢中蹤出扭住廟巫連打數掌說道把你這枉口嚼舌的不要慌那曾見我鄰都去了妻子道你適纔却怎麼來沈暉大笑道我見這些人信他故意做這箇光景耍他一耍有甚麼神道來廟巫一塲沒趣私下走出廟去躲了合廟之人盡皆散去從此也再弄不興了看官只看這兩件事你道巫師該信不該信所以聰明正直之人再不被那一干人所惑只好哄愚夫愚婦一竅不通的小子而今說一箇極做天氣的巫師撞着箇極不下氣的官人弄出一塲極暢快的事來比着西門豹投巫還覺希罕正

是

好欺妄欲言生死　寧知受欺正於此
世人認做活神明　只合同嘗乾狗屎

話說唐武宗會昌年間有箇晉陽縣令姓狄名維謙乃反周爲唐的名臣狄梁公仁傑之後守官清恪立心剛正凡事只從直道上做去隨你强横的他不怕就上官也多謙讓他一分治得箇晉陽戶不夜閉道不拾遺百姓家家感德啣恩無不賛嘆的誰知天災流行也是晉陽地方一箇悔氣雖有這等好官在上天道一時亢旱起來自春至夏四五箇月內滴無半

好字而
佯[illegible]
兵爲巫
宜務而
與政宜
彰故耳

霖雨澤但見

田中紋拆井底塵生滾滾烟飛盡是晴光浮動微微風撼元來煖氣薰蒸螭鸝不絕蟠止得泥漿半杓車舟無虛刻何來活水一泓供養着五湖四海行雨龍王急迫煞八口一家喝風狗命止有一輪紅日炎炎照那見四野陰雲欻欻興旱得那晉陽數百里之地土燥山焦港枯泉涸艸木不生禾苗盡稿急得那狄縣令屛去侍從儀衛在城隍廟中跣足步禱不見一些徵應一面裁牒蓋禁屠宰日日行香夜夜露禱凡是那救旱之政沒一件不

惟其有此等所以此流行得去

做過了、話分兩頭、本州有箇無賴邪民、姓郭名賽璞、自幼好習符呪、投着一箇并州來的女巫、結爲夥伴、名稱師兄師妹、其實暗地裡當做夫妻、兩箇一正一副、花嘴騙舌、哄動鄉民、不消說、亦且男人外邊招搖、女人內邊蠱惑、連那官宦大戶人家、也有要禱除灾禍的、也有要祛除疾病的、也有夫妻不睦、要他魘禳和好的、也有妻妾相妬、要他各使魘魅的、種種不一、弄得太原州界內七顛八倒、本州監軍使、乃是內監出身、這些太監心性、一發敬信的了、不得監軍使適要朝京、因爲那時朝廷也重這些左道異術、郭賽璞

未必小有伎倆妙人

與女巫便思量隨着監軍使之便到京師走走圖些僥倖那監軍使也要作興他們主張帶了他們去到得京師真是五方雜聚之所奸宄易藏邪言易捺他們施符設咒救病除妖偶然撞着小小有些應驗便一傳兩兩傳三各處傳將開去道是與人異術分明是一對活神仙在京裡了及至來見他的他們昝着這些大言不斷的話頭見神見鬼說得活靈活現又且兩箇一鼓一板你强我賽除非是正人君子不爲所惑隨你哄嚇伶俐的好漢但是一分信着鬼神的沒一箇不着他道兒外邊既已鬨傳其名又因監軍

外　[illegible]

使到并司各監贊揚弄得這些太監往來的多了女巫遂得出入宮掖時有恩賚又得太監們幫襯之力賫緣聖旨男女巫俱得賜號天師元來唐時崇尚道術道號天師僧賜紫衣多是不以爲意的事却也沒箇什麽職掌衙門也不是什麽正經品職不過取得名聲好聽恐動鄉里而已郭賽璞既得此號便恩榮歸故鄉同了這女巫仍舊到太原州來此時無大無小無貴無賤盡稱他爲天師他也妝模作樣一發與未進京的時節氣勢大不同了正値晉陽大旱之際無計可施狄縣令出着告示道不拘官吏軍民人

有正 [illegible]

等如有能興雲致雨本縣不惜重禮酬謝告示既出有縣裡一班父老率領着若干百姓來禀縣令道本州郭天師符術高妙名滿京都天子尚然加禮若得他一至本縣祠中那祈求雨澤如反掌之易只恐他尊貴不能勾得他來須得相公虔誠敦請必來其至以救百姓百姓便有再生之望了狄縣令道若果然其術有靈我豈不能爲着百姓卑己求他只恐此輩是大奸猾煽起浮名未必有眞本事亦且假籍聲號妄自尊大請得他來徒增爾輩一番驕擾不能有益不如就近訪那眞正好道潛脩得力的未必無人或

者有得出來、應數定勝此輩虛囂的一二倍、本縣所以未嘗慕名、開此妄端耳、父老道、相公所見固是、但天下有其名、必有其實、見放着那朝野聞名、哄嚇的天師不求、還那里去另訪得道的、這是現鐘不打、又去煉銅了、若相公恐怕供給煩難、百姓們情愿照里遞人丁、派出做公費、只要相公做主、求得天師來、便真大之恩了、縣令道、你們所見既定、我何所惜、於是縣令備着花紅表禮、寫着懇請書啟、差個知事的吏典、代縣令親身行禮、備述來意、已畢、天師孫然甚是倨傲、聽了一回、慢然答道、要祈雨麼、衆人叩頭道、正是

[illegible]

愚民難[illegible]

天下大旱乃是天意必是本方百姓罪業深重且本縣官吏貪污不道上天降罰見得如此我等奉天行道怎肯違了天心替你們祈雨衆人又叩頭道若虛本縣縣官甚是清正有餘因爲小民作業上天降災縣官心生不忍特慕天師大名敢來禮聘屈尊到縣祈請一壇甘雨萬勿推却爲民感戴天師又咲道我等豈肯輕易赴汝小縣之請再三不肯吏典等回來回覆了狄縣令父老同百姓等多哭道天師不肯來我輩眼見得不能存活了還是縣宰相公再行敦請是必要他一來便好縣令沒奈何只得又加

禮物、除差了人、另寫了懇切書啟、又央個文書到州裡、央州將分上、懇請必來、州將見縣間如此懃懇、只得自去拜望天師、求他一行、天師見州將自來、不得已方纔許諾、眾人見天師肯行、歡聲動地、恨不得連身子都許下他來、天師叫備男女轎各一乘、同着女師前往、這邊吏典父老人等、惟命是從、敢不齊整備着男女二轎、多結束得分外鮮明、一路上秉香燃燭、幢幡寶蓋真似迎着一雙活佛來了、到得晉陽界上、狄縣令當先迎着他、兩人出了轎、與縣令見禮畢、縣令把着盞、替他兩個上了花紅、綵段、備過馬來換了

圻八表鐵村姬之福安猖不敢

轎、縣令親替他籠着馬、敲樂前導、迎至祠中、先擺着下馬酒筵、極其豐盛、就把鋪陳行李之類、收拾在祠後潔淨房內、縣令道了安置、別了自去、專候明日作用、不題、却說天師到房中、對女巫道、此縣中要我每祈雨、意思虔誠、禮儀豐厚、只好這等了、滿縣官吏人民、個個仰望着下雨、假若我們做張做勢、造化撞着了、下雨便好、倘不遇巧、怎生打發得這些人、女巫道枉、叫你弄了若干年代、把戲這樣小事、就費計較、明日我每只把雨期約得遠些、天氣晴得久了、好歹多少下些、有一兩點灑灑、便算是我們功德了、萬一到

文采更見老好

底不下、只是尋他們事故、左也是他不是、右也是他不是、弄得他們不耐煩、我們做個天氣、只是撒着要去、不肯再留、那時只道惱了我們性子、扳留不住、自家只好忙亂、那個還來議我們的背後、不成天師道人事有理、他既十分敬重我們、（所情在此）料不敢拏我們破綻、只是老着臉皮做便了、商量已定、次日縣令到祠請祈雨、天師傳命、就於祠前設立小壇、停當、天師同女巫在城隍神前口裡胡言亂語的說了、好些鬼話、一同上壇來、天師登位、敲動令牌、女巫將着九環單皮鼓打的廝琅琅價響、燒了好幾道符、天師站在高處、

四下一望。看見東北上微微有些雲氣。思量道。夏雨北風生。莫不是數日內有雨落得。先說破了。做個人情。下壇來對縣令道。我爲你飛符上界。請雨已奉上帝命下了。只要你們至誠。三日後雨當沾足。這句說話傳開去。萬民無不踴躍喜歡。四郊士庶多來團集了。只等下雨。懸懸望到三日期滿。只見天氣越晴得正路了

烈日當空。浮雲掃淨。蜻蜓得意。乘熱氣以飛揚。魚龍潛蹤。在湯池而跼蹐。輕風罕見。直挺挺不動五方旗。驟雨無徵。苦哀哀只聞一路哭

入尘山 許鈸蚑 卄朱

縣令同了若干百姓、來問天師道、三日期已滿、怎不見一些影響、天師道、災沴必非虛生、實由縣令無德、故此上天不應、我今爲你虔誠再告、狄縣令見說他無德、自己引罪道、下官不職、災禍自當、怎忍貽累於百姓、萬望天師曲爲周庇、盡使折盡下官祿算、換得一場雨澤、救取萬民、不勝感戴、天師道、亢旱必有旱魃、我今爲你一面祈求雨澤、一面搜尋旱魃、係你七日之期、自然有雨、縣令道、旱魃之說、詩書有之、只是如何搜尋、天師道、此不過在民間、你不要管我、縣令道、果然搜尋得出、致得雨來、但憑天師行事、天師就

令女巫到民間各處尋旱魃、但見民間有懷胎十月將足者、便道是旱魃在腹內、要將藥墮下他來、民間多慌了他、又自恃是女人、縱一家內室不走進去、但是有娠孕的、多瞞他不過、富家恐怕出醜、只得將錢財買囑他、所得賄賂無外、只把一兩家貧婦帶到官來、只說是旱魃之母、將水澆他、縣令明知無干、敢怒而不敢言、只是儘意奉承他、到了七月、天色仍復如舊、毫無效驗、有詩為証

旱魃如何在婦胎、奸徒設計詐人財、
雖然不是祈禳法、只合雷聲頭上來

好淡話　下雨不下　[illegible]

如此作爲十日、有多天不湊趣、假如肯輕輕鬆鬆灑下了幾點、也要算他功勞、滿場賣弄本事、受酬謝去了、怎當得乾陣也不打一個、兩人自覺沒趣、推道是此方未該有雨、擔擱在此無用、一面收拾、立刻要還本州、這些愚騃百姓、一發慌了、嚷道天師在此尚然不能下雨、若天師去了、這雨再下不成了、豈非一方百姓該死、多來苦告縣令、定要扳留、縣令極是愛百姓的、順着民情、只得去拜告、苦留道、天師既然爲萬姓、特地來此、還求至心祈禱、必求個應驗、救此一方、如何做個勞而無功去了、天師被縣令禮求百姓

淨而肯縣百姓官所以縣胥

苦苦無言可答，自想道：若不放下個臉來，怎生纔得過。勃然變色，罵縣令道：庸瑣官人，不知天道。你做官不才，本方該滅，天時不肯下雨，留我在此何幹。縣令不敢回言與辨，但稱謝道：本方有罪，自干天譴，非敢更煩天師，但特地勞瀆天師到此一番，明日須要治酒奉餞，所以屈留一宿。天師方纔和尚道：明日必不可遲了。縣令別去，自到衙門裡來，召集衙門中人商。他道：此輩猾徒，我明知矯誣無益，只因愚民輕信，只道我做官的不肯屈意，以致不能得雨。而今我奉事之禮，祈懇之誠，已無所不盡，只好這等了。他不說自

從爲上
留

已邪妄没况、還反將惡語詈我、我忝居人上、今爲巫者所辱、豈可復言爲官耶、明日我若有所指揮、你等須要一一依我而行、不管有甚好歹、是非我身自當之、你們不可遲疑落後了、這個狄縣令一向威嚴、又且德政在人、個個信服他的分付、那一個不依從的、當日衙門人等、俱各領命而散、次早縣門未開、已報、天師嚴飭歸騶、一面催促起身了、管辦吏來問道、今日相公與天師餞行、酒席還是設在縣裡、還是設在祠裡、也要預先整備纔好、怕一時來不迭、縣令冷笑道、有甚來不迭、竟叫打頭踏到祠中來、與天師送行、

隨從的人多疑心、道酒席未曾見做、如何送行那邊祠中、天師也道、縣官旣然送行、不知設在縣中還是祠中、如何不見一些動靜、等得心焦、正在祠中發作道、這樣怠慢的縣官、怎得天肯下雨、須臾間縣令已到、天師還帶着怒色、同女巫一齊嚷道、我們要回去的、如何没些事故、擔閣我們、甚麽道理、旣要餞行、何不快些、縣令改容、大喝道、大膽的奸徒、你左道女巫妖惑日久、撞在我手、當須死在今日、還敢說歸去麽。叫一聲、左右拏下、官長分付、從人怎敢不從、一夥公人暴雷也似答應一聲、提了鐵鍊、如鷹拏燕雀、把兩

節此齣快便當火雨如注

人扣脰頸鎖了抓將下來縣令先告城隍道擬擬妖徒哄騙愚民誣妄神道今日請爲神明除之喝令按倒在階陛面前道我今與你二人餞行各鞭背三十打得皮開肉綻血濺庭堦鞭罷細縛起來投在祠前漂水之內可笑鄴寨璞與并州女巫做了一世邪人今日死于非命

強項官人不受挫　妾作妖巫干托大
神前杖背神不靈　瓦罐不離井上破

狄縣令立刻之間除了兩個天師左右盡皆失色有老成的來禀道欺妄之徒相公除了甚當只是天師

夫淺人止想豈

之就、朝廷所賜、萬一上司嗔怪、朝廷罪責、如之奈何、縣令道、此輩人無根絆、有權術、留下他、究他不解、必受他中傷、既死之後、如飛蓬斷、便還有甚麽親識、故舊來黨護他的、即使朝廷責我擅殺、我拚着一官便了、沒甚大事、衆皆唯唯服其膽量、縣令又自想道、我除了天師、若雨澤仍舊不降、無知愚民越要歸咎于我、道是得罪神明之故了、我想神明在上、有感必通、妖誕庸奴、原非感格之輩、若堂堂縣宰、爲民請命、豈有一念至誠不蒙鑒察之理、遂叩首神前虔禱道、誣妄奸徒、身行僭事、口出誣言、玷汚神德、謹已誅訖、上

[illegible]公話出精術撲海剛此一會耳

天雨澤既不輕徇妖妄必當罷念正直再無感應是神明不靈善惡無別矣若果係縣令不德罪止一身不宜重害百姓今即首神前維誠發心從此在祠後高岡烈日之中立曝其身不得雨情願稿死誓不休息言畢再拜而出那祠後有山岡可十丈縣令即命設席焚香簪冠執笏朝服（妙著）獨立於上分付從吏俱各散去聽候闔城士民聽知縣令如此行事大家駭愕起來道天師如何打死得的天師決定不死也長老了他必有奇禍如何是好又見說道縣令在祠後高岡上烈日中自行曝晒所禱上天去了於是奔走紛

紜、逬來覷看攪做了人山人海城墻也似殺將攏來、可煞怪異、眞是來意至誠、無不感應、起初縣令步到岡上之時、炎威正熾、砂石流鑠、待等縣令站得脚定了、忽然一片黑雲推將起來、大如車蓋、恰恰把縣令所立之處遮得無一點日光四周日色晝晒他不着。自此一片起來、四下裡慢慢黑雲、陸續接着、與起初這霞頂的混做一塊生成了、雷震數聲、甘雨大注但見

千山靉靆、萬境昏霾濺　沫飛流、空中宛轉群龍舞、怒號狂肅、野外奔騰萬騎來附爍爍曳兩道

流光閃轟轟鳴幾聲連鼓淋漓無已只教農子
心歡震疊不停最是惡人膽怯

這場雨足足下了一個多時辰直下得溝盈澮滿原野滂流士民拍手歡呼感激縣令相公為民辛苦誠萬數千的跑上岡來擁擁着狄公自山而下脫下長衣當了傘子遮着雨縣老幼婦女拖泥帶水連路只是叩頭贊誦狄公反有好些不過意道快不要如此此天意救民本縣何德怎當得眾人恁迷的多不曉得精誠所感但見縣官打殺了天師又會得祈雨畢竟神通廣大手段又比天師高強把先前崇奉天師

所以先
墨者神

賢激

這些處誠多被在縣令身上了縣令到處分付百姓各散隨取了各鄉各堡雨數尺寸文書申報上司去那府州將在州先聞得縣官杖殺巫者也有些怪他輕舉妄動道是禮請去的縱不得雨何至於死若畢竟請雨不得豈不枉殺無辜及見文書上來報着四郊雨足又見百姓雪片也似投狀來稱贊縣令曝身致雨許多好處州將纔曉得縣令正人君子政績殊常深加歎異有心要表揚他又恐朝廷怪他杖殺巫者只得上表一道明列其事內中大畧云

郭巫等猥瑣細民妖誣惑衆雖竊名號揔屬饕

祿及在鄉里、瀆神害下、淩轢邑長守土之官、爲民誅之、亦不爲過、狄某力足除奸、誠能動物、驅致雨具見異績、聖世能臣、禮宜優異、云云

其時藩鎮有權、州將表上、朝廷不敢有異、亦且鄠巫等原係無籍棍徒、一時在京冒濫寵榮、到得出外、多時京中原無羽翼心腹記他在心上的、就打死了、沒人仇恨、名雖天師、只當殺個平民罷了、果然不出狄縣令所料、那晉陽是彼時非京、一時狄縣令政聲、朝野喧傳、盡皆欽服其人品、不一日詔書下來、褒異詔云、

此公有司化利害如

維誠創邑良才忠臣華胄視茲天厲將瘝乎民。當請禱于晉祠。類投巫于鄴縣。縣山椒之畏暴。事等焚軀。泡天際之油雲。情同剪爪。遂使旱風潛息。甘澤旋流。昊天猶鑒克誠。予意豈忘褒善。特頒朱紱。俾耀銅章。勿替令名。更明殊績。

當下賜錢五十萬、以賞其功、從此狄縣令、遂備唐朝名臣、後來陞任去後、本縣百姓感他、建造生祠香火不絕、祈晴禱雨、無不應驗、只是一念剛正、見得如此、可見邪不能勝正、那些喬妝做勢的巫師、做了水中淹死鬼。不[illegible]

看此段話文有詩爲証

盡道天師術有靈　如何水底不廻生

試看甘雨隨車後　始信如神是至誠

附錄

即空觀評閱出像小說

拍案驚奇

即空觀主人胸中磊塊故須斗酒之澆腹底芳腴時露一臠之味見舉世盛行小說遂寸管獨發新裁摭拾奇蹟演敷快暢原欲作規箴之善物矣不爲風雅之罪人本坊購求不啻拱璧昔賢鑒何異識來

金閶安少雲梓行

拍案驚奇目錄

卷之一
轉運漢遇巧洞庭紅　波斯胡指破鼉龍殼
卷之二
姚滴珠避羞惹羞　鄭月娥將錯就錯
卷之三
劉東山誇妓順城門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卷之四
程元玉店肆代償錢　十一娘雲岡縱譚俠
卷之五

感神媒張德容遇虎　湊吉日裴越客乘龍
卷之六
酒下酒趙尼媪迷花　機中機賈秀才報怨
卷之七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禪鬬異法
卷之八
烏將軍一飯必酬　陳大郎三人重會
卷之九
宣徽院仕女鞦韆會　清安寺夫婦笑啼緣
卷之十

韓秀才乘亂聘嬌妻　吳太守憐才主姻簿
卷十一
惡船家計賺假屍銀　狠僕人誤投真命狀
卷十二
陶家翁大雨留賓　蔣震卿片言得婦
卷十三
趙六老舐犢喪殘生　張知縣誅梟成鐵案
卷十四
酒謀財于郊肆惡　鬼對案楊化借屍
卷十五

衛朝奉狠心盤貴產　陳秀才巧計賺原房
卷十六
張溜兒熟布迷魂局　陸蕙娘立決到頭緣
卷十七
西山觀設籙度亡魂　開封府備棺追活命
卷十八
丹客半黍九還　富翁千金一笑
卷十九
李公佐巧解夢中言　謝小娥智擒船上盜
卷二十

李克讓竟達空函　劉元普雙生貴子
卷二十一
袁尚寶相術動名卿　鄭舍人陰功叨世爵
卷二十二
錢多處白丁橫帶　運退時刺史當稍
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願　小姨病起續前緣
卷二十四
鹽官邑老魔魅色　會骸山大士誅邪
卷二十五

趙司戶千里遺音　蘇小娟一詩正果
卷二十六
奪風情村婦捐軀　假天語幕僚斷獄
卷二十七
顧阿秀喜捨檀那物　崔俊臣巧會芙蓉屏
卷二十八
金光洞主談舊蹟　玉虛尊者悟前身
卷二十九
通閨闥堅心燈火　鬧囹圄捷報旗鈴
卷三十

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參軍冤報生前

卷三十一

何道士因術成奸　周經歷因奸破賊

卷三十二

喬兌換胡子宣淫　顯報施臥師入定

卷三十三

張員外義撫螟蛉子　包龍圖智賺合同文

卷三十四

聞人生野戰翠浮菴　靜觀尼晝錦黃沙衕

卷三十五

訴窮漢暫掌別人錢　看財奴刁買冤家主
卷三十六
東廊僧怠招魔　黒衣盜奸生殺
卷三十七
屈突仲任酷殺衆生　鄆州司馬冥全內侄
卷三十八
占家財狠壻妒侄　延親脉孝女藏兒
卷三十九
喬勢天師禳旱魃　秉誠縣令召甘霖
卷四十

華陰道獨逢異客　江陵郡三拆仙書

拍案驚奇目錄終

拍案驚奇卷四十

華陰道獨逢異客　江陵郡三拆仙書

詩云

人生凡事有前期　尤是功名難強爲
多少英雄埋沒殺　只因莫與指途迷

話說人生只有科第一事最是黑暗沒有甚定准的自古道文齊福不齊隨你胸中錦繡筆下龍蛇若是命運不對到不如乳臭小兒賣菜傭早登科甲去了就如唐時以詩取士那李杜王孟不是萬世推尊的詩祖却是李杜俱不得成進士孟浩然連官多沒有止有王摩詰一人有科第又還虧得岐王幇襯把牌

輪袍打了九公主關節纔奪得解頭若不夤緣鑽剌也是不穩的只這四大家尚且如此何況他人及至詩不成詩而今世上不傳一首的當時登第的元不少看官你道有甚麼清頭在那裡所以說

文章自古無憑據　惟願朱衣一點頭

說話的依你這樣說起來人多不消得讀書勤學只靠着命中福分罷了看官不是這話又道是盡其在我聽其在天只這些福分又是趕着興頭走的那奮發不過的人終久容易得些也是常理故此說皇天不負苦心人畢竟不到空成總得的多但是科場中鬼

前介莫客

長安街當有之景

神弄人只有那該僥倖的時來兩湊該迍邅的七顛八倒這兩項嚇死人先聽小子說幾件科場中事體做箇起頭有個該中了撞着人來幫襯的湖廣有個舉人姓何在京師中會試偶入酒肆見一夥青衣大帽人在肆中飲酒聽他說話中文中俗看他氣質假斯文帶些光棍腔何舉人另在一座自斟自酌這些人見他獨自一個寂寞便來邀他同坐何舉人不辭就便隨和歡暢這些人道是不做腔肯入隊且又好相與叢多快活喫罷散去隔了幾日何舉人在長安街過只見一人醉臥路傍衣帽多被塵土染污仔細

一看、却認得是前日酒肆裡同喫酒的內中一人也、是何舉人忠厚處、見他醉後狼藉、不像樣、走近身扶起他來、其人也有些醒了、張目一看、見是何舉人扶他、把手拍一拍背膊、哈哈笑道、相公造化到了、就伸手袖中解出一條汗巾來、汗巾結裡、裹着一個兩指大的小封兒、對何舉人道、可拿到下處自看、何舉人不知其意、袖了到下處去、下處有好幾位同會試的在那裡、何舉人也不道是甚麼機密勾當、不以爲意、竟在衆人面前拆開看時、乃是六個四書題目、八個經題目、共十四個、同寓人見了問道、此自何來、何舉

不信者多只因他做又字眼

人把前日酒肆同飲、今日跌倒街上的話、說了一遍道是這個人與我的、我也不知何來、同寓人道、這是光棍們假作此等哄人的、不要信他、獨有一個姓安的、心裡道、便是假的、何妨、我們落得做做熟也好、就與何舉人約了、每題各做一篇、又在書坊中尋刻的好文、叅酌改定、後來入場、七個題目、都在這裡面的、二人多是預先做下的文字、皆得登第、元來這個醉臥的人、乃是大主考的書辦、在他書房中抄得這張題目、乃是一正一副、在內朦朧醉中、見了何舉人扶他、喜歡、與了他、也是他機緣輻輳、又挈帶了一個姓

安的、這些同寓不信的人、可不是命裡不該當面錯過、

醉臥者人　吐露者神
信與不信　命從此分

有個該中了、撞着鬼來幇襯的、揚州興化縣舉子、應應天鄉試、頭場日齁睡一日不醒、號軍叫他起來日已晚了、正自心慌、且到號底厠上走走、只見厠中已有一個舉子在裡頭、問興化舉子道、兄文成未、答道、正因睡了失覺、一字未成、了不得在這里、厠中舉子道、吾文皆成、寫在王諱紙上、今疾作膽不得了、兄文

漸庶鬼有主文鼎甲正不必往也

既未有、吾當贈兄罷、他日中了、可謝我百金與化舉子不勝之喜、廁中舉子就把一張王諱紙遞過來、果然七篇多明明白白寫完在上面、說道小弟姓某名某、是應天府學、家在僻鄉、城中有賣柴牙人某人、是我侄、可一訪之、便可尋我家了、與化舉子領諾、拿到號房照他寫的謄了、得以完卷、進過三場、揭曉果中、急持百金往尋賣柴牙人、問他叔子家裡、那牙人道、有個叔子、上科正患痢疾、進場死在場中了、今科那得還有一個叔子、舉子大駭、曉得是鬼來幇他中的、同了牙人直到他家、將百金爲謝、其家甚貧、夢裡也

不料有此百金之得、閤家大喜、這舉子只當百金買了一個春元、

一點文心、至死不磨、
上科之鬼、能助今科、

有個該中了、撞着神借人來幫襯的、寧波有兩生、同在鑑湖育王寺讀書、一生僕巧、一生拙誠、那拙的信佛、每早晚必焚香在大士座前禱告、願求明示場中七題、那巧的見他喃喃不休、心中笑他癡呆、思量要要他一要、遂將一張大紙、自擬了七題、把佛香燒成字、放在香几下、拙的明日早起拜神、看見了、大信道

原批呆

果可暗笑

是大士有靈果然密授秘妙依題遍採坊刻佳文名友窗課摸擬成七篇好文熟記不忘巧的見他信以爲實如此舉動道是被作弄着了背地暗笑他着鬼豈知進到場中七題一個也不差一揮而出竟得中式這不是大士借那假巧的手明把題目與他的

拙以誠求　巧者爲用

鬼神機權　妙于簸弄

有個該中了自己精靈兒出幇襯的湖廣鄉試日某公在場閱卷倦了朦朧打盹只聽得耳畔嘆息道窮死窮死救窮救窮驚醒來想一想道此必是有士子

如此樁替想名亦終不索騐何也

要中的作怪了、仔細聽聽、聲在一箱中出、伸手取卷、毋拾起一卷、耳邊低低道、不是、如此屢屢、落後、一卷、聽得耳邊道、正是、某公看看文字果好、取、中之、其聲、就、止、出榜後、本生來見、某公問道、場後有何異境本生道、沒有、某公道、場中甚有影響生平好講甚麼話、本生道、門生家寒不堪、在、窓、下、每作、一、文、成、只、呼、窮。死救窮以、此、為、常、別、無、他、話某公乃言閱卷時耳中所聞如此、說了其相嘆異連本生也不知道怎地起的、這、不、是、自、己、一、念、堅、切、精、靈、活、現、歷、

情誠所至、金石為開、

果然勇猛　　自有神來

有個該中了人與鬼神助相湊巧幫襯的浙場有個士子原是少年飽學走過了好幾科多不得中落後一科年紀已長也不做指望了幸得有了科舉圖進場完故事而已進場之夜忽夢見有人對他道你今年必中但不可寫一個字在卷上若寫了就不中了只可交白卷士子醒來道這樣夢也做得奇天下有這事麽不以爲意進場領卷正要搆思下筆只聽得耳邊廂又如此說道決寫不得的他心裡疑道好不作怪把題目想了一想頭紅面熱一字也忖不來就

神器 危山 倩朝

跑燥起來道都晉是又不該中了所以如此悶悶睡去只見祖父俱來分付道你萬萬不可寫一字包你得中便了醒來嘆道這怎麼解如此夢魂纏擾料無佳思喫苦做甚麼落得不做拔了自卷出去罷出了場來自道頭一個就是他貼出不許進二場了只見試院開門貼出許多不合式的來有不完篇的有脫了稿的有差寫題目的紛紛不計其數正揀他一字沒有的不在其內到哈哈大笑道這些彌封對讀的多失了魂了隔了兩日不見動靜隨衆又進二場也只是見不貼出瞞生人眼進去戲耍罷了纔揑得筆

奇幻極

笑

耳邊又如此說他自笑道不勞分付頭場白卷二場寫他則甚世間也沒這樣騃子游衍了半日交卷而出道這番決難逃了只見第二場又貼出許多仍復沒有巳名自家也好生咤異又隨衆進了三場又交了白卷自不必說朋友們見他進過三場多來請教文字他只好背地暗笑不好說得到得榜發公然榜上有名高中了他只當是個夢全不知是那里起的隨着赴鹿鳴宴風騷真是十分僥倖領出卷來看三場俱完好且是錦繡滿紙驚得目睜口呆不知其故元來彌封所兩個進士知縣多是少年科第有意思

的道是不進得內簾心中不伏氣見了題目有些技癢要做一卷試試手段看還中得與否只苦沒個用印卷子雖有個把不完卷的趲將上來却也有一篇半篇先寫在上了用不着的已後得了此白卷心中大落他兩個記着姓名便你一篇我一篇共相斟酌改訂湊成好卷彌封了發去謄錄三場皆如此果然中了出來兩個進士暗地得意道是這人有天生造化反着人尋將他來問其白卷之故此生把夢寐叮囑之事場中耳畔之言一一說了兩個進士道我兩人偶然之興皆是天教代足下執筆的此生感激無

只是抄得熟耳恐亦可為生吞活剝者戒

盡認做了相知門生、

張公喫酒　李公却醉

命若該時　一字不貴

這多是該中的話了、若是不該中、也會千奇萬怪起來有一個不該中、鬼神反來耍他的。萬曆癸未年有個舉人晉九皋赴會試場前夢見神人傳示七個題目醒來個個記得第二日尋坊間文揀好的熟記了、入場七題皆合、喜不自勝、信筆將所熟文字寫完不勞思索自道是得了神助、必中無疑、誰知是年主考厭薄時文、盡搜括坊間同題文字入內磨對有試卷

相同的便塗壞了管君爲此竟不得中只得還了官去若非先夢七題自家出手去做還未見得不好這不是鬼神明明要他

夢是先機　番成惱氣
鬼善揶揄　直同兒戲

有一個不該中强中了鬼神來擺佈他的浙江山陰士人諸葛一鳴在本處山中發憤讀書不回過歲隆慶庚午年元旦未曉起身梳洗將往神祠中禱祈途間遇一群人喝道而來心裡疑道山中安得有此佇立在傍細看只見鼓吹前導馬上旗擁着一件東西

彼人恠
罪作孽

落後貴人到、乃一金甲神也、一鳴明知是陰間神道、迎上前來、問道、尊神尚驅所迎何物、神道、今科舉子榜、一鳴道、小生（足矣）共人、正是秀才、（如是照急辦惱、人）榜上有名否、神道、沒有君名、在下科榜上、一鳴道、小生家貧等不得尊神可移早一科否、神道、事甚難、然與君相遇、亦有緣、試爲君圖之、若得中、須多焚楮錢、我要去使用纔安穩、不然、我亦有罪犯、一鳴許諾、及後邊務發、一鳴名在來行上、有冊、印、緣是數已塡滿、一個教官將着一鳴卷、竭力來薦、至見諸聲色、主者不得已、割去榜末一名、將一鳴塡補、此是鬼神在暗中作用、一鳴得中

鬼亦可恨

鬼何至與生[illegible]于報[illegible]如此之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前[illegible]也

甚喜、匆匆忘了燒楮錢、赴宴歸寓、見一鬼披髮在馬前哭道、我爲你受禍了、一鳴認看、正是先前金甲神、甚不過意道、不知還可焚錢相救否、鬼道事已遲了、還可相助、一鳴買些楮錢燒了、及到會試、鬼復來道、我能助公登第、須報七題、一鳴打點了進去、果然不差、一鳴大喜、到第二場、將到進去了、鬼纔來報題、一鳴道、來不及了、鬼道、將文字放在頭巾內、帶了進去、我遮護你便了、一鳴依了他、到得臨試面前、不消搜得、巾中文字已墜下、算個懷挾作弊、當時打了枷號示衆、前程削奪、此乃鬼來報前怨、作弄他的、可見命

才說中只是一件也是強不得的

躁于求售　并喪厥有

人耶鬼耶　各任其咎

看官只看小子說這幾端可見功名定數毫不可強

所以道

窗下莫言命　塲中不論文

世間人總在這定數內被他哄得昏頭昏腦的小子而今說一段指破功名定數的故事來完這回正話唐時有個江陵副使李君他少年未第時自洛陽赴長安進士舉經過華陰道中下店歇宿只見先有一

能從俗中識拔郎神仙亦應知已

個白衣人在店、雖然渾身布素、卻是骨秀神清、丰格出衆、店中人甚多、也不把他放他心上、李君是個聰明有才思的人、便瞧科在眼裡道此人決然非凡、就把坐來移近了、把兩句話來請問他、只見談吐如流、百叩百應、李君愈加敬重、與他罏同飲、款洽倍常、明日一路同行、至邸應、李君道、小弟慕足下塵外高蹤、意欲結爲兄弟、倘蒙不棄、伏乞見示姓名年歲、以便稱呼、白衣人道、我無姓名。亦無年歲。你以兄稱我。以兄禮事我可也。李君依言、當下結拜爲兄、至晚對李君道、我隱居西嶽、偶出游行、甚荷郎君相厚之意、

我有事故明旦先要往城不得奉陪如何李君道邂
逅幸與高賢結契今遽相別不識有甚言語指教小
弟否白衣人道郎君莫不要知後來事否李君再拜
懇請道若得預知後來事足可趨避肯得在黑暗中
行不勝至願白衣人道仙機不可洩漏吾當緘封三
書與郎君日後自有應驗李君道所以奉懇專貴在
先知後事若直待事後有驗要曉得他怎的白衣人
道不如此說凡人功名富貴雖自有定數但吾能前
知便可爲郎君指引若到其間關他自有用處可以
周全郎君富貴李君見說欣然請教白衣人乃取紙

藏在月下不知寫些甚麽摺做三個柬外用三個封封了拿來交與李君道此三封郎君一生要緊事體在內封有次第內中有秘語直到至急時方可依次而開開後自有應驗依着做去當得便宜若無急事溼自開他一毫無益的切記切記李君再拜領受珍藏箧中次日各相別去李君到了長安應過進士舉不得中第李君父親在時是松滋令家事頗饒只因帶了宦囊到京營求陞遷病死客邸宦囊一空李君痛父淪喪門戶蕭條意欲中第纔歸重整門閭家中多帶盤纏折住京師不中不休自恃才高道是舉手

[illegible]

可得如拾芥之易、怎知命運不對、連應過五六舉、只是下第。盤纏多用盡了、欲待歸去、無有路費、欲待住下、以候再舉、沒了賃房之資、求容足之地也無、左難右難、沒個是處、正在焦急頭上、猛然想道、仙兄有書分付、道有急方開、今日已是窮極無聊、此不爲急、還要急到那里去、不免開他頭一封看、是如何、然是仙書、不可造次、是夜沐浴齋素、到第二日清旦、焚香一爐、再拜禱告道、弟子只因窮困、敢開仙兄第一封書、只望明指迷途、則個、告罷、拆開外封、裡面又有一小封、面上寫着道、

某年月日、以困迫無資用、開第一封、

李君大驚道、眞神仙也、如何就曉得今日目前光景、且開封的月日、俱不差一毫、可見正該開的、內中必有奇處、就拆開小封來看、封內另有一紙、寫着不多幾箇字、

可青龍寺門前坐。

看罷、曉得有些奇怪、怎敢不依、只是疑心道、到那里去何幹、問問青龍寺遠近、元來離住處有五十多里路、李君只得騎了一頭蹇驢、迤迤走到寺前、日色已將晚了、果然依着書中言語、在門檻上呆呆地坐了、

有人招
[illegible]
意動了

一回不見甚麼動靜天昏黑下來心裡有些着急又想了佈書自家好笑道好癡子這里坐可是有得錢來的麼不指望錢今夜且沒討宿處了怎麼處正遲疑間只見寺中有人行走漸漸至近却是寺中主僧抑倆行者來關前門見了李君問道客是何人坐在此間李君道黏窮居遠天色已晚前去不得將寄宿于此主僧道門外風寒甚是宿處且請到院中來李君推托道造次不敢驚動主僧再三邀進只得牽了蹇驢隨着進來主僧見是上人具饌烹茶不敢怠慢飲間主僧熟視李君上上下下估着看了一回就

悼頭去、與行童說一番、笑一番、李君不解其意、又不好問得、只見主僧耐了一回、突然問道、郎君何姓、李君道、姓李、主僧驚道、果然姓李。李君道、且說此姓如此着驚何故、主僧道、松滋李長官、是郎君盛族相識否、李君站起身、嚬蹙道、正是某先人也、卜僧不覺垂淚不已、說道、老僧與令先翁長官、久托故舊、往還不薄、適見郎君丰儀、酷似長官、所以驚疑、不料果是老僧布求已多日、今月得遇、實爲萬幸、李君見說着父親、心下感傷、涕淚被面、道、不曉得老師與先人借識、頃間造次失禮、然適間相求弟子已久、不解何故、主

好僧家李公所托得人識鑒可知

亦見此尚不出前後

僧道長官昔年將錢物到此求官得疾狼狽有錢一千貫寄在老僧常住庫中後來一病不起此錢無處發付老僧自是以來心中常如有重負不能釋然今得郎君到此完此公案老僧此生無事矣李蕭道向來但知先人客死宦囊無蹤不知却寄在老師這里肰此事無箇証見非老師高誼在古人之上怎肯不昧其事反加意尋訪重勞記念此德難忘主僧道老僧世外之人要錢何用何况他人之財豈可沒為已有自增罪業老僧只怕受托不終致負夙債貽累來生今幸得了此心事魂夢皆安老僧看郎君行况蕭

條明日但寫下文書一紙做個執照盡數筆去為旅邸之資儘可管生尊翁長官之日也厭了李君悲喜交集悲則悲着父親遺念喜則喜着頓得多錢稱謝主僧不盡又自念仙書之驗如此真希有事也

青龍寺主古人徒　受托錢財誼不誣
貧子衣珠雖故在　若非仙訣可能符

是晚主僧留住安宿般般相待次日盡將原鏹二千貫發出交則與李君李君寫個收領文字逆僱騾馱載珍重而別李君從此買宅長安頓成富家李君一向門閥清貴只因生計無定連妻子也不要得今長

安中大家見他高盛起來又是舊家門望就有媒人來說親與他他娶下成婚作久住之計又應過兩次舉只是不第年紀看看長了親戚朋友僕從等多勸他且圖一官以爲終身之計如何被科名騙老了李君自恃才高且家有餘貲不愁衣食自道只爭得此一步差好多光景怎肯甘心就住讓那（可惱）才不如我的得意了做盡天氣且索再守他次把做處本年又應一舉仍復不第進前却滿十次了心裡雖是不伏氣却是遲年打毷氉也覺得不耐煩了說話的如何叫得打毷氉看官聽說唐時榜發後與不第前舉子喫

深有味小小番奇

失許矣悉下竝閒[illegible]

廝鬭酒渾名打脫脫此樣酒席可是喫得十來番起的李君要住住手又割捨不得要寬心再等不但擁擾的人多自家也覺爭氣不由了兒且妻子又未免圖他一官半職榮貴耶望日常把些不入機的話來激聒一發不知怎地好竟自沒了主意（个在洴此不可少）合着一雙眼淚道一敗了手終身是個不第舉子就使倖官職高貴也說不得了躊躇不定幾時徹然想道我仙兄有青道急時可開此時雖無非常急事却是住與不住是我一生了當的事關頭所差不小何不開他第二封一看以爲行止主意定了又齋戒沐浴焚香清且

啟開外封、只見裡面寫道、

某年月日以將罷舉開第二封

李君大喜道、元來原該是今日開的、既然開得不差、裡面必有決斷、吾終身可定了、忙又開了小封看時也不多幾個字、寫着

可西市鞦轡行頭坐

李君看了道、這又怎麽解、我只道明明說個還該應舉不應舉、却又是啞謎、當日青龍寺須有那寺僧欠（也說不說）錢、這個西市鞦轡行頭難道有人欠我及第的債不成、但是仙兄說話不曾差了一些、只索依他走去看

是甚麼緣故、卻其實有些好笑、自言自語了一回、只得依言一徑走去、走到那里自想道、可在那處坐好、一眼望去一箇去處、但見

望子高挑、壚頭廣架、門前對子、强斯文帶醉歪題、壁上詩篇、村過客乘忙寫下、入門一陣腥臊氣、茶上原少作發、到坐幾番吆喝聲、面前未來供饌、謾說闘香酒下馬、枉誇知味且停驂、無非行路救饑、或是邀人議事、

元來是一個大酒店、李君獨坐無聊、想道、我且沽一壺喫着坐看、步進店來、店主人見是個士人、便拱道、

正見吉
凶之兆
言目的
決處有

樓上有潔淨坐頭、請官人上樓去、李君上樓坐定、看那樓上的東首盡處、有間潔淨小閣子、門兒掩着、像有人在裡邊坐下的、寂寂嘿嘿在裡頭、李君道付座底下、却是店主人的房、樓板上有個穿眼、眼裡偷窺下去、是宜見的、李君一個在樓上、還不見小二送酒菜上來、獨坐着悶不過、聽得脚底下房裡頭、低低說話、他却在地板眼裡張看、只見一個人將要走動身、一個拍着肩叮囑、聽得落尾兩句說道、交他家郎君明日平明必要到此相會、若是苦沒有錢、即說元是且未要錢的、不要挫過、遲一日就無及了、去的那人

道他還疑心不的確未肯就來怎好李君聽得這幾句話有些古怪便想道仙兄之言莫非應着此間人的事體麽即忙奔下樓來却好與那兩個人撞個劈面乃是店主人與一個舊生人李君扯住店主人問道你們適纔講的是甚麽話店主人道侍郎的郎君有件緊要事幹要一千貫錢來用托某等尋覓故此商量尋個頭主李君道一千貫錢不是小事那裏來這個大財主好借用店主道不是借用說得事成時竟要了他這一千貫錢也還算是相應的李君再三要問其事備細店主人道與你何干何必定要說破

只見那要去的人、立定了脚、看他問得急切、回身來道、何不把實話對他說、想是那邊未見得成、或者另絆得頭主、大家商量商量也好、店主人方纔附着李君耳朶說道、是營謀來歲及第的事、李君正鬪着肚子裡事、又合着仙兄之機、喫了一驚、忙問道、此事虛實何如、店主人道、侍郎郎君、見在樓上房內、怎的不實、李君道、方纔聽見你們說話、還是要去尋那個的是、店主人道、有個舉人要做此事、約定昨日來成的直等到晚竟不見來、不知爲湊錢不起、不知爲疑心不真、却是郎君元未要錢直等及第了纔交足、只怕

[illegible]

他爲無錢不來、故此又要這位做事的朋友去約他、若明日不來、郎君便自去了、只可惜了這好機會、李君道、好教兩位得知、某也是舉人、要錢時某也有、便就等某見一見郎君、做了此事可使得否、店主人道、官人是實話麼、李君道、怎麼不實、店主人道、這事原不揀人的、若實實要做、有何不可、那個人道、從古道有奶便爲娘、我們見錢不打、倒去歛銅、官人若果要做、我也不到那邊去、再走壞這樣脚步了、店主人道既如此、可就請上樓與郎君相見面議何如、兩個人拉了李君、一同走到樓上來、那個人走去東首閣子

[illegible]

卻說了一會話、只見一個人踱將出來、看他怎生模樣、

白晳面龐、矮肥身體、行動許多珍重、周旋頗少謙恭、坐只在人、常帶幾分蒙昧、出言對衆、時常數字含糊、頂着祖父、現成家亭當兒、係自在福、

這人走出關來、店主人忙引李君上前、指與李君道、此侍郎郎君也、可小心拜見、李君施禮已畢、敘坐了、郎君舉手道、公是裴（[illegible]）了麼、李君通了姓名、道、適纔店主人所說長我之事、爲從扶持、郎君點頭未答、且目觀店主人、與那個人做個手勢、道、此話如何、店主人

但是不
知挨播
故雜氣
買

道數日已經講過、昨有個人約着不來、推道無錢、今此間李官人有錢情愿成約、故此特地引他渴見郎君、郎君道、咱要錢不多、（不、加、疾、齊、諦、）如何今日纔有主、店主人道、舉子多貧、一時間淵不着、那君道、揀那富的拉一個來罷了、店主人道、富的要是要、又揣不見這樣方便、郎君又棋着李君問、店主人道、此間如何李君不等店主人回話、便道、某寄寓長安、家業多在此、只求事成、千貫爲處、不敢相負、郎君道、甚妙甚妙、明年主司侍郎、乃吾親叔父也、必不快先輩之事、今日也未就要交錢、只立一約、待及第之後、即命道遞主人走領、

[illegible]石家老何處尋求

料也不怕少了的李君見說得有根因又且是應着仙書曉得其事必成放膽做着再無疑慮卻袖中取出兩貫錢來央店主人備酒來喫一面飲酒一面立約只等來年成事交銀當下李君又將兩貫錢謝了店主人與那一個人各各歡喜而別到明年應舉李君果得這個關節之力榜下及第及第後將着一千貫完那前約自不必說眼見得仙兄第二封書指點成了他一生之事

眞才屢挫悞前程　不若黃金立可成
今看仙書能指引　方知銅臭亦天生

李君得第授官、自念富貴功名、皆出仙兒秘授謎訣之力、思欲會見一面、以謝恩德、又要細問終身之事、差人到了華陰西嶽、各處探訪、並無一個曉得道自家人的下落、只得罷了、以後仕宦得意、並無甚麼急事可問、這第三封書、無因得開、官至江陵副使、在任初一日、忽患心痛、少頃之間、氣絕了數次、危迫特甚、方轉念起第三封書來、對妻子道、今日性命俄頃、可謂至急、仙兒第三封柬、可以開看、必然有救法在內了、自己起床不得、就叫妻子灌洗了、虔誠代開、開了外封、也是與前兩番一樣的家數、寫在裡面道、

李君亦儻然不遇亦何益

某年月日江陵副使忽患心痛開第三封

妻子也喜道不要說時月相合連病多曉得在先了畢竟有解救之法連忙開了小封急急看時只叫得苦元來比先前兩封的字越少了剛剛止得五字道

可處置家事

妻子看罷曉得不濟事了放聲大哭李君笑道仙兄數已定矣哭他何幹吾貧仙兄能指點富吾吾賤仙兄能指點貴吾今吾死仙兄豈不能指點活吾蓋因是數去不得了就是當初富吾貴吾也元是吾命中所有之物前數分明止是仙兄前知貴得一番引路

我今思之一生應舉真才却不能一第直待時節到
來還要遇巧假手于人方得成名可不是數已前定
天下事大約强求不得的而今官位至此仙兄判斷
已決我豈復不知止足尚懷遺恨哉遂將家事一面
處置了當隔兩日含笑而卒這回書叫做三拆仙書
奉勸世人看取數皆前定如此不必多生妄想那有
才不遇時之人也只索引命自安不必覊抑不快了

人生自合有窮時　縱是仙家詎得私
富貴只緣乘巧湊　應知難改蓋棺期

拍案驚奇卷四十終